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1

齊魯書社

# 前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繼清乾隆年間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後，於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由我國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目錄學、方志學、敦煌學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撰寫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大型書目提要工具書，共收入古籍三萬三千餘種。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古籍已被天災人禍所毀而不復存世，所幸，這些提要還能勾勒出一部分古籍的輪廓。《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本上反映了清乾嘉以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存世典籍的概況，是學者必備的參考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項浩繁的文化工程，在當時並未最後整理完成。由於它緣起時複雜的歷史背景，故許多當事人始終緘默不語，使其留下了很多疑問。全面瞭解這部書的來龍去脈，對讀者更好地使用它定會有極大的幫助。

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時代局限和條件限制，存在着諸如對重要書籍的失收，以反部分評價失當等缺陷。自清嘉慶年間阮元等爲《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餘種補撰提要之後，直至近代，一些

中國學者在個人著述中對這部書做了許多匡謬補還工作。清嘉道以後，隨着學術文化的發展，各類著述和輯佚書日益增多，新發現的古籍及各種版本亦有不少。這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就難以滿足學者的需要了。自清光緒以逮近世，王懿榮、章梫、喻長霖、孫雄、金梁、邵瑞彭、黃文弼、李盛鐸等先後提出續修《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建議，均困於時代和財力諸因素限制，未能實施。

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日本政府迫於國際和國內的壓力，決定比照美、英等國的先例，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並趨向於將這筆巨款的一小部分用於中國的文化事業，由此而引出的三個文件就成了正式着手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發端。

一九二三年三月下旬，日本衆議院和上議院先後退過了所謂《日本對華（支那）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

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中國駐日本公使汪榮寶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根據《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在日本東京簽署了所謂《汪公使與出淵局長暸解事項覺書》。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與中國外交部長沈瑞麟互發照會，即所謂《芳澤公使與沈外長換文》。

上述三個文件確立了日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費來源、組織形式和人員結構等等。特別應該在此引用的是《汪公使與出淵局長暸解事項覺書》的第一條：「日本方面舉辦對華文

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尊重。」以柯劭忞爲代表的中國學者在與日本方面討論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一些有分歧的問題時，常常引用此條，使編纂工作從一開始就是依照中國學者的意見，並符合中國文化傳統進行的。同時，此條也多少維護了中國政府和學者的尊嚴。

在上述三個文件的規定下，北京先後成立了呈隸屬關係的三個機構。

第一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根據第三個文件確認，雙方委員是：中國方面有鄧萃英、湯中、王樹枏、王式達、王照、柯劭忞、賈恩紱、江庸、胡敦復、鄭貞文、熊希齡，共十一人。日本方面有入澤達吉、服部宇之吉、大河内正敏、太田爲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瀨川淺之進，共七人。一九二五年九月熊希齡辭職，由梁鴻志補任；一九二七年十月鄧萃英辭職，由楊策補任。一九二五年九月太田爲吉另任他職，由堀義貴補任；一九二六年六月日本增派大内暢三爲委員。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在北京北海靜心齋成立，雙方委員均出席會議，並推舉柯劭忞爲總委員會委員長。該委員會自成立之日起，共召開過三次總會議和兩次臨時總會議。

第二個機構是「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甜水井胡同九號成立。會上通過了《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全文如下：

「一、本研究所去歲在東京會議議定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委》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三

者爲研究事項，此次開會，以三項不能一時並舉，先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主，漸次以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兩項。二、關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先就兩層進行。壹、搜集乾隆《四庫全書提要》內失載各書；貳、採集乾隆以後至宣統末年名人著作。選定著錄書目，但今人生存者不錄。其辦法定如下列：甲、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乙、研究所正副總裁，關於著錄、以綜理大綱、督催工課、選定書目爲專責。丙、四庫書目各部中子目甚繁，此次續修均準據乾隆成例。丁、凡所著錄，從平允爲主，不可有門戶之見。然須擇要典雅記，其空疏無用之書一概不錄。至道釋二氏，暨小說諸書，有關於文學考訂及有裨人心風俗者，均可著錄。戊、各研究員，應於每月末日將擬定著錄書目送正副總裁選定。其書目內須註明卷數、已刊、未刊及刊本之種類，其未刊者並註明稿本所在，以便分別購置鈔錄。己、正副總裁每三個月將選定書目提交全體研究員開會決定。庚、選定著錄書名，由研究所開送圖書籌備處購置或鈔錄。三、著錄書目提要，應於每次決定後由研究員分別纂擬，其細則另定之。」

人文科學研究所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北京的下屬機構。它從成立伊始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止，在不足半年的時間中，共召開過十八次會議，主要議定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擬目、體例、撰寫、分類、經費、購書等原則問題。這些原則問題均由中國學者所議定，它爲以後的編纂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爲：王照、賈恩紱、胡敦復、王式通、楊策、梁鴻志、江庸、湯中、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內藤虎次郎、江瀚、胡玉縉、姜忠奎、章華、戴錫章、徐審義、劉培極、何振岱。

第三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它是附屬於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個機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第一次臨時總會議時，根據《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議決設立「圖書館籌備處」，並選舉湯中爲籌備處處長，湯中、瀨川淺之進爲籌備委員。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召開第二次臨時總會議時，委員們認爲：圖書館設立的方針完全是爲了人文科學研究所各研究員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性質與一般公共圖書館不同，其「圖書館籌備處」的名稱「不遺實用」，遂決議改名爲「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並另定章程若干條。到東方文化事業總要員會第三次總委員會時，瀨川淺之進辭去籌備委員職務，由狩野直喜繼任，此時又制定了《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辦事細則》共十五條。並聘請柯劭忞、王樹枏、服部宇之吉、王照、賈恩紱、王式通、梁鴻志、江庸、胡敦復、楊策、瀨川淺之進、李盛鐸、傅增湘爲「圖書籌備處評議員」。另聘徐鴻寶爲圖書籌備處事務主任。

《圖書籌備章程》前兩條規定了籌備委員會和評議員的主要職責。「第一條：圖書籌備委員掌編纂、調查、蒐集將來應儲存於圖書館及要於《四庫全書》補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書籍。第二條：關於前條圖書之搜集、購置，凡一部書價二百圓以上者，須經圖書籌備評議員會之議決。」

提要編纂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

編擬書目的原則依據《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全文見前)，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人文科學研究所會議上進行了討論，作爲第一條決議通過：「《續修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應先著錄書目，分經、史、子、集四大部，應由各研究員認定一部或數部以便搜集書目。」

各研究員對經、史、子、集四大部著錄書目搜集的認領如下：

經部：江瀚、胡玉縉、徐審義、何振岱、劉培極、姜忠奎、王照、楊策、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

史部：王式通、戴錫章、江翰、湯中、内藤虎次郎。

子部：劉培極、胡玉縉、江庸、王式通、安井小太郎、胡敦復、梁鴻志、湯中。

集部：王式通、戴錫章、江庸、章華、梁鴻志、何振岱、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

《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甲》云：「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但實際上，第一階段工作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開始，至一九三一年六月結束的。共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二萬七千餘種，即《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此目錄每類均分爲「著錄」和「存目」。在提要撰寫的初始階段，研究員均在提要稿本上註明是「著錄」或「存目」，企望在提要完成之後，據此編纂出《續修四庫全書》，但以後的撰稿人多未在稿本上註明。

第二階段：撰寫提要。

提要的撰寫時間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檔案統計數字的最後截止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但是從手稿上作者簽名時間所見，有部分作者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還在呈繳提要稿。

一九三一年七月開始撰寫提要時，只有柯劭忞、江瀚、胡玉縉、王式通以及另外增聘的倫明、楊鍾義等六人。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又增聘了孫人和等三十多人撰寫提要。一九三八年春再增聘了二十多名較年輕的學者參加了撰寫工作。

二一九三四年二月，鑒於提要的撰寫已全面展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特在内部公佈了《關於研究囑托編纂事項規定》共十九條：「第四條：研究囑托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準據乾隆時代提要之體裁外，其提要之論評記事，較之乾隆提要尤須詳細。」「第六條：研究囑托對於所編纂之提要稿本，自己得隨時訂正。其稿本版權完全歸於本會，任何人或書肆不得先行零星刊佈。」「第八條：研究囑托所編纂之提要，所有批評是非、議論得失，必須一一就全部原書中加以檢討，如僅由題序跋記中採摘而成者，其稿本本會可不收受，且得退還之。」「第十一條：研究囑托編纂提要時，所有原根據之本，固可即行考定以撰提要；其摘錄之本須暫從緩例，如《皇清經解》及各叢書中摘錄者頗多，不得即據以撰提要。」

到一九三八年底，共撰寫提要二〇三一九篇，其中經部三八七八篇，史部八三六三篇，子部五〇八二篇，集部二九九六篇。此時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預計，至一九四〇年夏秋間，提要的撰稿工作可告結束。但根據檔案記載，一九四二年一月還有人交稿二四〇篇。

第三階段：整理提要。

提要的整理工作與提要的撰寫工作是交叉進行的。一九三八年四月設立了「提要整理室」，參加工作者被稱爲「事務囑托」，其任務是「將已經完成之各類提要先行着手整理。」

這時的整理工作也僅僅限於將提要與擬目相覈對，檢查是否有遺漏，將稿本進行打印或油印，將打印稿或油印稿與稿本校對，裝訂、統計、登記、保存、呈送，等等。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整理室事務囑托辦公規則》共十三條，其中第九條云：「本室事案完

成，擬以四年爲期……」。事實上，此項工作在預訂時間內遠遠沒有完成。

抗戰勝利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圖書及檔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部歸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 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書籍的主要範圍是：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已收錄，但竄改、刪削過甚或版本不佳的書籍；

（二）修改阮元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遺漏的書籍；

（四）乾隆以後的著作和輯佚書籍；

（五）禁燬書和佛、道藏中的重要書籍；

（六）詞曲、小說及方志等類書籍；

（七）敦煌遺書；

（八）外國人用漢文撰寫的書籍。

撰寫提要依據的圖書，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一)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籌備處耗資約四十萬銀圓採購的書籍；

(二)北京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各大學圖書館；

(三)原奉天圖書館和大連(滿鐵)圖書館；

(四)各私家藏書，如傅增湘、李盛鐸、葉德輝、羅振玉、劉承幹、瞿啓甲等；

(五)國外藏書，如日本内閣文庫、朝鮮奎章閣所藏的漢籍及英、法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

根據檔案與現存稿本核實，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參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稿工作的共有七十一人：王式通、王孝魚、王重民、江瀚、向達、沈兆奎、吳廷燮、吳燕紹、吳承仕、何小葛、何登一、余紹宋、余寶齡、奉寬、尚秉和、周叔迦、柯劭忞、柯昌泗、柯昌濟、胡玉縉、茅乃文、高潤生、高觀如、班書閣、夏仁虎、夏孫桐、孫光圻、孫作雲、孫海波、孫雄、孫楷第、孫人和、孫曜、倫明、徐世章、商鴻逵、許道齡、鹿輝世、黃壽祺、張伯英、張海若、張壽林、陸會因、陳鍫、馮汝玠、馮承鈞、馮家昇、傅振倫、傅惜華、傅增湘、楊樹達、楊鍾羲、葉啓勳、董康、趙萬里、趙錄綽、劉白村、劉思生、劉啓瑞、劉節、謝國楨、謝興堯、韓承鐸、瞿漢、瞿宣穎、譚其驤、羅振玉、羅福頤、羅繼祖、蕭璋、鐵錚。

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共召開過四次

會議，討論的問題是購書原則和評議各書商所送之書的價格，以決定是購進還是退回，或另定價格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購書情況：十二年共耗資銀圓三九九六七五·〇一圓，購書一五四二〇部、一六五九九册。這些書就是撰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基本古籍（今天，這些古籍除一小部分散落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外，其餘均完好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 三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共收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二百一十九函。提要稿本分爲手稿和謄清稿。此次即是根據手稿和謄清稿影印出版。正文共三十七册，另索引一册。索引分爲三部分：分類索引、書名索引、作者索引。大類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小類基本上沿襲原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分類表，個別類目作了變通。多人所撰同一書的提要概予收入。

尊重歷史、保存原貌是我們此次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原則，故對稿本不做任何修補，對稿本中的眉批、浮簽均全部保留，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技術上的處理。詳細覆勘原文，對稿本中原來的錯裝、倒葉，均給予了調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收藏的二百一十九函稿本中，末十二函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檔案中清理出來的。這十二函稿本中的一部分與前二百零七函稿本中的一部分重復，即同一人爲同一

種書所撰寫的一篇提要的手稿與謄清稿的重復。在整理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剔重，儘量保留手稿。末十二函由於是在後期所撰，因此十分零亂，一部分提要的撰者未署名，故在後面的《提要撰者表》中未註明撰者。對於函册次第，一人所撰提要分裝數册、手稿與謄清稿併在一函等問題，一仍舊貫，不做任何變動，詳情見《提要撰者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手稿和謄清稿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原因是當時没有進行總纂工作，擬目和分類不盡完善合理；提要成於衆手，學術水平和工作態度上的差異，使稿本精粗詳略不一、瑕瑜互見。而由於條件、時間和學識有限，我們的整理和分類亦存在着不足和缺點，讀者若能指摘疵瑕、匡我不逮，乃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曾點校整理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史部」和一部分「集部」。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曾出版了其中的「經部」（上、下兩册，共二百四十餘萬字）。由於各種原因，暫停了點校工作和點校稿的出版工作，改由齊魯書社全部影印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曾於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一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關於這套書與本書的關係，特加以簡要説明。一九三五年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曾陸續將提要稿本打印後分送給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在分送了一萬零八十餘種提要後便告中止，這部分提要稿僅及稿本的三分之一。臺灣本即是以此整理出版的。由於打印稿既非完本，又錯漏較多，整理時無原稿覈對，工作亦失之倉促，錯字、錯簡和句讀、分類方面的疏誤頗多，使利用

價值受到相當大的局限。

此次《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整理工作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領導史鑒、徐引篪、賈寶琦、李廣山等的支持和關心。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羅琳具體負責此項工作，整理小組的同仁有（以姓氏筆劃爲序）：段秀芝、許桂敏、鄂凌娟、靳瀟君、厲莉等人。

另外，在此特別向我的同事張建輝先生、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杜澤遜先生、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劉薔小姐致謝！感謝他們的幫助和良好的建議。

撫今追昔，幾代中國學者未能實現的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宿願，竟由日本人出面，用「庚子賠款」，組織中國的優秀學者，在抗日戰爭的年代裏，得以實現，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從一九二五年十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策劃編纂之日起，七十一年過去了，當初的七十一位撰稿者也大都作古。幸值本書全部影印出版之時，堪可告慰於已逝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羅　琳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於北京

王府井大街二十七號

# 提要撰者表

| 提要撰者 | 起止冊葉 |
| --- | --- |
| 王式通 | 第一冊第一葉上至第一冊第三九葉上 |
| 王重民 | 第一冊第八〇葉下至第一冊第一六三葉下 |
| 馮汝玠 | 第二冊第一葉上至第二冊第六〇四葉下 |
| 馮家昇 | 第三冊第二五葉下至第三冊第三七葉下 |
| 傅惜華 | 第三冊第一八二葉上至第三冊第五〇三葉下 |
| 吳燕紹 | 第三冊第五〇六葉下至第三冊第五二一葉下 |
| 傅增湘 | 第三冊第五二七葉上至第三冊第五三二葉上 |
| 楊樹達 | 第三冊第五三六葉下至第三冊第七二八葉上 |
| 葉啓勳 | 第四冊第四三三葉下至第四冊第七五四葉下 |
| 趙萬里 | 第四冊第七八四葉上至第四冊第八〇〇葉下 |
| 余寶齡 | 第五冊第八五葉上至第五冊第一五〇葉下 |
| 尚秉和 | 第六冊第二二四葉上至第六冊第五〇一葉上 |
| 柯昌濟 | 第七冊第一二七葉上至第七冊第一四〇葉下 |
| 胡玉縉 | 第七冊第一六九葉下至第七冊第二九七葉下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冊葉 |
| --- | --- |
| 王孝魚 | 第一冊第三九葉下至第一冊第八〇葉上 |
| 江瀚 | 第一冊第一六四葉上至第一冊第七八〇葉下 |
| 馮承鈞 | 第二冊第六〇五葉上至第三冊第二五葉上 |
| 傅振倫 | 第三冊第三八葉上至第三冊第一八一葉下 |
| 傅增湘 | 第三冊第五〇四葉上至第三冊第五〇六葉上 |
| 傅振倫 | 第三冊第五二二葉上至第三冊第五二六葉下 |
| 王重民 | 第三冊第五三二葉下至第三冊第五三六葉上 |
| 楊鍾羲 | 第三冊第七二八葉下至第四冊第四三三葉上 |
| 董康 | 第四冊第七五五葉上至第四冊第七八三葉下 |
| 何登一 | 第五冊第一葉上至第五冊第八四葉下 |
| 奉寬 | 第五冊第一五一葉上至第六冊第二二三葉下 |
| 周叔迦 | 第六冊第五〇一葉下至第七冊第一二六葉下 |
| 柯昌泗 | 第七冊第一四一葉上至第七冊第一六九葉上 |
| 茅乃文 | 第七冊第二九八葉上至第七冊第五九一葉上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
| 高澗生 | 第七册第五九一葉下至第七册第六六二葉上 |
| 班書閣 | 第七册第六七七葉上至第九册第四四四葉上 |
| 夏孫桐 | 第十册第一〇〇葉下至第十册第六八二葉上 |
| 孫作雲 | 第十一册第三一六葉上至第十一册第三八八葉下 |
| 孫雄 | 第十二册第四七四葉下至第十二册第六九五葉上 |
| 孫人和 | 第十三册第四一六葉上至第十四册第四一葉下 |
| 倫明 | 第十四册第七〇葉下至第十五册第六七二葉上 |
| 孫人和 | 第十六册第四〇一葉下至第十六册第六六一葉下 |
| 許道齡 | 第十七册第八葉上至第十七册第五七葉上 |
| 黄壽祺 | 第十八册第六三葉下至第十八册第八七葉下 |
| 張海若 | 第十八册第六〇五葉上至第十九册第二五葉上 |
| 陸會因 | 第二一册第五一葉下至第二一册第二三一葉下 |
| 馮汝玠 | 第二一册第六九二葉上至第二一册第八〇一葉下 |
| 向達 | 第二二册第三六葉上至第二二册第九〇葉下 |
| 吴廷燮 | 第二二册第二三六葉下至第二四册第一一五葉上 |
| 吴承仕 | 第二四册第四四二葉下至第二四册第五一八葉下 |
| 何登一 | 第二四册第七三四葉下至第二四册第八〇六葉下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
| 高觀如 | 第七册第六六二葉下至第七册第六七六葉下 |
| 夏仁虎 | 第九册第四四四葉下至第十册第一〇〇葉上 |
| 孫光圻 | 第十册第六八二葉下至第十一册第三一五葉下 |
| 孫海波 | 第十一册第三八九葉上至第十二册第四七四葉上 |
| 孫楷第 | 第十二册第六九五葉下至第十三册第四一五葉下 |
| 孫曜 | 第十四册第四二葉上至第十四册第七〇葉上 |
| 徐世章 | 第十五册第六七二葉下至第十六册第四〇一葉上 |
| 商鴻逵 | 第十六册第六六二葉上至第十七册第七葉下 |
| 鹿輝世 | 第十七册第五七葉下至第十八册第六三葉上 |
| 張伯英 | 第十八册第八八葉上至第十八册第六〇四葉下 |
| 張壽林 | 第十九册第二五葉下至第二一册第五一葉上 |
| 陳鍫 | 第二一册第二三二葉上至第二一册第六九一葉下 |
| 江瀚 | 第二二册第一葉上至第二二册第三五葉下 |
| 沈兆奎 | 第二二册第九一葉上至第二二册第二三六葉上 |
| 吴燕紹 | 第二四册第一一五葉下至第二四册第四四二葉上 |
| 何小葛 | 第二四册第五一九葉上至第二四册第七三四葉上 |
| 趙萬里 | 第二五册第一葉上至第二五册第三三五葉上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 --- | --- |
| 趙錄綽 | 第二五册第三三五葉下至第二六册第三八三葉上 |
| 劉思生 | 第二七册第 五一 葉上至第二七册第一二六葉上 |
| 劉節 | 第二九册第一二三葉下至第二九册第二八〇葉下 |
| 謝興堯 | 第三一册第五一八葉下至第三二册第五五〇葉上 |
| 瞿漢 | 第三三册第二三五葉上至第三三册第三二九葉上 |
| 譚其驤 | 第三三册第三六六葉上至第三四册第二五三葉下 |
| 羅福頤 | 第三四册第二六四葉下至第三四册第四二〇葉上 |
| 蕭璋 | 第三五册第一三五葉上至第三五册第三七四葉上 |
| 柯劭忞 | 第三五册第四一四葉上至第三五册第五五一葉上 |
| 謝國楨 | 第三五册第五九六葉上至第三五册第六三五葉下 |
| 孫人和 | 第三五册第六七八葉下至第三五册第六九三葉上 |
| 徐世章 | 第三五册第七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册第七八〇葉上 |
| 羅繼祖 | 第三六册第五五二葉上至第三六册第五九二葉下 |
| 陳鍪 | 第三六册第六二五葉上至第三六册第六三六葉上 |
| 陳鍪 | 第三六册第六九七葉上至第三六册第七一六葉下 |
| 許道齡 | 第三六册第八二二葉下至第三六册第八三一葉上 |
| 吳燕紹 | 第三七册第一〇五葉上至第三七册第一二九葉上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 --- | --- |
| 劉白村 | 第二六册第三八三葉下至第二七册第 五〇 葉下 |
| 劉啓瑞 | 第二七册第一二六葉下至第二九册第一二三葉上 |
| 謝國楨 | 第二九册第二八一葉上至第三一册第五一八葉上 |
| 韓承鐸 | 第三二册第五五〇葉下至第三三册第二三四葉下 |
| 瞿宣穎 | 第三三册第三二九葉下至第三三册第三六五葉下 |
| 羅振玉 | 第三四册第二五四葉上至第三四册第二六四葉上 |
| 羅繼祖 | 第三四册第四二〇葉下至第三五册第一三四葉下 |
| 鐵錚 | 第三五册第三七四葉下至第三五册第四一三葉下 |
| 黃壽祺 | 第三五册第五五一葉下至第三五册第五九五葉下 |
| 奉寬 | 第三五册第六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册第六四八葉上 |
| 孫曜 | 第三五册第六九三葉下至第三五册第七〇四葉下 |
| 謝興堯 | 第三五册第七八〇葉下至第三五册第七八六葉下 |
| 傅惜華 | 第三六册第五九四葉上至第三六册第六二四葉下 |
| 劉啓瑞 | 第三六册第六四九葉上至第三六册第六七七葉下 |
| 劉啓瑞 | 第三六册第七三四葉上至第三六册第八〇〇葉上 |
| 劉啓瑞 | 第三七册第 一 葉上至第三七册第一〇四葉下 |
| 許道齡 | 第三七册第一二九葉下至第三七册第一五五葉下 |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提要撰者 | 起止册葉 |
| --- | --- | --- | --- |
| 許道齡 | 第三七册第二五四葉下至第三七册第二八一葉下 | 孫海波 | 第三七册第四一三葉上至第三七册第四四〇葉下 |
| 劉白村 | 第三七册第四四七葉下至第三七册第五二六葉上 | 孫海波 | 第三七册第五九四葉下至第三七册第六二一葉上 |
| 謝國楨 | 第三七册第七七六葉上至第三七册第八三八葉上 | | |

註：自第三十五册第六四二葉下欄始至第三十七册第三八三葉上欄均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原始檔葉中輯出，其中部分提要撰者無考，故不復註出。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一卷敕撰傳一卷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世祖製行狀大學士金之俊奉敕撰傳末綴以論奏上之行狀序為大學士胡世安等撰進吳昌綬在史館輯清代后妃事於息齋集奏草別出第五卷見后傳因與御製行狀合栞而書其後曰有清宮闈整肅遠軼前代而事實絕少紀錄以致故老傳聞寖滋疑誤迨及近歲短書雜出憑臆肆談其荒謬乃至不堪究詰若此徵信之文亟當有以傳之云按后董氏改為董鄂氏滿洲人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嘉為嬪嬙冠順治十三年八月進為賢妃九月册為皇貴妃十七年八月薨追封為皇后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勳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剛毅合狀傳觀之始末了然而董氏改董鄂猶佟佳本佟章佳本張初無足異梅村清涼寺讚佛詩所謂可憐千里草為附會之始李慈銘引梅村讀史有感及古意又仿唐人本事詩謂所指皆別是一事疑孝陵未年有被選入宮未得幸而遭國恤者亦是揣度之詞要之得茲信大世之好為讕言者可以已矣

楊猗春侍御奏稿一卷 鈔本 戊戌六君集排印本 未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清楊深秀撰深秀字漪春聞喜人光緒己丑進士歷官御史戊戌夏深秀有請御門誓衆疏其畧云古者有大誓之義書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凡有大政皆集羣臣大衆誓之以革其面而易其心此吾先聖之大法經典之大義但承平累世忘之矣我朝自世祖開創百度聖祖世宗厲精守成其講求度政猶頻御乾清門訓勵羣臣面相戒諭楚莊王所謂日誨國人教之以民生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請釐訂文體疏其畧云經義之體肇自宋代宋人之傳於今日者如王安石蘇洵蘇轍陸九淵陳傅良文天祥諸大家類皆發明經意自攄偉論初無代古人語氣之謬說無一定格式之陋習故觀其說理可以知其行誼觀其發論可以知其經濟明創為代聖立言之說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述當世之事盡微言大義之統為衣冠優孟之容誣





已說為古言侮聖人而不顧於是未書不觀爭為謬陋文體風俗之壞實自茲始有明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為說經之文實則本唐代詩賦專講排偶聲病之如宋元詞曲但求按譜填詞而蕪詞讕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兩疏大率常談而一時驚異目為新黨八月政變以黨禍誅被逮前一日猶疏請東朝歸政引前代史事痛切指陳蓋自知不免務盡其言焉深秀既死家無藏稿辛亥後其友從舊檔檢得諸疏彙鈔成帙惟闕歸政一疏故事凡留中章奏文置樞垣此疏殆始終未交與

二二五五疏二卷 排印本 存目 王式通撰

清錢恂撰恂歸安人字念劬官出使義國大臣是編為恂手定自序謂恂以疏逖微官蒙德宗召見記名越十年任出使和國大臣時光緒三十三年也次年調使義又次年罷官蓋宣統元年矣以二年之期任使二國良稱奇遇此二年中上摺片凡五十有五疏名蓋本此又謂諸疏例上者不數外在當時亦堪稱獨識頗愜要指於清末朝局亦可稍備窺證云恂少治史籍周知四裔其學與默深願船諸家相近中年奉使熟於宗教界務著書成圖碻有心得凡所入告如和會事畢縷陳各國議指疏英人得其稿譯作西文加註語謂不料華人能為此言又和會約未可輕押疏國際保和約可贊同不可輕信疏政教宜分疏最近外交情形疏和會約亟應頒布疏皆洞中肯綮而外宜公諸輿論一疏尤具遠見其稱文祥往事足備史家采擇又言服色不可輕易正朔不可輕改意在明詔更張未應任人自為言國際結婚宜加限定則濫婚流弊得自目覩自居迂舊與銳意求新時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二二五五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國朝著述未刊書目一卷 蘇州書局刻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一字小坡漢軍旗人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目錄所著頗重存書至朱氏經義考以談經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遺編失傳者什九乃仿馬氏經籍考之例而推廣之於撰人書名卷數下各注存佚闕未見用意甚盛是編網羅散失四部凡若干種間坿案語如經目之廣均集均校本云均學流布去古寖微賴廣均一書猶可攷見古音之條理第法言納言切均箋注而外歷代增修已非舊次亭林力欲復古所校猶病其畧吳中張氏澤存堂本乃從宋槧景刻最稱完善而注文字畫譌脫時有叢讀嘉定吳夌雲著廣均說頗喜其推廣發明能據說文玉篇正是書之踳駁但吳氏僅見淮上本以之攷訂張刻或嫌重出今從永興湯氏假段顧校勘本其點竄塗乙益見精博余棠錄諸箋釋參以謭見庶於是書得所闡究焉溧陽強賡亭書從史付本名之曰廣均訂史目之稽康高士傳云秘傳太平御覽所見得其八九書思彙輯單行采錄未半異日成書當與鐵橋不謀而合子目之老子唐本攷異云案是編據易州碑本傅奕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異集目之戴南山集云原有尤刻本旋禁毀舊鈔本十卌凡文字觸諱處皆空闕其中述明季事甚詳文焯者古鬻書均非臆說而尤兢兢者時慮埋縕日久寖歸淪缺殲滕落次整比益難故舉所見所聞所及所藏家資人采訪其致力之勤居心之厚有功於祕籍墜文者夫豈淺鮮然未刻諸書或非定本或已梓旋毀或刻成在後綜厥端緒莫可究殫矧逸書無窮知見有限雖極博洽賅備惟艱文焯亦言且冀好事踵是宏范摘之集括以徇同志則賡續為之固有待於後來焉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刊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西湖書院書目石本見存杭州府學碑前列四庫之目據後跋則皆書版也大率南宋胄監所移入元遞有增補凡經部五十一史部三十六子部十一集部二十四都一百二十二種黃溍有西湖書院義田記陳袤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可以互證仁和吳昌綬以目移入松鄰叢書其跋列陳基夷白集西湖書院書目序云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據此則其先已有書目故此碑云重整也四部羣書略備惜春詳刻書時代與篇春版數今雖間有傳本已無從一一取證獨元刊國朝文類以西湖書院著稱成於至正二年在此碑後十八年未入目中自來簿錄家專紀版刻者絕少近百



年來號稱講求版本亦祇辨某書某刻後先優劣已耳於鋟梓源流蓋春盡晰昌綬既刻南雍經籍考以此目為鄉邦掌故足以上溯臨安監刻之舊因並移之以元文類所降指揮附後云攷諸他書目中所列傳本如西湖紀逸張西巖集近世藏書家俱稀見度所刻多無題識如棚本陳氏尹氏牌子之式故人莫之知相傳入元皆輦而之北僅存臨安一志今所傳宋本應即書院本也禮部韻畧當時有石本在江陰縣學中

南雍志經籍考二卷　明南雍志本　觀古堂彙刻書本　羅振常刊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監課司提舉是編當時以官書為上篇梓刻為下篇其識官書本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官書有宋御書石經本且多諸家奇書卷帙以數千計經兵火後元人收購亦各全備及改為國子學而元書皆不存今本監所藏乃我累朝所頒及遞年所積之書也正統末祭酒陳敬宗嘉靖中祭酒費寀所奏請賜者皆在焉獨大明集禮近所頒與舊十九史多失於祭酒陳寰時惟沈約宋書巋然獨存是不可以不紀也識梓刻本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為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至成化初祭酒王與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儲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委鷟校分有九類鷟以己見附焉一曰制書類二曰經類三曰子類四曰史類五曰文集類六曰類書類七曰韻書類八曰雜書類九曰石刻類亡缺者視成化初又過半矣此考在南雍志第十七第十八明代已抽出單行諸家書目時見著錄千頃堂作南雍總目一卷羅氏刻本曰明太學經籍志邵目云南雍書目一卷此即宋元舊板明時盡貯於國子監自元迄明遞有補修其板至清嘉慶時始燬於江寧藩庫之火吳氏先刻斯編繼刻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蓋自明溯宋所以存胄監之遺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南雍志經籍考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內板經書紀略一卷 附酌中志本 松鄰叢書本

王式通撰

明劉若愚撰若愚襄陽人其先籍定遠初入宮隸司禮監東筆太監陳矩名下後為御馬監外廠太監降充孝陵淨軍以李實案坐大辟久之得釋若愚在魏忠賢時祿賜未嘗一及既幽囚痛已之冤作酌中志以自明其卷十八為内板經書紀畧皆舉其存者而識之曰凡司禮監經廠庫内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帷塵封右文不終宦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柘黄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蓋若五身在内閣親覩内板之銷亡藏書之殘損故述之痛切如此然明代經廠刻書例以中官領之其人本荒陋不學即内書堂教官咸選老學究充之故其所刊之書絕無古籍善本板式粗率讐校未精迄今坊市流傳觸目皆是恒不為世所重意當時廠中所備秖以供后妃之瀏覽皇子之誦習下至閹人内塾亦取資於是故考其目錄所載多蒙塾初學所需及居恒應用之類而典章制度轉畧存一二職是故也言出刑餘不以人廢亦後世殷鑒之資焉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四庫全書薈要目 宮史續編刻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于敏中王際華奉敕編薈要擷全書之精自乾隆癸巳詔編七載告成命於乾清宮北摛藻堂排貯鈐摛藻堂印識之以別於御園味腴書室所藏者也經部列架六史部列架十陳於左子部列架六集部列架十陳於右函以木櫝其二三種同函者中用格別之凡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冊四百六十四部每書前皆有提要括書中大指而考證附冊尾馬首列總目一函次經部百七



十三種釐三百八十四函史部七十種六百四十函子部八十二種三百八十四函集部百三十九種五百九十二函總二千函以諭旨代弁言又御製重華宮茶宴內廷大臣翰林等題四庫全書薈要聯句亟成二律均列簡端其書闌格鮮明繕錄精整襲以四色之紬度以香楠之櫝行格篇冊一仿文淵閣本而加工焉蓋意在隨時流覽不相妨而適相助當日諸臣選錄至慎兢兢於不觸忌諱故精者未必入選選者未必皆精此由政



體使然而大端允當足正君心所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也

繡谷亭薰習錄經部補目一卷集部二卷 清吟閣藏稿本 松鄰叢書本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王式通撰

清吳焯撰邵目云繡谷亭書錄八册可分十卷中有缺文吳城吳玉墀輯其父焯為之跋語即瓶花館著錄祕册之目也未刊行松鄰叢書本簡端為吳城吳玉墀記闕前葉首為經部補目次為經部又次為集部補目後有八千樓主人記曰吾杭吳尺凫先生焯家富藏書手自校讐仿晁陳二氏之例著繡谷亭薰習錄是二册從瞿氏清吟閣刼餘散出起楚辭終元明諸集摘叙源流旁有改字疑樊榭老人筆中有稱家志上者志上為吳君允嘉之字則此為吳氏所輯之薰習錄無疑清吟閣書目亦藏余家中有繡谷薰習錄稾本八册一條更可符證惟以上之經史子三部六册不知流落何處幸此集部一類尚完好足為書苑掌故云以此鈎索可以見流傳之緒矣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一卷 排印本　存目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王式通撰

清錢恂編進書用表皆駢儷之文以頌不忘規為主此編恂就有清一代蒐集百餘表按年序列編為目錄其有關攷證者如進世祖實錄表云歷朝實錄均有進表獨德宗實錄缺表進太宗實錄表云十二年秋編蓋世祖實錄既成更推而上溯耳崇德實錄底本經多爾袞攺易迨乾隆朝欲為多爾袞洗罪又有擬進太宗實錄表進大清會典表云清代五修會典惟雍正朝缺表進通鑑綱目三編表云此是進二十卷本之表其後續修改為四十卷本即收入四庫者表有表進平定金川方畧表云此典平定兩金川方畧異進皇朝禮器圖式表云此從前修之禮器圖更纂成書前表即附見此書進南巡盛典表云此書專叙巡幸江南一省事奏進後上意宜合江浙齊魯共成一書於是有三十五年之典進文清一統志表云此平定西域以後所撰蓋補八年志之未備也進熙朝雅頌集表云此書進呈時名八旗滿

洲蒙古漢軍詩進詞林典故表云此續修乾隆十二年之書進宣統政紀前敘云此避實錄之名名政紀故亦避進表之名名前敘其撰人之可攷者如進大清鐃歌鼓吹樂章表為滇南告平高士奇作樂獻頌冠以是表進古文淵鑑表為徐乾學補加箋註校勘後之進表進古今通韻表為史館刊毛奇齡刊所撰古今通韻成奇齡奉表上進進杜詩詳註表為仇兆鰲自進其所註杜詩之表進易經參解表為張英自進其所撰參解之表



進御書點翰堂法帖表為陳廷敬彙刻其所奉御書為帖此其其進呈之表亦進書類也進聖德萬壽詩表為陳廷敬獻詩十二首冠以此表進大清一統志表本胡天游撰而經進時乃有改易茲據石笥山房集註原擬於各句之下進歷代通鑑輯覽表為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平定準噶爾方畧表為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四庫全書告成表為紀昀撰見文達遺集進舊五代史劄為陸熊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評隲闡要劄為陸



錫熊撰進乾隆三十九年起居注劄云此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太宗文皇帝實錄表為陳兆崙所擬見紫竹山房集案太宗實錄敕撰於康熙十二年迨乾隆朝又命張廷玉鄂爾泰等重修今實錄中所載仍是康熙舊表闡是用舊表冠於新錄之上進全唐文表為胡敬撰經進時稍改字句今據崇雅堂集注原撰於每句下進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摺為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明鑑表云此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平定回匪方畧



表為王頌蔚撰見寫禮廎集按尚有進呈勦平粵匪方畧表進呈勦平捻匪方畧表為張之洞撰見全集應補入

存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無卷數 杭州刊本　　王式通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巡撫三寶等監修是編分甲至癸十集而以閏集坿焉先是三十七年四庫全書館既開詔下各省徵訪遺書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止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其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槀僅存或副槀畧具卓然可傳者皆不概見三十八年降旨嚴催於是進書者逌日盛考官册所載自中朝臣工迄於行省官吏采進之書凡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五部浙江開局徵求先後進呈十二次為書四千六百七部殆有全國三分之一而强其中如天一閣范懋柱知不足齋鮑士恭飛鴻堂汪啟淑進書皆在五六百種以上而曝書亭朱氏小山堂趙氏以及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鄭大節亦咸整比私藏上備天祿石渠之采蓋兩浙自南宋以後學術昌明衍為宗派雖洊更世變而故家耆宿流風所被猶數百年不衰故一時人士羣以網羅放佚儲藏世守為亟今觀編中所列古今奇秘苞縕宏深洵足駕吳會而軼中州斯亦四部之鉅觀千秋之嘉會矣時總其事者為平湖沈初隨時撮錄略為編次序以十干分為十集凡經部三史部二子部二集部三每部分門别類則參用史志通考及晁陳二家書目體例博考而慎取之每書詳其卷帙爵里並摘敘著述大指其序跋之梗概刊刻之源流亦誌之遇所希覯之本或宋槧元鐫傳鈔影寫必標明出於誰氏並兼著其缺殘以見古書流傳端緒蓋以備浙中之掌故也嘗謂乾隆修書之役實為吾國典籍存廢一大關鍵當時朝野上下奮其全力肆搜壁破家之餘卒積至一萬一千餘部卷帙之富古未常有也然自四庫全書告成館中諸人或囿於學識或牽於時論其取舍之故為人謷訾至今著錄之外或屏諸存目或加以禁燬其他散佚湮沈者殆不可僂計使其時有識者取此一萬二千餘部撮其旨趣坿以評隲勒成鉅編以詒後人之攷索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其係於學術源流文字顯晦豈淺鮮哉惜乎奮筆無人坐失良會一散之後不可復聚今日尚得窺見其一二者惟此編及江蘇總錄猶存斯所以使人發憤而增歎也歟





著錄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附錄一卷別下齋叢書本式訓堂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吳壽暘纂壽暘字虞臣號蘇閣海甯人貢生是編壽暘彙錄其父騫藏書跋語析為五卷其中辨誤析疑兼及藏書之印記書版之行款鈔書之歲月莫不詳識海甯父老之載籍世解傳本並為著錄壽暘祕不示人既歿其子之淯手錄遺稾以贈蔣光煦洎之淯謝世光煦謂拜經題跋實勝讀書敏求記欲廣其傳乃屬管庭芬偕許光清校寫付梓並輯壽暘父子詩文一卷附之錢泰吉序云客有問於余曰昔錢遵王成讀書敏求記祕不示人蓋慮異本着聞則巧偷豪奪日無已時不遂所求或召釁也今將生沐刻拜經樓題跋記廣傳於世是豈樓主人累世保守遺書之意乎余曰不然叢殘之帙雖古香馣發非若金玉玩好之足以娛俗也同此嗜好者大都博物君子豈忍攘人累世之藏以自私篋衍哉

況免牀先生生平得一異本必傳示知交共相鈔校非私爲己有者其所題記正訛糾繆既詳備矣世之君子得讀其文已如目覩舊本獲益神智何必私有其書而後快然自足耶客既去生沐盥爲序文乃錄問答之語以告世之讀此書者且冀吳氏後人皆如蘇閣父子之善承先志保護舊籍勿損於蟲蟻勿奪於豪勢擇人通假責歸如期則拜經樓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而爲浙東西宛委之藏也





著錄

## 經籍跋文目錄一卷 別下齋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一字簡莊海甯人嘉慶元年孝廉方正三年舉人是書所撰諸經跋文鉤深索隱凡古本之爲後人竄亂及併者莫不審攷其原書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較正令人復得見本來面目功匪淺鮮鱣承家學究心許書而兼宗鄭氏搆向山閣於邑之紫微山麓收藏宋元本書十萬餘卷與同里吳騫互相傳鈔鍵戶勘經勤於著述又嘗與錢大昕翁方綱段玉裁以經部之祕質疑問難如綴文所載校勘宋刻周易本義跋之類攷證異同有朱氏經義攷所未及者晚客蘇州聞黃丕烈百宋一廛九經三傳各藏異本遂互攜宋鈔元刻往復易校校畢盈帋跋語以疏其異同兼誌刊板之歲月册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記莫不精審碻鑿如見原書晚年歸隱手自鈔撮成書已見綴文者不錄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未幾謝世所校所著諸書

盡為茗估所得是書并無副本學者惜之管庭芬後於西吳書舫見之為鱣手稾亟以善價購歸刻入蔣氏別下齋叢書刻竟取校武原張氏舊録宋本四書跋徵有異同大學條云如琢如磨作如琢从豕不从豕下同中庸條云尚不愧於屋漏作愧于皆刊本所無也文後附録宋刻小本九經校條若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惛下有而字行止非人所能也能下有為字且以文王之德無以字夫子既聖矣下有乎字自生民以來自下有有字未有盛於孔子也子下有者字由弓人而恥為弓人由作猶齊疏之服作齊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若作如斯無邪慝矣斯上有則字又為跋所本及豈小本自別抑與石經字殊異故文中不暇繁稱歟見管庭芬許洪喬兩跋



存目

宋元本行格表二卷 光緒丁酉湘潭劉氏刻本

王式通撰

清江標輯標字建霞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四品京堂是表標於督學湘中時授其門生湘潭劉肇隅屬為編校肇隅編成付刊而述其緣起曰書之有刻本也自長興鏤版始也洎南北兩宋而盛行焉書之尚異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洎明季之項毛國初之錢季徐何而大昌焉書之記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記黃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備焉肇隅少涉書史問字於同邑葉吏部師師富於藏書喜為目録校讎之學聞舉宋元舊本相示始知古人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若有定律者然嘗恨諸家簿録散布難稽頗欲彙輯一書以資考索忽忽未有暇也歲乙未元和江編修師按試長沙肇隅以經義受知於師因出所撰宋元行格表一書肇隅伏而讀

之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隱括之編成質之史部師師以為完善無恨云表中自四行至二十行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先少後多胥本標說詳注引用之書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繙宋本者茍非碻有取證概附卷末以示矜慎亦標旨也惟編中所錄多采自藏家目錄及前人題識其舛失疏漏往往而見如蜀大字本後漢書影宋本酒經皆五行十六字云見儀顧堂續跋然按五行十六字之本其式狹長類於梵夾



自來書版所無今攷此書一存靜嘉文庫一存鐵琴銅劍樓實為半葉十行蓋緣續跋刊本落半字而誤也又淳熙本儀禮鄭注盬鐵論皆據莫氏經眼錄然云儀禮每葉版心上端有淳熙五年刊字則古書決無此式盬鐵論卷末有錦溪張監税宅刊牌子則僞估人僞造實則皆明刊也有一本而再見者如宋本唐百家詩選一為八行十八字一為九行二十字實則本為一版第行字不等耳有一本而缺漏不舉者如八行本注疏祇錄



有周易尚書禮記春秋不知尚有周禮論孟也又行數至密者錄至白文九經半葉二十行為止不知元至正刊華嚴經每葉多至八十行也至如版匡大小闌綫單雙為研求槧刻先後所必詳篇中多畧而不及亦為疏失之大要之標為此書全恃纂鈔未憑目覩於是差違譌舛不勝其糾矣然標總括羣籍縷析區分使初學便於檢尋在書林中亦為創獲其用意亦足尚焉

著錄

敬孚類稾十六卷 光緒丙午刻本 王式通撰

清蕭穆撰穆字敬孚桐城人諸生是編跋二卷書記二卷糾誤鈎沈頗具特識如跋孫莘老春秋經解謂荆公非詆春秋乃斷爛朝報出自周麟之附會而序孫氏之書如跋顔師古漢書注謂大顔之注尚有見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凡十一條今取小顔本案之此十一條皆散見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貨殖等傳中悉作師古曰止行文有詳略不一跋陳忠裕自撰年譜謂豈可隨小人之言聽為大姦所中輕陷人於大辟跋啟禎記聞錄謂李國楨降賊始東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而書之迨宏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東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使當日果如此書所云殉節之烈何以概無稱述而左忠貞懋第北使密鈔趙吏目一桂紀事記事頗詳胡不道及國楨一字其跋文史通義謂章氏論蘇文忠表忠觀碑曰臣忭言制





曰可為春漢時之制宋制必不如是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即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奏議一一可考其跋東塾讀書記謂所引朱子為張敬夫畫象贊有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曰幹父尤為直筆尚未明朱子作贊本旨此用幹父乃用古誼易序傳蠱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旨皆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任為解顔氏家訓治家篇亦主此義其他跋語大都讀書有得不為鑿空之譚書記皆論其所見頗多精碻惟記永樂大典則今人言之特詳記吳三桂上聖祖書則黄氏體芳所錄已刊入賞華閣叢書人盡知之此則時代使然未可執後以議前也昔洪氏亮吉論藏書有數等錢氏大昕戴氏震為考訂家盧氏文弨翁氏方綱為校讐家穆兼之矣

存目

抱經樓藏書志六十四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沈德壽撰德壽慈溪人是編體例仿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載舊槧舊鈔之流傳罕見者惟二氏以元明為斷茲則稍寬其例采清代諸書之善者間為登錄其習之書俱不記載又書目登序跋始自馬氏經籍考張陸二氏藏書志沓仿其例此亦從之凡槧本字迹蠹落間有闕失無別本可据者悉仍其舊雖顯然亥豕不輕更改又先輩及時人手迹題識校讐歲月為古書源流所係備錄無遺其收藏姓氏印記間錄一二又宋元本詳記行款缺筆以資攷覈又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別以陰文又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之按甬上自范氏天一閣以藏書名海內數百年來流風未沫德壽習陶白業初嗜名人書畫所蓄頗富迨見陸氏心源勸置舊籍遂遍搜書肆暨昔日收藏家時獲善本其卷帙不完及版已亡者精鈔細校竭十餘年之力屏棄人事惟書是求以多得盧址藏書故仍顏其樓曰抱經示仍舊馬德壽雖以業商失學未能覽誦而好之成癖寢饋於斯久亦漸能鑒別自言家僅溫飽不為無益之費遇異書傾囊必購弃廚計三萬五千餘卷爰著書目以示後人願子孫相承弗替其志如是以視掠販家如錢景開陶五柳施漢英輩不遠勝與

經畧洪承疇奏對筆記二卷 舊刊本（存目） 王式通撰

清洪承疇撰承疇字亨九南安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薊遼總督入清後官大學士經畧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謚文襄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首冠御筆二字次標接攝政王洪大經畧奏對日抄筆記三行為諭曰此洪大經畧奏對筆記也日者接見經畧詢其有無著述對曰臣承疇備問內院參贊機務兢兢不遑奚暇著述僅存奏對手鈔筆記一卷以備遺忘得自檢點朕即命御前太監走取以期先覩為快原本進呈詳加批覽所論溯本窮源洞悉國家利病若觸類引伸推而廣之治天下之要道亦不外乎是矣當即擇其尤為切要者數百條密飭內史另錄一端以授王王其留意覽之按承疇奏對之辭如論相業讀虞書讀禹貢天文樂律歷代史事皆從根本立言他如用人行政理財籌邊治河治軍數陳累萬無不切要其論鹽法主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其論鴉片謂非人力之所能絕論通





商利害論海運之不可緩論鬻爵之失論守江之法於後來情勢洞若觀火論明事得失尤為痛切頌上以不嗜殺人隱寓規諫詢天下何以安對曰主聖臣直天下安詢天下何以危對曰本小末大勢必危詢天下二百年一小變三百年一大變其興也有機其衰也有由將來之弊可以前知否對前事者後事之師昔公叔問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繁則巧猾之徒皆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詢大臣事業以何為上對曰能格君心之非功業最為上詢君德以何為上對曰諫行言聽改過不吝斯為上皆至言也旁及詩文字法靡所不及可謂極明良之盛矣承疇雖負明恩而大有功於清開國宏規多其手定保全漢人生計陰受其福者不可勝數其論管仲曰君臣有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衰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特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獨予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久矣蓋自為

之解亦自成理然詎能免千秋責備之嚴哉





著錄

雍正硃批鄂爾泰未刻摺稿六册 舊鈔本 王式通撰

清鄂爾泰撰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洲人由舉人襲佐領授三等侍衛官至大學士諡文端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舊為桐城尚書汪志伊藏本有志伊手書硃批西林中堂未刻摺籤題第一册凡十七摺外有繕呈擬安南照會稿一篇又有安南國王來稿一篇又附咨會安南國王稿一篇第二册凡二十一摺另有硃諭一道又有繕呈車里緬字譯出南掌入貢表文一篇第三册凡十三摺第四册凡十九摺第五册凡十六摺第六册凡二十九摺外有錄覆張廣泗書稿一篇摺稿中間有硃批諭旨已錄者皆西林督滇時所上具獻替可否出以忠誠恒有密諭咨詢機務及同時督撫以下諸人性情心術才具短長品行優劣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西林得君之專於茲可見而世宗之明察尤足徵焉以西林一人推之則雍正朝所批章奏多至二百二十三人

已刊者不過十之二三刊時經廷臣校閱硃批頗有刪改未刊者為當日所祕原本充積概存故宮若悉以付梓則十三年要政洞徹無遺可以攷經營之畧證功罪之真固史氏所取資也





存目

尹少宰奏議十卷 畿輔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癸卯會試榜發命搜落卷獲中廷試逾期次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右侍郎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為其門人張受長所輯卷一為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為河南疏卷九為與臺疏卷十為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按其居官先後編次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其祖廷桂章奏



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旨獨此版特命發還以別於黃刻之謬妄焉會一任鹽政時如請濟浙鹽清理江廣浮費巡查鹽場奏收餘鹽俱洞中利病撫豫時值開歸四十七州縣大水上章自劾采宋富弼趙抃救災事宜損益條陳多見施行請以唐韓愈宋范仲淹援照周程張朱之例增設博士又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尤有功世道之大者他如設社學務農桑等疏皆平易切實不務虛名督學江蘇以是邦文勝講求明倫敬身之道以厲

學者奏陳小學一書為修身大法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又薦陽湖布衣是鏡安貧樂志有儒者氣象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請不次迪簡按試蘇州病卒遺疏言任賢納諫一意以誠云會一幼孤其母口授論語即悅服孔道生顏李之鄉與塨友善恥隨流俗講學則宗程朱施諸政事儒效卓然嘗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觀其建言誠能不負所學矣





存目

王祭酒奏議一卷 鈔本 午晴刊奏議不全 王式通撰

清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清史儒林傳光緒十一年六月奏請停罷三海工程略云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道舟楫男女露處號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若以此捐修三海之金錢廣賑災區全活民命豈不較臺沼游觀更為愉快耶引唐太宗詔修乾陽殿納張元素之諫而止敬宗欲於宮中營新殿李程言不宜興作請以瓦木回奉園陵敬宗從之語極剴切十一年出任江蘇學政次年奏陳彙刊皇清經解續編略謂阮元總督兩廣刊皇清經解一書深有裨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生纂述相仍流風未沫遺文秘帙所在散見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為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

尤人文薈萃之區繳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蒐訪時有采獲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為學者亟應研究之書因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刻庶於表章經術啟迪學人不無裨益云書成凡一千四百三十卷奏上之十四年奏請嚴懲太監李蓮英略謂總管太監李蓮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太監等給使宮禁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兔小李之



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疏上不報尋乞歸先謙平生不徇以著書教士為志於當世之務亦頗究心當京朝時所上奏防俄諸疏皆具有深識而匡正君德直言敢諫尤有唐宋名臣之風焉



## 許文穆公奏疏 無卷數 舊鈔本 許文穆公集刻本不全（存目）

王式通撰

明許國撰國字維楨新安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隆慶元年授檢討官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文穆事蹟具明史本傳國充經筵日講官十年而相相十年以儲議弗決爭之不得移疾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時上日御經幃無間寒燠國齋心夙夜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每



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四字賜焉國感激主知尊華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國請辨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楩柟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文章詆國國每疏辨輒自劾免上特嘉其忠讜數譴言者以國國言留臣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

之變元輔欲侯虜王同巢專力以制火酋公憤款虜助逆則欲並勦以圖大創又嘗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皆類此建儲之議自庚寅元日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後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讙而主事某有疏國與同列具公揭以進冀調護其間上遣中使詰問國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遂予告歸其書間及遼東兵事清乾隆三十九年列入禁書總目故統傳絕少明史謂國始終忤疾言者而傳贊則以為言路勢張恣為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然則謂其與言路為難非定論矣





## 陶元暉中丞奏疏 無卷數 舊鈔本 遺集 排印本 不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明陶朗先撰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官終登萊巡撫朗先為文措筆數千言無技棘所著歷任條議章奏凡數十卷皆經世碩畫少時英異絕倫不好為舉子業博習經濟慕王文成之為人歷官郎署眾皆娛情詩酒朗先獨孜孜國事曰舉一二條設為經緯利病以自課焉出守登州政成舉天下治平第一備兵登萊計吏復舉天下第一時遼陽失守朝議謀恢復用經略熊廷弼三方進取之策三方者廣寧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設登萊巡撫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與廷弼戮力策應及王化貞與廷弼搆隙議其債事魏忠賢假子李春煜崔呈秀夙憾朗先以其出廷弼門下而三方進取之議朗先實首發之乃摭事為朗先罪以逮以死而遼事遂不可為矣按朗先志節備具於其奏議明史未為立傳其事蹟詳

見於方震孺朱一是李兆洛錢儀吉撰傳沈起撰序震孺與朗先同治遼事同被繫語最可信錢傳謂朗先卒於天啟五年九月此誤記獄中血書之日蓋被害實在十月二十四日也清初修明史朗先後人未以所著上史館而當日史臣於關涉遼事又多所避忌數百年來其條議章奏數十卷散亡殆盡攷證無由然從兵火之餘得此未佚者賓人鈎索吉光片羽亦可補史事之闕焉





存目

蘭臺摘稾二卷 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下卷附奉常疏稾首有漫翁顏素小引稱倚御斗陽劉先生來按皖六郡綱舉目張平情以行法持法以抑情已而得所刻蘭臺摘稾讀之類皆明大體識時務不激不阿一當於法云其萬曆三十八年上東宮曠學多年令德鮮終一疏有曰以皇上已試之事言之臨御之初經筵日講寒暑不輟迺年深宮靜攝經筵弛御英碩不親啟沃罔聞耳目不無滑移心志不無蠱惑昔史臣稱漢高誤處皆緣不學政處皆由性地聰明然惟漢高誤而能改故不失為基命之主皇上聰明出漢高遠甚乃迷不復悟開而復蔽豈非誤用其聰明而聞學鮮終之過哉夫皇上二十年以前勤政之效如彼在皇太子可知矣皇上二十年以後不學之失如此在皇太子亦可知矣直言極諫自是當時風氣入上顧瞻陵廟有感陳言一疏專為建文君而

發有云臣嘗閱別錄載文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語描寫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意逼真必非無稽夫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建文君可知也不忍建文君幼子之無食而其不忍於建文君之無祀又可知也援引親切足以感格君心得建言之要矣





存目

薊門摘稾二卷 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其請整飭邊備以圖戰取一疏有云大抵禦虜之策不外戰守二端然善戰乃所為善守未有專事於守而可以忘戰者顧介冑之士不言戰而冠紳之臣言戰北方長材大器之士不言戰而南方文弱孤孑之臣言戰臣亦不自量之甚矣其陳援遼官軍殘虐地方一疏有云遼警以來軍器之搬運漕糧之轉輸動以千萬無人不供億無日不奔馳室為之掃市為之罷婦女不保田野不收受毒者悲號聞風者逃匿又云薊門急遼兵馬殫於徵調物力窮於搜括夫馬疲於奔命公私竭於轉輸薊之民即煩勞終事其分義也然不可使無樂生之心今營路空匱防守虛單山海而外數百里無一重兵戰將日夜焦勞圖維未有完策不謂援遼兵馬狼虎奔突莫可嚮邇重為民毒也夫援遼以安遼也薊門獨非皇上之赤子乎遼氛未靖

剏禍先家致令宮逃市罷民散軍刑是達虜登堂而奴酋入室也釁深禍烈人無樂生之心咫尺太内能無震慑微臣責在封疆何所拯捄願當路之熟計之也於當日援遼官軍擾民情狀言之歷歷可為籌邊者之殷鑒焉





存目

## 方簡肅公奏疏一卷 舊鈔本 萬曆間刻本 方簡肅公文集排印本不全

王式通撰

明方良著良字壽卿號松崖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正德初太監劉瑾竊國柄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參謁於其門稽首屈膝謬稱呼以相媚悅瑾嚴威待之良時以丁父憂服闋赴京鴻臚官導良行禮謂良傍揖瑾輩良不顧㑺趨出瑾銜之或勸良必謁瑾自免良曰禍福之來天也卒不往錢寧以内臣廝役武宗子之一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良時官浙江左布政使寧發鈔數百貫欲得銀三萬餘兩良力爭不可得乃具疏辭官報不允良曰此國賊也即草疏以上其略曰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强聒一身之患害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民者邦之本財者

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兩浙居其半浙民之財尤當愛惜寧本賤氓蒙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跡寧所為多不道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願將寧早正典刑庶足以謝天下云疏上京師震悚寧懼乃遣衛卒追取所發而以債還之民良即三疏乞休乃得致仕後起用巡撫兩乞終養母歿起用巡撫兩疏乞休諸疏皆情辭惻怛閱者動容蓋有難進易退之風焉





存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十卷刻本王式通撰

清道光朝敕編首為西藏碑文其目為御製十全記御製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征廓爾喀紀功碑西藏教場演武廳碑文磨盤山新建關帝廟碑西藏雙忠祠碑記西藏大招前唐德宗舅甥聯盟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一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布達拉山東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次為平定金川詩記事附瀘定橋頭道水公館內瀑布詩紫柏山留侯廟歸山詩奏疏十卷目錄為剿辦森巴生番截掣達賴喇嘛撤諭廓爾喀國王查辦乍了夷務操演官兵審辦案件年班進貢哲孟雄部長來藏瞻禮滿漢官缺僧俗番缺按乾隆朝御製十全記有云予之十全武功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麼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

邊界殺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已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綫險如平地渡溜要若歸涔繞上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入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撤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諸西藏奏疏

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功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以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云讀此碑記想見有清全盛時代武功之隆今則外人窺伺匪止一日康藏之際岌岌可危追思往昔有盛衰之感已

著錄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 養知書屋刻本　王式通撰

清郭嵩燾著嵩燾字筠仙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以軍功特授編修直南書房歷官兵部左侍郎粵寇起犯湘南曾國藩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嵩燾至其家陳說大義國藩感起視師賊圍江西省城嵩燾率勇馳援為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造戰船備攻剿忠源題之屬為草奏得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生平於洋務最為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其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論洋務疏請禁鴉片煙三疏論俄事疏論法事疏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皆卓然可傳於請將岑撫交議疏後自記云鄙人橫遭訾毀為京師士大夫所不容所據為罪狀者即此疏也軍機章京亦以發端引周禮為立言不倫鄙心竊獨怪之士大夫徒以岑公殺斃一洋人力謀保全此疏不獨保全岑毓英並楊玉科李珍國皆極力為之洗刷以保全之而以未能先事豫防議處岑毓英科罪極輕藉以稍平洋人之氣議罪一二兵丁有餘使樞府能知此義騰越及宜昌各處通商可以不置議亦必無今日法人之禍矣於因法事條陳時政疏後自記云嵩燾論洋務數犯天下之不韙侃侃言之一無顧忌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不顧國勢之強弱不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自詡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惟見之明是以能言之無忌也當時風氣未開朝士尤多憤憤如嵩燾之敢於昌言宜為衆矢之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郭侍郎奏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丁文誠公奏稿二十六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丁寶楨著寶楨字穉璜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以在籍辦理軍務特授編修歷官四川總督謚文誠事蹟具清史本傳寶楨以詞曹練鄉兵捍梓里受特達知由郡守七年而躋開府撫東督川垂二十年卓然爲中興名臣遇事不避艱險不辭勞怨太監安得海私出山東矯稱采辦御衣寶楨疏請正法督川時英文道使議印度西藏通商事出使大臣曾紀澤請宜先與藏番議定自前即不遽許通商亦當准其游歷令無阻閡朝命寶楨會商駐藏大臣開導藏番寶楨覆疏言英之此舉尤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通商本有重慶之約特因輪船不能上駛故別出此計以求遂其欲藏路一開則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則中國之藩籬壞臣年來製器練兵縱不敢全操勝算而勝負之數差可自主惟有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他非所計也





語至伉直平生偉績爛然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廢事章疏動逾千言從不假手於人是編所錄其大者俱關於尊主庇民安內攘外他如平捻治河之方略鹽法之改革隄堰之興利夫馬之裁撤倉儲之備災無不言之必詳行之必力閒有密陳一議當時未著明效積之久而大彰者或姑存一說不問時而皆驗者要之堅定卓絶務伸厥志不因人言而少餒病革遺疏猶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爲攘不宜重外輕內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其一意孤行至死不易可想見焉

存目

悚齋奏議十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于蔭霖著蔭霖字次棠伯都訥廳人咸豐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同治元年授編修歷官廣西巡撫事蹟具清史本傳蔭霖通籍後以父老請歸養父歿終喪還朝從大學士倭仁問學光緒初俄羅斯議還伊犂蔭霖疏劾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界地數百里及崇厚被逮有為之遊說者復嚴疏劾之且劾樞臣畏葸欺罔同時張之洞黃體芳張佩綸皆喜言事稱翰林四諫晚歲益潛心儒先性理書雖已貴服食不改儒素朱子書不離案側變法議起蔭霖雖深疾之然其言曰取人之長當求實用不當徒飾外觀人亦不能難之其子翰篤編奏議為十卷柯劭忞作序有云公再起為安徽布政使擢湖巡撫是時張文襄公方為湖廣總督拳匪搆釁兩宮西狩士大夫壓於一時之禍爭謂舊學敝窳非步趨泰西新法不足以致富強雖文襄亦為之歆動焉而公獨力言救時之計在於正人心辨學術若用夷變夏恐異日之憂愈不可測度用事者迕之遂調公巡撫河南旋移廣西又謂公不善外交而公亦謝病求去矣嗚乎自朝廷變法之後邪詖朋興適為篡盜者之憑藉公卒未十年而天下之事潰裂如此然後知公之持正其言不可易非張文襄公所及也按蔭霖於辦理膠案奏劾翁同龢張蔭桓有云張蔭桓出身微賤貪諂著名無足深責若翁同龢為已故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虛公為當代儒臣翁同龢承其先訓受恩至深夙負清望膠事重大本非一二人才力所能安辦自應合中外文武百官以謀之乃翁同龢外則銜德人之請內則惑於張蔭桓之言以至今日無所措手語殊過當盛稱李秉衡知人善任現時文臣知兵無出其上者皆一偏之論也

著録

庸盦奏議二卷鈔本　庸盦海外文編刻本　　王式通撰

清薛福成著福成字叔耘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生官左副都御史充出使大臣此編如滇緬分界通商事宜疏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密陳帕米爾情形片清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滇緬分界大概情形疏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考察近事謹陳管見疏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疏附陳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綫片折衝樽俎爲自中國簡使以來所僅見俄英皆天下莫強之國曾紀澤之索還伊犁力改原約福成之籌議滇緬分界既得科干等地並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拓地千數百里之廣折衝邊圉其功烈與紀澤相埒爲當世所並稱斯非忠誠智力浹服遠人曷克臻此惜當事不察約未逾年遂以車里之孟阿南北讓給法人英人起而責言悉改舊約已得之地仍歸於英且償以西江通商之利論者爲之太息福成言行篤實初宗姚江以收歛身心爲主及後師事湘鄉曾氏奉以終身好爲經世有用之學於古今成敗興衰之局中外扼塞山川形勢險要之紀以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故能遇事立應謀慮深遠讀其奏疏知非高譚時務徒鶩虛聲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庸盦奏議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許文肅公奏疏三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許景澄著景澄字竹篔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吏部侍郎謚文肅事蹟具清史本傳景澄於法越之役條上籌備事宜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國兼攝比國使務時海軍初創從德國購造鐵艦未就景澄躬歷船廠鈎稽轄上外國師船表嗣使俄德與和四國先是俄兵游獵常越界侵及帕米爾地景澄爭之俄援舊議定界起烏什別山自此而南屬中國其西南屬俄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為界相持三載俄始允改議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進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爾圖說西北邊界地名考證為他日界約之備調使德國會俄建西比利亞鐵路謀自黑龍江達海參崴朝議拒之亟更名商辦許中國投資五百萬所謂東清鐵路公司也詔景澄綜其事力阻路綫南溢稽察運船毋漏稅己而俄人索租旅順充頭等公使會駐俄使臣楊儒定議俄都事竣移疾歸意大利索我三門灣景澄抗言爭之事遂寢未幾拳禍作景澄召見時歷陳兵衅不可啟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載漪等斥為邪說遂棄市拳勢方張景澄先後疏陳局勢危迫請圖補救請保護使館請嚴懲禍首語皆切實其請嚴懲禍首疏內有曰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應請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云此三疏從傳鈔本錄出文中或稱臣或稱臣等疑與太常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肅公奏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祀會奏兩家刻集自應並存也





著錄

張文達公奏議四卷 鈔本

王式通撰

清張百熙著百熙字埜秋長沙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光緒二年授編修十七年直南書房二十年大考翰詹以侍講升用歷官郵傳部尚書謚文達事蹟具清史本傳百熙於二十年值朝鮮東學黨之亂屢陳兵事疏先後十餘上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以宗支筦樞務招權納賄無所顧忌亦無所補救又偕同列奏劾



樞臣孫毓汶等朋比誤國十大罪請起用恭親王俾筦樞務二十一年奏請急圖自強以收後效臚陳十四條在廣東學政任內奏上十二條曰編團籍別軍省開藥造頒定式設學堂延教習籌經費嚴限制考輿地習測繪勤操練定考試二十七年拳匪之亂初定下詔求言百熙疏陳大計五端曰增改官制曰整理財政曰變通科舉曰廣建學堂曰創立報館謂今日國勢如斯欲濟時艱振全局不僅在條目而在本源其本尤在上下一

心內外一心滿漢一心議變通翰林院規制請將國子監正名大學尊充管學大臣奏訂學堂章程資遣高等生分赴各國肄習專門以為各省倡奏遣新進士出洋游學鎮國公載澤等出洋考查政治歸百熙以變法宜統籌全局若支節而為之則先後均於寡效因疏陳官制及地方自治兩事厥後新政畢興禍機潛伏論者多歸咎於建議之人實則用人不當奉行不善有以致之此豈百熙所及料哉





著錄

寄簃奏牘二卷鈔本 寄簃文存排印本不全　王式通撰

清沈家本著家本字子惇歸安人光緒九年進士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既成進士仍留本部歷官司法大臣事蹟具清史本傳庚子後變法議起命家本充修訂法律大臣家本謂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裁判權終不可得然事必行之以漸首請刪除律例內重法疏陳以中國法律與各國參互考證各國法律之精意固不能出中律之範圍第刑制不盡相同罪名之等差亦異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為從輕政治日臻美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夫西國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為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即受乙國之裁制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制轉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當幡然變計者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

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曰淩遲梟首戮屍一曰緣坐一曰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各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此而不思變通則欲彼之就我範圍不猶南轅而北轍乎各國修訂法律大率於新法未布設單行法或淘汰舊法之太甚者或參考外國之可行者先布告國中以新耳目是以略採其意請將重法數端先行刪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云復疏請將虛擬死罪改為流徒此為改律之始家本少治經史好學深思通籍後專心法律於中外法意融會貫通先後奏上諸法草案供援古證今語有根據其刑法輕重名彷諸邦隱本唐律彼輕事詆毀者則並原流而未經寓目焉





著録

郭文安公奏議二卷　鈔本　　王式通撰

清郭曾炘著曾炘字春榆侯官人光緒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用主事分禮部充軍機章京歷官典禮院掌院學士謚文安庚子拳匪亂作詔閣部卿寺入對曾炘有諫疏丁未見於國是不定亂萌不戢必先有以植邦本固人心者乃可以徐議其後因疏陳五事曰信詔令曰定國計曰挽積習曰融成見曰正學術所論挽積習者直揭朝貴之苞苴竿牘昌言運動而謂表正者景必端源清者流自潔歸其責於政府皆時輩所不敢言先是光緒初陳寶琛督贛學嘗請以黃氏宗羲顧氏炎武從祀兩廡厥後學使孔祥霖復以王氏夫之請皆格於部議至是御史趙啟霖復請並予從祀部議徵之衆論或主專崇顧氏曾炘請伸乾斷並得邀允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與尚書徐用儀尚書立山閣學聯元同於庚子罹刑易名猶闕曾炘疏請乃有旨予謚故事丁

憂人員滿漢異制有詔飭部核議畫一宗室尚書溥良將強漢從滿侍郎張嘉亨爭之久不決曾炘援據經史發六不可之論累千言議乃定於是滿漢居憂皆去官持服三年著為令張之洞語人曰百年以來禮臣能舉其職者郭某一人而已蓋指三疏而言也





## 存目

賜福樓筆記 不分卷數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德全字雪樓雲陽人由府經歷累膺薦剡歷官江蘇巡撫按德全當光緒中葉以諸生從戎轉側黑龍江奉天庚子之變忠感敵人將軍壽山遺摺稱其赴軍襄贊行未兩日大嶺失陷時值訥謨爾河盛漲河北阻有難民數萬人哭聲震野德全一一渡過南岸並勸各站趕挖濠溝為守禦計尚未集事而敵軍已至旋即飭令親赴俄營約俄停戰俄人始則恫嚇繼則羈縻終又欲以官爵羅致之德全以死自矢始終不屈俄人卒亦不敢逼至八月初一日俄帶兵官允許俄兵至省不開一槍亦不燒民一房殘民一命皆德全所商定也自是名聞中外遂受重寄此編首為癸卯召對記略次錄呈政府節略又次為紀入覲及之齊齊哈爾署任概略召對詢問庚子年奉匪亂作俄人入省將軍壽山死難情形德全奏對明晰旋有條陳六事一疏皆當時要

政擢道員晉副都統銜攝齊齊哈爾副都統東朝諭云吾自從西安同各國使臣女眷時常來見曾道及我中國亟非無人即庚子年若非汝在黑龍江其疆土早歸他國可見中外政治雖異人心則同又問三省事應如何整頓德全扼要以陳筆記有感懷欲涕之語奮發圖報溢於言表洎遷蘇撫於辛亥秋迫於大勢遂有非常之舉蓋前後判若兩人焉而知人之難不亦可見哉





存目

程中丞奏稿十九卷附錄三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其幕僚宋小濂徐鼐霖多祿等所編輯小濂作序稱其當大亂之後感特達之知力圖報稱凡外交內政軍事邊防旗務墾務罔弗詳籌本末期以素所蘊蓄一一見之實行嘗太息謂僚屬曰受國厚恩惟有盡力所可至為之而已成敗利鈍能豫計耶其條陳六事皆當日急務而變通墾荒安插愛琿難民收撫散兵尤與人民有關先後所上各疏如條陳鐵道文涉密陳開通各蒙統籌善後十四條創修蘭瓊鐵路密陳東事日迫亟宜合全力經營密陳邊計臚陳預備立憲辦法請實行立憲以化滿漢界限請速開國會覆陳化除滿漢要旨請免株連以銷黨禍覆陳岑督統籌西北邊防請設殖務部凡所建言皆能見其大德全久於三省周知利病夙以綢繆邊計維持根本為心使時逢清晏久於其任縱無不世之功而績效可期終殊庸俗乃事與願

達身敗名裂參禪自懺奄化淄澠歿後止留此一編供譚邊事者之攷證而已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志道編八卷 乾隆刊本

清干特著。特字達士，號存菴，江西星渚人。與李紱同時，一生惟以衛道講學為務，窮老諸生，不恤也。時當朱學獨尊，薄攻排斥陸王，視為異端。又有少數達時得志，迎合帝王之士，為之主持，如熊賜履、張伯行輩，偏詖自大，著書不衡。一時學者大都靡然從風，不敢稍持異議。而存菴獨能不為苟同，特著此書，以為干城，亦可謂特立獨行，不畏威侮者矣。書中駁正熊賜履者，約八十餘條，皆摘自學統，逐一辨之。其他諸說，亦多翻案文字，與時尚異趣。卷一論聖賢道統，以夫子為正統及顏制以下七十餘為正統，卷二駁學統分正統、附統、翼統之說也。卷三曰論先儒道學，謂道學開自漢唐，不自宋儒創始。謂朱子晚年，不滿延平之教，乃私心自用。排陸之意方熾，不欲以延平之學濬其源。卷二程之中，明道傳於伊川，

朱陸二家、殊途同歸、皆合於道、其相互小大、祇在無極太極之辨。故其性理大全、專尊朱子、排陸甚力、因取朱子議陸各條、逐一辨之。自謂不辨朱說、無以明陸之冤、學統一書、當時冤冤……有先循究朱陸異同者、此二肢可考證也。是書論史鑑事文、卷六為治道體窺、大都注意民生者居多。卷七執論文章、本宋先八為其詩歌附錄。右菴此書、議朱子者、不一而足。故未能流通廣遠、無人焉與表揚。穆堂為之序、表彰……向錢塘、包壽、欄鶚南康、得觀其書、力為提倡、始稍稍顯之於世。有考康熙時朱陸之學之盛衰者、此書其不可闕也。



國朝中州名賢集六種廿七卷 光緒十七年睢陽洛學書院刊本

楚南湘潭黄舒昺曙軒編次。計洛陽文鈔十卷、洛陽詩鈔三卷、洛陽語錄上中下三卷、卷又各分三卷。洛陽事略一卷、洛陽講義二卷、洛陽學規二卷。共六種廿七卷。舒昺字曙軒、一字恕軒。光緒中葉、主講睢陽洛學書院、以理學倡導後進。因選輯孫夏峯、湯潛庵、耿逸庵、張仲誠、李禮山、張敦庵、竇靜庵、冉蟫庵、李文園、傅氏峯十先生之詩文語錄、分類編輯、刊行於世、劉欽模之中州名賢文表意也。中州自宋以來、……理學……有清之初、夏峯講學百泉、而主為燦發光大、如潛庵、如仲誠、如……、如……或直接弟子、或同遊切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禮山、敦庵、蟫庵、尤著重於理學環境之中。書巷既深、畢生以之。清初講學、南北則夏峯、二曲……而操諸實踐、以夏峯之影響為最巨。……遂成就亦

無有能與夏峯門下抗衡者。梨洲之學光
大師門，惟在史學。其理學直無傳人。鄭
寒村、萬門父子，其偏重之西焉。二曲門下，
除王豐川外，名字之勤於人口者，將指數不下。
以視上述諸人之著述流傳廣遠者，其相去豈可
以道里計哉。恕軒選此諸人，而以夏峯冠
之，亦可謂實錄矣。若夫文園、已峯二人，相
距夏峯，雖已百數十年，而清代中興之際，
考據之風稍熄，理學漸成時尚之二人者，在
當時亦皆領袖群儒，堪與潛庵等比倫。
是恕軒所錄十卷，不特可以代表中州，不
僅儒，且隱然具有清一代理學史之縮影焉。
至其編輯之有法，尤其餘事也。

## 樸麗子二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馬時芳著。時芳字誠之，號平泉，河南禹州人。生於乾隆壬午，卒於道光丁酉。嘉慶
間，以舉人為教諭，□封邱□學務。初年
志於遠大，而止教諭，故□□文以自見。所
著書甚夥，此其一也。樸麗子者，平泉
別號，託以名書。平泉一生，宗仰其在陸王，嘗
得李穆堂陸子學譜讀之，欣欣不自禁。又
讀王文成公集，自謂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穆堂之學，受其影響者，當世未能指數，
而平泉毅然宗之，以窮儒而獨樹異幟於
程朱勢力彌漫稍尊之時，不可謂非豪傑之
士也。慨夫世之儒者，離性命與事功而二之，
不失之迂，則失之空，於是儒術為世詬病。平
泉憂之，故作此書，以冀喚醒士子。其中或箴
言，或諷諫，或談笑，或涕泣，上下古今，間考夫
治亂興衰成敗之故，而該貫乎人情物理之
微。要皆以真性情出之，不拘拘於門戶之見。

亦不闕於傳說之說。其書中第一條，以六經、四書近指、孝經本義、諸葛武侯集、韓昌黎集、周濂溪、程明道遺書、邵子皇極經世書、忠武集、陸子學譜、陽明先生集十一種並列，目為人生不可缺一之書。其規模氣象，可以概見。中州學者有清中葉，幾無有能自成一家者，平泉蓋有志焉。使其得與…昭齋李敏不同時，或成就不止於此。蓋平泉…軒先生之言曰：看來，為平泉大有獨樹學派之風，中州學者無可比倫。（見晚悔菴筆記）今讀此書，信不誣也。書中每條後，多附晉語，間有眉批，乃光緒中翟雅蓀道旭字子忠者所加。[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子忠從友人所得此書本，錄出于之六七。有先後重出竟見疊見者，復略為刪節。但平泉之書多以寓言出之，有近莊子、學者難得指歸也。時附註語，以醒眉目，蓋平泉之功臣也。校刊者為大梁王樹森潤春，亦子忠友也。



止齋遺書十六卷 光緒元年福州刻本

清黃俊苑著。俊苑字清美，號止齋，嘉慶間名茂廉之南平人。安貧樂道，畢生以授徒自給。而篤志程朱之學，講論不輟。歿後數十年，著述不出，從於煙沒。閩縣劉炳甫者為之搜輯補綴，倡議刊行，始與世相見。書凡十六卷，皆平日遇所欲言，隨筆記錄者，名曰遺書，實語錄耳。止齋為候官謝退谷高弟，得其正傳，故學皆純正，注重閑修。自有身克己、遷善、寡過以及人心風俗，無不懇切言之。蓋亦欲以學風轉移世道人心者，非僅譚身、繼己之儒而已也。十六卷中，無一語涉及門戶之見。蓋其言雖近淺，而目光所注，在於改進士風，所志者大故也。其卷十中一則曰，朱子時江西之學，永嘉之事功，實有不得不辯者。後世奉道學之名，未嘗究乎實用，以朱者固不可，問宗朱者亦多摹仿其跡耳，非明體達用之可貴也。

至以漢宋而顯分門戶，果何所為耶。讀此則所言，可以窺其學旨所在矣。



顏學辯 五卷 近年安徽排印本

清程仲威著。顏學辯者，辯顏習齋之非也。書作於清光緒十年，前有自序，謂習齋（李塨附）陰祖王氏學，以詆宋儒，其心術至不可問。又謂習齋之詆程朱，乃借以詆東林，而詆東林又即陰為魏閹卸罪地。序後錄論四則，甚至以習齋為魑魅罔兩，其生於明崇禎八年，乃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為明季之餘孽。皆失持論之平，有近漫罵。卷一摘錄戴望所作之顏元別傳，而分條糾駁，繼及存學編不問。卷二駁者為存性編、存治編。卷三為學規及所編之習齋年譜。卷四為李塨別傳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卷五為周易傳注、論語傳注、大學傳注、中庸傳注、傳注問。程氏所據者，為戴氏顏氏學記，故逐次辯之如此。此書向未見有刻本，近年始有排印本行世，然流傳亦罕，或亦公道之自在人心歟。

北遊日錄一卷 愧菴遺集同治甲子重刊本

清楊甲仁著。甲仁字乃行，別號愧菴，四川射洪人。生於明崇禎中，與關中李二曲年輩相若，學風亦極相似。順治之末年，十八聞楚南有劉蟄虛、私淑恥庵者，當代碩儒也，即徒步數千里往訪之，未遇。蟄虛則會於荊南，相從十餘日。悟道亦不離人心，本體二天不容歧異。歸蜀後，講學山中，從遊者甚眾。康熙三十四年，以明經奉部文至京，考取中書，與天下英傑之士同集吏部，於大眾中，獨發明性命之旨，以人為頂天立地，隱不徒隱，顯不徒顯，堯舜君民，分內事耳。甲仁此行，不專為中書來也。在都數月，所談者無非聖賢之學，諄諄以當下下手，體認性體，語示同遊。八月出京，歷太行、蒲坂、華陰、長安，而至盩厔，與二曲相見，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切磋者八日，各證所學，每至夜分。二曲門人如王心敬等，亦得質疑問難，自遠而集。二曲歎曰：白鹿之會，朱子云：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吾有此土宇以來，亦無此佳客。又曾拍案大喜曰：非愧菴不能說到此，非中孚不能信到此。可見二人之相契也。十一月朔八日，返射洪。此錄所言，即赴京遊陝返蜀時所講論者也。大抵愧菴之學，以超悟為宗，而其功在識取心靈，返求本性，與陽明良知之旨最為相近，而在盩厔時與志敬論性氣是一是二，則又力主朱晦菴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二語，謂為不可移易，並別愧菴，亦尊程、朱為長，非浮於門户之見者也。愧菴二曲之相會，在清代思想史中，為一重大公案，其會語俱詳載於此錄中，甚可寶已。是書初刻者，為關中張補山，其時為道光十二年，燹後於愧菴者仍百五十載，僅以版片燬於兵燹，同治中，赤城葉光宇乃為重梓，即此本也。

下學鉤玄二卷 愧菴遺集本

楊甲仁著。愧菴由陝遷蜀後，學日益進，用功益密。學凡程朱陸王之說，皆一一躬自驗，辨析疑似，頗有獨持所見，折衷百家之概。清代理學諸儒，除少數門戶之習太深者外，大都有調齊程朱陸王之風，愧菴亦其一也。錄中一則曰：學是千萬世公學，道是千萬世公道，切忌分立門戶。千古學脈，正要看朱陸二子一辯不辯，則道不明。惟其有此胸襟，始於先儒皆能抉微闡隱，各歸其是。謂白沙致虛而未廢主敬，子靜簡易而不淪空虛，朱子窮理而晚年有悟本心、讀書之非。雖偏於格物，朱合陸而實無矜氣，有足多焉。錄中對於格物致知，講解最詳，既不尊陽明，亦不袒晦菴。謂晦菴以即物窮理為格物，失其主腦；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物，謬乎對治。蓋愧菴之格物，乃教人直從性體本體下工夫，用工夫復本體。人祇就自內能感之物、所感處，格其明德至善之物，使之全其



天理，自能知至意誠。工夫祇於當下，不容隙完，更不容拖泥帶水也。卷二中論及楊聃菴處，復可備研究聃菴者之參考。一則曰：楊聃菴說不動太極毫芒，安頓混沌開闢，此言正要從那門處探他不動底了。一則曰：河南浙川作學者，年二十餘，壬申歲會予於馬磴，其次謂如為聃菴楊子門人，藏有楊子書。又一則曰：浙川張子義，亦聃菴楊子門人，子義嘗告予曰：吾師令人儘一看看不出來。嗚呼！子義可謂真知其師矣。予二十七年前已聞歲老者屢見一跨驢者，便是遁翁氣象，竟中以為必是聃菴楊子。後交楊子之友張仲菴，嘗私以此質問，而每見焉。辛亥秋，聃菴下世矣。又越九年己未，予自山東來楚，得麗虛劉夫子，遇老成尋聃菴楊子藏真處，晤其子孫抱家孫，出其睡仁神光，儼如騎驢者之再遇焉。於是叩二郎以冠服佩容二照，令嗟甲仁當日未能欽聃翁教益，終身以為一大欠。凡此皆足資考證者也。至其命名下學之故，則愧菴以

為上即下之微頭處，下即上之微尾處。下學而上達者，不是離了下，更有一上。就平實處言，謂之下。就平實之不著於迹處言，謂之上。就平實處用功，謂之學。就平實處用功而融其迹，謂之達。本是一理也。所謂下學錄者，平實用功之紀錄而已。

自驗錄二卷 愧菴遺集本

楊甲仁著。愧菴一生專於講學，討論不輟，故其所得，亦與年俱進。自驗錄者，即自紀其進益者也。錄中一則曰：「甲仁歷來踵相沿舊見，亦以顏子為未化也，今於丙子年四月，始悟其非，謂子思孟子，各有化處。」足徵其不護前非之坦然態度矣。此錄中最關思想史之資料，頗為適於考察者，劉蕺峰之討論思想書，凡二十四則。其第一則曰：「揔錄中四十年來凡千萬餘言。論解各義，如論身心，論虛寂，論空無，論智慧，論定靜，論廣大，論變通，論精微，論元妙，論微悟，論實證，論踐履，論化神，都要取吾道性之固有，而不必避嫌於二氏之所同。」看愧菴一切以超悟為宗旨，當下為入手，自不免流於禪家風味。此病雖二曲不免焉。愧菴直言不諱，猶較勝於百般掩飾者也。第十一則曰：「動念處是道心，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能常常保此先見一點，明道所謂動亦定也。」至

周子幾、善惡、是信漢書、異乎孔子之言幾也。孔子曰、極深研幾、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知幾其神乎。幾即學庸之獨、即中庸之微。微字是睹兆萌芽發露頭一念至善無著、纖毫不染。故曰吉。凡不好的是後起。惟他本起有之前現一現、故曰先見。吉、道吉之先見、真天機矣、說是聖賢君子、便是那凡夫作惡的、這頭一念不假造作思慮、真天機、他也要見一見。但聖賢君子、把頭一念能融化保守到底、凡夫不能保守。最初頭一念吉者、亦見了一下、如鷄子忽然飛過、不好的第二念、便著停延。最初真機、遂爾閉塞。孔子直指吉之先見、要人識得源頭、專在善上下手。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真見之確、守之定、斷之力、直從最初一念之吉做到底也。濂溪從漢書論幾而有可議、此則所言、雖濂溪亦不為同、其自驗之篤實、不欺如此、安惜其學無止境也。

吳城錄二卷　兆菴遺集本

此楊甲仁語錄之第四種也。康熙三十五年秋八月、與中欽秋水諸會、錄中所論、大半皆與欽水論學之語。謂之吳城錄者、時寓大中丞慕公所、與禮聘主成都故也。此時甲仁之學已為成熟、不拘拘於或朱或陸、故嘗曰吾之學非宗王也、非宗陳也、非宗朱也、非宗陸也、非宗程也、非宗周也、吾宗尼山也。宗尼山而合乎尼山者、亦取之、名為宗尼山而實悖乎尼山者、棄之。此甲仁好言超悟、好言認識性體、其脈絡實由陽明而來。故袒護陽明之見、時流露於不自知覺之間。如論陽明為禪者曰、陽明講學、以致良知為宗、良知見於孟子、而實祖於孔子。知致良知焉得為禪。若謂致良知易入於空虛寂滅、則殊不知陽明之致良知、正教人在日用倫常事物上致、怎得墮於寂滅而為禪。若謂陽明之門、有龍溪、心齋、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心齋之學、

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谿、趙大洲，皆不諱言禪，而袁表然以禪自命者，是宜非陽明提宗揭旨之不善，有以致之與？則殊不知李陶顏羅之禪，是下流之濁也。因下流之濁，而追究于本源之源，可乎？曾子之門而有吳起，子夏再傳而有莊周，是誰致之也哉？錄中如此等言論，皆當細心參之，以窺其宗派所歸也。

## 憂患日錄一卷 晚蹇遺集本

此錄為甲仁語錄之最末一種，而為時反在早。蓋當康熙二十七年，北遊之前六年，正境遇窮窘，講學山中之時也。門弟子錄者為傅良辰、馬方昇等，故錄中與二生問答者為多。末更附前數年與其他門人論學書札多通。讀甲仁全書者，先讀此錄，以觀其遇二曲以前之造詣可也。大抵甲仁之學，得於劉蕺山者居多，其次則惟私淑楊子、中孚李子。遠交則李禮山，近則劉杜石等。惜身未顯達，著述未能風行海內，以與二曲抗衡。即門弟子亦無豐川之於二曲、恕谷之於習齋者，以弘暢師門，故講學一生而名字未顯於理學家之口。[illegible] 讀此書竟，不覺有慨於中。大抵如此著述家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體微齋日記錄存七卷（光緒辛卯年刊傳微齋遺集本）

清祝垲著。垲字爽亭，陝西安康人。道光丁未進士，咸豐二年撫河南柘城，籌、傳、捻匪猖獗，爽亭辦團練，集義勇，紀糧田御，以杜賊氛。以此知名，遂與辦歸德陳州團練，防截捻匪，功致大著。後史調守劇邑，於會匪蠢動，御禦脅從之際，皆鎮撫得宜，措置有方。蓋不特長於吏治、兵事，於用兵，一洗儒生懦弱之形。左文襄之讜也。副後屢佐大帥幕，著聲。光緒二年卒，年五十有四。是錄皆其一生日記，起於道光庚戌年，訖於咸豐甲寅。爽亭一生雖未嘗離乎政事，而日記所存，皆精研理學，殺辟近裏之言，蓋其為明體達用之學，素所蓄積者深，故見於行者，無往而不利也。大抵爽亭之學，源於二曲，因四書反身錄、學髓諸書，而上溯乎金谿、姚江之緒，復脫去門戶外大之見，於濂洛關閩諸儒先之旨亦為融會貫通，未嘗少持先入之見，以為異同。其同時以學術相互切磋者，如李文園、倭艮峰、吳竹如諸先生，皆一時理學名臣，故謂理學為廢，不堪與同者，視乎爽亭，而知所折衷矣。爽亭門弟子，最著者為馮端本，乃立是書，即其所學行而刊行者也。

體微齋語錄二卷 體微齋遺稿本

清祝塏著。夾亭有日記錄存之著錄。此語錄二卷，乃日記以後之論學語也。日記訖於咸豐四年甲寅。此錄則咸豐九年己未所錄存，蓋最後之作也。此時夾亭之學已臻成熟，故錄中名然多確論，擺脫儒先窠臼。如曰：性便帶氣質來，不可謂更有氣質之性。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即是命，不可更謂有氣數之命。又曰：四書中，複字最好。複者，生機也，無時不生也，無時不新。聖學之於日猶篤古，便是這箇不得，便是這個，則日成一件舊物矣。謂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不得。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則有盲矣，乃一氣流行，生生不已，故君子日新。此皆與蕺山、東原等暗合者也。於此等處，最可窺見時代之精神焉。至於陸王程朱之辨，夾亭此時亦皆各有獨得之見，持守確定，謂陸子之學所見不差，但工夫不免粗。於陽明致良知甚好，但於五經四書未免少觀，若能於六經都即理一過，人自無所疑。又謂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輩講學，求陸王之本體，用程朱之工夫，皆析衷深造之言。至謂孔子是說所規模，大概說，孟子是從心地源頭分析說，後儒又從末世下學事理工夫上破碎說，則更打破程朱陸王之限，而以孔孟為指歸，規模宏闊，氣象莊正，真可與清初孫夏峰比倫，不特二曲而已也。故錄中對於夏峰，欽羨之意，溢於言表。卷上嘗曰：讀夏峰語錄，其立志也大，其招識也闊，其操功也闇而實，其言悶應甘安也，親切而有味，一種老而馳佳於心口之間者，皆道理之甘腴也，境地豈偶然哉。此數語也，不啻夾亭自為寫照矣。

程山先生日錄三卷 留餘草堂叢書本

請謝文洊著。程山有初學先言，為學者入門之書。此則其隨時體認之言，自驗其所得者也。當時易堂九子，遊而於易堂一流，程山則儼然以聖賢自命。易堂傑者豪邁，賢雅者沈毅，故一則宗王，一則宗朱。雖學旨似有不同，而實皆有明殘亡之後，志在為天地留正氣，以衛學業自擔明人心於劫運中者也。故程山所識，把抵程朱，而字裏行間，仍寓慷慨激昂，且與浚俚之概。



錄中最天命一義屢為申說。如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精精停機仔思於驅殼子上起見，便疾與掃去，只留一片赤膽忠肝，奉與上帝，為之盡其所事而已。便利刀鋸鼎鑊，甘心如飴，不作一毫悔念。又曰今日既已明白此理，便是受上帝託付之命。上帝一直親前，豈其慮如仇，敢不忘身命以圖保護。又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志一定，則精神命脈全體皆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此，世間萬物，俱屬浮幻，俱非安身立命之所。又且為氣數所困，一毫瞞不得，唯有此進思自立，本分不容已之事。讀者能體會，得程山如此立言之微意，則錄中一切主張，如慎獨主敬，以思為知，較行難等言論，皆可貫通矣。

程山著述流傳極稀，近吳興劉氏刊刻此書於留餘草堂叢書中，始為大顯，亦研究清初思想者最寶貴之材料也。

程門主敬錄一卷 程山全書本

清謝文洊輯。著有程山日錄，已著錄。此則其由陽明之學，轉入程朱後，手輯諸儒論敬之語，以備省覽者也。首舉二程遺書中論敬各条以為指南，復廣輯謝上蔡、尹和靖、朱子、陸象山、張南軒、真西山、陳北溪、黃勉齋、薛敬軒、王陽明、湛甘泉、顧涇陽、胡敬齋、李宗清、十四家所論，以附總名之曰程門主敬錄者、各家之見，雖未必盡出於程門，而抉摘本源，實昉自程氏。程山早年講陽明之學，年四十余，偶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詆陽明，程山與爭辯累日，為所動，取羅整菴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發明主敬之旨，以為為學之本。嘗大命一言盡之，此書即其初入程山學中心與道從第一部著作也。所錄各儒，皆為習見，惟前末李實清芬，名徑倫，字大經，程山同鄉，亦明季諸生，以理學自負者也。



養一齋劄記九卷 養一齋全集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人。生於乾隆五十年，卒於道光十九年。屢困場屋，晚始中道光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其生平未用於世，惟以樂育人材為職志，勤於著述，所成書刊行者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養一齋詩話十卷、李杜詩話三卷、養一齋詞三卷，此劄記九卷，則其講學有得、躬行實踐之言也。其學以誠敬精一為本，於義利公私之界，嶄嶄自守。平生篤好宋五子書，嘗窺其堂奧，而無所專主，力戒門户紛爭，㕧㕧強辯之習。嘗謂從學者曰：諸生于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所長，而互參其所短，庶幾明經義而切實用。宋漢而入於破碎穿鑿，乃漢學之糟粕也。宋學而入於空虛元渺，乃宋儒之餘緒也。可以知其折衷之旨矣。

思問錄內外篇二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著。夫之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明亡遁世，隱於山陬水隅，惟以著述為事。戛戛獨造，在清初諸大儒中，以思想論，最為深邃。思問錄者，船山研探理窟之作，有難於心，而思有以發問古人者也。其中極富精湛之思，在船山著述中，最為重要。雖片段而言，有如語錄，而實可以包括其著述之全體，是在讀者引而申之，熟玩與他種相互印證耳。舉其大者，如內篇中太虛一實，用者皆體，行而後知有道，動而後能有靜，必五識未來者處現在未思，天者器，人者道，意不可恃，功在心知，性本日生，功在博見，有公理無公欲，有踰類無本惡，五行不相剋，理氣無封畛等名說，皆船山創解，在他處長言闡發，不厭其詳者，而此為精約出之者，無異船山思想之樞要焉。外篇則所涉者益廣，上至陰陽律曆禮服爾雅地理，無不有所辯證，直裒使人味心之論，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張子正蒙注九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著。船山之學，獨闢蹊徑，富於深思，而其服膺，實尊宋之張子。其自為墓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可以知其嚮往所在。正蒙注序論，尤為船山匠心之作，得其注中精義，可得其中心觀念。正中如謂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於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貞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覆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限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

窮大而失居，或畀近而自畫，亦可以希覬聖功也。船山每喜言氣化日新，生生不息，天下之理，皆俱於有。讀上所言，知皆發於横渠，而船山大暢厥旨焉耳。其子敔所作行述，謂王學往與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而知此學，良非虛語。讀者精思熟讀二書，等較對於船山之學，思過半矣。正蒙注書共十七篇，此注則每篇一卷，惟末篇乾稱篇一篇二卷，共分十八卷。謂之九卷者，每卷又分上下故也。



述朱質疑十六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著。炘字弢甫，安徽當塗人，一作寧國，道光五年舉人。生平服膺朱子，用力極勤。嘗謂濂洛王樵宏而後，蘊無有過之者。書凡十六卷。一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與書或義間；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之學友；十卷辨諸代與朱子附持異說者；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立朝大節；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政績；十五卷述朱子雜事；條分縷析，旁稽異同，發明極多，最精采者，為前五卷。據答江元適書，包揚錄語，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一年。辨答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句之出宋二十餘年句之二字當為某次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又辨從游延平，受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默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心為已發者，由延平觀氣象，求未發之言，有以啟之。往問張南軒，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文偈認心為已發之故。皆與釋陸之學，渺不相涉。至於乙丑一悟，實悟於遠書中，摘卷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凡文

集所載已發未發說、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
公第一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規養說、
答程允夫書、皆已見一時之說。[illegible]
道之切深、不克剖析精微者也。而[illegible]鋗趙偃堂
日記、識其斤斤於學問一日之先後、議論一字之出入、
耗精神於無關要旨不足深辨之事、亦云過矣。
至老十中論前代諸儒、如李穆堂之朱子晚年全
論、胡滄曉之[illegible]何旨、戴東原之孟子字義疏
證、雖醇駁不一、而皆可以作研究三書者之重



要參考、讀者分別觀之可也。致俊甫少師事欽
縣汪紱齋、又嚴事休寧胡埭擘、故學術極
有本原。紱尤善入微。其又名宦、字郎齋、官山鄰
州府訓導、生平篤守朱子之學。俊甫之致力於
此、蓋本庭訓。而此書之成、[illegible]都倫
之述朱之書作於朱子之鄉、故興起者多於
徽州一隅云。

達天錄　[illegible]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著。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康熙乙卯舉人、仿
闕夏峰之風、興起於學、中年與張仲誠[illegible]
遊許肖山、[illegible]實、靜庵諸人遊、往復案
議、所得益深。嘗與耿逸庵、冉蟫庵同講學
於嵩陽書院。康熙辛未、郡太守朱璘聘主南
陽書院、[illegible]達天錄二卷、即此時作也。卷一嵩山書
院講學語、一百九十四條。卷二南陽書院講學語
二百二十條、謂之達天者、禮山之學以達天合天



為歸、與許肖山之事天畏天者同一旨趣也。卷
一開卷即曰、學不到合天達天、皆是半途而廢。
以下各條皆發揮斯旨。至於入手功夫、有四、一
曰致集取以為把柄、二曰盡性至命、以為歸宿、
三曰總察靈府、運轉以過、以為修持、四曰時習
日新、不墮無邊、以為功程、大旨禮山之學、蓄
集當時諸大儒之所長、析衷融貫、務有以自
樹、故並無門戶之見、如曰不偏則纂廣泛[illegible]
要[illegible]自己病疵、不偏象山考亭、只要能直

自己身心。又曰、今古此人、今古此理、六經註我、竟
安知此世人多疵象山之言、何耶。此祖覆象山者
也。又論其餘姚英氣多、圭角露、涵養功夫微有不
至。若斥之為異學、則大非。此祖護陽明者也。
可見其持論之平、胸襟之廣。是書康熙壬
申、禮山門人寇邑徐永芝、前為刪校付梓。
其序文謂天者何、理是也。理者何、即吾性之所固
有者是也。天與人無二理、人之學、亦止完吾固
有之天理。人可學、即天亦可學。學程正所以學
天、可謂得禮山之薪傳者矣。得斯人而校
梓所著、故所錄無不精萃云。



姚江釋毀錄一卷 先似刊本

清彭定求著。定求字勤止、号訪濂、學者稱南畇先
生。其事蹟彰彰在人耳目、所可令人欽服者、當康
熙之間、朱學勢力涵蓋天下、而先生獨敢標異不
為苟同、積著此書、以定朱陸之爭、隱然為陽明
張幟焉。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清初排王最力者、為
陸清獻、以其品德純正、傾倒一世、故其言亦最能
動人、左右風尚。先生即就學三魚堂言論、擇其尤
要四條辯釋。第一條駁學術雜也、以明之天下
歸咎陽明之說、謂既是陽明、若有鄒文莊、歐
陽文莊及羅文恭等、皆粹然無疵者、不識何況及唐
忠節、蔡忠襄、孟雲浦、黃石齋、亦謹守宗旨、大節
凜然、而蕺山劉先生、更闡揚光燦、集厥大成。此
諸人者、何一非品望德學、卓然為有明一代之砥
柱、而一概斥之何也。第二條駁宗旨雜伸陽明之知覺為性之
謂傳習錄中、明明曰心即性、性即理、與程子性者心之
理之說相合、何以熟視無睹。第三條駁王學考序
陽明功業、謂為不正之派、謂引鄭端簡吾學錄

之評論，與王弇州史料中抉摘實錄之文，以見公道之所在人心。第二條駁答秦定叟書中論無善無惡心之體之非，謂陽明之意，心之體是理之靜，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乃不分夫未發已發而言，非論於為學工夫也。第四條駁上陽明答陸原靜書中力主詆毀先儒之非。第五條駁與范魁西書中譏刺夏峰之非。第六條駁答臧介子書中以明世風俗之壞，實始於陽明本身，非但末流之非。所述陽明一生學旨沿革甚為詳明，學者可互證也。



# 密證錄 卷

光緒間南明先生全集本 汪佶參訂

是書爲南明先生所著。謂之密證者，先生有會於靜中體認之旨，深得梁谿高忠憲之學，靜者不睹不聞之境也，故名之曰密。此汪佶之說也。以予觀之，先生之學，雖主於靜，而一生精神所注，在於析衷諸家，辨析異同，其所持論有非密為學證，不知其確當者，功夫須細，故曰密證。書凡廿一條。第一條證陽明致良知之說，實本於二程子之注重德性之知。第二條證陽明之教，由一本以統會萬殊，朱子之教，由萬殊以漸歸一本，乃互相發明。第三條證陽明平日教人，先去私意，警戒改過，所為格物。第四條證陽明一貫直截之教，無從二程子而來。第五條證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一語，注獨，其特提知字，暗與陽明所講格致工夫脗合。第六條證大學中庸之旨為一。第七條證不睹不聞不露戒謹恐懼非著相。第八條證周子無欲故靜之靜，非動靜對待之靜。第九條證主靜即主敬程

子特文主敬乃為禪學防微。第十条引羅念菴之言，以證主靜非教人識認幽閒暇逸。十一条引高存之之言，以證敬與靜原不必分為二事。十二条駁陸子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說，為離於孔孟之教。十三条以朱子、陽明、高存之等之說，解心要在腔子裏一語。十四条以感應二字括果報之說。十五条證陸子心即理即程子性即理。十六条證切問致良知與二程子誠明知至明善之說，為致良知張本。十七条引高存之[illegible]說，以證心無生死。十八条引李延平文



議，以證學在主靜之旨。十九条證朱子晚年歸本師傳，亦以主靜為教。廿条推尊李習之《復性書》中釋情獨之說。二十条證靜與敬之氣象優觀。各条皆深研有得、相互印證之言，與普通語錄心性連篇而無所發明者，蓋不可同日而語，此其所以名密證也。

弟子箴言十六卷 光緒戊戌年京都官書局重刻本

清胡達源撰。達源字清甫，益陽人，胡文忠公之父也。書成於道光十五年，版藏益陽，傳之未廣。同治九年，吳大澂得而序之，始謀重刻。清甫自序曰：達源方六歲，先祖楚江公教之讀書，於古人嘉言善行，隨時指授。稍長，侍家大人講席，篤策益嚴。弱冠遊嶽麓，受業於羅慎齋夫子，凡十年，提撕警覺，莫不精微洞透。嘗竊自念，既已傳承父師之教，獨不思推衍緒



餘，為弟子論和。於是撮舉舊聞，往復含諷，引伸之以暢其義，曲喻之以達其情，或援經以明得失之幾，或證史以立是非之鑒，彙輯類分，次為十六卷。士莫先於奮志氣（卷一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卷二勤學問）；莫切於正身心（卷三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卷四慎言語）；修其彝倫族黨之誼（卷五篤倫紀、卷六睦族黨）；謹其直諒便佞之閑（卷七親君子、卷八遠小人）；嚴其禮教範圍之防（卷九明禮教）；辨其義利公私之界（卷十辨義利）；謙讓節儉，善之修也（卷十一崇謙讓、卷十二尚節儉）；驕惰奢侈惡

之戒也。卷十三微驕情、卷十四戒奢侈。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適、故以權才識、術經濟終焉。卷十五權才識、卷十六術經濟。所言已括舉全書、如指諸掌。大抵書中所錄、奮發激勵之氣居多。不斤斤於程朱陸王心性理氣之辨、而惟以担當大事、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維持乾坤、旋轉世運為鵠。嘗曰：卓然拔俗、不假扶植而自立、超然出衆、獨標風節而特立者、方不愧於儒。又曰：有堯舜君民之心、即有堯舜君民之事、學者不可自為菲薄。須知廊廟之經濟、備於草野之講求、不可以不務焉。可以知其著書大旨。胡文忠公為清代中興名臣、經濟幹略、照耀史策、讀此書而後知其修養者由來有漸、蓄積若深而正也。



西齋語錄四卷　乾隆二十四年介邑高嵩堂刊本

清郭元鎬著。元鎬字翰武、人稱西齋先生、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與梁錫璵同舉於鄉。乾隆十五年赴京、需次銓曹、以年老辭邑令、而就廣文選、秉鐸文水、歷二載、卒於官。其子謙亨刊傳語錄、即此本也。前有乾隆二十三年梁錫璵序、乾隆十三年元鎬自序。蓋書成後三十餘年、元鎬即卒、十年而其子為刊行於世。雖官止廣文、而著述得傳、斯亦不幸中之大幸也。卷一談經、而以小學近錄、位於大學之前。卷二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三解、次於孟子之後。可以窺其宗旨所在。卷三論史、卷四為立教之法、為學之方、出處之義、為政之要、闢佛老異端、景仰聖賢六目。語語如布帛菽粟、耐人咀味。不尚務異創解、而皆躬行自得、反約窮源之言。闡修齊實處、堪與呂學闇循觀。比肩、亦乾時程朱學派中、不可多得者也。其卷三歷代要覽中、皆敬舉古人言行、而多於十四目之下。曰君道不可不學、曰存心不可不正、

曰太子不可不教、曰用人不可不慎、曰直言不可不聽、曰求賢不可不虔、曰學校不可不立、曰取士不可不真、曰農業不可不重、曰饑荒不可不賑、曰吏治不可不察、曰刑罰不可不嚴、曰邪說不可不除、曰兵勢不可不振。尤足見其注重經濟之懷、非徒談心說性、玩弄詞章已也。



近思錄解義十四卷 青島排印本

即墨張紹价著。紹价字範卿、現代山東老儒也。嘗從富陽夏震武遊、究心於濂洛關閩之學。生平著述精詳、首推此書。其自序謂朱子纂輯近思錄一書、體裁略仿學庸、與論孟之單章隻句、各為一義、不相聯貫者異。後之注是書者、乃不取則於學庸章句、而取則於論孟集註、章各為解、節各為說、無由觀其會通。朱子當日編輯之意、鬱而不明、職是故也。大抵範卿之解、注重文理脈絡、分析章段、直視近思錄一書、為一篇文字。雖分六百二十二條、而前後貫通、相互關係、連遇有疑義、加以按語以別之。前儒說解外、則引其友劉誠三者為最多。蓋範卿讀近思錄之方法、初本得之於誠三也。歷代關於近思錄之纂註、成書頗多、而要以範卿此解、為最便於初學。雖義理深奧、苟恒不能越出宋人窠臼、然不務高論、一趨平實、亦近人中不可多得者也。

存吾日課十四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唐鑑撰。道咸之間，長沙唐鏡海以程朱之學倡導海內，所著清儒學案小識，迄今風行，幾於抗衡梨洲之書。此十四卷書，即其讀書有得、自省身心之語錄也。鏡海之學，為所必當就索者也。是書為金陵兄四卷，板燬於兵。晚年僅倫九卷，其孫經武兄弟又檢其遺稿彙為一卷，因合而梓之，即此本是也。前四卷不知以何年起，而訖於道光己丑；後十卷則起於道光己丑，而訖於咸豐辛亥，蓋鏡海一生之清修在焉。題曰四砭齋者，身日課四砭齋者，鏡海志學時所命齋名也。後四卷題曰仁量山房省身日課，蓋鏡海晚年流寓湖南，自題其所居也。大抵語錄之書，皆各自道其感得所悟之言，隨筆記錄，不分倫次。在讀者觀之，不免有相互同襲，雷同前人之弊，而實皆個人用以省身內省體驗所及，確並有得於心者也。鏡海此書，意仿薛文清讀書錄，雖精粹不及，而篤實過焉，在讀者簡擇之而已。

愧人錄一卷　光緒間重刊濟古齋全集本

清吳士模著。士模，字晉望，號稼菴，武進人。生於乾隆辛未，卒於道光辛巳。生平學宗洛閩，涵養深粹，接後進者數十年，惟以獎掖後進為務。所著書最著者四詩經中義。此則其平時語錄，出於門人所記者也。言皆平易切實，尤斤斤於五倫之間。讀斯錄者，可以想見其立品之純，言行之不苟焉。至於其學旨淵源，雖尊程朱，而細察各條所言，實暗與高梁谿相合，故嘗曰靜非境界，主敬以收其放心之謂；學非記誦，窮理以消其德性之謂。以主敬釋主靜，窮理該德性，異乎普通之標榜程朱者焉，亦可以見晉望謂學之篤，後析之精，非從坑弄講章者也。

盟心錄一卷 澤古齋全集本

清吳士模著。愧人錄注重倫理修養，此則辨析心性者居多。故研究晉望之學，以此錄為最要。其學以貫通天人為極至，故曰一見非天，即非人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非畏天則不能樂天。又曰，溫涼寒暑，著體皆知，可見天之氣，無息不與人相通，而謂人之心不與天通乎。以覺察提省為入手，故曰人心即道心，非有二也。故一覺即道心已復。又曰，善端發見，如一陽之始生，貴能察之，尤貴能充之。又曰一察字是極骨金丹，以認真本體為根源。故曰，本体明而工夫不容著，本体固未認得真也。故窮理須窮到至處，不然則時作時輟，久而覺氣累焉，并其本明者而失之矣。又曰非物格知至者，有所明必有所暗，蓋持循而往，則觸處皆通，不逢其源，雖得其九，若猶必失其一也。天人相通，故重生生不息，察識端倪，故重慎獨謹念，作認本体，故重無我無欲。大都皆與梁谿脗合。錄中引古人之語極少，除引朱子一條外，引梁谿者二條，可以知其景仰所在矣。惜晉望志在闇修，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二錄皆著語不多，未能大暢厥旨，然為理學重鎮，亦清代理學史中一遺憾也。

日知録一卷　亦宛全書本

清胡承誠撰。承誠字成宇，寬仁，山西人，係明人，所居附近，兩崖對峙，一流通中，洞豁然匯。因自號曰亦宛居士，故人恒以亦宛先生稱之。生於明萬曆乙卯，明亡後，絕意仕進，然遠引，以遺民逸士終其天年，而專志於聖經賢傳，著書不輟。卒於清康熙壬申，年七十有八。所著書種數甚多，精華大半在四書名種。此及以下數種，皆語錄之類，雜於寥寥數十條，而可以見先生講學之規模焉。大抵先生學宗朱子，守之極固，對於象山陽明非所樂道，故錄中各條，無不合於朱子之旨。惟釋元亨利貞，系謂通事物，然忍不去者元也，其不可遏者亨也，如此方獲我心者利也，不有其功，無所為而為之者貞也，似非朱子所曾言，蓋雖宗朱子，而潛修默悟，皆有自得，非剿竊耳食者比也。書成於康熙壬寅，是時亦宛年尚未滿五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致知階略一卷　亦宛全書本

清胡承誠撰。亦宛之書，皆言簡意賅，雜書暢敘，而使人玩之不盡，節次分明，雖劃然可循，求之理學書中，實不可多得者也。是書所列，凡十八條，而皆學人致知所必由之階梯。一曰人物一體，二曰學法天下，三曰仁統四端，四曰貞下啟元，五曰九數學事，六曰曾傳大意，七曰博約字傳，八曰神聖建化，九曰心知物理，十曰全理脈然，十一曰理無不美，十二曰知人要義，十三曰陰陽消息，十四曰鬼神情狀，十五曰異學禍世，十六曰因往知來，十七曰今行古制，十八曰禮樂取裁。其最見精義者，第四條謂仁從智發，故貴窮理，有真知而後有真動。第七條謂博文是致知，約禮是慎獨，博文在乎前，約禮在當下。第九條謂心有知，知其理，物有理，具於知。第十七條謂聖人制作，莫非因時制宜，凡言古制，一定可行，一定不可行者，皆非的論，皆迂人之言也。

儒者十知略義　浙[illegible]全書本

清[illegible]氏著。其自識曰：儒者之知，詎能數限，第其大要，亦可以數端舉之，因約之曰十知。此十條者，名雖不同，而理實相通。知其一可知其十，知其十方知其一。其一曰知一，知天性，謂就稟受中指其不雜氣質而純與天一者曰天性。二知本心，謂不雜氣習，不染情欲，本然之心名曰本心。三知物理即性，謂物之理、心之性，原非二本。四知明處當全於心，曰知理氣分合，謂理與氣之道，氣是理之器，不容判然而分。五知知行分合，謂知者心之神明，行者心之作用，行中之明即知，知中之力即行。六知人與天地同異，謂天地生人，即以全理賦之，無少遺漏，人當盡性以法天地。七知人與禽獸同異，謂人性與禽獸之性無不同，所異者氣昏之高下，或正而通，或偏而塞。人不能擴其正且通者，而陷於私欲，則與禽獸同歸。八知初學與至聖同異，謂初學與至聖乃學級之差，中間功夫雖有[illegible]，偏全之不同，其實只是一事。九知大賢與至聖同異，謂大賢學之，至聖化之，由學而至化，較全爲天資者尤爲超越。十知孫聖[illegible]與至聖同異，謂凡在聖域者無不相同，不必較其優劣。此十知，皆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必當研討而深明者也。[illegible]析其綱領，而未詳爲闡發耳。

三訓便覽一卷　冰叟全書本

清邵成著。三訓者，寅、任、守三義也。係取廣文此三字訓庠序，冰叟因推衍其三字之義以誘門人。寅者，勸學者以實心全其本有之實而從事正學也。任者，勸學者以完心弘毅，當仁承當，知夫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地人物，一切擔荷，一切成就，皆我性分中事、職分所當然也。守者，勸學者以法天不息，行健自強也。



仰思記一卷　冰叟全書本

清邵成著。冰叟之學，老而彌篤。此記乃其七十歲時，仰思古道，續竟隨書者也。全書五十餘則，凡言身心品性、學知行、存養主敬之旨，無不諄諄言之。卷與讀易軒讀書錄相似。記中評讀書錄曰：文清公讀書錄，似多重複，實非重複也。前人得意隨筆，皆有妙理，後學者由精思，則前人精意自皆連類而出。且連類而出者，當不僅已發之精意而已也。不啻冰叟自謂也。

有身錄十卷　同治元年恩齋藏書本

清蘇源生著。源生字泉沂，號菊村，河南鄢陵人。道光丁酉拔貢，庚子科本省鄉試副榜。以母年高，遂謝絕舉業，篤志於身心性命之學。主講本邑文清書院，嘗謂程朱得孔孟真傳，為學之路實地有階級可尋。又謂程朱之言，皆程朱所已行，遵其言必當遵其行。因重刊陳北溪字義、嚴陵講義、呂新吾有心紀、薛文清讀書錄、陳確菴聖學入門書等書，頒示諸生，令其肄習。其學術如此。其身錄十卷，則其每日切己體察、克己自訟之言也。菊村學友最著者，為吳廷棟、方宗誠，故三人之學極相近，皆欲在漢學極盛之時，提倡程朱之學，以救支離破碎、拘末忘本之失。特菊村氣象較狹，重於律己，不足語於轉移風氣，為一時領袖。然觀其度和平，毫無譏罵爭辯之習，亦有不可多得者也。書刻於同治元年，校閱者方宗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思辨錄疑義□卷　寫刻本

清劉蓉著。蓉字孟容，號霞軒，湖南湘鄉人。少與羅澤南講學，以理學之學自期，已而佐曾文正戎幕，平定髮匪，官至陝西巡撫。清代中興之業，大半成自湘人，而湘人之所以能撥乾轉坤，奠定大局者，大半由於講學有素，識膽堅定，霞軒其一也。是書為霞軒未從戎幕時作，道光丙午，霞軒讀陸桴亭思辨錄，因摘錄其精萃者數十條，而附己之所疑者於每條之後。蓋桴亭雖學宗程朱，而對於陸王學者之批評，亦多持平之論，無門戶之見，不害為心性之功故也。霞軒則篤守程朱，視陸王如寇讎，故其味相反，特論以擊焉。雖近於吹毛求疵，而當時學風之嚴守朱之正，辨道之銳，可觀也。讀者善體其意可耳。首有霞軒自序，謂桴亭學術淵源，最為近正。思辨錄中所言，多造道之言，然於性命之本原，學問之旨要，不免有所出入，多可疑者，甚於精思力踐之功，或未之盡，故不免高明之過。知霞軒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指示高明之過之意，學者可以讀此書，而有以推
夫中興名臣之所以成功也歟。



下學指南一卷 同治年湖州重刊本

清周思誠著。思誠初名廷宋，字一菴，又字柳屏，烏程人。師事同邑費延宗，字養知，號少坊，都以理學為志，不事科舉，以學專以課徒自給。咸豐之初，從興者甚衆。語學者以古人著書立說，皆因時以救弊，讀古人書，如閱本草，能治人之病者皆良藥也。擇古人之言偏克治己之氣質私欲，亦猶是耳。讀書如是，方能開眼有益；否則論是非哉，若任己之意見，而取古人之言論，猶病患人專服熱藥，鮮不喪其性命者也。因取自宋以下諸儒書，擬其言之切於日用者，彙為一編，名曰下學指南。首載朱子讀書說、象山白鹿洞講義、陽明拔本塞源論，以為學者[illegible]健錄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龜山楊子、上蔡謝子、和靖尹子、延平李子、紫陽朱子、象山陸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北溪陳子、勉齋黃子、西山真子、魯齋許子、正學方子、月川曹子、敬軒薛子、康齋吳子、敬齋胡子、醫閭賀子、陽明王子、莊渠魏子、涇野呂子、東廓鄒子、南

野歐陽子、羅汝芳子、中離薛子、心齋王子、石齋徐子、天游楊子、心君呂子、敬菴許子、南皋鄒子、沂陽顧子、景逸高子、少墟馮子、啟新錢子、豫不足以載山胡子、鍾元孫子等四十三人之言論，或一条或十數条數十条不等，以為觀摩之風，俾除門戶之見，不分朱陸異同之說，擇精取約，信可為千聖之指南也。一卷又書稱漢以來其間碩儒嘉言懿行為聖學係，以杜漢宋傳易之論，惜未成而函兵禍，遂匯破為程城，不及遇害，時同治元年也。是書初刻於咸豐庚申，有門人凌鶴序；同治癸亥重刊於歸安，即此本也。



勵志雜錄一卷

清雷鋐著。鋐字貫一，又字翠庭，福建寧化人。師事蔡文勤世遠，以程朱之學為歸，於象山陽明輩之學，官至左副都御史。所著經笥堂集、讀書偶記已具見。遺道之言已著錄。四庫此雜錄十條，其平日自勵者，光緒丙申，匯輯鍾廣芷姓始為校刻，以傳於世，即此本也。錄中大旨以知行致三者為聖學之主腦，致者成始成終於貴乎知行之中，而統乎知行之全。所言君子畏天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實心辦實事，養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窮得理明，則處事無疑，養得氣足，則處事不懼，才智須從一片至誠做出，志實任事者須但得烈火一般，諸条皆鋐之事也，荼(?)者亦乾隆時代講程朱學者中最為純正平實者矣。

衛道編二卷　乾隆間帶經堂刻本

清劉紹攽編著。紹攽字繼貢，陝西三原人。雍正十二年拔貢生，任山西太原縣事，調陽曲。旋即告歸，主講蘭山書院。專以道統後學為事。其學博涉，極尊朱而不失之迂。嘗以陸王之學竊取佛家之似，陳建辨之而未得所徵，因讀周密齊東野語，知張子韶嘗參宗杲，陸子靜又參宗杲徒德光，乃窮究源委，著衛道編二卷。上卷闢異學，下卷明正道。其闢異學也，首舉范蔚宗後漢書西域論贊，及唐書李蔚傳贊，以為闡佛文字之先河。繼輯列朱子等論佛文字，及程頤自作鬼神論、神仙論二篇，以明異端之出於剽竊，此闢於佛學者也。其闢陸王者，則以李光地諸說為經，而以己作為緯。所言皆不免意氣用事，非析於精微疑似之間。惟論讀朱子書，謂尊朱者守其一說，不知兼綜眾說，非善學朱子者也。堪為研究朱子者之津梁。於此可見繼貢為學之博，特博而未察耳。其明正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洙泗之學，得周程張朱而大明，而五子之學，求其約而盡、簡而該、服之終身而無斁者，莫要於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所好何學論及朱子感興詩二十首，因各取而詳註之，以明正統之學。朱子著作最多，而特取感興詩，亦其好博自矜之表見也。

冉惇庵語錄類編 五卷 先儒冉周大梁書院重刊本

清薛術等輯編。冉覲祖字永光，號惇庵，河南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既成，特延主講嵩陽書院，生徒問業者甚眾。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偏此寂處，說竟著作。時張伯行方開請見書院，亦延主教。生平著述，趣惟在啟迪後進。所著書，五經詳說、四書詳說等，皆繁引曲喻，不厭求詳，[illegible]耳提面命焉。此數編五卷，則其晚年於西村自建蘧初書舍三楹，集新舊門人講論其中，而門人輯述等於飲餞之餘，記識成帙，分類編輯者也。惇庵生時，書未付梓。乾隆間桂林陳弘謀撫豫，始刊行之。[illegible]重刊本也。其編次之法，首卷講學，心性理數義利之說在焉。二卷答問，則與友朋論學書札也。三卷經學，講經者也。四卷論古，學凡品詣、學術源流、詩文之評論，無不廣及焉。五卷則術數神鬼禮制古蹟等考核辨故，曰雜考。大抵惇庵之學，以程朱為宗，對於象山陽明，排擊甚力，諸說詳盡周矣。然新義較少，不足自稱一家。[illegible]當孫夏峰蘇門講學，而惇庵頗不滿之，絕未受其影響。可見其抱殘守闕，故步自封矣。然今既於夏峰之門，未能得夏峰之學之精，仍自為其程朱之學，而惇庵獨於此與之謂可與移孔釋此陽明之門，而不為王學，呂仲木出甘泉之門，而不為湛學者，[illegible]傑歟。夏峰同時，而其氣量褊狹，不能相容如此，則其[illegible]學之未足語於高明，可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道光間徐繼畬校刻本

清徐潤第撰。潤第字廣軒，山西五臺人。瀛環
志略徐繼畬之父也。嘉慶辛未以內閣中書出
為湖北施南郡丞，解組後，旋里設帳，教授生徒
嘗好陸王之學，孝友易象，冥思獨索，有
創解，雖稍失之迂僻，而苦心孤詣，不可沒也。
卒後，其子繼畬開藩福建，乃於道光戊申鈔
輯廣軒一生言論，彙而刻之，即此本也。前有
陽曲劉序，全刻方伯時倣而陸王者也。故所

能乎而言，揭其大旨，謂廣軒博綜群書，
精研周易，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淵其
源於艮止，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詩書
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為二
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
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義。之二說者，最有
益於後學，可謂廣軒之知己。要而論之，其
所見者，大體皆屬明通可喜
於毫不為古人所囿，特八卦五行

興起甚衆。

相推之說，遂不免一間，是使人有迂腐譏之之
感，是在讀者之擇取
其書編次之法，卷一說易，艮皆主靜
之說。卷二卷三周說，其心學八門，與聖學部
任學門也。卷四臆說，其在光州州署為趙王
三生講學語也。卷六雜言，其在晉陽館次，
心有所得隨筆記錄者。卷七中庸私解
先生與劉蕺山語錄，謂慎獨之旨與
朱註異，而復為發揮蕺山者也。卷八莊子
通逕適釋，以八卦御任，艮皆主靜之旨釋莊子
之言，言之不足，又以圖。十七卷中，以此卷為
最可議。繼畬刪
父之苦心故卷九至卷十四，庚年讀書劄
記。卷十五卷十六雜說，庚年關於講學之說
文。論說與書札也。卷十七遺文，則一切不關
講學之應酬文字在焉，除本卷外，無一段非
關講學，無一處非主氣，合一之旨。
雖同其要而皆講理，變而不離其宗者
也。

有心微言一卷 乾隆間葛信天刻本

明葛錫璠撰。錫璠字魯生，號中悟，崑山人。萬曆辛丑進士。服官刑曹，出為鼎守，皆有能聲。年甫四十，乞身終養。里居治家，超然世外。時逆閹肆虐，守正之士，戕無倖免。錫璠獨未與禍，此有心微言六十餘則，皆其有身見治之言，如其論蒼蒼之學，講之有素也。書中對於寵君自謙、慎戒知足之道，諄諄言之，故讀者謂欲得五千言精意然。如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益其所不能，所行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知益明。又曰心最不可懶，懶則前邊雖有一番心思，要手便拴過，與茫然竟想不到者何異。須要刻刻提醒，竟刻使不放過，纔是英雄。又曰心不可一刻不用，非精思事理，則凝定以養我神。又曰戰命二字，要認得分明，稍則自然當盡，命亦不必諉之不可知，皆恐人違天知命，盡心致知之說。錫璠之偏重容忍，乃環境使然，非果有取於老子也。錫璠子八人，皆有文名。新高字請調，世

所稱亦懷堂十三信，即其所刻。於易，所著書雖不傳，而其子書芝號璃五者，清初與徐枋往來極密，世所稱卧龍山人也。字璃佣，即著亦懷堂日錄者，尤好刻書，海內號為當板，稱之。世陰，世陰正易。號信天，此書與亦懷堂日錄，即其所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永懷堂日錄二卷 乾隆間萬信天刻本

清萬霖著。霖字端調，錫瑤之子也。明季諸庚午，舉於鄉。歸草後，一應春官試，輒以運例不徙。副後即託疾，獨居小樓者近三十年。惟以讀書刻書自娛。此日錄二卷，即其自有有得，隨感筆記者也。舉凡修身處世讀書治心之道，無不本諸程明道諄諄告語。尤以尊崇朱子，倡導當世學，謂居今而言學，以尊宗朱子之為得。特秉函有尊信其言者。又謂讀朱子書，非潛心靜心，回心平心，實心定心，一心，勤心，信心，大心，真心之人，必不能入。敍當面錯過者多。至其譏評王學，謂陽明良知二字，說到無聲無臭，即是無我人眾生壽者一般。此為丈竿頭，失足無命處。皆針對當時學風而言。可以推知明末王學之所以極為普遍，非人人確信陽明，大半避難就易而已。

## 說性一卷 道光間歙收芳伯顏刊本

清高曉雲著。曉雲字逸帆，山陰人。道光元年舉人，與宋稷辰、許乃普等為同年生。以文章道義相期許。嘗讀呻吟語，論性分氣質之性為義理之性而疑之，因作說性一書，力辨性分為二之謬。先之以呻吟語記疑，謂凡屬人性皆氣質之性。理在氣質中，故形色即天性。氣質皆有理，故有物必有則。其可異可疑者，略弭。次之以說性雜記、續記一則。中明習之為人也，為力至微。至臣又次之以二程性理，謂伊川言性較明道為密，而伊川之補氣質之性，則似密而實疏。蓋不欲畧言排斥宋儒之言性，而轉名之曰記疑。且似專指呻吟語而發者。亦可見當時程朱之勢力矣。清代思想家凡其創造性者，無不高視氣質。如李渺、戴東原、習齋、東原，皆生四人之後，不知其受四人之影響也何若，而要為不隨流俗，卓然自樹者。道光□□間，曉雲曾教景山學，其自敍泰之

子、從頤、雲遊同校刻其說性書，即此本也。然奉時持節湖廣，毅然刻此小冊，且冒為不朽盛業，求之疆吏中，亦不可多得者也。



## 理學辨似一卷 （內鄭堂叢書單刻本）

清潘任撰。任字子頤，常熟人。任先儲未業，篤好實學。所輯鄭君粹言，堪從陳東塾漢儒通義，而性理遇之。此理學辨似一卷，則其表揚宋學者也。自序謂程朱固無弊，而人之心自有所蔽。程朱之學，旋明旋晦，弊由於此。故欲與程朱之學，當先祛人心之蔽。欲祛其蔽，必從似是而非處辨之。書名辨似，蓋由於此。書中[illegible]不真之蔽、不廣之蔽、不融之蔽、不斷之蔽、不精之蔽、不中之蔽。辨蔽，曰真者謂敬所以存仁，義所以行仁，仁者本心之全德，故居敬之學，必與事理情勢相須，非空言主敬也。廣者謂宋儒之說，詳前人之所略，故當廣之以四書五經為主，而以宋儒之說輔之，斷為真學宋儒者。融者謂學人天資萬殊，不可限於一隅也。大道同歸而殊途，不必諱言乎太極而依皇皇乎井田學校，古謂之學者直也。斷者謂利者義之和，所以遂功者為事之所以成，即利即義，即功即義，何必諱言。所當辨晰者，義外之功利

耳。精者，謂程朱之學，中正粹精，特未至於聖
欲前剛方之迹。學者擇善固執可也。中者謂
當將通學之所，在拘執，當廓之以宏通。宏通
惟中庸也。者能誠，誠而勿劉勸學者以劃除道學
習氣者也。大抵其言皆氣象和平，毫無門戶之
見，令讀之習。書中所言各篤，概未一能誠言行
相顧之君子也已。



怡行錄一卷 當歸草堂叢書本

清邵懿辰著。懿辰字位西，仁和人。以文學負一時
重望。咸豐宦刑部郎中，酉殉杭州死焉。所著書多
散失。今所通行之禮經通論，祇半部。半巖廬
遺文，亦僅數十篇。此怡行錄者，乃懿辰道光癸
卯甲辰間官樞院時讀書日記。杭州難後，丁
丙得手稿，屬高均儒節錄以刊，其書始
得傳於世。由均儒從原書錄存其餘條，其間
說大學者居多。懿辰平生言論，多似戴祖啟方東
樹諸人。分攻漢學，喜作高論。讀此錄而後知其浸
潤於宋儒者極深，功夫細密，殊與考據家等。非
東樹諸人比也。錄中精論，如謂氣質與人欲一貫，
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欲亦有美惡，蔽則
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如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能節之，亦無非天
理。所謂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人欲淨盡云者，主心而
言，非主體而言也。又謂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
之至且通者。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皆深造

自清之言派，往往宗程朱之訓，專與陸王立異也。錄中所輯引者，李安溪、吳竹如、
漢學家康熙朝，程朱學派中最富特識者，
竹如則猶與同時講學相互切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性理淺說　卷　種樹軒遺集本

清郭長清著。長清字懌琴，別字庸夫，臨榆人。道光癸卯舉人，癸丑大挑二等，以教職候銓。家居課徒。復以粵匪之亂，海內騷然，各省土寇乘機蜂起，馬賊飄忽，竄伺臨榆。長清倡辦團防，捍衛鄉里。臨榆當山海之衝，人得以安堵，與有力焉。以其名聞當道，而不知其為潛心宋五子書者也。長清辦團後，曾供職刑部，此即先假歸里，以居偶與同治乙丑之春，構種樹軒西室，仿儲子讀書其中，每遇剛說，為講性理，講畢書其大旨，以備遺忘。積久成帙，即此書也。名曰淺說，而於太極圖說、通書、正蒙之旨，推闡極精。如謂聖賢心性功夫，明體務須達用，方有實際，不然使人空寂一途。廣延先輩府中一語，千古傳心之要，蓋亡就用而言。亦清之學不落空談，宜其有經濟之具。况諸錄今無用之識也。是書原刻入津門康仁堂叢書，光緒丙午，其子之楨重加校刊，此亦錄事之也云。

為學次第一卷　康熙年敦臨堂刊本

清張沐著。沐字仲誠，號起菴，河南上蔡人。生於明泰昌元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一年。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元年任內黃令，以事去官。揵戶讀書，以敦臨名其晨讀之室，終日危坐，讀書以求聖賢之真。乃曰為學次第一書，即此時所輯也。仲誠任內黃時，與孫夏峰講學切磋，往來既密，故此時見道已較精密。次第者：立志第一，存養第二，窮理第三，力行第四，盡性第五，至命第六。前三者皆明之之事，後三者皆行之之事。以存養先窮理，以致知先格物，皆仲誠由王歸朱之漸，故書中引朱子語極多。每則各輯二程朱王言論以為綱，首尾附己意，以見分數之等。校從何序者則鄢城門人王中道也。

道一錄五卷　康熙年敦臨堂刊本

清張沐著。此仲誠任內黃時所作，謂之道一錄者，錄朱子晚年定論，與陽明傳習錄，以證大子之道合一致也。錄二王序文外，間附學說，以申己見。其間於多見道獨得之言。如論心，道心謂從之人，故謂之人心，欲有慳隱，有善惡，有靜藏，有是非，去有道理，故又謂之道心。心是性善萌芽露頭處，最立不住，故曰危；道理之幾最為微妙，故曰微。又如論知行合一，謂陽明之教，以行字當頭，學問思辨之知，知亦是行，篤行之行更無論矣。皆精湛深刻，在清代理學中，當特筆以書者也。此書為康熙五年所作，正夏峰應仲誠之邀，赴內黃講學之時。仲誠原字沖函，夏峰為改今字。書前有夏峰序文，蓋仲誠之學，受夏峰之感化者居多，亦研究仲誠之學者所當知也。

學道六書六卷 南陽堂刊本

清張沐撰。此書亦仲誠任內黃時所作。於署左構繁陽院，簿書之暇，與諸生講明正學者也。六書者，人心第一，即道一錄，發語中，所解心道心之義，而詳為闡明。本體第二，謂天與人無二，性與用無二，精與粗無二，博與約無二，知與行無二，體道與工功無二，德性與問學無二，形色與天性無二，下學與上達無二，所謂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性善第三，謂性善乃以工夫而言，性



之中祇具一點生機，活潑潑地，生芽滋長，而不容已。離卻工夫，無所謂善，即無所謂性。順逆第四，謂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如推下坡車，車自順行，力自逆用。存養第五，謂學者用功，祇令此明明亮亮之心，常時常在相隨，則此心湛然虛明，如鏡空衡平，妍醜立見，輕重不爽。廣論第六，則汎論居多，無類可歸之附錄也。仲誠內黃居，不特政績卓著，稱為一代循吏，即思想規模，亦於此時大備。內黃去官，從游諸士，眷戀



於臨歧，特梓其講語，彙為六書，以為昕夕提撕之助。夏峯以八十四之高齡，爰製序文，備極推崇。夏峯高弟如范陽耿極、河內鍾國士亦皆各作書跋以示景仰。如仲誠所發明，在當時已聳動儒林，無怪麻所齋中冊、庭大半為仲誠而來也。

五子見心錄三卷 咸豐間朱嶢甫先生輯刊本 遺書

清朱文炑輯著。文炑字慎甫，瀏陽人。生於乾隆戊申，卒於道光三年。家貧，無以自給，嘗賣卜於市，以奉母。年十六補學子業，而篤志性命之學，敝衣一生，窮而彌堅，蓋貞隱之士。閉戶潛修，與世相忘不悔者也。以其窮而在下，當世知者極鮮。咸豐間，長沙丁取忠者，慎甫友人蕭寅顯、仲虎之弟子也，乃藉郭筠仙、龍翰臣之力，展轉求得慎甫遺稿，所付託之郭大章所，而刊行之。嫉猜稍有請慎甫書者。其學以宋五子為宗。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意以為理學諸說，自夫子既逝而後，顏曾思孟衍之於前，有宋周程朱張五子者述之於後，其他歷代名儒千言萬語，皆不能出其範圍。研窮性理者，當惟以五子為歸宿耳。此錄乃其研究有得之作也。輯錄五子言論，而以己意，櫽論於各條之後，意有不足，或加旁批，或增注語，皆為指點學者，可見五子言論之精義所在。卷中論說所錄，皆關於大



道本原、理氣、心性、太極、陰陽諸項。其他修身涉世、名物度數之類，概從刪削。慎甫又存中為篇、仲敦作六有齋記曰：「指是理之本体而言，謂之曰太極；以其為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謂之曰道；以其有條而不紊，謂之曰理；以其為人之所同得，謂之曰德；以其具於人心而無不全，謂之曰性；以其無偏無倚、無過不及，謂之曰中；以其真實無妄，謂之曰誠；以其純粹以精，謂之曰至善；以其渾然一理之中而剖析言之，謂之曰仁義禮智信。其實皆一形而上之理，而初未嘗有形下之氣雜乎其中也。然而是理也，備其道，雖若一無形器之可窺，而必有其實，則一切形器皆待是以生，而不能離一切形器所得而擬者。是故吾儒之道，必以是為主。一切學問之旨，亦必以是為歸宿焉。」讀此段文字，可以知慎甫輯錄此書之旨矣。至其所附己見，或有失之過偏，而要皆其鑽研深索之餘，無一字非從思辨得來，可謂非憂憂獨造之士也。

從學劄記一卷 朱慎甫先生遺書本

清朱文林著。[illegible]錄，慎甫所輯。此則其讀書筆記也。一卷之中，各以年紀。丁卯己巳庚午辛未四年。慎甫卒於道光乙亥，年五十二歲。此記蓋其三十以前所作，亦未成熟時也。讀者可以考見其思想歷程焉。



隋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編一卷，裁十數頁，校語多在高祖煬帝二紀與禮儀天文地理三志。餘則寥寥無幾，且有空泛不經意之處。如劉炫傳性本愚蒙，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校云此文多仿康成誡子書，其云為父兄所饒，即本康成云為父母群弟所容也。得此以證范書本無不字，最塙。案慈銘既於後漢書鄭玄傳下引此文作證，又記於此，則為繁贅。蓋翻閱所及，信筆直書，非經意之作也。然煬帝紀項城公杜楊州諸條考證頗為詳確。高祖紀周誅作亂一句，謂因隋時國史原文失於刊正，尤為洞見。慈銘若能自加刪飾，當少瑕疵。茲為著其浮泛而[illegible]取[illegible]，仍為著錄焉。

## 秦婦吟一卷 燉煌卷子本

秦婦吟一卷，蜀韋莊撰。莊字端己，長安杜陵人。少孤，家貧力學。景福三年，舉進士，為校書郎。李珣拜兩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因納交於西川節度使王建。西蜀建國，因得參預密勿，官至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按北夢瑣言稱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誡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則此詩不載浣花集中，乃遵莊之戒。今久無本，然當時流傳則甚盛。敦煌所出，已有八本。三本藏大英博物院，四本藏巴黎圖書館，一本藏順德李氏（今歸日人中村不折）。茲合八本校寫，定著為千三百八十六字，重為著錄。仍與浣花集別行。其首句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為中和三年所作。其末云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又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則此詩乃投獻江南某帥者。考浣花集莊曾客金陵，有以詩諷浙帥改酒法之事。是時周寶正以鎮海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謂周寶，而此詩當即莊初至江南上寶之作矣。又卷首署右補闕者，乃莊在唐所終之官。十國春秋載莊登進士第，為判官，晉[illegible]左補闕，則左應是右字之誤。而獨以此官為署，則為傳自江南原本可知也。（唐才子傳引天街踏盡公卿骨句與敦煌本北夢瑣言所引不合，未審是否依據改定本。）才子傳稱莊早遭寇亂，間關頓躓，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懷，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心。今此詩於寇盜之殘暴，生民之水火，刻繪躍於紙上，令讀者驚心駭目，如臨其境。唯杜甫集中能有彷彿之作。其所以終不絕傳，蓋以此也。

算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算經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敦煌卷子本，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前有自序，盛讚算之重要，而謂不解算者，如天無日月，地無泉源，人無眼口，其言意在諷勸。序後繼以經文，首九九數，次大數，次小數，次乘積，又次為算題，今存算題僅均田法第一以後闕失，其詳不得知矣。此蓋為唐人通俗算書，為初學者入門所必讀。然按其內容，多本於孫子算經，且有可以校正今本孫子算經者甚多。隋書律曆志引孫子算經云，十圭為秒，十秒為撮，十撮為勺，與今本孫子算經異文，而與此書正同。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引孫子算經，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亦不見今本孫子算經，而是有孫子數，錢滿載，天不容，地不載，故名曰載之語，則孫詒讓札迻以今本孫子算經為傳錄者失之是也。蓋著者所本孫子算經，猶為近古，故能與隋志與御覽所引相合。至大數之目，萬以上為億兆京該杼讓溝澗政載極，今本孫子算經，則作億兆京陔杼壤溝澗正載，文字間有不合，疑唐人習慣本如此，今本異文，亦後人所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古類書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古類書殘卷首尾斷缺無書題及作者姓氏存整行七十斷行二十有八以偶句為文然後雜引羣書案為注解其體例蓋從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張楚金翰苑而來與吳淑事類賦最為相近蓋為事類賦所自昉今存者為孝行事君交友三子目孝行類開端殘缺次二節開端有事君能禮朋友善交等字樣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當是子目注語所徵引多出短書亦多不標出處即有明稱史記亦非馬遷之書而為泛指諸史蓋為通俗之類書非大雅所作然蘇秦錐股事引雜畧不見前書稱引羊角哀并根事較六朝人所記為詳因故事已較前拓大並為後世小說所祖不但可增廣見聞益人談助亦為考古者所取資也



## 南陽張延綬別傳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河西張球撰球字景球又字行球敦煌人蓋與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為同宗官至節度使判官考大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敦煌本敦煌錄殘卷稱郡城西北一里有寺中一小堡上設廊殿先有沙倅張球已邁從心寓止於止雖非博學亦甚苦心蓋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集後進以闡大猷天不慭遺民受其賜則球固為西州儒者晚年隱居教授似在曹氏守歸義軍時矣此傳稱延綬字揩紳即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户侯南陽張某字祿伯之第三子光啟三年寵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按敦煌殘卷中別有球撰張淮深墓誌銘稱淮深字祿伯又稱淮深有六子長延暉次延禮次延壽延壽次於第三當即延綬無疑則誌文並與傳合又傳中盛稱延綬之文韜武畧蓋淮深諸子中以延綬為最賢能因能特以蔭授官傳又讚稱僕射之政遠藩歸仁塞下清晏蓋河西十一州自張議潮遂蕃歸唐至於淮深三十餘載而達於治安豐樂之域至大順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年、淮深卒、遂有索氏李氏之篡奪、張氏之傳、不久亦絕、此正其全盛時期、張氏之統治河西、史書失載、今始於敦煌叢殘中、得其一二、尤賴此傳、得窺其全盛時政教之一班、彌足珍矣、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宋有于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一行、蓋依前人舊帙傳寫、亦所以造功德、非奉達所撰、書中所載持誦金剛經靈驗事、自梁招提寺僧琰師至竇氏、共十八事、考之他書、趙文昌事見法苑珠林卷七十九、太平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遂州人事見珠林卷十八、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此不出人名、而珠林作遂州人趙文信、畦彥通事見廣記卷百零二引報應記、廣記畦作陸、按晉書載記後燕慕容寶時有中書令畦邃、則廣記似誤、寶室寺僧法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荀居士事見珠林卷十八唐記卷百零二並引三寶感通記、王陁事見廣記畧百零三、崔善冲唐晏二事見廣記卷百十二並引報應記、竇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又廣記卷百零五引廣異記、有魏恂、而是書有魏昫、事雖相同、詞頗有異、疑原屬一事、字有差訛、所以繁畧不同者、因廣記為宋人所作、非若感通冥報報應等記、並撰自唐初也、然則據以以上所引九事、文辭頗與初唐撰述相

同、蓋撰於初唐、或中唐之世、與唐臨時代相前後、從可知也。故與冥報報應二記、所同尤多。卷末附有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等、疑為後人竄入。然此稱開元皇帝、而不稱玄宗、則當作於開元之世。或即當時好事者因玄宗既作讚、而遂輯此靈驗功德記也。考唐段成式有金剛經鳩異一卷、載入酉陽雜俎續編中、蓋即昉於是書。自茲以降、法華觀等經均有斯作、而道家之文昌陰隲等文、亦有嗣響、溯其淵源、均當以是書為濫觴。書中所載、如周武死入地獄、庾信來



世轉龜、雖是釋家之私言、然亦足資談助、蓋與感通冥報諸記、均為釋典之旁枝、說部之別派、茲仍依前例附著於小說家。

## 捉季布傳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原題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羣臣拔馬收軍詞文、結尾又稱其說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蓋對演義漢書本傳而言、則稱傳文、對詞人演唱而言、則稱詞文。實則其體製來自變文、惟有唱無白、斯為異耳。此卷首尾完具、以七字為句、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七十四文。且巴黎更有殘卷四、倫敦有殘卷一、據以互校、有足以相補正者頗多、因定著為一卷。按漢高祖捉季布事、俱載史記漢書



季布本傳中、與此俗文稍異。此稱高祖既定天下、購求季布千金、布乃晴投故人濮陽周氏、高祖命朱解為專使、賚敕文往濮陽捉之。周氏用布計、賣之朱解、解返洛陽月餘、始知所買乃季布也、大懼、將擊送之朝、復用布計、請夏侯嬰蕭何來飲、季布因得來聞說之、嬰為奏於高祖、乃釋其罪、拜為齊州太守。考史漢游俠列傳中並有朱家傳、而不言朱家名字、注解中亦並未及。此傳文以朱家為名解、其說不見載籍、疑詞人誤取游俠傳中之郭解以名朱家也。又濮陽周

氏、史漢亦不著其名字、此傳文則一稱周院長、謚郎謚、或氏字之聲誤、院長二字不似名號、不知不何所取義、然今通行本之劍嘯閣西漢演義傳卷七、稱布藏於咸陽周長家、咸陽當是濮陽之誤、而周長與此傳文中之周院長、似不無蛛絲馬跡之前後線索、又布所歷官職、傳文稱其在項羽時、曾官御史、高祖赦其罪、又拜為齊州太守、一卷作太君疑因漢書本傳、有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欲以為御史大夫之語而附會之、又篇中情節、如寫季布夜



深潛至周氏堂階下、周氏夫妻疑是鬼神一事、季布不知新使重到、疑周氏懼罪輕棄一事、朱解深悔誤買季布、擬繫送於朝一事、高祖既釋季布罪召其來朝、恐憶前疑、哭令武士擒捉、欲置之鼎鑊一事、雖並不見於史漢、然無損於俗文、揆以詞人製詞、在此種處擬與揣想中、方能見其藻繪之通俗、與其所以令觀客入聽之故、蓋其所以為小說者、正在此也、

唐月令殘卷一卷 倫敦藏敦煌卷子本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殘卷、李林甫等注、林甫字宏憲、趙州人、御史大夫栖筠之子、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懿、事蹟具兩唐書本傳、按開成石經載林甫等進書表云、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革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



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自李林甫等八人奉詔作注、遂廢鄭氏舊注、易以刪定新文、而更升其篇第、冠於禮記卷首、自開元以來至於宋之景祐、朝廷宣讀四孟時令、皆以是書為準則、按通考卷百八十一引宋三朝國史藝文志云、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廢後學者傳之、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請如至奏、餘皆請如舊、以使宣讀時令、大中

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復以改作為難、遂罷。按孫奭請改作事、詳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又按李燾長編卷百十六云、景祐二年二月乙已、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六、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晁氏讀書志著錄唐月令一卷、亦稱景祐初改從舊文、則晁氏所據者、已是別行之本、此後是書遂不見諸家著錄、蓋其亡也勃焉、然李至等通經大臣、三請而後改廢、則是書影響於唐宋之世者、至要且巨、今



於千年以後、復獲李注原文、俾窺當時制作之意義、其重要固不待言、此卷今藏英倫博物院、猶為李唐舊物、林甫等進表、僅存後半、茲據開成石經補之。

新集備急灸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前有小序云、四大成身、一脈不調、百病皆起、或居偏遠、州縣路遙、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災疾、藥餌難求、性命之憂、如何所治、今略集諸家灸法、用濟不虞、原作愚、以意改。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雜忌、神驗無比、書題下又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行、則為據印本傳鈔者、考隋唐志著錄鍼灸之書、不下十種、今並亡佚、所存者惟宋人銅人鍼灸經七卷、明堂灸經八卷、此書作於唐末五代之世、較二書為近古、



惜僅存腧穴正面一圖、並說明、圖上天門、猶題明堂二字、明堂之義、當即指此、今醫家猶有此稱、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蘭臺之室、及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證以此書、可知所詮非是、四庫提要採之、斯為誤矣、王燾外台祕要、力言誤鍼之害、此書言灸不言鍼、蓋即師燾意、然據此又適足為作於唐人之一證也。

陰陽書卷第十三　敦煌卷子本

右殘卷共二百四十行，猶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目，曰冬擇日第十一，曰立成法第十二，曰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冬擇日為自十月至十二月殯葬吉日，其十月以前，猶存二十餘行，乃在九月份內者，則第八九十等目，當為春夏秋擇日，此則由推想而可知者。按新唐書呂才傳，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然則刊定之後，新舊仍並行不廢，故日本見在書目著錄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並呂才撰，當即唐書所稱刊定之本，彼時傳往日本者，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方書亦作五十卷，而藝文志作五十三卷者，蓋依傳文改正，其流行之本，實作各五十卷也。書經刊定，故冠以大唐二字，其撰定本則稱新撰以別之，證以群書所載，理或然也。森立之經籍訪古誌著錄大唐陰陽書零本第三十二三十三兩卷，當即刊定本，而此殘卷，不避唐諱，書法古拙，猶存隸意，則當為六朝舊帙，考新唐書藝文志於才書外，又別出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志作王璨撰），王璨不知何人，而新志遠列於呂才書之前，殆為唐以前人，此殘卷僅存卷第十三，不知共為卷若干，莫由與璨書比較，然為唐以前書，而為呂才所依據，則可斷言。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陰陽書兩事，李賢注後漢書，孔穎達疏左氏傳，亦並有徵引，周禮春官保章氏注引鄭司農說，黃為豐，賈疏謂蓋據陰陽書得知，然則賈孔諸大師說經，猶不廢陰陽書，則其見重於時可知，而賈孔李賢所據，當是呂才未刊定以前之舊本，與是編時代為近，今則不但舊編盡佚，即日本所存才書兩卷，亦為曆家抄撮，已非本來面目，故卷述其原委，為著於錄，以存唐以前人陰陽書之真面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塘林館駢體文鈔二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札記，已著錄。按慈銘所為駢文，光緒十三年王先謙輯刻十家四六文鈔，錄入三十首，為慈銘所手訂。光緒二十二年慈銘既卒，曾之撰彙刻所為駢文，為越縵堂駢體文鈔四卷，已分別著錄。此為何澂在福州所刻，越縵堂日記第四十六冊稱中有已刪去及未改定之作，且多誤字（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是慈銘意有所不滿，然表母百歲壽序一篇，王曾二刻均刪去，而編有慈銘識語，未嘗不欲破格存之也。因著入存目，以與王曾二刻互觀焉。何澂字竟山，浙江山陰諸生。



漢書集解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晉蔡謨撰。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弱冠察孝廉，東海王越召為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歷義興太守、還侍中，官止侍中司徒。事蹟具晉書本傳。是書存者二卷，一為刑法志，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一為匡衡張禹孔光列傳，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世字作廿，民字治字缺筆，則當寫於唐高宗之世。所載諸家注語不及李奇以後，與小顏注所徵引亦繁簡不同。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漢書一百一十五卷，班固傳，應劭集解；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錢大昕曰：漢書序例云，臣瓚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則應劭下當有等字，傳寫失之也。又按顏師古漢書序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臣瓚又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又晉書蔡謨傳：謨總集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依此則知隋志所載百十五卷注

本乃蔡謨所集非出應劭一人則應劭下應有等字其義方明因雖集自蔡謨而古人著錄之例多如是也此殘卷雖無主名因其全出史文則原帙固在百卷以上故知非臣瓚注乃蔡謨書也持與顏注相校有溢出於顏注以外者刑法志奇請他比注引如淳曰奇擅奇耦諸不在律文所宜輕重決罪曰奇請比比故欲後人依以決事又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注云惟刑之救逸也古文曰恤恤憂也謂當憂刑又上罪梏拳而桎注云音草臺其手也匡衡傳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注引晉灼曰舉郡而言耳自封縣也又賜以為舉計令郡



實之注引如淳曰若今枝隸第張禹傳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注引文穎曰肥牛地名也孔光傳徙名數於長安注引服虔曰徙籍也案名人名數口數以上諸條並不見於顏注亦有較顏注為簡者刑法志則延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下卷子本不引蘇林注是也然則錢大昕謂顏注漢書依蔡本而稍以他書附益之者殆未必然也何也小顏若依蔡本不應刊落舊說自撰新注且史傳正文又頗多異字若斯差別未必盡出於傳鈔刑法志百姓貲耗顏本貲作貧於是招延張湯趙禹之屬顏本延作進大辟四百九十條顏本九下衍十

字議者咸怨傷之顏本怨作冤廷史路溫舒上疏言曰顏本言下無曰字斯豈中刑之意哉顏本中刑作刑中惟在便安萬民而已顏本民作姓唐諱民之字為人此改為姓殊為罕覯疑顏本固作姓也又匡衡傳因賜上尊酒養牛注律一斗稻米得一斗酒為上尊酒云云不見今本而顏注云解在薛廣德傳按薛傳無之實在平當傳師古蓋誤記是兩本固不同此尤足為小顏不依蔡本之一證也清楊守敬有漢書古注輯存其書不傳晦明軒載其自序云翻檢史記注水經注文選注凡顏氏敘例的載二十三家各還其人蓋有唐初葉



師古注未大行蔡謨集解猶頗傳於世索隱正義所徵酈元李善所引猶據蔡謨舊本蓋古注以蔡謨本為最備故所見古注能溢出於顏籀以外也

文選殘卷七卷 敦煌卷子本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統自序云遠自周室訖於聖代都為三十卷梁書本傳及隋書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亦並著作三十卷唐李善作注始析為六十卷五臣本因之自六臣之注行而世人莫由覩昭明原帙之異今之言選學者僅能分別善注與五臣之異同或進而以窺李善原注若據昭明原編以揚搉善本之異同在此古籍放失之餘無人敢作此夢想唐李匡乂獲見李善舊本僅能據校五臣竄改之迹況今人乎乃者石室洞開古籍大出昭明原書竟得殘卷七甲卷為謝



靈運鮑明遠兩家樂府乙卷為王文憲文集序丙卷為劇秦美新及典引丁卷為恩倖傳論說光武紀贊戊卷為命運論己卷為演連珠庚卷為褚淵碑文丁卷庚卷猶存原書後題為卷二十五及卷二十九餘者照李善注本可知甲卷在昭明原書為卷第十四乙卷為卷第二十三丙卷為卷第二十四戊卷為卷第二十七己卷為卷第二十八按演連珠第二首是以物稱權而衡殆今本稱作勝李善注曰勝或為稱則此卷子本正與善所見或本合又自第四十三以後次序亦與今本不同卷子本第四十四首為今本第五十四四十五為

四十四四十六兩本同四十七為四十五四十八為四十七四十九為四十八五十為四十九蓋此篇善用劉孝標舊注即以孝標注本易昭明原第故有斯異其所稱或本所以與此卷子本同者或正因即為昭明原書故也此書自昭明撰定後即風行海內流行益廣差譌益多有唐初年李善已不能得善本矣茲以此卷子本證之會吟行津呈窈窕容善本津作肆注引周禮并鄭注訓肆為陳列物處陳列物處焉有窈窕之可言運命論絜己養高善本絜作封注引韋昭國語注曰封厚也又引高柔上疏曰偃息養高偃息方能養高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厚於己則不得謂為養高矣此并因誤本而誤釋之其他異同甚夥要皆以卷子本為優此七卷均不避唐諱當為六朝寫本距昭明為最近又甲丁己三卷書法頗佳點識甚精驗異筆跡蓋富同為一書其點識在句下者為句讀在字之中央者為四聲今人點識四聲為如圈於字之四角而此則點在字之中央而於所標之聲稍稍偏左非細辨不能明古人句讀與四聲之學此為僅留於今者

文選注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唐李善注

唐李善撰按是書乾隆修四庫全書已據毛晉刻本著錄提要云善注單行之本世罕傳此本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此外世所傳善注單本有尤本袁本茶陵本亦並從六臣本摘出清胡克家覆刻尤本作為考異十卷言之最詳蓋李善單本自北宋已佚矣此殘卷二其一為張平子西京賦其二



為東方曼倩答客難及揚子雲解嘲為中唐寫本距李善為最近的是善注原編故特為著錄焉以見其真面目焉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卷 敦煌卷子本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均無書題及著者姓名唯子目尚可考見一二甲卷存二百零二行子目有謙卑推讓家誡三部乙卷存六十二行子目有人物達節兩部丙卷存四十五行子目有貞烈部丁卷存十五行無子目所載盡屬忠孝之事與丙卷間端相銜接似當為忠孝部戊卷存殘行三十整行百九十有二子目有賢行言行親賢任賢簡賢薦賢六部共得五百餘行十有三部觀其賢行與言行異部簡賢與薦賢分居則全書必甚繁重分類亦甚瑣細至其體例概與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相同然編製無法引書則四部雜糅先次則時代莫辨且多不注出處蓋非精嚴之作茲考以他書家誡部多同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三人物部幾全襲自世說新語賞譽篇貞烈部亦太半採自賢媛篇其他部中所引郭象張湛之語曹羲王文舒之訓蓋亦並襲自世說在此十三部中引書似止於蕭梁而宋志猶著錄修文殿御覽然修文殿御覽出於衆名臣之手必不若是龐雜故疑是書為纂於類聚以後太平御覽以前至其書名則莫由考知矣書中不但多存佚籍且以校世說與類聚所引文字既多不同簡略輒復大異

不但為輯佚者所取資尤為校勘者之珍筏且唐宋類書散失者衆故亟為著錄以存叢殘於既佚焉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第二 唐韋澳撰 敦煌卷子本

唐韋澳撰澳字子裴京兆萬年人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兵部吏部侍郎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考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是書作九卷注云一作處分語此後不見著錄蓋已久佚此卷子本僅存卷第二開首又復斷缺存考為河東道州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



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先述沿革次事跡次郡望地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次處分語處分語蓋述朝廷諭旨最為書中要點故雖是書中節目或亦取以命編然天下之大處分語非各州府所能均有此殘卷中唯蔚州潞州有之按唐人地理書今存無幾且復殘缺是書意在實用卷帙非繁然以校元和郡縣志足資考證者頗多記風俗昉自班固記貢賦始於夏書澳改貢賦為物產輯史書為事跡撰總志之書取方志之法與家為稍異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初唐郡國之書十道之志多以十卷為帙此書原作九卷考非有殘缺

蓋天寶後一道陷蕃故也。





## 古文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古文尚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五，共十七篇有半。甲卷為夏書四篇，(禹貢至胤征，著錄在二五三三號)乙丙卷為商書七篇，(盤庚上至微子，著錄在三六七零與二五一六號)丁戊卷為周書六篇，(洛誥至蔡仲之命，著錄在二七四八號，又秦誓在二九八零號)又顧命殘片九行半，皆天寶三年衛包未改字以前之原物也。按經今古文之爭，以尚書為最烈。漢有孔壁之古文，晉有梅賾之偽，帙唐天寶三載衛包奉詔改以今字，五代兩宋以來，隸古之傳既失，郭薛之偽斯出，清代乾嘉以降，文字之學趕越前古，無疑者非之，信者是之，蓋由莫覩隸古之真，僅據郭薛所傳，以偽證偽，宜乎治絲而愈紛之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云：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段氏之言，最為有識。今以敦煌本照之，陸

德明之言為有實證郭忠恕之僞因以大明蓋由尚書一經獨傳隸古延及六朝隸法不變楷字大行徐李大師宋齊舊本稍稍以今文改隸古其有合於說文不背六書輒不擅改而穿鑿之徒反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以自炫為合於古本此開後世郭薛造僞之端唐初去古益遠人不識隸字必待注以今文始克能讀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正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不百餘年而古文之傳遂絶乃有郭忠恕之徒專着古文奇字依傍字部更作尚書釋文自徐楚金以後見者疑信參半今既獲隸古之真不害陸德明所稱宋齊



舊本以校汗簡所引古文尚書違者十八九以校薛氏書古文訓違者亦十八九而以汗簡校書古文訓則合者十八九然則郭忠恕未見真古文尚書而薛書為出於郭本其事既明其僞自見以證清人所說孰是孰非有如借鑑故雖係殘編墜簡其重要有不能言喻者今日本所藏古文尚書舊寫本亦同時大出且可配為全書然此敦煌寫本其時代有更在日本以上者故並為著錄學者得互觀焉

## 唐代今字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今字尚書殘卷三甲卷為堯典乙卷為禹貢並殘缺不成完篇丙卷為周書起多方訖立政後題甲乙丙卷為唐高宗以前寫本乙卷基字缺筆為玄宗時寫本卷內古字不但無幾直等於無但並為天寶三載衛包未改今文以前之古卷也然則天寶以前固有今文也阮元尚書校勘記序已言之矣阮氏之言曰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絶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今字尚



書十四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寧始寧自為集註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溯自壁書既發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因隸書既行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初唐歐虞既出楷法大行玄宗改古文從今文蓋隸書既死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阮氏謂今文始自范寧亦不必專有所指名蓋自六朝至唐由隸變楷在書法進化上為自然之趨勢特以此經獨有古文之名學者狃於師承遞相傳寫故字體之變化為獨緩然衛包以前必非昔時經本之舊矣此三卷可為天寶以前民間私改古

文為今文之代表卷中文字既不盡合於古文亦有未符於今字然實上承古文之緒下啟今字之端其意義在經學史上為別開生面之記載亦足晞矣





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按敦煌遺書內有天復八年奉達寫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末署布衣弟子翟奉達又有所撰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則署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中隔五十二年蓋寫經時尚年幼至是已在古稀當已近其所終職銜矣此曆首敘文僅存兩句次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蓋因十二月內均可適用此總列卷端以便用者自注於當日下方也次日曆復欄自七月四日及八月四日以後缺按羅振玉印敦煌石室碎金有殘曆一卷存七月二十三日及八月二十三日以後亦復欄鈔寫末有丙戌年寫記一行丙戌正為同光四年考此曆載七月大建八月小建九月十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正與羅卷相同又推此曆七月四日為丁巳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子八月四日為丁亥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午驗以羅卷又相符合則雖非同卷然為同曆書適可為沿津之合中間雖殘缺十有九日其干支尚不難補苴按我國所存曆書舊以宋理宗寶祐四年會天曆為最古四庫未收阮元始據以進呈此曆前於寶祐會天曆者又可

二百七十年在現存有年號可指之古曆書中當以此為最矣此年凡三百八十四日蓋因閏正月故太平廣記卷百六十三引北夢瑣言云偽蜀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曆用宣明法閏在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乃於界上取唐國曆日改閏十二月按秀林曆法正與奉達此曆同置閏在丙戌年正月與唐不同然沙州與西川皆自行造曆而閏月適相同則其法似亦有同者惜蜀曆放失今無由考證矣



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奉達有同光四年具注曆已著錄前有叙首二句與同光四年者相同蓋沙州曆書並用此序觀安彥存雍熙三年具注曆序文尚大致同此可知然此與同光四年曆最近且用出於一人之手則正可用此以補同光曆本之缺又紫白方位圖以後有今年那頡日受歲與蜜日不弔死問之文蓋並出七曜凶吉之說那頡日受歲其意何在今不可攷疑其義或與五月五日直說相類似七曜所忌事每日不同此僅取蜜日而蜜日所忌又僅取不弔死問一項則因其說本來自外國造曆者因社會之習慣僅取其最通行者著之而已

太平天日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二年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字益謙，為天王同祖弟，幼聰慧，有大志。太平元年，天德王洪大全被執，天王以仁玕繼其位。因與楊秀清不相能，乃出使歐美，考察各國政情，及歸，封干王，與安王福共秉朝政，凡有制作，多出其手。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護幼主走江西，被執，并戮於南昌市。是書書面中署太平天日四大字，左右小字三行，題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今於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欽遵旨准刷印銅版頒行。按此書專紀洪秀全早年事，備極詳盡，所謂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者，蓋謂於道光二十八年撰定，故書中紀事即止於是年，直至太平天國十二年，即清同治元年，始准頒行，其頒行之意，似頗近於欽修實錄，而此書內容實亦與元秘史及清太祖實錄相彷彿也。按咸豐四年，香港巴色會教士韓山文撰太平天國起義記（按譯名應作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原始，此從近人所譯），外人甚重其書，謂即依仁玕所口述者。考韓山文著書之時，是書尚未頒行，太平天國滅亡之後，是書又隨以化為灰燼，而今不及百年，世人竟未有知有此書者，故談太平天國早期史事者，一以韓書為宗。幸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尚保存是書原刻本一帙，茲據影片重獲著錄，持與韓書相較，雖文字之詳略稍有不同，而史事則無大差異，始知韓山文謂據仁玕口述者，為不誣也。然外人所紀，於瑣事不能盡詳，且詩偈古語之引用，人名地名之迻譯，若無此書，則韓書亦不易讀，況其可補韓書正多耶。惟韓書出版在此書頒行前八年，所紀頗屬實，是書在頒行時，蓋仁玕又手自刪潤，如詩句之竄依教義，官銜之改從今名，或言有溢美，或事出誇張，均不免有如元主既入中夏，重修前代秘史，滿清定鼎燕京，竄改前朝實錄，故為神秘其說，以眩惑國人之意。然在太平天國初期史料放失之餘，此書仍不失為唯一信史也。

開國精忠軍師干王洪寶製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此仁玕寶製第一集也內載開新朝必頒新政誼諭一通克敵誘惑諭一篇兵要四則赦罪賜福祈禱文等數則按兵要四則嗣又附刻於資政新編後而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張貼刻本此誼諭原紙又大不列顛博物院及劍橋圖書館並藏有張貼刻本之此誘惑諭原葉蓋製作之後先行誼諭然後彙刻為集也此雖係個所製而均曾張之通衢俾人遵從則其有關於太平天國後期之朝章國政者甚重且鉅其論赦罪賜福等文一依教義載天王等為真純史載仁玕至倫敦不獲於英政府退而為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許之謂為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為虔篤云又其辭香港赴南京也諸教士不但望其測新政治尤望能改革宗教或以路德許之此文之作意在斯乎



欽定軍次實錄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書專錄仁玕詩文蓋寶製第二集也前有劉闓忠吳文彬等六人序謂辛酉春正恭隨干王奉旨催兵路經徽浙所過郡縣鄉鎮多有妖習未除妖形未化我干王不禁觸目傷心思急有以挽救之每於軍次行府信筆揮寫或恭錄聖旨以化醒愚蒙或為之詩以啟發意志或為之諭以剴切指明或為之論說以嚴辨是非得失故已恪遵恩諭且恭抄入冊中命作序文以誌顛末於此可知是集著作之經過與夫命名之所本然卷內有香港餞別詩一首為離香港赴天京時所作攷仁玕赴天京在太平天國九年則此所收迹有非為辛酉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所作者仁玕所作詩文盡在是矣書內如禁拜泥木偶像論妖難耗中國財論天下士子發奮說論人悔改得救論創世真經闢邪崇正論等作為最足代表仁玕政治思想與宗教思想之重要材料又卷末附載誼諭一通謂文以紀實爭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其主旨頗與近代文學革命之意義相合今大不顛博物院藏有刻本張貼之太平天國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仁玕頂天扶朝

綱紛贊王家時雍殿前忠誠貳天將李春發會銜刪浮文諠諭一通、正與此合、然則此諭實出仁玕之手、故附載集末、而彼則為會銜所張貼者也、蓋當時大手筆、無不為仁玕所主、凡此章製、均為研究太平天國末期歷史者之重要史料也、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會試干王寶製文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書面署欽命文衡正總裁精忠軍師干王寶製會試題為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飢、乃念日頭好上天、此四句為天父聖旨、載於天父聖旨書內、仁玕為此次會試文衡正總裁、蓋作此以示楷模、而文亦華贍、闡明其義頗備、文中有一段云、以字形示之、三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尚添人全也、隱然寓真主之聖名、顯然作民極之聖主、玉食万方、豈徒然乎、試題之義、當以此為的解、按太平天國自開科取士以來、每試均彙選其較佳墨卷、旨准頒行、俾士子傳誦、如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等是也、已未科試卷、未見傳本、殆以既頒行干王寶製文、其他遂廢而未印歟、篇末有自註云、本軍師自幼習舉子業、近已此調不彈、茲恭奉聖旨總典秋闈、揭題後因窺見天父聖旨至深至奧、思欲逐一發明、爰搦硃毫、一揮而就、見猷心喜、為之槼然、史稱仁玕為不第秀才、觀此自註良是、此作在帖括中、亦中繩墨、特錄存中、不但於此文中可得此天父聖旨之真正解釋、亦太平朝文獻中之一佳話也、

資政新編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九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編卷端載誼諭一通述旨准頒行經過此書為仁玕進表蓋不啻一萬言書誼諭中所謂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是其命名之意表中有云緣小弟自粵來京不避艱險非圖爵祿之榮實欲備陳方策以廣聖聞試推其要約有三焉一以風風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全書以用人察失法法刑刑三大類為綱備陳世界大勢而詳述政見於其中至為明白如請開報館設郵政立銀行製造輪船等事頗關重要又如外交方策謂某國當聯絡某國可借重亦實為當時要計蓋仁玕居香港與外籍教士遊又親至歐美考察得見其政教民情故所言頗能中肯其鴻輪偉略均可於是書見之書眉載聖批謂某條是某條非似預備施行者若果能施行政治不難立見澈新國勢或可再振未嘗不可挽大勢於將傾也彼時仁玕亦頗自負表中所謂昔周武王有弟名旦作周禮以肇八百之基則自擬於周公而擬是書為周禮也惜乎仁玕於秉政之後醉心爵祿專意傾軋致朝政



以不綱為可惜也卷末附兵要四則雖不免有如其自己所謂紙上談兵之嫌亦可覘仁玕初抵天京時銳意圖治之雄心矣

## 誅妖檄文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全書載檄文兩篇，一為值清帝咸豐之喪，以天意滅奴，諠諭天下軍民官紳士庶人等俾歸奉真主；一為諠諭曩時投明共出迷途，以保永福者。二檄文均用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名義發出。蓋是時天京既困，朝臣又復水火，雖值清帝升遐，予以進取機會，實則軍事已蹶，無力北征，發此一紙空文，以壯軍心耳。其第二檄文今載凌善清太平野史卷十中，蓋當時亦為單刻張貼於通衢者，祇以野史未注明年月，又誤軍師為軍帥，久失作者主名。今獲原編，使可明其究竟。此二檄在當時雖係一紙空文，而太平告諭如此典雅者不多，且十九散失，特為著錄，以覘一朝典制焉。



## 小序翼四卷首一卷 清張澍撰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辛酉散館，改外職，歷署玉屏、屏山、大足、興文、永新、瀘谿等縣事。所至有循良聲，晚年退隱西安，著述以終，事具清史稿本傳。按詩序自唐韓愈疑非子夏所作，聚訟紛紜，駁論蠭起，鄭樵作詩辨妄，遂竟廢之。朱熹以後，益揚其波，說詩者遂莫不以意志矣。即鄭玄為小序作箋，終六朝之世，無有疑者。今觀宋元以來諸儒所論，賢者所說，固多創解，或據史傳，或依三家佚文，然昧者輒流於放僻邪侈矣。學者若能抽繹其說，其文字較三家為完善，於詩誼當不無小補。是書為澍手書原稿，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殘缺殆將過半。卷首為作詩時世圖考，蓋本詩譜之意而作。卷一始關雎，終丘中有麻；卷三始鹿鳴，終何草不黃。以是推之，全書當有四卷，卷二當始鄭風，終豳風；卷四始大雅，終商頌。惜已散佚。每詩之下，先錄小序原文，提行低一格，備載鄭箋孔疏於下，更舒已見，又宋以來說詩之書，有可與相發揮者，如呂祖

諫、嚴粲、范處義、蘇轍、黃櫄、李樗、曹粹中、王應麟及顧炎武、陳啟源、徐文靖諸人所論，咸加采輯，至郝敬、何楷，每多新說，僅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實集歷代說小序者之大成。考朱記榮未刊遺書志畧，著錄朱駿聲詩序異同彙參四卷，其著述性質與成書年代均當與是書相伯仲，發解之書，久已不傳，是編雖係殘編，而又遠藏海外，然專解小序之書，仍當以此為首。至澍堅信小序為子夏所作，不能辯別是非，未免過從舊說，然唯其如此，方能博考詳徵，而成一家之說，學者只讀其書，小序撰人主名，存而不論可也。



文字指歸一卷疊字譜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巽已著錄。指歸雜採古書，刺其別義，如以乘為雙雁，據揚子方言，傳一名橫木草出爾雅疏，䑰為小船，見司馬彪莊子注，馬前足白曰啟，見尔疋，又雨而晝晴亦曰啟，見埤雅，所謂指歸者殆即在是，雖無與於正義，纂輯成書，亦小學之別徑。疊字譜多本於詩經與山海經，餘書似尚未參覈，蓋此二書並是未成之稿，故或前後重出，或解釋未周，茲著於存目，為談闕瀧著述者考徵焉

蒙求二卷 唐李翰撰 敦煌古寫本

唐李翰撰、翰趙郡贊皇人、弱冠擢進士第、解褐衛縣尉、以書記再參淮南軍謀、累遷大理司直、拜左補闕、加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事具新書李華傳、舊書蕭穎士傳、（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誤以晉李翰當之、郇謝守雅堂文集、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均有辯證、故不具述、而據文苑英華卷七百三梁肅序、及兩唐書補其事蹟）按翰撰是書、自為之注、李良進表稱錯綜經史、隨便訓釋、李華序稱引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童幼、則經史百家之要奧、十得其四五矣、故當時頗風行於世、遠及日本、無鄉俗抄寫、刪節輒多、並有將其注語中所引書名而畧之者、宋理宗時、徐子光為作補注、蓋自三字經百家姓行、而是書始微、明清之間、學者鮮有知之者矣、乾隆修四庫全書、僅著錄徐子光補注本、蓋不知翰書原有自注、日本文化丙寅、（嘉慶十一年）天瀑山人得古鈔本、謂為李翰原注、刻入佚存叢書、光緒初、楊守敬訪書日本、又得古鈔卷子改裝本一卷、附音增注舊抄本一卷、曾注本與佚存本為近、古鈔本則遠在諸本之上、守敬謂為最近翰注原書、理或然也、此敦煌本二卷、甲卷為卷子本、存二十八行、始李良進表之後段、次李華序、又次為蒙求原文二十八句、乙卷為折葉裝本、僅存兩葉、恰是一折、自羑盧卻坐注語起、至李郭仙舟句止、為唐末五代寫本、甲卷李良進表後、有良令國子司業陸善經造表、表末行丙良按語、事因竊矣一行、楊氏古鈔本雖亦有之、而皆誤為贊、乙卷注語所引古書、較諸本為獨詳、持與佚存叢書所謂古注本、及徐子光補注本相校、如曹參趣裝、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鄒衍降霜引淮南子、古本同、徐注不著引書名、詰汾興魏引御覽書、古本徐注則引北史、不疑誣金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謝尚鴝鵒引語林、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太初日月引世說、古本不著引書名、徐注則引魏志、李野陽春引世說、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凡古本徐注易以後出之書者、皆守敬所謂以見存書史換之者也、然詰汾興魏下、守敬不稱所得古鈔本引御覽書、則此條必已改易、按御覽書即修文殿御覽、多載北朝事、故翰引之、徐子光多見北史、遂

以北史補之、蓋當時魏書未盡大行、如就所習見者引以為注、觀於宋人校刊魏書、取修文殿御覽高氏小史北史補其殘缺、則其故可知也、今楊氏所得古鈔本、不知何在、此本又較古鈔本為尤古、雖存千百於什一、約為李翰原書、五代舊本、因為並著於錄、



## 太平禮制一卷 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本

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新刻本、按太平禮制、制定於辛亥元年、刊行於壬子二年、此編所載、天王世子及諸王世子禮制、頗與壬子刻本不同、蓋朝綱既有變遷、禮制因有損益、其不同之點、均為戊午八年時所改定、則太平後期禮制、盡在是書也、且此書所載諸王職銜、親屬稱謂、不但可與史書相印證、而在太平史事散失之餘、於天王世嗣、更有能補史書所闕者、幼主以外、野史僅載詹妃於太平五年舉一子、他則傳述異辭、莫衷一是、據是書則太平八年、秀全已有四子、又世子以下、即接第三子、蓋秀全次子早夭、又可知矣、且第三子封光王、第四子封明王、亦為他書所不載、僅朝天朝主圖有爺哥朕幼光明東光明東西八數龍等句、前人亦不得其解、今知光明即幼主之二弟矣、光明二王、今雖不能知為某后所出、然年均甚幼、則可推知、故朝天朝主圖中不為設位、詩有共成四七二十八、光明加上三十增、即謂此也、

續敦煌實錄三卷、卷首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莫已著錄。是書卷首一卷，為輯劉昞敦煌實錄佚文。續三卷，則澍雜採漢魏晉書及十六國春秋、魏書、隋唐五代諸史所憤者，載張氏四十七人、索氏四十四人、宋氏十九人、氾氏十二人、令狐氏十七。按敦煌為通西域之孔道，自與西域交通以來，人文頗盛，世家大族頗顯於兩漢三國之世。逮晉室南遷，六朝迭嬗，五涼三秦建國甘隴，諸世族之賢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惜載記散失，多不可考。是書所輯五代以前敦煌名人事蹟，殆備考案，亦稱詳慎。前涼錄張諮仕張軌為著作郎，撰涼記八卷。舊唐書作張資。世說新語注引張資涼州記。後人輒以張諮與張資為一人。澍獨能據後涼錄與高僧傳，張資仕呂光為中書監，而軌與光時代相去甚遠，是諮與資當是二人，因為分別立傳，蓋為近之。唯卷二引後秦錄索盧曜謀刺苻登一節，繹其文義，稱名作曜不作盧曜，與索承明索元緒稱承明元緒者不同，則索盧當是複姓，曜乃其名，不應入之索氏族內，未免小有疵誤。然劉昞之書既佚，索綏、趙武孟之書亦久不傳，澍輯是書，雖存千百於什一，論關隴人物者，應莫備於是矣。劉昞敦煌實錄輯本，二酉堂叢書有目未刻，亦澍未刊稿本之一，為可寶也。

原本六韜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按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太公六韜六卷、今不詳其篇目。宋元豐間刊定為六十篇、仍分六卷、即今通行本是也。鄭樵藝文畧、有太公六韜五卷、改正六韜四卷、疑即指原本與刊定本而言。自刊定本行、原本久佚。此敦煌殘卷、今存二百行、凡二十篇、其目曰舉賢、曰利人、曰趨舍、曰禮義、曰大失、曰動應、曰守國、曰守土、曰六守、曰事君、曰用人、曰主用、曰大禮、曰啟明、曰達視、曰明傳、曰大誅、曰假權、曰距諫、多為今本所無、



此本大失篇後又著一說、韓非子往往有是例、蓋猶存向歆父子校書之遺式、體例最為近古、又自事君至大誅九目、目上均冠以一字、似當為六守子目、即篇內所謂六守三寶者也。元豐本或升子目為篇目、此可知今本六十篇、其篇目有非唐本之舊者一也。依羣書治要、六韜前有序文一篇、元豐本增益以為文師篇第一、考後漢書何進傳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是文師原在第二卷中、元豐本竊武論之目、用總序之文、篡以為篇首、此其

改竄移易之跡、就此可推知者二也。此本有周志二十八國事、十九不見他書、汲縣晉太康十年所立齊太公呂望表引周志百十四字、與六韜最為相近、似疑即本於原本六韜、蓋六韜晚出、雜輯羣書、不但多據舊文、且輒加新釋、凡篇中師曰云云者、皆後人解釋之辭、託之太公自謂者、惜皆在元豐本刪削之例、惟賴此原本方能見其本來面目者三也。清代自有孫同元嚴可均黃奭諸家輯本、遺文佚事、始稍存千百於什一、然原書面目、則仍末由覩、此卷所存、恐不



及原書一卷、而其篇次與羣書治要所引相符、知的係唐本舊式、因依卷子本迻錄、定著為一卷、千秋佚書、借覘廬山真面焉。

## 七曜日吉凶推一卷 敦煌卷子本

卷端殘缺，不詳撰人姓氏。所存子目有七曜日不堪用等、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脫逃走禁等事、七曜日生福祿刑推、七曜日發兵動馬法、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七曜占五月五日直。持與七曜曆日相校，福祿刑推、發兵動馬法、占五月五日直三項，並大致相同，其詳或有過焉。又卷首一項殘缺，僅存嘀日至鷄換日，不詳子目何作。然每日先釋星名，次釋意義，人次記每日應否申訴、登位、入新宅、設齋、供養、求恩福、裁衣、冠帶、沐浴、剃頭、合和湯藥、療病、服藥、出行、結交朋友，亦與七曜曆日逐日下所記吉凶之首段相同。然則此卷殆即七曜曆日演變之前身，或即七曜曆日之另一編纂法，當並是同類之著述。若如此卷之分類編次，每事以七日為週，則檢一事而七日俱備，如七曜曆日之以日統事，休咎均係於每日之下，則揭一日而吉凶畢見，其書雖異，其意則一也。敦煌所出通用曆書，日曜日均著一朱書蜜字，以具注七曜，蓋即因此種吉凶之說，普遍社會之後，為應風俗之要求而竄入者，正如道家所說逐日人神之所在與當避，既普遍於人心之後，修曆者遂具注每日人神之所在也。然敦煌曆書，今所存最古者，似為同光四年曆，又據全唐文卷四百十所載常袞禁藏天文圖讖制，七曜曆日在唐寶應以前已通行，則是書之纂成或更在寶應以前。惜書題已佚，因可與七曜曆日互觀也，故題為七曜吉凶推，並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推九曜行年容厄法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卷不題撰人姓氏，卷尾有殘缺，存者僅四十行。九曜日俱全，所缺當不多。按唐初修曆，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僧一行作大衍曆。九執曆雖未大行，今尚存於開元占經。且多為大衍所本。九曜之說，蓋即由此二曆輸入中國。其名合日月五星及龍首龍尾以組成。此卷所云九曜，則以羅睺計都實龍首龍尾之名，稱羅睺為蝕頭，一名羅師，一名黃幡，一名太陽。計都為蝕神尾，一名太陰，一名豹尾，均當本於印度星占之說。而五星之名，以溫沒斯、雲漢、嘀水、那頡、鷄鷄注之，搽自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所譯。曜名則又當與七曜曆日之說為近。卷端有云，凡人志心每月供養本貞星辰者，消災荅福。又云其星日周廻一千五四十一五十五十九六十百里，每日照遍天八七十七八十六九十五，下臨人命，加官進祿，有喜事重々當富，約貴人引接，即其說也。



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并序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安彥存纂，彥存事蹟不詳。按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太平興國七年具注曆，題翟文達撰，下距雍熙三年僅四年，則彥存知曆事，蓋在文達以後。此曆日首尾俱全，全年凡三百五十四日，首序言，次九宮方位，次推七曜直日吉凶法，次總記破日，又次為十二月日序。每月之前，先九宮方位，然後橫書日序，共分七欄，第一欄為日序，甲子及二十八宿，第二欄記朔望及上下弦，第三欄記月令二十四氣，第四欄記吉凶，第五欄記太陽出入時刻，第六欄記逐日人神所在，第七欄記日遊神，而日序之上，凡值月曜日，均注以朱書密字。則此卷在敦煌所出曆日中，不但最為完整，且編纂最為詳備，堪作古曆日之典型。按曆日具注七曜，五代北宋以來，通行於中原與否，今尚未能證實，而敦煌一隅，所用曆書，既為節度使屬吏所撰述，故與太史所頒者，不盡相同，已如前述。是年宋曆一三五六九十一月大建，二四七八十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月小建。此敦煌曆則一月大建，二月小建，三月四月與宋同，五月小建，七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六八九十月與宋同。朔日甲子，宋曆一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敦煌曆一月庚午朔，二月己亥朔，又三月己巳朔，四月己亥朔，五月戊辰朔，兩地並同，宋曆六月戊戌朔，七月戊辰朔，敦煌則六月丁酉朔，七月丁卯朔，又八月丁酉朔，九月丙寅朔，十月丙申朔，十一月乙丑朔，兩地並同，十二月宋曆乙未朔，敦煌甲午朔，或前差一日，或後差一日，在敦煌曆日中，惟是年為較與宋曆相近，宋曆存於今者，惟寶祐四年會天曆為最古，日本金澤文庫藏有宋刊具注曆殘本半葉，亦難考定在何年，則稱為宋曆典型，不亦可乎。



淳化四年癸巳歲具注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是年上距雍熙三年僅七年，安彥存自太平興國七年以後始知曆事，或同為彥存所撰進也。此曆僅存正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每月日序及月令二十四氣等事，並直行書寫於九宮方位之下，原題具注，而注語却如許簡畧，當係節抄本之故。正月小建庚寅朔，二月大建己未朔，與太史曆本正同，三月己丑朔亦同，而三月太史曆為大建，敦煌曆為小建，則四月朔日甲子，又不同矣。總觀敦煌曆書，宋以前與太史曆相差較遠，宋以後又漸相密合，此尤其明證也。

甲寅年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書題不標年號，亦不著撰進人，卷端序言及總誌吉凶日後，具載十二月大小建，凡三百五十五日，所存者僅正月一日至四月七日，按後周顯德元年為甲寅，其前一甲寅為唐乾寧元年，後一甲寅為宋大中祥符七年，乾寧似過早，而敦煌所出文件，又無咸平以後者，定為顯德元年，似為稍近，然正月壬子朔，二月壬午朔，三月壬子朔，四月壬午朔，與五代曆相差太遠，依敦煌曆閏月，輒與太史曆相差，或因上年值閏之故，今不能詳言其故，但因敦煌曆日，具年號者不多，故著之存目，備稽考焉。



楚滅漢興王陵變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所出王陵變文共有殘卷四，並不著撰人姓氏，倫敦藏一卷，著錄號碼在五四三七，巴黎藏三卷，分別著錄於三六二七甲，三八六七，三六二七乙三號，第三卷卷尾有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閻物成寫記，四卷相校，正可配成完書，按項羽捉陵母以招王陵事，最早見於史記陳丞相世家，班固作漢書，始為陵立傳，傳文蓋本於史記，列女傳續傳卷八，亦續陵母入節義傳中，蓋自列女續傳至此變文，中更八百年，幾經野老之口說，學人之傳述，始完成此忠烈悲痛之感人故事，茲以史記與變文相較，其不同之點，當即此八百年中演變之結果也，一，史記無王陵與灌嬰斫楚營事，二，變文謂項羽捉陵母，為用鍾離末計，為報斫營之恨，史記僅稱得陵母置軍中，蓋因其降漢故，三，變文稱盧綰為漢使遞戰書，史記僅稱陵使，未指姓名，定非盧綰，四，變文謂項羽在盧綰面前苦辱陵母，史記則稱東鄉坐陵母，非苦辱，實為尊敬，五，王陵遣盧綰

再到楚營一段、為史記所無、此五點為歷史與小說之不同、亦即由歷史演變成為小說之重要條件、若再考此變文之完成、雖處處出於附會、而處處均有來歷、綜史漢所記、自秦二年七月至漢元年九月、陵雖已降漢、既不肯從入關、似仍未斷絕於楚、項羽恐其持二心也、故取其母置軍中、漢元年九月、陵以兵迎太公呂后、乃實際上以兵屬漢、祇以其母在楚營、故陵使仍有至楚者、羽東鄉坐陵母、是尚未忘招懷之意、陵母之自刎、蓋在是時、而變文之所由變、則因漢



王既東出關、彭城之敗、太公呂后為項羽所得、常置軍中以為質、滎陽之戰、為楚漢爭天下最要關頭、紀信詐楚以自代、周苛罵羽而被烹、一時節義之士、最為時人所稱道、後世所傳頌、陵母既與太公呂后之事甚相似、義母嘗有烈子、故演出斫營一段、以與紀信周苛爭烈、說話人又不顧時代、遂移其事於漢二三年、然王陵本無斫營之事、故拉出灌嬰、就嬰事以傳演、按漢書嬰本傳云、漢王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斫營事即從此演出、而又轉以王陵為主者、元顧仲清有陵母伏劍一本、似即承此變文而轉為戲曲者、又王伯成有興劉滅項一本、書題與變文相合、疑陵母伏劍事、亦在其中、今通行本西漢演義卷五、有知漢興陵母伏劍一回、人物雖不盡同、而情節則無大異、知並一



線相承者也、

## 消夏錄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冀，已著錄。是書為澍讀書札記，前半多關經史古諸子書，後半多屬漢魏石刻之考訂，如史記秦三十六郡、孟子湯十一征等事，援據載籍，以實其數，大致可據。又如據鐘鼎款識所載，秦權銘文也作乜，而斤文則作殹，因謂也殹通用，殹又作兮，石鼓文汧殹沔沔，汧殹即汧兮也，亦屬創通。唯原書非定稿，朱墨斑爛，鉤乙殆遍，更考其鉤乙之迹，多屬另撰專文，別入文集之故，自不應再留札記。因就其所鉤乙，盡剔去之，重繕一通，為著錄焉。



## 元史氏姓錄三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冀及姓氏五書，已著錄。元史姓氏錄為姓氏五書中三史姓錄之一，其遼金二史姓錄殆已久佚，是編為原稿本，蓋依萬光泰元氏畧所增輯者。錢大昕潛揅堂文集卷二十八，有元氏表跋，所駁如罕祿魯即哈剌魯，北庭即畏吾，唐兀即西夏等十餘事，皆已改正。唯錢跋謂阿剌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為一，則因而未改，考元史姦臣傳，不詳阿合馬所由進，是其致誤之由。柯劭忞新元史，據阿合馬幼為阿勒赤那顏家奴，述其所由進甚詳，則錢說是也。元史氏族之學，自以錢大昕為專門，然光泰草創於前，澍又增補於後，且其編纂方法，與氏族志不同，每氏之下，詳徵列傳，畧著事蹟，其為用亦自有異。光泰原書，傳鈔已不易得，澍此手稿，尤屬海外秘笈，故為著錄，以與氏族志並觀焉。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梁詩正修續通考，延光泰主其事，卒於京寓，事具清史稿本傳，及全祖望所撰墓誌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陵蘇武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李陵蘇武往還書兩篇、巴黎所藏共有三本、一為天成三年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寫本、一為丁亥年二月三日蓮台寺比丘僧静恵寫本、一為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學郎索富通寫本、三本互校、文字得無殘缺、按藝文類聚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一首、蘇武報李陵書一首、又李陵重報蘇武書一首、梁昭明太子纂文選、獨取重報蘇武書一篇、至今傳誦不絕、此二書則與前三篇異趣、陵書勸蘇武降匈奴、武復書責其七大罪、謂以松柏為心、雖桑田變海、終不改也、則重在蘇武之節義、與前三篇為李陵張本者不同、考此二書均為敦煌學童所寫、蓋即為敦煌學人所撰、其時代似在恢復以後、回憶往事、子弟戍於邊塞、親族陷入蕃中、因艷傳陷蕃者之勁節、爭鄙降虜者之汙行、學人遂託之宋李以摛文、故較前三書立意正相反也、前三書撰自何時、自唐劉知幾以來、莫衷一是、清儒多謂作於齊梁之世、若果出於齊梁人手、昭明必能辨之、周嬰卮林謂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可為非作於齊梁之實證、疑或作於東晉之世、中原陷於五胡、殆有志恢復而不見助於江南天子之所作耶、敦煌所出新製、辭雖不華、意有所寄、東晉舊作於散佚之餘、今有嚴可均全漢文郝懿行曬書堂筆記兩輯本、可資校異、故為著錄敦煌本而附舊製佚文於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鶉野詩徵十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輯。澍有詩小翼序，已著錄。是書輯隋以前關隴人所作詩。其命名蓋用天官分野之說。漢書地理志所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者是也。計西漢五人，東漢六人，西晉四人，東晉七人，宋梁各一人，陳二人，北魏三人，北齊一人，隋八人。每人之下，先繫小傳。所輯篇什，在古書中有被引二次或二次以上者，如有不同，則校其差其於每句之下。其體例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為近。考訂頗為緻密，與達官貴人之好風雅者，於茶酒之餘，所輯地方詩文徵，迥異其趣。考二酉堂叢書皇甫謐集有目未刻，此其詩。又陰鏗詩特與叢書中所刻陰鏗詩集相校，亦正相同。惟原稿稍有殘佚，西漢五人，梁一人全缺，為可惜耳。稿已分卷，特未加次第。觀其意似欲代為一卷，則全編當共十卷。又目次與內容微有不合，茲稍為訂正，仍依原帙著錄之。



## 毛詩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徐邈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有連山歸藏輯本，已著錄。是書從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匡謬正俗、六經正誤、類篇、集韻等書輯得二百五十餘事，依毛詩編次為一卷。按徐邈毛詩音，今有燉煌卷子殘本，特與輯本相校。生民維糜維芑，國翰據集韻上聲六止芑字注輯入白苗也一義。卷阿伴奐爾游矣，據集韻去聲二十九換奐字注輯伴奐有文章也一義。並不見於燉煌殘本。覆檢釋文，則白苗為郭璞之說，文章乃毛傳之義，並因丁度而致誤也。卷阿柔遠能邇，國翰云柔毛如字，鄭奴代反。毛鄭本為能字作音，而國翰誤為柔音，實為疏忽。茲畧列其誤，以徐書世無完本，故仍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毛詩音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毛詩音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起大雅文王之什旱麓、訖蕩之什召旻、存九十八行、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舊音者之、蓋晉徐邈所撰也、自旱麓至召旻、德明引徐氏音三十一則、持與此卷子本相校、文字同者八條、陸氏以今音改紐韻者十三條、以直音改切語者六條、誤者一條、餘三條蓋為徐爰音也、行葦酌以大斗、釋文云徐音主、卷子本正作音主、鳧鷖鳧鷖在潨、釋文徐云鄭音在容反、卷子本正作（鄭本）在容反、桑柔靡國不泯、釋文云名賓反、徐又音民、卷子本作民名賓、謂音民名賓反也、雲漢蘊隆蟲蟲、釋文云徐徒冬反、卷子本正作徒冬反、卷阿伴奐爾游矣、釋文云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卷子本作伴、毛普半反、鄭蒲半反、奐毛呼亂、鄭胡亂、按正義云毛當讀為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今本釋文不著毛鄭主名、而孔穎達猶能知之、殆以今本釋文為宋人所改、抑孔氏猶及見徐邈原書耶、毛鄭未嘗作音、此徐邈依傳箋之意以定毛鄭之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耳、故陸氏於毛鄭之音、或冠說者主名、或不冠說者主名、或小有改易、此正敘錄所稱捃摭引衆訓、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者也、他可例推、卷阿茀祿爾康矣、釋文徐云鄭音廢、卷子本鄭（作）妣勿反、又柔遠能邇、釋文云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卷子本作乃登、鄭能代反、桑柔荓云不逮、釋文云字又作迸、徐補耕反、卷子本經文荓作迸、八耕反、以上八條全相同、徐音近古、陸氏輒改從今音、皇矣王此大邦、釋文云徐于况反、卷子本作于誑、靈臺虡業維樅、釋文云徐七凶反、卷子本作促雙、生民瓜瓞唪唪、釋文云徐薄孔反、卷子本作蒲孔、又維秬維秠、釋文云徐芳婢反、卷子本作丕美、又維穈維芑、釋文云徐巨已反、卷子本作羌已、卷阿爾土宇昄章、釋文云徐符版反、卷子本作彭板、又迨可小愒、釋文云徐丘麗反、卷子本作卿剔板、又無然泄泄、釋文云徐以世反、卷子本作盈世、又多將熇熇、釋文云徐許酷反、卷子本作香約反、又荒笑蕩、曾是掊克、釋文云徐甫垢反、卷子本作蒲侯、抑天不湎爾以酒、釋文云徐莫顯反、卷子本作民善、又無言

不讐、釋文云徐市又反、卷子本作市由市救、韓奕既鼉鮮魚、釋文云徐甫九反、卷子本作彭交、以上十三條、蓋陸氏以今音改紐韻、靈臺鼉鼓逢逢、釋文云徐音豐、卷子本作蒲工、文王有聲王后維翰、釋文云徐音寒、卷子本恒案作行葦黃耇台背、釋文云徐音臺、卷子本作湯來、板大宗維翰、釋文云徐音寒、卷子本恒作安、雲漢如惔如焚、釋文云徐音炎、卷子本作唐甘、江漢淮夷來鋪、釋文云徐音孚、卷子本作妃予、以上六條、並陸氏以直音改切語、惟靈臺王在靈囿一條、



釋文云囿音又、徐于目反、卷子本作于救反、陸氏既用直音音又、又引徐氏切語者、以與直音相應也、若作于目反、似不相應矣、似當依卷子本作于救反為是、又抑輯柔爾顏、釋文引徐音集、桑柔弗求弗迪、釋文引徐徒歷反、雲漢序百姓見憂、釋文引徐音於救反、並不見於卷子本、按釋文叙錄云、俗間又有徐爰詩音、此三條殆為徐爰音耶、又邈並不為詩序作音、而雲漢序有譌脫則此三條為徐爰音、又一證也、由上觀之、是書為徐邈毛詩音、可無疑矣、隋書經籍志注云、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亡、唐志不著目、而有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則邈音固統在十五卷中矣、隋志云亡者、殆謂單本亡耶、此殘卷雖僅存九十八行、而為音已近千事、清馬國翰有是書輯本、纔得二百五十餘條、則其寶貴可知也、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勤學力行、博涉多聞、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文釋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官止驍騎將軍、事具晉書



本傳。

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本一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卷、起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用夫人注文、至十五年傳末注文止、共百六十八行、末題春秋穀梁經傳解釋僖公上第五、不見著者姓名、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稱之、唐以前載籍、漢魏以來舊注、有段肅、唐固、糜信、徐邈、孔衍、郭琦、張靖、徐乾、程闡、尹熊、薄叔元、孔晁、劉瑤、鄭嗣、江熙、劉兆、胡訥之等、約十餘家、然與此卷稱名弗符、今亦無一存者、南齊書陸澄傳稱晉泰元時立穀梁博士、用糜信注、至齊猶然、然則兩晉六朝以來、糜范並重於世、楊士勛撰穀梁疏、於范注之畧者、每引糜注以補之、故知有唐初葉、糜注仍行於世、蓋楊疏出、糜氏始微、今檢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糜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此卷中、辭句雖有小異、此古人引書常例、則此書當為糜信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三國志無傳、此見釋文敘錄、禮記正義引其說反舌事、作糜信、楊疏引糜、又或作糜、要信為糜竺糜芳同族、竺東海朐人、則當以作糜為是、此卷書法精雅、九年傳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治作理、十年傳臣莫要世子、世作太、十五年傳晉侯失民、及其民未敗、兩民字並作人、則為唐高宗時寫本、經文傳文亦多足據以校今本之誤、蓋是書之沈晦千載、於茲矣、又清王謨、馬國翰各有是書輯本一卷、更為校理、附於卷後、糜說之存於今者、胥於是在焉、

帝王畧論殘本三卷　校補敦煌卷子本

唐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入唐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謚文懿、事蹟具唐書本傳、按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有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藤原佐世日本見在書目雜史家亦有帝王畧論五卷、虞世南撰（虞原誤作唐）、太平御覽引書目、有虞世南公子先生論、當亦指是書、然則是書北宋時猶行於世、其亡佚蓋在南宋以後、是書前有自序、上起三皇、於歷代賢君惡王、均畧述其事迹、其碌碌無所表見者不及也、其大賢大惡、又輒贊以評語、以寓褒賢貶惡之意、凡記事均冠以畧曰二字、凡評論皆於公子問先生答語中暢發之、殆即序中所謂將為子說治亂之迹賢愚二貫者也、唐書世南本傳稱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世南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云云、然世南對太宗、不應有公子之稱、則是書非對太宗而發、考世南在陳隋兩代迭主諸王幕府、或筦書記、兼傳諸子、殆作於彼時、以訓誨諸世子者、敦煌本僅存卷一卷二、而日本東洋文庫有鎌倉時代鈔卷子本、有金澤文庫印記、存卷一二四共三卷、又可補敦煌本之缺、茲據兩本校卷一卷二之異文、又迻錄日抄本卷第四、定著為三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後國語殘本六卷 敦煌卷子本

晉孔衍撰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少好學元帝時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明帝時官止廣陵太守事具晉書儒林本傳是書唐宋藝文志並著錄作十卷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唐時是書頗行於世至北宋而漸微姚宏曾據以勘正國策然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朱彝尊經義考引楊宗吾語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均足證南宋初年是書傳本之罕遘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蓋亡於宋元之際也今石室洞開秘本盡出是書殘簡重現人間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有秦語趙語上下魏語各一卷又畧出本一殘卷



存趙語第四之後半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有半而羅振玉亦得秦語卷第一又按倫敦所藏敦煌書目尚有春秋後語下又有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之卷第可考者卷一二三為秦語（巴黎藏秦語卷有孟說秦語中第二一行知秦語原分上中下三卷）卷四五為趙語卷六為韓語卷七為魏語卷八為楚語卷十為燕語則卷九為齊語無疑矣倫敦所藏卷三禁人傳抄不得據以著錄茲寫定秦語卷第一（校羅卷異文附後）趙語上卷第四趙語下卷第五（畧出本各附於後）韓語卷第六（據畧出本）魏語卷第七（畧出本附後）楚語第八（據畧出本）共六卷其倫敦所藏之後語注原目不著撰人按藤原佐世日本見在書目有盧藏用春秋後語注十卷當即此書太平御覽所引後語并出注文蓋所據即盧氏注本也茲為附識於此

## 閫外春秋三卷半 敦煌卷子本

敦煌閫外春秋殘卷唐李筌撰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筌撰太白陰經八卷提要云筌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今傳本太白陰經前有筌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表末作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拙當是僞託又按唐書藝文志有李筌驪山老母傳陰符玄義一卷稱筌號少室山達觀子與今本自序所載正合又宋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注李筌亦為一家是筌尚有孫子注然則李筌以道家而言兵事又託之驪山老母以詭其說與是書主旨不合疑別是一李筌是書前有天保二年筌進書表稱閫外春秋者紀將軍閫外之事也起周十有三年武王勝殷終於大唐武德四年太宗文武聖皇帝擒竇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載真僞四十九國歷選明君良將戰爭攻取皆約史以成義綜八代以為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職官類有中台志十卷亦李筌撰起殷周訖隋唐輯輔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亂亡五類以為鑒戒唐相以李林甫陳希烈附皇道筌上元中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云則閫外春秋記將軍閫外之事中台志輯輔相邪正之迹兩書正互為表裏是筌所著書意在分別邪正褒貶善惡受迫綴名有違初旨事過境遷即上表改正則為為儒家言者中台志已久亡閫外春秋亦久佚今於敦煌石室中重得是書兩卷一卷存卷一至卷二之半一卷存卷四卷五尚能得書三卷有半筌進書表稱綜八代以為十卷今知卷一為周秦卷二為秦漢卷四卷五為兩漢（卷三亦應為漢可知）則末五卷敘三國以後至唐武德四年事至如何分卷不可知矣

閩小記四卷 申報館排印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櫟園，河南祥符縣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濰縣知縣，以卓異薦舉至京師。值李自成之變，入清，官至戶部左侍郎，以事革職，終於江南督糧道。是編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時所作，多述閩中民風物產，亦兼及遺聞瑣事，敘述頗為贍雅，時參以議論，亦有名儒之風。如辨李覯馬驛無同母事，倒掛鳥非桐花鳳，全鳳傳為徐𤊟所偽託，蠻洋鼓為靴鼓之訛，李白僧伽歌與神僧傳李邕碑皆不相符，揚慎名蛙賦由誤解江淹紫藷春而發華之語，凡此之類，頗有資於考證。乾隆修四庫全書，館臣採以入錄，謂書中所記不名一格，宜入雜家，而自始至末皆談閩事，究為方志之支流，因附於地理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覆勘文淵等閣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亮工所撰讀畫錄有語涉違礙之處，因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是書被扣除。然說鈴猶存節本，讀畫錄嗣亦有讀畫齋、海山仙館兩刻，蓋亮工著述原無觸諱清廷之處，特



乾隆惡其為人耳。是書考同記異，更與朝政無關，唯因曾被查燬，申報館重為排印，茲為述其原委，仍為著錄焉。

## 搜神記殘本一卷 敦煌零拾本

原卷題句道興撰道興事蹟無考亦不詳其年代書中有田崑崙傳崑崙二字連用盛於唐代則作者約為唐代人卷首標孝行第一終卷不見另標子目然卷中所述非盡關孝行事則當有脫誤可知每事之後概注出處如織終傳博物傳南口妖皇紀之類今已不詳為何書而太半謂出於史記但一望而知非司馬遷之史記蓋泛指史書而言說部之書本不能以史學論也是書敦煌共出三卷一藏羅振玉家已印入敦煌零拾二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均甚短甲卷為張嵩等傳乙卷為自田崑崙傳至卷末然卷末記楚惠王事較羅卷得多百十二字可據以增補茲校其異同定著為一卷。



## 瑞應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瑞應圖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著錄瑞應圖十卷亦不著名氏其間多援引孫柔之瑞應圖以為注陳氏又引中興書目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此卷亦多引孫氏圖以為注或與陳氏書錄解題中興書目所載為同書也上幅為圖下幅具說圖之存者二十有二說或不盡有圖故說較圖為多第一圖及說均殘存者尚半說云其唯龜乎書曰龜從此之謂也靈者德之精也龜者久也能明於久遠事也王者不偏不黨尊者不失故舊則神龜出矣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惟此之謂也句脫之字又青龍條引孫氏瑞應圖曰青龍水之精也乘雲而上下不處淵泉王者有仁則出又曰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開元占經引雲雨二字誤為龍字不肖斥退句衍一肖字此殘卷後又複出青龍一條說之不同者僅二三字而不著出孫氏瑞應圖又黃龍條云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漁至淵泉則黃

龍遊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精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乍存乍亡四字為句頗似讚語與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引同然卷後又復出一圖說稱五龍之長也則又與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然則是書為圖則前後複出為說則或依舊書或稍增飾意者殆因當時臣民競報祥瑞以邀恩倖然必據圖以為說為使利檢閱因滙衆說總為一帙不出主名殆以此故按圖讖之說起於東漢延及六朝斯風未替民獻符瑞之祥史載靈徵之志稽之載籍隋志五行家著錄瑞



應圖二卷瑞圖讚二卷祥瑞圖十一卷又八卷侯亶撰祥異圖十一卷又注云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南齊書祥瑞志序云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撰瑞應圖蘇庾二家隋志似未著錄則知有唐初葉其散佚者已多矣而沈約宋書有符瑞志蕭子顯齊書有祥瑞志魏收北齊書有靈徵志蓋狃於時尚不得不爾唐修五代史統納之於五行志中以水火金木為次後之作者亦稍稍變矣此卷引及宋書符瑞



志又屢稱舊圖不載所謂舊圖者殆即孫氏之圖則作者應在梁陳之世矣圖為彩繪字不避唐諱殆六朝寫本也

太公家教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太公家教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云，余乃生逢亂代，長值危時，忘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學道，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隨時之宜，輒以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為書一卷，助幼童兒云云，則知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稱是書為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者，即據此為言也，按此書特以淺陋鄙俚之故，各史志與宋人書目均未著錄，唐李習之集有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揚雄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又胡仔漁隱叢話卷十五引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衣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方之太公家教，張淏雲谷襍記卷二亦著此語，可見唐時是書流行之普遍，巴黎所藏敦煌古卷有新集文詞九經鈔而輒復引是書，併太公於老子孔子之間，作者或誤以[illegible]此太公為姜太公，然此又可知是書之見重於時矣，敦煌本又有一別卷，卷首題武王家教，而卷末則署為太公家教，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語，似從此書蛻而出者，按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載金人院本名目有太公家教一種，疑為扮演別本者，蓋原書由一人口中宣講倫理，不易扮演成劇，別本直以太公為姜太公，又加入武王一問一答，為天然劇曲原料，然則金元以來，是書別本猶行於世，其原書之不傳，蓋在南宋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是書共四卷，一整本，三殘本，茲校其異文，定著為一卷，入之子部儒家，俾仍與文中子並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相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漢朝許負等一十二人集前有叙文稱十二人為許負李陵東方朔管公明陶侶耿恭朱雲黔婁先生張良鹿先生神農張虫按隋志有東方朔歲占一卷又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或兼言相事管公明著書不見各史志著錄而敦煌本有所撰卜要訣經等數卷則唐時其書甚通行其餘十人史書或言其善相不言曾著書傳世至於最末之張虫則不見載籍要之此書為唐人所集此十二人之說蓋



亦多為唐人所偽託敦煌本有是書殘卷三甲卷有自序始軀貌第二至脚掌文第三十乙卷始頭額第十八亦至脚掌文第三十丙卷始五官部第三至相人面色氣第三十五按叙文後附一行云身面諸文曆合三十六處則似全書共有三十六節合此三卷所殘缺者僅第一與第三十六則幾為完書矣如相眉相鼻相耳相口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說為相家最要之部其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節是書剖晰尤為詳盡蓋是書在當時極為通行故



傳本頗多而文句亦稍有異茲用三本比勘定從善者又丙卷卷末有五兆卜法七十九行似非同書茲以為唐人古卷仍附於後俾參考焉

## 讀書枓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卷子首尾殘缺不見書名與著者姓氏似為類書然所引古事編次無法當為學子手記以備撦摭者故為擬題為讀書枓所載佚書經類有五經通義易乾鑿度史類有東觀漢記晉朝雜事前涼錄西河舊事宋元嘉起居注孝子傳皇甫謐高士傳益部耆舊傳列士傳袁山松宜都山水記王孚安城記裴淵廣州記雷次宗豫章記荊州圖記荊州圖副梁州記武昌記嵩山記外國圖子類有魯連子氾勝書世說相冢書等可知抄者學問之博與古人見書之多、故雖非著述傳至今日即為圖書淵府矣其九流一條目下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今檢劉子新論第五十五篇與此所載正合然則隋書經籍志叙錄全採劉子九流篇者固有偶矣又敦煌卷內有雜抄兩卷（一名珠玉抄又名隨身寶）劉子亦並作流子唐人重其九流一篇殆取篇名以名書耶。

## 白澤精話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白澤精話圖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按開元占經卷百十六引孫柔之瑞應圖云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即此書命名之意也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亦不著撰人姓氏然梁時既有新增之本則原書甚古隋唐志所載一卷本或是原編此卷以話與圖並稱且書名亦不符則當係後來重修者檢此殘卷第三圖說云鬼夜呼少婦名者老鷄也煞之則已按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白澤圖云老鷄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則知說解較舊編為增多矣清洪頤煊經典集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均有白澤圖（輯本）一卷只輯其說實則無圖此殘卷尚有圖二十幅著以彩色頗為醒目可藉窺吾國中世紀時人民對於萬物精魂之想像彌足珍矣。

東皋子集一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東皋子集殘卷唐王績撰績字無功事蹟具唐書隱逸本傳起遊北山賦之後半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卷中國字作圀天字作兲為偽周所製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按唐時東皋子集有二本一為五卷呂才所編一為三卷陸淳所刪今五卷本已亡傳世者惟三卷本耳考唐書儒學傳淳為啖助高弟在大歷時以春秋名其學則其年當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此卷書寫年代在陸淳未生以前為呂才原編本無疑也唐書藝文志集部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郡齋讀書志卷十七著錄是集並作五卷又姚鉉唐文粹周氏涉筆所引並有逸文逸句為今三卷本所不載是宋人所見尚為呂才原本其亡當在元明之際有明之季清常道人始從焦竑抄得三卷本而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據崇禎中刊本著錄則當時曾付剞劂惜提要未著刻書人姓名不知即據焦竑藏本否今按陸淳刪東皋子集後序稱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



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是淳刪節之旨意在袪有為之詞全懸解之志蓋績在壯年頗有志用世易代以後待詔門下水得超遷乃退而放蕩於山水觀此卷所載元征賦三月三日賦及文粹所載與杜使君陳叔達兩書均為績壯年之作盡屬有為之詞而無懸解之志故為陸淳所刪證以遺文與陸淳刪節之旨正合然則五卷本為呂才原編三卷本為陸淳刪節無疑也又提要云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績詩文彙為此編而偽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者為勇於疑古而疏於考證且績文作於隋代者為英華所不收則又為館臣所未及料也茲得呂才原本為考其原委重為著錄又從唐文粹卷八十一八十二全唐文卷百三十二輯得逸文四篇附於卷後以補三卷本之闕而稍寬績文之全焉

文選音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文選音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起任彥昇王文憲文集序之後半檢卷内子目知在卷第二十三止于今升晉紀總論在卷第二十五持與李善注本相校則為卷四十七至四十九知所據為昭明原帙蓋文選原編三十卷本也按新唐書文學傳曹憲始以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授其學文興又劉肅大唐新語著述篇亦稱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憲有文選音十卷然肅已稱其不傳考隋志有蕭該文選音十卷唐藝文志有曹憲文選音十卷許淹音十卷而日本藤源佐世見在書目除許曹二家音外又有李善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音決十卷則所謂不傳者特以流行不廣學者為罕遘耳日本今傳古寫本文選集註一書多引古注古音諸家之說多有存者此尤其明證也古注蓋分百二十卷故此殘卷之卷二十四在集註則適為卷九十三至九六茲檢集註所引音決諸條與此不同則此殘卷非公孫羅音可知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清水淬其鋒此殘卷淬音之對子妹二反集註引音決如曹七對反蕭子妹反曹為曹憲蕭為蕭該與曹憲音不同知亦非曹憲書然子妹一反適與蕭該音合則此殘卷殆為蕭該文選音耶然則隋志及見在書目所載五家音許淹一家尚無佐證然許淹與公孫羅同時則音決不能引許音而集註所引亦無及許音者故在今日許音似無片鱗存在又此卷民字治字不缺筆而國字作囯為偽周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而淹年輩又稍後其著書年月雖不可考然以在武后以前其書己傳至西陲則似以定為隋蕭該音理由為比較充足也。

唐人選唐詩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詩選兩殘卷，甲卷凡六家，都計七十一首，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可見，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詩上陳左相一首，殘帙後半，乙卷凡二家，錄詩四十三首，末二首題李昂，然兩卷筆跡如出一人，合而觀之，乙卷之首正接高適上陳左相詩之後半，更證以全唐文，則甲卷之首即為李昂詩，亦與乙卷之尾相銜接，正為延津巧合。考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今得佚詩四，王昌齡詩此卷載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篇，其八篇今見孟浩然集，疑原為二家，抄者脫去孟浩然名，穿致相混淆，邱為詩六篇，陶翰詩三篇，載全唐者各一篇，李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屬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悉載集中，高適詩四十三篇，見於集者僅三十七篇，共得唐人佚詩二十四篇，至其今存篇什所有異文脫句，足資校正傳本者尤多，按唐人總集當代選本，傳世本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人，更在元沔所集之前，尤足珍貴，又甲卷，羅振玉己卯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署為唐人選唐詩，茲仍其名為著錄云。

崇禎長編　舊鈔本

崇禎長編殘卷兩帙、一起崇禎元年訖五年、一起十六年訖十七年、並不著撰人名氏、按清國史傳稿、萬言傳、言字貞一、浙江鄞縣人、鄞縣萬氏特多學人、言爲斯年子、斯同斯大猶子、嘗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又按朱彝尊曝書亭集上史館總裁第七書、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目者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則是書之作、實成於萬言等六人之手、當時或命言總其成、而國史傳稿遂以爲言作矣、蓋明代史料、萬曆以後最難據信、官書放失、稗載踳駁、黨社交鬨、顛倒是非、李清在南都曾奏修崇禎實錄、書蓋未成、後世遂無信史、王先謙東華錄載順治五年諭內三院云、今纂修明史、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外都撫鎮撫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份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可見清初搜羅明季史料之勤、朱彝尊上總裁書、又請長編寧失於繁、勿失於畧、而稱長編只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日月、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其體例矣、奚不足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可見是書之取材與學者之意見、今觀是書月日之下、以大事爲綱、而畧綴以諭旨奏疏、綜合之事、似有未遑、則彝尊之論、蓋未見諸實行、而彝尊所謂檔子與邸報、遠不相蒙、非兼居並觀、不能審其功罪者、更無論矣、然在今日、邸報已不能得、遑論檔子、得此殘編、遺聞軼事、所賴以不墜者、爲已多矣、

弘光實錄鈔四卷　痛史本

不著撰人姓氏，自序下署古藏室史臣，或謂即黃宗羲，亦非也。案楊鳳苞南疆逸史跋，稱黃宗羲弘光實錄一名弘光實錄鈔，又名弘光紀年，蔣廖振棠印梨洲遺書十種，其例言中有從購得弘光紀年等八書之語，未言紀年尚有別名，不知與鳳苞所見者為一書否。然則舊本傳鈔，楊蔣所見並著宗羲姓氏，此書僅稱古藏室史臣，故不應遽定為宗羲所作。且全祖望撰宗羲神道碑銘，宗羲七世孫炳垕作年譜，載宗羲著述甚詳，均未及是書，意者鳳苞、廖振，生丁清季，忌諱已弛，南明遺著不禁傳鈔，書估擬名射利，學者每為所惑，今未見其書，故亦不應遽信其言。茲按是書其自序云，架上弘光時邸報，蓄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舊聞日落，聚書復闕，因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見〔闕〕，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鈔之為言略也。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其名〔附〕之義既如此，則鳳苞所謂一名又一名者，益足自證其偽矣。弘光監國南都，本無記注，後有纂述，亦久散亡，幸是書僅存，且材〔取〕邸報，無異官檔，然則攷弘光一代史實者，不得不於是書徵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記札記二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𢍰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厥職，事具清史稿本傳。慈銘博涉乙部，而總歸之正史，嘗謂於兩漢晉唐晚明諸史，平生最所致力，凡有心得，均著書眉，或筆之於越縵堂日記，惜未最錄成書，輒爾溘逝。慈銘卒後，家人盡以所藏書及批校書售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乃倩人迻錄其校語，自史記至南北朝諸史，共十一書，為三十卷，次第刊布，而總顏曰越縵堂讀史札記。其爬抉剔梳，考論訂誤，於錢大昕為近。茲編仍前例，分著著錄於各該正史之下。是書二卷，非慈銘精心之作，故於始皇、項羽、高祖三本紀校正特詳，於書表列傳則檢閱所及，稍有點讀而已。然於始皇姓趙氏，釋以因生為姓之說；於少近官三郎不泥於中外散之秩；以封禪書肅然為山名，南越傳湟谿即淮浦說並有據；而於項羽本紀集解所引汲冢古文、北冢一條所釋尤為精確，則其發疑正誤



讀，所得固已多矣。

##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乾隆四庫底本）

明李清撰。清字水心，別號映碧，揚州興化人。明崇禎四年進士，由甯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轉吏科給事中。北都既陷，弘光即位於南京，官工科都給事中，遷大理寺左丞。南京覆沒，乃歸故里，著書自娛。先是清嘗與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檢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遺事，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同異，考校差謬，尚屬精審。江藩漢學師承記顧祖禹傳稱是書與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梅氏歷算全書為世所稱三大奇書，則其被人推崇於此可見。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在史部別史類，旋於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扣除。其上諭云：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內稱我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似此悖妄之處，自應掣查銷燬，以杜邪說而正人心。凡清所著書四種，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自被扣除，延至今日，傳本殆絕。按南北朝八史，冗雜特甚，李延壽雖合併為一書，而諸說並存，仍多矛盾。是書於李延壽書多所改定，然既不能如郝經之於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殊失著書體例。又割裂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為南北史而作，原名五代史志，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綴編入于典章制度，豈不明備？然則三大奇書之說，江藩獨少是書，良有以也。然綜覽八代之書，宜有一書如是書者，以貫通之，三百年來尚無嗣響，故仍為著錄，備稽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 乾隆四庫底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按南唐一代史書舊有馬令陸游兩家、然均引喻失倫蕪穢不治、清撰是編意在折衷眾家、而以李氏紹長安正統、爰以陸游書為主、以馬令書及諸家野史輔之、嚴其義例、訂其訛舛、凡陸書所無而為清所增入之傳、則以補遺二字注其下、又仿裴松之司馬貞之意而統為之注、其詳徵博引、補遺拾闕、頗稱該洽、蓋其義例之精、用力之勤、實在南北史合注之上、乾隆修四庫全書、是書亦著錄、館臣撰提要、雖因清以李氏紹長安正統、斥為紕繆、然其用心實與朱熹作綱目相同、故未擯棄、祇以諸史同異錄違礙之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遂與南北史合注等書同被扣除、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館臣奏云、查李清所輯合訂南唐書三本詳細閱看、除簽出各條外、別無另有違礙之處、然則乾隆之摧殘文獻有如是者、茲為詳述其原委、重為著錄、得觀覽焉、



## 印人傳三卷 康熙中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記已著錄、亮工嘗集印章、工於鑒別、著有賴古堂印譜行世、是書則就印譜題跋、別編為傳者也、自文天祥以下、凡得六十人、又附傳三人、不知姓名者一人、又有有名無傳者六十一人、按自元趙孟頫吾丘衍以篆刻名家、自是遂為士大夫之一藝、有明一代專精者既多、而宗派亦復岐出、其源流正變之故、是書蓋已括其大畧矣、是書與閩小記等、乾隆時同收入四庫全書、五十二年四月又同被扣除、今仍同為著錄焉、

## 書畫記六卷 乾隆四庫底本

清吳其貞撰、其貞字公一、徽州人、嗜書畫、精鑒賞、與收藏家相往還、多觀書畫真蹟、凡所藏所見、輒為品題、於行款位置、方幅大小、卷軸長短、及印記紙絹裝潢等事記述頗詳、是書所載、始於明崇禎八年、訖於清康熙十六年、蓋歷四十餘年、方裒輯成編、其評騭真贗、立說頗多確切、雖不能與董逌米芾齊觀、與張丑真蹟日錄、則未易甲乙也、乾隆修四庫全書、曾為著錄、嗣於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詳校官祝堃勘覆、是書因內載春宵秘戲圖、謂有違得猥褻之處、奏明應燬、遂被扣除、自是亦遂不見知於世、有清一代鑒賞家殆將不知有其貞其人矣、茲仍據乾隆四庫底本重為著錄、誠以是書包羅既富、品題亦精、秘戲圖雖近猥褻、與著書人無與也



## 七曜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完整、惟不著撰人姓氏、按七曜之名、一蜜、二莫空、三雲漢、四嘀日、五溫沒斯、六那溢、七雞緩日、又分十二時、每日每時之下、綴以人生行事之吉凶禍福、俾人知所避忌、蓋週而復始焉、此在我國曆法中不但為創見、亦現存古曆日之最古者也、有唐初葉、曆家爭言曆書差誤、改曆之說大盛、麟德元年李淳風作甲子元曆、開元六年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開元十五年僧一行作大衍曆、而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一事、於改曆事件不無關係、慕闍為摩尼教僧正、此書七曜譯名用康居語、（唐時七曜日譯名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景教徒用波斯語、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下署大曜森文日、按揚景風宿曜經注日曜日波斯名日曜森勿、則碑之曜森文即曜森勿、為景教徒用波斯語之明證、）則是書之作應在摩尼傳入中國以後、（摩尼教唐武后延載元年傳入中國）雖不敢必定與慕闍有關、然應在[illegible]二宗摩尼教盛行之世可斷言也、又康居語七曜日譯名、於唐人著述多有可徵、僧一行撰梵天大羅九曜及七曜星

長别行法金俱吒譯七曜禳災訣、釋不空譯凶吉時日善惡宿曜經四書所舉七曜之名、並同此譯、而不空弟子楊景風宿曜經稱七曜所用各各於事有宜者、有不宜者、尼乾子末摩尼以蜜日持齋、亦事此日為大日、則此書與摩尼教有關、又一證也。總閱全書所載忌諱、多與後世相同、然於戰陣之間、應來之馬、應著之衣、尚赤尚白、鄭為詳盡、一覩而知為作於兵爭之世、尤可異者、奴婢與六畜並稱、宜買宜賣、七日之間及之者二十有二次、蓋足徵當時社會之不安與士族之豪霸、則是書雖曆日、又不啻一幅唐代社會行樂圖也。至七曜譯名、各書所載不盡同、蜜或作密、莫空或僅作莫、嗢日或僅作嗢、或僅作咥、溫沒斯或作鹽莫司、或作鶻勿斯、那溢或作那頡、或作那歇、或作般頡、雞緩或作枳浣云。



## 沙州都督府圖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前後殘缺、存者僅卷三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始於水渠、竟於歌謠、卷中多頌揚武后語、遇大周處、又多挑行空格、蓋即撰於武后之世、按圖經新井等三驛、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為沙州遺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使等食云云、此稱今年、當蒙證聖而言、即指證聖二年、則是書蓋作於武后證聖年、從可知矣、又按橫澗驛條、知證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沙州刺史為陳玄珪、而甘草驛條同年紀事有前刺史李無虧之語、似無虧即於證聖元年去職、則是書纂於李無虧為刺史時、成於陳玄珪為刺史時、又從可知也。而張芝墨池一條有開元四年紀事、然衡以全書紀事無踰證聖以後者、且此條體例與全書不合、（解說明云其池已磨滅故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標題）下有在縣東北一里云云一行、與解說衡突、且與其他諸條不一律、再則顯有後人增入痕跡、（開元二年以後刺史杜楚臣縣令趙智本尋訪墨池事、顯係後人加入）且張氏為敦煌右族、所載諸張修葺事、過於誇飾、不應出於

撰人之手、故當據全書以疑此條、不當據此以定著作年代、至卷內不用武后新字、且避唐諱甚謹、則正為寫於開元之證、而竄改之事、可益明矣、是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二、一始水渠記歌謠、一始祥瑞記歌謠、且具書名、二卷相校定著為一卷、圖經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僅都鄉渠見於高居誨使于闐記、東鹽池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其他苦水、獨利河、興胡泊等、均不見於他書、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為古今地理書所不載、他如効穀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羊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足訂漢書孟康注及西域志之譌誤、崔不意為漁澤都尉（非漁澤都尉）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字牋之錢不作隧、足正匈奴傳師古隧道之曲解、又沙州為諸涼舊疆、所記諸涼遺事、不但可據校明人輯刻之十六國春秋、而兩晉霸史可資輯佚者尚多也、

燉煌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卷數亦不詳、所存者為古城山泉之部、疑在原書上卷、紀事較沙州都督府圖經簡略、較沙州地誌詳贍、其著作年代、則後於圖經、疑與地誌相前後也、莫高窟條記吐蕃贊普事、城西北古寺僧記張球事、按張球著述甚多、據其所撰張淮深墓誌在咸通十年、又據署出氣金題記、知球享壽甚高、（時當其八十七十五歲）此錄所記球事、則在球卒後矣、故知此書當作於有唐之季、或與地誌相輔而行也、懸水泉又名貳師泉、先王廟今呼李廟、階倉城為古時軍糧所在而得名、均不見於圖經、足補圖經之缺、吐蕃贊普在莫高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又造百尺大佛、堪稱古今第一大佛、均賴是書徵之、

沙州地誌一卷 敦煌卷子本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檢莫高窟條稱至今大漢乾祐二年己酉，又沙州城條亦稱至今大漢乾祐六年己酉。按乾祐無六年，且乾祐二年為己酉，則六年亦當作二年，而知此書為作於五代時後漢隱帝乾祐二年也。是書較沙州圖經與敦煌錄均為簡畧，文辭亦不及二書優美，且傳寫多誤，如玉女泉誤為王女泉，阿倉城誤為河倉城之類，皆當據圖經是正。惟瓜州得名之說，與莫高窟永和八年創建之紀載，不見他書，為可寶也。故校其訛誤，與圖經與敦煌錄並為著錄，俾觀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老子化胡經殘本二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老子化胡經殘卷，存卷一及卷十，不著撰人姓氏。按唐釋法琳辯正論引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則化胡經之作蓋始於王浮。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裴松之注三國志，亦有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之語。范曄、裴松之皆劉宋時人，故化胡之說不足為始於東漢之證。然東晉末年其說已大行，則從可知矣。隋眾經目錄著錄是書作二卷，而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並作十卷，則自王浮以後，代有增飾，其益為十卷雖不知確在何時，然卷一所載中印度及中亞諸國名，皆為玄奘及王玄策所歷所誌之國，而藤原佐世又明著於錄，則蓋在中唐，而其被禁，又似在此本以前。唐總章元年，進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有敕搜聚焚棄，又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洛京恒道觀桓彦道等奉表乞留，蓋猶禁之

未盡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又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知璿等議狀晁氏讀書志化胡經後附劉如璿（唐志如作知未知孰是）議化胡經八狀是議狀左袒道家故是書又頗行於世此十卷本蓋即增訂於是時耶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畫圖一切焚燬隱匿者罪之具詳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自此以後化胡經遂絕傳於世矣石窟既開古書大出此書復見於世雖殘存僅二卷亦彌足珍矣茲據巴



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卷子本迻錄復據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藏本補足序文（巴黎本序文殘存後半倫敦本序文較多十一行又序下記撰人姓名處尚存一襪字按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題明帝為之序則序題魏字下當有明帝二字然魏明帝序必非為此十卷本而作蓋後人妄附於此耳）又從甄鸞笑道論陳子良辨正論洪邁夷堅志所引輯佚文為一卷附於書後俾觀覽焉

二十五等人圖一卷（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首尾完具計九十八行卷首題謹案二十五等人圖八字旁注並序二小字總目而後分為二十五節始於神人終於愚人每節之首先釋製名之義次以儷語狀其行然多俚詞亦或間用古韻竟卷無圖與標題不合殆圖別為卷歟抑以此書取法人表圖即表之意歟按人有二十五等之說出於文子文子微明篇云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



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所述惟上五等之次第作神人聖人真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第三作庶人下五等次第作眾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為不同耳文辭猥拙誤謬滿紙蓋為鄉曲之士所為其謬至人為志人虞人為庶人則殆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又按哲人節云理於未亂工人節云雖無四人之業農人節云習四人之業理不作治人不作民則著者為

中唐人可知是書唐志及宋人書目均不著錄以其為千年遺跡故過而存之



畧出贏金三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小室山處士李若立撰若立事蹟無考據自序云若立雖乏光谷無能自衒早游鱣席頗踐鯉庭躬承闕里之言伏奉闈門之訓每至壇花發綵閱禮而入緗帷市葉舒陰敦書而升絳帳尋師千里訪道七川希括羽之功紀贏金之業若立固潛心墳典有志造作檢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無其名殆以隱居名故不登於宗籍歟然書中有東都篇西京篇則若立固為唐人無疑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illegible]書卷子本兩卷甲卷始帝德篇第一訖父母篇第三十為原書卷一與卷二之前半（自忠諫篇第十八以後為卷二）乙卷始佛法篇第四十八訖盜賊篇第五十八而第四十九至五十二闕缺得七篇以原書共分百篇分為五卷計之此應為原書卷三故今逐寫校錄定著為三卷按自序云採摭諸經參詳衆史先錄其事後叙其文即其纂書之例按以原書凡叙首均冠叙曰二字即採剌所錄之事造為儷詞亦間有夾注事則多為對偶與初學記例同或摘成言一二語又與北堂書鈔白帖體同

每條之下均有夾行小注，或詳述其事，或並列所出之書，或解釋音義，然繁簡不同，詞或點竄，蓋為文人持擂之用，亦兔園冊之倫也。其篇或有叙無事，或有事無叙，與自序不相符，或原本不若是，此畧出本有節刪歟。所引佚書，徐州圖志、襄陽傳、益州傳、七賢傳、孝子傳、先賢傳、良吏傳十餘條，餘則或不注出處，或誤注書名，唐人好文之獘，一至於此。因係千年佚籍，故訂其差訛，仍著錄焉。



類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名氏，存者百九十五行，起首為韓信報漂母事，似當為報恩篇，次廉儉篇，次孝友篇，所引史記、兩漢書等，均不依原文，即事實亦多增飾，蓋非出於大雅之手。然所引吳錄、世記、孝子傳、高士傳之類，今已久佚，遺文佚事，尚有賴以不墜者。末題戊子年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并係以詩云：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疑過，即與後人看。

楚辭音一卷 敦煌卷子本

隋釋道騫撰、按釋道宣續高僧傳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曰、余於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敘周贍、達者高之、又隋書經籍志楚詞類敘錄有釋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聲者、皆祖騫公之音、然則道騫固於聲音文字之學、造詣頗深、唐之神珙玄應、各得其一體、遂以名家、而騫公撰著散亡、稱舉漸泯、為可惜也、是書隋志著錄作一卷、兩唐志並同、宋人不見著錄、蓋亡於宋世、此卷首尾殘缺、存者八十四行、起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訖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隨文作音、間加疏釋、其協韻作音之說、疑即所謂楚讀、釋家唱經、兼重聲德、道騫得其妙於梵唄、運其法於儒書、獨能音韻清切、為當時所重者、職此故耶、日本唐寫本文選集註卷六十六劉安招隱士蘋艸靃靡句、注音決蘋音頻、按此即字林所謂赤蘋草者也、蕭該等諸音皆以為蘋音煩、非蕭音指蕭該文選音、騫音、即此楚辭音也、集註引其音、亦可見隋唐時此書之大行於世矣、然集註未出以前、世人未由窺騫音之一鱗、集註既出、後世人始得見此一爪、則此八十四行者、誠為希世之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云謠集雜曲子一卷 敦煌卷子本

燉煌本云謠集雜曲子有兩本，一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存十八首，一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存十四首，並不著撰人名氏，校除複重，得三十首，適與原題三十首之數合。計鳳歸雲緰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二首，洞仙子二首，破陣子四首，浣沙溪二首，柳青娘二首，傾杯樂二首，内家嬌二首，拜新月二首，拋球樂二首，魚歌子二首，喜秋天二首。此三十調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令欽官國子司業，為隋弘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又撰以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而上，則令欽蓋為肅代二宗時人，而此十三曲者，固為開元教坊舊物矣。諸曲句法多不同於後人，因可見唐律之寬，而詩詞演變之跡由近體詩而長短句，當於是集覘之。



## 幸存錄六卷 稗史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官至長樂縣知縣，有廉能，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福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南都失陷，自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並作一卷，傳抄本作六卷、四卷、三卷不等。按夏完淳續幸存錄稱幸存錄首盛衰大勢，次遼事、門戶、流寇，皆有大略，有雜誌，而東夷大略為絕筆，故知全書共為八卷。今傳本遼事無大略，流寇無雜志，則已亡二篇，合之則為一卷，分之篇各為卷，則為八卷。作六卷者，已殘缺二篇也。其餘或分卷不同，或刪削有異，則令唯六卷本較為完善耳。允彝身在幾社，亦與復社通聲氣，然深知黨爭足以誤國，門戶大略與雜志兩篇頗多持平之論，謂黨人激而愈甚，從怨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最為痛切。復社中人如黃宗羲等，遂深詆其書，作汰存錄以辨之，畢鳴盛序汰存錄，更謂幸存錄為小人附會之言，允彝死難之後無子

無孫、無兄無弟、其人品足以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誣焉、俾世人疑而不之信、然考嗚城所以謂是書出於允彝身後者、特以幸存錄自序下署乙酉九月朔、而諸書皆稱允彝死在乙酉秋八月耳、按徐東義明末忠烈紀實、溫睿臨南疆逸史、並謂允彝死於九月、徐鼒小腆紀年則繫允彝死於九月甲寅、又按吳志葵於江陰之役被執、死於南京、江陰城陷在八月辛酉、辛酉爲二十一日、則允彝不死於八月益明、而嗚盛蓋有意尋瑕造誣矣、朱鶴齡愚菴小集有是書跋、稱所考門戶本末最爲詳愼、全祖望跋汰存錄引鄭平子之言曰、宗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則前人已有定評、故爲辨其誣而著其是、以爲千秋黨禍之戒云、



續幸存錄一卷 稗史本

明夏完淳撰、完淳字存古、松江華亭人、夏允彝子、允彝死後二年、完淳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下獄死、時年甫十八、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爲續其父允彝所撰幸存錄而作、幸存錄絕筆於甲申思宗殉國、故是錄專記南都時事、據自序、凡南都大畧一卷、雜志二卷、義師大畧一卷、雜志二卷、先忠惠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今所存者僅一卷、計南都大畧一篇、南都雜志一篇、二十二節、則較原書十不存一矣、傳鈔本或更有遠爽、按官始末、藩邊失守始末、擬諡、避國諸臣諱則紀北都時事、疑非完淳本書、殆後人所抄附、然原書殘缺、莫由比較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引先人備位小宰一句、梁玉繩青白士集引甲申之變傳燕京立定王慈烱一條、並不見於今書、則祖望玉繩猶或及見原本也、至祖望以允彝官止考功、完淳稱備位小宰、而當時小宰爲呂大器、因疑其僞、然例以周官考功實即宰夫之職、雖未盡協、此蓋明人文章陋習、不得據以疑此書也、祖望亦云、世以續幸

存錄為夏完淳作，若非完淳，固不應用此名也。則祖望固亦知之。若云僞作，誰肯稱允彝為先人先忠惠耶。



汰存錄一卷 鶴齋叢書本

清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為辨證夏允彝幸存錄而作。允彝不力詆小人，然亦不宥怨清流，書中多持平之論。宗羲父尊素名列東林，身死名璫，宗羲肩此家讐國難，奔走呼號，嫉惡愈深，成見益固，致於他人忠厚之言，必不肯原之，因謂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作是書以辨之。然其所辨均在幸存錄門戶大畧，與雜志中他未之及，則其意氣之盛可知也。允彝之言曰：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閒有清操獨立之人。揆之當時，蓋為允當。允彝又曰：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按李清三垣筆記記捷與維垣殉難事甚詳，明史亦載於高倬傳，而宗羲則曰維垣殺妾僞死，書名於柩，逃至中途為亂兵所殺。此正當時黨人互相誹議之言，允彝所謂少之者正指此也。全祖望跋三垣筆記，以清為失考，殆亦惑於宗羲門戶之言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陽詩文集二十卷 雍正刻本

明孫承宗撰。承宗有督師奏議，已著錄。按明史藝文志著錄孫承宗文集十八卷，千頃堂書目亦作十八卷，又續集二卷，而錢謙益作承宗行狀稱有文集百卷，兵火之後，第元儀得之頹垣敗屋中，范景文刻而傳之。是集二十卷，孫之淓輯刻本，蓋即明千頃堂所著錄者。集前有順治乙未佟國器序，稱之淓編檢殘編，多方掊輯，得詩文二十卷，則范刻全集久佚，世人已莫觀其全矣。錢謙益有學集孫長君墓誌稱西南都城陷，范刻板燬，之淓在閣拾燼補斷，蓋即指二十卷本。方苞序孫文正公全書猶謂有文集百卷，疑據錢謙益語，亦未覩全書也。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均有是書，不著卷數，當亦是二十卷本。卷一至九為五七言詩，卷十為詩餘，卷十一至二十為雜文。錢謙益謂承宗生長北方，游學塞下，鍾崆峒歎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為文章雄健深厚，似其為人，不煩繩削，不事摸擬，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霧訊集，波瀾浩瀁，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希有也。謙益為承宗所取士，所稱容有近諛，然詳繹是集諸什，沉毅感慨，渾淪磅礴，風檣陣馬，勤勞顯頹，蓋非詩人之筆，丁衰世而濟世匡民者之所作也。特以承宗勳業節烈，震耀千古，其人不待以文傳，而世人亦遂不重視其文。唐有房杜，為一代賢相；宋有韓范，為西陲干城。學術文章均與勳業並茂。承宗少究國事，長入軍旅，於閫未能沉潛文辭，亦未臻深麗，故上不能與房范齊觀，下不能與詞人競藻。後之覽者由其文以窺其人，斯足矣。

嘉定屠城紀畧一卷　稗史本

明朱子素撰。案嘉定縣志隱逸傳云：子素字九初，明諸生。明亡，應貢不赴，隱居授徒。承故老凋殘之後，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著有吳暱文獻等書。是書為日記體，記弘光乙酉南都既破，清兵分徇諸縣，閏六月己丑李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艘百餘至嘉定。下薙髮令，鄉兵雲集，焚得勝船四十餘艘。丁酉，侯峒曾、黃淳耀入城，與士民守城。七月癸丑城破，侯、黃殉節，居民被屠死者蓋二萬餘人。子素目覩寃酷，所紀頗稱詳慎。是書前駝遠史本標題作東塘日劄，傳以禮華延室題跋謂紀畧始其初名，後因語涉嫌諱，改題東塘日劄。理或然也。今痛史本有嘉定乙酉紀事一卷，末有無名氏跋，贊為秘笈，而謂紀畧經後人刪改，已失本來面目。蘊考其內容，則適得其反。按紀畧於周荃降清為寇受錢謙益意旨，痛史本不載，蓋為諱荃容所刪也。紀畧於侯峒曾之死，謂溺宅家池，不死，立水中嘆曰：人死亦大難事。此事不見他書，痛史本亦不載，蓋為賢者諱也。紀畧於殉難諸英，舉其姓氏者僅



侯峒曾等七人，而痛史本所舉，則有搢紳四人，孝廉二人，貢元一人，太學生二人，諸生七十八人，蓋續訪所得，隨時增補，故愈後而愈詳。由此三點，可見紀畧所載，皆是屬筆直書，毫無修飾。然則紀畧為朔本，日劄為改本（末增總論一則），紀事為再改本，從可知矣。茲定著從朔本。

嘉定縣乙酉紀事一卷 痛史本

明朱子素撰。子素有嘉定屠城紀畧，已著錄。是書蓋即屠城紀畧之別本，卷首第一節記南都覆沒，於迎降不言錢謙益，而獨屬之趙之龍，於周荃亦不言為謙益客，此為子素自改抑謙益門客所刪潤，不可知矣。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有記侯黃兩忠節公事一文，大致與此相同，蓋即取材於是書，則是書流行已久，且有異文異事，故存之為徵文獻者詳焉。



三垣筆記三卷附識三卷 重刊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清仕崇禎、弘光兩朝，歷官刑吏工三部，舉所聞見以記之，因名三垣筆記。是書所述，頗為矜慎，非所聞見，不入筆記，所上諸疏亦只錄留中者，其已報亦弗並錄，又以目見耳聞不無疑信，非所均見，而屬耳聞事之可惜摘為附識。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稱是書最為和平，因歎當時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多激成小人之禍，清於黨社並爭之際，獨能疏言國家門戶北之鎖鑰在三協，南之樞鍵在兩淮，置此不問，而閧堂鬭穴，冀朝野速醒以外憂為重，所記於帝室之艱難，部垣之互訌，邊防內寇之無籌，忠臣烈婦之大節，莫不有深意存焉。蓋清不在黨社，故立言能以朝廷門戶為重，而深知私人聲氣之足以誤國，或因書中閒有於東林不盡迴護之處，而謂清著此書別有用意者，則不及全氏為知言也。祖望又謂書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維垣，為失考，然考明史國楨甲申死難，見李濬傳，捷與維垣乙酉死難

見高傑傳此三人者位居職要東林勁敵道路傳言衆惡斯集夏允彝是之黃宗羲非之祖望雖熟於明季史事殆亦惑於宗羲門戶之言耶是書初無刻本傳抄者多寡不同今有古學彙刊排印本嘉業堂叢書刻本皆據清之後裔所家藏者嘉業堂本宮中有密史一條建州據燕作北兵入燕其分卷亦間與古學彙刊本不同似刻時有刪改不及排印本善然書中北兵二字原書必不盡如是則所刪改者已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燭寶典劄記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有禹貢本義已著錄玉燭寶典在中國久佚守敬訪書東瀛始為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並撰札記一卷記校刻時疑似之處冀附叢書以行據鄰蘇老人自述年譜則因遭庶昌之忌東刻故稿本流傳甚少守敬刻書偶或隨意改竄若無札記則世人不易窺原書真面目矣茲就卷一言之作義衆美句劄記校云義下疑脫兼字今刻本義旁有一兼字則知兼字為守敬校增非原書所有也春秋運升樞句劄記校云升疑斗誤無以知其姓者句劄記校云者疑氏誤今刻本則已改升為斗改者為氏矣又龍虵之屬句劄記校云龍上脫鱗字今刻本龍上則已逕補鱗字矣刻書之道本有影刻與校刻二法影刻以保其真校刻以求其精是書既係影摹上板而任意改竄頗失刻書之道若無劄記益為荒謬矣又所考按亦間有有未盡者卷四龍角條校云服此注今未詳按寶典原書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服虔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畢見也春秋傳文見左

氏桓五年釋文孔疏雖未引服注而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服虔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則正是此文北史儒林傳序云河洛左傳服子慎臺卿北朝人故引左傳用服注也又卷十二劉歆列女傳條校云按此作劉歆未詳按寶典原書劉歆女傳云魯之母師臈日休家以此四字為句疑出列女傳頌隋志有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顏氏家訓亦言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劉歆列女傳頌頗行北朝顏之推或尚見之故臺卿得引之歟則女傳為列女傳頌之省文雖然寶典多存六朝舊籍於輯佚書者為一新闢地守敬一一照以諸家輯本斠其異同於後之輯佚書者裨益頗非淺尠也



## 紹興府志校記一卷 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為乾隆間知府李亨特主修平恕徐嵩等纂輯紀載無法考數多疏於邑里字謚或書或否科名出身或詳或略父子祖孫先後複見或彼此失書官位科目或沿襲俗稱或依冒古制慈銘本精於名物禮制於明清史事尤為諳熟故於踳駁之處凡所刪所補所是正之處均有據依鄭維璉本江西新昌人李志誤以為紹興之新昌金濂本淮南山陽人李志誤陽為陰遂認為山陰人凡此眼前差誤固可一望而知然如選舉志於姚啟聖鄧向榮等辨其未嘗中進士雜史而外於啟聖考及全祖望袁枚所作碑傳於向榮攷及王昶洪亮吉阮元所為墓誌可謂謹嚴入微至於體例方面於儒林理學之不當分鄉賢宦蹟之不能別論例尤為中肯蓋慈銘本蓄志重修府縣志嘗有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摘清代樸學大師對於方志學說之精粹欲見諸行事後有作者擴而充之再以是書為藍本可為善志矣是書為蔡冠洛據慈銘

校本逸錄雖不無應削之處然逸錄者不便代爲動筆所逸錄亦尚忠實惟選舉志李唐卿條木待問誤爲不待訪問木待問爲宋孝宗隆興元年狀元其姓氏見宋史孝宗本紀此蓋因原稿木字模糊誤爲不字遂以意於問上添一訪字逸錄者自作聰明矣



山陰縣志校記一卷 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爲嘉慶間知縣徐元梅主修歙縣朱文瀚纂輯文瀚學術文章均能入格故原志可稱佳構然金濂沿府志以誤收徐鉉徐鍇不知據南唐書而補載其他顯誤微瑕所校正者凡百有餘條多有可取慈銘是書爲渝奇曾據王氏過錄本逸錄其手校本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持以相校有脫誤有溢出術藝釋老志脫去賀道養兩條王叔文兩條陸升之一條張爾徐兩條貫傑一條金黏四條田賦志溢出刮竹一條刮竹條亦不見於越縵堂日記則爲過錄者所增無疑茲爲刊去此條而補入賀道養等十二條仍定著爲一卷以復原校之舊觀焉

蘿菴游賞小志一卷 原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慈銘天賦詩情，雅好游事，越中又多佳山水，泛舟載酒，對景吟詩，少年游賞，多有可紀。同治壬戌，慈銘羈居京師，乃追述往事，寫為是書，起道光庚子，止咸豐己未，二十年中游賞所至，凡一石一水一樹一卉，讀之令人神志清怡，遠入心脾，地理之旁枝，說部之上選也。按咸豐甲寅以後者，均係從日記摘出，坊印本刊於丙午間，有脫誤，係脫去耳顧蘭亭會字，此舊抄本差無譌脫，足正坊間或較坊本為多。



嶺海焚餘三卷 適園藏書本

明金堡撰。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官止兵科給事中。明亡，祝髮為僧，釋名今釋，抗志以終。是編三卷，皆為奏疏，上卷十八篇，自隆武乙酉十月至丙戌八月；中卷、下卷共三十一篇，自永曆戊子十一月至庚寅正月。堡仕隆武、永曆二朝，其重要奏議，畧具於此。溫睿臨南疆逸史稱堡抗志敢言，甫授禮科給事中，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並及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恒，直聲大振。其後又連劾侍郎萬翔、程源、吳貞毓等，一月章至六十上。睿臨此言容有過甚，然堡所上奏疏不止此數，則可因以推知。按禁書總目有堡粵中疏草，違礙書目又有堡行都奏議，並不著卷數，今已不可考。又按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金堡、屈大均遁跡緇流，均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然則是書命名之意，殆以堡著述被查燬以後，有得行都奏議、粵中疏草殘本者，欲私

為保存忠再觸禁網因為易名耶然自隆武乙酉至永曆庚寅按年編次中間無大殘缺抑得者以全書不便收藏擇要抄存因爲是名耶總之文獻無徵不可知矣今讀是疏如所條中興大計財政八失憤激敷陳規切時事部廷采作明遺民所知錄稱全堡作于王南年譜君子或識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其轉圜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讀畫錄四卷 原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亮工癖嗜畫精鑒賞收藏唐宋諸家手蹟頗富海內精繪事者多求品題故收藏時人作品亦夥是編列傳者自李日華至章谷凡七十七人概爲亮工生平交遊所及而明季畫家實亦大體具此矣傳中專言繪事或附載題詠而遺事軼聞亦多賴以不墜清修四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藝術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覆勘文淵等閣所藏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周亮工讀畫錄其自書畫記內有違礙猥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所謂違礙者據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館臣奏摺因讀畫錄題詩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至是益奉命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案讀畫錄胡元玉傳附有夢至元玉家見所餞菊一詩云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蓋用陶潛劉遺民事亮工固亦明之遺民則用義熙作况有何違礙即屬違礙又何至一概查燬亮工所撰各書乎清高宗周一世雄主

馭庠臣如驪羊豕然文人如李清周亮工之流皆事新朝固非高蹈好名者比所關係至微猶復劇及枯骨雖云懲死者以警當世然究非仁君所忍為也今仍據文淵閣本著錄因通行本不附王時敏等六十九人姓氏據張道所撰是書序此六十九人中蓋有至交密友未及列傳者然姓氏俱在實較通行本為佳故仍據以著錄焉



書影十卷 雍正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考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雜家類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館臣發覺亮工所撰讀畫錄內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語涉違礙因將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案館臣所撰是書提要曾指出援引不得原本者四條考證未能精核者二條傳聞不得其實者二條顛倒是非者三條然總論是書則稱記述典贍議論平允在說部之中為瑕不掩瑜者推崇可謂備至查亮工草是編於清室之中無書可供檢閱故取老人讀書只留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則小有舛誤不應深責今案館臣所指十一條外尚有顯係舛誤者若干條如卷八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案傳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二人正同時也卷十周人世碩作養書一篇見論衡謂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為誰人則似竟未嘗讀漢書藝文志矣又是書板刻原刻本甚少通行者惟雍正三年重刊本校刻不精

每有誤字，然亦或由於竟工出版之後，有未及檢視原書者。如卷二內鄉李蒙字于田，當為于田之誤；宋板許氏說文始於子終於亥，子字當是誤記；卷三魏野明處士，當是宋處士；卷八賴華受報於親炙之人，當作顧榮，榮事見世說新語德行篇上。凡此若干條，則又失於刊正者也。



## 國史攷異六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潘檉章撰。檉章字力田，一字聖木，江南吳江人。明亡棄諸生，學貫百家，尤究心實錄，著國史攷異，亦精算法。清史稿疇人傳有傳。潘耒遂初堂集有國攷異序，稱是書體例以實錄為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同異，核其虛實，去取出入，皆有明徵。全書合有三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攷正者略具焉。今書亦六卷，正與相合。（顧炎武書吳潘二子事稱檉章刻國史攷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則初刻本僅三卷，蓋為太祖一朝事，今所傳六卷本當是最後定本矣。）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曾收是書入史部史評類，然不著撰人名氏，殊為失考。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館臣奏請國史考異引錢謙益說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詞相連屬，難以刪削，應行撤燬，遂被扣除。案高宗對於謙益頗不能寬恕，既銷燬其書，復諭臣工，凡明末清初人著述有引用錢謙益語句者，一一抽燬。是書所引謙益語句，盡在太祖實錄辨證中，實錄辨證在當時恐非難得之書，而館臣謬以詞相連屬，難以刪削，因將全書

扣除其荒謬特甚、今詳繹是書、引據賅洽、辨析詳明、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顧潘之言、殆非過譽、而館臣所擬提要、亦稱其辨証傳信可取者甚多、故詳述其原委、仍著於錄、當知清修四庫書、其去取失當與任屏棄者、蓋已多矣、



南史札記一卷北史札記三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考唐李延壽採合南北朝八書、著為南北二史、排纂刪潤、成一家之言、欲自擬於司馬遷著史記、慈銘因以宋齊梁陳書校南史、魏齊周隋書校北史、事蹟有不同、文字有差互、參數而是非自見、所得頗稱豐富、蓋著書之體如是也、惟於減字節句之處、每有異文、輒欲曲從、不免為白玉之玷、如南史孝義蕭矯妻羊傳、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校云齊書作大富、無貴字是也、北史陽尼傳、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校云北齊書山下有即字、即者就也、此字不可省、凡此之屬、多一字不為佳、少一字亦不失其義、延壽作史時、隨手刪潤、非必盡同舊文、若以善本對校、斯為是矣、此以八書相校、未為得也、又如南史康絢傳、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校云幹上當依梁書增井字、按說文韓井垣也、段校作井橋也、晉灼漢書注、司馬彪莊子注、並訓榦為井欄、則幹自是井榦、不煩加井字而義已明、漢書枚乘傳、彈極之統斷幹、太玄經法上九、井無幹、水直衍、

則古書單用幹字者甚多，梁書有井字不為贅，南史無井字亦不誤也。必欲改而同之，殊失校書之通。然此實校書者之通病，自此三數條外，考證莫不詳確，較之錢大昕攷異所得為已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魏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書起列傳第一，止列傳第九十二，紀志皆無校語。蓋因光緒辛巳之歲，華陽葉大起購得宋監本魏書，王先謙見之，以校毛氏汲古閣本，凡汲本作某者，悉與相合，且多異文，因約慈銘及錢振常、繆荃孫、吳祖椿、朱一新、瞿鴻禨等，分任校讐，慈銘分任列傳二十一至四十，先謙彙為一書，顏曰魏書校勘記，久已刊行。今是編於此十七卷中校語獨詳，且出（全書）及列傳者職此故也。列傳卷二十一以前與卷四十以後，慈銘校語不載校勘記，此則首尾完具，正（可）與校勘記相輔而行，因述其原委，並著於錄焉。

老子道德經義疏殘卷 敦煌卷子本

右卷開端處有損佚、猶存後題、作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世字民字治字皆缺筆、則唐高宗時寫本也、起治大國章、即居注第六十訖信言不美章、即顯第八十一而不見撰人姓氏、按道藏罡字號宋李霖道德經取善集引劉進喜疏八條、三條在殘缺部分、五條在此卷內、則爲劉進喜撰、其中二條不甚相合、疑霖別採自進喜所撰老子通諸論也、道德經云、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霖引劉進喜疏云、神者效驗靈也、非其鬼無靈效、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此卷子本作神零驗也、非此鬼無零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也、又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霖引劉進喜疏云、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此卷子本惟更作亦、餘全同、又自愛不自貴、霖引劉進喜疏云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此卷子本唯不輕染欲自愛也句、脫欲自二字、餘亦全同、然則是書爲劉進喜作審矣、考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序、稱進喜有老子疏六卷、而此卷子本作五卷、則由光庭合進喜別著老子通諸論合計也、新唐書藝文志有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而唐書陸德明傳、云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則進喜固當時名道士、而又專精老子書者、隋唐之際、佛道之爭最烈、釋道宣古今佛道論衡實錄、稱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乃託傅奕上之於朝、遂下敕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佛家聲勢大挫、則進喜在唐初、乃道士中之祭酒、宜其所注老子、亦風靡一時也、至是書體例、析每章爲數項而分疏之、又釋每章所以先後相次之義、與他經義疏不同、則受釋典影響、道士力斥佛書、而著書反效其體例、此其尤著者也、

增補元明史畧四卷（日本享和三年刊本）

日本後藤世鈞編次，藤原正臣增補。後藤氏嘗讀明舒弘諤所著古今全史，讀之，其書起宋以前，與曾氏十八史畧大抵相似，至元明二史之畧，曾氏之書尚缺而未有，於是特元以後之事跡，仿曾氏十八史例，編為元明史畧，以補曾書之不足，庶讀者得以備覽古今。無如舒氏之書過略，於元獨存名號歲月，而所載者不過文謝二子之節義及武宗贈大成、順帝謠荒等若干事，洪武以後雖稍詳，然亦止於泰昌新政，頗在初學終難無憾。爰取薛氏通鑑、袁氏綱鑑、十九史畧，與夫明史紀事、明季遺聞、名山藏等書，於元則補其過畧者，於明則校訂其同異，旨釐為三卷，名之曰元明史略。事簡而明，歷歷可徵，雖事之纖者固有未備，然君臣之善惡，政治之得失，頗可得而識焉。與曾氏史畧並駕海內，晚進之士不披史籍可通古今，此編殊有力焉。藤原正臣氏以其書大綱雖頗可觀，終以刪畧為憾，因加增補，釐為四卷。其增補之體例，有用大字加諸後藤氏原編之正文者，有用雙行小字注釋者，然無論大字小注，凡其所補，皆加以墨地白字之補以為識別。計其所補之多，幾與原編相等。且書眉每事皆標有總綱，讀者尤便。其書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起，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元亡止，為第一卷；自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起，至帝由榔永曆十七年癸卯止，分為三卷。元事居全書四分之一，明居其四。其於明不止於崇禎，而止於永曆，頗具史識。惟原編與增補皆無出典，不免貽小疵耳。

南漢文字略四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順德人，著南漢書十八卷、南漢叢錄二卷，已著錄。先生以有志搜輯南漢事蹟，故於正史、通鑑、輿地、說部、金石等靡所不讀，薈其所錄成南漢書及南漢叢錄外，復得南漢詔敕、奏疏、傳記、記序、論、銘、贊、經幢、鐘款、詩賦等數百首，釐為四卷，名曰南漢文字略。若繆荃孫遼文存，與此書殆同例也。其書凡作者皆列小傳，如於鍾允章載其先邕州宣化人，徙番禺，先生時舉進士，累官中書舍人，三主時遷工部郎中、知制誥，後主立，擢尚書左丞、知宣宮，許彥真誣以謀反族誅，南漢書有傳云云，可稱簡賅，他皆類此。至若詩文亦皆詳注本書事，如卷三周渭贈道士吳崇岳詩後注稱：按郡閣雅談，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渭贈以詩，太平興國詔入京云云，即其例也。證不但詩文如是，經幢鐘款亦如是，如卷二長慶禪院銅鐘款原文為「漢乾和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一日癸未」，梁氏加按語云：按款內既書十一月一日，復云癸未朔，於義為複，又濟作濟，蓋當時沙門中不通文者所為也。是其書體例之美備處，非繆荃孫、王仁俊之遼文存、遼文萃等書所可比擬矣。

南漢叢錄二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輯。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髫齡而孤，其尊人澹條先生好聚圖書，章冉成童盡能讀父之書。下筆有凌雲氣，稍長益肆力於學。若有南漢書及考異、南漢文字略、論語古解、金石稱例、續例、碑文摘奇、書餘曲話等書，並此南唐叢錄彙刻之，名曰藤花亭十種。南漢叢錄者，先生以南漢書成，尚多軼聞雜事無年代可隸，其例不得入紀傳者，載記中時有所見，乃就北夢瑣言、稽神錄、十國春秋、清異錄、方輿紀勝、玉海、玉壺清話、續通鑑長編、澠水燕談錄、鐵圍山叢談等書中遇有關於南漢者，隨手錄之，彙得兩卷，略為類次。其已見南漢書及考異所徵引者，則不復重收。又因將有地理之慕略，凡諸州縣疆域沿革，概未竄入。以雜引舊文，故曰叢錄。共約百餘條，遇有兩說歧異可互證者，則加按語以考之。例[illegible]如稽神錄云：僞吳兵部尚書覃[illegible]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獲一橘，大如升。梁氏按：十國春秋潭傳，高祖時為兵部尚書，考隆演以梁開平二年立，時劉隱已為節度使，稽神錄所云即劉隱，非覃潭也。又廣東通志載盧循故城在南海縣南六里，梁氏按：輿地紀勝云在郡南十里，與廣州隔江相對，與此云六里異，此為並引二說，未知孰是，可稱合乎知之為知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之旨矣。雖僅百餘則，其有補南漢史蹟，實亦多也。

南漢書十八卷附考異（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髫齡而孤，其尊人澹緣先生好聚書，通音律，見有篤學信古者，喜與之從。章冉成童，盡能讀父之書。著有南漢叢錄、南漢文字略、論語古解、金石稱例、碑文摘奇、書餘、曲話等書。嘗以南漢偏國短祚，值干戈擾攘，少載筆之士，絕鮮荒軼。胡賓王興亡錄久佚不傳，周克明撰國史，未竟粗具崖略者，宋路振九國志，及清吳任臣十國春秋而已。吳惟南唐吳越較詳，南漢紀傳事蹟既不能悉備，尤復錯出。近人南漢春秋，又止錄吳氏舊文，梁氏少寓訶林，拓讀兩鐵塔題銜，核與吳書多不合，邦思別著，以成一家之言。於是繙閱典籍，遇事涉南漢者，輙首尾錄出，積時漸久，薈萃而條理之，成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如其數，卷至為本紀，計有烈宗本紀、高祖本紀、殤帝本紀、中宗本紀、後主本紀，卷七至卷十八為列傳，計有后妃傳、諸王公主傳、諸臣傳、文子傳、宦官傳、方外傳、叛逆傳、外傳。其書大抵根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等事，間則採其古事異則



禄其詳，說有不可通，則旁推曲引，務求必當。至單詞片語，散存摩籍，苟於史例無害，亦並綴輯靡遺。考異附之各卷之後，較諸正文，尤為詳贍。南漢史事藉得燦然。至若一事而牽涉數人，雖以所言分詳略，而叙次不免複出，固史家所難，不足為病，實堪與馬陸之南唐書、錢氏之史蒲，先後爭光也。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 家刻本

清陳喬樅撰。漢書儒林傳稱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當宣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始立於學官，同一源流，不知有何分別，而大小夏侯則勝與建且互相非，其一家尚違異若此。歐陽氏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楊震、丁鴻亦皆習歐陽尚書，其學最盛，而書仍無傳。是編所載遺說，必諸書徵引，具有明文者方行列入，至為矜慎，不似所著三家詩遺說考，以爾雅、史記為魯詩，漢書、易林為齊詩，皆出說三家詩者強為附會，初無顯證。即如劉向世傳魯詩，而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書，類皆雜采傳記，豈必悉本魯詩乎。書中多引其父五經異義疏證，以資發明，其自案語亦極不苟。歐陽夏侯之說，久經亡佚，賴此得以僅存，雖吉光片語，彌可珍貴矣。



尚書述一卷 傳經樓叢書本 存目

清凌堃撰。堃字　，浙江烏程人。是書以予三載汝陟帝位，蓋殘本也。篇中謂堯舜帝名，其質未有諡號，後世文以為諡曰放勳，下並史臣述堯功德之詞。放，依也；勳，功也。言堯依天之大，若有成功，周代尚文，假以名堯，非堯故有是名也。此與凌鳴喈尚書攷疑以放勳為堯名者異。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是當時師說已無定論，今去漢又遠，矜之爭辯，各執一說，亦固其所。此編實承乾嘉攷據一派，故於克明俊德則引江聲說，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引錢大昕說。然謂曰欽哉若今諭尾言欽此，殆非詁經之體矣。又疇咨若予采，云采，官也。馬注本釋詁文。案孔傳采，事也，亦本釋詁文。且馬注皋陶謨亮采有邦、禹貢百里采等，訓采作事，則采之訓官，爾雅[illegible]事，即采之訓，故采又訓官矣。是則孔傳與馬注義同，安見孔傳必不如馬注乎？斯亦門戶之私焉爾。

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 光緒壬刻本 著錄

清侯楨撰楨字子勤江蘇金匱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是書大旨宗鄭氏然禹敷土鄭氏曰敷布也此則依荀子敷作傅言治功之序也禹貢首言敷土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論語曰禹稷躬稼是其義也然則經言利旅滌源皆爲田賦而設爾此蓋本書李任土作貢之義不爲無據其於今鐵稿諸水尤言之特詳又謂同爲大河入于海者之意在尾閭令之意在中隔安得起濤季則斷稍二公議治河之策俾隨勢利導河流順軌可見其有志經世不同章句小儒也三江既入以爲三江一派既入者入于海也入海之道大江所行禹迹[illegible]具在後人誤于班固地理志鄭道元水經注妄有異議傳疏以既入爲入震澤其謬更甚蓋孟堅言揚州川據職方其川三江言孔疏引以證禹貢非也水經注引庾杲之說以震澤下流爲三江固失禹貢本旨而以松江浙江配岷江入吳爲三江之名相沿也或引韋昭國語注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或引吳越春秋以浙江浦陽剡江爲三江此吳越之三江於禹貢無與也其說甚辨蔡蒙旅平謂宋葉夢得以嚴道縣周公山當蔡山舉傳本之胡氏錐指又欲易以峨眉當之說也當闕疑爲是所見尤卓惟九江取宋儒洞庭之說則沿胡氏錐指之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 卷 經部 禹貢古今注通釋

尚書協異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戴祖啓撰 祖啓字 江蘇上元人是編

其序說稱宋翔鳳所考本先為協異以辨古今文

字小異而不失大同然後識經文之有所定說乃

略說其指趣命曰協傳共若干卷云云今考此

書多證辨文字異同所謂協傳未之見也序說

謂班固漢書言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乃史記

注無此說孔子世家言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

臨淮太守蚤卒 按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司馬

遷傳雖不言其卒年史記序事至李廣利降匈

奴止大約遷卒於征和初而已云安國蚤卒何從

遭巫蠱事此駁班[illegible]固自有見然以史記初不

言伏生有傳今之大傳其言兼隨決不出於伏生

則未免詆之太過此傳雖非伏自撰當亦張生歐

陽生所述源出於伏耳篇中審定經文多以史

記為主如堯典僉曰益哉謂五帝本紀作皆曰益

司馬鄭之本並作禹曰益哉今不從此又見史記之愈

于三家本而可以證孔正義本也又汝作秩

宗謂本紀作嗟伯夷以汝為秩宗舜命九官

皆名無獨稱伯夷為伯之理此與周禮鄭眾注

所引殘脫一夷字史記作嗟伯夷最為確證然

亦有不從史記者金縢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則謂歸報之說史記誤也斯其具有折

衷非漫無決擇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協異

詩識名解十五卷 聽秋樓刻本 著錄

清姚炳撰。炳字彥暉，浙江錢塘人，康熙諸生。是書分鳥獸草木四部，前有蕭山毛奇齡序，稱其考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存其間。比類所及，必與六藝相證明，然且因名責實，舉漢、魏諸儒所摩稜而疑辨者，皆一一擇理而刊定之。今觀其書，殊亦有然。所言如周南葛覃篇黃鳥于飛，謂黃鳥有搏黍、離留、



栗留、黃鸎、黃鸝諸名，蓋合倉庚、商庚、鵹黃、楚雀總則一族。否則爾雅不應後列如馬舄、車前、芣苢（彙本苢作芣苢，馬舄即車前）諸條，皆連類相釋。此何不類舉而釋，以黃鳥邪？其謂黃鳥即倉庚，以釋鳥文又有倉庚鵹黃之語，說者並作鵹鳥，遂以倉庚為鵹黃、鵹黃為黃鳥，一誤再誤，不可復辨，此極詳審。然其他不能盡如是。小雅節南山篇四牡項領，謂項無大義，說文但訓頭後，領即項也。新序宋玉曰此皮筋非加多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詩亦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爾此引新序未完，雜事篇曰：夫久

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似亦訓項為大，意謂久駕而長不得行，領將因腫大與？箋云：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得使，義異。段玉裁說文注云：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碩同，可備存參。鄘風爰采唐矣，謂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二名。郭璞分之為四名，釋唐為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傳遵釋草文為訓，而於蒙亦誤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此疑非是。傳稱



物名，釋曰：玩毛義，於此曰菜名，於小雅頍弁傳云：女羅、菟絲，松蘿也。說以女羅、菟絲為松羅，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羅、菟絲為一物矣。毛不解其名物多本爾雅，與其以今本爾雅疑毛傳，不若緣毛傳以定爾雅，是以爾雅本文衍女羅二字，或上文女羅之女為松字之誤。蓋唐一名蒙，自為菜名，女羅自名菟絲，不相屬也。秦風晨風篇隰有六駮，謂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云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

宜云獸，十可正毛傳之誤，舉爾雅釋木駁赤李也。錢大昕答問謂即詩之六駮，其說甚確。▇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朱李，朱李當即赤李，因秦地所産也。蓋編大要以爾雅為宗，舍雅經而取陸疏，毋乃失之目睫歟。雖然兼收衆說▇釋蒙而▇以視蔡卞名物解、許謙名物疏鈔，固無媿色也。



詩經繹參四卷　同治丁卯刻本　著錄

清鄧翔撰。翔字鳳閣，廣東南海人。道光舉人。是編用朱墨本，既加圈點，復有眉批，蓋放馮李驊左繡以時文之法施諸經傳，斯其陋矣。集解不注書名，其自出己見者，乃以另圈按字別之。篇中如旄丘流離之子，不從毛▇朱傳▇而信陸疏，謂流離為梟，其子長大，還食其母，以喻狄人；言衛勿忽狄之細微，浸尋將為衛禍。不知黎方為狄所逼，狄已強很，初非細微，殊與詩意不合。至褎如充耳，▇依鄭箋，尤非。充耳，詩凡四見，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不應獨異。且古書中無以褎訓多笑貌者，毛傳恐不可易。然其說亦有可存參者，鄭風褰裳云勿思猶突然忽，又以為君子者諸侯未逾年之稱，亦視之之詞。國人既視忽則外突，特以他人外之。天子之元子亦士，受文命，故又稱他士。二人皆君之子，不應所曰狂童。孔疏之解非也。當日宋人執祭仲要之立突，國人知其謀，特為此詩，告忽謂將有他人入主

鄭國者無如祭仲之專國之奪此與彼皆在其手直沒今何未章特為氣短語當情事如是如是此解殊新頗為近理秦風蒹葭云朱傳循文衍義解詩者甚不遠於箋疏所解殊無把鼻章強難從當從四句言義甚潤[illegible]一據言人言理可以旁通是詩無執一說由此而言則通達無滯矣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刻本 著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藹臣山東文登人是書所采注疏而外不主一家其大旨雖原本小序根據[illegible]傳箋而於說之難通者則通以諸儒之說或間申己意書凡卷本陳奐古者攷推於訓詁名物殊略且往往與古義多違如卷五周行謂唐白樂天韓昌黎詩全詩魯齊秦疏證以周行為大路且要待以李氏之學而誤解詩鄭此尤刺繆白韓之詩證可澄經況許奏疏乎許元人



而以為金亦失之五十月之交豔妻謂以天子之后而與厲王排列無此體例或曰即皇父之妻此當如後世女謁之流不知古人質直不嫌[illegible]此獨不可斥褒姒者豔妻乎然女周南兔罝謂王季妻以文王畢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此必當年實有其事若盛稱人才之多不宜獨言兔罝又謂其人芳四詩以為傷今思古刺幽王之王豈必廣祭祀而及其義流又何暇言祀采蘩采蘋舊俱無以見其為刺詩安見

平桓以後必無諸侯朔王之時凡此數序注皆中肯豳風鴟鴞詩箋云周公作此詩救其屬黨果如所言公方自救之不暇何以救人史記謂周公奔楚尤誣夫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聞流言而即遠遁謂成王何謂天下何且使流言者得以藉口而二叔武庚何猜忌之釁而起矣蓋公以叔父之尊承父兄之業其所處尤與太公召公不同故其綢繆拮据彌深也是尤正確之論當與注中述管周公居東詳觀焉



毛鄭異同考十二卷 原稿本 著錄

清程晉芳撰晉芳歙人其江藩漢學師承記所載江都程晉芳姓名皆同是書當作在戴震毛鄭詩考正後以其多引其說故也其凡例有云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降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載之蓋有鑒于乾嘉諸儒之失因有是言如篇中如悠悠我思悠悠我謂毛鄭皆訓悠為思無易而訓詁未有以悠為思者則公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多有可取



大率類此采采卷耳謂[illegible]采采非一采也漢唐諸解有待宋始明此類是也斯固然矣而於遐不眉壽謂朱子訓遐為何未敢信為然也則又失之今考泉聚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遐作瑕注云瑕之言胡也[illegible]遐不作人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引遐作胡胡何義同王引之經傳釋詞曰遐何也遐不何[illegible]也此足見朱傳之確箋云遐遠也遠不自壽者言其近有壽也迂曲甚矣是尤宋儒之勝漢儒者何反疑之耶此編[illegible]陳啟源稽古[illegible]說最

[illegible]然於六說親止謂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長發猶以鄭分而義非無所見信古成癖不可㢮斷斯所謂愛而知其[illegible]惡者矣惟以玉篇引詩中冓之言冓作𡨴云夜也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蓋本韓詩齊魯韓三家說詩多杜撰玉篇不用說文而據韓詩疏矣竊謂玉篇之引韓詩特[illegible]廣異義遂以杜撰詆三家不亦過乎



詩學女為二十六卷 家刻本 著錄

清汪梧鳳撰梧鳳字在湘號松溪安徽歙人諸生嘗從婺源江永游永作其祖果昊傳即稱其與休寧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閒訪遠近也是編蓋以子灼習詩時相質問因歷考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己意計日程課久而編次成書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為其中凡錄詩義折中若干篇係則以朱傳為主其論關雎之詩謂反復諸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不淫不傷之義蓋名雖從朱傳以是詩為文王之人美后妃之德而作其實則以詩經傳說彙纂謂朱傳其義未深故遵用之也羔羊篇尤極[illegible]頌飌彙纂並說經亦必尊主乎采蘩被之僮僮[illegible]說文[illegible]益髮也釋文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故戴震曰被髮通亦謂之髮與言髮鄭言髮皆不在首服副編次之數其上仍加副焉笄衡中屬引戴說與朱爾馬瑞辰傳箋通釋曰夫宰後舍禮主婦被特牲饋食禮則纏笄而無被是

被雖不在副編次之數非謂被之上又服副編次也
顏鎮庚東塾詩則以被副編次之總名也毛氏謂首
飾得之而說猶有是而胡台珙後箋則從戴說
窮釋以髮被雖古字通用然經何以舍副禕服之正
飾而專言其下之髮髢易既髮髢易乃以益髮非盡
人而用者君子偕老不屑髢也是其明證似不必易毛
訓也斷謂太祖也謂太祖后稷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祖者凡先祖之通稱也
祖之所自出者謂始祖也此詩箋疏以爲成王祭文
王朱子以爲武王祭文王皆由太祖之義而誤太
始也太祖即始祖文雖異名理則一致案是說
非也陳奐傳疏亦定此詩爲禘后稷之樂歌而於
經皇考仍依鄭箋斥文王烈考文母咸遵傳說
則經文初無一字及后稷安見其爲禘后稷之樂
歌乎今考白虎通義宗廟篇曰周以后稷文武
特七廟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由
此而言則文王之爲太祖固有明徵並白虎諸儒
概誤邪然其辨采薇出車杕杜非文王詩謂非



以詩證詩文王時無玁狁宣王時有南仲而采
薇出車杕杜亦爲宣王時詩亦無疑矣其識甚
卓如斯之類亦自不乏故此書雖不逮戴震
毛鄭詩考正之善要可節取也

詩義鈔八卷 同治庚午師白山房重刊本

清張學尹撰 學尹字 湖南湘陰人是

書大要以彙纂折衷二書為宗而以朱子

詩傳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爲羽翼之其凡例稱

詩序流傳最古朱子雖極詆之而不能盡廢其

說夫有所受之也惟歷時久殘缺實多不無後

人附益要其真僞自有可辨也今全錄古序

還有僞者則辨之不使僞得害真其後序則

擇其精者錄之悉屏門戶之見此說似乎允然



以為真僞分明可辨抑何言之易耶如云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爲西周盛雅瞻彼洛矣裳裳者華

魚藻采菽等爲西周盛時之詩而皆以爲刺幽王

節南山所言周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周所言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而無正所言周宗既滅大東所言小

東大東皆東遷以後之變雅而皆以爲西周之

詩又[■]云河廣之爲宋作於宋桓公之世彼時宋在

河南衛在河北適宋必渡河故言河廣若宋襄公

即位於魯僖公之九年則衛之渡河而南固已久

矣無爲復言河廣也是皆確論但多爲前

儒所已言然如有女同車朱傳[■]序甚是以

爲齊淫奔之詩則非至山有扶蘇蘀兮狡童

俱[■]爲刺忽而作據春秋傳桓十一年五

月鄭莊公卒忽始立九月昭出奔厲公位僅

百日傳於其辭昏則云君子曰善自爲謀於其

被弒猶云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並無貶辭而

序何以深譏之顧於褰裳之突獨無譏焉此

尤序之可議者若謂其夫有所受之則楚茨信



南山諸序又將何說乎至于[■]篇中訓釋持義頗

正實於經學所關匪云

## 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 自刻本 著錄

清蔣騏昌撰騏昌字磐谿江蘇武進人是書蓋以唐天寶中詔衛包改六經古文更作楷以便習讀而六經之文始襍俗體宋元以來諸經文字僅仍唐本之舊或有抵牾誦習相傳不知謬誤因輯為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篆本許氏隸考漢碑楷由玉篇三者皆取康熙字典以為宗主旁採汗簡通志六書略六書正譌六書通各家之言其兼語則以己意附益之至云取康熙字典則陽尊時王之制不得不然也篇中如气字云气本雲气之義自隸誤作乞遂與乞乞而別雖餼氣字代雲气字又以與氣相同之餼常作餼氣字今楷書相仍用之雖難驟改而此字本[illegible]不可不知也屮字云屮字篆隸相同本百卉之義今楷書草乃井櫟實也可染皂未知何時用作艸木之艸今楷書應從篆作艸艸俗作草譌茻字云茻字篆隸相同今楷書莽字說文解係犬善逐兔艸中遂與茻字各有一義俗竟作眾艸字用之非本義矣楷書應作茻作莽者非其說雖是然氣為雲气草為艸木莽為[illegible]茻相沿已久苟欲正之不轉駭俗乎如谷字云谷與谷字不同篆體自明自隸誤為一或以去字代谷今楷書只知有去矣本字楷書應作谷凡字云凡字隸與篆迥異今楷書各字偏旁竟與丸字相類大謬宜從凡為是此則當依篆體推求字附奉中紀要一則雖因以襄異同究乖體制要其於五百四十部窮源溯流頗多發覆誠為有裨初學云爾

十四經通考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惟署式楹曰識。據卷首序，式楹當是其字。序末云白下吳符氏記，亦不知其姓名也。是書題曰十四經通考，實則禮記類、尚書類、四書類、春秋類四類。禮記類禮經傳授源流分上下卷，王制里畝二數分上下卷，禮記釋注後分上下卷，尚書類、四書類、春秋類皆不分卷。其中如漢儒源流辨、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增入，殊為詳核。釋注有序，謂條析墳氏著，仍不詳為何人。其所為考，蓋亦在發明鄭學，如論境為壇，經釋注周禮大司馬注壇讀如同墠之墠，考云離騷九章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注亦讀如墠。竊案鄭風東門之墠，釋文墠作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正義曰編檢諸本字多作壇，又曰讀者曰墠，蓋古字得通用。此尤顯證而未之引，則不免疏漏矣。尚書類禹貢一篇三江說入，謂三江，北江、九江也。經于諸水皆不稱江，惟此三水獨有江名，故至揚入海，雖合流已久而尚別之為三，所以存其源也。松江、婁江、東江固非北江、中江、南江，亦非也。既入者，各循其道入海也。此原本經文，確不可易。書澤既定，謂震澤太湖也。太湖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不震動也。合時三江不與澤通，而橫流之際時而溢入，亦理之所有，是尤足申明其說。九江孔殷，謂九江潯陽江也。大江分為九江，猶大河分為九河，不知何時湮沒，如九江之不可蹤迹。孔，甚；殷，眾也，謂眾水所會，其流甚盛也。後九江為洞庭，則經當云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以洞庭在江漢之上也。亦以經析之微，同老吏斷獄，要言不煩。四書類僅至聖年譜，春秋類亦惟至聖生年月日及歲次，似于十四經通考是者不甚相稱，或已殘佚，抑尚未成書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十四經通考

羣經質二卷 光緒乙酉排印本 著錄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浙江鄞人。是書雖無大發明，亦尚少疵類。如屯曰利建侯，豫曰利建侯，謂創業守文皆以建侯為利，後世廢封建而設郡縣，必無長治久安之策，此則囿於舊說，無足深訶。其併伊訓說命，頗信東晉古文尚書，而泰誓三篇則以為偽，謂其最害義者為「乃汝世讎」四字，帝辛在位三十三年，商民之被其毒，祇及身而已，何得以世讎目之，如指紂先世言，是六七王之遺澤，欲以一筆抹煞之耶？即祖君彥討楊廣檄文亦不至是，曷謂武王為是言哉。所見殊正，固非漫無識別者。小雅節南山謂此詩之作，當在監謗之時，而顯著其字，直斥王訕王，卒未聞加罪也，後世禁私史，治逆案，至著為律令，有古昔暴主所不肯為者，可以觀世變矣，是尤有慨乎其言之。又謂禮記祭法惟末段可取，其餘皆不足信，大抵剽竊緯書雜說而成者。文義亦極疏淺，燕居[illegible]不違於禮而紘，教冑子以直溫寬栗，詩德者伯夷典禮，亦必不讓之，殆非孔子之言。此雖疑經，要為特識。至以論語子謂子夏毋為小人儒，夫子此言必非無謂而發，「為人」二字似非子夏對病之藥，此小人當讀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小人，荀子所謂子夏之賤儒是也。斯論似創，實確，最為可取。惟末附通質，謂魏正始石經為中散所書，今人但傳邯鄲淳，不知吾書趙至傳嵇康寫石經，乃失實之言，其非淳書，則杭世駿歷代石經略已辨之矣。

## 漢碑經義輯略二卷 光緒壬寅濟南刻本 著錄

清淳于鴻恩撰。鴻恩字君錫，文字釋鶴山，東黃人。是書據其後序，自稱嘗輯漢碑引經異文攷八卷、漢碑通經姓氏表一卷，後取其經義六十餘則，以經為次第，輯為上下二卷，此編是也。[illegible]篇中如鬼方一條，謂諸碑之義並以易既濟之鬼方為西戎，並引近人徐宗亮黑龍江述略云俄羅斯本羌種，羌遠故呼城有老羌、老羌莽老羌等諸名，而通商尤多以羌帖交易。按漢書趙充國傳遂克西戎，罽師古亦鬼方賓服罔有不庭，羌為西戎，稱為鬼方，然則漢之所謂鬼方者即今之俄羅斯也。漢人既以西羌為鬼方，則漢以前之鬼方亦為西羌可知。今考班書語意，實非以西戎為鬼方，鬼方蓋如大雅蕩篇鄭箋作遠方解，言謂西戎既克，遠方罔不賓服耳，若以為即今俄羅斯，更不足信矣。仲山甫徂齊一條，謂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以徂齊為封於齊，與毛詩義異。攷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注鄧展曰：詩云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者誤耳。然則碑亦本韓詩也。今考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所出本姬周之遺苗，與杜欽以為異姓者不合。且此經上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偪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傳釋下徂齊為[illegible]，故云東方齊也。雖古義參差，其事略類。指然仲山甫衛治齊城，固經有明文，下文式遄其歸尤可為證。況宣王之時，雖有攻殺厲公之事，然仍立厲公之子文公，齊未嘗中絕，決無仲山甫封于齊之理，此可斷言者也。至其以漢武梁祠畫象證耕為岐形，來為面形，又以畫象為冠頂飾，命字其形正如臣證夏殷周之制，謂為治亦將冠後遂定為禮服，亦皆有見。漢去古未遠，較可據依也。

詩經逢原十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胡文英撰。文英字繩崖，江蘇武進人。是書有總論，有發凡。總論謂說文自稱詩用毛氏，未可執開元改經字以後之書，疑許氏非毛詩也。其說頗為有見。至發凡謂詩刺世事，非刺君也。序詩者不明此義，則曰刺厲王、刺宣王也。夫君猶父也，君父可刺乎？如小弁之詩，孟子止述其怨，衛孝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刺其君。太子刺其父，有是理乎？此則謬論。彙閱雎序曰下以風刺上，是刺與風同意。爾雅釋詁：刺，箴也。國語周語師箴，注：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左氏襄四年傳：官箴王闕，注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又昭廿八年傳子孝而箴，注：箴，諫也。是古官可以戒王過，師可以箴王闕，而子亦以箴為孝。今謂臣不可刺君，無乃誘臣諂君之辭。論語之言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犯猶可，況風刺乎？篇中尤多異辭，如汝墳謂周公循汝墳以布化，賢人喜之，賦汝墳。君子及父母，皆指周公。而鵲巢、采蘩、草蟲、采蘋諸篇，則俱以為美召公。並季女亦以喻賢臣。釋之摽有梅謂召公求賢者得歸嫁，周詩人本其事而美之。[■]謂召公佐文王布化，夙夜盡忠，詩人歎君子少人勞逸不同，為之賦小星。野有死麕謂殷之天祿[■]終，文王貞于事殷，詩人美之。何彼襛矣謂齊侯公送文姜于讙，詩人見其豔而無德，故諷之。且謂詩篇之顛倒次序，非亂于經師，即亂于衛氏。但就二南觀之，其淆謬無根，已不勝僂指矣。其最可笑者，桑中謂宣姜有所私者，偽為采桑之婦，以入詩人知之，賦桑中。其最無理者，相鼠謂此為叔忽營蔡寵之詩。至于丰有悔予不送，悔予不將，因謂晉文公過鄭，鄭之不禮焉，文公罵國，鄭人憂其討也，賦丰。綢繆有三星在天句，因謂荀息傅奚齊，三公子之徒將發難，詩人諷之。三星以喻三公子之徒。棫樸有周王于邁句，因謂此詩疑詠穆王之事。似此穿鑿附會，實經之蠹，豈特無當于詩義哉。

詩考補二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胡文英增訂。宋王應麟詩考先及三家，次及異字異義，次及補遺，次及詩地考。是編不復分別，凡所增訂亦多未愜。如關雎補云初學記引張超誚青衣賦：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好以窈窕。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亦載此賦，好作妃，其義為長。且上有思古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以關雎為畢公作，僅見於此，何得遺之。何彼襛矣引六經奧論云：何彼襛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又引章如愚曰：何彼襛矣，王子之其容之固可謂之美矣，然後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其譏之也。騶虞引歐陽公本義曰：騶虞之虞，虞官翼五田豕以待射。凱風引遺齋曰：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相鼠引詩總聞：相或為拱字變，韓氏所謂拱鼠拱而立也。此皆宋人說，甚僻，攔入將補，不勝補矣。



篤志齋經解五卷 同治十年刻本 存目

清張應譽撰。應譽字伊知，直隸南皮人。是編周易三卷，春秋二卷，大率亦諸宋學。雖探原於孔穎達正義，實多折衷程朱胡氏，而宋以後諸儒之說亦兼採焉。其解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有云所謂大耋，蓋假象而言之，不必真箇衰老，全部易象俱當如此活看，其說是也。然於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則謂初九無位之文，是伯夷太公避紂之象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則謂六二是柔順之臣，此文王事紂之象也。左股大臣之象，夷于左股，是傷大臣之象，如紂殺鄂侯。九三明夷于南狩，則謂九三與上六正對，此武王伐紂之象也。上六不明晦，則謂上六是紂之象，不明晦昏之至也，初登于天，尊為天子也，後入于地，則為天下僇也。此明夷一卦，幾無不以人以事實之，得毋失之鑿乎。是蓋不能活看之故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謂不稱姜氏者，上有夫人姜氏如齊之文，則可以前目而後凡矣。案左氏傳曰不稱姜氏，絕

不爲親禮也其義甚精[illegible]易番趙鞅帥師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得罪于父其不當有衛
明矣而君衛者其子也則不當有衛者而當有衛何
也父故也故書納爲輒罪此殊未能自圓其說也
孔子雖不爲衛君然尚受其公養之仕似不以輒爲
罪公羊之說僅之未可盡非歟

經部提要孝經詩書類廿五種計三十頁

癸酉十月江瀚



孝經韻讀一卷 江氏音學十書本 著錄

清江有誥撰有誥字晉三安徽歙人是書爲有
誥所著音學十書之一夏炘詩古均表二十二部
集說極推服有誥言均之學此編於孝經有易
書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爾雅獨無詩有周禮考
工記春秋左氏傳惟易最詳其凡例云前人
誤以本音爲叶音陳顧諸公糾之篤矣但詩易
楚辭內有通用合用之韻先秦兩漢並有借韻
讀不知古音的如何讀然今日非叶則古韻不諧
故仍從字母轉紐以叶之但有字從今音可諧而
古則分正音如衆字今音求古音其所以異者正
則讀和者仍須從叶所字古音正今音鳴既以正
音爲正則讀鳴者仍須從叶讀此慎勿怪今音
可叶而多此一注也其語極爲分明卷首古音總釋
共分之部幽部侯部魚部歌部支部脂部祭部元部
文部真部耕部陽部東部中部侵部談部葉部
十七部云

# 尚書因文六卷 光緒辛卯刻本 著錄



清武士選撰。士選字萬青，河南長葛人。是書卷首自序稱幼讀尚書時艱於講義，每苦其節々作為通文，自添光陳。繼讀崑山徐氏經史辨體中尚書一冊，羅列前輩評語頗為富有，然濃圈密點，尚嫌其有句法而鮮章法，因而殫精竭慮，詳究其理，復為參諸意度波瀾所以然云々。觀其所述，都通可知。又稱後從四書中凡言堯舜者細為研求，以證之于書，乃覺伏生所傳今文本義理章法絲毫不可動，非敢謂因文見道，亦不過因文順義，因文論文，此其書所由名也。篇中每篇有旁注，有眉批，而眉批尤多可哂。如堯典謂曰若稽古帝堯開首檃定，下乃放開詳敘；謂命官前後總，中間命後代標法，自此開祖；天文地理政事時令民物錯揉有法，句字亦腴鍊；謂讓岳又一近波；謂格出虞舜特筆鄭重，絶是三村家學究評時文手眼。乃於禹貢山川亦漫無考證，仍以文法說之。其夾注有云：才不大則無以舉重若輕，筆不簡則無以縮丈為尺。今天下山水貢賦而萃為一書，何其大也。然不過數行了一州，數句了一事，又何其簡也。全書以讀時文之法讀經，大率如此。然於帝曰欽哉下云文勢不能依今文連慎徽五典，今讀為長，則尚知姚方興二十八字之非真及今古文之別，抑可謂屠沽中佼々者矣。

尚書集解二十九卷 原稿本 著錄

清賀淇撰。淇字竹園，湖南衡陽人。是編又名書繹，以其列集解於前，後加繹曰於後，而以淺顯之言順釋經意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繹曰：共工、鯀以治水無功流，苗以不即功竄，驩兜有舊共工之事，其放必以是。是四罪皆由洪水而得，故天下咸服也。史公以爲變四裔，是使之爲四裔諸侯以化其美俗，如今之帶罪効用，季孫行父以鄭野不經之語，勸宣公，非通論也。鄭以說經，非是。且鯀之極死，與舜之野死，皆是以死勤事，故夏侯以宗鯀，商、禹傳其功也。蓋知左傳爲哀說矣。是論甚確。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繹曰：父猶傅也，故遷史謂父師，大師，即周之大司成也；少師，即大樂正也，以教王子，蓋微子之舊傅也，故以去就之誼詢之。鄭君以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恐未然也。夫微子之謀去，當在箕子已奴，比干已死，殷亡不旋踵之時也。其去也爲先王之朝祀也，故孔子稱其仁。使箕子、比干猶在，則殷之存猶可冀幸於萬一，而微子遽自謀去，恐于誼未



合也。此說尤極允當，然亦有不可據者，如內于大麓，繹曰：大麓在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東北嵯務山，蓋堯與舜至此，相沇州之水，而遥畫治計也。舜官治既信，而當時治之大策，如洪水而洪水之不治，咎在計沇州之得失，而共工、鯀之無成功，乃失計于九河，故內舜大麓，以決其禪也。卒遇暴風雷雨而指畫不迷，惑訓之，豫也。其解殊創，（蔡集）全出臆測。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大陸縣，今有堯臺，乃堯禪舜之處。與此言大麓在唐山縣不合，大抵皆後人附會也。又九江孔殷，繹曰：九讀爲沈，沈氿泉穴出江，自湖北漢陽府治東北至黃州府黃梅縣，所受皆沈泉，故曰九江。案爾雅釋水：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旁出名曰沈，以沈泉當九江，謬甚。殆好異之過也。至惟辟玉食，引周官玉府，謂王齊則共玉食，俑也，而不取史記宋世家集解載馬融曰：玉食，美食；鄭玄曰：玉食，備珍美也。亦其小失。統觀全書，瑜多瑕少，洵近世說經之善者與。

書序畧考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篇中引諸書之次輒有案語云云案當是名其姪則不可考矣是編大旨以書序非孔安國家舊物據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今書序無太戊是孔子非樂之篇列武觀與湯刑並論則武觀亦尚書之篇也今書序無武觀畢命正義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相應非也三統曆以畢命作策書豐刑此中古文尚書逸文



也鄭見畢命逸篇乃有冊命霍侯之事是當名霍命不似畢命也今書序之無霍命此篇其彰明較著者又云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緇衣又引尹吉曰鄭注尹吉亦尹誥也緇衣一篇公孫尼子作尹吉鄭曰當是尹告是此篇在公孫尼子時作尹告也鄭曰以為咸有壹德書序不作尹告知書序異周秦舊籍也並足證明其說■焉

班經師如馬鄭輩不以書序為孔子作唐以前尊信無異辭至宋儒始疑之近世治漢學者而以為宋儒罪辜然今之書序出馬鄭古文實亦不無可疑魏源書古微以書序亦衞弘作雖近武斷然古文書序為後人改竄不必是孔子之舊亦猶毛詩序不必卽子夏所傳也皮錫瑞有云宋儒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詠哉言然謂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則又崇尚今文一偏之詞云爾

書經集傳異同商六卷 傳鈔本　若錄

清不著撰人■名或云湘陰郭嵩燾著是書以蔡沈書集傳為主而商其異同如堯典允恭克讓蔡傳以允恭為一德克讓為一德蓋引呂氏枏曰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謂此以允恭克讓為四德其義為優左傳所見篤誠舜典溫恭允塞是允自為一德多方克堪用德禹謨惟帝時克克者能也無所不能之謂克則克自為一德不必黏連恭讓說也蔡呂說多不合古訓惟敬德之聚也見左傳可此云無所不能之謂克失之與呂同禹貢九江蔡傳本胡氏晁氏說以為即今洞庭謂洞庭漸江發大未經禹疏鑿故不見于經然九江自九江（原注禹跡多有闕）洞庭自洞庭也又並云黑水蔡傳據滇池而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嵩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謂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即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二千里程大昌以漢滇池葉



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可其論甚確篇中於大禹謨引崔述曰後人真偽書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為宋以來理學所宗也不知危微之語出荀子又曰若竄三苗于三危何以復命禹徂之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于羽而七旬遂格此偽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胤征之引崔述曰胤征乃偽書而於五子之歌初不置疑何也然伊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則以此而不言湯而言我亦有語弊想是湯誥諸侯之詞竊以為伊訓也咸有一德則亦疑是後人偽撰其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惟詞近今張且先已而後湯其言亦不順是固與深信晚書者異矣至謂洛誥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記周公攝政七年後子明辟為君政于成王之第偽安排之而并周公踐阼見于禮記者舉斥為不足信假王莅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莽敘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召誥而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納幣于王者

也史乃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于王之前而必兼周公之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嗚呼此公之所以聖也以經證經尤為卓識竊觀此編兼采漢宋無所偏倚與宋壽所著稗記質疑宗旨相近殆真出郭手與



今文尚書攷證三十卷 師伏堂刻本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尚書大傳■已著錄是書以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為主其謂龍門著史多列尚書之■文實守歐陽之法■攷漢書儒林傳稱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當班固時今文猶盛其以遷書多古文說必確有所據夫豈鑿空言之哉故五帝本紀之述大麓俞正燮以為真古文義因詆鄭注大傳釋麓為錄殆用今文家論然



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illegible]前故或云出歐陽夏侯今文而宋翔鳳則斥為古文家說果孰為古文孰為今文斷錫瑞既仍史記皆為今文■微子篇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今文乃言比干諫而死箕子為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為今文古文說故言微子之去先後有異復詳論衡載金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薨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

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異說
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由此而
言史記固略有古文家說矣錫瑞所著書經通
論書古議孫星衍誤執史記爲古文致今古文家法
大亂今錫瑞此[illegible]編得毋有誤執史記爲今文者乎
篇中有謂子雍好與康成爲難而今古雜糅馴爲
敦尤康成[illegible]故鄭玄爲書注皆非古非今必祖鄭廣
王派通論也斯語持平可謂乾嘉諸儒之失末卷
論書序云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



兩篇爲證陳氏說尤詳所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
數之顧命不分說爲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即伏生今
文所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
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太誓之後乃合顧命
康王之誥爲一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孔疏云伏生二
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塙此駁陳壽祺說[illegible]
極允核至其以今文標置而先生張太岳故王先
謙序亦[illegible]深以其謂古文義說盡出劉歆爲不然云

毛詩明辨錄十卷 乾隆庚午原刻本 著錄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艮思浙江秀水人是書大
旨折衷朱集傳而博采眾說以廣異聞雖
不墨守一家然實膚淺卷首沈德潛序稱其
一洗大全之陋遵王而異聖堪爲尋篤之鼓吹
德潛不諳經學宜其言之無當也篇中綱領二卷
一論詩義及章句一論叶韻古音皆無所發明
篇中關雎一條謂若后妃發求窈窕之女在未
歸周時媵婦有父母主之既歸周以後媵婦已足



備數何必外求於義都不可解葛覃一條謂雎
鳩之鬬鬬必后妃賢婦而美之黃鳥之喈喈詩人何
爲以詠未嫁之后妃且未嫁而言歸寧於義有未
妥處此二者俱辨鄭箋確有見地[illegible]駒一條謂
駒雅馬見周禮校駒今毛以五尺以上爲駒豈西
南夷產馬形小者皆名爲駒歟此引校駒是也其
云西南夷未當說文馬二歲曰駒與鄭司農異周
禮注同今經惟小雅角弓老馬反爲駒用本義
故胡承珙毛詩後箋謂言秣其駒駒字當作驕段玉

裁說文驕下注云據陳風株林小雅皇皇者華
則知周南本亦作驕驕也室宜室牖下一條謂豈有大
夫妻承祭祀而尚稱女者乎不知此詩季女雖
不必定是大夫妻然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
承筐皆以嫁而稱女也又[illegible]雞一條謂詩人作鳴
狗經是寡人喝助詞中子言亦非祭主自稱者豈
自稱豈有言厥後者即豈有自祝其眉壽者邪
其曰相予肆祀綏予孝子此兩予字乃祭中有司
自稱猶言我之祭主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



有司徹豈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
多祝祭主之辭是殆其細繹得未且以儀禮為
證似可存參詩無達詁義雖相反固不妨兼
收耳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龔鑑撰鑑字明水浙江仁和人是書冠以
總論頗為小序辯護以朱子攻之為已甚且
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詩亦然三百篇皆
正士之詩無邪士之詩春秋本事不書詩亦
然無關于綱常倫紀風俗人心治亂興亡者不
錄然如謂凱風序以為美孝子朱傳以為七子
自作夫母不安其室為孝子惟有負罪引慝痛
哭流涕以悟其親何忍形諸詠歌不但至痛無聲



篇中雖極負罪引慝適所以揚親之過耳尚得
云孝乎故從小序美孝子之說為長今考大戴禮
記曾子立孝篇曰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
也盧辯注曰此子自責但過之辭也朱傳蓋即本
此且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聖善何嘗揚
親之過以為不能安其室者序可以是美孝子怨
孝子轉離矣此其信序太過之失也而於關雎
序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則又不以為然謂小序
非出一手首句之外多講師附益有待分者

有失旨者、有首句失旨而下文得旨者是在虛心善擇耳則固並一味旨從者異矣但於葛覃之篇又謂小序后妃在父母家二句乃推原未嫁時事則志在於女功之事句下添既嫁而二字則序意完整矣此則掃改序文殆鄰於妄將仲子篇謂莊公非愛段也左氏謂之鄭志穀梁謂處心積慮成於殺可謂窺奸雄之隱此詩之刺也亦然小序小不忍以致大亂失刺莊公之本旨其說甚當山有樞篇謂師服見微于命名之時又見于封國之際蓋桓叔竊于穆侯而翼已成也義之士如師服之徒知國祚之必移惮他人之入室託為諷諫以悟其君千載而下有餘痛焉離騷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今詩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云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蘇武詩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所謂思深憂遠者蓋如此耳如為及期將至蕩滌放情從卒其失安在其深且遠哉此尤得詩人言外之旨惟楚茨至車舝凡十篇朱子謂其無一言及衰世之事不取序說類曰雅之篇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毛詩序說

既篇在此誠非無見今仍以為陳古亦祖序之過也

木齋詩說存稿六卷　癸亥刻本　著錄

清補汝文撰。汝文字伯機，江西高安人。同治優貢生，官安遠縣訓導。是書不偏主一家，往往獨抒己見。如總論中謂孔子未嘗刪詩，詩之逸者自論語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及孟子畜君何尤外，如左傳、禮記、大戴禮所引，以為皆不知出於何詩，蓋詩之逸者也。其他則皆以為非詩之逸者，咸春秋以後之人所作，語近於詩，故引者偏為詩云，而實非逸者；且有先哲格言或古語，誤引為詩者。其論頗為詳核。又謂序有毛公釋小序之傳，并非序文，文殊有是。惟以詩序乃國史舊文，孔子錄詩時已有，非子夏作，特子夏傳之，至毛公而始顯耳，此則未免尊序太過。至其引孟子云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因謂春秋之作由詩亡，詩亡由王跡熄，東遷後諸侯專征伐，王不能制，春秋起於是時，所以誅諸侯，存王統也。其記齊桓晉文，所以誅齊桓晉文也。是■好為高論，與論語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桓尊周攘楚，存亡國；晉文定襄王，戰城濮，皆有功王室，豈春秋所誅乎？孟子自許以齊王猶反手，豈其卑視桓文，蓋由時勢不同也。商頌五篇，謂漢儒多言宋人所作祭祀之詩，鄭氏注禮亦謂商頌為宋詩，蓋用韓詩說也。毛氏所傳，固不可易，然韓詩必有所本。今攷其詩多雜雅體，鋪張揚厲，同乎魯頌，與禮所云殷禮尚質之言未合，意商頌十二篇乃宋人用商之禮樂以祀其先王所作祭祀之辭，正考甫所得於周太師者（蓋既云宋人所作，何宋反無之而必得於周太師，論殊矛盾），乃十二篇之目與？考其詩則宋人所作，故與魯頌略同。斯其為說，雖猶惑於毛義，不信史記宋微子世家以為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所以作商頌。然■其詩體與魯頌，固定為宋人作，則其識固已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木齋詩說存稿

## 韓詩故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沈清瑞撰。清瑞字芷生，江蘇長洲人。是編蓋以韓詩之學絕於唐代，頗其斷章畸句往往散見羣書，後儀王氏詩攷所采已略備，因取經文字句與毛異者皆爲詳注所引之書，即係注句下。其有攷證別書或參己見者，則加案字。凡王氏之缺者補之，譌者整之。其條所據內傳之文及章句未詳何屬者，別載卷末。其中如關雎首引章句而辨之曰：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攷漢父名方丘，字天子，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世謂章句爲漢撰，據馮衍傳注引作薛夫子章句，可知爲方丘譔也。此殆言韓詩者所鮮注意，可以表微之。芣苢曰：說文繫傳通釋篇引韓詩曰：芣苢，木名，實似李。此逸周書王會解文，王肅引之解詩，王基已有駁難，見于釋文、正義，並不言本于韓說。此非傳寫之誤，即係楚金之謬矣。王氏詩攷仍之而不察，今特辨之。其說亦足與輿綜所箸篇曰章句籌字當作藩，傳寫脫水旁耳。文選注：箸，積也。三字本在薛君曰上，今以三字移下。或云此即韓故文，凡釋文等書所引不稱薛君者，皆非章句，韓故與章句各自爲書。韓故亡佚已久，七錄、隋志皆不載，唐人所見不過章句，執其所引，殆皆韓故，斯不然矣。由■[是]是言之，則■[此]書所引大都章句，將無自解乎慕門心焉惕惕■[由]爾雅釋訓■[帝]忯忯惕惕，愛也。郭注云：詩曰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但稱韓詩，不云薛氏章句，蓋郭氏猶及見韓故而引之也。然則韓故識寥寥無幾，勢不能不取章句以充卷帙矣。

讀詩考字二卷補一卷 自刻本 著錄

清程大鏞撰大鏞字韻生江蘇清河人是編於羣經引詩而字有不同者彙而別之於鄭箋改字文字假殊者部而分之於釋文所引之韓詩說文字體歧出者析而列之共為考十有二焉一四書引詩異字考二左傳引詩異字考三禮記引詩異字考四孝經引詩異字考五爾雅注疏引詩異字考六鄭箋改字考七鄭箋異讀考八鄭箋徑改經字考九鄭箋用義訓改字考十鄭箋改正毛傳考十一韓詩字異毛詩考十二說文字異毛詩考其書以考校鄭箋為特詳意謂近世治毛詩者動訾鄭氏曰好改字以就己意不知鄭箋奧博其箋詩也遇傳義之隱約欲强同而不能因旁本三家詩及他經傳以正其音而辨其字且當時別本甚多彼此互異擇善從焉眡後人之師心妄作異可同日語哉故區區為是略加考校用浙所由非敢何鄭蓋意在述毛以釋詩信鄭所以申毛也申毛所以詁經也其說亦自有理然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考字

綠衣綠作褖說于豐郊說作禒皆不免強為之辭且說文偁詩毛氏其引詩之字與今本異者或今本為後人所改第無可考耳

孝經引詩大旨六卷 光緒甲午刻本

孝經類

清黄雲鵠撰。雲鵠字翔雲，湖北蘄州人。咸豐三年進士，官四川川南永甯道。是書卷首自序有云：年來山右老學易，深悟易無定象，用故[■]窮，因悟詩亦無定解，一詩必不止一用。假取韓詩外傳所引詩詞與原詩一一比附，則出入離合多矣。後取聖經所引詩詞一一熟繹之，而後知詩無達詁，古人信不我欺也。斯言是已。故此編間有發明，旁自其酣吟密詠，咀味言外之味，得之蘊遂以



洞覽百家，攷箋注序傳之異同得失，為返本還末，未免啟空疏之弊。又於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章云：一物不知，儒者以為恥；不多識，誠不免為涉獵，但求多識，不先求詩教之所以然，則昭於名物，不克察乎人倫，失詩學之本旨矣。聖人本旨乃及此意，至深遠。學詩者須熟體聖言，將全詩與自己言行倫理一一考驗，無先末後本，無因陋苟安，無以淹雅自足，自怨觀[■]句，蓋有為言之。[■]夫為學之道，有本有末，不可偏廢，先博後約，固論孟之通義也。篇

中於孝經引詩有似不甚切者，亦有與詩意絕殊者，皆精義也，抑尤有令人興歎者。其謂禮記檀弓引詩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聖人贊子罕，一以教民孝，一以教臣忠，代君惠民，惠民即以保國，忠之大者也。視民生死若無有，專剝民以媚上者，不知覘國者其謂之何，聖人聞之其謂之何。此在君主時代，其言若是，然較今之專剝民以奉己者，不猶愈與。

素行室經說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楊譽龍撰。譽龍字子成，浙江錢塘人。光緒二十三年拔貢生。是書蓋取平日所纂述，以先後編目，不從經次，如臧琳經義雜記例。譽龍肄業詁經精舍，疑即其應課之作。如篇中考函遜民同志辭，謂志當讀爲史，志本從史，故得通假。又矣峯義載陸釋文云本作志，是其例。又如毋字毋亦變作▇貫，毋嬎古今字。此特古本翻新未有古經義也。然如公進戎于濟西，辭謂公穀二傳之文



自足互相發明，第左氏此傳未可從耳。禮器爲祊乎外，鄭特牲索祭祝于祊，兩祊字爲一爲二說，謂繹與祊不得合爲一祭。鄭注祊繹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說非也。此二篇之文雖詳略不同，而其于彼于此諸文義正相合，則其所言祊祭自顯見其爲一非爲二矣。鄭君乃牽合繹祭爲說，而以此二篇祊祭分爲二，不亦誤乎。▇說珏核說瓊，謂瓊訓赤玉，自是古義，段玉裁以爲當刪瑞瑕間，而改赤爲亦，其說非也。朱氏駿聲亦謂說文瓊字次珏璗下，辭

云亦玉也，今本作赤玉，誤。蓋亦爲段說所惑也。專段改亦玉固非，以訓赤爲古義，亦無確證。瓊字古人多用爲白，謝惠連雪賦曰：庭列瑤階，林挺瓊樹。范雲四色詩第三曰：素鱗飄北渚，白木在南宛。獻璟潤玉塞，歸珠照瓊軒，皆用作白。唐代改朱崖郡爲瓊州，此自唐人用說文耳。王筠說文釋例曰：赤古作夫，美字挽瀾，上半即似之矣。是說似較有見。然則毛傳云瓊玉之美者，蓋無▇易，信說文又不如信毛傳也。

三經詮詁不分卷 周氏刻本　　著錄

清[illegible]祖撰。其祖有毛詩學，已見前。是編題曰三經者，一孝經，二大學，三中庸也。其自序稱聖人之道，莫切於孝經，莫辨於大學，莫邃於中庸。孝經首引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恐其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蓋鄭以孝經為孔子作，又以孝經緯引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注中庸謂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然孝經實非孔子所撰，



觀其首章曰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蓋曾子弟子之述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已有是言，而漢儒附益之。故朱子嘗以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為疑，謂如此之語，須是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無分，豈不害理。亦因其非孔子作，是以敢議之也。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其祖謂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仍不離膝下，最相親昵，遠知識，日娛，則其奉養父母乃日嚴矣。此皆本於自然之天性。是說殊欠明了。愛乃自然之天性，嚴非自然之天性也。禮記祭法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又曰：嚴威儼恪，非事親之道。參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斯章之旨，恐與禮相悖。大學所謂誠[illegible]者，其祖謂自此以下，皆從首章內逐句提出申說，故皆以所謂發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致知已詳前章，故直從誠意，不知正心先誠意，誠意乃大學要旨，故從誠意始。荀子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大事矣。大



學一章，誠意盡之，荀子其知之乎。隋書經籍志有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蓋此篇別行已久，不自宋儒始。孔疏引鄭目錄云：孔子之孫[illegible]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其祖謂不作孔子學案諸也。然其中如哀公問政，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等語，與[illegible]不甚相類，且柔遠人，懷諸侯，亦非所以對哀公言，正未必[illegible]出子思手也。陳漢章跋乃謂子思之作此篇，實本周官經大司徒之六德，與大司樂之樂德

尤[illegible]周官晚出子思[illegible]嘗見其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詎不聞之即依所說則成周時已以中和為教[illegible]何待子思昭明聖祖之德邪其祀於此三書自謂集衆家之注而精取焉志將闡道術以覺斯民然實無甚發明殆不足以副其志矣



禹貢古今義案二卷 傳鈔本

清不著撰人[illegible]名氏是編蓋非完書至浮于汶達于濟以下遂闕所簡中多掇拾胡渭禹貢錐指之說惟於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既引胡氏復注其下云錐指主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恐未為確以上三條姑存其說侍學者審焉至雖尊信胡氏於其之言亦不盡從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下引段注說文曰地理志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水經言清漳入濁漳濁漳會虖沱入海兩異者當緣作水經時與志時異也王應麟曰漳水舊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而南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王氏特斥度之詞依班許則漢時未嘗不入河也漢志說文以清漳為主水經以濁漳為主王鳴盛後案宗漢志而非水經然當參稽經為是說具義參又蔡傳言漢時漳不入河說詳義別據此則作者所著義案而外尚有義參義別二書也

詩經比義述八卷 家刻本 存目

清王千仞撰千仞字涵齋江蘇金匱人周
官大師教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然詩
體兼三義其實興亦比也賦中亦有比也則比實
詩之義府也是書博采衆說推闡比義數豪
序謂舉比以通賦與興非創自此編其言是也然
如兔罝汝墳甘棠騶虞諸篇類皆實賦其事
即采蘩采蘋兹供祭祀亦不可言比又如二子乘
舟篇據云細玩此詩作于二子方去之時則為賦作
于二子既死之後則為比蓋亦持兩說竊謂如毛傳
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則確為
比然考新序節士篇曰壽毋謀況伋子河壽知之
而與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
死閔而作詩則乘舟乃實寫非虛擬今讀首章
中心養養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悲其被
害之詞新序之說似較可信至定之方中干旄
載馳俱是賦非比更無論矣其他如此尚多不
追備舉全書僅有可取推題曰比義述實而



摘之珠未盡合耳

經部詩類 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三十二頁

癸酉十一月江瀚

羣經字詁七十二卷 家刻本 存目

清段諤廷撰。諤廷字珂菴，湖南黔陽人，歲貢生。先是諤廷有四書字詁，經寧鄉黃本驥編訂，集資付梓，故是書凡字已見四書者均不更載，而其中蕪雜實甚。即以易[illegible]之，如揮則引文獻通考都指揮使；漸則引水經注太液池中有漸臺，漸江即浙江；滿則引蘇軾詩不恤柿腸誇腦滿；渝則引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塞；包則引山海經注吳縣南太湖中包山；沙則引賈誼弔屈原文俟罪長沙，書法指南如錐畫沙；尾則引侯鯖錄燒尾；翰則引通考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蔑則引荀子議兵篇秦蔑；衢則引一統志越西郡姑蔑，秦置衢州；它則引莊子德充符衛有惡人曰哀駘它；楠則引南州記郁楠子生廣南山谷，二月開花，實大如雞卵。連篇累牘，類皆後世地名、官名、人名、樹名及瑣碎雜事，毫無關於經義，宜節去羣經二字，第曰字詁可也。



律呂古義六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著錄

清錢塘撰。塘字學淵，號溉亭，江蘇嘉定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江寧府教授。詹事府詹事大昕兄子。是書大旨以古尺推明古律，言謂古之律法傳而尺不傳，律法得尺以為用，尺不傳即律不傳矣。自晉荀勖以劉歆銅斛尺為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自塘得虞傂尺，知勖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分一寸。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古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我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為二帝三王傳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人蠡於用漢尺不遠矣。自謂依法求之，而有得焉，因以參考斯編。然其所得虞傂銅尺為漢章帝建初六年造者，至所得周尺，則不知何尺，而謂漢造大尺八寸加一分即為夏尺，其言果可信耶？卷末大昕跋云請為制序，愧非專門

弗敢雅也總錄專門亦不易下此斷語耳凌廷堪校禮堂文集與阮伯元論樂書曰錢溉亭論樂諸篇以為必有妙理及讀之仍是郢書燕說偶有所見皆取諸律呂之義又不能發明之其條則皆言算數甚矣此學之難得解人也溉亭但取今笛以上考律呂此必不得之數也夫今笛與古律中隔宋人燕樂一關此關不通而欲飛渡何其傎也持今笛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尚不可得況律呂乎是蓋凌氏囿於俗樂與錢氏之主於古證其說自不相合陳澧聲律通考謂凌以此譏錢為虛誇之語考燕樂之原則稍有二十八調若考古律則必考古尺製律管乃能得之與二十八調無涉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斯則不愧通人之論矣



## 燕樂攷原六卷 粵雅堂叢書本 著錄

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又字仲子歙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是書有總論有後論於二十八調各有條辨後為燕樂表以明之大旨據隋書音樂志謂燕樂之原出于龜茲蘇祇婆之琵琶琵琶四弦為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弦分為七調故有二十八調又得遼史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之語為顯證於是悟燕樂之宮調本以字譜為主自鄭譯附會而後沈括姜夔諸人承之不過徒緣飾以律呂之名與漢志所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其名八十四調者實祇二十四調燕樂之宮調即今俗樂之七調有雅樂之用五聲二變而成音又字譜有異於後世俗樂用字譜而成調手或者疑宋人所配與今之字譜不同殊未之深思焉爾江藩極推此編以為思通鬼神而陳澧聲律通考則謂宋之字譜配律呂今之字譜配宮商截然不同觀沈括夢溪補筆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凌氏未考二十八調所用之聲故誤以宋之字譜

即今之字譜也又從俗中■■蔡元定律呂新書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樂之前闕也蕭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而茫然不解其為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為某聲而後知此聲譯語也可謂解頤之論矣聲律通考亦力辨■■實非其作述正凌說者甚衆每以其囿於俗樂為病今書具在不備錄焉



樂懸考二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江藩撰 著錄

江藩有隸經文已見前是書首考古縣之制其鍾磬二十六枚一虡說主周禮小胥鄭注謂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以四清聲為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為正鍾四枚為清鍾雖復古制無人發明其說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鐘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故所說紛紛皆強不知以為知者尊



宋陳暘樂書云四清非古制疑鄭注傅會漢得石磬十六枚而曲為之說陳澧聲律通考雖斥其武斷然宋史樂志稱景祐■二年李照請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范鎮樂論亦云清聲不見於經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勿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是謂清聲非古制不獨陳暘為然且清聲非雅者宋人亦已蜜騐之矣周代之樂是否有清聲今無可考此編參酌周禮曰鳧氏為鍾其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

出豈不見於經哉不知鼂氏所謂清濁之所由出亦制鍾薄厚而言不足為黃清大清太清夾清四清聲之證經無明文似以瀾類為是又為中■謂燕樂字譜句即今低尺亦誤據陳澧說則十六字字譜所謂高下者高一位下一位耳非如今俗所謂低工低尺為工尺之倍聲高工高尺為工尺之半聲也其他如樂縣說歌鍾之肆辨皆根據鄭義要為不失家法焉爾



律呂臆說不分卷 新刊本　若錄

清徐養原撰養原有頑石廬經說已見前是書首為律尺說謂自成周尺度既亡言律者必乞靈於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然候氣之說既屬渺茫而所謂秬黍中者又不知何等為是蓋律呂之失傳久矣不知律聲之界限本寬說者求之愈密反茫然失所依據第就後代尺度取其近是者以為准則律可得而度也然則烏知其近是而取之亦以聲決之而已若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漸長此勖之闇解也以聲決之者也既而勖依周禮制尺減魏尺四分是也阮咸譏其聲高謂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後始平得古尺果長勖尺四分此咸之神解也亦以聲決之者也是誠然矣顧聲不可以文載口傳安得皆有阮咸之神解乎此樂之所以難言也律管說又謂黃鍾半律乃三寸九分非四寸五分若賢亦嘗吹管驗之黃鍾如此他律可知半律如此倍律可知欲求倍律之真度當憑耳決非算數所能推也雖然耳決亦豈盡可憑哉今

之術律呂固不能全恃算數而算數亦曷可廢乎至謂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為造律而設宮商相[illegible]生為旋宮而設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為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為律呂相生則變律本律紛紛而出而律愈壞不知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一管亦未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律外哉是說尤極分明其辯黃鍾之宮及七律亦具有心得如其謂五聲雅俗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彼倡為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illegible]色俗樂也合四上工尺即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為宮或以四字為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澤澤可聽謂合字為宮可謂四字為宮非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斯真快論其識殊遠在凌廷堪上矣



律呂新書初解二卷 嘉慶戊寅自刻本 茗錄

清張璪撰璪字問齋順天宛平人是編以蔡書為主大旨謂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者而吹之以為黃鍾則黃鍾有無九寸之說也制十二筒雌雄各六曰六律六呂以比黃鍾亦無以三分相生之說也而呂不韋者乃開以三相生上下損益之說淮南子益推衍黃鍾之律九寸又因而九之得九九八十一於是言律呂者本之而不變司馬遷又衍其言曰元氣函三為一一動於子一三於丑以三遞加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至是律呂相生之道愈密而於數愈損益之子三宋蔡元定律呂新書又創為寸分釐毫絲之法之數其法以三分為之無至九絲則為一毫以至分寸皆用九不用十務期以三相生之理授之於實而不得於是以黃鍾之實數推得十二律之實數悉本於三而權衡之其得數皆有畸零而仲呂之數不能三分損益之數不能三整乃以寸三之定位算其相通之道於是亦不以生黃鍾有之生宮者所為欲求其理用

周易通達者一旦割而附之故譯之于是書亦皆疏解
不敢[illegible]損益亦不敢附會但畢所錄解耳其中如
謂自蕤賓以至仲呂之不第之說本曰蕤賓損一下生大呂
又損一下生夷則又益一上生夾鍾又損一下生無射又益一上
生中呂司馬遷亦因之沈宋後惟班固作而遂乃拘泥之謂
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又益一上生夷則又損一下生夾鍾又益
一上生無射又損一下生仲呂其上下損益之說與呂氏司馬
氏異班氏蓋以陰陽相生之道而與其上下損益然蕤賓之
則數不足惟倍其數則始符即京房所謂在陽則用倍數



者其與之與惟李通先生所發明之今者凡物之形長
者為短者不故十二律長則曰上生短則曰下生續蔡
書律曆志乃云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蔡氏
不據長短之實形而強遷陰陽之虛理遂謂呂覽淮
南陰陽錯亂豈其然乎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 光緒八年婺源刻本 著錄

清汪煊撰。煊有書經詮義，已見前。是書取禮
記樂記一篇為樂經，蓋仿其鄉先哲朱熹表
章學庸列之四子也。又以理寓於聲而器表於
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聲音又不容以不致，故
合樂記及蔡元定書疏通其意，復上採周禮考
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聲容器數之略，遂成續新
書二篇，以附於後，總名之曰樂經律呂通解。篇首標
其聲度數之實，自謂多訪之伶人，樂之而酌之遺經，以



及先儒之論以求一當，非敢懸為臆撰。故其謂黃
鐘空為九方分圍之說不可易，矣周儀之率失之不
密，則算法未精也。初為之迴旋其言之變不但
正聲之接續可存，並以變聲起調之非則由來
已久，如所賴奏清商漸離歌變徵，斯亦樂之之有
漸，是則前論者過以清商變徵為樂之之漸猶之
於鄭衛不得為詩也。又謂後世律呂既失中聲，不
可復求黃鐘一律，既失其真，則餘十一律皆差，以

1頁正14

毫釐，繆以千里，八十四聲皆非其正，而聽聲者又徒取其悅耳，僅變聲變律皆以起宮，是以徒為導欲增悲而已，欲以感天地而格鬼神，養性情而和心志也，豈可得與斯殆未免迂闊。孟子不云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凡樂皆可以養性情和心志，使人孟德斯鳩嘗言樂有移風易俗之權，且云西尼得人不好音樂，故教希臘部族中最為殘忍，而放解邪僻之心以平部落為甚，是尤其明效大驗者，今中外其理一也。律律呂新書引朱子曰：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只用濁聲，今樂多用清聲。又曰：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鄉飲酒所歌也，但卻以清黃鍾為宮，此卻不可曉。沈氏因謂以民物陵君臣，乖陳澧聲律通考云：黃鍾清宮即黃鍾，但黃鍾為宮聲之濁，而黃鍾清為宮聲之清，故曰黃鍾清宮；無射清商即無射商，清無射為商，調以黃鍾為商，但黃鍾為商聲之濁，而黃鍾清為商聲，故曰清商，非用清聲而不用濁聲，不必疑也。錄之以備一解焉。



聲律通考十卷　咸豐十年自刻本　著錄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河源縣訓導，光緒七年粵督張樹聲、巡撫裕寬以南海朱次琦與澧皆耆年碩德，奏請褒異，給五品卿銜。是書卷首有澧自序云：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言聲律者兩言盡之矣。自漢以來至於趙宋，古樂衰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余懼古樂之遂絕也，乃考古今聲律為一書。又以古樂立法簡易，後人衍算術淆陰陽律失其指，今為辨正，以祛其惑。此皆是己意。謂古今樂聲高下則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為比，而晉前尺則有王莽之鍾、鼎、款識傳刻尚存，今依尺以製管，隋以前律皆可考見。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為比，又可以晉前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遼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志稱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晉

泰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之譜可協而歌古樂古
音千載未泯更非徒紙上之空談也是則一言之過
易似古樂固未嘗亡也所謂唐開元譜者今已失
傳宋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雖云即開元遺聲
未可深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曰古聲已滅已久不
知當日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倡有歎
倡者發歌曲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
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
世莫補為此故也善但如趙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
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亡之歎矣[illegible]夫豈其然元時斯
論精確不磨近代瀏陽邱之稑考著樂譜專為
孔廟祀典雅樂而設其諸儀禮所用諸詩■以一字
叶一聲與趙譜同澧所撰東塾讀書記深慨世無
成於樂之學且以左延年改騶■伐檀文王三曲
荀勖除鹿鳴舊歌為二人罪與朱說不謀
當以讀書記為正而然篇中謂七音次第天造
地設聖人所能改易辨江永律呂闡微之誤又
謂宋人字譜配律呂非配七聲觀沈括夢溪



補筆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正凌廷
堪燕樂考原以宋之字譜即為今之字譜之
非但■有是其稱中國古樂有十二律胡樂但
有七聲古樂胡樂之不同在此考古樂者當於
此辨之尤為要言不煩云

## 古律經傳附考五卷 慎齋全書本 著錄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慎齋江西臨川人是書首列禮記月令次即采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之篇以爲或謂周公作月令或云呂氏所作呂氏春秋十二紀皆首月令顧其文殊不類意者月令古春秋紀呂氏雜以秦曆冠諸各篇首史記謂不韋刪拾春秋者是也又呂氏謂黃帝始命伶倫造律者其說本諸古樂書之呂氏猶見前世典籍造律之法與周官國語六同六閒之義不相刺繆然義有所自者與此推書之言不爲無見其謂史漢以黃鍾之宮爲黃鍾律蓋以黃鍾言與黃鍾之宮混而辨之乃漢儒之誤也黃鍾宮者正宮也本宮也黃鍾之宮者中宮也言黃鍾本宮之上又以黃鍾之宮律爲宮故曰黃鍾之宮一等黃鍾之等之者然漢時不知中律在六律之先與六律合爲七音而誤以中央黃鍾之宮在六律之內即以黃鍾一律當之於是旋宮之法不可得而明蓋六律不能備七音之數不得不推之宮之內參差以求之因此例於



然音長短之變遂以兩均之管錯取爲一均凡此皆不審於律管聲音之實故也是說亦極分明又謂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經文明言合陰陽之聲聲既不合而徒附會於斗辰之說不相關者以爲之說使人轉之分損益之管以求其所謂合聲此司樂之官所以誤不可明而唐宋諸儒言樂之書皆以是誤之也斯尤有概乎其言之竊以世之真知樂律者古今無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魏漢津制樂器工隨之調律而漢津不能知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齋而照亦不能辨也如紀氏者亦祇明樂之理夫豈制樂之人哉

# 律呂元音正錄一卷 小萬卷樓叢書本 著錄

清畢華珍撰。華珍字子戴，江蘇太倉人。是書首言造律之原，以為造律之初，先有七音，後有十二律。五聲二變具於人聲，故未造律先有八聲之七音。此說似與經傳不合。周禮大司樂凡舞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孟子言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古無二變之調，且七調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雖相習既久，不能免廢，然謂造律之初如此，恐未然。至其以周禮圜鍾為應鍾，函鍾為仲呂，而以舊說為非，則同時南通張文虎嘗與書辨之云：太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即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即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仲呂，遞順甚至，圜鍾之為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



案而翻之也。其說頗中肯。又下篇中謂言語工尺七字即五聲二變，與無可疑，此七字必與音譜之名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特創，自出流傳。然字譜始見於宋人書，前此未有。楚詞之四上競氣，恐不如是解，若果同字譜，則周秦已有此，何以宋前無言之者乎

律音彙解八卷（道光戊戌家刻本）　著錄

清邱之棫撰。之棫字穀士，湖南瀏陽人。是書首有湖南布政使龔其綬、太常寺卿李鍾之序。龔其綬序稱律音彙解一書，先考以周尺以定十二律之度，凡笙簫篪管笛笙竽琴瑟鍾磬之古制無不定。又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詩譜，以律呂聲字琴瑟指法爲風雅十二詩之譜，俾學者得闡古音。其候氣之法尤爲徑捷。以二十年之心力，屏棄人事，研精微渺，以成絕業。又稱樂律與曆法二者皆當通其變，而空於今，徒求合於古人，非要務也。曆法既有時憲書頒監設官，宋元以前之術遂置不講，而律呂之說前儒聚訟紛如。此書則綜核古今，條其源流，發其義蘊，以歸於可用可傳。至子上生下生、左旋右旋之義，雖古書[illegible]存，而無當於實理，事概不及焉，庶幾純求其是者云云。其推許甚至。然趙彥肅詩譜以一聲叶一字，朱子已自疑之，且謂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至候氣之說，本屬渺茫，不若人之尚有可據。但所謂周尺亦傳自宋人，自言嘗取此尺以橫黍校累十黍適成一寸，因定其爲周尺無疑耳。篇中於六笙詩譜說、六笙詩補亡說、王歌笙入說、間歌說、合樂說、燕禮工爲大夫舉旅說、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說、大射新宮三終說，俱注存疑，是亦未敢自信也。之棫謂吾之清濁判爲兩途，而律呂不可混雜，譏後世皆由管子經度生聲數語，遂指黃鍾生林鍾爲宮生徵，林鍾生太簇爲徵生商，太簇生南呂爲商生羽，南呂生姑洗爲羽生角，以訛傳訛，注疏家皆因傳會，如出一口，而卒莫知爲致誤之由。其說異古，而逐條辨論，以爲期於古制有合。今近言樂者多宗邱氏，故錄之以待後人詳審焉。

律呂通今圖說不分卷　咸豐年酒刻本　著錄

清繆闐撰闐字又謙安徽蕪湖人是編自序有云律也者聲也聲也者用也而樂也者循聲以達用且協乎時序者也故揚之琴箏而旋宮之理備謌之簫笛而文度之數符屬之於月令而音調之循環亦無不諧且順於是一一圖之古之律呂今之絲竹不期其一旦而通也今而後琴之理於琴譜之言律呂可廣其歐於自信善此實則師心蔑古篇中又謂知旋宮之不濫音曲者後魏陳氏仲儒



一人知聲律之應乎候氣者宋時蔡元定一人知律呂之僅有七調者近今毛氏西河一人乃一則狃於徑準之分數一則拘於古法而難行一則惑於字譜有九聲故原本終莫能合蓋以為千載而下精於審音察理唯其一人可不謂之妄乎甚至論旋宮之法自周失傳以為聲音之在字內初不以高升下降為全虧乃孔子於韶則謂美善兼盡於武則僅以盡美為許是必樂舞之盛備無異而聲律之和繆不同可見周官所謂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等制皆亦合法也況黃鐘至音而配以大呂奪倫已甚尚能進而階于明誼善乎累其所說則孔子時樂已失傳矣何以孔子猶云成於樂耶又其[illegible]論七聲調譜云上尺工凡合四乙七聲之陽者也任其聲為陰則即仕伬仜仉六五亿也其中上尺工六五為正凡乙為變乃自然天籟古今絲竹無出此十四聲者自來以工尺為優伶俗字非文人所宜道以琴瑟為士人雅器非工尺所宜加遂使聲與律截然兩途今以十四字填入諸器其文度旋宮無不吻合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通今圖說

知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孟子之知音為不虛矣[illegible]

[illegible]在主張俗樂不知俗樂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正與蘇祇婆琵琶同耳五聲相距不均必有十二律而後可以還宮今俗樂旬分七聲而十二律亡矣烏得謂今之樂猶古之樂歟孟子斯語特欲導齊王與眾樂樂之旨豈可泥其辭哉

律易不分卷 咸豐五年 酉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是編其自序稱既作律易通今圖說窮稽律呂隨納音易位說失之最斷於是由干支之位推天地之數乃知律由聲生聲由數定也又思漢宋諸儒皆以律呂配乾坤二卦而坤之取象後合拷其說窮稽纖緯陽鍾不合聲音之序於是由八音所不收探聲理所從出乃知故雜秀太極而既清未濁即旋宮之全象也後思虞氏謂卦爻有消息之[■]義月令謂五音有分屬之音氣無空發音不徒存於是別陰陽之聲定順逆之調乃知二至之卦中孚與坤也二分之卦震兌也四立之卦恆咸益漸也四季者无妄蹇睽益損也言無不協調無不諧則崩易得七聲之源變通今四時之配律與易不相得斷斷如其所[■]說[■]國是見易道之大無所不包然於論樂則崩易[■]矣首論七聲崩易引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卦[■]生七聲何以探律呂之源引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五聲而已何以謂言者則五言聲則之通旋宮之數則謂極其天之數



通後天之變而旋宮定矣其說殊不明晰大與徐氏跋乃稱其扶律呂之精參易理之奧融會貫通合而一之如珠之走盤與後[■]空發往古蘊藏之秘洩乾坤消息之機[■]讚寧

[■]斷

■嶽宮秘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是編以琴學失傳已久，而概於五調無全譜，而轉絃之法尤罕人知，因成此書。以明夫宮之必由角變，自移獨得，而遂以宮秘名其書也。意謂宮為黃鍾，黃鍾之體，變宮為黃鍾之用，蕤賓一律乃黃鍾之變徵，蕤賓之角即黃鍾之變宮，六音生於變宮，諸器判於變徵，以絃徽無二變，故業現■之角，即以變所生之宮而於是各絃序轉，各調遂成，為天籟也。今分五調合樂定程、五調八準泛和法、五調閒山徽定律、五調協和法、五調字譜、學陽指訣備略。此其於琴學抑可謂能究心者矣。



音調定程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漢書律曆志以律曆皆起於數，故合言之，然律自律，曆自曆，雖於律間配以十二辰十二月，不過言其陰陽之往復變化之情而已。是書乃以花甲音調與河洛卦爻併為定程之六十格，又取葉懷庭納書楹譜或一二曲或六七曲為式，自謂列聲持之陰陽，分別時日之宜忌，以資利用，噫其異矣。其凡例有云：俞葉寬諏吉便覽據理以定吉凶，使選日者皆知避就，是則選氣以定音調，俾用事者益致中和，理氣相輔，利益必倍。故特仿俞法作為定程，原無依日循聲，定為諏吉之一助。然則此編非言樂也。又云：字譜名聲，不知所本。然四上競氣，已見楚詞，故音調聲容純用字譜，往定程式，期存易行，不敢辭鄙陋之誚。其曰鄙陋，是亦尚有自知之明也夫。

律呂原音四卷 自刊本 存目

清康親王撰 永恩為清太祖第二子禮親王代善之後，乾隆十八年襲封康親王，乾隆四十三年復號禮親王

是書成於乾隆三十八年。於律呂正義、律呂正義後編無一字語及，而首列河圖洛書，蓋沿於元余載韶舞九成樂補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明王邦直律呂卦氣之學，律書其度，江永律呂闡微亦多說河圖洛書先天納音六合之類，甚至宮逐羽音，亦以為出於圖書。凌廷堪燕樂考原謂前人樂書未洞悉其源，不得不等及陰陽易象，則此編固無怪其然也。其云不宗黃鐘九寸，謂律由琴制，非由度生，制律之初未有度也，度尚未有，則何以知黃鐘九寸哉？此論似是而非。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從度法求之耳。是說甚明。淮南史記皆言黃鐘九寸，亦以聲不可文載，以傳後以律之人，使其依律而自得之。以黃鐘為九寸不過如是。篇中又有自相矛盾者，



既云變黃鐘等六律可廢，而變宮變徵二音不可廢；又云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為君，而不有變宮，是二君也，實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於是謂徵變而為中，宮變而為和，且斥何妥、陳暘專用五聲而黜二變，旋宮既廢，黃鐘孤立，遂使朝士不復聞治世之音，何其刺謬之甚耶。其第三卷自嚴羽滄浪詩話而下，多論詩詞及院本，第四卷則有太古樂譜、歌曲秘傳、姜夔越九歌，而至良樞詩牌亦與焉。蓋其門下清客雜湊成書，題曰律呂原音，乖其實矣。

經部樂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九頁

癸酉八月江瀚

尚書馬氏傳四卷 娜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國翰字竹吾山東歷城人有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集四編用羣至隋書佚書八百餘種宋王應麟嘗輯古文尚書馬鄭注清孫星衍復增補之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唐書藝文志馬融傳十卷書久佚國翰從釋文正義史記集解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採輯分為三卷正義謂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為一卷隋志較唐志多一卷者即書序也又別輯合為四卷後漢書儒林傳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是融固治古文学而所注則止今文二十九篇又序謂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以大後於上至于王屋流為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疑語神怪雖江聲著書集注音疏極辨其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從其說仍列泰誓一篇而論者或以違於馬義譏之蓋所見之各有不同也季長人品雖遜康成然康成之學實淵源季長參考鄭義多與



馬合惡取軒鄭而輕馬乎

書纂解四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秦繼宗撰繼宗字敬伯湖北黃岡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是書凡所彙解咸有標識界以方圍或小字或時字或秦字小者大全小注也時者諸家時說也秦者則自下詩也其凡例有曰蔡傳之謬令甲也讀者安敢剿立赤幟惟是傳以注經而經反因傳而晦則不得不一效忠焉是亦詳稱慎擇不欲人云亦云也惟當時風氣考古尚疏故經仍空言義理如



放勳難以功言而實總其中蓋德乃功之本功乃德之推又云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機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之章美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獨運謂之思不用馬鄭古注而別為之解其實終不出舊說範圍第各加一心字耳然其謂自乃命羲和至咸熙皆敬授人時事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見說天道非聖人定書意斯則深得經旨當分別觀之

惜不多見耳其解禹貢三江既入以為三江上源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為三則為婁江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底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止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若依所說止二江入海何以經文乃言三江既入乎又主大江為中江松江為南江之說謂北江為不可考然經文有北江無南江有無北江則南江何以名乎且篇中時有類講章者如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謂此題振起烈祖一直講下首二句正說末句反收首二句當一連末句另說是蓋明人習氣無足深怪要其發明義理宋元人之說經固亦無甚愧焉

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 廣州刻本 著錄

清簡朝亮撰朝亮字竹居廣東順德人朝
亮嘗受業南海朱次琦之門與康有為同
學而顯晦殊駮判焉次琦本講程朱之學是
書以東晉古文及孔傳為偽蓋亦從朱子之說
也其自序謂辨偽如惠氏猶謂偽古文於大義
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偽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
因舉偽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
讓皋陶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禹不得以
舜之帝位讓皋陶也■益贊于禹者欲禹感苗
民乃以舜感瞽瞍為辭而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是益以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為有苗不善也
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
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
也偽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也反而言之是民
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其所偽古文之謬甚是
茲不悉錄■據稿本革歷十有五年凡要義於注
筌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外注或申其義

或總其義皆與注相參融會貫通明白詳盡 鏡而觀之不失本
閒有■鄭注其完者大牴無傷至於舊注從違頗具斟
酌如堯典納于大麓不敢大錄說者■以攝政之命
在下文也所見良是論禹貢三江謂水道有古今
之變禹迹古也惟近古者約言之釋經者迫今而
求禹迹以近古之言辨近古之言可也如於近
古之言而疑之闕疑可也疑之而乃自為其言則
言人人殊矣皆無以為足徵者■也其實禪於經術
乎雖志主漢志三江然闕疑云云■識者論不刊又
謂金滕居東即東征大誥攝政非攝位同一則
駁鄭得失懸殊矣此編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書
序辯一卷偽古文一卷附讀書堂答問凡一百十一
條問為一卷云

詩經音韻圖五卷 自刻本 著錄

清甄士林撰。士林字毅菴，河南汝人。嘉慶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平原縣知縣。是編蓋依據御纂詩義折中，而參以四聲切韻等韻諸書，以考三百篇之古音，揭其讀書之法爲三例，曰通韻、互韻、叶韻。其所論通韻叶韻，殆與段玉裁本音合音之說相近，而分別曰經旁紐，以協隔韻，先互本韻，同母爲互韻，以窮聲音通轉之源，推此爲前人所[illegible]。馬端辰序遂稱其能抉先儒之秘奧，開後學之詩學，未免溢美。篇中首列四聲指掌圖，參定四聲韻圖、等韻圖，而詩經古韻音韻譜、讀法讀韻十三法次之，繼以總論、緒論、三頌論略。其詩則旁注釋一字之音，上格注釋全章之韻，又於經文之橫豎撇點以象四聲，既斷句讀，更於韻字加圈，[illegible]便初學。[illegible]華大雅末附章句編輯[illegible]間有闌明，然如謂[illegible]落將予就之繼猶判涣二句中各有一折，盤旋頓挫，意味尤長，良韜其



笠伊糾如畫荼蓼二句，轉捩[illegible]珠[illegible]語氣斷其異處。

詩音十五卷 排印本 著錄

清高澍然撰澍然字雨農福建光澤人嘉慶舉人官內閣中書是編分部平上去十八入聲四蓋依廣韻部目故以廣韻先後為序其入聲四部之等如平上去[■]之類謂今韻原於廣韻廣韻原於唐韻自唐韻已而廣韻為近古如江講絳部顯轉今音而次鍾腫用下僕覺僕部亦轉今音而別自為部即入部依南音編次而分收平上去者尚與北音相發明又字有兩收三收四收者為古今音並存之法是古音之偶存猶恃有廣韻也又其收字有新入協入其建部既用廣韻部目故遵古音收入者統名為新入至協入惟入聲有之以部異而音未改也故別為協入其收字之序則以詩得字先後為序焉各偏中消東陽庚蒸四部並收自鼻音易混而東與陽尤近故吳氏棫韻補從東冬部叶入陽者五十五字然以今音推之仍有已變未變之別其未變者今古同讀自漢以來因東陽音近通用未嘗改音廣韻部分為[■]正其誤遂



與詩音合上去如之故是部無新入字如江講絳部依今音直通陽養漾然以偏旁得聲求之知為後人轉音古無此讀也此其見解俱為允當又如部分第二謂說文否不也訓義極精括後人今泰否臧否入泰讀為鄙以可否之否入有韻讀若缶然詩實雜用否人涉卬否或醉或否俱訓可否之否與文紙等部韻易膠象傳小人否之韻以正志與子弟子職篇其條則否韻其次則已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文或朗或否韻里已止紀字是漢以前無有讀為缶者當削去有部併入否部韻補於補美切既認本音為叶又叶匯父切引陳琳大荒賦韻虎字尤誤之誤部分第四謂天字古只讀他前切無鐵因反一音按釋名云豫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而顯坦與他前切相近與鐵因反相隔甚廣音可證也韻補不知真先同用是江左以前天與人韻遂改從鐵因反而詩鶴鳴韻淵采芑韻千樹名韻室易音不用先仙韻乎至古音改改音汀且混入耕清青部尤誤之誤矣[■]

[illegible]有足正段玉裁六書音韵表〻失者部分第一東字謂韵補叶都郎切引楊泉蠶賦韵查字不合桑柔四章字怒處圉為韵慇辰瘵為韵自西徂東〻非韵或叶當經切考丁以韵慇辰[illegible]瘵尤誤之誤考段表第十三部古合韵有云東本音在第九部桑柔合韵慇辰瘵字蓋不知東之非韵致有斯謬耳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嘉慶丁巳刻本 著錄

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大昕兄子壻第乾隆副貢官陝西乾州直隸州〻判是編題曰十經者一周易二尚書三詩四周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左氏傳八公羊傳九穀梁傳十論語也致十經中文字之通假故曰通正書也其自序稱康成注經有讀如讀若當作當為或作或為聲相近聲之誤語說無关通〻言同為異文一經正之言準乃殊義一宗通正之



緣因聲因字而[illegible]例總之何謂聲則語言是何謂字則偏旁是語言則臣為辰鼻為畀是曰聲同禪為道宗為戚是曰聲轉偏旁則工為功〻亦為工丕為征〻亦為正是曰互通父為甫又為專方為旁又為謗是曰類通又擳見詩風左傳謂之冰搬見左傳周禮謂之鼛空見周禮檀弓謂之封左傳謂〻獵見月令曲禮謂之凄公羊謂之瘠傳不同條共貫由推旁字何以理厚類究爲原戴故此書務推泉說以究斯義蓋

其大旨若此篇中部分一依說文解字如一部丕下云周書丕子之責鄭康成曰丕讀曰負史記正作負子之責是丕與負通也春秋丕鄭史記晉世家作邳鄭是又與邳通也邳是以邑為[■]應用邳上部旁下云亦作旁同古旁字與方通虞書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士表從字中旁寸注今文旁為方是也又與彭通易匪其彭子夏傳作匪其旁是也案旁字從方彭聲即彷字彷亦從方故互通若斯之類皆頗詳核其條可推而知讀書宜先識字此編有益學者固不為虛作矣



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粵雅堂本 著錄

清江藩撰藩有隸經文已見前是編初成龔自珍即以漢學名目有十不安諍之見定盦文集補編與江子屏箋其詞讀書者宗事亦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也為馬諭藩書推崇漢[■]學周當時風氣而首列閻若璩即一大錯無論乾隆中葉以前未有漢學之稱況若璩實宗宋學所著毛朱詩說謂朱未盡非毛未盡是且稱朱集傳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其於漢學殆不僅如篇中議顧亭林有騎墻之見而已至張爾岐江永則亦皆服膺建安具有明徵者也張之儀禮鄭注句讀江之禮經綱目咸遵用朱氏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撰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著蒿菴閒話且以明季甲申之變由於東國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澌致之其於宋學主張若是何當以漢學自標舉乎其最可怪者如程晉芳本不以經術名晉芳作正學論深以考據為非 見勉行齋文集 故翁方綱程嚴園

墓誌銘見復初齋文集極表其篤信程朱藩信以其夙
與戴震交遂續於此語其所學受鄭又
藩久在阮元幕府元撰國史儒林傳稿以頌爽
武居首此則附於卷末任堂曜謂以其不從宋漢
學也可見其體例之嚴然不從宋漢學夫豈僅頌
黃為然哉如之記又不可解入各編鋪敘宗據事
蹟了無一語有關經學後所言親以五言詩争
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疏以太郎道廣諸之
藉報其刺著錄之怨而猶云經不忍背師立異



何其矜斷張之洞輶軒語揭此書以為經學入門
徑雖未足憑要其推重儒經學源流可見梗概
焉

九經集解九卷自刻本　著錄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竹卿號芥庵順天通
人是書又名介庵經說九經者一■易經二
書經三詩經四周禮五禮記六春秋七論
語八孟子九爾雅也周易經傳分合謂素書
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說之謂
費氏始以爻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
此說誤矣漢書費直上下經無章句止以
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隋志所載之四卷即



長爾解釋傳文以訓經者也錄誤以為章句耳
若象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誣費其說
甚是書經商都殷亳考謂商以前無二亳
亦無二殷所謂殷者安陽殷墟所謂亳者商邱
亳邑也自漢以後聚訟不已為■疏證■核
且詳禮記朝制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此周禮也商以前止五世初無所謂七世之廟所
見亦確孝經古文多闕門一章謂此章二十二字其
為真古文絕無可疑歷代或存或去皆以意為從

達亦非有確據必謂所旨去之乎啟無禮樂度之
禍未免附會但與其過而去之不如過而存之也
尤持論名通然於易經數[illegible]說謂[illegible]禮道之合乎易
以顏曾思孟四人之言參之自見然則顏曾思
孟四人者皆進乎易者矣論語問為邦章
謂讀此章知聖人之道實集前聖之大成
立萬世之極執亦惟顏子得聞之也此則[illegible]近
[illegible]摩本語孫蓮 失之迂腐矣



灤源問答五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鄭杲撰杲字東甫山東即墨人光緒六年
進士官刑部奉天司主事是書蓋杲主講
灤源書院時與門弟子問答之語而門人之元之
杰輯為此編名從主人故仍題杲撰杲治學
經書謂易詩禮春秋相承一貫晚年尤嗜春
秋著有春秋三傳通義若干卷未梓問稿本
已多遺落編中亦以言春秋者[illegible]居多於問答
質于書帝典為最美文於詩變風為最答云



春秋兼之而且過焉帝典紀事事中有言春秋合
用左史之體有事無言質過之矣變風文勝譎
猶諫春秋據事直書不待褒譏為尊親賢者
諱或變以寓義或闕文以示故終不失無言之
體文過之矣以至質而含至文自有言語以來未有
造此者也蓋其推重春秋若此答人問三傳則
曰左氏所其事者也公羊所其文者也穀梁所
其義者也是故左氏之義公羊有帶義焉者之文
之所正也公羊之義穀梁有帶義焉者義之所正

也是故二傳非無義也而非義之所止也義之所止在穀梁矣蓋又推重穀梁義皆果極信書序甚至謂書序無非假之假諸禮經之記庶幾近之禮經之記亦是尊之為經自今以往學者尊序為經而大傳為傳以與諸經傳記相證明則書其有所之一日矣乎此則主張太過且豈信詩序謂詩序不必是子夏作大抵傳從經出有經即有傳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豈有單傳子夏之理特以子夏年穉於諸賢而得壽為七十子既往子夏巍然獨存為天下師故以弟子多出門矣據此則詩序亦傳自孔子詎不可與書序竝尊為經邪愚未免易於言矣又謂禮經十七篇無殘闕孔子傳士禮者也惟士禮之為禮經其非士禮非士禮也而惟十七篇恰是士禮而壁中漢多之篇恰非士禮此以知十七篇之非殘闕棄部數反禮經通論亦言儀禮十七篇無殘闕今謂十七篇皆士禮然如大射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少牢饋食禮諸篇亦可概謂之士禮乎



至于論語必也正名乎章駁江熙元寧之說[illegible]辯然謂夫子言在勸輒為夷齊之遜輒遜而衛人請于天子然後不為廢君則衛之君臣正矣天子正蒯聵之逐于父而弗立而以其子輒賢而免之則靈公蒯聵輒三世之父子正矣其義過[illegible]迴愚[illegible]當日[illegible]事[illegible]況以夷齊為問者子貢非夫子先有夷齊讓國之意饱之此章實無正確之解不必强說所謂食肉[illegible]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者此類是也

說文引經攷異十六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柳榮宗撰。榮宗字翼南，江蘇丹徒人。是書以說文自敘雖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綜覈所引，率多今文家学，故就許所引撰為攷異，究今古文之別，明其通假之旨，師讀之異，兼正今本俗書之謬，意至善也。篇中如用易以往吝引辵部遴，行難也，易曰以往遴，謂虞注以為多歷險，故以往吝，謂四當承初，初不當承四，初承四歷險以往必難，故許以遴行難之訓與吝義異，其說是也。孫星衍周易集解遴謂易內往吝、往見吝、以往吝皆當從此，非悔吝之字，則好古而不通其原之論也。榮宗於許引為書異字凡孫星衍、段玉裁以為古文者多訂為今文，如平秩東作，謂𨕖者正字，秩者假借字，今文多正字，則𨕖為今文，審其學說文𨕖，𨕖之次第也，則𨕖亦假借字，段云此蓋壁中古文，似非無見。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北海相景君■銘云辯秩東作，是皆今文作秩之證，安得謂𨕖為今文乎。■糸部䌕，帛■色，詩曰毳衣如䌕，謂今文車䌕作菼，菼䌕音同，許蓋引三家詩。案唐本玉篇零卷糸部，詩曰毳衣如䌕，韓詩為䌕，今並為菼字在草部。依此似毛詩本作䌕，顧野王時已作菼字矣。至引豸部貈似狐善睡獸也，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謂許訓貉云北方貉豸種也，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則貉非獸名也，今經典以貉為貈，下各反，造貈為貉，讀莫白反，其來已久，惟爾雅釋獸貈子貆，孟子告子下貉道也，尚仍其本字，論語釋文貉本作貈，然詩七月一之日于貉，毛傳引狐貉之厚以居，釋文貉戶各反，獸名，則貉之為獸，其義自古，況一字兩訓，經典多有，但此攷說文當■本字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引經攷異

說文引經證異五卷附說文引經互異說一卷 原稿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此蓋其稿本每葉中心有學福齋說經叢書六字特攷是書仍依說文分部凡未引經者即空之其中如艸部菲芑也詩曰言采其芑今作芑薄采其芑謂泮水薄采其芹薄采其茆於泮水言采其莫言采其桑言采其蕢以類為解一則言薄采一則言言采本自不誤許書於蕢字下引言采其蕢於茆字下引言采其茆或校書者誤從注而誤也說甚明析角部觲用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謂觲為觲觲角弓之正字今作騂俗別字新附於馬部附騂字是并馬羊牛為一字羊牛有角馬亦有角乎而論誤騂角春秋傳騂旄書騂牛詩騂犧皆當作觲說文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蓋本以土之赤剛言而凡言犧牲之赤色者俱借垟字為之周禮羊人騂剛用牛亦當作垟注云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為騂挈則垟之壞字也自騂行而垟觲廢



著錄

徐氏新附騂字亦不作騂今作騂則似以辛得聲矣此條尤精其餘多引乾嘉諸儒之說亦頗決擇惟於艸部蘄字不載王鳴盛曰說文引書草木蘄苞陸元朗䟽偽本作包而反以作苞為非庸人不識字也是則■矣譏前儒不應采入焉融亦作包云相包裹也豈漢人不識字乎斯特小失■論之此編固在柳榮宗上■得以其姓名湮滅而遽輕之歟

漢碑引經考六卷附引緯考一卷 光緒甲辰刻本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今文尚書考證，已見前收。集漢碑始於趙宋，自是而後，著錄滋多。然嗜古者勤蒐所獲，收藏者昧考訂，未有發明。經有漢碑徵經之作，而止傳周易一卷，未為完書。是編搜羅既富，徵引尤詳，如據無極山碑證禹貢敦物，謂今文不以敦物為山名，取志精覈，以垂山為惇物，為古文說，則今文當與古文不同，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與



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兩兩相對，則惇物與底績對文，以今文說為是。此以經證經，尤確鑿可依。其他如以幽州刺史朱龜碑[illegible]命不少延，證大誥不少延。僞孔傳以延字下屬，延洪二字連文之謬。以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公劉之仁，證三家詩以行葦為公劉之仁，非用篤公劉。以衛尉卿衡方碑安貧樂道，證論語未若貧而樂下本有道字。以北海相景君銘勉己治身，證



論語克己復禮為仁[illegible]皇本作剋，與此碑同[illegible]馬云約身也，孔云責己，劉云勝己，嗜欲說皆可通。此並其有關於經義者也。至於字之小異，或[illegible]雜俗體，當別論焉。

## 經學文鈔十五卷 江蘇存古學堂排印本 著録

清梁鼎芬、曹元弼同輯。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官湖北按察使。元弼字叔彦，江蘇吴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授編修。是書實出元弼手，其凡例有云：凡大節有虧，當爲聖門所不齒者，學雖博，文雖美，不録；持論非不正，然與孔子不以人廢言之義違矣。元弼自序稱主講兩湖書院經學，嘗與鼎芬慨論不勝斯文墜地之懼，以爲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學始。其言誠偉，而效果何如耶。又稱義疏雖躋訓詁，質或傷煩瑣，而清深透達，實開昌黎起衰之先，尤屬創[illegible]見。分篇十經師論載陳澧與人書獨多，澧言誠平正篤實，可爲士楷，然亦頗嫌儒者恆言，以鼎芬嘗受業澧門，故標榜其師以自取重。實則鼎芬僅善於詩，去澧之學甚遠也。經學大義共二十四篇，[illegible]采張之洞勸學篇者五，及奏設存古學堂摺一，其餘則元弼之元福元文二首，元弼文五首，且多曲媚張氏之詞。統計全書載元弼文周易十四、尚書四、毛詩十、周禮六、禮經十一、禮記一、孝經五，直元弼一家之私集耳。至其淺深得失，則有識者自能辨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學文鈔

詩切■卷　原刻本　存目

清牟庭撰。庭初名庭相，字陌人，號默人，山東棲霞人。乾隆六十年優貢，官觀城縣教諭。是書大旨以魯申培受業荀卿門浮邱伯，齊轅固、燕韓嬰非別有師授，各就魯詩自推其意。最後趙人毛萇託名子夏，最宜信衛弘爲毛詩作序，鄭康成拾其燕石強名爲寶。當劾鄭箋，黜衛序，尋博徵浮邱申培之緒。因■洎專改作詩序。其中如■本關雎刺周南夫人妾



起，芣苢謂夫有惡疾，行露折鄭人獄訟，■■式微傅母傷黎莊夫人不得意，小弁孝子尹伯奇見放，此類皆有所本。至謂羔羊刺周南君私養士也，搴裳去婦詞也，鵲巢刺召南君以妾爲妻也，騶虞刺輸禽而獵也，麟趾刺世族自矜大也，是殆以關雎例之，遂皆例爲刺耳。其謂卷耳思婦吟也，谷風棄婦詞也，簡兮刺大夫猶猴舞也，泉水衛女爲須句夫人思歸也，新臺賢婦人既嫁不答而自悔也，定



成公夫人遷帝邱而思楚邱也，擊鼓迎喪也，有麻遠氏祭忠臣劉子也，女曰雞鳴悼亡也，風雨商疾也，揚之水刺人用婦言也，出其東門巫臣喜得夏姬也，匪風刺叔妘妄國也，十畝刺人悅桑女也，渭陽刺秦公綸公子雍而無備也，萇楚老人刺其子長而寡衰也，東山周公悼亡也，菁莪伯奇之弟伯封作也，車攻刺王欲寵鄭而不能也，青蠅刺王欲寵褒姒而不能也，黃鳥鄭莊公怨王貳於虢也，采薇出事，扶杜■思也，十月哀賢



相皇父避位偃而也，巧言鄭莊忽刺虢公也，鼓鐘徐偃王竊尊號也，甚伯刺書讒也，寺人有讒人曰巷伯也，焉公劉刺王欲北巡不出之地也，有瞽止康王議遷都也，隰桑寵妃刺王私悅宮婢也，綿蠻寵士謁貴而偕資也，黍苗良夫刺共和也，黍漢刺共和禱而無應也，■之類，或影響依附，或鑿空結撰，是其淳邱伯之說乎？其尤可哂者，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有蘋詠醜婦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從學其友作詩戒之，以衛

多女閻也羔裘刺婦人好游也蒿生刺寡婦不
謹也蜉蝣刺裸裎而游也魚麗刺衆客無廉恥
而嬉夜飲也東池觀美女戲舟也東門楊泳
夜游張燈也澤陂嘲人怕婦也[illegible]鄙俚不經
悲傷作魯詩世学之豐坊亦將見而駭走矣乃
使焉尊二三十餘年手稿六易非莊周所謂大
惑不解者歟



羣經音辨二卷 小石渠閣刻本 存目

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福建侯官人是編
蓋以南北字音不同嵩以北音爲正閩則土音居
多讀書與正音相去實遠因就十三經逐求
摘求其有字異音同者則以經書之字爲首其
同音異字則列之俾閱者易曉其用意亦善顧所列
經書同音之字乃有大謬不然者如深伸紳探
身一條注云音申案深式針切探丑林切今皆在
十二侵韵與申失人切今在十一真韵迥異求
之古韵大雅瞻卬深與今韵魯頌泮水探與
林[illegible]韵亦不合也弘洪虹鴻泓竑宏一條注
云音紅案弘胡肱切今在十蒸韵宏戶萌切今
在八庚韵與紅戶公切今在一東韵者迥異求
之古韵[illegible]書大傳無刑弘山注弘山猶[illegible]山也是弘音與
恆近考工記梓人爲筍虡其聲大而宏鄭衆
注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音紘也上林賦逍遥乎
襄羊降集乎北紘西都賦挾皇綱闌地紘考
紘與陽韵亦不合也其他類此尚多恐貽

誤謬糾正之



孝經綱紀考十六卷 紅格印本 存目

清李滋然撰滋然字命三四川長壽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廣東電白縣知縣是編作於宣統庚戌首載請德宗整飭學務明倫請經諭旨飭即錄張之洞剏立存古學堂奏疏蓋名為孝經實則逢時也篇中只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無朋友是五倫少其一矣殆緣其深惡社會名詞故併此去之不知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爲世無朋友一倫則相傾相詐相陵奪人類之存者幾希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恤即朋友之義也禮樂記祭統所謂長幼之序蓋包朋友在內是故中庸以朋友之交為天下之達道孟子亦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書之旨則特重君臣不第於湯武革命文王稱王周公攝位曲為之辯乃於拜跪小節亦不憚煩言之若夫三綱之說

名之為綱實有責難之意今則舍為人君
盡君道者概弗之及而一味尊君卑臣似
凡為人君固可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豈孝經
之大義果如是乎

經部孝經總義類共十五種計三十二頁

癸酉九月江瀚



雞孫氏毛詩評一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雞孫氏毛詩評四
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謂其雞孫申鄭然隋書音樂志云皇后房內之
樂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
意乃言不可陳統曰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
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鍾此即統說駁難孫
氏違於鄭義矣是編撮此條不誤如于以奠之宗
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載正義曰王肅以為
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
為菹設之于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
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
用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
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又曰孫毓以王為長謬
矣案此未明標陳統姓名當是孔穎達語而國翰
以其述而駁王肅又末以孫毓為謬遂疑是用統義遂
例為陳書以下皆倣此強輯成卷其失甚矣

尚書章句內篇五卷外篇二卷 新刻本 著錄

清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啟運之學以考禮為最精。是編以伏生所傳今文者為內篇，古文謚出今文者為外篇。內篇成於中，清康熙戊戌；外篇成於乾隆癸亥。相去二十餘年。蓋內篇為壯年所著，而外篇至晚歲始成。其致力之勤，過於他書。原稿久佚，光緒間其族孫鳳苞始得此本。內篇尚缺舉問、說命、甘誓三篇，雖朱墨爛然，頗多訛脫。篇末批評有素校語，蓋亦為後人傳鈔者。江陰繆荃孫嘗任校讎，未竟而卒。其自批書批語多鄙陋，然是時文家習氣，疑不出啟運手。付梓時惜未芟去。其書首載書舊序及唐孔穎達正義序、宋蔡沈書序而辨其得失，後為古律說，以明古樂之本原。各篇中訓釋紬繹經義，疏瀹滯義，往往析衷衆說，卓然可存。如堯典謂四罪當在攝位之初，而新綱目堯七十一載殛鯀，放驩兜七十四載流共工，七十六載竄三苗，與古莊子釋文迴殊。流共工亦不應在殛鯀後，要共工治河與鯀同罪，則殛流當在一時。金縢謂左傳言子旦手殺管叔，而蔡之叔言王則非也。方是時周公在東為書當有是舉，而曰王殺之哉。言子後乃作詩則叔死時公未知也。其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自念先人也，乎有深痛焉。公一生最痛事莫若管叔之死，故處鳴以下燕饗諸詩皆懽忻鼓舞，獨棠棣燕兄弟則曰死喪曰急難曰閱墻，哀從中來，幾於一慟，而後世猶援以為誅鋤兄弟。嗚呼，說經可妄哉。此解居東，雖未必合當日情事，而用意深至，可厚人倫。惟洪範謂多移置者，以金履祥本為十今從之。然於六極下以惟辟作福、石節終之，則殊未安，不如仍舊也。外篇泰誓謂其補綴較前人為備，然其錯謬尤多。蘇氏謂武王非聖人，以[illegible]信此之篇真出武王口可，是論[illegible]甚害而泰誓之末又曰謂[illegible]象成文讀之令人神往。雖商古不逮湯牧各誓，書後世露布所不能摹擬也。乃與前言大相矛盾，殆批評者為之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章句

尚書讀法五卷 崇古堂本 著錄

清安吉□纂輯安吉字□占江蘇無錫人其書卷首題安高發天柱原編安吉其孫也書敘述其祖治尚書大意云分篇宗伏生文從許氏自為章句不泥傳以書敘及增多之篇為伏生經所合不可分讀典謨皆非有二盤庚非三顧命不分康王之誥凡祖敘目而分篇者皆當分讀不可分篇孔傳敘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蓋依祖敘目而分之故云伏生合之也孔傳



敘出于齊書敘出于漢書篇定于孔子不可據漢書之孫敘以黍孔子之書不可信若人之分經而疑伏生之合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之舜典所堯典有孟子可徵非伏生合之明矣堯典如是其它可知書敘之偽孔敘之偽皆可知矣此其所是■珠卑篇中■閱辨安書謂伏生墓詩其次曰丹曰古聖作經曰孔子述經曰伏生傳經曰十二州辨曰九州論曰五服論曰書敘有偽辨十二州辨云今周官不列文之益伐之梁州又不列周公經紀之徐州而反列周室未開闢之

并州則職方乃周制其不合可知虞夏乃必據不足周官以定十二州則封十二山尚有異僻其三州之山鎮安在其知不足周官皆不足據十二州之地遠其系不可考已九州論云周官劉歆等附會之并之作周封諸侯之書今州春漢為鄭釋漢十三部刺史北有并州故職方有并州而蜀地乃夏商時為蠻夷所據故無梁州乃足我國秦時之書見春秋以來巴蜀不通中國後入于秦故亦無梁州然則九州以禹貢為據二書皆不可信也是雖擿斅周官爾雅不足為訓然皆持之有故五服論以三代



皆五服尚書國語可徵九服七服六服皆非也其說亦是■于詮釋經文■若據疏界善堯典自曰若稽古■庶績咸熙注云此章以整錄勝自帝曰疇咨若時■天敘以下注云此章文勢以抑揚勝以伏羲通暢勝讀如此類則更非說經之體矣

禹貢地名集說二卷 鈔本 著錄

清洪符孫撰符孫字幼懷江蘇陽湖人父亮吉是書專釋禹貢地名頗正前人之誤然亦有未安者如駁胡渭錐指以其謂春秋韓國在冀州境蓋因後人誤會韓奕之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二語疑其近燕以今順天府固安縣東南有韓城遂以為韓國封此其誤乃起于王肅不知此詩之首章明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有梁山縣南八里有古韓國故城與詩言適合則韓在雍州非冀州也胡氏偶不之察遂承其誤是說雖辨錐指實則抑王申鄭今考毛詩鄭箋梁山在左馮翊夏陽西北然以今韓城縣去燕二千餘里豈有役二千里外為之築城之理故於燕師所完句破燕為安以遷就其說而師作何解實不可通詩云其追其貊說文以貊為北方豸種此前奄受北國連文其為北陸蕃裔無疑當宣王之時封韓以鎮北狄蓋與封申以備荊蠻同旨按之經文則韓城之不在王畿矣若即以經



為據也至蔡蒙山在今海州不在登州荊山在今湖北不在富平則其論俱確惟說因桓是來謂水經注引鄭玄曰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之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阪曲為桓也解因桓者當以鄭說為諦酈道元以為別致胡渭則更以為舛錯不可通又以知桓水不能通潛陸以水經注白水當禹貢之桓水實數字支離其說無徵此條申鄭尤不可從戈和夷原誤釋文引鄭云和讀曰桓蓋鄭既破和為桓故此桓方不以為桓水無論白水是否古桓水然經曰因桓則桓必水名非隴阪名可斷言矣又篇中夾注曰湘南按者國始蔣湘南也黑水三危已見雍州下注云湘南按三危凡三見此黑水所經之三危應在今陝西岷州塞外西番界中其山實在河南與三苗所竄之三危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在河北者別是一山已見雍州湘南與符孫為友以經相切

剗其言不阿洵■古誼云





詩經提綱一卷周禮一卷 尊行堂刻本 著錄

清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續四庫總目已著錄■詩經提綱自序有曰善學詩者不必拘章名義取其有以考見得失斯已耳然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而猶不曉暢厥旨者以提綱未講而訓詁之漸衍也今國雅之意嘗修勉而成集雖獨鄙之見莫或大明而翻閱之意不無小補云其大旨如此蓋爲塾課而設故淺顯明白絶作論禮周禮提綱意亦猶是但分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九經闕司祿實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七十經闕下人提綱補入夏官之屬七十原闕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實存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原闕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實存六十有一冬官之屬三十工經闕六工實存二十有四工近今學校東經常觀此雖單簡■勝於不知者爾

毛詩訂本上卷 鈔本 著錄

清吳懋清撰。懋清字迴溪，廣東吳川人。是編

成於道光癸卯，蓋年已七十。卷首自序述其治

詩大旨，經文則並列諸家據爾雅以訂其誤。古

通者聽之，異義者存之。其序首有一字可存則

據古籍衍成之，無考則詩義約舉之。周頌三十

一序與蔡邕獨斷所載魯詩序大體多合，則就

其說引伸而加詳。其傳僅依爾雅與經合義合

者取之，爾雅無訓而諸家有者亦間取補之。毛公



於列國之疆域都會之遷徙多不能詳其本末，及文

武周公之政蹟，厲宣幽平之變亂，亦不能按詩之編

次求其事實。則采竹書紀年述周事，暨國語、左

傳，諸子紛詳其作詩之人，據先秦以前之古說以證

明之。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專本冠禮昏禮釋之，

一切淫奔之說概屏不錄。其田賦軍制之沿革，官

爵稱謂之不同，則依經傳詳考之。其音韻以近儒

顧氏炎武為主，參合江氏戴氏段氏各說以古讀

從聲通之。就其所言，其致力可謂勤矣。書中

如關雎序云文王之后妃姒氏，河南莘國人，其叔

迎之元妃姜氏，洽陽人，止生伯邑考。姜氏卒，無主

婦為亞獻，乃更娶姒氏。其初婦也，即求家女知禮

者助薦籩豆，言中見其賢，歌以美之。其以太姒

為文王繼妃，蓋用明鄒忠胤說。曰言中見其賢

歌以美之，蓋用朱氏集傳說。惟言求家女知禮

者則與鄭箋謂三夫人亦不合。又云君子好逑，家

稱姒氏為女君，子謂女而有君子之行，備衣刀作好仇

述，仇同訓匹，訓保此女為后妃之匹，猶武夫為公侯之保



不得以夫婦解之。以君子為后妃，真異想天開。采蘋

篇云大姒初婦，未得宗女為婦，贊者當時最有名

者曰季蘭，嫁終南大夫，入仕西周，歌以美之。案季蘭

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然謂嫁終南大夫入仕

西周，不知何據。將仲子篇云鄭桓見西周將滅，已

食采小，不能為力，乃身娶其賂於檜，飛十邑，常有

寄檜女叔妘，乾沒其賄為桓所伐鄶，邑之大夫妻

仲任亦欲誘其叔，孥沒其賄為女所拒，而作是歌。武

公興兵滅鄶，仲子書是命任，武公之妹，送之今去禁

無得逾我所居故曰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杞父母諸
提父母諸兄謂武為兄是說雖以國語周語其鄙之
亡也由仲任檜由叔妘二語而附會成之較為近
理有女同車篇云以結婚大國親迎其長女此結
好大國郊迎其名卿因託為此歌後鄭人賦此
以美韓之至其解甚新可備一說類此頗多雖未
盡允當要其不為舊說所囿固有足取焉



詩考箋釋十二卷 鈔本 著錄

清葉裕仁撰裕仁字後三又字涵溪別號歸庵
江蘇鎮洋人咸豐元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
辭不赴試旋貢成均就職直隸州州判其書蓋
以宋王應麟詩考尚不無疏漏因更著釋四家
之異文異讀及諸儒之發明有可扶翼經傳
者為之箋釋如詩考韓詩燕燕曰衛定姜歸其
婦送之而作李適仲云案劉向列女傳母儀篇
謂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歸定姜
送婦作詩李說無據或誤仞婦字為婦致生
此謬今竟芟去之矣關雎載晁說之論云齊
韓詩以關雎為畢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
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為康王詩此亦妄
言列女傳仁智篇謂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
見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是推關雎有此說其他無
之不知晁氏何據似■宜芟閣書前方處引惠
棟九經古義以鄭從魯詩為屬王時事是也又
未安阮元揅經室集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幽王

六年十月辛卯日食為經推步所確已成定案則閻妻即豔妻閻剡爲豔之假借耳（毛詩正義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詩異字異義周室衰而關雎作補遺關雎異文作注云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今從於詩異字異義下引大經古義謂超誚青衣賦邕青衣賦無異文作關雎諷[illegible]張超誚青衣賦云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又云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此非謂畢公作關雎而何惠施不察華之失之考有新陽[illegible]道根本稱此編聚數明之菁英輯諸儒之眇論蓋前人未有之作殊屬溢美至云踵事增華後來居上則未免近之矣



# 詩文字攷八卷 鈔本 著錄

清葉裕仁撰裕仁有詩考箋釋已見前此及詩考箋釋歸庵文鈔略其家錄送清史館者據行狀稱尚有長楚易從三卷禮記集說糾謬讀管氏記各一卷未見傳本是書[illegible]卷首有咸豐八年長洲陳奐敘奐時年七十有三故敘云涵濡儒恩甚覃正三家以發揮毛公若者有者異舍脩習發而從事勿以老耄而舍也蓋奐治詩以毛為主故其言若此篇中於師說之異古今之遷通俗正假頗能條貫固亦不免疏失如裯（云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今人名帳為裯）案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邢疏引詩證之並云裯與幬音義同言三家詩者遂斷為魯詩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則韓詩作幬也睍睆云段氏玉裁曰韓詩作簡簡黃鳥疑毛作睍睆說文無睆字慧琳音義睍毛詩美貌也說文從目完聲是說文有睆字案唐從睆聲亦其證頗稟福隸經難若甲編云目有所目不明反其義則為目明猶以亂為治以故為今之例其

說是也自詒云作詒是作貽俗字本書本篇一字卷云
邶毛詩曰自詒伊阻箋云伊猶是也今或為繄字
在系部此書晚出故不及引我躬云躬禮記表記作
今本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詩所謂我躬不說閱作
說何以遑之藝文類聚傷女賦傷我躬之無悅
亦即用此詩閱說恤古字通渫云說文本作洩可以繄
物象形渫乃水名褻韯是琳音義引詩亦作渫士
敗云丑訓褻者音同作媟褻韯是琳音義引詩亦作媟又
引韓詩云媟嬻之甚者也乃罹云罹離古通用



罹乃俗錄新附字古音羅謂之離史記五帝紀索隱
離即羅也索隱音義罹作罹又音云說文無罹部作
翻云吊離也也索隱本篇系部詩曰王耗若如翻
韓詩為緻字在吊部 詒姐洳云錢大昕曰洳即沮
洳之洳索隱本篇引毛詩洳作沮洳于耜云本耜作
相索太平御覽引詩作相于貍云狐貍之貍當
作貍索隱毛與此詩作貉貉又貉之或體凡此
之類或未見其書或偶失檢[■]未見書病也

經義質疑不分卷 光緒壬辰自刻本 著錄

清陳大文撰大文字海帆號東石城人其書
多創解且不信書序書序說[■]書何序書自
有序[■]凡書之無序者皆其不
待序者也有待於序者自有序何待後人為之序
然以書序為偽託顧不疑於東晉古文尚書自
稱武成是周家開國第一大道地設文字殆因
乾嘉諸儒力攻古文之偽有以激之使然惟其
不信書序亦不信詩序將仲子篇為鄭莊公為平



王卿士貳于虢鄭伯怨王王崩周人將畀虢公
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人
作此以刺之非祭仲正以刺莊公也其曰里曰牆曰
園成周溫之謂也曰杞曰桑曰檀禾麥之謂也父母
先王諸兄同姓諸侯也人之多言異姓及鄰國也此雖
易序為近事理矣表篇云此國人追思顯考叔
之詩首章言其孝節次章追言其諫君之直
三章追言其居官之美是亦不免強為附會秦風
晨風篇云穆公違蹇叔之諫以襲鄭其後蹇叔

去秦故國人於其去而思念之斯則人主出膝揚矣隱公不書即位論云隱公有篡之心而不負篡之名何也隱之奸也攝則攝矣而君則君矣然為之矣有為君之實而無篡之名其後新莽得以攝皇帝位而移漢祚暗左氏一攝字開其端也隱以一攝字上欺天王下欺臣庶內欺其父幼主外欺外國同盟後世且有揚其條孔於劉父之譜者則不特左氏公羊氏為其所欺也然則隱公者極之王莽曹操而千古奸雄之尤者乎其責罪隱似太刻深而筆鋒犀利良足動人也



## 經義正衡二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雷廷珍撰廷珍字 貴州綏陽人廷珍雷氏遺書光緒壬寅刻于貴陽據所著時學正衡自注同治己丑年十一歲則其歿年上四十餘耳是編為雷氏遺書之二開章首曰小學是其治經亦承乾嘉學派然書中頗以近世經學家動以說文詁經為譏又謂今之訓詁本雜輯經傳緣文之異訓以成書諸家不達其旨而強疏之非務則濫以此說經均之無益于學術且有害于心術也此其為說固與考據諸儒大相徑庭矣至其援漢藝文志謂六書皆造字之本則與廖平六書舊義同又其論今學古學斥鄭玄雜糅今古亦與廖今古學攷合然雖輕蔑古學初不篤信今學此則稍異耳小學之次曰士學賢學聖學其論孟荀源流謂七十子後以二子為最純五經之傳以荀子為最其推挹甚至荀子勸學篇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茲云士學賢學聖學蓋亦本之荀

子也然遂謂其經術號爲超軼古今竭數百年之日力耗千百人之心思校訂綴輯功若心勞碎義微文自多可採然其事就其書纂述之業而論專門墨守者已拘而鮮通博採兼收者又通而泛濫矣若學術則吾不知也云云竟將前人百年來抹殺得毋亦過甚其指歸仍不過曰學者始而以孝經論語爲教育繼而於中庸大學求學術而後繹之以論語參之以孟荀聖教之旨明聖學之本立矣其實此先生書讀■此下則言詩言禮言春秋而以易終焉大意■孔■道一中而已孔教一禮而已中和誠天地之至道禮樂誠聖人之至教其言廣廓大而無當但其可開拓學者心胸者在在有之惜年不永未遑深造耳



毛詩序傳定本三十卷 晚晴樓王氏家塾本 存目

清王劼撰劼有毛詩讀已見前此編■蓋就所著毛詩讀删訂易其名爲毛詩序傳定本孜正者注期於毛義無或混淆以便鄉塾其凡例謂傳厠於經時箋即參雜其間本易混淆又傳寫不免譌脫正義雖載■釋文往往與各本不合阮芸臺校勘記亦不能盡得其是特據序傳義例詳加審訂傳脫入箋者復之箋攙入傳者退之今如葛覃不備寧安也下父母在則有時歸寧七九字以爲是箋語攙入應仍歸箋則依陳奐詩毛氏傳疏猶可說也而關雎篇曰洲下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凡六十五字乃毛傳之最純粹者亦以爲係箋語攙入應仍歸箋詎以毛公只通訓詁耶輒■諷■定本■典

讀尚書記不分卷 鈔本 存目

清范春衢撰 春衢里貫未詳 卷首自記云前同治七年春出都行八日於氣阻道遄歸居景州數月寫記讀尚書今文及至鳳陽讀易六年歸里後記孝經孟子補易記光緒十三年始記古文尚書考其大旨有所發明也所最抱憾者少於讀夢所編觀聖人所取義爾察其言固亦一有志窮經者矣所謂記古文尚書即此編是也其大旨謂曰帝堯文思光被四表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禹祇承用中帝舜不異上承執中帝堯以克明協和精一執中之道即明新至善之道大禹見而知之矣又曰舍己從人古今賢臣哲士猶難而況帝王乎惟聖者能之惟堯舜開其先禹所記大率類此論非不正於經義實無所發明也

經部 書詩孝經總義類 提要共十一種計二十一頁

補癸酉十二月江瀚

以上十一種[illegible]



尚書王氏注二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 魏志王肅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 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王肅注[illegible]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 舊唐書經籍志尚書十卷王肅注 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 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 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十卷又釋駁五卷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今并佚國翰輯為二卷所注亦今文二十九篇與馬鄭本同肅少不好鄭氏漢代諸儒尊尚鄭學故詆之不遺餘力謂尚書孔傳為肅偽撰雖眾口同聲然猶未敢輒定而丁晏尚書餘論始斷然言之其實王氏之注尚書蓋與馬鄭大同偽孔傳雖多從王而亦有舍王用鄭者晏乃於王注與孔傳異義者為有敍舊書熙帝之載孔傳載事也王注載成也五服三就孔傳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王注三就原野也朝市也甸師氏也（案正義引馬鄭王）俊乂在官孔傳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王注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案正義引

馬鄭王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王注埴讀
曰熾韋釋文作引鄭王榮[illegible]波既豬孔傳榮澤波水王
注榮播澤名案正義馬鄭王皆作榮播凡斯之類則皆諱而
不言偏執同者以據爲王氏僞作之證詎非[illegible]
[illegible]獄乎清四庫全書總目經
部總叙有曰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
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
天下之公理而已紀昀雖未能自踐所言而其
説正[illegible]固[illegible]所當奉爲纂矱也



今文尚書[illegible]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班自
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
九卷伏生傳授者、竊攷漢魏人無謂伏書爲今
文者、晉宋之間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尚
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
揚歷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僞
古文而言之、此編所輯多取史記、文選、漢書儒林傳
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
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爲用古文殆誤、今之采入
宜矣、然如漢志云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是必據
三家今文允恭克讓之讓作攘、說文攘下云推也、
讓下云相責攘也、蓋今文作攘正字、古文作讓假
字、此條當補、抑猶有失刂者、納于大麓、論衡正
說篇云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鄭注書序歷試諸難、云入麓伐木、入麓即入于

大抵麄也不逮是今文入于當亦是今文國摘錄彼遺此係未審耳。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旁祗厥緒，魏志裴松之注引袁弘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同緒敘序事通，爾雅釋詁敘緒也，詩閔予小子傳序緒也，國摘第援白虎通聖人篇方作旁，劉向新序節士篇引書作象刑旁施惟明，而不知此注亦其疏也。



## 古文尚書三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龔自珍曰：孔壁固古文也，然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王先謙辨之曰：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蓋尊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古書，其古文真本固在，家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以為與今博士無異，稱古文者爽其名，又非也。王說是也。後漢書儒林傳稱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真本具存，杜林所得西州漆書一卷，雖非真本，疑與孔壁文字足資攷證，故當日寶之，今皆亡矣。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則唐以前已有此偽書，以古字易經文，至如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文尚書、薛季宣書古文訓，又以古文字畫改為今體，世儒無識，執仍此為壁中真本，是編所采自說文外，大率以郭忠恕汗簡。

及日本山井鼎之考文補遺古文考為據然如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戮作翏誓作斷今惟於湯誓引顏書而甘誓戮下則引今書通入聲一屋引古尚書作勠古文作翏詎非失之目睫歟



尚書歐陽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歐陽生撰清馬國翰輯歐陽說受伏生之傳其書立學官最早世傳其業至歐陽高代為博士漢書藝文志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隋唐志皆不著目其佚已久而他書所載遺說亦多與夏侯相混難於區別故是編於傳其學者如平當楊賜引書並為輯入因是又得可補充者一條漢書韋玄成傳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祭非自外至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地餘為歐陽高孫此雖不明引書實經義之大者陳喬樅列此於祖考來假虞賓在位下似可從又風俗通過譽篇載歐陽歙教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所教則不能者勸似可列於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下國翰此書實遠勝甘泉黃奭漢學堂經解所輯歐陽生尚書章

句惟湮于六宗引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誤作章懷太子注斯其小失耳



尚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勝撰清馬國翰輯釋文序錄云伏生授濟南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問非一師漢志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今並佚是編所收多係三家說頗難分析至謂班固作五行志因於夏侯勝所傳洪範五行傳此尤臆揣據漢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二篇安知非本劉許邪[illegible]夏侯[illegible]昌始推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說災異亦當得其傳故漢書本傳載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霍光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illegible]伐上者此其說書最為彰顯特附著焉

尚書小夏侯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建撰，清馬國翰輯。漢書夏侯勝傳云：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勝、建雖一家，而立說各殊。據藝文志所載章句解故並久失傳，無以證其同異也。他書所引每渾稱歐陽夏侯說，[illegible]惟建嘗師事高，志其與歐陽說合者，為建居多，但無明文，不敢臆決。惟後漢書祭祀志劉昭補注引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此真建說，要為確鑿，是編亦已輯入，第誤作章懷太子注耳。此外采漢書李尋傳述經義三條，較為可信。蓋以儒林傳稱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授同縣李尋，故此雖非原文，要有師授，其為小夏侯之佚說當無疑也。



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晉范甯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舜典一卷，下云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舊唐書經籍志有十卷，孔安國傳，范甯注。唐書藝文志亦有范甯注十卷。是隋已亡而唐復出，今則並佚。此編從梁劉昭續漢志注、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節，其中如釋于六宗則用鄭玄義，謂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至于岱宗柴則用馬融義，謂祭時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修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亦用馬義也。五玉謂五等諸侯之瑞，亦用鄭義也。肇十有二州謂禹平水土置九州，舜為冀州廣大，分為并州，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始為十二州，則並用馬鄭說也。蓋甯於尚書，殊罕闡明，遠不如其春秋穀梁傳之懿。信乎專家之與兼習，其致固有殊矣。

尚書劉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隋劉焯撰清馬國翰輯北史儒林傳焯五經述義隋書經籍志有尚書義疏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撰唐書藝文志同孔穎達尚書正義序稱其為正義者劉焯劉炫是此書有二名也篇中■蜀羌髳一條依孔疏引大劉■說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正義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案此疏孔傳義猶未盡今考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於章以後或事時無此夷名此亦孔傳為魏晉人假託



之一證也羌者說文西戎牧羊人也詩商頌自彼氐羌髳與髦通詩角弓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髳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其云彥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庸即上庸今房縣地在江北漢南濮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又卜人以丹砂孔晁注卜人西南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卜即濮人禹貢荊州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髳與江漢無涉是當孔傳之疏焯未及辨正原書二十卷穎達所錄無幾未是精華然國翰序云存此遺編功力具見國不失為愛重古人之用心已

尚書述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隋劉炫撰。清馬國翰輯。北史儒林傳稱炫著述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可謂富矣。隋書經籍志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兩唐書志並同。今已佚。是編僅就孔穎達尚書正義錄出之。序曰：古文經傳，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未免譏之太過。所鄭曉且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僞撰，託名姚方興，不知方興之事見陸德明釋文序錄，焉可誣乎。



薛君韓詩章句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薛漢撰。清馬國翰輯。後漢書儒林傳稱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又稱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是章句稱薛君者，撫所題也。國翰輯是書，序云：薛漢父方字子容，附見漢書鮑宣傳。又唐宰相世系表云：薛夫子名方丘，字夫子，廣德曾孫。案漢書鮑宣傳言王莽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據唐書世系表，漢父名方丘，字夫子，初不名方，則薛方子容自別是一人。且世謂章句爲漢撰，亦尚有疑。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睢鳩貞絜，以聲相求，出於河之洲云云。因知章句爲方丘撰，非漢撰也。所章紀引仍作薛君韓詩章句者，蓋薛君即謂薛夫子耳。至如三家詩遺說考，撰於陳喬樅，實本其父壽祺，故張之洞書目答問遂以此書傳壽祺，所謂薛夫子韓詩章句殆亦猶是歟。

毛詩馬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馬融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云：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然經典釋文序錄馬融注十卷，僅無下秩耳。（唐志已不著錄）是編據正義、釋文輯得十一節而已。鄭玄詩箋每與毛異，融雖傳毛氏，亦不盡依其說。如唐風蟋蟀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桓寬鹽鐵論通有篇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亦與序合。文選古詩曰蟋蟀傷局促，亦即儉不中禮之意。而後漢書馬融傳上廣成頌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固者，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章懷太子注言傳云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固不以此詩為刺儉，細玩經文一則曰無已太康，再則曰好樂無荒，[illegible]與刺儉不中禮實不相應。融亦博士為俗儒，正以其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越。此其所以開鄭箋之先也夫。



毛詩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肅注毛詩，隋唐志並二十卷。其說申述毛旨，往往與鄭不同。孔氏正義於毛鄭皆分釋，凡毛所略而不可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然亦有意存袒鄭而失其衡者。如衣窈窕下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窈窕淑女下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非也。案後漢書班昭女誡出則窈窕作態，又屈原九歌子慕予善窈窕，李斯上書佳冶窈窕，皆不作居處解，則毛傳幽閒亦形容女德之詞，非謂處深宮。葛覃下正義曰：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覃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非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者。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於中谷，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其說迂曲，王義為長，益不僅歐陽修本義引其釋邶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

王已也至王基之駁有是有非當別論云



毛詩駁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魏王基撰清馬國翰輯輯隋書經籍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舊唐書毛詩駁五卷王基撰唐書藝文志王基毛詩駁五卷蓋隋代殘缺而唐初尚有完帙今僅從正義中見之是編因據以輯得十五節其說大都依鄭駁王肅得失互見如采采芣苢王肅引周書王會解稱芣苢如李出於西域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域之木也其說良允經文曰采則是草非木已灼然矣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而日食王肅云刺幽王王基駁云以厤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術以此會為共和以前其在共和以前則信矣而據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此則非是阮元揅經室集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曰大衍術日食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劌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

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讖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考徵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屬厲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依此言之是詩為幽王時作夫復何疑鄭以幽王時乃鄭桓公友不知桓公為司徒在幽王八年此篇作於幽王六年故番維司徒耳



尚書顧氏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存目

隋顧彪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尚書文外義三十卷唐書藝文志又作古文尚書義疏五卷■文外義五卷名既乖異卷亦參差原書久佚此編據孔穎達正義采入其厥賦惟上上錯下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今考正義曰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少者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

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假文言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是以雜有下上下上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准為等級耳顧氏是說殊為詳晰國翰但取首三句則語意未完亟當補錄下[illegible]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云云方是正義之文耳



毛詩義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存目

魏劉楨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学劉楨撰舊唐書經[illegible]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今久佚是編從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学記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六節[illegible]大部訓釋名物如柳釋棚忌棚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有懸鈕今之弩小曰鞬馳彼晨風晨風今之鷂衡門之下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六月食鬱及薁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薁蘡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弁彼譽斯譽斯鵯鳥雅烏楚烏也譽斯之類[illegible]常與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大旨相似一是一魏同時著書不謀而合也魏文帝典論以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及楨為七子稱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其與吳質書則謂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並以所著義問觀之雖已殘闕具見学有根柢夫豈僅五言詩妙絕時人乎

毛詩義駁一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並王肅撰注稱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舊唐書經籍志別作毛詩雜義駁八卷有問難無奏事新書藝文志同唯久佚是編從孔穎達正義輯錄義駁十二節奏事四節問難七節義駁因專攻鄭氏問難亦申毛以難鄭乃詆之不已必欲盡廢其說而後快後取鄭氏之違失條奏於朝故題奏事也當時虞翻亦奏上異書力斥鄭玄所注尚書三事之誤并謂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何三國時之儒風浸狹乃爾乎且肅與鄭氏為難一若有深仇宿怨者然殊不可解也

經部 詩類 書 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甲戌補一月 江瀚



存目

毛詩王氏注四卷 柳燐從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王氏書注已見前其注毛詩隋唐志並二十卷隋志舉有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蓋魏晉間人取肅注次鄭箋後以便觀覽非肅別有注也今并佚肅注多載正義其中申述毛旨往往與鄭不同然鄭箋毛詩亦時參三家[■]與傳不合鄭可異毛王獨不可異鄭[■]正義詩毛鄭皆分釋凡毛之所略而不獲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當然間有申非其旨而什得六七歐陽修詩本義引其釋邶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國翰序以為持平之論近儒佞鄭惡王成為風氣殆亦一偏之見也如大雅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引作[■]此文王孔穎達詩疏曰此云維此王季彼云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然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台拱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皆謂此經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陳

啓源毛詩稽古編亦云此當以作文王爲正惟臧琳經義雜記類[■]好與鄭[■]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而阮元毛詩校勘記遂從其說疑誤後生不知禮記樂記引詩美其德音十句鄭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所見本亦作文王何獨異肅[■]



## 毛詩異同評三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馬總意林成敗志三卷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釋文作豫州刺史隋志作長沙太守未知孰是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著錄十卷今佚武威張澍二酉堂叢書載有此書之目似未付梓無從參校也釋文序錄稱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今考其書殆不盡然如周南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王肅云言乃言不可評曰皇后房内之樂故事皆有鐘磬 邶鄘衛譜[■]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評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鄘在紂

鄁之西評曰據鄁風定之方中楚邱之歌鄁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聪其城以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棲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鄁風所興不出乎此鄭義爲長由是而言其不朋於王摺然可見矣又如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評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此則箋義迂曲自合從傳作如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檜風庶見素冠兮曹風其弁伊騏並以箋說為長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及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皆舍王取鄭類此甚多是在讀者自具隻眼毋為舊說所惑焉。



詩經恆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是書雖以毛為主亦間采三家然或取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偽書未免稍涉於濫其凡例有云大序小序本一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為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為小序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謂為子夏作至程子竟謂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則推尊太過程大昌謂為衛弘作今按其詞義統雜不一大抵源於子夏而後儒增益之此論詩序與其書經恆解書序辨正之同等小序大序之分孔穎達正義已言之不自朱子始耳篇中關雎謂淑女姒氏君子文王也蓋本朱集傳然朱集傳於鄭風諸詩多以為男女相悅淫者之辭此編於遵大路有女同車風雨子衿則仍毛序褰裳丰東門之墠則從折衷之有自為之說者如山有扶蘇云小人在位詩人刺之而作蘀兮云莊公卒公子爭立齊其交伐忠臣憂之而作狡童云鄭忽初立小人已有陰為突用者

而忽不知詩人憂之作此揚之水云時有信讒而疏其兄弟者其兄弟賦此出其東門云閔亂者閔淫俗而作此以曉之野有蔓草云喜見賢者而作是雖有得有失要為近理其辭秦風有杕之杜以為曲沃侵陵晉侯微弱詩人悲其晉人效忠而作大旨卓識曲沃構難以來晉人冀人識之君後立一君久而後亡亡其此詩諷諭之力歟又生民辨姜嫄必是帝嚳之女非帝嚳元妃亦足釋惠周惕詩儒之惑云



禹貢滙解六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洪兆雲撰兆雲字虞卿湖北黃岡人其書有從子良品序大要以九州次序合為書禹貢句彙推至與禹貢不相脗合者悉皆收入卷首別其類曰考辨略然開卷即九州歌九州土色性歌九州貢賦歌九州田等訣圖珠纓小樣等篇中如引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大九州之神州分為九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亦為荒謬之說非也史記孟子荀子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云云賈疏蓋即本此海通而後其言皆驗矣抑尤有誤者三江既入既■非蔡傳專主庾仲初揚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而從蘇軾岷山之江為中江嶓

家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之說乃又謂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即震澤之下流也得無自相矛盾邪惟厥土青黎一條引馬云黎小疏也馬之言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為黑色不知何據而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兼言色矣但經文辨土有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為正此則分析詳明不愧說經鏗鏗矣



集注毛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梁崔靈恩撰清馬國翰輯梁書儒林崔靈恩傳稱其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叙其著書有毛詩集注二十二卷隋經籍志序錄云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較本傳所載多二卷隋書經籍志與序錄合唐志並同冊府元龜云二十二卷蓋沿梁書之誤也是編所輯凡采自釋文正義者皆確出原書至如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引崔注子之還兮云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案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今以營為地名尚非無據而魏源詩古微遂主其說謂昌即應劭曰昌水出東萊郡昌陽縣茂疑即泰山郡之牟牟茂聲之轉又東萊郡有牟平似此牽合恐近於鑿讀詩記又引董氏云崔靈恩集注小雅謀猷回遹謀作謨雖謀謨音近義通然崔注宋時已無其書故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此引小雅及上齊風殆皆董逌之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嘗

論董逌廣川詩故以為齊詩尚存，不知所傳何所從來，此稱崔注同一偽託耳。



毛詩沈氏義疏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周沈重撰，清馬國翰輯。周書儒林沈重傳稱重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著有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二唐志俱不著錄。但二唐志載有鄭玄等注毛詩諸家音十五卷，殆義疏已佚，其毛詩音尚散見於鄭玄等注毛詩諸家音中，故釋文正義猶得采其說也。如此編所輯，風以動之，風福鳳反，又如字。近於詩，近音附近之近。四曰興，興許甑反。參差荇菜，荇有並反。薄污我私，箋云煩撋之，撋而純反。害澣害否，箋云言常自潔清，清音淨。公侯干城，干音幹，箋云言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帥所類反。施于中逵，施以豉反。凡此之類，必皆出毛詩音，非義疏也。毛詩正義序曰：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隋志所載除舒瑗、沈重而外，尚有五義疏，或二十卷，或二十九卷，或十卷，或十一卷，或二十八卷，皆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

義考併以爲沈疏殊乖闕疑之旨未可從也



施氏詩說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舊題施士丏撰。清馬國翰輯。韓昌黎集施先生墓銘稱士丏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太學生受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銘辭有曰：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其推挹甚至。韓集五百家注引新史云：士丏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嘗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丏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由是觀之，則其於毛鄭詩，亦必多所異同，從可知矣。是編蓋即據韓集之注采入。如勿翦勿拜，云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維鵜在梁，云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韓集五百家注此下尚有則毛注失之矣六字，王謨廣詩林同）。此二條皆顯攻毛傳，不免好新。惟陟彼岵兮，云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

今攷爾雅山多草木曰岵，說文岵山有草木也，釋名亦云山有草木曰岵，是以孔冲遠毛詩正義不得不以毛傳為傳寫之誤，此獨由傳，然屺曰山有草木又作何解耶。



毛詩多識二卷　求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多隆阿撰。多隆阿字雯溪，滿洲人。其書專釋毛詩名物，蓋與姚炳詩■名解大旨相同，但姚著分列門類，此則悉依本經次第，又姚著■蟲魚，此則兼列，其詳核尤遠在姚上也。此編為吳興劉承幹校刊，據其序云係盛伯熙祭酒藏本，有程棫林侍講撫語，書分上下兩卷，上止於曹風，又云多隆舒穆錄氏，檢閩道光乙酉同年齒錄，知為是科拔貢，抑名氏偶同，疑莫能明。今攷王筠所著某某友娥術編有與多雯溪隆阿書，並論及毛詩多識之作，蓋中萬軍毛傳，若鳥捕黍也下注引王某某友云，末後引王云苶苜蘸之訛，標有梅下注並引王云，其它引筠說■多，文若即雯溪無疑也。近有遼陽張氏刻本，名與此同，其中一字不異，曹風以下皆完，共為十二卷，而題曰遼陽張氏緯江著，殊不可解。卷首■序有云，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則書出多氏，其一證。殆張氏傳鈔多書後

人不知乃誤為先代所作歟。然張刻無闕，當取之補成完書也。



詩說考略十二卷 閩刻本 王氏信芳 著錄

清成僎撰。僎字左泉，江蘇崇明人。其書手正大興，謂孔子不刪詩，與雜顧炎武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及程大昌詩論之失。王柏詩疑之升亂，所見但卓。至論朱集傳有云業術貴亂其至乎，經義在協諸至當，固不可何毛奇齡之言言譏彈，以朱子為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之言言阿附，以毛氏為罪人，尤為切理饜心之言。惟謂說以關雎為后妃所自作，則謬殊無據。序但言關雎后妃之德，不云后妃所自作。又實始翦商，謂楊用修據說文作戩，解作福商，而惠氏以為太鑿，後據爾雅翦勤也，又以翦商為勤商，其說更精，毛鄭復起，當無以易之矣。此亦未是。勤商之說，蓋倡於陶紫司，然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已議其非。夫周人追原受命之始，何為稱太王勤商哉？不獨與下文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義不貫通，且周語云王勤商，后稷勤周，比類以觀，其亦不辭甚矣。

詩玉尺二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錄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昌彝從同里陳壽祺學，尤深於禮，嘗著三禮通釋十二卷，行於世。是書以毛為宗，信序頗篤。其引朱彝尊言：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依此則三家亦必有序矣。然毛詩授受，正自難明。徐整、陸璣兩說各異，雖稱出於子夏，一則由帛妙子授大毛公，一則由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帛妙子黃不知何人，它無可考。釋文述魯詩源流，則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而浮丘伯即包丘子。包丘子與李斯俱事孫卿，見桓寬鹽鐵論，故洪亮吉傳經表列孫卿於魯詩中。若孫卿果傳毛詩，何以魯毛同出一師，而其說不合？則毛詩授受實有疑竇，而謂詩序必出子夏，殆亦未可深信矣。手篇中如濟盈不濡軌，謂經傳皆當是軌字，不作軓。前之軓，釋文云依傳意當音犯，誤甚。正義所辨亦非是。[illegible]說極當。軌古音讀如九，與牡韻；軓則不入韻矣。洛陽新出土熹平[illegible]石經正作



軌。開成石經改作軓，蓋從釋文耳。歌以訊之，謂訊當作誶。誶，息悴反，止與上有鴞萃止為韻。而無正：莫肯莫訊，本作誶，與上憯憯日瘁為韻同。今皆誤作訊。下句訊予不顧[illegible]亦作誶予不顧。蓋訊誶易誤，是說亦確。墓門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氏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小雅莫肯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徐仙民兩音，息悴反是，餘本亦從卒也。陸氏[illegible]改字之說，讀誶為信，宜錢大昕以訊誶不辨譏之也。其鄭箋毛詩改字多本之經，如綠衣本為褖，當作褖。案崔氏易林觀之益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義與傳同。詩人託興之詞，原不必合於禮制。若以禮制言之，禮檀弓曰練衣黃裏，表則用黃裏，而表則不用黃。若一家說，愈不可通矣。積人亦同箋云說當作襚。案說予惠郊之說，與孔伯所說之說同。說與稅通，稅駕近郊，不獨脫驂，衣且未當改乘，舍車以入國也。鄭說於禮義殊迂。曰今謂可以羽翼經傳，亦未免阿其所好矣。至[illegible]於論程

大昌徒詩不足據，戴埴泮宮五疑不足據，何楷詩世本不足據，則皆卓有見地，要其學有淵源，固非游談無根者可比。惟題其書曰詩玉尺，似涉於矜爾。



讀詩一得一卷 同治三年刻本 　茅錄

清吳棠撰。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　年舉人，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是書蓋成於令清河縣時。卷首有咸豐四年山陽丁晏序，稱其為令之循吏，惠政甯孚於民，婦孺走卒皆知感之。茲引此書之言曰：必比閭族黨州鄉不失其業，而伍兩卒■（旅）師軍之衆乃給也；必井邑邱甸縣都各安其居，而戎馬甲士步卒之賦乃充也。又曰：天下初定之後，則重偃武，民久忘兵，宜與之休息；天下太平之久，則重講武，民不知兵，則宜振其玩愒。其於保民御寇之道，蓋拳拳三致意焉。信夫以得於心者施於政，而其說之平實，誠所謂通經致用者也。吳治縣有聲，丁氏斯言，尚非溢美。篇中如云采唐曰美孟姜，同車亦曰美孟姜，不必指為忽所辭之齊女也，此論亦前人所未發。惟謂雝篇文母烈考皇考皆指文王，烈考猶皇考，則朱集傳已有是說，文母亦指文王，得毋逞肊乎。

詩經異文四卷　蓮池書局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撰。曰豫字侑石，江蘇陽湖人。以納粟得知縣，分發直隸，旋因從事畿南戎幕，遷同知直隸州，署元氏、薊州。是編為曰豫所遺書之一，歿後同里方恮為之校定。其中所采如子貢詩傳乃明豐坊偽作，不應輯入。他若邶風泄泄，開成石經、蜀石經並作洩洩，蓋避唐太宗諱，初非異文。又養養，引爾雅釋詩疏作洋洋。今攷爾雅釋訓洋洋思也，邢昺疏引二子乘舟中心養養，意謂洋洋養養音義同耳，並未引詩作洋洋。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說文作洋洋，尤誤之誤者也。方恮補正引新臺有泚，范家相云齊詩泚作玼，未詳所出，似亦不知其出此書。以陳喬樅詩四家異文考與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互相參照，所遺者多，正無取牀上施牀耳。



韓詩輯一卷　蓮池書局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輯。其書亦蔣侑石遺書之一。所備中如芣苢引說文繫傳通釋：芣苢，木名，實似李。案此王肅說，蓋本周書王會解，王基毛詩駁已正之，文選注亡論。李善注薛君章句：芣苢，澤瀉也，則此非韓詩審矣。甘棠引漢書王吉傳是也，又引劉向說苑，向傳魯詩，不應援入。新臺引范處義解頤新語：得此鼁䵷，鼁䵷，蟾蜍也。案說文黽部：鼁䵷，詹諸也。詩曰得此鼁䵷。但言詩曰，不云韓詩，且太平御覽引韓詩及薛君章句，仍作戚施，列於異文為合宜。而邱中有麻引顏氏家訓勉學篇將其來施施，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本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是不必韓詩。毛亦作施施也，故傳曰：施施，難進之意。渭陽引後漢書馬援傳注：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見母焉。案後漢書馬防傳章懷太子注云：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用序文，非韓詩也。南有嘉魚引說文

蓋然范家相云韓詩塞說文魚部引雝仍作雍范云韓詩更無據訛多此類折可謂費而無功矣



詩經精華彙鈔二十八卷 道光十八年刻本 存目

清陸錫璞輯錫璞字 廣東龍川人是編奉傳說彙纂詩義折中為準繩蓋尊王之義也其自序稱學者率頭所存多係坊間淺俗講本集傳外類無甚精義其務言博涉者又或徒趨漢學曼衍支離於經旨究少融洽之處竊嘗病之因擬錄而書精要彙為一編間亦取近出經解附入此其用意殆為便於學者博綜約取首列綱領[illegible]傳詩源流並列鄭樵程大昌辨詩序之說而以御纂終焉次於篇中每章之下標目撰多有集傳釋傳折中御纂等說附錄附存諸目又有總論殊為冗雜其云係有管窺則用竊疑二字未敢自以為是也雖有此說蓋不多見適成其為彙鈔而已

西崖經說一卷 光緒壬辰刻本 存目

清顧成章撰。成章[illegible]字詠植，江蘇武進人。其書卷首有俞樾序，以爲此其少作，已卓卓可傳。其時當必有進於是者。然壬辰距今已四十二年，其人乃寂然無聞，度已沒矣。篇中如以湯放桀爲湯封桀，雖可意翻新，然以孟子封之也爲證，其義自確。書以三壽爲三老，以京師爲公劉始所居之[illegible]地，以何以舟之爲舟即周字，皆與俞氏經說合。朋淫于家，孔傳曰朋淫于家，妻妾亂。成章引左莊二十二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杜注：夜飲爲淫樂。此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亦與其朋比之人夜飲于家耳，非有他義。且皋陶謨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孔傳淫過也。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此與罔晝夜額額爲淫，亦不過是過度之意，何彼此一人之傳而獨以丹朱爲妻妾亂乎。此駁孔傳甚當。至謂復子明辟，稱子，稱孫子必非周公對君之辭，蓋王莽時改之以附會孺子嬰之稱耳。是說未允。古代質直，故不嫌，且必書先有孺子之稱，王莽乃[illegible]效之，非王莽創立此名，然後改書以合之也。至如論肩肩上青之下與許悼公瘧，雖[illegible]通醫學，何關經義乎。

經部 孝經緒書 書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甲戌二月 江瀚

禹貢彙覽四卷 乾隆十年刻本 著錄

清夏之芳撰。之芳字筠莊，江蘇高郵人。據卷首王步青序，稱為侍御，蓋雍正元年進士，嘗官御史也。禹貢一篇，說者最多，自注疏而外，有專釋，有兼釋，名家解詁不無牴牾參差。是編以書經傳說彙纂為主，如九江孔殷，舊說謂九江在尋陽，厥土青黎，舊說訓黎為小疏之類，並經依改，亦未能盡合也。大抵古今箋注各家長短互見，非古是今者其失也妄，薄今榮古者其弊也偏，折衷允當，詎易言哉。夫九江之在尋陽，漢志自是古義，至厥土青黎，釋文引馬云黎小疏也，蓋馬意青為色，黎為質，善以黎為黑，是土兼二色矣。九州之土色質並言，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當從馬訓為正。又三江既入，謂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善依所說，則經不當敘三江於震澤之上，至謂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皆以江為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為大江之江，此亦後世之見，禹貢不如是也。導河積石一節，論河之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禹貢彙覽

害頗中肯綮，而導淮一節，以其生居澤國，見聞較確，故尤言之鑿鑿耳。

玉華洞志十卷 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廖鶴齡撰。鶴齡字雲友，福建將樂人，歲貢生。玉華洞在將樂縣南十里許，幽深窅窕，秉炬乃入。其中石鍾乳滴成人物諸形，無不逼肖。乾端坤倪，神工鬼斧，變化惝怳，名狀萬千，故以洞之奇勝名，幾以武夷峙。是書鶴齡自序，因楊時生於其地，故■援以為重，遂有蓋非特欲使天地結構之奇，瞭然盡見於天下；亦欲使天下知鍾靈毓秀，大賢篤生之地，固非偶然云云。乃引起鄧穎黄序地靈之說，深致不滿，蓋其主張太過，有以使然也。注四庫總目存目有清陳文在玉華洞志八卷，存目云：萬曆壬辰邑令海陽林熙春始為志，順治甲午邑令曲阜孔興訓重修，歲久版燬，康熙乙未文在又復修之。據此編則歲序，述及舊志有林、孔二家，而不言文在，蓋雖作於一時，生同里閈，未相聞，且陳志卷末有廣玉華詩一冊，事在雍正十六年，其書固較後歟。



廬山秀峯寺志八卷 康熙刻本 著錄

清釋超淵撰。題曰廬山秀峯者，蓋清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易今名，蓋即開先寺也。寺昉自南唐中主，景中主早年，少好文游，心物外，欲肆業於廬山，於野夫獻地築為書堂，酬以萬金。及即位，捨為寺，因兆有國之祥，賜名開先。地占廬山之勝，而■雙■劍香爐諸峯在焉，青玉峽、漱玉亭之瀑布尤■唐宋詩人所詠。故寺志實不啻山志。此書卷前發凡，詞翰姓氏，廬山秀峯寺形勝圖，秀峯寺殿堂樓閣圖，而以所著漱玉亭詩集附焉。■又別為卷首，首■御書般若心經■御書秀峯寺冠其篇，以恭紀詩及修造諸碑記殿廡，後志寺門一，形勝■■附古蹟，并石刻■三梵刹四之庵附規約，并塔之藏文■■之法座八，逸事附雜記。其置所著歸雲草於卷前，殊失當，蓋宜退■於篇末云。

嵩山志二十卷 康熙刻本　著錄

清葉封撰。封字井叔，號慕廬，湖廣黃陂籍，浙江嘉興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河南登封縣知縣。志嵩山者，隆慶中有嵩嶽志，祥符陸東撰；萬曆中有嵩書，邢臺傅梅撰；順治中有嵩高志，登封焦賁亨撰。陸前裁而太簡，傅綜而未精，焦本嵩書，斟酌損益，■未當。是書以名山之志與郡縣不同，郡邑無所不志，志山者止巡遊、秩祭與隱逸、仙釋二三條而已，且名蹟無多，累累篇什，皆藝文也，分類繁閬頗繁稽考，因以形勝分二室，諸山並附，華嚴洞、澗亭、臺宇、剎以及賦頌、詩歌、序記、碑跋之類，即系■下，方使人披覽即得。人物止傳棲逸，無論生長游寓，總以有關涉者載之。其他條類亦取其簡切而止。此其全書大旨也。時賁亨亦在纂輯，遂與往復■訂，先後六年始成。其諸山水小引，聯絡貫穿，俾觀者如指掌，則賁亨之功云。惟其雜事■中載及雜文雜詩，如晉潘岳懷舊賦、唐張仲素山呼萬歲賦、陳子昂別嵩嶽二三真人序暨王績、張說、劉希夷諸



詩，殊不倫類，蓋以其無可隸，不得已而歸諸此耳。以是知藝文一門，不可偏廢也。

## 鼓山志十四卷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著錄

清黃任撰。任字莘田，福建永福人。康熙四十一年舉人，官廣東四會縣知縣。鼓山在福州府城東三十里。清四庫總目存目有鼓山志十二卷，清僧元賢撰。據此書，任自序稱，攷舊志始僧善繼著靈源集，黃用中改為鼓山志，後謝在杭、徐興公、僧元賢相繼纂修，今復百餘年矣。舊板漫漶，不可辨認，載亦未備。謝氏前志分綱列目，繁簡不一，後志因之。今是志縈括以八類，首名勝，次寺院，附橋亭、禪塔，次古蹟，次洞門，次田賦，次藝文，而以外紀終焉。前志庵堂、殿閣名目繁多，後志悉刪，間有已廢而址存者，復列於前。今惟統列現存寺[illegible]字，而附舊跡於後。其宋元以後擬建遺跡，亦不重與徵並於橋亭、禪塔，附寺而存，亦併載之。又古蹟一類，二志俱無，今[illegible]重加編輯。使諸勝事可傳者悉彙一帙，俾先輩流風餘韻至今不泯，此所其優於舊志者也。



## 龍虎山志十六卷 乾隆庚申刻本

著錄

清婁近垣撰。近垣，龍虎山法官，上清宮四品提點，食三品俸，敕封妙正真人，兼光明殿住持。龍虎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八十里之仁福鄉，本名雲錦山，相傳第一代天師張道陵於此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因以名山，道經第三十九福地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元元明善奉敕所修龍虎山志，存目謂原本體例已不可考，惟有延祐元年程鉅夫序、吳全節進表。此本載山川、建置、人物、道侶、碑碣、制敕、藝文，頗為龐雜，已多竄亂，非其舊矣。據此編，近垣自序則舊志已為四十三代耆山天師增修至[illegible]十卷，[illegible]歲月寖久，篇冊無存，今之三卷乃耆山殘缺之餘編耳。近垣是書首恩賚，次山川，次宮府，次院觀，次古蹟，附僧寺，次世家，次人物，次爵秩，注職附府僚附，次田賦，次藝文綸言，次藝文語錄，次藝文碑文，次藝文詩，次藝文記、書、序，次藝文表、賦、銘、贊、跋，黃冠羣弋，類聚羣分，合得一十六卷。窃謂以龍虎山由天師著名，而仙岩之勝轉

因之而晦等三國魏志張魯傳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illegible]復行遂又稱據漢中以鬼道教民其來學道者其初皆名鬼[illegible]卒受本道已信為祭酒復稱魏太祖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五子閻圃等為列侯魯葬謚之為原侯此與列仙傳謂陵魯皆白日飛昇者不符當以史為正且魯以鬼道受教而尊之曰天師孫非其倫[illegible]然天師之稱其來已久鄭道元水經沔水注逕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至今民祀之蓋自元魏已然矣逮至宋時始有嗣教之舉然其賜號不過曰真靜先生澄素先生而已元張宗演始封真人明張正常乃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大真人給銀印視正二品清沿明制遂請授光祿大夫母妻皆誥贈一品夫人視趙宋為踰焉



## 懷玉山志八卷 乾隆四十年刻本 著錄

清朱承煦撰承煦字海客山東益都人懷玉山去玉山縣一百四十里高四百餘丈盤亘三百餘里介饒州廣信二府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重鎮是志昉於前明夏浚月川氏舊本已不可得前志邑人朱世榮及其裔孫輯成志敘書翰已載入藝文此編離山志而以書院為主體故首錄興學諸上諭而後列懷玉山圖書院圖凡分八類一懷玉山二書院三祀典列傳四講義五院田師生六藝文七十考八詩銘相傳宋楊大年嘗築精舍於金剛峯推為開山第一人然莫善以朱熹為開山之祖較信而有徵也熹在信州玉山與呂祖謙程珙講學懷玉山有玉山講義先則拓之為草堂嗣後建之為書院中間幾經興廢至明嘉靖懷玉書院之名始著名儒講學之所與廬山白鹿書院遙相輝映不亦宜乎

麻姑山志十卷 同治五年刻本 著錄

清黃家駒撰。家駒字冠北，江西南城人。麻姑山在南城縣西南十里許，其地乃三十六洞天之一，以唐顏真卿麻姑山仙壇記著名。然其引葛稚川神仙傳，第言王方平過吳蔡經家，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不詳何所。惟曰：按圖，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而已。又曰：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亦是疑辭。今以姑山南澗為第一谷，姑山北澗為第二谷，麻源之極北為第三谷，殆亦後人以意目之也。是書卷首曰圖，曰例，次曰星野，曰形勝，曰古蹟，曰人物。次表，曰峯巒，曰泉源。次志，曰物產，曰宮觀，曰橋梁，曰墳墓。次紀，曰祀典，曰封號，曰興廢，曰仙靈，曰僊釋，曰幽怪。次曰記，次曰序，曰跋，曰碑，曰文，曰引，曰賦。次詩，次[illegible]曰偈，曰聯，曰有英堂事宜。次曰附刊從姑山志。其圖乃有麻姑法相及七夕羣仙宴會，最為荒謬。[illegible]古蹟考，有謝靈運繙經臺、釣魚臺，皆屬[illegible]峯巒表，更有謝公岡，注云：昔靈運通道伐木之所。案宋書謝靈運傳，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是蓋始寧之事，臨川不聞有此。又仙靈紀謂浮丘公名無可攷，漢昭帝時鍊丹於此山，遺有丹井及飛昇臺在焉。此不知所據。列仙傳謂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豈漢時人耶。標榜古賢，增飾形勝，斯固地志之通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麻姑山志

九宮山志十卷(原刻本) 著錄

清傳燮鼎撰。燮鼎字鐵橡，湖北崇陽人。九宮山跨吳楚境，其陽為江西武寧，陰為湖北通山。相傳為陳晉安王兄弟九人造宮其上，故名。或云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郭璞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此山上坦而四四峯五嶺周圍環繞，九宮之義當本此。先是隆慶戊辰崇陽王而峯曾撰九宮山志，明季板燬兵燹。清順治丙申、乾隆丁亥，江夏胡希周、武昌殷必玲先後續刊，板久無存，僅餘乾隆一帙。是編重為補修，自序謂溯源竟委，推陳出新，頗能為古人幽光，為山靈顯真面。今觀之，尚有愧其言也。前有王家璧序，辨張三峯與張三丰自■一人，意謂神仙多幻跡，不可究詰。世傳老子或更易名字，烏知其是一是二耶。此說猶可，而洪良品序偁史載李自成過通城羅公山，山上有元帝廟，賊見帝像，伏不能起，村人疑為劫盜，荷鋤碎其首，是山蓋即通山九宮，稱為羅公，之通城誤也。方自成乘亂颷起，疆吏莫能遏，附社已屋，大軍東來，■一戰敗之，追奔逐北，至南土而冥冥者效靈，元凶就殛，助天討而贊新運，其有造於國家功甚大。惜當時將帥未暇表章，而傳聞歧異，事跡茫昧，數伏郡封請據，反得依託紀載，以冒其名云云。是則以李闖授首歸功於茲山之神，可謂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宮山志

東天目山志■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釋松華撰(陳周元編) 是書一名東天目祖山志又名東山志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古稱浮玉(東見山海經稱苕水出其陰有似可徵信) 道經所謂三十四洞天太微元蓋洞天元和郡縣志天目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太平寰宇記水經山曲折東西巨源有兩目故曰天目發源於徽州府之黃山而峙于於潛■臨安兩縣為錢唐之祖山諸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載有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四卷又載有韋之采東西天目志八卷以天目山東西二峯稱為二志各分四卷杭州守李燁然合而刊之至清初又分刻之仍各分四卷東山四卷增于韋西五類釋松華乃采錄陳文搜尋故實輯稿若干屬陳兆元編次之昭明禪寺者■梁昭明太子蕭統修禪處松禪即其寺住持也篇中所載藝文以詩為主然但曰登天目游天目何以見其為東山至若蘇軾游徑山一首亦只言泉峯來自天目山則東西山皆可且僅錄首四句殊爲割裂又如陸游春雨初霽游臨安一律則更與東天目無涉未免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天目山志

東林山志二十四卷　抄本　素錄

清吳玉樹撰。玉樹字靈圃，浙江歸安人。東林山一名錦屏山，在湖州府治東南四十五里，宋以前統隸烏程，太平興國七年建歸安縣，始分隸焉。山自天目分脈，蜿蜒而來，突起於菰蒲溪泊之中，三峯鼎峙，而中峯最高，芊蔚森秀，峯巒如錦，又名[illegible]錦。一水環涵，相傳宋有沈思字持正，號東老者，隱此。熙寧戊申有幸市道人長揖於門，自稱回山人，欲求一醉。東老視其非凡，延坐與語，縱飲達曙，臨別時擘席上榴皮題詩於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illegible]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遂拂衣出門，至舍西石橋，乘風而去，因名此橋曰回仙橋，於是東林一山遂為沈氏所專，故是書首即摹榴皮詩，以為呂仙真蹟，又附以東林降壇鸞書，可謂好怪矣。建置志石表園向道人題壁詩，謂向字乃回字之轉，即呂仙也。靈異志則載回山人畫像事，皆異聞也。考蘇軾東坡詩集，但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然其和詩三首，有神仙可學道之餘之句，其第二首有云：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蓋直以神仙視之矣。其中徵獻一志，如何[illegible]俊思諸人，不過生長其鄉，豈山志何得濫取盈卷帙而已。

# 蘭亭志二卷 原刻本

清吳高增撰。高增字敬齋，浙江嘉興人。是書輯於官山陰縣儒學訓導時。正當乾隆十六年南巡之後，故首恭摹康熙三十七年御書蘭亭二字，次即御製蘭亭詩，並附臣工和作。篇中如紀原、圖說、紀勝、量程、藝文，皆山志所應有。其餘若禊帖、審鑑、品隲、臨摹類，與山志無涉。至於論書八法，則更汜濫矣。竊考今之蘭亭，非古之蘭亭也。水經漸水酈道元注：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勖封蘭亭侯，蓋取此為封號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猶存。由此觀之，則古蘭亭在天柱山。序文稱此地有崇山峻嶺，是也。此亭在晉時已三易其地，然尚不離天柱山。今蘭亭則相距三十里矣。因序文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於是另為之，而無崇山峻嶺不問也。全祖望宋蘭亭石柱記云：宋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亭二里許。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今則崇山之址，并為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迹消磨，猶賴斯柱之幸存焉。今之蘭亭且非宋之蘭亭，爰著之以誌遷變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蘭亭志

桃源洞志不分卷 刊本　存目

清釋蘭巖撰。桃源山在桃源縣西南三十里，洞在山之半。是書首圖說，次遂勝，次陶潛桃花源記并明清人游記，次序，次辨誤，次說，次考，次賦，次書，次修建，次序，次洞略，次碑刻，次詩。其體例叢雜，蓋山志之最劣。桃花源記蓋淵明遐想得一地如桃花源者以避世耳，初未指為仙蹤，乃韓愈作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亦為傳者言之，桃源之顯，實在唐世。劉禹錫游桃川尋證也。清陳瑾游桃源洞記，謂是洞秦人所至稱之，或亦有山水、有美人，止取其意不取其迹耶。至桃源洞自是仙蹤，不必山水盡佳也。考秦人古道由綠蘿至桃花源，記云江上皆綠蘿山，如削成，類嵐峭絕，疑將登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峽江而出，水縹綠見底。又云入桃花洞，無所有，惟石磴百級，荒寒古寺有人，而不可，則石公所亟稱者，綠蘿耳。朱謀㙔箋水經注載御覽引水經注綠蘿蒙冪，頹巖臨水，實釣游之勝地。其遠響若鐘，若信神仙之所居，蓋綠蘿之擅名來已久。至所謂桃源洞者，非漁人所豁然開朗，土地平曠，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乎。

天童寺志十卷 原刊本 存目

清釋性道、釋德介撰。是書雖寺志，實山志也。天童之山原名太白山，在浙江寧波府鄞縣之東。是書卷首山圖、寺圖、凡例，志分十門：一曰山川考，二曰建置考，三曰先覺考，四曰盛典考，五曰靈蹤考，六曰法要考，七曰塔像考，八曰表貽考，九曰輯麗考，附莊產；十曰附錄考。山川、建[illegible]置於各風景各軒亭下輒引前人詩文以注之。其先覺、盛典、靈蹤、法要、塔像、增闢、揚彼氏亦因其宜。表貽則載有關天童文字，輯麗則詳附見之菴寺，而亦引前人詩文注其下。篇中有正疏，有附紀，有[illegible]，有質[illegible]，有從正，有存疑，有應刪，有附證，參稽頗詳，銓次亦析。惟餘考有鬼谷子廟，謂郭璞曾到，引游仙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窗牖[illegible]里。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以為[illegible]證[illegible]



玉泉山寺志三卷 原刊本 存目

清[illegible]畢引之撰。引之字長伯，湖北當陽人。是書分[illegible]三卷，上卷山水、營建、公據、事紀、古蹟、釋宗、護法，中卷詞翰，下卷詩考。玉泉山東去當陽縣治三十里，西距宜昌府百二十里，介青溪、紫蓋之間。山高九百丈，尊特殊秀，狀類覆船，初名覆舟山，亦曰堆藍山。其北有顯烈山，相傳關壯繆[illegible]顯烈處，蓋出於三國演義。又傳隋僧智顗於此為壯繆授子受戒，其事愈誕。志載宋司馬知白壽亭侯[illegible]印記，言紹興中洞庭漁人獲[illegible]壽亭侯印，兢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使文荊門送還公廟。淳熙四年冬，元奔真惹等壽畫印狀，具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匣，輝燭楹廡，遂止。知白不知何許人，其文亦雅，頗託也。起筆云關公忠勇殉身，國賜英濟廟，食當陽玉泉山。據蕭斡加封英濟王碑記，英濟之賜事在淳熙十五年，不應五年已有英濟之稱，其僞顯然。畢引之曰：聞先輩云壽亭印洞庭漁獲者其一耳。

復州寶相院建炎元年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得一印上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張氏一印其文同嘉興王氏亦有其一按侯以建安五年封何至二十年乃作印且漢壽乃名又不解識者自辨之蓋知其妄也唐人王泉詩有張九齡孟浩然皆是焉山川增重何必傍誌靈異耶



## 龍潭山志八卷 光緒五年刊本 存目

清袁阜撰阜字筠儲湖南長沙人長沙城北三十曰游渡渡東有阜曰龍潭山鸞麓山拱其前如屏陣潆水從西來左開大蕩曰荊塘平疇交錯居人種荷最盛右屈折盤旋繞山前滙為湖渡俗呼曰水渡河沃壤萬頃虹堤亘數十里山下有潭四時不竭舊有廟祀元李青萬以其得道於此鄉衆立祠祈禱輒應屢經巡撫奏請廷臺賜封號且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嘗其過矣是志尤為冗亂其曰真人度劫經求雨咒既荒誕不經至培穀救荒諸法類切實用而節用息訟諸條亦是善言然皆非山志所應有仙方以籤求之更滋貽誤著契據公約職捐仰捐則凌雜未臨直同帳簿[illegible]卷末附迴龍山蓋祀李真人[illegible]之床内身而又築亭曰梳妝其荒唐益不足責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其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甲戌十二月江瀚

魯詩故三卷 郋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清儒掇采遺說，以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為魯詩，然漢書所云似專指尚書言之，謂習魯詩殆出臆揣。惟劉向世傳魯詩，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向為治韓詩，雖未可徵信，第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皆雜采傳記，謂所稱述必出魯詩，恐亦不無疑義也。此編所載，如禕隋蓋本臧庸拜經日記之說，其謂洪适隸釋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卽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書新好奇，初無所證。東兮東兮方將萬舞，蓋據高士奇天祿識餘，其引申公曰東伶官名，配居亂邦，故自呼而歌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士奇既膚末於學，又不言所出，是焉可信。彼泣漣漣，蓋沿王應麟詩考之誤。詩考引楚辭章句劉向九歎曰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章句引詩彼泣漣漣，其實王逸注引詩與今本同，且云涕注交會漣漣而流也，無緣作波，應麟偶失照耳。於我乎夏屋渠渠，注曰楚辭哀郢章句引詩作廈，又招魂章句云廈大屋也，今考哀郢章句引詩仍作夏，不作廈，招魂章句所云廈一作［夏者亦大屋］突廈句，非謂秦風夏屋也。儵儵周道，章句是詩鞠為茂草（考補遺），亦本拜經日記之說。臧鏞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禍毒也，此釋小弁踧踧周道也，又曰爾雅是魯詩之學，亦屬武斷。絲衣其紑，會弁俅俅，注云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引詩作緅衣作會弁。通典引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俅俅，今本絲作緅，此為異文耳。國翰云作緅作會，不知所據何本。若斯之類，陳喬樅魯詩遺說考略屏弗錄，其識超矣。

僊都誌五卷 隆慶五年刻本 著錄

明李時平撰。時平字占泉，江蘇崑山人。僊都山古名縉雲山，在浙江縉雲縣東二十三里，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僊都■第二十九，爲玄都祈僊洞天，周迴三百里。樂史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以括州爲縉雲郡，其地有縉雲山故也。是志分六門：曰山川，曰神仙附羽士，曰寓將，曰靈異，曰土產，曰藝文。按四庫總目存目有元道士陳性定撰仙都志二卷，分六門：曰山川，曰神仙，曰高士，曰草木，曰碑碣，題詠，大致■同。篇中稱縉雲水出東陽大盆■山，往仙都，并小仙都，由浚溪口合流西注蓮城之東，其奇突險怪之勢似川峽，■峽曲高峻似棧道，黑龍江舟行甚難，舊名惡溪。李白送魏萬詩云：卻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今仙都有好山，其下爲好溪。郡志載惡溪自李邕改名好溪，又傳改自李白，而好山好溪，旁稱勝仙都，此其大較也。蓋惡溪特以舟行不易■遂被此名，而風景終佳，■後人以好易之。白詩尚稱惡溪，其非白改可知，況邕又在白前。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此事不足信，然足證改名之在李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僊都志

仙巖志十卷 浙刻本 著錄

明李燦箕撰。燦箕字叔玉，號九滐，福建仙游人。是書凡十卷，一仙巖志略，二至七皆詩，八銘賦，九序記，十行略。仙巖在浙江瑞安縣境之崇泰鄉，為道書二十六福地。宋陳傅良嘗讀書於仙巖之陽，光宗時以不過宮引裾切諫不報，往行宮，寧宗即位再起，再默構止齋以是意，及後人追慕之，■築仰止亭以致遐思，後建祠以祀焉。請四庫總目存目載仙巖志十卷，■明王應辰撰，因其自署若某人，不詳里貫，乃疑太學題名碑有隆慶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作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即其人否也。案本書載有王應辰詩，注云字拱甫，號海壇，永嘉人，歷官上海司訓，則太學題名碑之信陽王應辰別是一人矣。存目又云嘉慶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序，應辰為此編，王叔果亦有詩載此志中，注云字育德，號西華，永嘉人，歷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此云兵部郎中，當其前官也。燦按叔果■譌有病居寺中，羽泉劉公攜觴過此，時公内召，余亦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仙巖志

偕北上，則其時尚未入官耳。

清涼山志十卷 乾隆乙亥刻本　　青錄

明釋鎮澄撰。鎮澄不知何許人，自署燕山廣應寺沙門。清涼山亦名五臺山，在山西五臺縣北百二十里，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雄據雁代，盤礴數州，在四關之中，周五百餘里，左鄰恆嶽，右帶滹沱，北凌紫塞，南擁中原，其爲神皋奧區，蓋自昔而已然矣。是書勒門爲十一，總標化宇、二徵釋化之三、五峯靈蹟、四諸寺名勝、五帝王崇建、六名公外護、七菩薩顯應、八歷代高僧、九異衆感通、十名公題詠。其中多闡揚彼教，以釋言釋，固無足怪。惟言漢明帝因摩騰、法蘭建伽藍於清涼山，騰以山形若印度靈鷲山，寺依山名也。帝復以始信佛化，仍加大孚靈鷲寺。僧慧祥古清涼傳云大孚寺元魏文帝立，與志異，其說似誤也。清涼山近人測得北臺高出海面一萬零五十尺，恆嶽高出海面僅六千二百九十尺。魏源書古微以五臺爲元嶽之中峯，顧炎武五臺山記亦云五臺東埵



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是五臺疑即恆嶽矣。此讀清涼山志者所當攷也。

盤山志十卷補遺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釋智朴撰。智朴號拙菴，江蘇徐州人，少曾遊江，參百愚斯大師于青浦之青龍隆福寺，受記莂，實洞宗第三十世。愛盤山丘洞，因止其地，構青溝禪院以居。盤山在今薊州城北二十五里，舊傳即徐無山，漢末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山，今不曰田盤而曰盤山，亦猶匡廬之謂廬山也。其山南距滄溟，西邊太行，東放揭石，北負長城。雲山集云：漁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盤先生自齊而來，棲遲此山，因名田盤，不見於他傳記，殊屬無稽。此山無志，是編實為創作。智朴既深通翰墨，而又往王士禎、朱彝尊等為商訂，宜其大體雅潔，斐然可觀。逮乾隆十九年，詔蔣溥等詳加裒輯，釐為十六卷，冠以巡典天章五卷，自欽定盤山志出，而此書遂廢。要其經始之功，亦未可抹殺歟。

洞庭湖志十四卷 道光八年刻本　著錄

清萬年淳撰。年淳字擇峯，湖南華容人，乾隆五十七年，官安徽之安直隸州州同。是書創始於華容某某黎熙桂，而卒成之者年淳也。卷前有陶澍序，主洞庭即禹貢九江之說，姑舉經文以明之：經先江漢朔宗于海，後乃言九江孔殷，則九江自在江漢合流之下游，其非洞庭灼然無疑。此編分十有七門，首輿圖，次皇言，次星野，次湖山，次水道，次洲港，次堤垸，次稅課，次兵防，次風俗，次物產，次古蹟，次祠廟，次游覽，次事紀，次据摭，次藝文，可謂備矣。洞庭湖界連三府一州八縣，周圍八百餘里，他志不過鋪張■掌，供游覽吟詠，若則地險為滇黔趙蜀之咽喉，水利資長岳澧常之蓄洩，關係甚鉅，紀載宜■，故篇中於山川水道堤垸■兵防稅課諸門，廣為搜輯，不厭求詳，足見其留心實用焉。

委羽山續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著錄

清王維翰撰。維翰字肅林，浙江黃巖人。是編其自序云：明胡伯業曾作委羽山志，目分六卷，世已無傳，僅於故紙堆中得之，因續成六卷，體例略倣前志，有補有續。宮室、仙道、記文、題詠，皆因前志而續之者也；採餘、雜記、雜文，則補前志所未備者也。其中尤可取者，白玉上經云：委羽洞周回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此在兗州東嶽。又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委羽山在北極之陰。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李白詩吟髣委羽朝度閣，皆非指在黃巖者，概不錄入。又舊志載潘瑞明、謝靈運、朱文公、戴復古、杜範遊羽山詩各一首。案潘瑞明不見史傳雜記，其人之有無未可知，其詩亦不類唐以前作。張溥百三家集謝靈運亦無此詩，又朱子全集、戴石屏集、杜清獻集均不載遊羽山詩，則此五絕句殆皆依託之作。此蓋一洗山志陋習，識其識高出前人者也。

石鍾山志十六卷 光緒癸未刻本 著錄

清胡傳釗撰。傳釗字樊季樵，湖南善化人，以知府官江西。故是書以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湖口鎮總兵丁義方為蒐輯，自居於校訂之末也。石鍾山在湖口縣有二：縣治南為上石鍾山，縣治北為下石鍾山，距縣治各一里，兩巖相對，壁立數百仞，隔九江郡六十里。酈道元水經注以謂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唐李渤作記，則以南陽雙石當之，而宋蘇軾獨陋其陋，謂山有穴罅，微波入焉，噌吰如樂作。又港口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相吞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自有此說，言石鍾者皆主聲。清曾國藩石鍾山記書後云：上鍾巖與下鍾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鍾以形言，非以聲言，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據是則石鍾應以形斷無疑義焉。其志分十有六門：首訓典，附奏議；次形勢，附沿革、城垣、兵制；次山水；次建置；次金石；次游覽；次祥異；次軼事；次雜識；次武功，歷明紀略；次武功，國朝紀實；次藝

文歷朝文徵次藝文國朝文徵次藝文歷朝詩錄次藝文大小孤山歷朝詩錄次藝文國朝古今體詩次藝文古今體詩則皆生存人所作也其武功■前代著[鄱陽湖]於明太祖征陳友諒之戰王守仁擒宸濠之戰然與石鐘無涉惟清咸豐時敵據石鐘山壘自曾國藩部之水師經楊岳斌彭玉麟等戰四載僅乃克之故其於武功為最顯然於山志實為創例焉



西天目祖山志八卷 光緒丙子刻本 著錄

清釋廣賓纂輯是書為西天目山■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蓋二人合作西天目山在於潛縣北四十五里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總其名曰天目山以分兩峯故曰西曰東上有二池謂為左右目一名天眼亦名西山又名西峰以為浙西諸山之祖故曰祖山也山以梁昭明太子蕭統得名俗傳■昭明太子取金剛經分為三十二節心血過枯雙目失明取池水洗之乃瘳此昭明峯下所以有洗眼池也



然東天目亦有昭明寺因非一峯所得專矣據其凡例稱初志經院子季平創於萬曆辛巳迄甲寅是寧徐嘉泰聘錢以令為時敘增飾之以攷眾未詳至三修四修終未帖然崇禎戊寅釋心海所輯祖山志理事諸酬今兼以為稿本■加闡乙而已則此志今其釋心海至住四年總目存目所載■韋之系東西天目八卷以天目東西二峯輯為二志各分四卷■不知■所謂三修四修者即在其中否今此編子目繁多書分八卷子目凡四十有八卷

休咎靈異紀譚補遺猶不在其內焉。其中如尊宿一門，紀載稍冗，而於語錄各家劃分家風名分，頒踐偈頌，尚可；清納總之以禪宗語錄闌入山志，終乖體例耳。



## 靈峯志四卷 宣統三年刻本 著錄

清周慶雲撰。慶雲字夢坡，浙江烏程人。靈峯在浙江錢塘縣西北隅，距城九里，距西湖四里，自玉泉折而西北曰青芝塢，其西曰靈峯，高四十六丈。是編分四門：曰山水，曰名勝，曰人物，曰藝文。卷前有江陰繆荃孫序，稱其條舉件繫，文縟詩清。惟靈峯處西湖之北，蹊徑幽深，而四方游屐宋以前無聞也，故編中以為自蘇玉局有題壁之詩，而其名始著。宋四名家詩鈔載蘇軾詩云：「靈峯山下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所謂題壁之詩是也。坡集編在惠州時，故杭世駿道古堂[■]南第三集有靈峯山寶陀寺二首，然則詩非杭州[■]無疑。雖名區勝壤，亦必有人焉為之品題，而後其名乃顯。然靈峯題句不有楊維楨、劉基耶？況靈峯林木翳蔚，泉流清冽，固足以供吟眺，而游臺榭，正不必藉重古人也。

# 長白山記不分卷 傳鈔本

清劉建封撰　建封里貫未詳、據其自序稱、戊申夏四月、建封與奉守廷玉等、通奉欽帥委勘奉吉界綫、五月入山、親率猛士健僕、直抵長白山巔、登臨天池、戊申者、光緒三十四年、欽帥者、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也、長白山高約三十里、周約二百四十里、土少沙多、海浮石居其半、樹木不生、冬夏積雪、四時望之長白、故曰長白、大清一統志、康熙十七年及三十四年、曾派大臣登長白山觀其形勢、其山巔為圓形、積雪皚然、其上五峰環峙如城、南一峰稍下如門、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茲依建封所察、得其山巔為圓形、是就南坡口平面觀之、（原注東北西南長形）其上五峰環峙如城、是立南坡口上、只見五峰、而未臨天池之故、（原注峰大小十六峰）南一峰稍下如門、（原注復名南坡口）是指軟石崖而言、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是風影之談、原無足據、八旗通志云、山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餘里、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亦含混之辭、未經詳細而踏勘也、建封以為歷來所派之員、皆未臨天池、故終昧真相、天池在長白山山巔、為中心點、群峰環抱、離地高約二十餘里、西南東北長約二十九里、橫分三段、北段寬約二十里、中段寬約十里、南段寬約十三里、周約七十餘里、韓人云六十里、日人云八十里、均就水面之大概言之、三面壅江不流、惟北偏東一隅、水溢流如綫、為乘槎河、實松花江之正源、其鴨綠江源為暖江、其土門江源為大狼河、此皆其親身目驗、庶可徵信、至謂劉翰峯有一臺、後漢管幼安讀書其上、敖山有一洞、秦人盧敖煉形於此、將軍峯一名天山、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即此山、殆皆傳會之、附為勝迹、乃方志之通病、若指紅旗河、相傳岳武穆北伐過此、則太乖事實、與某篇中錄土人神話、同一悖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長白山記

## 五蓮山志五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釋海達撰。海霆號鷲龍，山東諸城、五蓮山僧。五蓮山在諸城縣南八十里，高八百四十丈五尺，徑九里二十三步一尺，圍二十九里五十三步三尺，右控岱宗，左臨滄海，山二十六峯，高夫柱次大悲次望海五蓮，皆出其上，舊名五朶。是編頗無體例，其一卷為峯巒泉石與寺殿樓閣，雜出；二卷為緣起宗派世系本山住持開山大師本傳、諸師本傳像贊寫、護法、物產、莊田，未免混淆；三卷四卷為文集，五卷為詩集。文集開山和尚碑銘有曰，至五朶見五峯參天，蘇子瞻所謂奇秀不減雁蕩者也。東坡斯語不知所出，然卷首李煥章序亦有是言，可因此想見五蓮之勝云。



## 西山志十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存目

清歐陽桂撰。桂字郁庭，江西新建人。西山在新建縣西章江之外三十里，即獻原山，水經注作厭原山，豫章記作散原山，樂史太平寰宇記西山本名南昌山。自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水西十四鄉置新建縣，山因屬焉。其發嶺自高安之虬嶺，迤東突起，亘天延袤三百里，上接筠陽，下連匡嶽，東限章水，西帶馮川，瑞水界其南，修水界其北，蓋會省之右障也。是編據其自序，殆因舊志所載，改其荒謬，補其闕略。首列紫霄峯為西山第一峯，上有蕭仙石，蕭仙即蕭史也。蕭史秦人，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無緣在此。其洪崖井，謂唐開元中吾州張氳棲丹於其所，自號洪崖先生，有洪崖丹井。古詩云右拍洪崖肩，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是也。此尤自相矛盾，況以洪崖為吾州張氳，非三皇時之洪崖，而又引郭璞遊仙詩為證，不幾并乎。不知此洪崖實非吾州張氳，而蕭史

之說流傳已古攷水經贛水注西北五里有洪崖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又曰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鵠所逕過也有二山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游萃也此雖雷次宗所謂繫風捕影之論然村山志聊記奇聞亦無不可至於秦人洞則全襲陶潛桃花源記■格局為永興中事并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語而亦襲之其■可知善壁湖亭錄蘇東坡詩坡



集暨湖揚醉書之終編在倅杭州時故曰故鄉無此好湖山豈詠江西暨湖亭耶凡此皆■失之顯■其餘不具詳焉

■昌瑞山萬年統志十八卷傳鈔本

清英廉撰英廉字白藍旗蒙古人光緒十年授馬蘭鎮兼管內務府大臣昌瑞山即東陵也在馬蘭峪迤西東接遵化西達薊州北通密雲南踞其南曲折至玉田諸縣其書乾隆時布蘭泰原纂英廉重修所舊志多所變更■為上下兩函函各八卷凡分八門上函首陵寢次祀禮次禮儀次宸翰次巡幸次建設次承恩次人物下函其分九門首輿圖次建設次防護次



貴春次圖考次爵秩次界限次建置次人物■藏金銀器皿陳設以裕陵為最多單字畫一項有趙孟頫秋郊飲馬圖手卷錢選孤山圖手卷鄧文原章草真蹟趙孟頫書道德經馬遠冊頁董其昌冊頁其他碑帖書畫咸有■題而陵中寶物尚未登記此正易所謂慢藏誨盜裕陵之發掘有由來矣

華銀山志十八卷 同治甲子刻本　存目

清釋昌言撰。昌言字虎溪，四川岳池縣伏虎寺僧。華銀山在岳池東南百九十里，發脈終南，蜿蜒磅礴，綿亙千餘里，至巴合鄰岳四縣之交，陡起一峰，嶙峋峻峭，直摩霄漢，千山競赴，萬壑爭趨，實坤輿之雄鎮也。山之西北可望渠江，水經注謂之宕渠水，又名華鎣，見重慶府志。是書分十六門，以星野為首，次圖考，次疆域，次形勢，次開建，次寺院，次[illegible]回，次古蹟，次護法，次遊覽，次道脈，次名僧，次物產，次靈異，次公署，次義舉，而終於詞翰。道脈自世尊起，自一世摩訶迦葉至二十八世菩提達摩，以迄東土六祖五宗，不審此與華銀山何涉。遊覽則殊乏名人詞翰，則大半自製，此其所以山川雖勝而其名弗彰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華銀山志

委羽山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存目

[illegible]朝張仲孝撰。仲孝字百泉，江蘇常熟人，以道士官浙江黃巖縣知縣。委羽山在[illegible]黃巖縣南五里，形類龜，故名羣龜，一名龜蔭，相傳周劉奉林為仙，聖窟穴自嵩山徒居焉，丹成，控鶴上昇，墜大翮于山椒，因名為委羽山。道書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天。是編亦分七門，山圖、形勢、勝蹟、宮室、僊道、記文、題詠，而題詠居其半。其載謝靈運詩云：山頭方石在，洞口花自開，鶴背人不見，滿地空綠苔。語意凡近，謝集所無，必為依託。又朱熹詩云：山藏方石，幽門掩薜蘿，深道像千年在，衣冠照古今。原注云此詩俗傳文公贊台州時作。然公為宋大儒，出言皆有理趣，獨此篇詞意中有未妥，況寓台諸集俱無所載，豈傳聞者誤耶，是亦疑之。但直係贋作，自應從芟，乃復存之，以俟博識，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委羽山志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三頁

乙亥正月　江瀚

齊詩傳二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雜記十八卷孫氏不知何人應麟注曰后蒼作齊詩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轅固作詩傳徐天麟西漢會要亦以齊詩傳爲轅固作然漢志題后蒼不著固名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蓋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尠有肄業及之職此之故王應麟詩考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



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近世若沈家相馮登府之倫皆續有採輯亦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要以陳壽祺父子蒐討三家遺說較爲完備其不采白虎通義則以是書有魯訓有韓内傳且當章帝時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非止班固一人特令固撰集其事國翰乃以書中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爲本故不復顯其姓名並據輯補失之濫矣■案漢書叙傳引詩國之司直易邦爲國所避漢諱亦以爲齊詩異

文不太可笑乎又爲下國駿■號蓋本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作駿謂馬也王應麟詩考引董氏同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攷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以爲齊詩尚存也觀伯玉此跋則考逌所稱齊詩其與明人僞撰之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同一依託無疑矣顧呂祖謙王應麟猶■信其說輯廣詩董子問且謂是詩當從董說謂馬則與上章綴旒相類不亦惑乎陳喬樅齊詩遺說考不收此條洵爲有識國翰意在取盈卷帙不及辨也

京口三山全志十二卷　明刻本　著錄

明許國誠撰。是書其自序有云：爲正德壬申河東史宗道所輯，迄今八十餘禩，亡散殆盡。後雖有續志金山志，而焦山寺臺閣代有興替，其後人詩章之繼響者未修輯，據其勝景，恭彰文命，湮沒遂傳。郡博高子福堣修而全輯之，采其故實，疏其圖繪，括其詩篇而訂正以付剞劂，氏題曰三山全志。而以鶴林寺、招隱寺附焉。蓋許爲郡守故也。其名目所謂舊志，即續四庫總目存目京口三山志十卷題爲明張萊撰者是也。此編首總叙，次諸寺，附堂宇，次[illegible]，次[illegible]，次祠廟，次名賢，次仙釋，次集詩，次集文，次詩話，次碑考，次雜紀，次紀異，次古蹟，凡十有四門。其存舊云：蘇東坡玉帶久失，則今之玉帶當係自明後。又集詩辨登金山詩云：舊志登金山詩，題曰文宗，而置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詩，今訂爲元文宗作。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於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名勝錄特不之考耳。歷代帝紀宗廟號無文宗，惟唐紀有之。唐文宗未嘗南幸，又音律亦不類所作。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建康。虞邵菴金山萬壽閣記云：今上皇帝潛邸之日，由江引舟親登是閣，則爲其作無疑。此考殊爲典核，在明人著述中尤不易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京口三山全志

## 嶺南名勝記十三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陳蘭芝墫輯。蘭芝字挹霞，廣東香山人。是書爲第一卷，其卷端題所光孫卿嶺南郭篤周著，知此編出於郭也。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厓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臺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即五指山，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峯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以上凡二十七地，於粵中名勝略備。然如風度樓則以張九齡，曹溪則以釋慧能，韓山祠則以韓愈，白鶴峯則以蘇軾，厓山則以陸秀夫、張世傑，江門則以陳獻章，抑所謂地以人傳者歟。

## 衡岳志八卷 康熙甲辰刻本



著錄

清袁奐撰。奐字崧嵐，湖北襄陽人。衡岳在湖南衡山縣西。初學記曰：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稱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天。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山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東南臨湘川，遥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長沙志曰：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爲最高。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衡嶽志十三卷，明彭簪撰，姚宏謨重訂。其後鄧雲霄復有纂輯，是書取裁一本鄧志。鄧志分爲八卷，今仍之，惟補者十之三，刪者十之二。卷一星野、圖考、山水、書院，卷二寺、觀、物產、田賦、靈異、古蹟、神碣、淋叙，卷三仙釋，卷四祀典、祀辭、御製、表、持記、歌頌、駢議、徑路說，卷五藝文賦、序、傳、錄、跋、引、建置記，卷六文藝建置記、游覽記，卷七詩章，卷八

言古五七言排律五言絶句卷八詩、五言七言律、七言絶句附方外詩其中存目多可歸併如歌頌當列文藝、祝辭特記當列祀典、至南岳飛來船石去記實附之靈異、駢議及說並當列文藝、徑路當列山水、而游覽之目亦似未妥也、



茅山志十五卷 康熙八年刻本 著錄

清笪蟾光撰、蟾光字江上、江蘇句容人、順治九年進士、官都察院御史、茅山亦名句曲山、在句容縣東南、為第八洞宮、金壇華陽之天、第一地肺福地、周回一百五十餘里、昔漢咸陽有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山脊三峯、相傳三茅君乘白鵠各集一峯、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名、梁書齊永明十年陶弘景止於是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此見於正史者也、言茅山者當以此為宗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茅山志十五卷、元道士劉大彬撰、前有永樂癸卯胡儼序、稱舊本為張雨所書、至為精潔、後燬於兵燹、爰考後為刊板、後以代庚寅、嘉靖庚戌、嘉靖辛亥又經重刻、是編均載其序于首、分十四門、曰三茅真君、曰歷朝誥勅、曰歷朝真人勅書、曰歷代真人奏疏書札、蓋山歷代真人名臣碑記、曰蓋山宮觀歷代名臣碑銘、曰三茅真君紀系、曰洞天職仙傳、曰上清嗣宗師四十五代傳、曰茅山高真女仙傳、曰蓋山宮觀泉洞異產田畝紀、曰真人茅達緒纖道

書曰梁南宋元人詩記曰明代名人詩記曰大清名人詩記附道秩考宦蹟以茅山雖以三茅君得名然如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太上道貴紫素之書第中君文紫素第小君文俱在漢成帝哀帝時文既非古事更渺茫所係羽流妄託惟陶隱居性愛山水白雲自怡清風遠韻然金壇登斯山者其足令人慨慕留連也矣



普陀山志二十卷 乾隆五年刻本 著錄

清許琰撰琰字瑶洲福建同安人其自序結銜題賜進士出身壬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前翰林院庶吉士不知其進士爲康熙爲雍正也普陀山在今浙江定海縣之東距縣百餘里孤峙海中蜿蜒綿亘縱橫各十里計周遭四十餘里或云百里一名補陀梵書補陀羅迦山有三一居兀納武里一居白武白一居南海世以是山當之又稱補怛洛迦山梵名也相傳五代後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鍔從五臺山得觀音像將還本國[illegible]舟新螺礁蓮花當洋舟礙不前鍔禱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竟止潮音洞下居民張氏目覩斯異亟舍所居築庵奉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此乃普陀築院之始遂雜爲菩薩親進秀大道場請四庫總目存目有明周應賓普陀山志六卷又有清朱謹陳璿同撰普陀山志十五卷據是書凡例云山志實明總兵侯繼高創爲之成于萬曆十七年己丑至三十五年丁

寺周應賓重修三十七年戊寅普濟法雨兩寺
同請裘殿玉修輯稿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
請朱謹陳璿重加增削至四十四年乙酉始梓遂與法
雨所刻■小同大異然勝境事蹟則無不同也此編與
前志異者不立古蹟一目其云茲山以菩薩而名是
山皆蹟是蹟皆古也前志列古蹟只載短姑道頭
不肯去之院及太子塔三條反覺寥寂今俱類入
形勝靈異是說謂以菩薩而名是山勝蹟是蹟皆古
未免牽強仍從前志為正又■流寓前志以山舊曰



梅岑謂南昌尉為此山主人志山者必不可略顧縣有
四鄉而山屬安期鄉則安期獨非主人乎著謂志
佛不必及仙無論佛是金仙且固未聞佛不許仙之
流寓也若則仙道樓鍊及忠憤蹈海凡流寓者皆
列之是則持論各通惟所謂忠憤蹈海者秦而祗
吳鍾巒一人考吳鍾巒號流寓普陀白華菴方清
兵下舟山鍾巒急渡海入城設高椅於文廟左
廡樓下抱先師主自焚死非蹈海殆偶失檢爾

潭柘山志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著錄

清宗室神穆德撰據其自序結銜為原任鎮守
荊州府等處建威將軍鑲紅旗都統是書作於
乾隆四年又名潭柘山岫雲寺志其總目曰■主山
基宗曰梵刹原宗曰中興重建下院附曰歷代
法統曰行幸頒賜曰名勝古蹟詩附潭柘在舊
京正西七十里山本自太行岡連西山稱■太行第
八陘山勢險峻上干雲霄拱抱迴環巒重嶺
複特稱幽奧名蹟最久主山以塔塿當羣山



心九峯屏而立古有龍潭柘林因得名焉燕人
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其寺開創於晉時謂
之嘉福寺肇興於唐代謂之龍泉寺亦寺之
近古者也都城自遼金以後至于蒙元廟歲不
建招提附大璫尤喜造佛寺梵宮之盛媲于建
章萬戶千門成■化中京城內外勅賜寺觀至六
百三十九所見於周洪謨奏疏中內臣作觀此則
琳宮紺宇皆巨璫逆豎所為唯潭柘一區無宦
豎建造之蹟僅弘治時司禮監戴義於引年

休致後步至潭柘，以寺久敝壞，希稱祝釐之所，於是出所積為工食費，又請於朝，賜金益之，茲其與諸墙不同者也。古蹟有元妙嚴公主拜磚，相傳妙嚴為元世祖女，剃髮居此，日禮觀音大士不輟，遂留此跡，其先額、手、足五體皆印，歲久甎壞，惟兩足痕存，是蓋好事者因達摩影石而為之耳。下卷節義菴補首載恭忠親王奕訢集字詩，次述康熙以來律師以續法統云。



白石山志八卷 光緒癸未刻本

清施元孚撰。元孚字德交，號六洲，浙江樂清人。白石山在今溫州樂清縣之茗嶼鄉，以石皆白故名。奇勝頗類雁蕩，又名中雁。宋李少和開山後，太宗賞書第一山三大字賜之，刻玉虹洞口石壁。開山之勝分為三，中曰玉甑峯，左曰東漈，右曰西漈。是志作於乾隆三十四年，光緒九年同邑陳瑋復為增輯。首序、小傳、諸家爵里、山圖，次山水，次寺觀，次藝文一記、序、傳、疏、引，次藝文二古體詩，次藝文三近體詩，次物產，末附金石志，共為八卷。其山水子目，分原始、開山、山體、水源、山境、山路，較他志為詳。原志名玉甑峯志，則東西漈將何所屬，今改名白石山志，諸在白石境內景無不該矣。藝文李建中李少和傳，太宗屢徵召，宋史不載，其對真宗問治國修身之要，全襲陳搏語，志謂此傳疑為假託，是也。茲山自李少和開山，何必藉重羽流乎，然其開山之功固不可沒耳。

東湖志二卷　嘉慶九年刊本　著錄

清特通阿撰。特通阿任台州府知府，延郡士洪震煊、沈河手、郭協寅共為纂述，書未竣，後屬郡學博沈焯成之，實非其作也。東湖在台州府崇和門外，負郭為湖，凡一萬六千步。其源有二：一受城中之水，城北據大固山，每當積雨淫潦，勢如建瓴，驟不得泄，則闔里受其患，必使會衆溝水東趨啟丰門而注之湖，然後民得安宅；一受山宮溪之水，源自百丈巖、白龍潭，瀑水至通明橋分為二，一穿橋南下入于湖，一稍東出南入于江。蘇湖出郭之東不數武，而即其地，故名曰東湖。是志分為上下卷，倣范成大吳郡志以地為綱，而採詩古文散附各條之下。夫東湖風景，固幾與杭之西湖、禹航之南湖、檇李之鴛湖、會稽之鑑湖同一勝槩，而潦則可備宣洩，旱則可資灌溉，又豈徒供州人士女之游泳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湖志

焦山志二十卷　道光三年刊本　著錄

清王豫撰。豫字柳村，江蘇丹徒人。焦山在鎮江府東北揚子江中，山距城九里，古名譙山。杜佑通典、樂史寰宇記皆有譙山戍，江淹詩宋本亦作譙，宋于門詩「成入海中山」是也。金山浮玉，米芾臨金山賦注又云浮玉焦山之名，今崖刻浮玉者二，一名互稱由來舊矣。阮元焦山采略云北宋後始以焦孝然事傅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尚少，并無焦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為魏以後人，蔡佑猶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斷無孝然，作贊。盧見曾作焦山志，初未辨及，是亦游焦山者不可不知也。是書距盧志之成六十年，其宸翰賜書及名人撰著悉以次增入；又山中建置如御書詩徵閣、書藏樓、月波臺、夕陽樓、還石山房、飲江樓，暨山中法物如楊忠愍公墨蹟、西漢定陶鼎，皆前時所無，此其所以重為修輯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焦山志

北固山志十四卷 光緒二十年刻本 著錄

清周伯義、陳任暘同輯。北固山在江蘇鎮江府城北一里，下臨揚子江。揚子一名京江，寰宇記謂之京口水。郡南二十餘里有長山，發自天目，屏風、三茅至銅坑，東卸而來，勢甚高延，袤數里，東行為五峴，迴龍諸山，又迤邐而北至於金頂、京峴。京峴之中抽而分析，結為郡治。郡治之北特起為此山，三面臨水，勢最固險，故謂之北固。水經注所謂別嶺入江是也。別山嶺即後峰。傅了璞輯北固志十二卷，專指後峰言之。是編則并及前、中兩峰。舊志首錄宸翰，後分形勝、建置、古跡、碑刻、人物、雜識、藝文七門，各有子目。今僅於雜識前增紀要一門而已。其中載宋屯田郎中柳永墓，至順志云在土山下，既引高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誌與葉夢得避暑錄話以證之，後引郡中柳氏譜，序謂耆卿卒葬丹徒土山，同時有柳況者世居丹徒，亦耆卿之後，而收恤之，此丹徒柳姓之始，尤可徵信。又論唐若山事，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遇，與女遊



北固山，自中斷隱去。按府志，相國李紳肄業華山，出谷求糧，暴雨避岩下，見一道士艤舟招曰：公垂至此耶？余即若山，將遊蓬萊，與公有宿分，得相遇。揖登舟，須臾達蓬島，神仙數人皆舊友。流連中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年乃罷。遂送歸。後果入相。按此若山仙矣，然用府庫錢市藥，豈仙所為。是語不惑，足砭俗云。

海珠小志五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李韡撰。韡始末未詳。是書前有歐大任序，後有陳朱尹跋。廣州府城西北粵江中有海珠石，輪囷于水上，廣袤數十丈，潮汐經焉。其圓秀若巨珠。宋寶祐四年，郡人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李昴英施財創寺於其上，奉佛發僧誦經，額海珠慈度寺，額以南漢慈度舊名，蓋二十八寺之一也。其後乃建文溪祠，堂俎豆昴英。文溪，昴英字也。韡即其十二世孫，此志雖為海珠作，實表彰先德。然海珠於粵厥惟名勝，論者謂負於山者不得〻水〻負於水者不得〻山〻〻水負者不能得之城郭之近，斯寺兼焉。石生江心，四面環匯，水林木森蔚，殿宇布列，雖潮汐巨浸不能毀。故詞人墨客多泛舟此遊，而粵人視之不啻杭之西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海珠小志

陽山志三卷 傳鈔本 存目

[illegible]明岳岱撰。岱始末未詳。此編目序[illegible]後署鄞郡岳岱。陽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丈，周回四十五里，東西面陽，故名曰陽山。蓋取山東為朝陽，山西為夕陽之義。又以其勢四面飛動，名曰四飛。越絕書：夫差自殺，越人葬之卑猶，亦即此山，曰秦餘杭。皆陽山別名。其南北中三峯俱高，北曰珠冠頂，美之也；中為箭闕峯，英高於是矣。統而言之，有十二峯。是志[illegible]三卷，自為十八篇，每篇首述其旨而終讚之。一曰山勢，二曰泉石，三曰臺洞巖壁，四曰古迹，五曰寺庵廟，六曰草木，七曰藥產，八曰堂墅，九曰飲食，十曰詩文。其古迹中載夫差既殺子胥，遊於姑蘇臺，晝寢而夢，召公孫聖而問焉。聖直言之，遂怒殺聖。聖仰天曰：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葬我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夫差投之烝丘。及越入吳，夫差晝馳夜走，達於秦餘杭山，采生稻而食，伏地而飲。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陽山志

偉徨耶，因三呼公孫聖，聖從空中三應之事，雖其奇，其說已古。至周襄王時神女葬地及龍母塚、丁令威宅、丹井，皆流俗傳聞，未足為據。殆以陽山故實無多，故采之以充篇幅歟。



## 輞川志六卷 道光十七年刻本 存目

清胡元煐撰。元煐字篠璆，江西新建人，官陝西藍田縣知縣。是書分為六卷六門：一曰圖考，二曰名勝，三曰人物，四曰金石，五曰雜記，六曰文徵。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水淪漣如車輞，故名輞谷口，即嶢山口。其地兩山對峙，水從此北流入灞。唐書文苑王維傳：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唐書文藝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其輞川圖，祖本久失，後代臨摹，惟宋郭忠恕為最。前明郭漱六重摹本，亦稱善。今文煐又摹而重刻焉。山水清幽，軒亭雅潔，猶髣髴見之。昔元好問詩云：白頭烏帽黃塵陌，笑殺高人王右丞。以杜甫目維為高人，故云然也。居處之美，安樂是耽，其受祿山偽職，亦輞川有以累之乎。

莫愁湖志六卷 光緒壬午重刻本　存目

清馬士图撰。士图字掬村，江蘇江寧人。莫愁湖在江寧省會石城門外。六朝劉宋時盧莫愁居此，故名。歷代詩詞惟泛詠莫愁，而不及湖。至元人葉天民有莫愁煙艇詩，而湖始著。相傳明祖與中山王徐達賭棊於此，詔以湖為湯沐邑，至今湖租尚歸徐氏。是志上冊卷首自序、題詞、目錄、莫愁湖圖、莫愁湖賦，卷一莫愁湖詩，卷二山水、橋梁、祠廟、古蹟，卷三文考，卷四畫社，下冊卷五前鬱金堂詩詞證小引、莫愁小像、鬱金堂八景題詠，其曾文正公遺像及新建曾公閣記則係壽安重刊時增入。卷五詩證，卷六詞證、補夢。補夢云者，謂嘗宿鬱金堂夢一艷妝美人，有垂髫婢侍側，手執奇花一枝，歌莫愁樂二曲。文士習氣，慣作虛誕之語以自矜炫，未足深辨焉。



上方山誌五卷 乾隆甲申刻本　存目

清釋自如、吳仁敵同撰。自如即上方山兜率寺僧，仁敵江蘇江寧人。上方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南四十六里，山名上方，寺名兜率者，取上方六欲第四天之字名。蓋因山之巔崖拔出，而寺居其上也。其山北連紅螺■南，壓大湖，東負雲風，西接百花諸山。峯峯最高者曰天柱峯，居山之西，矗立雲表，如中天之柱。又有望海峯，在山東南，雖距海甚遠，然造其巔亦在望焉。是志分名勝、人物、建置、文部、物產五門，為五卷。據釋自如序，稱歷代賢人善信詩古文詞一一錄籍，今乃詩僅清代寧郡王伊都之等寥寥數首，無一明人作，而自如、仁敵之詩連篇累牘，而仁敵所著秋樹、秋雨、秋風、秋月、秋花、秋菜，到處可詠，與上方何涉，而亦概行闌入，何其濫耶。惟物產載有五色海棠，可以補群芳譜之缺焉。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計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乙亥二月江瀚

韓詩故二卷 姚姬傳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志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緣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宋元以後並鄭詩亦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存者外傳十篇而已是編所輯頗爲寥落由其以薛君章句別爲一編除經典釋文而外所採無幾至如書處集解引韓詩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燕燕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案詩考亦引之）呂祖謙讀詩記引董逌云韓詩古之人無斁斁作擇大都雖以徵信又得此鼀鼀戚施蟾蜍也注云苑處義辭順新評而不知說文黽部鼀鼀詹諸也詩曰得此鼀鼀言其行鼀鼀然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仍作戚施則此非韓詩故陳喬樅列之



齊詩也至雨無其極傷我稼穡蓋本劉安世元城語錄並引陳爲機曰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尚存並韓詩作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爲傷妄此不待辨而明斯言當矣著書難輯書亦正不易歟

禺峽山志四卷　康熙六十年刻本　　著錄

清孫縄祖撰縄祖字澹翁奉天瀋陽人禺峽
山又名二禺山一名中宿山山源發衡廣脈朕韶石
襟曹溪而貫二羅匕十二峯迫衷莞博當百粵
上游為六傳要衝距清遠縣三十里兩山穹窿
對峙如擘束湞湟諸水而赴海故曰峽世傳軒
轅帝之庶子長大禺次仲陽降居南海於其臣曰
初曰武俱隱於此蓋英淑雅稱也茅君內傳載
為方輿第十九福地是志以夏雲所修禺峽山志
為本殘闕者補失次者序參證損益而成此編
首列禺峽圖經為圖凡七舊志不分綱領條目
今於圖經之後各標總綱一曰名勝備考二曰
建置沿革三曰古今藝文四曰登勝題詠
提其綱而仍各分其目每篇首列總論此皆優
於舊志者也攷唐人題詠咸曰峽山寺淺人題
詠多曰飛來寺由唐歷宋其間興廢不一據
志載宋頒峽山二神勅尚曰清遠峽山不曰飛來
知飛來之名後起宋蘇軾有至清遠同游廣陵



寺[illegible]又有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
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並見本志此廣陵寶林二
寺其遺址亦莫攷也

恆山志四卷 乾隆廿八年刻本 兼錄

清桂敬順撰。敬順字翼昭，江蘇泰興人，官山西渾源州知州。恆山在渾源州城南十里許。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爾雅釋山恆山為北嶽。水經恆山謂之元嶽。舊祀北嶽於[illegible]曲陽，清順治十七年移祀於渾源州。是志分乾元亨利貞五集，序文圖考列[illegible]朝，乾集為御製[illegible]志，元集為形志、名志、祀志、封志、廟志、物志、事志、水志、說志、仙志、蹟志，亨集為經志，利集為文志，貞集為詩志[illegible]文。詩多傳曲陽恆山，與此無涉，似當刪去，方見謹嚴。考古代北嶽之祀，渾源絕傳無明文。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嶽常山於上曲陽。自是而後，歷二千年未之有改。續文獻通考載嘉靖初科臣陳棐請正嶽祀疏，謂三代而下，歷隋唐俱於渾源州致祭。石晉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宋未能復，一北為契丹所據，無緣至幽薊之域而觀所謂北岳者，所以止得祭於曲陽。蓋明人不學，疏於考證如此。先是弘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已有請釐正祀典之疏，未經允行。棐沈[illegible]括夢溪筆談云：渾源州恆山距阜平縣大茂山三百餘里，峰巒相接，蓋恆山周三千里。渾源南二十里與在曲陽西北方四十五里者，實一山也。鄭樵通志亦云恆山在曲陽西北百四十里，即舊阜平之大茂山也。自渾源州發脈，由飛狐嶺達曲陽。由是而言，則於彼於此，初無可爭。然清魏源書古微獨力[illegible]曲陽之祀，發五辨以[illegible]之，以為元嶽為祖，五臺為禰，曲陽之大茂山為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以架後，遂盡渾源之山與五臺為二。水經注崞縣南面漢雁門郡崞縣為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為元嶽之中峰，故崞異峙於岱華，即不祀於渾源，亦當祀於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盡處則可，謂即是元嶽，則以孫為祖，以足為首，是又一說也。今既移祀渾源州，存而不論可矣。

南岳志八卷　乾隆癸酉刻本　著錄

清高自位、蟒敵本同撰。自位官湖南衡山縣知縣，敵本邑庠常也。衡山為南岳，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書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孔安國注曰：南岳衡山也。周禮職方荊州其鎮山曰衡山。爾雅釋山江南衡，郭璞注曰：衡山南嶽也。史記封禪書曰南嶽衡山也，漢書郊祀志同，此皆以衡山為南嶽。是志首圖考，次形勝，次祀典，次書院，次寺觀，次物產，次田賦，次古蹟，次碑碣，次勝迹，次徑路，



次仙釋，次紀異，次祝辭，次文藝。每門皆有小序，總列於前，與他書體例稍別。其開卷即載爾雅霍山為南嶽，即天柱山；又引廣雅天柱謂之霍山；又引三禮義宗南嶽謂之霍，則似志天柱霍山，非志衡山也。書正義引應劭風俗通云[illegible]泰山[illegible]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萬物霍然大也。是應劭以衡霍為一山而二名。詩崧高正義引孫炎以爾雅霍山

為誤，當作衡山，故郝懿行爾雅義疏、洪頤煊霍山為南嶽解並依以為說，謂爾雅之霍山本謂衡山，不謂天柱。自漢武移嶽祀於天柱，而後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天柱無妨亦名霍山，而不得冒南嶽之名，其說是也。皮錫瑞以白虎通巡狩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緣出伏生今文，故極尊信之，亦言衡霍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為衡。史記封禪書南嶽衡山也，亦即霍山。漢武案古圖書，遂復南嶽之舊，非漢武始以霍山為南嶽也。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用之，蓋不取古文說云爾。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十二卷 嘉慶七年刻本 著錄

清齊召南原撰，阮元重訂。召南是志，蓋因釋無盡天台山方外志刪纂節要，別為一書。據甫脫稿而遂逝世，所傳本■未定之稿，故不無紕駁雜陳、瑕瑜互見。松江陳韶取其書而訂之。齊志古蹟分七類，今列居址、橋梁、古塔、塚墓，刪寮寨一類，崖巖、鐫碑、刻合為一門，又創立撰述一目，以緇流典籍、緇錄家所不詳，今特錄入。其他名流著述足備台山掌故者，悉登其編目，以供探討。嘉慶七年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復命錢塘嚴杰修訂之，又以齊志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以附錄，因仿范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亦有見於載籍、齊志所佚者，茲為補錄。書成，釋[illegible]在繪圖二十有一，列於卷首，為張聯元天台山全志所無云。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 道光丁未重刻本 著錄

清董天工撰。天工字典齋，福建崇安人。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道書以此名第十六洞天。山周圍百二十里，溪九曲，大峯三十六。相傳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見史記封禪書，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是書據其凡例稱，蓋合衷釋生、徐德望、王適菴、王苹堂四種武夷山志，互參詳訂，彙成一編，共為二十四卷。其卷一曰總志上，卷二曰總志中，卷三曰總志下，卷四曰星野、形勝、祀典、勅封、九曲全圖、九曲櫂歌，卷五曰一曲上，圖附，卷六曰一曲中，卷七曰一曲下，卷八曰二曲，圖附，卷九曰三曲，圖附，四曲，圖附，卷十曰五曲上，圖附，卷十一曰五曲下，卷十二曰六曲，圖附，卷十三曰七曲，圖附，八曲，圖附，卷十四曰九曲，圖附，卷十五曰山北，圖附，卷十六曰名賢、理學、宦守、主管，卷十七曰尋勝、下榻、隱逸，卷十八曰方外、仙、儒、羽流、釋子，卷十九曰古蹟、雜錄、附錄、物產，卷二十曰藝文、大山記、遊記，卷二十一曰藝文、雜記、序、賦、贊、辭、著，卷二十二曰藝文、騷、曲、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

詩餘；卷二十三曰藝文五言律、七言律；卷二十四曰藝文五言絕、六言絕、七言絕。編中於九曲山北諸勝[illegible]既以詩文分隸，復卷又出藝文者，緣溯題武夷不能分隸於九曲[illegible]山北諸勝之下，非重複也。至於卷[illegible]首賢儒仙釋繪像，實蹤所稱表武夷山志略之謬，清四庫總目存目已譏其近於兒戲矣。



乍浦志八卷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宋景關撰。景關字[illegible]，號諾桑，浙江平湖人。乍浦故海鹽東偏，今屬平湖縣。自錢氏吳越置鎮遏使，宋季設水軍統制，名稍稍著。元通海道，番舶駢集。明興，經略防倭，築城遣戍，遂成重鎮。清四庫總目存目有乍浦九山補志，清李確撰。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湯山、觀山、龍湫山、章山、高公山、益山、獨山也。平湖舊有九峯之名，而不得其地，確始考而定之。是書體例，視舊稍變，首圖說，次城市，次山川，次武備，次職官，次人物，次外紀，末題詠，又附續纂。雖不僅志山，而九山固已包孕其中。首陳山即九山志龍湫山。乍浦題詠載宋人卜祖仁陳山龍湫詩，其他亦皆曰陳山，不曰龍湫山也。若外紀，具述倭寇湖患，自正統五年犯乍浦始，至嘉靖三十二年禍乃劇焉，觀其始末，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攝山志八卷 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著錄

清陳毅撰。毅字古[illegible]漁，江蘇江寧縣人。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為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瞰大江南岸，多產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攝山。山形如繖蓋，故又名繖山。南齊明僧紹隱此，舍宅為寺，僧紹南齊書有傳。山有三峯，中峯屹立，東西拱抱，寺在中峯之麓。唐高宗製明隱君碑，碑陰書棲霞二字，因以名寺。是書雖出陳毅，而為涯志伊守蘇州時重修，自序稱略加刪補，復請嘉定錢辛楣宮詹考訂，至於山園之形勝、古蹟之沿革、編纂之次第，悉仍古漁之舊。云其園棲霞全園外，尚有行宮及彩虹明鏡、玲峯池、紫峯閣、萬松山房、幽居庵、天開巖、疊浪崖、德雲菴、珍珠泉等十園，皆崇奉傳聞錢屢其間，南巡之勞民傷財，即此一端可見矣。王士禎游記云至崩上尋宋人題名，沒湮不可讀，惟上元張函二詩頗佳，今志不載，詎不刻



氏邪

黃山史槩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陳鼎撰。鼎字定九，江蘇江陰人。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相傳黃帝遺蹟甚多，故名黃山。有朱砂洞，產朱砂，謂黃帝與浮邱采以鍊金丹，服之驂龍而去，即此砂也。天都高四千仞，干霄直出天表，世謂天目之頂僅及其趾者，緣地勢處高，故吳越諸峯，盡出其下，四四千仞，皆就其趾而論之，非以峯頭論之也。是書雖不分門，一篇直敘，峯三十六，峯之外更有七十二峯，巖十有七，溪二十有四，泉十有九，潭十有二，石室五，臺二，溝二，坪二，井二，池四，石凡五十有三，矼三，湖二，海四，大寺四，院八，觀六，奇松十有八，奇樹五，靈禽二，奇草三，神獸五，異物七，其嶺八，大十亭，橋數十，木石梁十餘，架皆不備述，序次井然。篇末乃論人物，以為山川生色。黃山僻遠，遊屐用稀，今則道路所通，行旅便利，越山靈有知，應歎難迴俗士駕矣。



普陀山二十卷 道光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秦耀曾撰。耀曾字遠亭，江蘇江寧人。普陀，元盛熙明始為考，明侯繼高乃為志，清康熙三十七年，普濟法雨兩寺請裘璉修輯，稿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請朱瑾、陳璿重加增削，至四十年始梓。乾隆四年，後延許琰重修，詮謬刪蕪，頗為詳慎。書已見前，法雨所刊裘志已殘缺不完，是志所修朱陳合纂之志，後就許志所增，廣為采訪，合成二十卷，凡例及圖列前，不為卷。天章居卷之首，次形勝，次建置，次梵刹，次頒賜，施予，命使，次經證，次靈異，次法統、祖塔附，次禪德，次精藍，次流寓，次法產，次方物，次事略，次舊章，次歷朝藝文，次國朝藝文，次釋氏藝文，次歷朝詩詠，次國朝詩詠，次釋氏詩詠讚偈，附其於梵刹專屬兩寺，此外小菴俱入精藍。精藍即梵刹，小菴室附梵刹，不必別出精藍，至以前代諭勅名曰舊章，似亦未妥。惟立分野一門，謂分野之說起于班固，歌十二次，配十二野，先儒

多有疑之者。況名山輿地，皆僅于都邑，普陀孤峙不過數十里，何必拘星野之說，牽率附會乎？是論達而篤矣。統觀全書，其於王鼎勳、李所稱詞不涉於支離，例必歸於典要，固無媿焉。



## 華嶽志八卷 光緒九年重刻本 著錄

清李榕撰。榕字蔭伯，號雪園，陝西華陰人。華嶽一名太華山，在華陰縣治南八里。周禮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爾雅釋山華山為西嶽，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三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其幾千仞，如半天之雲。寰宇記華山有三峯，不知其幾千仞，基廣而峯峻疊秀，迥于嶺表。諸書皆言其高其實。華嶽距華陰郭南八里許，即山趾，由谷口至山巔四十里，特山勢斗峻耳。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華嶽全集十二卷，舊本題華陰縣知縣李時芳撰，實則汝州張維新為潼關道副使，與華陰縣知縣貴陽馬明卿重加銓叙者也。是志以明卿之志略於考核，因於嶽之勝槩[illegible]，往往參之近今，自謂凡壯麗爍夫之一話一言，莫不詳審，而切究之旁參互證，務求的實，合者存之，謬者[illegible]之，總以實而可徵者為是。成志七篇，曰名勝，曰人物，曰物產，曰金

石、曰藝文、曰紀事、曰識餘。每門編輯之，各復[illegible]以小序詳之。卷首冠以聖製，而次即華山圖二十，尤為清晰。楊昌濬重刻此編，序稱其精詳賅富，為志乘中不可多得之作云。



## 九華山志十二卷 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有目

清李燦撰。燦，康熙間官池州府知府，始末未詳。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四十里，高一千丈，延袤百八十里，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山有九峰如蓮花，易今名。道書為第二十九福地。是志首圖攷，次紀載，次山水，次建置，次方產，次人物，次藝文記，次藝文序、錄、賦、諭、偈，次藝文唐宋元詩，次藝文明詩，次藝文國朝詩，次雜記。以圖攷圖十有二幅詳析，最為可取。清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有九華山志八卷，明顧元鏡撰，存目譏其失詳。杜荀鶴之詩偽為宋齋卯之逸，森謀列之流寓，以為山水之光，殆乏簡擇。[illegible]又王守仁游蹤僅至，亦列寓公，并偽撰贈周金和尚一偈，斷大地志之積習。茲志人物類有杜荀鶴，寓賢類有宋齋卯、王守仁，藝文類仍載守仁贈周金和尚偈，蓋承顧志之謬也。凡例有云九華之精藍，編山為洞，舊志建置先之以書院、書堂、祠宇，後及化城諸寺，[illegible]為尋道干城，故仍其舊而僕

之，此亦足見化城寺創于晉隆安五年，此建置之始，允宜先之，李太白書堂自屬後起，而九華先生隱居則宋齊邱也，詎足為吾道干城歟。



天台山全志十八卷（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存目

清張聯元撰。聯元字覺菴，湖北鍾祥人。天台為諸山之總稱，舊傳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上應台星，超然秀出，山有八重，四面如一，今界天台、臨海、寧海、新昌、嵊縣五縣地，東際大海而止，其勝景全在天台一縣，華頂峯為山之最高處。是志謂山自會稽而來，天姥、石城皆台山也，寧海之筋竹、王愛皆台山也，嵊縣之金庭、桐柏亦台山也，雖各有其名，亦各具其勝，要皆台山之傳，必以隸於天台縣者為台山，是失山之全體矣。明萬曆時，僧人傳燈著有方外志一冊（清四庫總目存目天台方外志三十卷，明釋無盡撰，釋傳燈名無盡，乃其號也），採集頗詳，筆鋒俊爽，而措其說於方外，似志釋而非志山，又其所採僅在一縣之內。因删繁去蕪，廣采新昌、寧海、嵊縣名勝之通於天台山者，彙而輯之，此所以名台山全志也。惟篇中無圖，以為廣圖其全，則累幅難窮，若繪其一峯一壑，則又八景之類，未見全璧，況嵐光

畢至與時變換求爲圖畫所難摹寫故不能漫溢以資考究山靈之請此則託辭山志無圖要爲闕典耳



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 乾隆六年刻本 存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字南廬號可翁福建閩人

五山在江蘇通州治南十八里五山云者狼山軍山劍山黃泥山馬鞍山也五山昔居水中今沙淤漲息陸處已久東北臨海西南臨江拍天浴日漁舸賈艘出沒于波濤之中一山之間南北氣異千變萬態不可端倪五山實據江海之衝為淮揚鎖鑰特探勝窮幽之地也是志首山圖形勝次山水次建置次雜志次人物次藝文次志餘凡九門子目四十有二其人物一門專為隱逸中盧純學構屋狼山默書數千卷讀之顧國琛父子隱狼山構堂東麓必如是方可入山志其他多無與五山無涉而亦牽綴及之未免於濫雜傳有五太守傳六將軍傳六閨秀傳五太守皆有狼山題詠六將軍並鎮守狼山為之立傳猶可說也六閨秀傳婦女不產于山中然受山川清淑之氣而生殊屬強詞只合登之通州志不當載五山全志也

**齊山巖洞志一卷** 昭代叢書本　　存目

清陳蔚撰。蔚字梅緣，安徽青陽人。一統志稱齊山在池州府城南三里，山有十餘峯，其高相等，故名。或云山因唐刺史齊映得名。考唐書齊映傳，映未嘗刺是州，舊唐書同。周必大游山錄亦云唐刺史齊映嘗游此山，因名之也。若但因其好游，則好游者多矣，何獨以齊名乎？[illegible]通志稱山勢相齊故名，較為可信。是志有總叙，有分紀，總叙攬其全，分紀詳其[illegible]目。秋浦志云李方元嘗刻碑于



有待巖，謂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為勝，玉壺蓮果為奇；飛鶴翔鸞為大；巖型之辨凡十九，而有待為大；巖壑凡十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凡十[illegible]四，而潛虬[illegible]為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今歷久澌湮，或不可復考，今有異名者矣。其自記曰：齊山為池陽名勝之地，前人題詠甚多，所集詩賦記序得二十餘[illegible]卷，將編次成帙，以為鉅觀。此編只錄總叙分紀而已。於山多奇石，巖壑秀美，



自唐杜牧嘗于九日登高賦詩，而山益顯名，幾與九華埒焉。

寶華山志十五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里貫未詳卷首題十八洞天劉名芳纂修本山住持釋福聚參校福聚號文海雍正十二年詔入京師主大法源寺席召見便殿賜四季紫衣經典等物奉命開三壇大戒者也寶華山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六十里山勢崛起而中四厓峰環繞其下若華之含蕚寫藏寺宇如蓮之有房也曰寶華蓋取般若經云南海北有寶華山古佛所居或曰緣僧寶誌結菴故曰寶華又曰盛夏黃華滿山而俗等為名華山云清四庫總目存目有寶華山志十卷國朝釋德基撰謂是山因釋寶誌得名以道場顯故首誌開創興起而次及山水梵宇各門並從志書體例稍異是志前後無序卷一山圖形勝星野卷二山水卷三建置卷四古蹟靈異卷五高僧律師卷六碑銘記卷七塔銘卷八詔勅奏疏公移卷九記卷十賦卷十一序卷十二傳贊跋書啟卷十四詩古體卷十五詩今體



其奏疏云者蓋釋福聚奏請將寶華山律宗五部編入大藏疏奉旨照所奏入藏此亦彼教中一掌故也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　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乙亥三月江瀚

五經通義一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　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不著撰人姓名舊唐書經籍志■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唐書藝文志同是書國翰序稱後漢書曹褒傳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唐志題劉向必有所據姑依題之朱氏經義考以前無緯說因取諸書引通義載緯說者屬之曹褒條皆屬之劉向周其特識然隋唐志不言曹褒書並依唐志並入劉向書為有據也今案陶宗儀說郛亦輯有五經通義與此略同其所采諸書為初學記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等其引五經通義皆未繫標劉向姓名與初學記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耀魄寶也其佐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當向時緯說未行此決非向書無疑蓋曹以載緯說者屬之曹褒殊為臆斷似不若從隋志不著撰人姓名之為得也



經部 孝經總義 詩書 類共十一種計二十二頁

癸酉六月江瀚

雲緬山川志一卷 聞影樓叢書本 著錄

清李榮陛撰。榮陛有禹貢山川考已見前。榮陛乾隆時官雲南知縣最久，好治輿地之學。是書所紀述多得諸親歷，非空談考據者比。篇中多糾正志乘之誤，如謂天馬山脈北自習彌來，過蠻冒山南，挺為天馬。新城依其東麓，其西即順寧■贊萬峯山隔澗而臨之，山距城纔五里，土人以其最近，故為之美名。然在寧諸山不為高。滇志云如天馬騰空，登其巔山川形勝無遺，乃臆說也。又謂八喇山其脈西自蠻剌來，北抵順甸，東盡蘭滄，長六七十里。龍馬塘在其上，八喇土音為巴喇，今轉為波羅矣。山在城南八十里，滇志誤為十里，府志失載。夫府載其所屬，宜詳於省，而疏脫如此，其於省志亦未之寓目也。又謂梳頭山與鳳凰山分脈於南岐，而外轉東行，盡于城西南角，外山高而多腳，略如梳形，故以名。今土人別號其南小山為獅頭者，形小亦肖。然此山東臨平甸，與雪山遙對，滇志謂在緬西南



誤也。此數條辨志乘之非，皆由目驗，尤可寶貴焉。榮陛自記尚有今圖，備載山水道路軍志隘口墟市，與此志竝行■，今已失傳久矣。

## 揚州北湖小志六卷 原刻本

著錄

清焦循撰。循有尚書補疏，已具前。北湖在江蘇甘泉縣。揚州之運河自寶應黃浦入界，至瓜洲、儀徵達于江。河以東曰下河，河以西曰上河，上河皆湖也。其在甘泉境上者，揚人謂之北湖。東末于運隄，西受西山諸水，北受高郵湖水，方三十里。而瀕隄隴阜錯落其中，非生長其間者往往迷其樟焉。是志凡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事八，家述二，共四十七篇，列為六卷。體例與它志稍別，以鄉人言鄉故，於敘水、敘地為尤詳。其敘舊俗有曰：向時饋皆婦女自為，不用行，無買於市者。偶一人來往郡城，峰著紵衣入市，居人群誚之，面赤急易布履而出。冬月衣裘惟一二作宦之家，然止一裘，非慶賀之事弗衣也。噫，其風古矣。今婦女自若之，饋亦購諸市，無自為者。前人之拙，不令後人齒冷耶。其傳多表章潛德，蓋將以備府志之採摘云爾。



## 華嶽圖經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其書全用古地理家法，山有支幹，水有脈絡，不同游記點綴風景。圖經之名始見隋書經籍志，蓋地理以圖為主，圖之注即經也。古人為學，左圖右書，故禹貢有圖，山海經有圖。後世圖不傳而圖注尚存，作方志者本之，專以行文為主，遂失圖經命名之義。鄭樵通志所以大聲疾呼，以明圖學也。篇中謂惇物一名垂山，見漢書地理志注，山在武功縣境，或是太白山之古名也。案漢志太壹山古人以為終南，今考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太白山是終南，則非垂山矣。水經注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是太白、武功明為二山，武功當為惇物無疑。此說小誤，然其辨嶽字之旁，考嶽廟之謬，皆已為曲核。論韓愈登蒼龍嶺事，痛哭或未必投書求救，華陰令設計當有之耳。又謂毛女始見於劉向列女傳，然而不傳其名，至

神仙傳、乃名玉姜、字正美、則葛洪之杜撰矣、驪山役夫古丈夫者、元人傳奇之說、託為秦大中時閩太白尹子虛所遇、而志華山者因之、遂有古丈夫洞在毛女洞下、並傳奇亦可為典要耶、是書中首顧其自述入閩宿嶽廟鎮、感李諱上書裴寂祈夢事、因作祝文一篇焚告嶽神、樵鼓初動、未能驅眠、恍惚見古衣冠人持簡相示曰、嶽神召、視其簡字如符篆、不可讀云云、可謂詭怪矣、全書雜駁、斯為畢矣、



天竺山志十二卷 光緒元年刻本 著錄

清管庭芬撰、庭芬字芷湘、浙江海寧人、天竺山在杭州府錢塘縣西十二里、天竺靈隱二山之間、統謂之武林山、為杭州一郡之主山、自晉咸和元年慧理自西天竺國至錢塘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山地而後有飛來之名、有天竺之名、有靈鷲之名、有靈隱之名、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傳五印度而後有中印之名、至蓮花佛國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為武林之支、名至南高北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濫觴也、是志庭芬未卒業而歿、稿亦毀於兵燹、仁和曹籀乃踵成之、刪其繁複、訂其訛舛、分天竺靈隱疆界犁然、自上天竺起至飛來峯止、山之陽屬天竺、其陰屬靈隱、得十二卷、宸翰列前、首恩幸、次建置、次名勝、次山水、次古蹟、次金石、次題詠、次藝文、次塔墓、次物產、次雜識、其題詠開篇即載謝靈運繙經臺、據稱此詩諸家皆次三生

君下，今從靈山寺志改正。竊考靈運繙經在廬山，不當列此。且康樂集原題乃石壁立招提精舍七字，不云繙經臺。集中尚有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湖，巫湖也。李善文選注引游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諸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善注又曰：精舍，今讀書齋。劉坦之謂即太傅之故宅。宋書稱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別墅。依此則石壁精舍當在始寧。雜識門中亦疑附會，而仍沿其誤，過矣。



## 九華紀勝二十三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錄

清陳蔚撰。蔚有齊山巖洞志，已見前。九華山志舊有明蘇萬民、顧元鏡、清吳光錫、李燦數種。是志訂訛補漏，徵信闕疑，刪其繁詞，益以近事，共紀盛典列前，首山圖，次原山，次錄記詩、詞賦，次諸勝，分山西、山東、山南、山北，次物產，次雜記，次補遺。其謂志家以詩賦爲藝文非古也，今倣漢書例，所錄九華志乘，編目附以李唐藝文，至詩文分載各條下，亦漢書載著作於列傳也。此蓋似是而非之論。漢書藝文志不收載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耶。又謂舊志有非九華詩而摭入者，李青蓮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鄭七松贈翠華壽詩并序，趙青巖過荻江紅楊林追述霞舟詩篇，與九華無涉，薛陶臣九華觀廢月池七律，乃蔡國公主上池院，非山也。凡如此類，今悉汰去。是則[illegible]洗山志諸家貪多濫取之通弊也。

焦山志二十六卷 同治四年刻本 茅錄

清吳雲撰。雲字平齋，浙江歸安人。前江蘇鎮江府知府。焦山自乾隆壬子盧見曾撰志十二卷，始有專志。道光中王豫、顧沅互為修輯，亦各成書。是志列宸翰及御賜以冠全編。卷一山水、建置；卷二卷三周鼎；卷四西漢定陶鼎，雜器附；卷五卷六瘞鶴銘；卷七卷八碑刻；卷九高隱；卷十方外；卷十一雜識；卷十二至卷二十六藝文。其高隱一門，為舊志所無，而周鼎、定陶鼎皆自外來，本與焦山無涉，然遂同瘞鶴銘並為焦山金石偉蹟，其載諸家考辨且占篇幅獨多，他山志所未有也。篇中謂焦公祠初肖像加衣冕，明天順改深衣大帶，未幾後用衣冕，正德壬申復改深衣大帶，後不知何時又加衣冕，萬曆甲午始易以隱士衣服。竊考焦先之事，載在三國志注魚豢魏略、皇甫謐高士傳。焦光則僅見於宋真宗封明應公勅，別無他證。三詔不起，亦出於與真宗之夢，■與天書同一誕矣。



魏略言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高士傳言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似無緣隱居焦山，則祠所祀者直黎丘之鬼耳。

九峯志四卷 同治六年刻本 著錄

清陳祚康、魏杰同撰。祚康字鼒平，杰字拙夫，俱福建侯官人。九峯山在福州侯官縣四十都北關外，距郡城七十里，其山高十五里，延袤六十里，峯頭九出，尖圓秀柔，與芙蓉、壽山連綿鼎峙，舊稱三山。九峯山之半有寺，名九峯鎮國禪寺。是志分四類：一形勝，二寺院，三碑銘，四藝文。福州多佳山水，三山而外，左鼓右旗，然鼓山名最著，自王審知創建湧泉寺，歷年八百，有寺而題詠留名者，不可勝數，而旗山獨闕，如山之顯晦，亦有遇不遇歟。茲山離城較遠，游蹤罕至，見諸題詠，宋僅黃榦一人，明則林鴻、徐㶿、謝肇淛，皆閩人也。肇淛作游壽山九峯芙蓉諸山記，頗為詳悉，記稱芙蓉名洞，蓋自林子羽而後，二百餘年無能繼杖履者，其荒寂可[illegible]。顧茲志書不當兩序，此編書僅一冊，僧福經為之乞序，至十八人之多，亦其異已。



烏石山九卷 光緒九年刻本 著錄

清劉永松、郭柏蒼同輯。永松字筠川，柏蒼字蒹秋，皆福建侯官人。烏石山在福州府城西南隅，屬侯官縣，高一千一百餘步，周三千三百餘步，中有三十六奇，前拱海門，旁俯城市，與閩縣九仙山東西對峙，越王山在其後，閩稱三山，烏石其一也。是志為卷九，首宸翰，一曰名勝，二曰古蹟，三曰寺觀，四曰祠廟，五曰第宅園亭，六曰石刻，七曰人物，八曰仙釋，九曰志餘。其宸翰乃諭祭范承謨及碑文、諭祭陳丹赤文、御製表餞范時崇詩、諭祭沈葆楨及碑文，此與烏石山何涉，殊屬無當。石刻仁和魏錫曾謂尚有譌脫，見表末郭柏蒼跋。此編輯於道光壬寅、甲辰以後，夷人入居，夷人去而地歸官，祠宇佔及山脊，祠宇廢而地歸私，粵逆亂後，避地入閩者衆，居宅漫於山趾。光緒癸未，永松已前歿，柏蒼又續修之，亦見於柏蒼跋云。

南嶽志二十六卷　翻刻本　著錄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是書蓋本王夫之蓮峯志而為之。郭嵩燾序稱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成。劉道元水經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次青為功衡山尤大云。志凡二十六卷，分十四類：一曰星度，二曰圖說，三曰形勝，四曰祠廟，五曰祀典，六曰前獻，七曰仙釋，八曰書院，九曰寺觀，十曰古蹟，十一曰物產，十二曰金石，十三曰藝文，十四曰雜識。搜羅宏富，辭雅例嚴。其中亦間有考證，如金石謂陁陀和尚碑為承遠作，般舟和尚碑為日曜作，日曜乃承遠弟子也。本係二人，嘉慶通志謂皆為日曜作，是誤以為一人矣。藝文謂廖侁南嶽九真人傳，本舊志及縣志即以為傳，非也。均屬核實。而雜識辨回雁峯引能改齋漫錄云：柳子厚[illegible]過衡州有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回雁時。蓋子厚自永還朝，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謂雁至此而迴耶？乃古今考柳詩不精耳，牽以為回雁之說，見於古圖經及括地志，並不始於子厚詩。惟嶺西未嘗無雁，則雁不過衡陽，其說未確。要以山勢如雁之回旋為是。此尤允當，足破世惑，宜其書之後來居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南嶽志

峨山圖說不分卷 光緒辛卯刻本

清黃錫燾撰。錫燾字蔭仙，湖南善化人。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出縣城南門計程百二十里至正頂。峨山高於五嶽，絕頂草木不生，雷雨在其下，是其所證。光緒乙酉，四川總督丁寶楨將疏請春秋致祭，迨游智開護督，乃籌款建廟於山麓，并製祭器以供望祀，遣候補道黃綬芙董其役。綬芙遂以纂修山志為己任，而繪圖稱說則分委之譚晓峯、廖金堂，圖未及半，說亦未成，綬芙遽



卒。智開仍督譚、廖竟其事，而以錫燾總修之。於是為圖六十有四，補舊志所未及者十之七八。每圖皆有說。馬運夜石至洗象池，必由鑽天坡，直上五里，令人陞而卻步。漢馬第伯封禪儀云：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捫磨胸曾捫石捫天之難也。今泰山無此境，峨眉鑽天坡庶幾似之。若其圖說帶及，則知所未詳者多矣。

浮山小志三卷附史傳事略一卷 嘉慶癸酉重刻本

清黃培芳撰。培芳字香石，廣東香山人。羅浮山在惠州博羅縣，道書所稱第七洞天、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也。羅浮二山判自分水凹，凹之西為羅，凹之東為浮。規其全勢，則羅淺而浮深；徵諸舊聞，又羅詳而浮畧。是編專志浮山，大詳於酥醪一洞，共分三門：曰紀勝，曰題詠文，曰題詠詩。酥醪觀者，葛洪北庵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玄邱，酣玄碧之香



酒，醉後呼吸水霧，皆成酥醪，各乘飆車而去。玄邱，北山也，酥醪以是名焉。或謂羅主浮賓，羅以孩字，若則謂羅實以浮重。浮山乃蓬萊左股，太古自東海浮來，其實各有勝處，正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史傳事略，蓋嘉慶十七年國史館開儒林文苑兩傳，下宋湘名總纂徵事，遂於粵人，因共謀分輯，以備史館采擇云。

雲臺山志十八卷 道光丁酉刊本 存目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湖北松滋人。雲臺山在海州東北四十里，本名郁州山，一名都州山，一曰[illegible]州山，一曰郁鬱山，一曰鬱林山，一曰蒼梧山，今名雲臺山。周圍延亘幾三百里，連山阻海，淮之巨鎮，而為淮黃之尾閭，外為島門之屏障，實江北形勢要區，非特如海州志所云清幽秀麗、雲氣芬鬱，為山海寺觀已也。是書又名雲臺新志，繪二十四圖，列前，不為卷首，紀恩榮，次建置，次紀事，次山水上，次山水下，次城村，次勝蹟上，次勝蹟下，次寺觀上，次寺觀下，次物產，次墨鹽上下，次靈植，次金石，次藝文，次叢譚，次輯綴，次考證，[illegible]末敘錄上下。其城村、墨鹽似不當入山志。勝蹟[illegible]載松谿屏竹社松，謂後巖上睡松[illegible]古略與蟠龍丈人埒。蓋[illegible]雲臺三元宮西澗有松一株，最奇，相傳三代以上物也。陶澍題為蟠龍丈人，為作歌，屬和者數十家，因仿劉大彬茅山志例，



[illegible]立靈植門，以華之。而不以松谿屏竹[illegible]社松同入勝蹟。時陶方為兩江總督，得無近佞媚歟。叢譚稱票鹽之利，[illegible]陳文述詩云：飲水思源味始長，恩同再造莫輕忘。良臣第一陶宮保，消得長生一瓣香。則更卑者，不足道矣。

黃鵠山志十二卷 同治甲戌刻本 存目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黃鵠山在湖北武昌府城西南，又名黃鶴山，一名高冠山，又名高觀山，一名石城山，俗呼蛇山。明楚藩易名長春山。南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是志凡十二卷，其中分名勝、流寓、仙釋、祥異、金石、藝文，自山而磯，而城，以及樓閣亭臺等處，凡隸於黃鵠者，悉載入。洪山在城東十里許，宋末改名大洪山，實則黃鵠山之初阜也，茲亦附見焉。唐閻伯瑾黃鶴樓記引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此與南齊書異。宋張栻南軒集黃鶴樓說謂廣圖經行月而為怪說，而伯瑾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栻嘗不照章不知何安男子題詩窗間，遽相傳曰此乃仙人呂洞賓也。文人才士相為之夸大其事。是南軒固不信仙人之說，而讀朱瑾作黃



祠記碑則以述異所載遇仙者荀叔偉，其所遇之仙則費文偉也，不亦大惑乎。今[illegible]并采安文偉之事[illegible]而呂巖[illegible]名大著矣。

大別山志十卷 同治甲戌刻本 存目

清胡鳳丹撰。鳳丹有黄鵠山志已見前。大別山在湖北漢陽府東北半里，漢水西岸，一名魯山，又名翼際山。班固[■]鄭玄、司馬彪及水經皆以大別繫之廬江安豐。尚書[■]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孔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春秋集解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是注疏皆不能言其處。元和郡縣志乃曰魯山一名大別山，則以魯山當大別，自李吉甫始也。宋蔡沈書集傳及清胡渭禹貢錐指、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皆從之，是志即本其說，然以翼際山為大別，亦初無確證。故王鳴盛尚書後案仍力伸鄭注，洪亮吉更作釋大別一篇，廣設十四證以明之。然考之左傳[■]安豐距漢遠，爲未安。至此編共十卷，藝文乃占六卷，其中如杜甫禹廟係在蜀作，與大別何涉？至李百藥渡漢江、宋之問漢江宴別、孟浩然漢中漾舟、杜牧漢水、羅隱憶夏口諸如此類，皆登之郡邑志，概行採入，殊無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大別山志

浮山志五卷　原刻本　存目

原本題酥醪洞主著，姓字未詳，光緒間人。共書凡五卷，其第一卷為秀山黃培芳著浮山小志、東莞賴洪禧著浮山新志，第二卷為自著浮山續紀，第三卷為至圖構文，■第四卷為至圖構詩，■第五卷為詩、圖構、詞附。黃韶之遊於上界三峰略而不言，蓋蹤迹未至，此則於鐵橋峰、杜鵑洞、青葉巖、古瑤臺■詠，并在白水門之下，流良泉湧一一詳之。又元和郡縣志：浮水出羅浮山。元



豐九域志：博羅縣有羅浮山、浮水。二書所言浮水，今博羅志無此水名。此志謂黃泰泉圖經黃巖峯有仙壇，符竹羅水出焉，經釣魚臺東南為碧溪，■又西南流出為羅陽水，橫瓊巖峯，今為符竹峯，其所取為處白水門，白水門之水下流為蓮口塘，道旁石刻有釣魚臺三字，蓮口塘即碧溪也。水自西流至歐陽洞南，入鐵場，所云羅水、羅陽水，龍巖此係古之浮水，後人誤■浮為羅，因改是名。所考甚為確核。至輯雜文及詩詞自記，以為

俱屬浮山，其在羅山者不錄，統言羅浮者不錄。今篇中文如秦子邵送鈍上人游羅浮山序、王學諸遊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詩如唐劉禹錫有僧言羅浮事因為詩以寄、皮日休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等■類■何嘗統言羅浮者不錄耶。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四頁

乙亥四月江瀚

西番事蹟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卒贈太師，謚恭襄。明史有傳。史稱番大掠臨洮，瓊集討能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二百八十，撫降七十餘族。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踰歲復犯境上。瓊慮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是編即紀述其事，視史為詳。中有僉事高登每出兵襲賊，斬首數多，番人畏之。高登去任云云。高登以去位，故有功不賞，上不為顧重之所知，下不為本兵之所錄。因瓊稱其功，特重為刊布，以代自表焉。此書首載大雅錦篇，且表駁矣，用誌西番所由起。又謂今西番即古犬戎遺種。其論宋事，以為以洮岷河不守，則隴右不可保，而關中不得安矣。王安石主議命王韶破西羌，以安隴右，所以詰戎兵張宋室，而史臣乃以[illegible]為聞邊生事，是何偏私之甚耶。[illegible]



保孤記一卷 明刻本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其書首題曰保孤記，末云敘州府同知周宗正序。其事其則記即周作也。下又有戴德山樵曰云云。戴德山樵亦不知何許人。又附吳學愚與夏少洲書、周宗正送桂翁老先生遺孤還宗序。後有江陰李鶴聯，似書蓋其所編集，[illegible]人刻書彙，無體例，大率如斯。稟明史夏言傳，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此編乃謂言被逮於丹陽時，其妻崔孕已逾月，將就館，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擄我者，即以保孤託其僕趙全五。既育，衆妾中有張氏、馬氏者，稱欲抱視之，以絮塞其口，棄之池中以去。水淺不能殺，全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養之徐念八家。及徐病卒，妻將他適，遂送入僧寺。久之，乃告夫人，以其貌之似也，皆無異詞。與史不同，似史得其實也。卷末載夏言吉詩及界頭嶺崩，亦不知何人所附[illegible]言界頭嶺

崩通穀及峯左傳與三韶後洮河事俱五川
先生記夏公為首相分宜最忌之前待為侍媒
孽夏公者百計適界頭嶺崩而陶仲文以左道
獲幸因趨其以用太史所占移禍於楚將相之說
而夏公始不免矣其事可信史筆云獄成喻民堅
屠倭當言充援議責議飭傳以上帝不從切責
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竟棄
言市此足補史之遺焉



郢事紀略一卷 抄刻本

蕭錄

明王禹聲撰禹聲字遵考號閣溪吳縣人
萬曆己丑進士官湖廣承天府知府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恪鏊曾孫承天府者以
興獻王故名今安陸府楚郢中地也其書蓋誌
萬曆年間郢中之變初變則以稅監陳提縣
令夾打生員再變則以備監誣叛密謀洩霸且
閣錦衣將至急檄殺死三變則以稅監參疏姓
名傳聞人口札差急索本稿[redacted]稅監參疏出自守備
司房蘭鑒之筆摩擁至蘭鑒之家是以激怒
守備主遣承天衛官等統領旗校官軍數千人
執持兵杖[redacted]城門
[redacted]肆逆出入[redacted]方士民之變不持寸鐵雖揭竿而市
無援以逞武弁操戈其禍乃烈矣禹聲臨[redacted]變此然
內宣士民之情外制監衛之恣三揭院道方師
一時部院臺省交章罪狀悉璫且為士民
訟冤禹聲解組之後閹猶特疏參論生以王
使神宗直覆其奏[redacted]當有[redacted]戢之服哉

辛酉工賑紀事三十八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嘉慶七年勅編、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
京師大雨數日夜、西北諸山水同時並發、浩
瀚奔騰、汪洋滙注、漫過兩岸、石隄土隄決
開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識從來未
有之大災、此工〻所由興、賑之所由起也、次年、
六月始工成賑畢、是書為嘉慶七年內廷諸
臣奉命編述、節次所降諭旨、及內外臣工摺
奏、纂集成書、前有仁宗御製序、曰頒示直省、
俾令知予賑貸之本意、設遇水旱偏災、皆有當
力拯救、尤不可稍存諱飾、又河徙十韻詩有
云予發又奚辭、又云省躬誠有罪、詒是見責也
恤民之善表焉、其時直隸總督姜晟摺奏、祇據
河道稟報、內稱本年永定河河流未斷、汛前節
次長水、實為嘉兆、又稱大雨叠沛、田禾尚無妨
礙、諭責其真如在夢中、辜恩尸位、昏憒瞀亂、
若出〻有意、即係長盡天良、若云全無聞見、則
是形同木偶、旋將姜晟革職拏問、而永定河
道則高郵王念孫也、念孫係專司河務之員、
四處決口、全未知覺、猶以虛辭稟報姜晟、故
一併獲罪、蓋當日整飭官聯、重視民瘼若
此、以較後之漫無責任、虛糜巨款、貽害生靈
者、為何如耶、

西征紀略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王萬祥撰萬祥字瑞宇號鐵山陝西會寧人由行伍官福建陸路提督卒贈太子少保謚敏壯西征云者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秦中兵變命王進寶為奮威將軍進討萬祥從征所至有功是書自述其戰績頗為詳悉其收復靜寧保全一城民命發還擄掠婦女時僅■一守備耒秩已有大將規模先是靜寧未陷賊由城中士民設謀獻城致家汎守官三員兵五百



兵五百名被賊絕兵李國梁盡行殺害故城下之日進寶憤恨以為一州之民盡是賊黨將俱行屠滅之萬祥■素為進寶所信因力諫當查其時獻城者何人造雲祥者何人殺之迨查一股同謀生員等共有三百人復以株累者多再三核識只求真實起事者四人内捏謠言起意者生員二人造雲祥攻城者■木匠一人請賊兵來者州城隸卒一人■乃白進寶殺此四人以救全城生命城中婦女被滿漢兵丁掠去者甚多亦請進寶派其遂一挨查■檄行搜出登時發遣各付民間領回萬祥固仁人進寶■能聽善言其以功名終■宜哉卷首史貽直所作傳亦稱及是事但謂大帥憤其為賊固守下令屠滅不知進寶蓋欲戮五百人于雙■崖以其為賊固守乎

滄城殉難錄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陳鍾祥撰。鍾祥字息凡，里貫未詳，署直隸滄州知州。咸豐三年，廣西賊北犯，九月陷滄州，知州沈如潮、城守尉德成、署吏目孫文聰、千總劉世祿並死之。是編蓋合葉圭綬《滄州殉難■傳》、董友筠《失城紀略》、于光褒《兵燹兵燹錄》三書，而重加編輯者也。首列上諭，次稟稿、奏疏、咨文，次殉難錄上旗人，次殉難錄下漢人，次祭文、啟、詩詞。計殉難者駐防官十九人，本州文武官員三人，旗籍男女共二千九百五十四人，漢籍男女共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沈如潮被執，罵賊被害，闔門死者十七人。德成巷戰受傷，跌水陣亡。直隸總督桂良奏，即據陳鍾祥稟報。錄則云持劍巷戰，至開遠樓下，又手斬六賊，遍體重傷，投水死。于光褒德尉歌詩注亦云受傷投開遠樓壕水死。■而鍾祥自序■乃言呼天叩闕，引刀自裁。一人所■述，何至相歧異耶。



西疆交涉志要六卷 排印本 著錄

清鍾鏞撰。鏞字督叔，浙江錢塘人。清季中俄交涉，大勢多趨重東北，故東三省之事間有撰述，獨西疆罕有注意。是書凡六卷，分訂約、設領、通商、會讞、傳教、游歷為六類，祇就採訪遺徵內事實者錄之。于篇大抵言交涉者居多，雜及界約，實於邊界地理未暇攷證。金梁序謂尤注意於邊防國界，殆非其實。西徼與俄羅斯交涉，肇於清天聰二年，額魯特蒙古土爾扈特部由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率部族西徙，於俄羅斯之額濟勒河，是為西域初通俄國之始。然當康乾全盛之時，俄羅斯雖狡焉思啟，尚不敢輕恣肆志，搖動邊疆。迨道光二十年，俄既盡有錫伯利亞全境，而大吉利吉思萬原部族亦服屬於俄。其時伊斯庫勒附近布魯特回族，併為俄人所征服，於是俄疆直接於我伊犁。兩國交涉，浸以日繁，而俄人遂使訂約通商之事，因之以起。俄人既訂伊塔通商之約，

更將潛施其拓地之陰謀，咸豐十年會議於北京，續訂條約十五款，此次所訂條約，定為西北勘界張本。同治三年，復補締條約。未幾而俄人佔踞伊犁之事起，光緒四年，遣前崇厚索還伊犁，畫伊犁西南地歸俄之條款，詔逮問，乃改派曾紀澤出使，反復爭辯，乃允將伊犁全境交還，塔噶界址，仍俟兩國派員秉公勘定。凡崇厚原約所損失者，多所救正。是役也，若無左宗棠之兵力，濟倫源廣屯田，堅城堡，慎固封守，以為之後盾，亦安得從容辯論，保全數百里疆索，還隸職方乎？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亦外交之龜鑑也。



新疆伊犁亂事本末一卷附[■]定[■]紀略一卷　排印本

清張開枚撰。開枚，桐城人，始末未詳。是書蓋紀湘陽袁大化任新疆巡撫事，意開枚即其幕僚也。大化到任甫三閱月，東南革命軍起，川楚秦相繼失陷，人心動搖，乘間思發。湘人劉先俊在迪化省城倡亂，雖當即撲滅，旋聞伊犁告變，立前將軍廣福為都督，伊犁知府賀家棟為之謀主，報館生馮超為之煽惑，已撤陸軍協統楊纘緒為之爪牙，擾將軍志銳於府門，以槍擊斃。此三人之作亂，論者謂實志銳有以激之也。大化受勸撫南疆之命，舉鎮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為都督。楊新雖被大化提拔，而欲自外於大化，以[■]交歡於賀楊輩，為自固權位計，於是大化亦辭職而歸矣。大化之任新撫，為時既暫，又丁亂離，然猶設墾礦局，迪化數百里間開渠數道，放荒二千餘頃，悉成膏腴，各屬呈報開渠放荒者不下萬頃，調

查礦產五金悉備其煤油石蠟鹽塊玉石自然流露山谷間者尤不可勝數後設勸業廠以開風氣新民之政知無業不爲叙之可任者其可措也又戈壁之水據云大化過楸相度系鑿堆石爲記委弁掘井十餘處水皆甘美行人便之其利於交通亟宜倣行新事大可爲而誰任之乎辛亥定變紀略則紀平劉先俊之亂蓋頼州鍾廣生筆也



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 原刻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 江蘇上海人光緒 著錄

中英吉利國以緬甸國王無禮故廢其王及其據緬以爲己有也又以緬與滇接壤約有害於英必請國存則約存故廢其國然則其畫緬境而已何與中國所屬他有司教英翻得緬循自知理屈故有立教之依舊納貢之說又曰是中國兵即視爲中國地不再入於自何瓦探新街與中國兵而後入自新街探孟拱亦如是之而滇中當日熟視無覩也蓋非甘自棄置英人雖強焉能奪我沿邊險要數千里之地若斯之易哉維時騰越總兵張松林謨以神護等關爲滇緬之界藩司史念祖善後局道員湯壽銘附會其說意在畫關爲守棄野人山於界外文棟奉檄入滇勘界以爲自清初以至乾隆嘗趙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有孟拱孟養土司之地曷嘗以昔關爲限光緒春舟在大金沙江之東大盈江之北又兩江交會之處南甸土司分地至此而盡

是皆本屬於騰越舊屬土司蠻暮之地，且不當讓，何況現屬土司南甸之地乎。若棄大金沙江外而不問，亦必以大盈江與大金沙會合之處為止。其西即以大金沙為界，其南即以大盈江為界，是雖棄其舊屬土司，而猶保現屬土司所有之分地也。其論亦頗守正不撓。是記分二卷，上卷論說考辨，下卷說帖及書，其中皆明白曉暢。然謂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也。是則書生之見，非識時務之言矣。




戊戌政變記九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梁啟超撰。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書蓋紀清德宗銳行新政，孝欽后二次垂簾事也。一曰變革實情，二曰廢立始末記，三曰政變前紀，四曰政變正紀，五曰政變後論，六曰殉難烈士傳，附寇連材傳，七曰變法起原，八曰湖南廣東情形，九曰聖德記。啟超身在局中，事多得實，然亦有傳聞不確者。其云西后六旬萬壽先期習禮儀，於某日定期巳刻，皇上率百官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聯英至未刻始至，百官鵠立三時之久，以待一閹豎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杖李聯英四十，此訛言也。夫既畏而候之至三時之久，又烏敢怒而杖之四十乎。且內廷人言西后虐待德宗，獨李聯英尚不失禮云。又文廷式以大考第一，照例升侍讀學士，非德宗特擢。譚嗣同與袁世凱密謀帶兵入京，林旭不以世凱為然，故有本初健者莫輕言之句，卒之世凱洩于榮祿，遂有八月初六之事，實為清室覆亡

近因戊戌之變[illegible]不作，則庚子之變不生，禍亂相尋，促成革命，西后殆與有力焉。



除邪紀略一卷 原刊本

清楊楞撰。楞字蘊山，江蘇金匱人。是書蓋為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百齡作也。先是嘉慶二十年，湖北、江西、江南先後拾獲緘封逆詞，雖事無端兆，而注意窮究，嗣經訪知安徽和州邪教正犯金倧[illegible]惑衆，聲內向擬元徒之巢縣人方榮升名為圓教，傳徒拜會，給散經卷，中多悖逆之詞，計前後捕獲一百七十七人，並獲搜九角龍文印記一顆，私造萬全天書、萬年時憲書、悖逆經卷、楷體字畫四百及[illegible]刻字卷、破邪顯正明心錄。大獄既成，先將逆首方榮升寸磔處死，次將與謀巨魁朱上信、朱上忠、朱上林、朱世枝、嚴士龍、嚴王氏、李秀林、劉李氏及書寫逆詞之李元興、金伯在、胡大信、俞興德、呂祥貞、張泳清、王貴、摩益佈、散逆詞之楊肇先、殷正基、蘇瑞峯、李惆禮、賀泳福、趙肇貴、楊濱林、潘泳太、任紹叙等二十四人，與知逆情之周智學、趙順詳、俞組、楊松林、秦文、殷德佩、張錦、李惆英、方志元、王泳興等，

凌遲斬決傳梟示儆家屬依律[illegible]坐財產沒官方遣祖父母父母墳塋遣官刨毀餘犯吳起相等七十七人區別情罪較重者擬發新疆給額魯特為奴次重者發各省駐防兵丁為奴稍輕者擬請杖徒其情輕[illegible]改悔者免罪釋放辦理是獄可謂嚴峻矣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愚民無知信服邪教者仍不絕於世也



定邊紀畧不分卷 傳鈔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前有前任烏里雅蘇臺將軍現任廣州將軍奉恩鎮國公宗室奕湘序烏里雅蘇臺在京之西北距六千四百餘里本係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游牧地乾隆三十二年創建木城一座周方五百丈設三門南曰承恩東西無名號設將軍參贊司員等官各有專司其書目錄首疆域次城垣次廟宇次召廟雪山次祭祀次衙署次官制兵額次統轄外藩次管轄四至次辦公衙門次內閣次軍臺額設次軍臺地名次年例奏章次條陳次廉俸次戶部次倉貯次庫貯次養廉鹽菜銀糧數目次各項經費次賞項次徵收租銀次署任兼支次派員採買次領運次解送次兵部次軍器庫次滿營換防次綠營換防次操演次街市次理藩院次蒙古駐班次貢物次孳生官[illegible]次支領馬匹鍋帳銀兩次調取次四罰九錢兩次卡倫額設次卡倫界址次卡倫地名次金山卡倫次出產次風俗此編

雖乏文采，然條分縷析，可備邊陲故實。其採
演僅每年秋季行圍一次。物產除駝馬牛羊
而外，惟蕨丹蘑菇黃油而已。貂皮則出自唐
努烏梁海。風俗淳樸，猶無教化，不明禮義。女
權甚張，人多懼內云。



臺灣生熟番紀事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黃逢昶撰。逢昶字曉墀，湖南湘陰人。臺
灣四面濱海，其中層巒聳翠，前後相連。後
山為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
居名曰平埔番，計生熟番千百社。該處多出木
料，偏山種靛栽茶，物產豐饒。其初官軍駐臺，
生番不敢猖獗。近復防務稍弛，番眾毫無忌憚，
燬民[illegible]，戮民命，四出滋擾。路由往貪利，私進軍
械火藥，對換生番土物，名曰換番，實助番為虐也。
方官來，手無策，眼前刦掠，置若罔聞，殺戮頻多，
隱匿不報，民冤莫訴，民害愈深。此光緒八九年
間之情形也。是書即作於是時，以其身在臺灣，
於地理番情，頗為熟悉，故曾上臺當事，詳陳
籌邊綏遠之策，並為生熟番竹枝詞，以道風
土之異。雖時移勢殊，因應不同，然在當時固
亦留心時務之士也。

平灘紀略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李凌漢編。凌漢一名本忠，湖北漢陽人。凌漢貿易■川江，溺斃，尸未獲，父覆舟遇救，毋聞耗仰藥。凌漢抱先人之隱痛，悲行旅之多難，矢願他日有力，必鑿盡諸灘。乃已，其後商業發達，遂償夙志，於嘉慶■十年起，至道光二十年止，計打鑿險灘四川夔州府黑石峽等十四處，湖北歸州烏石灘等十八處，湖北東湖縣漆波灘等十一處，並培修縴路，共用銀一十八萬兩有奇。於是化險為夷，舟出利涉矣。雖亦偶有失事，則長年疏忽之過也。鑿灘之舉，首及牛口。按灘，蘇軾有夜泊牛口、牛口見月二詩，初不言其險，殆以順水不覺歟。新灘詩云：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險惡如見。范成大吳船錄亦謂其名豪三峽，蓋水落時較牛口一灘尤險。陸游入蜀記：皇祐三年，知歸州趙誠以山崩石壅害舟，聞於朝，疏鑿之。是打灘前人固已行之矣。



四會守城紀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張作彥撰。作彥字子羅，山西太原人。以舉人官廣東知府。四會為肇慶府屬，東連三水、清遠，西界廣寧，爲西南之咽喉，作彥懷之門戶。咸豐時，粵東擾，北江之匪逆陳金缸、練四虎、李皮、春曾、劉米子、儀等，蔓延於清、英、連陽、懷、開、廣、會間，猖獗蔓棘，四會被竄，勦捕多年，緩稍顯戮。九年，賊匯撲四會縣城，作彥適守斯邑，着守孤城。是編具述當日防禦情形，且■徵詩文，■張大其詞。實則皆地方官分內之事，何足矜侈。然以彈丸小邑當數萬猖獗之寇，抗拒兩有二月，糧食斷絕，幸能固結人心，待援兵至而圍始解，其功要亦不可沒焉。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乙亥五月 江瀚

漢書引經異文疏證六卷（光緒乙酉刻本） 著錄

清繆祐孫撰。祐孫字攡岑，江蘇江陰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是書於漢書所引諸經其與今本異者，皆出古載籍與夫先漢師說，即服虔、應劭、晉灼諸[■]家去古未遠，注文所載亦考訂之資，故為徵引，以廣[■]義，雖多舊前人之說，而援据賅博，引證洽孰。如郊祀志引書修五禮五樂，謂顏師古釋五禮吉凶軍賓嘉，本馬氏、鄭氏作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史記集解馬氏以書下文五器為上五玉，王引之非之，曰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必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遂以五器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所舉建常樂縣等，其數皆不得五，而圭璧不與焉，嫌其為玉也。若據此志器作樂，則其疑可釋矣。又舜時不聞有五等之封，所謂五瑞，疑為五方群牧之瑞，非桓信躬穀蒲也。是不獨可解王氏之惑，並有裨於經義。今文尚書大傳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若其書說，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與漢志合，則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即五玉之異文歟。其中若古今人表■皆繇，謂此今文尚書字，古文作皋陶，不知許慎說文敘云偁書孔氏，言部諆下偁虞書有咎繇，諆是古文固作咎繇，故陸元朗釋文於孔序云皋本作咎，陶本作繇也。歐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議，謂今論語法作正，孝經法服法言、曲禮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皆有正義。此殊未確，王念孫讀書雜志云法猶正也。傳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正與法同義，其說是也。惠棟之傳海水有截，謂海外舊本亦作海水，象王應麟詩考引漢書作海水有截，蓋以截為異字，轉寫者誤外為水，後人遂以水為異文，段玉裁詩小學亦承其誤。凡此皆其失考者也。祐孫斯編乃其未通籍以前作，迨官京曹，頗留心外交，無復研經之暇，且年未五十遽卒，抑可哀■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書引經異文疏證

大元海運紀二卷　傳鈔本　著錄

[illegible]元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黃放陳毅從杭州丁氏秘抄本錄出。清四庫總目未著錄。為胡書農輯自永樂大典。本蓋即經世大典之海運一門也。經世大典書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元史食貨志云，故依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凡十有九。亦即依據經世大典。此編上卷分年紀事，多錄案牘之文，自至元十九年迄皇慶二年。下卷分類紀事，曰歲運糧數，曰收江南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曰排年海運水腳價鈔，曰[illegible]運水程，曰記標指淺，曰測候潮汛應驗，曰艘數裝泊。[illegible]歲運糧數則止於天歷二年，不似上卷延祐至治泰定天歷[illegible]尚事，皆不載也。漕運水程記標指淺、艘數裝泊並及延祐時事。其他得失詳見咸豐壬子羅以智跋，不更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大元海運記

陸平紀事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明史冊撰。冊字義維，江蘇吳江人。陸平君，今蘇州府。元末張士誠改平江路為陸平郡。是書上卷紀士誠事，[illegible]起事時義社十八人，李伯昇、潘原明、潘元紹、呂天祐、莫天錫、徐義、徐志堅、韓謙、錢輔宗、興祖、張天麒、李寧、同僉、呂珍，及其六弟士義、士德、士信也。吳時士義之人等，前[illegible]徐無人，吳雅者[illegible]載吳寧等宋義史椿、周仁、李朱英及三番軍，並誌淮張兵起元臣死難者趙璉等九人，已詳上卷。其餘忠義之士，更有楊椿、楊秉、李常卿、劉良、九鼎、張介福諸人。吳雅好文士，開宏文館賢[illegible]館，又築景賢樓，為招士之所。陽慕遠、馬后，宣服食仕器甚具，以故吳中才儁[illegible]方文學知名士避兵僑寓者多歸之。或居賓位，或就僚屬，或主謀議，或典文章，彬彬焉盛于東南。雖卒無救於敗亡，然其卓然才學表著者，不可沒也。有若周伯琦、鄭元祐、饒介、張憲、戴良、王逢、孫作、楊基、徐賁、徐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陸平紀事

陳秀文、陳汝言、張經、錢用壬、郭奎、盧熊、孔義、王善，是■高蹈，為張吳所不能招致者，則有楊維楨、顧德輝、倪瓚之高啟、貝瓊、邵光祖、宋克之鄙直、白張昱、錢惟善、董遠之思忠奉裕，伯十數人，然■士誠嘗遣使維楨，偶來吳門，士誠開筵使邀之，亦■贈一詩，寓賢館，云未附，嫁女哭，異雜事。夫士誠之好賢禮士，固屬難得，其又設儒士立鄉學，凡民間子弟入學者，予以衣冠，月給廪米五斗，此其獎勵教育，尤為創見，而其今所屬務農桑，



因命慎擇長吏，以民生登耗為殿最，洵知政本，故其出國號安戢，雖條億以仁失國，而吳民至今尸祝之，蘇州周王廟，香火獨盛，蓋祀士誠，以士誠嘗建號大周也，故明太祖稱其英傑，能得民心，有以也夫。

# 豫變紀略八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鄭廉撰。廉字戒符，一字石廊，晚號柳下野人，河南永城人。是書載明末豫省被流寇之禍，至為詳核。其辨御史李振聲死事甚烈，並非從逆；督師丁啟睿因羅睢勘，未嘗下獄；歸德府珂雖推官，乃王世琇丁丑進士，保定府人，不名王世琇；睢信而有徵。惟辨李巖實無其人，但曰謂其乙卯舉人，則乙卯杞惟劉詔一人，謂其父為甲科部屬，崇禎時杞人並無為部



屬者也。然棄明史流賊李自成傳稱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自成改信名曰巖。於此云初未辨明，終是疑案，其最不可解者，右袒楊嗣昌，謂上密諭曰張獻忠專驚祖陵，必不可赦，其餘勦撫機宜，朕不中制，故嗣昌至軍，以辨張為第一著，其餘則次第圖之，使張賊授首，舉勝兵以加餘寇，不啻洪爐之燎毛髮也，而卒無成者，忌之者多而犄角之無其人也。又謂嚴後傳司馬宗龍之戰項城，孫總督傳廷

之■湮閩其辦賊，々而雖先後時勢不同，要不如嗣昌籌畫之確，布置之密也。卒々皆以無功而死，而議其後者萬喙雜然，然如蜩螗之沸口誅筆伐，體無完膚，然亦未聞有績其失策、敕諸行者，可知持論空平，而責人當恕矣。夫當持論誠平，責人誠恕，然方是時思宗倚任甚專，忌者無從掣肘而掎角之，無則籌畫布置之謂何。嗣昌安得委其咎乎？至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不三年而社稷墟，由是觀之，即謂明之亡亡於誘議可也。此論亦未中明之亡亡於是非不明，賞罰不當，而謂亡於清議，是直欲舉萬世之口矣。明史嗣昌本傳曰：嗣昌既終信文燦，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柱獻忠請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又曰：嗣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亦惟怯，牽務曰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機宜已變，通進止乖違，驛事多壞云。則嗣昌誤國罪不容誅，而帝猶臨朝嘆曰：自楊嗣昌沒，無復有



督師能平賊者，蓋將終養陸如此，朝無良佐，從可知矣。卷末附紀事本末辨訛、明季遺聞辨訛、白愚湮襟錄摘語，又附燕都志變聲道人述■跋、青原山人跋、道人為南州進賢徐應芬，二其氏云。

閩海紀略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自弘光元年乙酉夏閏六月、[illegible]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至永曆三十七年癸亥閏六月、康熙二十二年止、于永曆元年下、即書順治四年、後做此、篇中皆紀鄭氏事、稱成功曰國姓、而不名、稱芝龍曰平國公、稱鴻逵曰定國公、[illegible]稱[illegible]其獻子錦曰世子、曰世藩、意其為事鄭氏故其辭善此、其謂黃梧之以海澄降清、緣揭陽失利待罪、嗣梧獻平海策、請發鄭氏祖墳、株求親黨



設五大商、及遷界事、濱海之民苦益甚矣、厥後閩海歷年用兵、損兵折將、傾帑協餉、蘇納海議以廈門金門彈丸兩島、[illegible]延今日、實緣沿海一帶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一盡遷入內地、立邊界、設防守、嚴稽查、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清廷從之、遣滿員督遷四省數千里生聚、一旦流[illegible]離古未有也、然此實據大黃梧遷界之策、畢數[illegible]省魚鹽之區、千里盡委而棄之、豈得計哉、海上於是闕草菜



興、乞緊其敗亡、初不因食盡也、此編紀鄭氏事、有他書所未詳者、亦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閩海紀略

全桐紀略三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王雯耀撰雯耀字水室安徽桐城人是書紀桐城之亂始於明崇禎十年終於清順治二年初則黃民繼則流寇雖變亂相尋必推原竟委參定于明末紀事傳聞諸書與夫身親目歷彙集一編非影響附會者可比觀其所載史可法任皖撫以黃得功為將賊不敢出山竊相羞獲安堵及史丁艱鄭二陽繼任皖兵驕縱不可收拾居民避亂無地封疆之寄顧不重哉楊爾銘年未二十令桐七載屢經禦寇力守孤城緩征簡訟弔苦詢疾倬有古循吏風乃一擢太湖兵備道議撫無成議勦無功蓋才幹從優欲立功業亦當會逢其時也又篇中述諸生與左良玉問答云問近日賊勢如何鎮台曰較壬申以前更多十倍問何以故曰就撫十之一就擒十之二三砍死於官兵之手者十之四五然而愈砍愈添蓋者因年荒寇亂政令煩苛驅民無以為生遂以刀劍贊殺為生涯耳且此輩與官兵打仗彼勝則趁勢長驅彼敗則徧地金銀買路是以放虎歸山者甚衆諸生進問曰豈盡然乎鎮台笑曰然但左良玉左手接金銀右手砍賊首級耳諸生又問賊終不可勦乎曰勦之甚易但內外不同心功將立而禍隨之恐終為國家之大患也由是而言當日流寇之熾一緣政治弗修民不聊生一緣官兵縱寇將不力戰明之云亡詎不宜哉後此瑪瑙山獻賊之[illegible]遠遁固由良玉養寇自全亦實因先得重賞則左手[illegible]金銀右手砍賊首級亦欺人語耳

綏緬紀事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紀乾隆緬甸之役■雍正七年緬首與整賣構兵緬目莽古打在九龍江遇守備燕以春有告知■明年進貢之語總督鄂爾泰以聞得旨聽其自然不必設法誘致是世宗初無闢土地臣外夷之心迨乾隆十五年葫蘆茂隆廠課長吳尚賢意圖邀功因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達拉遂從其言具表來降請代奏時督撫令司道會議布政使宮爾勸等會議有吳尚賢初到廠地恃強誘令率緬甸來歸實有■功之意且外國投誠亦斷無得一廠民為媒進將來緬甸設有冦警必求援兵不應則失統御之體應之則啓師旅之煩恐難長羌及反難善處此前歷頻通賦貢受侵擾者數十年我朝久置之荒獲寧謐者百餘載邊境之教寧孝不關乎遠人之賓服云云其言甚為有見而巡撫圖爾阿竟據會詞並表文入告■十六年得旨准貢嗣後因緬酋以兵脅內地土司總督劉藻畏懼



自戕楊應琚後以動失機宜獲罪於是命承恩公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率師進剿至孟育糧盡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遂縊於樹下乃授大學士傅恒為經略而協辦大學士阿里袞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討之我師既據老官屯緬酋懵駁遣頭目乞降以其地氣候惡劣允之三十五年春大兵自滇還京師此編自首至尾敘次井然有條不紊多足補史傳所未詳焉

金鄉紀事四卷 原刻本

清吳堦撰。堦字禮士，江蘇陽湖人。署山東金鄉縣知縣，陞授桃源同知，旋權知府，賞戴花翎。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勾結山東、河南同教凶孽，俱定期九月十五日午時同入禁城，並有太監為內應，悉造作大逆。乃於八月河南滑縣、山東金鄉破案，拿獲李文成、崔士俊，是以先後不能如期同時逆謀起，勁如燎原。是編蓋吳堦紀其在金鄉任內九十七日之事。方堦訊崔士俊等四十二人之初，其時禍亂未萌，摩疑眾謗■謗謂其誣平民為教匪，喜事邀功■及至曹縣定陶亂作，而禁城未事之先，尚有以金鄉激變為言，歸罪吳堦者。若非巡撫同興主持於上，不為眾論所搖，■錢不能始終其役。蓋任事若斯之難也。當其變起，調受守禦牘，未附守城官員紳士好名事蹟，東請議敘。魯審鞫賊匪羽書，係教■生手裁，故中二卷咸其公擬，具奏侍分單開各舍員一例請賞給頂戴職銜，不足示獎。李■九標首先呈報逆謀，匪徒因此破案，被賊戕害，停柩亦遭焚燬，該生仍帮同擒獲逆匪，着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蓋清廷甚重視其變，■故殉難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且予謚褒獎也。

烏魯木齊事宜三冊不分卷附塔伊喀三處事宜三冊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達林龍鐸同撰。是編輯於嘉慶元年。其分二十類：曰疆域，山川附；曰城池；曰官制；曰滿營馬匹；曰滿營軍械；曰綠營馬匹；曰綠營軍械；曰戶口；曰地糧；曰屯兵地糧；曰農具；曰分數；曰倉糧；曰口袋；曰庫項；曰金廠；曰鐵廠；曰孳生馬廠；曰孳生駝廠；曰滿營官鋪；曰滿營水磨。烏魯木齊，準噶爾故地也，額魯特游牧於此，執役處為盛。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後，額魯特勦滅殆盡，千里成墟，乃於紅山之南建城設官而鎮撫之。其地產煤鐵，產鹽，產金，多材木，草肥水甘，於是廣開阡陌，駐兵屯田。且地為南北兩地之咽喉。三十六年，於舊城八里後建城，移眷兵三千，設都統、領隊大臣、提督一員，統轄協領、參遊等官，分駐二城，均受都統節制。所轄巴里坤、古城、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滿漢官兵，駐鎮西府、迪化州，所屬各廳縣，碁布星羅，形勢聯絡。當日招徠特盛，烟戶萬井，闤闠鱗比，百貨駢集，幸然大都會也。松樹塘打板在巴里坤一百五十里小峰頂，有貞觀十四年閏六月陳國公侯君集行軍碑記。案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是勒石紀功之碑也。碑載同時出征者有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闕中闕吳仁，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闕城縣開國公牛進達，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營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舊唐書薛萬均附其兄薛萬徹傳，徐無傳。唐書有薛萬均傳，言副侯君集擊高昌，徐亦無傳，是足補史之遺。又有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今移巴里坤城北門外關侯廟矣。其外三冊為塔伊喀三處事宜，塔爾巴哈台事宜前半已殘闕，無從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烏魯木齊事宜

㵲陽紀事十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凌泰交撰。泰交字謙齋，江蘇江都人，官貴州鎮遠府知府。泰交守（於道光中）鎮遠五載，百廢具修，是編取其建設義倉、義學、義棺諸端，勝其夫勸諭學校、曉示閭閻諸規條彙梓之，而友朋贈言及自所作紀事歌詩，亦間附焉。其最有益民生，莫善種橡養蠶一事。鄭珍《樗繭譜》言槲繭自遵義始，但有山處可槲也。貴州之有樗繭之利，與桑繭同；桑繭多出女工，樗繭雖



樵夫牧豎皆可與知與蠶■（自）其種上樹至收繭取絲，較之桑蠶事半而功倍，且以無用之華岡有用之蠶而薪炭之■（供）仍在，利莫大焉。黔民雖知養蠶為本計，所以輔農事而裕民生，然鎮遠僻陋，莫之導焉，（則）終未能行也。泰交捐俸赴遵義購買繭種四萬，勸民分場試放，又為之製繅車織具，覓機匠取絲織綢，而（人）負不能種橡者，量給以貲，盜伐橡樹、踐踏橡秧者，量懲以法。其獲繭少而未及取絲，獲絲少而未能織綢者，官為收買而疏通之，並免其稅。於是鎮遠繭綢之利，遂與■遵義侔焉。此其實心實政，可為後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㵲陽紀事

平捻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李鶴年撰。鶴年字子和，奉天義人，官河南巡撫。同治五年，粵逆賴汶洸與皖捻任柱、張總愚合，凡十餘萬騎，日馳數百里，為流寇以撓官軍，官軍戰粮挫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陣歿，賊張甚。豫省居齊楚之中，平原千里，賊往來所必經，被害尤亟。時鶴年官豫撫，身在行間，親見諸軍利鈍之繇。六年，任柱斃於陣；七年，賴逆死，張總愚自沈于河。於是十餘年流寇之禍始息。是編綜其■首尾，頗為詳贍。皖捻之滅，■端由定制賊■不流之策，因議發曾國藩，而李鴻章實行之，故捻亂之平，鴻章溯其本，謀進推國藩之功，良有以也。鶴年乃謂非合圍不能勤賊，已因早見及此，而與曾同定■謀，殆不足信。其文筆簡淨，亦不知出何人手，要非鶴年所能為耳。



丁酉北闈大獄紀略一卷 排印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舊題信天翁，不知何許人也。是編紀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之獄也。其年八月，由提學使者遴八府之秀，計有四千餘員，而合各行省之拔貢、歲貢、官生、民監又一千七百餘員，中式額名止限二百零六人，而鄉士與貢士各居其半。是鄉士之進取為難，貢士較易。乃貢士之來應試者，故非父兄為朝官，則家內稱殷實，非游揚揄卹以博名稱，則挾詩文結壇社以相炫耀，屯聚羣黨，人人自以為探囊高魁。賄賂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為怪。是時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監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十四人，乃振鄴等預名進士，然皆少年，狂浮淺躁，寡慮，其間雖未必盡貪財賄，而欲結納權貴，以期速化，攬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孤寒囑託雖多，而額數有限，闈中推敲，比之闈文以定高下，其心更苦，而振鄴尤為孟浪，其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內一時

雖以尋獲遂于畫藍筆一紙屬其親隨寒天章名靈秀者尋對一一具見此中予名字回冥跡而振鄴置之若忘也於是有若溪貢生張漢前為髮剃揭投送科道衙門嘉善稱文卓亦寫揭遍呈各衙傳科道官遂據以具疏彈劾奏上即傳旨拏本內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引問時振鄴職銜有據張蔡形迹無異顧振鄴轉攀張蔡自相攻擊前靈秀所得藍筆一紙略同伴馮元櫻去恐以稍其主至是遂出所藏親筆



按卷而對爪蔓相尋無一漏網矣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即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而張李蔡及新舉人田耜賀鳴郊俱駢首菜市焉編中叙鬼蜮污穢情形歷歷如繪士風士氣蕩掃無遺矣

## 回疆紀略十卷 傳鈔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首哈密次土魯番次喀什噶爾次英吉沙爾次烏什次庫車次喀喇沙爾次阿克蘇次葉爾羌次和闐共為十卷內分沿革疆域山川古蹟建置官制賦稅營伍軍台卡倫糧餉大率從同哈密有屯田無賦稅土魯番無賦稅喀喇沙爾有屯田喀什噶爾有兵防軍械稅則錢法牧廠辦事章程回務則例外番部落烏什有牧廠硝磺庫車有牧廠阿克蘇有錢法河道夫回疆雖內附而中國仍視同異服故二百年來地利未盡闢學校未及興而每一城內必建關侯廟斯即所以為教與

綏邊紀略不分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史致康撰。致康字叔平，順天宛平人。致康歷任四川珙縣、仁壽、成都、崇寧縣■，權馬邊廳同知，兼署嘉定府事，並辦峩邊夷務。是編即其歷年公牘。其辦理夷務，首在編聯保甲，嚴辦漢保，繼■即添修碉寨，聯各汛弁兵團勇為一體，乃調集兵勇深入夷巢者三，計斃匪千餘名，燒燬寮棚千餘間，首匪就戮，各夷震懾，投誠■拔出難民，收復被佔地面百餘里，廿年邊患，至此始平。聲威既著，於其辦峩邊夷務，未及兩旬而十三枝夷俱畏服投誠，未動一兵一餉，峩邊之夷患亦平。考其所至，皆以編聯保甲為急，萑苻斂迹，具著成效。而其釐定條教，杜正人心，端風俗，尤有裨益。夫保甲者，古今之新法也，除暴安良，端在行此。然行之不善，亦滋煩擾。紀曰：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履勘滇邊事紀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周正朝撰。正朝字寅山，四川達人。其書不分卷。首九龍江原分定十三枝那，次各猛地官職改定品級，次永昌、順寧、普洱三府沿邊道里，次神護關通五棋道里，次蠻允三路至鐵壁關道里，次隴川至新街道路，次三關至阿瓦道里，次思茅邊隘道里，次三江源流，次思茅至各處路程，次各猛地所產茶，次各猛地產鹽，次十三枝那風俗人物，次擺夷言語十三枝那方言，次閱聞錄，次由猛連近瓦城之東由瓦城近打洛之南門，次緬甸圖，次各土司繆蕴距緬都城里數，次蘭猛土產連界其地寬狹，次緬甸英人屯兵之處，次計東里至緬國路程，次猛遮家譜，次猛海撤猛大猛龍六順各輿圖，次易武土杷綠親供結，次廣南至各處路程，次開化府至各處路程，次楚雄府至各處路程，次大理府至各處路程。是編雜糅無章，漫無體例。然正朝以一武人留心邊事，所言皆據實，未始非談滇邊者考鏡之一助也。

淄川靖逆記四卷 本 家稿

清張錫倫撰。錫倫字念敷，直隸安肅人。同治[illegible]癸[illegible]署山東淄川縣知縣。[illegible]先是縣文生劉得佩因閩滿獲罪繫獄，當充軍，會縣省覆勘，中途脫逃，入臨淄縣倡團，為倡軍所官緝之急，乃潛還司冠平家私立義和團，欲於博山縣設局，博令與廉生陳知本拒之，遂移於萊蕪博山界與沂兗教棍各匪相勾結，同治壬戌淄人索賄於當商不遂，潛引得佩入商攫手賄使之去，得佩以賄少不許布其黨。照路四門，以書院為練局，且益跋扈。淄人控於府，署守統兵[illegible]往淄按其事，得佩[illegible]稱為仇所誣，實欲辦團殺賊，報國家，署守信之，事得解，得佩愈橫，殺遣其黨往殺知本及其子。報前陳博令及淄擊御之失利，得佩遂據博城叛，僭偽號，自稱大漢德主。初城中賊不過七百，後勾結沂匪馬步二千餘，並結南匪二萬餘，援淄境，率掣我師。是編具載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剿捕長壕，剿平逆匪情形，及錫齡辦理善後諸事，並參傳親王文，推附離任時[illegible]士民送行諸詩，[illegible]乃併紳耆頌德函件一併[illegible]載入，殊嫌其贅云。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六頁

乙亥六月 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淄川靖逆記

尚書攷疑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存目

清凌鳴喈撰。鳴喈字貫甫，號泊齋，浙江烏程人。以進士官兵部郎中。是書始於虞書而迄于六宗下，即闕，蓋未完之稿本也。卷首虞書云：大傳稱堯典為虞書，說文引五典不遜曰虞書，虞書之目始見孔叢子，而左傳及荀卿多引為夏書。按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未誰謂不應皆曰稽古。疑典謨本述舜禹相禪之事，後溯堯之所以禪舜者為之張本，書當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其或



稱唐稱虞，皆後儒紛更，或謂孔子所定，甚不然也。此雖不為無見，然去古遐遠，疑莫能明，闕之為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馬融曰放勳堯名，蘇謂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孔子曰請問帝堯，曰放勳。孟子萬章云放勳乃徂落，注云放勳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同。孟子滕文公篇引放勳曰，白虎通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皆與馬合。史記索隱云堯謚也，放勳名。釋文引馬注云翼善傳聖曰堯，高誘注戰國策、張晏注漢書、裴駰史記集解並同馬說，然古者生無爵

死無謚，疑堯時質直，不當有謚，蘇軾疑允迪不可為皋陶名，遂疑放勳不可為堯名，然舍孔孟之可徵而從後人之臆斷，尤學者所難安也。是說甚當。宅嵎夷以馬注嵎海嵎也，夷萊夷也，當在禹貢青州，而說文謂在冀州，遼西後漢書以為遼東樂浪之韓之地，疑不如孔傳東表之地不實，以後世地名名嵎也。又以後世地名冒古起義，如交阯郡日下文南交以名堯時，未必名其地為交阯也。史記稱黃帝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阯，亦沿後代地名極言所至然耳，



尤為通論確論。■其謂讙吺正義本作驩兜，史記漢書古今人表作讙兜，疑從讙吺為正，似有未安。許慎說文敘云書稱孔氏，口部吺下不言讙兜字作吺，徐鍇注云古文尚書作吺，恐不足據，此正陸元朗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惡可承用乎。

左傳呂覽[illegible]讙為異

天台山記一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原題方瀛觀徐　闕　徵君纂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唐道士徐靈府撰　清四庫總目未著錄　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嶺　是書成於寶曆初　歲記天台山註桐柏山　述之引陶隱居登真隱訣云大小台處五縣中央　大小台乃桐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橋　先得小者　後行乃徐里　更得大者在最高處　採藥人若鑿見之　大小台者以石橋大小為名　據此說　即天台與桐柏二山相接　大小異也　清張聯元天台山全志謂山自會稽而來　天姥石城皆台山也　寧海之脇竹之受皆台山也　嵊縣之金庭桐柏亦台山也　此以山之全體而言　似失之廣　洪不如只舉桐柏為得　又云金庭不死之鄉　在桐柏之中　真誥所謂金庭洞天　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　真人周靈王太子喬　字子晉　好吹笙作鳳鳴　於伊雒間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三十餘年後　求之不得　得乘白鶴　謝時人而去　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　王真君懷真



君即桐柏真人　有小殿　即真君儀像備焉　開元初　玄宗創立之　又云自歇亭西行經澗一十五里至石橋頭　有小亭子　石橋之身長七丈　龜形龍背　架万仞之壑　上有兩澗合流　從橋下過　泄為瀑布　西流出剡縣界　從下仰視　若晴虹之飲澗　橋勢崚峭　水聲崩落　時有過者　目眩心悸　今遊人所見者　正是北橋也　是羅漢所居之所也　此述兩事　一王子晉　一羅漢　可知孫綽天台山賦云王喬控鶴以沖天　應真飛錫以躡虛　蓋即賦此　非虛擬也

荊溪疏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著錄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伯穀，長洲人。明史文苑有傳。宜興古陽羡也，一名荊溪，請分設二縣。是書亦游記之類。前卷曰：余以萬曆癸未二月廿又四日過毘陵，訪吳幼元、萬承夫，先在諸為荊溪之游，不名游記而曰疏，明人好異故也。篇中首及張公洞山如覆釜赤烏閣■庚閣為洞，怪石刹昨莫可摸寫，然荊溪善卷洞之嵌著。茲謂善卷避堯，不知何緣至此，或云高僧別一善卷。又此說較近理。又謂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大負山而居，累累如兎窟，以黃土為胚，黑土傅之，作沽飲藥爐釜鬲盤盂敦瓿之屬，鬻於四方，利最博。至今陶器尤盛行，而宜興茶壺且為士大夫雅玩也。



三吳雜志一卷　明刻本　　著錄

明潘之恒■撰。之恒字景升，自署天都山史，不知何縣人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震澤編，明蔡昇撰，王鏊重修。是書亦從震澤内載汪道昆游洞庭山記、喻均游太湖記、劉鳳先游洞庭山記，附紀遊詩，王世貞沈太湖游洞庭兩山記、陶望齡遊洞庭山記、蔡学徐沉太湖遊洞庭兩山記，皆輯人之作，無一自撰。詩汪記云林屋■洞其中閒闊無常，深入不意，奇或若縱旋，或若進逐，或若伸偵宴，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喻記亦入林屋洞，但有石脉石乳而已，不云有奇字，汪亦未可信。鄧記謂東山之勝止下莫釐峰而不■縹緲，甚王記亦云莫釐■不移縹緲，蔡記則云莫釐峰以隋將軍莫釐得名，其高讓于縹緲三之一，登吳門諸山，則浮屠草木纖悉可辨，則莫釐亦自有佳處也。陶記乃云兩日行山間，所適不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無以叢薄林麓果木石佃，象紆繞徑路甚希往，履箭透進，倏然放目遠覽在

巨浸中人境罕絕，特為之心悸，蓋已忘其為湖也。
及至消夏灣、高崗相■（此）家有程卓之貲，壘布
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斷。又城內希絕之事
■矣。信如董言，固洞庭所獨擅焉。



西湖手鏡不分卷 自刻本

清季嬰撰。嬰字虎谿，江蘇常熟人。是書■（成）
于順治丙申，自序稱獨于西湖往來留連者二
十餘載，遂以西湖作五嶽觀，爰有手鏡之刻。逾
來滄桑變革，兵燹見于原野，崩溢見于山川，即
西湖■（勝景）又經幾許廢興，雖此編作于明季，而
清初重梓，迄今二百餘年，遷變殊多，行宮改
為公園，雷峯塔亦傾圮，惟增多■（洋）式樓閣，將
失西子真面目矣。■（然）篇中名勝尚不難按迹而求



第於岳王祠墓謂明隆慶四年賜謚忠武，案
宋史理宗本紀寶慶元年二月甲午，詔鄂王岳飛
謚忠武。元王惲玉堂嘉話載理宗詔曰：始為忠
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
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
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則宋已定謚忠
武，豈待■（隆）慶賜謚耶？考訂亦疏，殆不能為之諱
矣。

西湖便覽十二卷 乾隆乙酉刻本 著錄

清翟灝撰。灝有四書考異，已見前。是書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之例，總敘之外，悉依塗徑蟬連而及。首紀巡幸聖因寺行宮，而湖，而山，而井，而十景，次孤山路，次北山路，次南山路，次江干路，次吳山路，紀述詳明，頗便游者。題詠附于各勝景之下。凡舊踵流傳，其舛謬顯然者，刪棄不收，小訛則隨文刊正，或兼辨論以發明之。如放鶴亭云：林君復和王給事詩，作日北山傳故事，頗將稽鶴比雷來。子鶴之言，當自此昉。是說甚近理。又云：君復初亦娶妻生子，裔孫洪著山家清供，備嘗稱先人和靖先生非不妻而妻梅，非不子而子鶴也。此辨似未然。今考宋史隱逸傳，稱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安知洪非宥之子。案漢書疏廣傳，廣與兄子受，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又■載廣謂受曰：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是叔姪可曰父子也。洪為逋姪孫，稱逋先人，奚不可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湖便覽

御覽孤山志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著錄

清王復禮撰。復禮，錢塘人。是書成於清康熙三十五年，迨三十八年聖祖南巡，曾就所撰蘭亭志一同進呈御覽。卷尾翰林院檢討在名毛奇齡有跋。內分疆域、勝蹟、建置、題詠、軼事、藝文六門。林逋徜徉湖山，吟詠自適，根于天性恬淡，初非矯激鳴高。其不娶以多病，見梅堯臣詩序，亦非同釋家之絶慾也。其自作壽堂，因書一絶，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故表見高節。然又有惜別調寄長相思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雖屬短調，何減於陶潛之閑情賦哉。孤山■一志不空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御覽孤山志

黃山志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張佩芳撰。佩芳字蓀圃，山西平定人。黃山在今安徽歙縣西北百二十里，與太平縣接界。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是志著於乾隆庚寅，頗為簡核，凡為圖十有六。上卷首形勝，次寺觀，次物產；下卷游記，以諸家游記皆自記其足跡所及，或驚嘆其阻險，因僊與飲酒談諧之語，於山水之情狀不能敷陳，黃山面目反為晦蝕，乃擇其中間有數語能指次形似，令觀者瞭然在目者著而存之，此種山志創例，■可為法。惟汪道昆集中記、劉大櫆黃山記則全載之，而於游山詩詞舊志稱合作者，鮮概置不錄，審爽心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黃山志

九華考異二卷　道光元年自刻本　著錄

清陳蔚撰。蔚有九華紀勝，已見前。若宋劉■放作九華拾遺，於新錄、總錄外，復得三十餘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嘗稱之。是編另辨杜牧之、王少華詩非詠九華化城寺；非明陳太后■建（詳紀事）；唐張喬、伍喬、僧隱之語，並為考核。惟謂新唐書高駢傳呂用之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宏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脩謁駢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駢署幕府，稍補右職，行為嶺南節度使，專用之，不足道。而牛宏徽亦方士之錚錚者，可補九華舊志之遺。今考唐書無此文。又云：予嘗曉立天臺峯頂，紅日將升，俯見白雲一縷，橫抹峯腰，已而眾壑漸瀰，諸山隨沒，大江南北，皆雪浪銀濤，與晨曦相映耀。惟黃山三十六峯外，遙相拱揖，縹緲如海上三山，令人有褰裳涉足想。而九華歲時紀云：山氣清白，似雲非雲，似烟非烟，似霧非霧，以此狀雲海，語尤庬雜。竊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嘗登峨眉絕頂，觀所謂雲海者，下臨空濶之地，如鋪萬疊吳緜，一白無際，斯為雲海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華考異

廬山小志二十四卷 道光四年原刻本 著錄

清蔡瀛撰。瀛字小霞，江西德化人。廬山古名南障山，或曰敷淺原，道經所謂第八洞天，三十六福地也。高七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五百餘里，三面阻江，西乃大陸。其支南亦數十里，盡鄱湖之汜；為南康郡，西南行盡吴城，東北亦數十里，盡南湖嘴；折而西者，盡九江城。是編以舊志為宗，故特彙志纂列於前，其有見聞所及，別注增字，間值疑處，則注瀛按二字。如婦之鏡載遠公事，究係乎空講道；唐宣宗與黄蘗禪師觀瀑聯句，見晉寧志；四面山寺王輞川過香積寺五律，在今子午谷北華州天慶觀；呂純陽附傳丹象詩，舊志牽入白鶴觀，且嫁陳希夷名，概不錄，是也。然錦澗橋下增周顛洗髓處、洗髓珠，不經，又不載所出；玉簾泉下增旁有望月臺，羲之建；棲賢寺下增南齊參軍張布之物；文孝廟下增在西澗，祀梁昭明太子，進封文孝，故名，並不言見何書；忠節祠下增許葛八陣迭全書有數處，二百餘字，與廬山何涉；烟水亭下增附呂祖本傳及神仙鑑，四五百言，亦未免於贅。惟錄磨崖石刻，不掩缺字，較為可取耳。至六朝詩載靈運《登石門最高頂》、《石門巖下宿》、《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晚眺》諸篇，俱非廬山作，觀《文選》李善注引靈運《山居賦》，其誤自明。石門，永嘉、廬山並有，相混猶可言，若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豈於廬山誼合耶。

慧山記續編三卷 同治戊辰刻本 著錄

清邵涵初撰。涵初字吟泉，江蘇無錫人。邵寶慧山記已見續四庫總目存目，是編與前編合刻，并為加注。涵初為寶八世族孫。卷首列清聖祖高宗宸翰，共分十一門，仍依原次：一曰慧山，二曰泉，三曰石，四曰寺，五曰祠廟，六曰物產，七曰[illegible]，八曰園墅，九曰古跡，十曰勝覽，十一曰墓。慧山以泉著，[illegible]俱記於前編，但縣志穴出暨山之髓，石之脈，生於天，行於地，淡於人，或昔無而今始，或昔有而今無。始名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illegible]悉補之。又園墅為前編所無，如秦氏寄暢園雖王穉登作記，遠在寶後，後經清兩朝巡幸，他若慧麓小園、慧[illegible]小築、黃園、梅隱園、愚公谷、碧山莊、蓉湖莊，皆其後[illegible]者也。至古蹟中器物如竹茶鑪，前編亦載之，[illegible]不載盛舜臣新製之鑪[illegible]非古物也，然當時多流並有新製竹鑪題詠，迨清康熙間舜臣鑪亦壞，顧貞觀仿舊製更作兩鑪，一時名流復有題詠，清高宗更屢有竹鑪煎茶之詩，此亦慧山掌故，不可不誌。涵初此書梓於咸豐乙未，越一年而金陵師潰，縣城淪陷，板燬於火。甲子城復，慧山地當孔道，蹂躪尤烈，兩記所載名勝盡為瓦礫。其後慧山古寺遂變為昭忠祠，涵初不及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慧山記續編

武夷雜記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存目

明吳栻撰。舊題新都吳栻，始末未詳。其書造語頗好新穎，未盡穩愜，如云凡山不峻不怪，而武夷峻不斷，不奇而武夷斷，多連則膚，多平則膚，武夷無膚膚態，是以千螺萬髻，今曉日嵐光，金束碧以待雲來，爭顯及不相下，時乃化出恆沙數五花綉球，滾白玉地上，微風一過，復作黃巾衰革，意千螺萬髻俱是明妃青塚矣。觀此一段可概其餘。惟謂山有二厄，國朝來未尋封登故，斧斤日尋，剝膚削髮，迄今未已，而無房禁厄，一遊人■勒詩■鑿壁，水光石至鑿修身爲本四大字，縣鼻有山，碟至于此厄，二是則爲山通病，不僅武夷爲然也。又謂林道人稱三教先生和之，無所得■蓋林道人即林兆恩，■世稱林三教，卷末云出山由建溪入閩江，訪曹能始在舟夢曹學佺萬曆■進士栻與同時，則林道人爲兆恩無疑矣。



泰山小史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明蕭協中撰。協中字公黼，泰安人，以蔭授上林苑監丞，晉順天府治中，崇禎末致仕，甲申遇流賊亂，城將陷，投井死，是編雜詩每首皆有■序，故曰泰山小史也。其李斯小篆云在岳山亭下，字不多而上官徵取殆無虛日，古刻之毀大率由此，愛護古物固不能避之，作史也，金殿云在碧霞元君殿埠中，創於明萬曆間中官董事，制仿武當，實元使貴，輝煌映日，然時值大祲，白骨溝渠，錙銖以入，泥沙以出，詠睍明正直者不以金靈也，今燕郊大寺字皆明正瑞與此，金碧之燦爛實不啻青血之積耕耳。摩崖碑云一在岳頂東岳■祠後，唐玄宗祀泰山銘，八分書字五寸許，甚適逸，一在山崖右，唐蘇頲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筆亦莊雅，近閩人林焞勒忠孝廉節四大字覆於古刻上，鑱削幾盡，二碑古官競相椎搨，道士無以不獲爲憾，而此竟遭此厄，今何是尤可爲痛恨，今人多磨古碑以刊己書，非明林

焞為之[illegible]手協中志候之士宜其書[illegible]上言也 嗚矣 皆謌如



大嶽志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存目

明方升撰里貫未詳大嶽又名太[illegible]岳太和山即湖北均州之武當相傳玄武修真其地其崇奉自元代始山有五石碑一為崇封真武誥碑一為揭傒斯所撰宮碑一為揭傒斯所撰瑞應碑二為戒臣下碑碑末書甘元三年又蠥以龍兒年牛兒年明成祖即位時自謂神之祐因尊為太嶽勅建宮觀常遣內臣司其香火嘉靖間提督太監王佐始撰為志太監呂詳續增之萬曆癸未田玉復增廣為太岳太和山志[illegible]具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編共分八述一曰太和宮四圖述二曰南巖宮七圖述三曰紫霄宮五圖述四曰五龍宮八圖述五曰玉虛宮六圖述六曰遇真宮三圖述七曰迎恩[illegible]宮一圖述八曰淨樂宮二圖述其於名山可謂詳且悉矣然於舊志猶汰十之五只增十之三云

## 五嶽臥遊一卷 扶書五十種本 存目

明閔景賢輯。是書原名臥遊清福編，爲俞晦白手纂。前有陳繼儒序，謂山遊之難，非夙具靈根、有膽智與夫捷如猿鳥而頑如犢牧，及精爽健壯而好奇者不能遊；而糾於俗務、左於非時者，亦不能遊。甚矣遊之難也。其語殊有見。此編首東嶽泰山，則節錄宋洪邁遊泰山錄、明李裕登泰山記、明王世貞遊泰山記；次南嶽衡山，則節錄明張居正遊衡嶽記；次西嶽華山，則節錄明陳以忠華山遊記；次中嶽嵩高山，則節錄明都穆遊嵩山記；次北嶽恒山，則節錄唐張嘉貞恒山碑、明喬宇遊恒山記。今考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拄書之時未之有改，雖明代屢議釐正，迄未施行，至清順治七年始移祀渾源州。然據喬宇記，則固以渾源之恒山爲北嶽焉。此一碑一記，蓋名同地異云。



## 清涼山新志十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老藏丹巴撰。是書卷首自序末云康熙三十三年秋八月欽命督理五臺山番漢大喇嘛老藏丹巴謹述。據丹巴重修五臺真容記名下注，蓋山東萊人也。篇中冠以御製碑文及御製詩，標目凡十類：一化宇，二原聖，三靈蹟，四伽藍，五崇建，六顯應，七外護，八高僧，九緣感，十題詠。五臺自半嶺以上林木童然，惟秀草叢生，其溪壑之間異草雜花不可悉記。大顯通寺下注云：古名靈鷲寺，漢明帝時，摩騰、法蘭二大士西來，見此山乃文殊住處，兼有佛舍利，奏帝建寺。騰以山形若天竺之靈鷲，即以爲名。帝始發信心，加以大孚二字，解爲弘信也。後魏孝文帝重葺。案唐僧慧祥古清涼傳，大孚寺元魏孝文帝立，志以爲建於漢明帝時，非。又罽賓寺、金界寺下兹注云張無盡見神燈於此，蓋出宋張商英續清涼傳。四川峨眉山光相寺亦有聖燈之說，附會不足信。志崇建云感通傳道宣律師嘗

问諸天佛法來此之始答曰周穆王時已有聲教及此清涼山者■曼殊所居穆王於■中建廟祀之則■■荒渺無稽矣

乙亥七月 江瀚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三頁



# 九經補韻攷證一卷 自刻本

清錢侗撰 侗字同人江蘇嘉定人宋楊伯嵒九經補韻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舊刻有百川學海中題明姚應仁閱則應仁所校也厥後新安吳琯復校刊之今姚氏本流傳甚尠吳氏本又紕謬錯亂不可究詰錢氏得影宋鈔本悉心點勘因呈秦鑑為之校讎間亦有所疏記是編隨條考證書者■精詳矣■本增多五十字為宋本姚本所無亦附著篇末■辨其紕繆至於補正楊書如禮記郊特牲樂禘有樂禘嘗無樂一條謂郊特牲又云春禘而秋嘗注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春禘有樂而嘗無樂亦當作禴按此二字傳寫之譌非禘有禴音也釋文於樂非是此承其誤玉藻再命禕衣禕當為鞠一條謂注云禕當為鞠字之誤也據釋文但云依注音鞠並同音也少儀鸞和之美又音儀一條謂少儀又云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並讀為儀按說文羊部義己之威■也威儀字止作義此與美字形相近故義誤為美曲禮下為壇位彈音

善一條謂周禮已有墰字讀為墠樀墰本音善此字重出左氏傳襄公十五年封具封亦付切一條謂封具齊勇力之臣見注按並應讀如字檢諸韻書封字從無有具音者釋文于封具二字下注求付反二字所音乃具字也今注疏本釋文附云具求付反楊氏見單行本二字連綴遂誤以求付為封字之音殊未深考此條應刪諸若是類俱確鑿不磨其有裨於此書良非淺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 秀野草堂刻本 著錄

元吳萊撰萊有淵穎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名為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實則元時廣州上路領縣番禺秦縣南海隋縣增城漢縣新會晉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合七縣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記者輯載其大略于篇且為之論曰廣為大府山深峒惡民頑依獠草擾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攝之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淳謹全之吏而後可以媿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而或略于民事者哉其言甚切實與文人之僅言山川風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庫本卷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亦此意也

西湖小史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著錄

明李鼎撰。鼎字和仲，浙江山陰人。杭州西湖之勝，名重東南，自唐以來紀載既多，題詠尤衆。是書則分為■八類，一時、二地、三墅、四舫、五屋、六獻、七俗、八鹽，面目較新。三墅云：無論宋時諸園，不能縷舉，即如太倉弇園、惠山鄒園、永嘉王園，曾聞傾國時勝矣，一時數墅，一邱一壑，總不能敵美。足豪者，西湖■一大園耳。此就明時言之。今新築園亭悉效歐式，即西湖大園亦改舊觀矣。



豈昔人所及料哉。六獻云：近四賢祠，師人王元美此公為一代文章冠冕，宜與參，獨進東粵周公，不知何意。余謂周公專祀，不必以此重也。注云周即府城隍王孫太初畜鶴南屏，詩義清勁，可亞和靖，入太初諸賢，定當把臂。案俞思沖西湖志■，■鈔四賢■祠，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泌、白居易、宋太守蘇軾、處士林逋，今並祀孟瑛於祠。俞所書稱於萬曆間，與李時代相近，其祀世貞當在俞後，李所稱東粵周公不詳何人，至謂即府城隍，尤近荒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湖小史

西湖志類鈔四卷 浙刻本 著錄

明俞思冲撰。思冲字仙宗，浙江錢塘人。是書因田汝成西湖總叙略，彙鈔成一編，山川寺宇，各以類分，凡景物題詠，即附其下。卷首圖之類，卷上為聖湖，卷中山之類、峯之類、嶺之類、石之類、澗之類、亭之類、陛之類、臺之類、江之類、泉之類、澗之類、井之類、橋之類，卷下宮之類、院之類、祠之類、廟之類、寺之類、庵之類、觀之類、塔之類、樓之類，甚為清析。然所聖湖載秦檜東窗事發，與西湖何涉，若謂岳墓在此，則凡鄂王事皆可攔入，不勝登載矣。又述包拯擺眠語，及賈似道招[illegible]鳴延鶯、葉夢鼎飲行令，殊濫瑣。明人著書往往貪多好奇，不知體裁，是其通病也。



海內奇觀十二卷 浙刻本 著錄

明楊爾曾撰。爾曾字聖魯，浙江錢塘人。是書十二卷。第一卷序文凡例、皇明華夷一統圖說、五嶽圖說、岱宗圖說、華嶽圖說、衡嶽圖說、恒嶽圖說、嵩嶽圖說、白嶽圖說。第二卷孔林圖說、西山圖說、金陵圖說、茅山圖說、黃山圖說、浮山圖說、金山焦山北固山圖說、虎邱圖說，上方靈巖光福諸花蕩說附。西湖名山圖說、補陀洛伽山圖說。第六卷天台山圖說、雁宕山圖說。第七卷武夷山圖說、九鯉湖圖說、滕王閣圖說、麻姑山從姑山圖說、龍虎山葛仙山岑山說附。第八卷匡廬山圖說、黃鶴樓圖說、岳陽樓圖說、赤壁圖說、峨眉山圖說、三峽圖說、棧道圖說、兩河圖說。第九卷太和山圖說。第十卷五臺山圖說、桂海圖說、七星岩圖說、雞足山圖說、九鼎山圖說、點蒼山圖說，附十大洞天名考、三十六洞天名考、七十二福地名考、海上仙山名考、海上十洲名考。其中如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未免挂小；兩河又太寬泛。載峨眉山今在峨眉縣

此云彭山縣，由所出之路異也。三峽云在重慶府巴縣，而合州、嘉定並有三峽，然圖仍夔州府之三峽耳。兩河圖說謂許昌一祠爲關帝長舊宅，蓋傳操秉燭達旦處，此出演義，何人不知，故用之。桂海圖說以爲桂林無山而不爲宕，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雖稱之稍過，然亦庶幾近之。至海上仙山、海上十洲，皆屬有其名，無從指實，置之不論可也。



北固山志十二卷 道光刻本

著錄

清釋了璞撰。了璞號韞菴，象山僧。是書蓋以明張萊三山合志爲藍藉，凡遇舉北固事蹟爲舊本所無，輒筆之。間有牌版，則復摭其文以資考證。傳稿八年，增錄四倍于前。以宸翰冠其首。凡分七門：曰形勝，曰建置，曰古蹟，曰碑刻，曰人物，曰雜識，曰藝文。彙爲十二卷。其中發前人所未備者，如謂鳳凰池舊通甘露港，春夏水滿，舟泊絕壁下，南史云三面臨水者也。康熙七年，移建演武場官廳，河塞，三面臨水之說不復見矣。又謂蘇子瞻登甘露寺詩曰：古郡山爲城，則潤州以山爲城，其來久矣。元混一海宇，凡諸郡之有城郭者，皆撤而去之，由是外城遂廢，此亦傳絕可喜。其辨甘露寺非始於吳，謂唐以前詩人無稱甘露者。考李文饒集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南樑，曾收丹陽類集。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寺殿基，獲舍利並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原注宋張南軒

附碑刻曰名賢曰物產曰藝文上下曰雜事共十四卷其前有圖説謂樵山西北之水俱源於虎頭洞長春白雲兩峯截之山勢磅礴東來與源其中乘高鼓怒數級分注而下遂成瀑布不啻者大登者三兩峯嵯巃崎數百仞上之疊嶂逶迤垂練雷吼冰轟未為奇絶也疊挂絹天照之石傾崖返擲巨石臨危欲墜飛湍直射吞沙噴石倒捲青冥暴烈之聲山谷∥裂下注靈湫水色紺碧文謂西樵一泉山也諸飛泉石罅澗溪瀑布練垂如虎翻珠噴雪瀦以為潭截以為湖不知凡幾於以知宇宙靈境無窮讀此令人神往焉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四卷 明萬曆刻本 原目

明鄔鳴雷撰鳴雷字長孺浙江鄞人是書原題郡守四明鄔鳴雷長孺父郡李長水陸鍵實府父鑒纂少卿郡人左宗郢景賢父編定疑出孝子鄔陸之手其名耳此編冠以凡例為圖八曰姑仙聖像圖曰麻姑山總圖曰麻姑仙壇圖曰丹霞洞天勝境圖曰三谷雲門圖曰從姑山圖曰從姑山圖曰七夕羣仙宴會圖為考四曰星野考曰形勝考曰古蹟考曰人物考為表二曰峯巒表曰泉源表為志四曰物產志曰宮觀志曰橋梁志曰墳墓志其圖姑仙聖像既屬渺茫而七夕羣仙宴會尤為荒誕凡自古蹟以下皆有小序惟凡例云為紀者五謂紀記其制作精神俾有統宗也故每卷必以小序撮其大旨然紀即小序也小序實有八而謂為紀者五殊不可解云

## 南嶽圖志一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明吳懋林撰。卷首自序，末署崇禎庚午中秋吉南嶽聽月巖道人抱一題。是編蓋以舊志卷帙浩繁，篇什冗宙，不便攜覽，撮其大要，都為一帙。然實簡陋，應有而未有者，亦復不少。如云玉砂泉刻玉砂二水如乳，甘秀人得一啜，地久天長，並無見者，殆並無見者，就為傳之。又云尋真閣有鍾伍百斤，一夕而裂，道人用千斤火以掌心鎔銅，計就其裂處完之，至今有掌迹。其事尤怪，此掌迹即羽流僞為之，是皆無稽之評，而亦筆之於書，無識甚矣。後謂魏夫人湮一石方丈，係浮寄他石之上，凡人無心試手一推即動，或云沖寂元君麻姑送夫人至此，雲遂化為石也。是尤道士紀妄言其蹟，文載韓愈壁日臺詩，亦贋作。全書實無可取也。



## 西湖紀勝十卷附西湖選豔一卷西泠漫聞一卷吳山紀勝二卷 康熙刻本 存目

清孫自成撰。自成字物皆，號介菴，江蘇江都人。是書首圖，次集要，次逸事，次彙詠，次十景詠，次孤山勝蹟，次北山勝蹟，次南山勝蹟，共為十卷。集要錄田汝成湖山總序、晦夏時湖山勝槩紀略、李流芳題西湖臥游冊略、袁宏道游西湖記略，十里湖光已瞭然在目矣。其西湖選豔，署曰名媛，乃以海寧女子朱淑真置之趙好好、蘇小小之間，殊非其倫。而西泠漫聞，則馮小青軼事，此實明季文士假託，初非真有其人，好事者乃盛傳之也。然田漫聞，似亦傳疑之意。吳山紀勝，分山頂、山麓，比於西湖附焉。

雁山雜記一卷 楊氏叢書本 存目

明釋則愈撰。則愈字秋崖，河南鄢陵人。雁山自宋代始顯，是書雖亦稱其峯巒秀異，足稱海內奇觀，然頗指其土氣薄而不生奇才，開祥偪仄，故梵刹興廢不常，不能容衆，若靈隱、天竺、徑山、天童之盛也。蓋則愈頗迷信形家言，故謂羅漢寺為巨那尊者芙蓉菴故址，此論經巖巨對，或以為寺未徙之先，至陵替，近復移置故址，稍改坐向，以誦經巖為用神，雖堪輿家之言亦有理也。又謂飛泉寺坐落最好，諸刹風水無踰此者，今寺僧尚有二十餘衆，衣食豐足。常疑佛法一切皆空，乃所居之地又以風水為衰旺，何也。此自則愈之見，以風水為有靈，佛識一切皆空，何嘗有風水之說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雁山雜記

湘山志二卷 咸豐二年重修本 存目

清張澹烟撰。澹烟自號湘源逸士，廣西全州人（全為湘源舊縣地，接衡陽）。釋全真者，湖南郴州資興縣（今資興縣）程水鄉人，於唐至德元年進膝安禪，卓錫棲止，初結茅菴曰淨土院，至宋改為景德寺，後始名湘山寺。全真生於唐開元十六年，化於咸通八年，享臘一百六十八，人呼無量壽佛，故是書又名壽佛志。卷上首佛祖因緣，次湘山靈應，次湘山勝蹟，次湘山岩泉，次湘山塔院；卷下首碑記，次詩，及詠清湘八景：曰柳山寸月，曰湘峽歸雲，曰磐石冰泉，曰華峯霽景，曰龍洞清溪，曰礱巖飛瀑，曰合江曉漲，曰赤壁秋澄，皆強為之名，配成八景，蓋志乘之陋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湘山志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撰稿共二十五種，計二十頁

乙亥八月江瀚

經典釋文攷證三十卷 抱經堂本 著錄

清盧文弨撰。文弨字召弓，號抱經，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官湖南學政，以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家居。是書以元朗經典釋文一書，國朝四庫全書提要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但諸四庫所收爲通志堂刻本，何焯跋錢辭目錄嘗譏顧湄校勘[illegible]之疏，自不及此本精善。是編攷證與釋文分刻，其中如[illegible]覲義鄉大夫鄉先生音義注音香[illegible]下謂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卿大夫，而疏之兩鄉字亦卿字之譌，見大夫不當遺卿，請於鄉先生始釋爲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見，若指地方之鄉大夫，則益偏矣，此字沿誤已久，陸氏亦不能辨。一經文弨剖析，明著發蒙，然亦不無失之者，陳風衡門以樂[illegible]下[illegible]威生云鄭作[illegible]飢，不云樂當作療，是經作療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illegible]，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王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以樂飢爲樂道忘飢，說甚支離，必非毛詩原義，咸生者咸屬也。今攷王肅其論多偏，韓詩外傳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下即引詩可以療飢，韓義與毛傳可以樂道忘飢正同，抑並王肅私撰邪？盧言不足信也。又郊特牲饗禘有樂下謂當言嘗樂。今考樂者當依樂爲有兩字之不同，與禴禘者從無禘字，樂者元朗沿誤，盧甚之不知此禘蓋禴之譌，字郊特牲云故春禘而秋嘗，注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正義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爲夏殷禮，以郊特牲注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是則陸盧俱偽有不察耳。

黄山圖經一卷　影印本

著錄

宋無名氏撰。是書上虞羅振玉據舊鈔本影印，後有香沙道人方鼎手記云：黄山圖經一卷，圖三幅，四篇。上列三十六峯中巖洞仙靈，下寫寺祠村落，繼三十六則詳著峯巒高大形勢，書述水源流歸宿一篇，其文簡古，所晰無冗累，余最樂虞山得此于藏書家宋鈔本山有此樂其幽寶珍，即記其所載開元天寶大中年事，或為唐人，而宋人改之也。又方成培跋謂羅鄂州撰新安志，猶數引此經，而後人修志俱未得見，則是書之不傳久矣。振玉書後謂篇中有入建德路遂安縣界語，考建德路則至元代乃有此名，則此書成於元代，蓋因唐宋圖經之舊，損益為之。郡邑之名，依然不改，不得因有唐宋郡邑之名，遂以為唐宋人所著。至羅鄂州新安志卷三歙縣山阜類注稱黄山圖經云：改黟山為黄山，而祥符州圖經乃云改黄山為黟山。鄂州所引僅此一則，今此書雖云黄山舊名黟山，語似略合，而與鄂州敘山阜篇文多相類，蓋即采新安志之文。自是唐宋圖經之舊，此書則決成于元代，不可淆混也。首葉宋無名氏著，殆是移錄寫官所增，列未必無是也。元人所撰山志，傳世亦甚可珍，何必漫定為宋人耶？振玉是說足匡前人之誤。惟原圖久佚，今附印雪莊上人圖，其刊本已別見汪士鋐黄山續志，茲不具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黄山圖經

# 黃山領要錄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著錄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于鼎，安徽歙縣人。是書前有濟南王士禎序、郎中宋犖同里吳苑序，後有洪度從玄孫語德跋，稱先于鼎公結廬於始信峰頭，讀書十載，古今流傳之遊峰巒松石之奇，擷其大要，著黃山領要錄一編，分前海後海為上下二卷，週山之脈絡，分附屬之精華，備矣云。其卷上黃山附長洲朱鷺黃華合評，雲門峰附雲海記，臥龍松附黃山松記，卷下雲谷禪院附藥菴禪師黃山紀恨篇，中謂慈光寺字……亦稱北黟山，黟山黟即黟也，色微青黑之謂黟，色黑而澤之謂黟，山膚剝盡而骨僅存，空青所凝，蓬萊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黟名山，允為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傳撰周書異記，則黃帝後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此正黃山之名是從異記之隨，正則所謂訪謂黃山僻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則失之遠矣。



# 泰山述記十卷 乾隆庚戌刻本 著錄

清宋思仁撰。思仁字汝和，江蘇長洲人。是書分首卷一卷為星野圖、星野考、泰山圖、泰山疆域考、泉源圖、岱廟圖、漢柏圖、唐槐圖、飛來石圖、扶桑石圖、東嶽真形圖，形勝二卷為岱山、岱下、岱頂，三卷為東南麓、西南麓、東北麓、西北麓，四卷為岱廟城內外亭臺寺廟古蹟，社首高里二山、介石亭、梁父徂徠云云諸山附，少岱靈巖提瑞諸山，五卷歷代巡覽、歷代遣祭、東巡頌、封禪、封禪文，六卷金石，七卷詩上，八卷詩下，九卷文賦，十卷靈異、仙釋、物產、雜記。其中無人物一門，蓋謂自秦以下，代有英賢，是亦岱靈所鍾，顧其事蹟與泰山無涉，皆生於泰山附近之郡邑，而非實生長於泰山，郡邑志乘記之詳矣，若不備載，其見甚正。又謂不載人物，何以載仙釋，則以泰山為神仙棲命之地，蓋惟據真仙釋家因地而著，使虛或多缺略，茲特詳之，是說雖近理，但仙釋多附會，不足信耳。

黄山紀勝四卷 原刻本

著録

清徐璈撰。璈■有詩經廣詁，已見前錄。敘

新安志黄山原名黟山，汪洪度黄山領要錄云，

以黟■名，山允為不易，然但以色之■成黛而言，

是書引申其説，尤可據依。按漢地理志丹陽郡

黝縣，師古注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水經注漸

江水歷黝山縣，縣山之陽，故縣氏之，唐新黝縣名，

属歙州。説文黝，青黑色。黟，黑木也。毛詩傳山南

曰陽。今黟縣雅黄山之南，云又考新安志黄山高千



一百八十仞，圖經高千二百七十丈，并汝京紀黄山舊

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巔乃及其趾。余按山

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十道志天台

山高萬八千丈，郡國志天目山亦高萬八千丈，黄山之峻，

比于台目，才兼什一矣。今計歙之平地，已合進二山齊

矣，況其山又有摩天戛石之高耶。蓋諸所度量，不

必尋丈相引，總是相求，高下懸殊，莫可依據。以余

足武所涉，自曹至嶺，磴級而上，無複陂陀者，蓋四

十里而遥，其士寺曰從湯泉遠近上四十里祇天海，

此為紀實也。陳毅修曰：磴級四十里而遥，此斜線也，

句股法以斜求直，得三十里，計高一萬四千四百

丈，若天台之磴級上僅二十餘里，志乃云萬八千丈，

紀載浮夸，往往而有耳。此實親身測驗，不同臆揣，

其他如古蹟勝境，所紀亦皆翔實，詢足為游旅

之先導■焉。

廬山紀遊一卷 光緒戊子重刻本 著錄

清蔣湘南撰。湘南有華嶽圖經，已見前。是編卷首華亭張祥河序，稱畢蘭泉學使得吳蘭雪廬山紀遊詩，媿惶溪曠，吳以詩勝，君以文雄，湘南此游，蓋與邵陽魏源俱。篇中有曰：紀廬山自惠遠、宗炳、劉凝之徙〻水，經注古雅絕倫，厥後詞人遊山下者，無不傍山為題，以重其詩文，然等之自鄶矣。余與默深各得詩十餘首，錄不復舉其所歷者，以為游記，絕而思之，廬山之奇，惟在五老峰、瀑布泉。余千餘年來，誰復跳出太白上者，詩可不存，而名山之緣，存諸游記而已。然則湘南非不工詩，特不欲以此自夸耳。又曰：禹貢無廬山，漢書志歷陵縣下注云傅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歷陵今德化、德安兩縣地，傅陽山在德安境。朱子疑其卑小，謂廬阜足以當之，而疑其無所據。余按：敷與傅通，原字說文作𠪚，即後世之源字。敷淺水名，敷淺水有兩源，一源出瑞昌西山中，一源出廬山，廬山為正源。傅陽山奇峰曼秀，亦非卑小，比廬山為差小耳。然寔為廬山之來脈，隨地異名，其實即是山。禹貢之敷淺原，其為廬山無疑；敷淺原、敷淺之水發源處也。此可為朱子助一解，是尤說經之鏗鏗，不圖於紀游書中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廬山紀遊

遊雁蕩山記一卷 吳氏說鈴刻本

著錄

清周清原撰。清原字蓉湖，江蘇陽湖人。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二十岩，而峯之得名一百有二。是記之作，清原特以按部之便往游，匆匆兩日，所得十僅四五，未能盡於山之勝也。然其寫大龍湫云：入谷緣澗行，[illegible]遠見峯[illegible]，徐徑始絕，仰視石巖數千丈，又下臨絕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巖頂飛墜，空散落如雨，激亂石，噌吰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綫，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滿川，山風颼颼吹雨過。傍數家避雨巖下，諦視則巖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此述其狀，洵奇觀也。昔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蕩，或云雁蕩實勝天台，然各區勝境，各有佳處，正無庸強為軒輊，貽笑山靈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浙 雁蕩山記

京口山水志十八卷 光緒乙卯 重刻本

著錄

清楊棨撰。棨字[illegible]，江蘇丹徒人。四庫總目有明張萊撰京口三山志，又有徐邦佐、陳朝用、朱之山同撰京口三山續志，皆專誌北固、金、焦三山。是志則合府領四縣丹徒、丹陽、金壇、溧陽而[illegible]紀之，首詳郡邑沿革，山水以邑為次，一切建置以及藝文分列各山水下，無可歸者附錄於卷末，頗為簡要。[illegible]中如甘露寺云考南史梁武帝登此山，僅存一小亭，無寺可知。今案南史本紀、梁書本紀皆無登此山僅存一小亭之語，不詳所出。[illegible]辨三山志、郡邑志[illegible]以梁書天監四年帝臨金山修水陸會，金山之名見於六朝，謂梁書、南史皆無此語，是年武帝亦並未至京口。綱目天監九年書梁主視學，發明云梁主[illegible]未溯于[illegible]之學，天監四年必無金山修水陸會可知，是則確實。又論蔡中郎集有焦君贊，山詳其姓字俱不傳，魏略、高士傳皆言焦先隱於魏受禪後，蔡邕初平三年死獄中，見後漢書，邕所贊決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京口山水志

焦先。然中郎未言焦君隱於何所，各傳亦不言焦先隱居焦山。《圖經》所云不知何據，宋勅焦先之名更不知何本，此亦尚為曲核。至于丹陽練湖則關于水利，黎世序已勒有專書矣。



匡廬紀游一卷　吳氏說鈴　攬勝本　　蕭錦

清吳蘭思撰。蘭思字道賢，江蘇武進人。是書紀匡廬之勝，始歸宗寺，迄玉川門，凡五十七處。峯以五老峯為最，謂其上接太虛，下臨無地，斷空冷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摹擬。匡廬絕勝無過于斯矣。以三疊泉居首，以為五老之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重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始至玉川門，由一綫天登山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疊不全見。近麻姑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簾讓其高，黄崖遜其幽，匡廬瀑布斯為第一也。其他則以石門是慧遠、謝道人游宴處，時石鍾中隱見楚山千疊，大約澗道不及三里，而靈奇百出，為山北絕勝云。蓋游山亦如讀書，各有會心，見仁見智，不能強同也。

## 盋山記八卷 光緒癸未自刻本 著錄

清顧雲撰。雲字子鵬，號石公，江蘇上元人。盋山在江寧府上元縣城西北隅，起山前龍蟠里，循城堞至城隅蛾眉嶺，又東循小倉山道陶谷，至虎踞關，又東循道四望馬鞍諸山，至清涼門，又循城垣折至山前烏龍潭，延袤方可十數里。■石頭山之一幹，而支於鍾山，是亦分形勝祠廟園墅人物藝文五門，而中所謂桑根先生者，全椒薛時雨也。時雨主講惜陰書院，中書負笈從遊薛廬者，時雨門下士為築之。先是時雨主杭州講席，其人士為築薛廬，若以儷西湖薛廬，蓋其時風氣近古，■弟子之誼尚■，西湖之有俞樓（謂詁經精舍諸生為其師俞樾築也），亦猶是耳。卷首有汪士鐸序，稱其文字高簡，落枝歸葉，著書魏人語，尤可貴云。



## 西山志略六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魏元曠撰。元曠，號潛園，江西新建人。西山在南昌府城之西，章江之外，故曰西山，高二千五百丈，舊曰獻原。鄺道元水經注作散原。豫章記作厭原。杜光庭洞天福地記十二洞天，屬洪州西山，周迴三百里，名天寶極元之天，真人唐公成治之。（是書自序云）舊有志，皆不傳。清乾隆間歐陽桂撰喻指稿本成十二卷，後涂蘭玉改輯之。時新建人歐志采輯略備，然雜亂而無章，涂較具條理。然其書亦所闕漏，辛此志翦其蕪，修易其編次，約為六卷，名曰志略，蓋欲求詳而未能也。題詠游記，及李鼎吳真人傳、湛崖先生傳、楊周憲萬仙壇記、舊志冠王事略、姚勉冠王祠碑記，俱附各名勝之下。卷末錄物產，並載事涉西山無可附者二條。全書頗簡淨，雖非精博之作，亦可存也。

華嶽全集十三卷 明馬啓刻本 存目

明曹士掄撰士掄華陰縣人爵里未詳是書共十三卷分二十三類首圖說次峯巒名勝紀次物產次靈異次封號致次祭告文次文次碑記次碑銘次紀略次狀書次雜次頌次賦次五言古風次七言古風次五言律詩次五言排律次七言律詩次七言排律次五言絕句次七言絕句其古蹟載老君鍊丹爐言老子見周之衰西遊流沙後隱華山頂東南峯有老君洞案史記老子傳云莫知其所終列仙傳則謂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此乃云隱華山頂之東南峯其為羽流妄言何疑其他所述仙迹同一附會可知藝文有蘇志皋希夷先生事略述希夷先生希夷峽建祠塑像歷世道士主祀每出騎背向人亡旋因作石函移瘞於峯陰▇郭東藩希夷峽記則述移瘞後澗水怒漲衝崩道宇殆盡誠▇崇洞而就涅下含石室而親土壤非希夷意後啓函所又見峽中道流



仍恃以斂財於是砌石塞其穴曰高可尋丈俾羡緣者無所循覓始免暴論者謂藝賤仙靈猶未中肎月令掩骼先王仁政豈僅如鄭▇注所云以其死氣逆生已哉

黃山續志定本不分卷黃山志續集十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汪士鋐撰。士鋐字扶晨，號栗亭，安徽歙人。是書原題黃山續志定本，卷首有桃江黃宗羲序，稱黃山志栗亭既與纂修，今此編無所謂志，僅列釋雪莊黃山圖四十三幅而已。據黃山志續集雲間周金然序云：汪君栗亭既訂黃山志成，又博采近代名[illegible]詠，梓為續集。是續志與續集似二書，不可淆混也。羅振玉影印雪莊圖，前有吳荃序，後有吳菘、吳瞻泰跋，此俱無之，亦不可解。吳菘、吳瞻泰同於黃山志續集與汪士鋐同署名纂次者，何黃遺之耶？疑此非定本也。其中載施閏章遊記有曰：黃山奇峯不翅三十有六，拔不萬仞，離立剎空，并攢爭植，圭分一峯足名一嶽矣。其謂分一峯足名一嶽，未免言過其實。推實以太嶽反如足藺何，言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蛇虎不穴，不斷人躋攀，自太古以來億萬年，至使夢門開徑，山路通人，旁僑蓋幸而親焉，覩其要眇，子乃欲闢以車馬，便耳目近玩邪？然則今之開通道路，毋乃多事乎？斯殆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滇南山水綱目二卷 雲南叢書本 存目

清趙我軒撰。我軒始末未詳。是書前有劍川周鍾嶽序，以為有宜增訂者三條：大金沙江源出西藏，東流三四千里，折東南流，經騰越邊外，由緬甸入海，關係滇事良非淺尠，而滇水綱目於大金沙江獨付闕如，此宜增補者一也。瀾滄江下流由雲南入暹羅境，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而滇水綱目乃謂瀾滄江入阿瓦國之東北，由阿瓦國入南海，此宜訂正者一也。八達河下流至廣西梧州府，始與桂江會合，而滇水綱目乃謂八達河經桂林府城東而入于海，此宜訂正者二也。是序言滇水綱目之失，僅嘗推云瀾滄江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則不如齊召南水道提綱之詳。提綱謂瀾滄江自入雲南界，經六度曲折行二千五百里入阿瓦國界，又東南經老撾界，又東南經安南國，為富良江，入于海也。至岷江發源岷山，所經皆蜀境，與雲南無涉，而列入滇水，僨矣。



西湖名勝一卷附普陀名勝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錄西湖名勝，經聖祖南巡臨幸，宸章勒號，凡有名勝，並宜隨時修葺，惟處所較多，辦理不易。乾隆三十六年，浙省司道會議派員分管，兼司修繕。首將名勝處所分管，具列於左：內行宮嘉松分司經管，外行宮寧紹分司經管，小有天園、漪園、龍井三處，鹺商汪姓承管，留餘山莊、六橋、南屏、鳳凰山、雲栖、禪徑二處，台州府分管法相寺、于墳、照膽臺四處，溫州府分管法喜寺（原注：即天竺）、虎跑寺、水樂洞、惠獻公祠（原注：祀寧海將軍貝子謚惠獻福喇塔）四處，處州府分管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雷峰夕照三處，藩司分管大佛寺、寶石鳳亭（原注：即保俶塔）二處，臬司分管敷文書院、雙峰插雲二處，糧道分管柳浪聞鶯、表忠觀、蘇隄春曉三處，鹽道分管六一泉、岳王祠墓、湖山春社（原注：即花神廟）三處，杭州府分管三潭印月、吟香別業（原注：即阮公祠，舊為[illegible]）、曲院風荷、蕉石鳴琴（原注：在丁家山）四處，嘉興府分管關帝廟（原注：在金沙港，舊[illegible]王祠）、玉帶晴虹、玉泉魚躍（原注：即清漣寺，俗稱放生池）三處，湖州府分管崇陽

宮（原注：宋時宮基，今奉三清）、瑞石古洞、吳山大觀、巫山十二峯四處，金華府分管；雲林寺（原注：本名靈隱）、冷泉猿嘯、北高峯、韜光觀海四處，衢州府分管；昭慶寺、紫雲洞、黃山積翠（原注：俗稱黃龍洞）、白沙泉四處，嚴州府分管；湖心平眺、淨慈寺、六橋亭三處，寧波府分管；斷橋殘雪、錦帶橋、平湖秋月、梅林歸鶴四處，紹興府分管；亭灣騎射（原注：舊在□□門制軍教射處）、萬嶺朝暾、六和塔、浙江秋濤（原注：舊在江干三郎廟上，有觀潮樓）、理安寺五處，不入分管。雖時移事異，要之西湖一故實也。普陀則巡幸未至，然康雍兩朝皆有御製法雨寺碑文、普濟寺碑文，亦可謂宏振宗風，護持正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湖名勝

盤龍山紀要四卷（原刻本）　存目

清方秉孝撰。秉孝字行先，號農髯，雲南晉寧人。盤龍山在雲南府晉寧州東五里，山多松樹，形如龍盤，故名，又名萬松山。爲元僧蓮峰禪師道場。徐霞客游記，蓮峰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故）前山爲逸東名勝，其來久矣。是編首蓮峰禪師事蹟，次永曆帝敕，次山名，次名勝，次果蔬，次古植物，次諸剎原始，次諸剎碑記，次諸剎勝聯，次歷古今體詩，次國朝古今體詩，次賦，次元文，次明文，次國朝文，而以秉孝遺■（稿）附其末。蓋山本無可紀書，祗四卷，藝文獨占三卷，又乏佳篇，至秉孝遺稿，乃僅近體十一首，亦可謂無裨之甚（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盤龍山紀要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二頁

乙亥九月江瀚

禹貢廣覽三卷 寫刻本 著錄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始末未詳。其書多主蔡傳，如謂汾水出太原，漢志太原郡汾陽 其實今汾水出靜樂縣管涔山，經陽曲縣至太原東南，承水入焉。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出庾仲初吳都賦注，而蔡傳用之。經文先言三江既入，而後言震澤底定，則三江當在上流，松江、婁江、東江在震澤下流，顯與經文不合，此皆沿蔡傳之失也。蔡蒙旅平引酈道元注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脈漂疾，歷代為害，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用功為多也。桑道元所謂鑿平溷崖，即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別為一事，乃牽合之，非是。然其頗留心時務，於浮于淮泗達于河下云：自河南徙，而今之泗道皆為河所奪，而居歸德而東，彭城而南，非復昔之泗矣。以一淮為之委，而河強淮弱，治河者又不師禹而師鯀，繕完故隄，增高倍薄，勞費無已，數遘其害，出賈讓之下策而不一圖其中上，河患何時已也。又導汧及岐一節，載魏莊渠說，謂莊渠欲後轉搬五倉，與甸服粟米輸將制合，是尚能通經致用，非泥守章句者流也。

# 十三經音略十二卷 周松靄遺書本 著錄

清周春撰。春字松靄，浙江海寧人。是書共十有二卷：易一卷，書一卷，詩二卷，春秋三傳一卷，三禮一卷，四書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二卷，後附大戴禮一卷。因大戴禮宋時曾列為十四■也。春之論音韻，斷斷持守，一以字母■為準。其易辨音云：需，陸氏釋文音須，心母字也，今通讀如舒，乃心母轉為審也。濡之音儒，繻亦音儒，疑日字母，今通讀濡、繻注如舒，則由審字偏旁而誤。又云：褫，釋文徐敕紙翻，音耻，徹母字；又直是翻，音豸，澄母字。徹、澄音近，所以有此兩音。案說文褫讀若池，許氏云讀若者，已括兩音之理。徐氏不知，竟注平聲直離翻，音池，殊失許氏之旨矣。舉此二條，餘可類推。蓋春既深音學，專主字母，故與盧文弨論音韻書，謂顧炎武全[illegible]不講字母，毛奇齡字母之學亦甚粗，而誤譏陳第大力，於江永、戴震之說，咸以為非，惟稱李光地恪守古法，最為醇正，其說一無可疵，潘耒類音窮究南北古今之變，尤推精妙。又答錢大昕論毛詩叶韻書，亦不相合。總之，固不宜以後世之韻上紐三百篇，更安得以字母紐三百篇哉。然春謂講求字母（春有新著古音韻書），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者，固篤論也。

國語翼解十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陳瑑撰。瑑字恬生，江蘇嘉定人。是書敘■（集）曰：念孫之父子及錢大昕、戴震、盧文弨、邵晉涵諸家之解，而采同邑王朝江說獨多，蓋瑑治國語，嘗與王互相商榷者也。如周語自伯位著，引王侍御懷祖曰：著亦作宁。■（瑑案）古時君卿大夫在朝，其立處皆有表識。宁，天子所立之表識也；三槐九棘，三公九卿所立之表識也；侯國君卿所立之處，亦皆有表識，然後位曰著。左傳所謂登君位曰宁，曲禮所謂登宁，說文宁，辨積物也，殆君位積物高於地，與著之表識有辨也。會同時，天子立壇上，諸侯立壇下，而各表以旗，所以別宁之辨別於著也。王說著亦作宁，恐未然。此於宁著辨析甚明，而小學尤精。晉語二精人違分，禍將數也，■（瑑案）精古通依，精違即依違也。漢書孔光傳精違者連歲，欲去不決之辭也，韋解非。晉語五執而紡於庭，■（瑑案）紡，縣也。■左傳紡焉，疏云紡麻作縷則紡，草索類而以紡者所縛，即謂之紡。說文縣，繫也，義亦是縛，蓋即俗之綁字。又以諄趙鞅之故，解諄佐也。王尚書作申，謂經傳無訓諄為佐者，諄是諫之形誤。大明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瑑案左襄十二年傳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淳，耦也。耦物有佐貳之謂。諄淳同聲亦同義，則玉篇諄佐也，衆經音義十三諄亦■佐也（原注左古佐也），正是古義。王氏以為承用誤本國語，非也。三條並善。其辨楚語宗老將為芰，屈建命去之，楚語屈建論以為既毀就養，無方于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瑑謂古時籩數同豆，禮器上大夫八豆，聘禮歸饔餼于賓，堂上八豆，夫人歸禮于賓，堂上■（上）籩豆六，是上大夫多不過八，加籩之菱芰，固非大夫■所得薦，焉折之以禮，而論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國語翼解

國語正義二十一卷 光緒庚辰會稽章氏式訓堂刻本 著錄

清董增齡撰增齡字 浙江歸安人注國語者漢有鄭衆賈逵魏有王肅吳有虞翻唐固韋昭晉有孔晁凡七家今惟韋解尚存孤行天壤間已千五百餘年未有為之疏者增齡以韋解固援經義而詳鄭諸儒有未翕合者依文順釋義有理安況墨守一家之說殊非實事求是之意用此作為正義采撫群經舊說間下己意兹援楊氏穀梁正義閒與范氏之注語異柳楊則知疏不破



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故此篇中魯語上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解幕舜之後虞思為夏諸侯疏謂路史言窮蟬係出虞幕則幕在頊後舜前昭八年傳史趙先言幕次言瞍及遂則幕為舜祖無疑故內傳孔疏引孔晁國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矣晉語四楚成王以周禮之九獻庭實旅百辭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禾二十車芻薪倍禾疏謂周禮大

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為獻酬而禮始畢也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注四當為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是為庭實旅百是也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今宏嗣所引五積九牢之等乃掌客致饔餼之禮非享禮也此糾正韋解



皆極允當又楚語下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解萃集也時晉有四萃疏謂鄢陵之役晉止有三軍古一二三皆積畫而成襄二十六年內傳誤以三作四故杜注亦但言四面合攻不言四軍宏嗣言晉時有四軍未免依襄二十六年傳四萃屬文生義也越語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解雄吳大夫王孫姓也疏謂王孫吳先王之孫與夫差同族非姓也姓則姬耳越世家作公孫雄則王孫非姓矣是二條亦核惟其間有漏者晉語四胥臣敘仲有言解敬仲袁吾字也案敬仲謚也後

篇曰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解敬字管子之謚也齊語而敘百姓無解乘周語中以備百姓兆民之用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此并本注可移補之似不察耳



## 戰國策補釋六卷 十梅館本 著錄

清金正煒撰正煒字仲翚貴州貴陽人是書據黃氏重刻剡川姚氏本及元刻吳氏校注本於原文之脫誤舊注之差失並為辨證其無從索解者仍以闕疑凡標舉章名悉依吳師道所編目錄即義有未安亦仍其舊至國策地理鮑吳並多違失陽湖張琦所著國策釋地已多糾正其有未及亦就可攷者著之於編又高郵王念孫讀書雜志吳縣黃丕烈戰國札記於策文多所校正此編於所說尚有疑義輒臚舉其文而加以商榷其中如楚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楚懷王拘張儀章衛策衛使客事魏章皆於王黃之說有所匡正不為苟同從其實事求是可見一斑矣

國語校注本三種二十九卷 振綺堂本 著錄

清汪遠孫撰。遠孫字小米，[illegible]浙江錢唐人。是書總名國語校注本三種，前有長洲陳奐序，內分三君注輯存四卷、發正二十一卷、攷異四卷，共二十九卷。其曰輯存者，三君謂後漢賈逵、吳虞翻、吳唐固也。其實鄭眾、服虔、孔晁亦併錄入。其曰發正者，則以韋注間有瑕瑜，可資攷訂，援輯舊聞，博采通語，苟可明者，皆收入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語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復詳說之。爰列其例，依傳作卷，為發正所以發其疑而正其僞也。其曰攷異者，則以明道本出大字，宋公序補音本輔行小字於下，它書所列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遠孫之於此書，可謂用功勤矣。而奐序猶以其早卒草創，初成脩飾未備云。



建炎進退志一卷 李忠定公別集本 著錄

宋李綱撰。是書分三節，一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上三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下卷首題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鄤評點。此編蓋綱自敘其作相落職進退之志。夫以高宗任綱之初，齎御書召還，書中有譽薦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其契合之深，寵異之隆，千古罕見。迨綱入相，要以十事，當即施行。五事必議率改，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其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亦欠下議。任用不可謂不專，乃以一黃潛善間之，卒致乖離，君臣之際，豈不難哉。綱進三疏：一曰招軍，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亦可謂建言之[illegible]得為罪。世多以殺宋齊愈為綱罪者，平心論之，其時雖奉金人旨進擁宋宮，威逼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其後追逼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者，僅貶竄。齊愈遂置極刑，似失之過。篇中言齊愈數服罪，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罪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

乃不敢言，有司依法定斷，仍膀其罪於通衢。據此，則齊愈之死，出高宗意，非綱以私意殺之矣。



## 靖康傳信錄三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李綱撰。綱有建炎時政記，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錄蓋綱自落職宮觀，責授保寧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上疏辨論，謫返有後言，再謫寧江。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荊南為寇賊所據，道梗少留。端憂多暇，乃探篋中取自靖康建炎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概若此，定為傳信於後世。夫以綱之忠正，自述其身所親歷，以云傳信，固無間焉。其自序云：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謗懟之風，雖使寇退，亦未易支吾哉。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為國家多難者之龜鑑也。篇中有云：自賊馬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不問，賊偶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建炎筆錄三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趙鼎撰。鼎有忠正德文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本集作己酉筆錄、作丙辰筆錄、作丁巳筆錄，今分為上中下三卷，統名曰建炎筆錄。宋史本傳稱鼎作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凡以固本為先，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已，君子所尤痛心也。蓋史臣惜之如此。而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乃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置大堂，環植花竹，爇爐香數十斤，使烟氣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之，爰用詮誤中，不一置辯，即令實有其事，亦纖維瑣屑之類，寧足累其大節。■況勝非忌鼎，著於宋史本傳，且史所言閑居錄亦多其私，說其言焉可信乎。篇中載鼎奏釋張浚之事，反復辯論，校史為詳，公爾忘私，有古大臣風烈，詎勝非所可及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建炎筆錄

**辯誣筆錄一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趙鼎■。是編凡辯七事：一張邦昌僭竊，于王時，確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王旨之語；一權京畿提刑日，以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一某論湖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貫贐行，某受之不辭，交結叛將，識者為之寒心；一士㒟辛企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一資善堂汲引親黨。以上七事，就鼎人格言，其誣審矣，況皆有事實可證明乎。其自序■其辯宣仁冤誣，正裕陵之配享，無慊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祇，而兩家之黨布滿中外，怨謗四起，並萃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竄之極，而苟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此述其致禍之由，亦不盡悉實，則秦檜恚之，當時未敢顯言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辯誣筆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 瑞安孫氏詒善祠塾刻本 舊鈔

宋王致遠撰。致遠，永嘉人。始末未詳。是編述其父允初■禧時為德安■通判守城事。方城中危急之際，允初始為貳，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允初，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其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後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故以方張之勁虜，受圍百有八日而解，豈其偉哉。考宋史寧宗本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後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已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也。先是有湯璹建炎德安守■錄，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記趙淳守襄陽事。允初與趙同時，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湯書屢經傳新，乾隆閒進備四庫，仰邀御題；趙書亦得著於四庫總目存目；獨此書久無著錄，幾於論失。同治丁卯，瑞安孫衣言始從王氏後齋錄出，後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複句捕，不可卒讀，乃命其子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踳誤，疑不能明則闕之，乃於金陵開雕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開禧德安守城錄

北巡私記一卷 光緒刻本 著錄

元劉佶撰。佶臨川人，始末未詳。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庚申，大明兵入京城，國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應昌。是編則記帝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夜，偕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左丞相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參知政事哈海、翰林學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樞密院事哈剌章、知樞密院事王宏遠等百餘人云云。蓋自二十八年閏七月至三十年四月，共[illegible]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撮其大要載之，以備異日之考。故其言上自至上都，晝夜焦勞，召見省[illegible]臣，或至夜分。佶問哈剌知院國事何如，哈剌公曰：無可為也。當時頗有議者，行與樞臣[illegible]者。（哈剌公等太息謂）時事至此，猶有朋黨之見存，噫矣。又言[illegible]

予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毋寧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陳恢復大計，以兵力太弱，請徵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當日敗壞情形，蓋可想見。此書無傳刻，膠州柯劭忞視學貴州時，得鈔本於獨山莫友芝家。順帝北奔以後，舊史無徵，賴有此書尚存梗概，宜其視為希世秘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北巡私記

雲林遺事一卷 本 附刻　　存目

[illegible]顧元慶撰仕履未詳倪瓚明史隱逸有傳是書編其遺事共分五目高逸第一書畫第二潔癖第三遊寓第四飲食第五綜其生平大都絕俗太甚其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蓋署名亦多不經也篇中載吳定題刻源事迹圖云雲林當元末不與陳啟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罹於繒網者也此刻源事迹圖作於亂定之後國初建元洪武之歲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生處與靖節同否案瓚不書洪武但題甲子亦易代之常未必定效前人然其終身不仕國典慰靖節矣周南老撰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稱雲林晚益務韜退棄散無所積屏處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遯氣采愈高不為諂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恥於衒暴潔而不汙將依隱焉世氣頗



靜後往來[illegible]城市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操激然不踰窮以南老此文為得其真設如遺事之驚世駭俗當洪武之初焉能免禍耶明史亦云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遺事[illegible]所[illegible]疑[illegible]殆傳之有過歟

國語校文一卷 汪氏叢書本 原目

清汪中撰中有經義知新記已見前是書頗有匡正韋解之非者如周語上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謂性情也校以為性讀為生通下傳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韋解近迂此較精確又如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謂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校以為此喪南國之師事關據下傳我諸戎四岳之裔胄又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姜氏之戎即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也又援證確鑿周語中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注輕重布之貴賤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校以為王何異之有言本無異於人特此服物章彩以為尊威耳注非然實不如韋說之直切也至如越語上禮先壹飯其注言已長於越不貴久專壹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校以為禮先一飯言若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言一飯者措辭之道則然是又韋失而汪得也



庚申君遺事一卷 明代叢書本 原目

清萬斯同撰斯同字季野浙江鄞人是書之輯蓋據元史虞集之語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人論說則妥懽固確為瀛國之子即邁來迪甯為周王所納即生妥懽其生妥懽而後為周王所納說有不同要為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乎可信後世而不思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敏政之志即斯同之志也今人新譯蒙古逸史其言元惠宗棄地出奔時曾在北京宮中遺一蒙妃名歡木杜他氏已有身三月為明太祖所納蒙妃子即永樂成祖羅密蒙古世譜亦有是說蓋元之遺民心不忘元因瀛國事遂為此言其實洪武二年元帝出奔成祖已九歲安可誣乎然元之詒謀之善未遽不逮宋而民猶不忘如此或曰是成祖也豈其然乎

國語補注一卷 惜抱軒集本 存目

清姚鼐撰。鼐有九經說，已見前。是書間有發明，可以補韋注之失。然有追述者，如周語杜伯射王于鄗，姚謂此事見墨子，然太不經，恐是羊野附會之說耳。杜伯若非賢，則不當有神；賢者雖死，以非罪焉忍殺君哉。今考不經之事，已多見于內傳，此奚足奇。若論君臣之分，則鄭伯已射王中肩，生且然，狎其死乎。杜伯之說固無可憑，亦不值辨也。齊語三釁三浴之，韋解以香塗身曰釁。姚謂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湢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云給淬浴。然則釁與浴止是一事，三以秬鬯，後之三浴耳。賦如楚辭所云浴蘭湯沐芳華之意，以香塗身，見之佛戒，似指於西域，未必中國有之也。今考注或爲重釁從分釁分熏聲韻，故漢書賈誼傳釁面吞炭，師古曰：釁，熏也。是釁熏同聲同義。周禮女巫掌歲時釁浴，注：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管子股因爲之祓除不祥，正用周禮。姚引鬯人未當也。又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姚謂齊桓之功，取大在禦狄。被髮左衽，孔子固專以之言狄，楚固不若是矣。當狄滅邢衛，幾盡有河北地，若再渡河取曹濮，則宋魯將爲狄矣。桓公既封二國，復爲衛城河北邑，使之守，所以能拒狄再侵。及晉文伐衛，凡五鹿中牟，齊所爲築者，晉悉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之邑。此晉文所以遠遜齊桓也。斯則能見其大，非尋常章句之儒可及矣。

國語釋地三卷 光緒庚辰刻本 [illegible] 存目

清譚澐撰。澐有禹貢章句，已見前。是書亦瑕瑜互見。如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謂喪南國之師，蓋宣王征討南國而喪師焉，其事無考。南國或荊、楚，或淮夷、徐戎，皆不可知。若姜氏乃西戎，非南國也。解謂敗於姜戎時所失，非也。此駁甚是。又杜伯射王於鄗，謂鄗即鎬，京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宣王之都所在。鄗邑東二十五里，是說非也。今考此事見墨子，墨子曰王合諸侯而田于圃，不言鄗。蓋自懿王徙都槐



里，宣王之時已不都鎬矣。其尤失之疏者，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乃力主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更斥唐子所封之說，謂漢書地理志誤。至顧亭林日知錄始正其非，然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已屬未覈。晉[illegible]汾水下名晉水，故燮父改國號曰晉。[illegible]則更無文矣。而使尹鐸為晉陽之晉陽，今在何地，[illegible]未釋之，何其慎與。

詩毛氏學三十卷 排印本 若錄

清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貢生，官學部主事。是書卷首其昶自序云：予治詩一以毛傳為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illegible]辭取其簡，其有異解，不加駁難，是者從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今觀全編尚能不愧所言，但與陳奐詩毛氏傳疏同為墨守一家，故不免時承其誤。如關雎序：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及陳疏並引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則序之不相聯貫。樂得淑女之淑女，當指后妃。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淑女，即其證。而憂在進賢，則謂后妃求淑女，淑女當為嬪御，是鄭義，非毛義矣。文不相應，或疑衛弘所續，似不為無見。葛覃歸寧父母，傳：寧，安也。[illegible]引陳曰：不有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大字是箋語竄入。然則泉水序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此亦豈箋語竄入邪[illegible]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引陳曰周人於孟春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圜丘之禘以帝嚳配此詩是也按之序傳俱不言帝嚳配天周語叔向謂單子當釋昊天有成命初無是說郊祭法亦只言禘嚳何嘗以此詩爲其樂歌耶其中推論將仲子鴟鴞生民三篇■爲有識將仲子云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則是莊公從母之欲封弟於京未爲大失也其罪在並無親愛之意遂縱之遂謀任其自斃而後人或疑公穀貶之過甚不知莊公所言實無人道故見絕於春秋詩人之刺莊公亦第舉其祭仲之言其實並無親愛之意顯然可見此說足正序失所謂小不忍而亂大謀蓋非事實莊公固忍人也母猶寘城潁於弟何有焉鴟鴞云東征之役古今聚訟夫變起倉卒公既攝政不應引嫌自避則鄭氏以居東都爲非也然骨肉之間一聞流言遽興師征朱子晚年又疑其事竊謂無可疑也周公之東征特提兵鎮撫使其禍不致蔓延而又不亟於■討第■叛人革面猶可曲全所以爲仁至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毛氏學

盡不然一戎衣而有天下殄殷小醜奚待二年哉史臣知之故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誅武庚管蔡而曰罪人斯得舉人亦矜惻怛之心並無當情事皆昭然若揭矣其譏崔述豐鎬考信録書集解有隱合處而其言尤析生民云后稷以下生詩之所文非讖緯異說也毛依爾雅武迹之訓甚不承用傳述舊說特以姜嫄隨帝之後其所履者帝之迹不言其中有神迹焉靈感需動乃指怪之見於天即指靈感而言事異尋常故慎其詞而曰從於帝以見於天別離厥微此之傳之精其不用敏拇之訓者蓋言迹已該足並拇不必析言足大指此訓詁之小異耳至感天之說毛與史記詩說註同也陳疏謂毛公作傳獨不從緯最得其正失■毛傷矣使后稷之生果出人道之常則詩言生子足矣何必詳述其事且曰居然生子蓋深詫然況鄭祥本以祈子得子而無故棄之非人情毛不爲是迂也斯真精核不磨之息孝喙其謂毛別嫌明微則曲爲迴護耳

平胡錄一卷 [illegible]胡遺事本 著錄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請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雖名曰平胡，實紀元季亂亡始末。開篇總敘其次，曰宋，曰天完（天完，徐壽輝國號也）。篇末綜論，有曰：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諸世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頌深於斯。夫主有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廓清之勳，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又曰：殆庚申君之震馘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率以妖民，託宋亡之餘，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泯亂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其詞抑揚，深不滿於金元，此諸四庫總目所以不收也。



平夏錄一卷 [illegible]朝遺事本 著錄

明黃標撰。標里貫未詳。玉珍在明季雄據中，較有可取。明史本傳謂其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役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是編與傳合。惟賦役以十分取一下，多衆人無力役之征一句，此其好士愛民，賢於陳友諒、方國珍輩遠矣。雖張士誠近似之，亦不免失之驕逸云。篇中又載明太祖遺玉珍書云：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據居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脣齒，協力同心，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明史亦載此書，刪去胡人本處沙塞三語，易以漢季孫劉等語，蓋史館執筆有所避[illegible]此[illegible]紀當日進兵情形，瞭如指掌，其文筆固不在吳寬平吳錄下也。

倭變事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著錄

明采九德撰。九德字嘉言，時里人。是編紀明嘉靖時倭變始末，多足補史之遺。其誌徐海事尤詳。明史胡宗憲傳稱海既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以海居東莊，以西莊處陳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吾屬。吾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妻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此書云海為其黨偏殺，已與史異。又載胡宗憲奏捷云：賊首徐海率領倭賊數十，持刀督戰，當被永順把總保靖田有年等就陣斬首，餘賊一時俱滅。更與史不合。蓋貪功妄奏也。從來軍報與事實相違，往往如是，固無足異焉。



吾學編餘一卷 鹽邑志林本 著錄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續四庫總目已著錄。今言亦見存目。今言蓋以補吾學編所未備，是書乃其牘餘耳。其中遜國遺聞載貴妃薨，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引禮經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不肯服。上大怒，親取劍，太子走，上逐太子，群臣震讋，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牽帝衣不釋，上為感動止。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太子，太子不得已服，拜謝。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此事明史后妃傳但云孫貴妃薨，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服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三年，衆子為庶母期，自妃始。不言懿文引禮經不肯服事。興宗孝康皇帝傳及桂彥良傳均不載。蓋帝王專制之力有如此。又載刑部尚書彭

韶，著哀江南詞，有曰：時有黃奉常（原注：尹澄）輕佻固無匹，伴讀東宮中，蹤跡類世叔，文華掌選勝，一旦前朝侯王，匆促何太急，細人嗜大體，國勢如馬隙，其於子澄深致不滿，然於齊泰、方孝孺則曰：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整旨書嚴紀律，內相方夫子，早學富經術，倚馬樞檄文，棋資寧剛則固非左袒靖難，子澄難辭之過，原其心則忠。張芹備遺錄載其詩曰：仗鉞男登大將壇，貂裘遠赐朔風寒，出■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每時悲趙括，撫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思誰借，哭向蒼天氣望冠，後人亦哀其遇，悲其志矣，寔恐苛論哉。奸佞條有云：嘉靖改元，逐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讒佞條又云：正德中遂有如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案明史王瓊本傳，謂瓊才高善結納，重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結為功於兵部者，亦彬等之力也，然則瓊之為事錢寧、江彬，特有為為之，不得與黨附權奸者同譏，全祖望鮚埼亭外編有跋明王晉溪尚書傳，持論最為平允，茲斥為奸佞，毋乃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晉學編條

## 徵吾錄二卷 舊鈔本

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但署海上大瓮生，蓋明人也。其書分上下卷。上卷曰孝陵、曰長陵、曰獻陵、曰景陵、曰裕陵、曰景皇、曰茂陵、曰太陵、曰康陵、曰顯陵、曰仁皇后、曰恭讓后、曰懿文太子、曰懷獻太子、曰靖王、曰平漢、曰平吳、曰平胡、曰平蜀、曰平雲南。下卷曰征胡、曰職官、曰武官、曰各庶人、曰漢庶人、曰寧庶人、曰安化庶人、曰安南、曰哈密、曰兀良哈、曰附錄北虜。大抵與明史互有詳略，可資參考。其於景皇云恭儉明達，知人善任使，以救弘濟艱難，奠安宗社，至當時于謙感上信任，誓死勤國，以奏成大功，亦以是皇推奇稱也。又於仁壽皇后云，初為東宮妃，保護仁宗，仁宗崩後，尊為皇太后、太皇太后，歷宣德、正統，犀閑海朝，海宇寧謐，嘗仁后力也。后崩，王振即用事，未嘗有言未之覽，此嘗其特筆也。於懿文、懷獻兩太子事尤詳。附錄北虜則有目無書，疑為後人撤去，深可惜焉。



## 南詔野史二卷 雲南刻本

著錄

明楊慎撰。慎有升菴經說，已見前。是書慎自序云：滇雖邊徼，有野錄，但所紀多釋老不經，篇漫漶無序，六詔事竟罔聞知。予戍滇久，欲一考而弗得。適點國沐公重樓出古滇集示予，士游得披閱，襯中丞萬溪顧公南詔事略，別加詳矣。予猶得前知罗威遠縣事滇人倪輅所集一冊，而以後詔始末具備，因薈萃成編，名曰南詔野史。然則此編非慎自作也。今觀其書，於蒙段大理、蒙氏稱王僭號始末尤詳。又附南詔歷代名宦、蒞南詔歷代鄉賢，竝元朝進士，後有南詔各種蠻夷六十條、南詔古蹟八十條，洵致滇故者不可少之書也。卷末紀事，自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甲子，遷中土大姓以實雲南，始訖嘉靖二十七年丁丑莫登庸降表至京止，為慎所著。其續紀事，當為武陵胡蔚所增。蓋楊書本為胡蔚訂其偽佚，已其踳駮者也。

綏交記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明楊寅秋撰。寅秋有臨臯文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寅秋為楊士奇裔孫。是書[illegible]紀其為廣西副使時所作。先是交都阮使莫氏洽荒淫無度，羣臣側目。黎維潭黎暉之四世孫，而黎利[illegible]後也。用世臣鄭松計，因而進襲執洽殺之，收其印璽，其族幾盡。族之子遺，奔竄我土司。維潭乘勝遂北，盡有交地，亦具疏以首事故，重譯叩關。陳大科方鎮撫粤西，以為亟剿，空閑閣絕，乃擬



年，維潭復遣使函封稱王臣，黎氏世孫，仗天朝威靈復讐，復國勢，乞為天朝從屬，哥復為屬而附，前督府陳蕖直指徐宗濬疏以請，善曰彼之寄伏有名，未有弗拒及，有勘處，西帝生靈，免於蹂躪，而亦有利。海扰瑞，此前議云：寅秋承檄辦理其事，即以不拒黎下部議報可，維潭不勝僥幸，至是，又遣草閑等，從不棄莫為宗方，卒使莫祀不絶，畀於以高平府治，俾有一隅可棲。維潭亦入關，見惴縞衣赤跣白組，牽通關臣，考北面伏地，既釋組聽唱，五拜三叩頭，以次進，又每人代具進伏罪疏，且書乞恩，於是宣布朝廷恩威，待以不死，維潭復拜，以為前，恭撤龍亭，請以賓主禮見。寅秋之綏交，誠有可記者矣，亦所之國威有以致然[illegible]也。此編本在臨臯集中，黃成陳毅以為有禅於史，故特為錄耳。

酌中志二十四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若鉌

明宦官劉若愚撰。是書首憂危竑議前紀，次憂危竑議後紀，次恭紀先帝誕生，次恭紀今上瑞徵，次三朝典禮之臣紀略，次大審平反紀略，次先監遺事紀略，次兩朝椒難紀略，次正監蒙難紀略，次逆賢擅政紀略，次外廷線索紀略，次舍家經營紀略，次本章經手次第紀略，次客魏始末紀略，次逆賢羽翼紀略，次內臣職掌紀略，次大內規制紀略，次內板經書紀略，次內臣佩服紀略，次飲食好尚紀略，次遼左棄地，次累臣自敘紀略（見同難事雜記），次累臣自敘略節，次附黑頭爰立紀略，共分二十四卷。著者宦者，故盛稱陳矩，然其紀載多由目擊，既可■見閹啟不綱之情形，奇■宮且積■之■■至黑頭爰立則斥為銓也。其兩府衙門職掌，謂庫中積有歷代古錢，一日御前■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偏問人無知者，累臣隨告假至外直房，於史內及素氏藏書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之法僧及南詔，俱有此年號。及帝啟命共四笑，此追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明代宰相不學，而為閹豎揶揄，宰相必用讀書人，豈虛語哉。

# 啓禎記聞錄八卷 排印本

著錄

明葉紹袁撰。紹袁，江蘇吳人。始末未詳。是書自序末署崇禎戊寅，而紀聞乃至弘光時代，殊不可解。篇中多記閭閻瑣事，不盡關朝故。惟述天啟時顏佩韋五人及魏閹生祠特詳。崇禎朝首載袁崇煥殺毛文龍，云總兵鎮守平島，功罪未有定議。經略袁崇煥受閣臣錢龍錫之旨，遂屠其地，俟彼入謁軍門，執而斬之。閣錢公又受教於陳眉公，以為袪除海內一大蠹，為奇功秘計也。厥後部下無衆投虜，孔有德為揚光烈，不能不歸咎袁事云。案明史錢龍錫傳，崇煥殺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後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確，臣以是奉行無失。則謂崇煥殺文龍受龍錫之旨，自非誣。然以為錢受教於陳繼儒，則異聞也。又載高傑乃鎮之一，以其有跋扈之意，閣部史可法援多許定國除之。定國之殺高傑，係史援多，此亦他書所未言。其圍雖觀記，及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並可備參攷。播遷日記注云此亦圍密齋主人記。圍密齋主人不知何許人，蓋當日在南都目睹而筆記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八卷 史部 啓禎記聞錄

聖安本紀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倣朱熹通鑑綱目之例，又效尹起莘為之發明。其於福王之立，尤有深痛，謂無事則論敘，有事當擇賢。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馬士英結連而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所之上天下非上于他人，直上于士英一人耳。其書士英入朝，則曰士英入而逆尊自此翻矣。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于斯決矣。故清修明史以士英入姦臣傳，允符公論。乃今有黔人私其鄉里，力為昭雪，且擬謚之曰忠武，其為事具在，乎當日黄澍糾士英奸貪不法，御前面數其罪惡，士英不能辨一語，豈將三百年後人轉能代辨耶。篇中言■弘光傳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劇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屬有之，人亦不復擡出，是雖紂之惡不至於此。又載楊維垣請再申三朝要典，謂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容緩。劉廷元疏稱臣與阮大鋮皆以■不附楊左而入逆案，乞重復審定。此皆自序所謂邪說充塞，倒置是非，儼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者也。至於北來太子及王妃童氏之真偽，具詳其事，作為疑案，亦其慎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聖安本紀

安龍逸史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瞿鼎孳撰。鼎孳字芝麓，安徽合肥人。清入貳臣傳。是書自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為永曆元年始，至五年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止，記載尚為詳核。篇中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辭，另行有云以上八則見雨粵新書，事多未核，據劉湘客撰瞿留守傳，實未嘗赴行在，此足見其言多徵實也。八月十三日御舟泊繫龍洲一條云：王嚴二相隨駕逍遙河上，有民謠云：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起恆字秋冶，伏澄字昭陽也。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艘，簫鼓于梧州繫龍洲之上下，起恆手書水殿二字，掛小牌于御舟。嗚呼，彼何時也，而君臣湛樂如此。健一 式耜 書劄 其間，寧有濟乎。



撻虜紀事一卷 紀錄彙編本 存目

明高拱撰。拱有伏戎紀事，已著錄。是書與伏戎紀事、綏廣紀事並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獨遺此編，以其有云：獨土蠻猖獗，遼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故不收也。其中謂巡撫之任，實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去，拱遂代為議，欲用副使張學顏，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得任，既不次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安制之志。張既經畫周詳，號令嚴肅，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乃與同心協力，遂克斬首六百級，焚其巢穴之室，殲其名王二奇，其部馬千數，亦大捷。拱頗自矜，傳為著平胡之績。其時張居正為首揆，乃無一言及之，余特加證焉，乃與居正具疏三辭 其 與伏戎紀事同 矣。

藤峽紀聞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龍憑紀略，已見續四庫存目。是書載韓雍平大藤峽之事，比明史為詳。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冬十一月，雍破猺於大藤峽，為中言雍建善後之策，帝手書是改諸州，於潯州以參將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設巡檢司，皆如雍議。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蠻漸熾，而峽南尤甚，橫江御史人。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按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剿之，斬首三千級，自是峽南稍平，峽以北遂起。知州曲藏之賊益恣肆，遂為亂。十六年，安遠侯柳珣再平藤峽，實以副使翁萬達之功居多。汝成亦身在行間，故述其經過情形，至為明析。其結論曰：邊方之事，非有為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順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語土俗。其言切中，有吾邊之責者其勿忽視斯言哉。



靖海紀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存目

明鄭茂撰。茂里貫未詳。是書紀嘉靖甲寅海寇犯海鹽城，縣令鄭茂守禦之事。先是茂始至即閱城，瑕隙若使堅固，又濬濠加深，而以其淤增築女牆，又仿北邊制，於要地高建敵臺，募勇健戍守，瞭望其中。邑有倉，故在郭西，以儲漕粟，恐寇至因糧城外，於是率徒眾城而峙，皆先事預防。及寇至，男女髫倪奔數千人，擁爭避趨城，請衛。官拒法請疾閉城拒弗內，茂慨曰：皆吾赤子也，何忍棄之絕。乃身自任之，毋恐。乃戒令於南北三門，獨啟西門，老生急縱許避賊者入，入且盡，甫為鑰，而賊至。西門以有備，故不克。茂日夕乘城，防禦應變，百方捍禦，傷壯士三百伏海塘蘆葦中，伺賊過，礟石齊發，鼓譟動天地，賊因大驚，有負傷者，遂棄出而南逸，出海鹽，於是城遂得全。其防守顛末，為茂自記，而全城之志為邑人朱士遷作。感茂之功，欲建祠以祀，不亦宜乎。

烈皇勤政記一卷 叢書本 存目

清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傳，已見續四庫總目。存目。承澤初附東林，繼受闖賊偽職，終入仕清朝，人品固無可取，乃以尊崇朱熹得名，陸隴其亦稱許之，見三魚堂集。是書亦藉[illegible]揚懷宗，以示不忘舊君之意，用欺當世。其中如歷舉鄉會試故事，及議謚、避國諱、臣特謚、鄒元標等，皆無關政要，至重齋醮，更不足道。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此萬古帝王之標準也。懷宗雖儉勤，而十七年中，



歷用五十相，以温體仁之陰姦，侯[?]剝，獨居位八年，殁猶贈太傅，謚文忠，其於知人已屬有愧。[illegible]安民為當務之急，何反忽之？如御史張鈺奏，請[illegible]於民窮財盡，復敢加賦，[illegible]而九邊[illegible]窮民何以堪此，尤內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閽不應，[illegible]議，朝奏夕可，此見于本書三朝遼事實錄[illegible]有奇，[illegible]而得不盡尤哉

史部雜史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一頁

乙亥十一月江瀚

毛詩叶訂十卷 咸豐元年漢專亭刻本 著錄

清苗夔撰。夔字先路，直隸肅寧人，優貢生。是書叶字，據其自序，係作聲讀，表遂定之。叶陳頌南謂此叶字古文也，篆籀文也，為其題寒鐙訂叶圖，有叶篆古籀分之句，用叶字此書題籤，遂仍而不改，是亦好古之過也。夔之講音韻，初亦得力於顧炎武音學五書，後乃以安吉韻徵全改古音，複請本音之轉音，尤[illegible]直截於是，採之而成書，其異於顧氏者，首在謂戈



歌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是以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隱括群經之韻。毛詩叶訂，亦即本此旨，因議李林志欲復古音韻，正之有戈麻，恐後古猶未能復古也。今考劉廷楨中州切音譜贅論亦謂古無家麻及車遮音，但如魚模及歌戈音讀，今夔則併歌戈於支脂，故於素絲五紽，小注云紽與蛇俱從它聲，安古參它古音來江有汜下注云說文汜巾汜種弓段祖慎池裡家謂真徹之誤池，既誤徹自不得讀

如駝其痛也歌下注云韵補歌居之切引屈原遠游歌與妃夷飛徊爲韵知哥從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字奇同音也其説固當有依據而王姬之車下注云九魚韻劉熙釋名曰古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韋昭辯釋名曰古惟尺遮反自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説適相反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則以孔廣森季漸染俗音蓋近代言音學者無不讀車如居也今人有偶魚類歌類皆爲傳音之論主張車應讀爲尺遮切謂分別漢魏之音與先秦之音雖信之者遍然世界語音由修而欽[illegible]似不得謂無麻韵也



## 緹騎紀略一卷 傳鈔本

明不著撰人名氏篇末署五湖漁臣紀是編蓋紀明天啟丙寅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僉都御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事而獨詳於緹騎在蘇州情形時逆璫魏忠賢家稱極任愛憎爲生殺緹騎四出海內騷然篇中謂順昌手書別相知中有云惟有眷吳鍊成一鐵漢斯不負知己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閒行人無知者獨諸生朱祖文等寒縱之所以左吏護者無使力其後袁以勢悍且不勝憤遂發病死此與史稱[illegible]順昌概歸祖文哀痛發病死微異要其俠骨勁氣當與顏佩韋五人之並傳不朽耳又謂柳余深有顧馬東南澤國中吳號爲怯蘇佩韋等屬然市人互生平且雖作詩斛面赤聲顫不成語一旦臨難氣雄萬夫搖虎吭而徒手屠之竟使權璫挫跌緹騎不復出都門若何何儒令何以壯也事於赴義辭難吳入手讎而義卒歸之青衿初不識人之人乃藉手專於讎謂吳儂輕薄哉至于祖文

捐軀殺于界外尤人情所難今此諸君非有不解之誼而為此設使吏部有練達之稿傳諸君有無意之願慮[illegible]孰能之哉是論尤慷慨淋漓足以激懦夫之志矣



靖逆記六卷 道光丁未刻本 右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卷首有蘭簃外史自序，稱甲戌春初計偕北上，道經山左，適突自軍中來者，備述齊豫用兵事，及至京師，恭讀欽定平定教匪紀略，謹為叙列，時事附綴，里閭整齊，為六卷。事皆傳信，故菲說浮言，義涉可疑，則屏削不錄云云。故語多核實，成有可徵。其第一卷為平定林逆，移親王剿辦。第二卷為金鄉守城事，長垣守禦之變平定東省逆匪。第三卷為開州東明長垣剿賊事，滑縣之難，滑濬用兵事，道口之捷，司寨之捷。第四卷為平定陝西三才峽匪。第五卷第六卷為林清馮克善李文成諸逆始末，每篇之末，皆係以蘭簃外史曰，文多平正無疵，至稱金鄉縣知縣吳階使垂破之城安如磐石，比于臧霸奮許昭於句章，虞詡破寧季於朝歌，而吳階良吏，衛事輯綏冦盜，及謂劉寶通司湛為山東戰功第一，皆采諸當時公論云。

褚堂閒史考證一卷 光緒己未錢塘丁氏刊本 著錄

清趙一清撰。一清字誠夫，浙江仁和人。是書首褚亮，次褚遂良，其本書褚河南世系考則見於附錄。全祖望論褚摭中誌帖亦見附錄。其考證中辨遂良無譖劉洎事，以遂良固自可信，惟載何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暴，李東陽謂遂良守經，仁傑行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致十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人心未去，



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是易地而觀，則仁傑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爲遂良之死難而易，爲仁傑之事易而難。卻李謂任天下之重者不當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者不當成天下之事，是也。然使不幸而當此[illegible]時，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其心，而後果死而貪其位祿，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耶。此論雖通，未免重視仁傑。仁傑之能成功於既篡之後，亦幸其有狄自異哉。身任北剃盡心乃事，書項李昭德亦嘗請還太子，後世歸美仁傑者，特以張柬之爲所薦耳。逆八十老翁，本提衛兵，誅嬖臣，中宗復其位[illegible]宗社由幸天[illegible]度之，非爲人所及料與。

黎陽見聞錄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趙如椿撰。如椿，河南汲人，始末未詳。黎陽，今河南濬也。是編紀嘉慶十八年九月滑縣亂起，濬、滑接壤，如椿教授生徒于家，適遭斯變，圍解賊平，乃據所見聞，自九月至十二月，繫事于日，錄為一編。其中謂林清約馮克善、李文成等以九月十五日共起事，文成等以其日率滑、濬二縣及直隸長垣教匪者反以應之。八月之末，滑縣老岸司巡檢劉斌密聞其■計，以告知縣強克捷。九月一日克捷率衆掩捕文成，于亮臣家獲之，賊因敗露，不能久待，故先期舉事，致敗其謀，故劉斌之功甚鉅。賊襲據滑，執斌，偽劉之，賊平，有司以斌死聞得卹，而蘭簃外史《靖逆記》乃不載其事，失于疏矣。又謂河南巡撫督辦軍事高杞至軍，賊仰攻高營甚急，知縣朱鳳森慫恿高有失，其事乞濟師于衛輝，未行而高賂賊因留，令不發，但偽聞司筆札者誤發，七附日衛輝援■兵至，高方奏捷，于是得見之，得無聞，故對曰：朱令以文告急於衛輝，故來援。高大怒，命縛朱至



數以惑亂軍心之罪，將以軍法斬之，諸將為叩頭陳朱守城功，請宥之，久之乃釋。濬縣文武官吏守城著勞績，以高為抑不叙，後亦無為言及者。如椿深為不平，其論守城之功，以縣丞董敏善、杞縣王起祥為最，因附著焉。

武宗巡幸記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據四庫總目
已著錄。是書紀武宗巡幸之事，多史所不載。
其中如既幸宣府，遂營鎮國公府第，時時夜出，見
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賂彬以
求免。又云初江彬勸上往宣府，謂行宮越歲餘乃成，
靡費不可勝計，積聚彩所財，詭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安其中，上甚樂焉。又云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
欽第，納欽女。又云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
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具大符幸。上自臨
清北還，初上南征，■女劉氏有約，劉贈簪，具以爲信。過
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召劉，劉
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晨夜疾奔至張家灣，載劉
俱載而■南。還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其妻乃行。
又云戊寅大閱，諸收女於揚州，按按官具冊部之，命
折價以進。癸未，漁于儀真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
搖祭，所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官備馬吳
所進，又以其年進舟中。以上所述，類皆武宗荒
淫無道之事，世貞身爲明臣，初不爲諱，何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武宗巡幸記

闖讀傳信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金日昇撰日昇吳人始末未詳是書名曰闖讀傳信闖讀者即指宣達吏部員外郎周[illegible]順昌之詔而言明史本傳稱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寃抑即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此編亦言順昌之里居也樂為小民伸冤理抑達於當路諸凡輕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為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揚援引不憚函牘以故士民深德之與明史合其中載諸生對中丞及御史語



尤為明晰初已捕十三人入獄其後論大辟五人充戍是朝議盡誅為亂者并逮杭言諸生以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途地方有變亟當示以寬大而後以嚴為激之脫果有故誰任其咎於是遂決以寬政結局實亦不幸中之幸也

鄂渚紀事一卷 惕想堂叢書本 存目

清查昇撰昇字聲山順天宛平人是書紀湖北督標材官夏包子作亂始末包子名逢龍本姓陳贅於夏遂冒姓有妖僧大原者自云知望氣且善相人見逢龍以為相當大貴且云吾每夕見楚王臺上白光為兩點此其兆也先是總督蔡毓榮師討吳逆添設五營召募標銃多歷戎職銜以勸功及事平裁汰又旋復之營弁制失職者多怨望乃流言相煽惑至是遂以大原為謀主而自稱代天行道



總統兵馬大元帥故兵者聚易叛變而不慎也然自始叛至授首纔八十有日此編紀載詳明與湖北通志所載康熙戊辰年夏逆傳可參觀[illegible]著布政使葉映榴死節清史有傳其遺疏大為人傳誦云

蜀龜鑑八卷 刻本

存目

清劉景伯撰。景伯字石溪，四川內江人。是書紀明季蜀亂始末，原名明季遺聞，後易今名。凡采輯紀獻亂蹟諸書，如費密《荒書》、歐陽直《遺書》、通江李馥榮《灩澦囊》、新繁費著此燹荣書、丹棱彭磬泉《蜀碧》、鄧縣孫度石《蜀破鏡》、江南沈荀蔚叙述，■不采輯。卷首有引，籍此左氏、左氏務辭後類記二千六條，欲以見聖所二年也。是編凡二十六條，移置卷首，欲以見太祖高皇帝之有所失德之終，即國朝受命之始也。而此書謂珠無足取，夾注謂二枝恐帝成於神喜而始於喜方諱，故是編以喜方諱猶亦不根之論。惟謂楊嗣昌有罪六，較為中肯：加賦以病民一也，劫賢以病國二也，比高起潛、熊文燦以欺君三也，失左良玉之心不能驚敗四也，驅賊入蜀以利楚而楚先受禍五也，襄藩■閣獻張而所隨以亡六也。達州李長祥譽之，吳偉業文曲恕之，吾不知所謂。達州李長祥譽之，亦聞其說。吳偉業《綏寇紀略》，讀四本總目，嘗謂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私，未為公論。然此編中載其言曰：楊嗣昌議論可謂能匡矣，乃用良玉而不得其心，信元老而不行其語，舊文燦為首功，柳承疇為首罪，其心力不專用辦賊，而用於趨避推摩，是其於嗣昌之為不其無亦矣。景伯於明末諸將最推重盧象昇，然止一稱其字建斗。徐紹書居而獨於秦良玉曰都督秦夫人而名，蓋亦私其鄉里之俗見耳。又卒於十年立武侯祠，峙泉司宗琬至鄭貝武侯在刹林中，乃捐俸建祠，其全書無涉，不知何以摘入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蜀龜鑑

史部提要 雜史類共十五種 計二十二頁

乙亥十二月 江瀚

禹貢今釋二卷 道光戊子刻本 著錄

清蔣曰松撰曰松字次房安徽當塗人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作於官内閣學士日其所今者第就康熙時言之此後之沿革又復不同若雍梁諸山川昔屬陝西者今多屬甘肅省即如蔣書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山衛云云今鞏昌府改隸甘肅此書既已為之釐正然猶有未盡者如冀州兼大名府濬縣西境考雍正三年改直隸之濬滑屬河南衛輝府是今之大名府無濬縣也徐州有鳳陽府之宿州及懷遠虹靈璧三縣地考康熙十九年泗州圮于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四十二年移治虹縣遂裁縣稱泗虹州旋仍稱泗州是今之鳳陽府無虹縣也河之奪淮始于金明昌五年自是淮在河南泗沂在淮北咸豐中築戴村壩遏汶水南北分流其南流會泗沂入河不得復言入淮此亦蔣書必須更正者也



尚書略說二卷 浮溪精舍本 著錄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頗有新說如堯典四岳謂伯夷逮事堯故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胤也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云舜染於許由伯陽由墨子呂氏作[illegible]伯[illegible]此夷夷此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出莊子正傳會逸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此以伯夷即許由穿鑿特甚陸元朗莊子釋文音義曰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則許由自別是一人雖不詳所據其非典三禮作秩宗之伯夷斷然可知矣納于大麓謂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illegible]萬機之政此古文說也尚書大傳堯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

又云苐義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又謂後以遷書多古文說而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山足之訓為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是說與俞正燮癸巳類稿書大誓義為以史記五帝本紀為真古文誤鄭注大傳釋麓為錄始用王莽傳論恰相反然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莽前或以此去大小夏侯今文而鄭風則亦為古文家說去古未遠妄憑臆決果孰是孰非若其論古禮巡狩封禪以為詩書禮皆有封禪事人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則所見俱確云



尚書譜一卷 浮溪精舍本 著錄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尚書略說已見前是譜改題虞書為虞夏書謂舜典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舜典並虞文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又引董仲舒之言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道如一其說甚是至稱三正文質之發則本于五德之運所謂五德之運則非經所有也其云據劉歆稱太常博士書似十六篇差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大氐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為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今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正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其篇亦以為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以濁於二十八篇也此論逸書所見亦卓而於金縢一篇釋鴟鴞之詩較尚書略說辨周公攝政言之尤為詳晰斯可謂善讀書者

析其衷矣



## 洛誥箋一卷 雪堂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人諸生官學部主事是書蓋不信周公攝政故作此箋其釋後子明辟曰復白也又引先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辟君也後子猶言政言告孫子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定至於雒故周公白之然攷大傳云周公七年致政禮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世家漢書律歷志韓非子說難淮南子齊俗訓皆云周公居攝七年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周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言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此等今文說由是而言則復子明辟自當指復政成王不得以舊解復命解之往新邑伻鄉即有僚謂有僚疑友僚之誤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伻來毖殷乃命寧予謂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口于成周王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承問通稱寧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上紀事下紀年猶觶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

有五祀矣又謂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紀事之體殷人下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為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此皆援金文證經蓋近時之風氣使然也其創闢者以殷人謂年為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元祀時雒邑既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即命曰記功宗作元祀意欲於雒邑行之也此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下文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漢東觀書平帝議修群祀語引經如此則元祀為大祀似不可易國維雖意尊君故不取周公攝政之事而變更舊說於是並經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亦強為之辭曰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而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

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是說巧辯但攝政復政於義何傷奚取矜之乎

詩經傳注八卷 四存學會排印本 著錄

清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詩義則宗小序，字訓則取毛鄭爾雅，詩世則采左傳，音韵則本毛奇齡。其中多引奇齡及惲皋聞說，惲為其友，毛則塨所師事者也。塨夙從博野顏元游，顏喜攻朱熹，塨承其學，故於周南免罝、邶風柏舟，舉朱氏駁序之說而力斥其非。然謂朱於柏舟既以為婦人之詩，而注孟子又主序文，謂衛之仁人見愠羣小；於■情於既以為淫奔，而白鹿洞賦又主序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斯■吹求孟子集注、白鹿洞賦皆作■在詩集傳後，正足驗其晚年學養不勝己見，惡得一概譏之■著鵝鴿備引尚書廣聽錄，不以鄭箋為然，極為有識。而十月之交，乃舍毛從鄭，以為刺厲王，並援書緯中候，刺者配姬，漢書谷永傳，柳宗元閻之亂刺豔閻字韵相通為證■知此詩日食的在幽王六年



十月朔日，推步精詳，已成定讞■然如周頌閔予小子，備論周公攝政，謂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惟七年，蔡沈書傳改為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偏稽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亮中，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已，喪畢即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啟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為其君弱小，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為無受禪事邪。是■固昭晰無疑，足以闢迂儒之口矣。

讀詩日錄十三卷 光緒六年刻本 著錄

清劉士毅撰。士毅字仲宣，直隸棗強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是編成於乾隆十四年，迨光緒六年桐城方宗誠任棗強縣知縣，始得其稿本刊行之。首載黃彭年為之序。士毅自序稱得錄李氏本，其書以毛鄭為宗，又於諸書中漸見先儒舊說源流可尋，參經有據，然後會萃折衷，日為課一知，手錄隨筆錄之。大抵時世本之小序，訓詁采之傳箋，而參酌則寄之朱本，朱說兼者不復贅。其有未安，乃採取舊說，或用己意，互相參正。又稱六經之作以敘彝倫，故說經者莫不貴於彝倫，則一彼一此，君子原無偏執。且古人因所遇而有詩，後人執詩而改所遇，時世已非，何從論詩。今者所論，先正時世，次疏文義，以為論世知人，然後作者之志可得而逆爾。此其用心甚勤，持論亦正，但其中頗多不合者。如草蟲言采其蕨、言采其薇，謂蕨薇之采，嫩則食，老則棄，取此作興，蓋亦紅顏易老，為樂及時之意，楚詞之美人遲暮，陳思之盛年處房，同一感歎。實則詩無此意。采蓋所云，則小雅采薇亦可作是解耶。采蘋謂其尸之有齊季女，謂先儒誤認大夫妻為已嫁之女，能奉祭祀則婦也，而尚稱季女乎。抑不知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皆以嫁而稱女。十月之交日有食之，謂是妖氣侵蝕日光，不止為日所掩。此雖未解入交之理，妄為之說。程高序曰：尹未有美宮之也。天下後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謂序說獨見其大，視後儒小言曲說，何啻天淵。案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序說本此，亦極平常，何值如是推崇。此書較之李塨詩經傳註，似為不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日錄

詩經廣詁三十卷 自刻本 年 著錄

清徐璈撰。璈字樗亭，安徽桐城人。道光 年進士，官浙江臨海縣知縣。是書卷端有洪頤煊序，稱其從千百年後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語單辭，靡不窮源探委，以期有裨於興觀羣怨之旨，厥功甚偉。今觀其書，徵引雖繁，發明殊鮮。其中如關雎篇載張超曰：關雎畢公作，引恵棟曰：藝文類聚有張超誚青衣賦是也。又注云：璈按文苑英華此賦蔡邕作，不知蔡中郎集有青衣賦，無誚青衣賦也。鐘鼓樂之，載侯包曰：房中樂有鐘聲。注云：不兼言鼓，則鼓為擊義，此韓家之訓也。韓詩外傳作鼓鐘樂之，謂擊鐘也。案隋書音樂志曰：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包、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鐘。弘等採肅、統以取正焉。此云毛萇、侯包、孫毓皆言房中樂有鐘聲，因肅、統謂不宜鐘，故言鐘不言鼓。皮錫瑞詩經通論力申鼓為擊之義，而不援此，蓋知其非也。然外傳一仍作鐘鼓，是或傳倒其文。又漢有游女，載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云云。注謂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此亦迴護之詞。韓詩於有狐綏綏云：曰狐水神也。何其語怪耶。見太平御覽九百九 山有樞載馬融曰：蟋蟀、山樞之人，并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此融廣成頌語，其上文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故後漢書李賢注云：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蓋以太康、馳驅分屬二詩，固不以蟋蟀為刺儉也。時維姜嫄，載陳壽魏志勳后傳，而不引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殊屬不解。考定爾功，載韓詩曰：考，惡也。注云：廣雅諸怨也，當即考字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殆亦曲為之說。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韓詩考惡也當為皇矣詩上帝考之章句，陸德明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說得之。洪序多推之，稍過乎。

齊風說一卷 雲南叢書本 著錄

清李坤撰。坤字厚安，雲南昆明人。是編專說齊風，不審何意。其中如雞鳴序說謂魏源詩古微齊風會問云雞鳴係序之刺哀公，固不足信。又詩序集義還之序注云毛序刺哀公無徵，備致史記汲冢紀年諸書所謂哀公荒淫怠慢，畢無確證，遂疑為衛宏所衍。既致史記三代世表，懿王[illegible]世有云周道衰，詩人作刺，按哀公見烹於懿王，則懿王之初齊侯固猶是哀公也。詩譜懿王之世諸國無詩，惟齊有之，即史記所謂詩人作刺者也。序云刺哀不為無徵。太史公曾向孔安國問故，安國申公弟子，專魯詩者也，則凡習三家者自應確信而不疑，魏何因搭毛之故，自背師說耶。如必謂詩非刺哀，則懿王時之刺詩安在耶。此真讀書得間，為從來尊毛序者所未發。又於還篇辨魏源詩序集義[illegible]等右引詩地理徵以此詩為胡公時作之非，並正漢書地理志酈道元水經注誤以營為營邱之誤，[illegible]崔靈恩茂昌皆地名之說均不為無見。又謂著篇魏源詩序集義曰著齊地名，勿論著為地名為師古誤注，不足為據，而使濟南之著即詩之著，試問詩所謂庭謂堂者又將指何地以實之乎？借當時無有舉是說以難之者，遂令大放厥辭，不自知其非也。斯尤快論。惟其魚魴鰥謂後人多右毛而左鄭，間有右鄭者特十之一二，他若右毛而或左鄭，而或左李，而或左孔，言人人殊，互有得失，因取其說而條辨之，於是分為右毛而左鄭者三家，右毛而左李者一家，右毛而左孔者五家。其實可片言斷之，詩云其魚魴鰥，則非魚乎明矣，無須詞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齊風說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龔鑑撰。鑑字咸仲，浙江仁和人。是書卷首總論有云：說詩者不得不宗毛詩，宗毛詩不能舍小序。或云小序作自子夏，或云作自毛公，或云作自衛弘，今亦無從深考。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但毛公衛弘既宗小序，則兩人之所潤益亦未必無所傳授。既有潤益，不能保其不改易不顛倒，故序之首句亦間有失本旨者。今說詩多以小序首句為宗，間有舍



首句而擇其可者。其首尾存舍，全體者十之五六。其說既有所傳授，不敢不信之篤；其詞既有所潤益，不得不擇之精。此其為說，亦可謂能持廢平矣。至其駁朱集傳定鄭風為淫詩，馬貴與通考已先發之，而并其疑其十八篇之深非之，則信序之過也。必以為陳古以刺幽王，幽王者固亦未必；遂廣祀曲而及其表亂，又何假言祀禮乎。又若凱風，序以為美孝子，集傳以為七子自作，雖■篇■極力羅引還之通所以揚親之過。夫豈其然。此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聖善，何嘗揚■親之過。序稱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揚人親之過者序也。此美孝子，孝子安乎。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盧辯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也。前以為淑，亦不自朱始矣。其■女為所篇引漢明德馬皇后以證，不如還可也。又載韓魏公云：毋用歐陽修為稿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此與經義何關，不必贅乎。柏舟一篇，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宣姜淫女，其詩既不足存，



而衛又不聞有兩宣姜，其說固不足信也。今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列女傳作衛寡夫人，宣與寡形近易譌。衛寡夫人與劉書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判然兩人，何足致疑。考訂之功，其可少乎哉。

詩經精華十卷 道光乙酉刻本 著錄

清薛嘉穎撰。嘉穎字悟村，福建侯官人。是編自宗朱子集傳，外則尊詩義折中。集傳論詩一篇之旨，多在每篇前數句，如關雎，君子好逑下則云：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葛覃，其鳴喈喈下則云：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今悉移之於篇末。朱傳下而麟之趾，朱傳下云：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案朱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坊刻遂成，故作是詩一句，竟似此詩文王后妃所作，荒謬極矣。此其例正坊刻為篇中所僅見者也。篇末朱傳之次，列有音釋，大抵據顧炎武詩本音兼采陳第古音考，其列詩家之說，既錄於每篇每句之旁，有未盡者，更載之眉端。殊不免失於清雜，最失者莫如南有喬木之注，此篇傳喬上竦也，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此條傳言上竦者極明了，乃不載此，而載集傳上竦無枝曰喬，詩引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攻駁之詞，何所取義？觀其全書，徵引亦甚博洽，惟條理不清，體例未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精華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刻本 著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蕩蹊，山東文登人。是書謂序說本有可疑，而亦別無可據，只得存疑。若鄭衛則有刺淫之詩，而無淫人自作之詩，不得因鄭漁仲之說而從古人以從後人，此蓋爲朱子集傳之言之也。又引程子云：讀詩不讀序，猶入室而不由戶。其尊序如此。篇中所[■]駁宋以來之說，覓置雖用墨字，亦以全錄祥習引之。惟騶虞主爭從新書，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不敢東方翔以騶爲獸，猶見旁通。又新臺謂新臺者，古人婚娶每有臺，故秦穆夫人登臺，即當日初見秦穆之臺，此說不知何據。生民謂不坼不副，言胎衣未剖也；無災無害，言無病也。居然生子在胎衣中，未出見者驚以爲妖，不知其爲子也，故棄之，至於鳥去而呱，則子自胎出而始有聲矣，然後收敢之。又謂居即居，無語女之居，坐也。古人坐如跪，有拳曲之狀，故子在胎中如之。今時文所用居然，則與徑直猶儼然也，與此不同。騂字猶夾持愛護之，非亂也。是則因不信姜嫄無夫生子而創爲之辭。然胎衣未剖，棄之何爲？胡爲既寘之隘巷，又寘之平林，又寘之寒冰乎？其義[■]已難通矣。至以居即坐，如子在胎中拳曲之狀，果誰見之？迂腐[■]談經[■]學者之大病，可不慎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義旁通

鬼方昆夷玁狁考一卷　雪堂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是編所考爲鬼方、昆夷、玁狁三外族。鬼方見易，昆夷見孟子，混夷見詩，玁狁亦見詩。國維謂信古金文，故謂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畏或作魃，皆爲古文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又據大小兩盂鼎皆紀成王時盂伐鬼方，此二鼎皆出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因謂鬼方之地自當與盂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縣以東即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乙，唯其西汧渭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爲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隔閡華戎者也。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疑義。此其說皆由古器■物推測得來者也。又以混夷、昆夷當讀渾夷，其音即由畏夷而變，畏與渾爲凌聲也。又變而爲葷粥，爲葷育，爲獯鬻，葷、薰、獯與渾同音，粥、育、鬻則又其音之引而長者也。又變而爲玁狁，玁與葷、薰、獯亦雙聲字也。然則此數者皆一聲之轉，即其爲一種之證也。是不盡然。獯鬻、玁狁或同實異名，鬼方■



未可溷而一之。且盂鼎稱盂伐鬼方，實不足信。周代已無鬼方之名，詩大雅蕩篇「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此鬼方今依鄭箋作遠方解。小盂鼎所紀獻俘之數至俘萬千八十一人，當成王全盛之時■乃發生如此大戰，傳記亦竟無一載之者，詎非怪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以鬼方爲荊以南之國，竹書雖偽，此似尚非鑿空。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索隱引系本曰陸終娶鬼方之妹，謂之女嬇。商頌殷武「奮伐荊楚」，■荊楚與鬼方近鄰，陰助其惡，故高宗撻之。要之，鬼方不與北狄同種，固可斷言。史記匈奴傳祇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而不及鬼方，司馬蓋知之矣。

古禮器略說一卷 雪堂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洛誥箋，已見前。是編雖題曰古禮器略說，古禮器所闕不止一經。其中首即釋鐘，謂考工記鳧氏為鐘一職，鄭注多誤，殊甚。程瑤田通藝錄始正之。其銑間鼓間之解，牽成後起不能易也。甬衡旋幹之制，亦至王引之經義述聞始得確解。此國有見然，遂詆鄭珍鳧氏為鐘圖說仍申鄭注，而無一字及程說，真所謂不辨黑白，則未免太過■。至守高密一家之學，其不敢程說，固無足怪。又謂以彼所見古鐘并諸家圖錄有尺寸可據者共十數，鐘枚之皆不與鳧氏合，而諸鐘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鑄鐘不必盡遵鳧氏制度，或鳧氏但舉其大數，鼓鑄之時，仍須與聲律定之。如鄭注所謂假設之者，是則讀考工記者不可不心知其意也。說斝，謂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詁詩，為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斝，轉寫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故改為爵。審則■散



乃斝之誤字，赭斝為韻，不與上文籥翟為韻，其說雖辨。然經云爵，傳云散，孔疏已釋之曰：散謂爵，爵總名也。且禮明堂位稱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則經文當是爵字無疑。他如說兕觥，說彝，說俎，俱極詳核，蓋國維之學固以考古為長耳。

毛詩名物略四卷 嘉慶壬戌家刻本 存目

清朱桓撰。桓字掄存，人。元許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八卷，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桓蓋未見此書，特仿其意而是編分天地人物四部。天部則天文時令也；地部則地志山川也；人部則宗廟宮室祭祀燕享位號禮器樂器兵器車旗服飾器用農事也；物部則鳥獸草木蟲魚也。凡為類二十有三，未盡詳核。即以天部言之，悠悠蒼天，謂悠悠，遠也，窺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并莊子逍遙遊篇天之蒼蒼，其正色邪，亦未能引。況蒼天昊天旻天上天，皆見爾雅釋天，概弗之及，其疏實甚。至於蝃蝀，乃引劉辰翁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案後漢書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舍此而采宋人說，陋已。



詩經著訓不分卷 道光庚寅刻本 存目

清楊國楨輯。國楨字海梁，四川崇慶人。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謚忠武遇春子，襲衣侯爵，官至閩浙總督。是編蓋取便蒙為鄉塾讀本，故首為輯說，有陸德明、孔穎達、鄭樵、范處義、馬貴與、王應麟諸家之論，鄭玫序、馬護序如冰炭之不相容，亦註列焉。次詩大序、詩小序，而以朱子詩集傳殿之。此書純以集傳為主，每篇每句皆節錄集傳於其旁。凡改序從序者悉綴於末[■]，又首端[■]載有論說，如采蘩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蘩以生蠶，七月詩采蘩祁祁可證，篇中宮即記所謂蠶室也。夙夜在公即所謂公桑也。此與周南葛覃之意也。甘棠云甘棠各篇三言召伯而周南無一周公，詩公謙善於君，且義係子弟也[■]。標明雅氏，惟於白駒云朱子曰宣王銳於始而怠於終，白駒、黃鳥二詩作而睦婣任恤之道微矣。然前所云興者、賦者、比者[■]移本集傳，未經[■]出，何也。

誦詩小識三卷 雲南叢書本 存目

清趙容撰。容字利貞，雲南劍川人。是書徵引頗博，但所謂詩篇者即子貢詩傳與申培詩說，因為明豐坊僞作，雖亦知其或出於後人僞託，終以為其當理者固不可沒，則甚矣其惑也。其論關雎一詩，以朱子取匡衡之說，獨得其正，外此皆為異說。然於集傳力闢小序，盡改為淫奔之詩，則謂是詩述一尼，而鄭風之尼尤甚，一一糾之。頌其有為說者，如卷耳之篇，則謂文王朝商，是道旁之人以卷耳之易采且有不滿傾筐者，嗟賢人之難得，必常有置於草野。其二章則言升高雖勞，酌酒堪自解，惟此不遠，求君賢可以懷念也。其曰馬瘏僕痡者，文王道路之辛苦也。云何吁矣，猶言為此而吁也。[illegible] 草蟲篇則謂此蓋南國之民喜得召公之至，因自言我等食息行動不過草蟲阜螽之比耳。未見君子心則憂，既見君子斯可喜也。登山而采薇蕨，不過供口腹之資，既見君子為足喜也。是俱不免失之淺陋。至于邶風柏舟云韓嬰以為衛宣姜自誓，與劉向列女傳同。案韓嬰此說不詳所出。列女傳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宣寡形近易譌，易說卦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本又作宣髮。善云即左傳宣姜，則事實全不相符，此不可不辨也。又考槃篇引近世某公云：余試學四川，目覩山碓水碾，始知詩考槃之義，蓋槃即水碾，碩人夜宿於其上。此等妄談，亦以證經，真笑柄矣。



經部 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九頁

癸酉四月江瀚

毛詩正韻四卷 日照丁氏刻本 日照□□錄畫

著錄

清丁以此撰。以此字竹筠，山東日照人。是書蓋參王懷祖、孔廣森二家分部二十二，以求詩句中之韻，立例數十，皆信而有徵。■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有云詩有枕韻，今錄余嫺今不獨無韻而枕余亦韻錄余皇韻角錄，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斯論出而詩之韻不專在句末，殆是端兆。若顧炎武作詩本音以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詩聲類又以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間有清廟一篇，後人多不能讀，遂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為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為韻。此編則謂二頌間四句韻，穆廟又間字韻幽部，雍與相合間字韻陽部，斯與士德合韻之部，天人間二句韻承合韻真部，則無所謂不入韻，且用韻甚密矣。自端劉師培注語亦不無遺正云。



石經考一卷 石經彙函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稱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宗御書。其實石經止六，晉石經則晉書裴頠傳雖有奏修國學刻石寫經之語，蓋議而未行。而石經之有考，則自是書始。其後杭世駿作石經考異，瞿中溶作漢石經考異補正，■謂顧氏緣隋書經籍志之誤，於漢石經為一字為三字未能取決。今考此編載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注云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是顧氏固知三字為魏石經，則一字為漢石經，夫復何疑。■卷二十一五經文字條引後書衛恒傳下注云後漢書儒林傳謂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刻，此亦一證。世駿謂胡三省通鑑繫據三字為魏所立，似為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不知考

中園所言三字石經爲魏所立[■]據衛恒書勢斷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較世駿之游移無定其識固高出數倍矣大抵後人之書其詳密每有勝前人者而前人所未見到[■]務突者而出之豈可任意抹殺耶



石經考異二卷　杭氏七種本　青錦

清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堇甫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是書蓋補顧炎武石經考而作顧氏因隋書經籍志稱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據前一說則漢石經七經即志所載[■]一字石經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是也據後一說魏石經亦一字而志所載三字石經止有尚書春秋[■]與七經不合故顧氏未能取決今世駿則謂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游移其詞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以一字爲漢石經三字爲魏石經謂隋志止言漢刻七經皆蔡邕書並不言三字則其下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亦知一字非三字之譌馮登府石經攷異亦言魏始具三體隋志所係一字乃三字之誤此編屬鶚全祖望序俱主一字爲漢

三字爲魏斯可定論矣今猶有力爭三字爲漢刻者亦其謬歟世駿又謂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五經者專須蔡邕隸辨云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記爲一經春秋公羊傳爲一經幷周易尚書詩而爲五經實則七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蓋以論語而爲六也羅中溶云後代稱經其名不一或稱五經或稱六經不過爲稱經之總名可並可拘以爲同異之說其言甚是洵足解世駿之惑



篇中最矛盾者說衛恆四體書勢及云其恆傳辨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并載胡三省說計其年歲自元嘉元年度尚命淳作孝娥碑至正始中亦九十餘年謂非淳書尤爲確鑿矣又引淳傳云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疋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何無真見乃爾乎其從論唐石經蜀石經開封石經愈罕發明矣第於石

經源流則考之甚詳故其書亦未可廢焉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嘉慶十一年金陵刻本 著錄

清孫星衍撰。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已見前。宋洪适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為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是編以[illegible]隸續遺字，或今於說文所載古文，或足補說文未備[illegible]，尋繹字畫，實小學書。吳廣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



林為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良有以也。故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為之考釋，又與嚴可均、洪頤煊互相是正，誠不愧今人好古善述之志。又其自叙稱：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益以擴其聞見。曩光緒間，某縣丁氏藏魏三體石經尚書君奭篇殘石一百二十二字，世已詫為未有。今洛陽新出土春秋、尚書殘石，都一千七百七十一字，多逾十倍。使星衍見之，其歡幸當何如耶？惟叙言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於秘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淳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為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書，而獨存尚書、春秋二書，此段語意殊不明了。衛恒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三字石經非淳書甚明，而何又以為所書？蓋欲推重此石，遂致不察耳。

歷代石經略二卷 光緒九年陳州刊本 著錄

清桂馥撰。馥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縣知縣。是書蓋據顧炎武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及朱彝尊經義考諸書，附以當時儒者之說，而論次之。上下七代，為書二卷。其中所列諸條，分為三事：一、不言漢石經為一字、三字二誤；以漢石經為三字，三考定漢石經為一字，並援從前之意以水經注、隸釋二書尤精核可據，並附當時所稱兩漢金石記，用正稱漢石經為鴻都石經之誤，考極詳備。惟於魏三體石經，引朱彝尊曰：「按魏石經本傳三字，惟曲論一卷乃一字，兩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書手為衛恆。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illegible]年十四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叔夜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今考晉書儒林傳，至卒於太康中，年三十七。始假定至於正始九年生，太康二年卒，恰三十七歲。魏石經立於正始中，至嵇未



生，安得有遇嵇康寫石經之事耶？然是傳所失實，未可據依。至晉石經則並無其事，惟[illegible]漢石經攷異補曰：「顧亭林石經考以晉書裴頠傳之語，即列為晉石經，是謂裴頠之刻石寫經，是因奏修國學，并寫刻石經，缺失者以補完之，亦或實有刻之意，而未行，故於晉書本紀、洎他人傳皆未之及，豈可即據以為晉有石經之證？」其說是也。此據杭氏、顧氏[illegible]之誤耳。至謂[illegible]魏石經據補本校勘，故多不合，是見其自具隻眼，非盡隨人作計也。若孟蜀石經，今劉喜海所藏宋搨本周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殘卷，合經注四萬二千四百餘言，則桂所不及見，自無從論之。全石經即宋嘉祐二字石經，日照丁艮善即代吳堂刻。嘉校刻此書者附識其後曰：「春明夢餘錄言九經石刻舊在汴梁，金人移置於燕，今不復存。蓋燕之石經即宋汴學二體石經，楊南仲所書者。金人但移禮記、春秋等石，餘者仍留汴學，[illegible]後或移於他處，今不詳所存，有周易殘石可證。然則燕學石

經既非全刻不得曰金石經此須可補正桂書者也



石經補攷十二卷 道光八年刻本 著錄

清馮登府撰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已見前是書共七種 國朝石經攷異二卷漢石經攷異二卷魏石經攷異二卷唐石經誤字辨一卷後蜀石經攷異二卷北宋石經考異一卷南宋石經攷異二卷乾隆石經刊於乾隆五十八年即長洲蔣衡所書勘定之石依開成石經參以各善本多所訂正彭元瑞曾撰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嘉慶八年奏請重修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搨本不同此編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攷證暨閩監毛本之譌間采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以覈其同異又種之中以此為最詳善然蔣衡書法雖工疏於字體如以墉代墉肴篋成篋之類尚未糾正又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石無周易故此惟錄陸氏釋文所引石經繫辭先心一條以陸氏隋唐間人所見必盡乎石刻也近歲出土漢石經殘石有周易文言臨觀噬嗑賁剝五卦

遺字則馮所未見也儀禮戴洪氏云石摩滅字
盡比他經不啻白疏無古今文之異故不復具釋云
近歲出土漢石經殘石有儀禮鄉飲酒禮僎者
降席今本僎作遵鄭注今文遵為僎此與鄭
注合亦馮所未見也魏三體石經汲陽新出土者
亦係尚書春秋然皆隸續及蘇望氏刻所無[illegible]
[illegible]至孝石經誤字辨則以顧炎武金
石文字記所勘未盡而其間亦有所為誤而非誤者
蓋同李賡德校勘焉蜀石經則毛詩而外僅[illegible]存



周禮殘碑左傳殘碑尚書遺字論語遺字而已
今廬江劉體乾家[illegible]之藏宋搨本周官禮春秋左
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殘卷合經注四
萬六千四百餘言殆復此蒐羅萬有加矣北宋石經
攷異據馮序稱吳山夫金石錄載祠曹叚向開
封府學搨得嘉祐石經尚有周易二碑升困革
鼎未濟五卦及繫辭前七章尚書三碑存牧誓武
成洪範旅獒金縢康誥酒誥七篇並畢尚書[illegible]
中州詢之開封學宮碑已無存惟陳留僅[illegible]存周禮

卷一及卷五中數石[illegible]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
言亦同[illegible]考開封學宮尚[illegible]有孝經殘石自第十
章在醜不爭至第十四章居家理陳留周禮
殘碑則共有十二石近已移開封矣南宋石經在
今杭州府學當馮時猶存八十六石禮記[illegible]中
亦已漫漶馮就所可識考其異同間采遺字之見
於他書者補之蓋其於石經用力可謂勤已

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 咸豐元年成都刻本 著錄

清彭元瑞撰。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謚文勤。淮乾隆五十六年有刊立石經之役，總裁官六人，和珅、金簡、彭元瑞、王杰、劉墉、董誥也。夏高宗幸避暑山莊，元瑞不與，隨扈命以天祿琳琅所藏宋元槧本與監本坊本校勘同異，是書即成於此時。高宗親題卷端，馬據吳振棫重刻序云石經成，文勤考宮保和心嗛之，招門下客撰考文提要，舉正蝌駁彭說，奏焉，謂蔣恒書無誤，於是鑿去[illegible]彭糾正者，而以原字補之，是亦石經一軼聞也。篇中如易否大五繫于包桑，監本包作苞，謂包苞古多通用，易傳并此作包，鼎祚本唐人本最古，元至善堂九經本亦作包，今从之。案周易包字凡九見，褒不證包苞錯雜。考元說文則二字不同，各有本義，文選元首以代論[illegible]桑李善注云鄭玄曰苞植也，言聖人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天寶本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經考文提要

易傳注載陸績曰苞桑叢桑也，鼎祚本人本因古鄭、陸不更古邪？尚書泰誓予有亂十人，監本亂下有臣字，謂此文該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攷臣字自論語別本誤也。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案劉敞七經小傳曰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斯語似可參兩。無逸正曰昊天疾威監本作旻天，謂陸孔同時，各是一說，唐成淳人所箋字各本今从武英殿本，考石經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岳珂本案小旻召旻皆云旻天疾威，此獨云昊天疾威，焉知非承上文而誤邪？若小旻召旻不因是為稱，亦斷不可改作昊天乎？儀禮鄉飲酒禮賓[illegible]鄉服以拜賜，監本賓下有服字，謂武英殿本考證云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則知鄭注古文無上服字矣，今从[illegible]禮經傳通解、儀禮集說、鍾人傑本、華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亦其又石經校勘官時所著，其於

此文則以敎本作賓鄉服刪上服字從以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無異二者必有一誤故刪去經中一服字耳不知經文有唐石刻及諸宋本爲證皆作賓服鄉服其作賓鄉服則無佐證蓋注中今文本作賓鄉服三字衍一服字耳未敢以注中衍字刪經中正字也擬從石經近古其說於義爲長彭書固有[illegible]不合華正所糾亦未必果當然自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所藏彝皆燼宋元本之可據者賴有此一編尚存正未可匾脫視之矣



## 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 石經彙函本 著錄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已見前是書蓋乾隆五十六年元以詹事府詹事充石經校勘官所作儀禮一經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玄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亦多爲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此編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賈公彥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擬擇善而從又博訪同時諸儒盧文弨是如得以參酌之故爲底本通人者則用戴震說賓服鄉服卿大夫則用劉台拱說脊脅胳肺則用王引之說喪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榜說故進循後序頌雅顧亭林張稷若正之說前金日追校

之於後乃參閱未詳終非善本循因阮氏靖其推重是編尚非阿好之言也



唐石經考正不分卷 乾隆庚戌自刻本 著錄

清王朝榘撰。朝榘字　江西萬年人。是編卷首朝榘自題謂舊唐書以開成石字乖書法，五代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無異。今詳校之，始知詢如劉氏所譏。而聖經本真，沿譌於刻劂，屏棄於墨守，積斯不以考正者，亦自不鮮矣。顧氏所舉之謬戾，則多屬明王堯惠等所補，非石經本文，朱氏所辨亦爾，意其所閱本皆裝潢家羼入補字者，是以淹洽如顧寧人、竹垞亦遂未遑詳別也。其論頗為持平。編中皆節本文，數其點畫，凡字句之增減衍脫與今本異者，悉著錄焉。至旁注改鐫，各文讓諸譌亂，因併著之，亦多所辨正。嚴可均唐石經校文書出較晚，朝榘無由當時在，故知之者鮮。其中如坤重靜而德下旁添注也字，諸多經添注字，有顯繫本文者，有見釋文別本者，亦有今本可考疑古有所本者。大抵上石後重加磨校，人所正定亦有唐以後好事所妄注者，必非一人一時為之。或疑宋晁氏據蜀石經增添，則大不然。蓋晁氏所舉蜀石經

增多今固未旁畫添入也即此一端可以覘其考正之不苟矣



## 唐石經校文十卷 四録堂類集本 著録

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順天究乎人唐石經立於開成二年至今巋然獨存此天地間經之最完最舊者也經之有版昉於後唐彼時依石本句度鈔寫相沿迄義是今人所讀者無論非漢魏六朝之舊亦非陸元朗孔穎達所據之本句的石經之句字的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非飲水而忘其源乎至唐石經之失則在奉當時詔令未盡合古書則信偽孔本禮則用玄宗所改月令雖不足以古證以匡今謬有餘也是書之旨蓋欲為今版本正其誤為唐石經釋其非為顧炎武補其惑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并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人所徵引者為之左證而石臺孝經附其後焉又其謂近人治經好依說文改字然經以真寫而欲醇純以篆不可通也故斟酌於篆隸之間云隸省云隸變云隸俗云隸偽至于非隸所有者乃不成字云不體此尤其校例之可法者矣第篇中所舉石經亦有偏旁為

書立政布宅曰三磨改作即宅曰三有呂刑宜方施
石磨改作何詩■苦葉濟盈不濡軌監本軌
作軌衡門可以樂飢監本樂作樂廣似是後
加鐫者禮王制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磨改作十里版
小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姑磨改作為舅春秋哀十一
年左氏傳然則正乎正磨改作止爾雅釋詁作遷
磨改作拜略舉數字以補其遺於全書大體無
傷也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一卷 六藝堂自刻本 著錄

清丁晏撰晏有尚書餘論已見前北宋汴學篆隸
二體石經據王應麟玉海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
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墨
論語見書鐫未就■從近限畢工餘經權罷由是
而言則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
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當在慶曆初年
矣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
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三月國子監言章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五月以同篆石
經殿中丞張次立並堂除蓋畢工於嘉祐六年
也清儒如顧炎武萬斯同朱彝尊杭世駿翟晉
論及俱未之見則其佚久矣是記作於咸豐丁巳
晏從淮安書肆得見墨搨殘破石經一束篆書
一行正書一行即此汴學石經也精以歸黏綴為四
大冊紙墨極舊以為乃元以前拓本汴石刻之墨
本存于人間之奇秘重可寶也道州何紹基既
賦詩以張之漢陽葉名澧復為之跋今人更

汴劉世所亦藏有汴學石經拓本，不知與吳所收何如。吳謂宋史及玉海載仁宗石經無孟子，而此本殘石有之，足補史籍之闕。肅開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無孟子，汴學以孟子列於經，是表章孟子自北宋石經始。專桂馥歷代石經略引李師聖記曰：惟汴學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又近代僻雅之所樹者，後人谷受遷修而復毀，其殘缺得剩者，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為己任，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李所孟子七篇獨闕遺焉，不習讀四書而涉於大義者之所欲增置，而期會猶迫，有司請為後圖。闕可知汴[illegible]學石經本無孟子，故宋史玉海皆未之及。且宋史藝文志孟子為存子類，則汴學石經無孟子，斯尤其證。而此本有之，安知非元人修復石經所增置者耶。



漢石經考異補正二卷 適園叢書本 著錄

清瞿中溶撰。中溶字萇生，又字木夫，江蘇嘉定人。諸生，例授湖南布政司理問。是書蓋為補正杭世駿石經考異作。大旨以為世駿之書雖分門詳辨，而惑於前人謬論及吳斯同說，反以三字為漢石經，四十八碑為魏石經，其言支離外謬，殊不足憑。且於石經殘字與今本之異同，獨不置一詞，洪氏隸釋所載遺文，時葉而不錄。故為此編補而正之。其第一卷則備載隸釋石經尚書魯詩公羊論語儀禮諸殘碑，考訂頗為詳審。第二卷則辨漢石經遺字為經及注疏本之同異，兼采眾說，至有證明。又於篇中有云：闕全遺錢氏、沂家有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二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盡毛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并洪氏隸釋所無，其本亦不

知所從來[illegible]後翁閣學方綱合黄小松本摹刻於南昌則予皆未之見也今考錢本石經或謂即所贋作中溶似亦疑之近歲新出土者有易二石魯詩二石儀禮二石春秋經四石公羊傳二石論語一石校記之石都千一百四十有四字原石[illegible]具存是則前人所未見耳



魏石經考二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 國維有洛誥考已見前是書上卷考漢石經之數考魏石經之數石數考漢魏石經之本考魏石經古拓本考魏石經之文考魏石經篇題考下卷爲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法考故考魏石經以此編爲最詳矣其中以丁氏殘石考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即以其行款排比諸刻殘字俾殘石形狀悉可得而圖其字所當繫之經文亦可得而定既爲圖亦附於卷末後從隸續次第錄之而分注經文於下於是臧琳孫星衍二家所理董者其合者有以證其是其不合者亦得證其非矣又謂隸續所錄殘字寫刻多譌獨是證其與丁氏殘石同一脈絡推評篇古文四體韵所引隆見於隸續者頗有之書春秋左傳三經中所無之字殆未可盡據故不復錄茲尤其慎也

唐石經圖考不分卷 蕩香簃刻本 著錄

清魏錫曾撰。錫曾[illegible]未詳。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又鄭覃傳曰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縱有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正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是創立石經實由覃建言也。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一厄於韓建之築新城，再厄於嘉靖乙卯之地震，其不與漢魏孟蜀諸石經同歸湮沒，亦屬矣。碑雖幸



存，字多剝泐，且日事椎拓，摧毀尤在意中。是編特就墨本完備者圖之，較之金石萃編於字數年月之外增多最後勅狀，嘉慶以前未見著錄。其各經字數雖以零星拓而前後經文現尚可辨，因知周易尾石即為書首石，毛詩承書三葉承詩，盈書石每以一卷均分八列，石之寬不容列者併後石跨書，或於後石前段書畢上列，後於前石後段接書下列，列盡卷盡，界綫提寫經之承經，猶卷之承卷，接聯而下不可分析，又須兩經聯合之上分摹二紙，取便題寫經後字數適在其間，餘墨之漫漶者遂至失拓，或又零拓而裝裱之漫漶者久[illegible]既得兩經聯不確據，後就各紙石理諦審分合，依次為圖，以訂萃編之誤，論足以存其剝而益後人也。[illegible]又謂從記後接寫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而止，凡石十四石，自左傳起，下接公穀孝經論語爾雅至後年月銜名敕狀而止，凡百十三石，皆疑當時石分東西，配合均平，故以張參之書附東列之末，非接寫左傳前也，其見亦是。其圖八列，每紙皆記其起訖，計二百二十七紙云。

漢石經殘字考一卷 石經彙函本 存目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是編所載漢石經殘字，據偁尚書三段，第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石兩之間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第二段洪氏較洪釋每行多數字。第三段君奭，則第二行多出洪氏三字，第一段盤庚從黃秋盦所藏本末行以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與之從松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者，此四字及三半字，又是如皐江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右半，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氏亂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蓋錢氏所藏本亦有魯詩魏風、唐風，儀禮大射儀、聘禮，公羊隱四年傳，論語微子篇，蓋且前金五行條字并隸釋所無，初不知所從來，或云即錢泳所贋作，疑莫能明。又翁於公羊殘碑謂據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爲經，傳自爲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不知隋書經籍志云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經傳之分固有明文矣。今新出土之漢石經可資考證者甚多，逐將歐、趙、洪、婁諸家所不及見，翁氏亦未之覩，証非後人足以傲前人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石經殘字考

漢石經殘字證異一卷　家刻本　存目

清孔廣牧撰。廣牧字奎壇，山東曲阜人。是書卷首有儀徵劉壽曾序，云漢熹平一字石經有關經典文字甚巨。就殘字稍完備者論之，書則在東晉古文未出以前也；詩則齊魯韓三家并存，而以魯為主也；公羊則兼嚴顏二家異同也；論語則皇邢未作疏以前本也。單文隻字之留，每異於六朝唐宋諸本，可以由隸變以推篆籀，下正俗別，旁訓句讀，多務以存為表微扶佚之助。石經之學，蓋莫古於熹平矣，其言是也。此編即取殘經字異於他本者，條舉件繫，疏通證明。凡師授之殊，古今文之別，通段之歧，轉寫之譌，頗能[illegible]別白表於一是。然如般庚予不枚，本不作枚，作丕，今用江聲集注音疏說，謂當從石經作不；克黃氏易所得宋搨本正作予丕，黃氏丕則枝舊抄本隸釋作丕，未足據。依毒今文丕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亦并用今文丕作不也，古丕不同字，但此從今文作不，於義為長耳。又白女圖台民，校本作曰無戲怠，今謂台即怠之省，說文怠从心台聲，故得借台為之，斯言當矣。後引劉某寬曰：民疑台之省借者，借台民即怠民，校本作戲怠，文異義同，是則失之。圖怠民者，言孝子當勤以率下，漢薛韜敬隱皇后頌，般庚儉而弗怠，用此經文。孫星衍今古文注疏云，方言怠失也，宋魯之間言殆，并失民二說，疏通正無取破民為台也。

經部石經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三十三頁

癸酉五月江瀚

漢師傳經表一卷 壽櫟堂叢書本 存目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揭，四川名山人，優貢生，王闓運弟子，好大言，為文艱澀。是編於洪亮吉表齊詩補任末、景鸞，韓詩補翟酺、楊仁、張匡，然洪表齊詩蕭望之上有白奇，此乃遺之。考漢書蕭望之傳稱其好學治齊詩，師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是白奇傳齊詩之明文，陸德明釋文序錄亦缺載，殊不可解也。其春秋表謂漢書儒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師傳經表

董仲舒子胡母生傳中既云仲舒著書稱其德，又云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與他傳敘弟子例同，蓋不知董學所出而闕之也。史遷稱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蓋漢初公羊先興，實二家開之，異時同業，非師弟也。其下是已。篇末兼書五經上載許慎、蔡玄二人，如張霸博覽五經，姜肱博通五經，申屠蟠博貫五經，張衡通五經，劉淑明五經，李郃通五經，樊英兼明五經，韓說博通五經，井丹通五經，俱見後漢書列傳，概弗之及，不已疏乎

書經詮義十四卷 [illegible]池叢書本

清汪紱撰。紱字[illegible]，安徽婺源人。是書自序二：一在雍正癸丑，一在乾隆癸酉。大旨以朱蔡[illegible]然朱嘗疑晚出古文，此則信之甚篤。卷首上書學源流，謂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並范曄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也。蔡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張霸百兩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點其書。是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乎？漢志則言古文尚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儒林傳則先言偽造書十餘篇，後乃言張霸作百二篇，明分為二，路求可證。後漢書儒林傳載尹敏、楊倫[illegible]孫期、周防以及周磐[illegible]皆習古文，楊倫傳亦復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則馬鄭所傳出于杜林，以杜林通識，何致以偽傳書[illegible]壁中逸書鄭[illegible]十六篇[illegible]人心道心四句[illegible]朱子堯舜以來所傳心法，惟此之說發揮至[illegible]千餘言。[illegible]之德以勤為首[illegible]致也，賈誼新書修政語上篇舜曰吾得以敬

也大雅之美[■]敬止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篇所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僞以敬為堯舜所傳心法不更有
據乎其[■]大江雖依朱子猶有山海經為證
至[■]以[■]文東迤北會于匯為東迤
北會于漢俟既東北會于汶例然後接東迤
澤為彭蠡既東至于河看作例而以東
為北江入于海終遵于江之文若東為中江入于
海句則又因重出而又訛北為中實古人傳寫
之誤[■]斯則[■]僭妄矣其無類處詳於議
論畧于考訂推陟及政治亦往往有見到之
語但猶[■]不封建何能井田不井田安問
書傳後案
學校軍[■]終不脫頭巾氣殆當八股文時
代不免為風會所圍歟

尚書大傳考纂三卷 槐古齋刻本
清董豐垣撰豐垣字[illegible]之浙江烏程人
是編[■]成於陳壽祺大傳輯校之前雖
雜采衆說亦就孫之騄盧見曾本參稽
卷首載其父熜序[■]蓋[illegible]熜之序纂實承父學
也其于旅獒傳自遂人氏為遂皇說少昊
摯之立也湯以上數條蓋因堯典而述之孫
氏乃列之五傳冠諸書傳前則漢藝文志言
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固無當矣先
經立傳矣[■]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五
星時之紀謂葉夢得田伏生大傳已言不能無別
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沒後
尚書大傳考纂
其淺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余
謂布位一條已以日月五星為七政葉說非也其
說疑允朒傳說命謂伏生口授與之伏大傳引
書高宗梁闇云云稱是說命傳文則王應麟
疑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者為的矣此誠可疑[illegible]
龍五行傳[■]義夏侯勝當車諫昌邑王事則大
傳之作未必盡出於伏生何可執高宗梁闇
之言以為伏生曾見古文逸篇也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不分卷 道光戊戌刻本

清楊鍾泰撰。鍾泰字碩菴，山東招遠人。嘉慶六年舉人，大挑知縣。是編專釋書今文二十八篇，程題雅識其是真於表壁買之心通衆說之精粹，伏生爲尚書功臣，此又爲伏生功臣矣，蓋易言哉。其以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口授，孟說以隸寫者，每篇各順經文解說，虞夏商周作條讀斷，於易曉而復述其源說之字，用圍識別，非條語所能通者，則予爲解說，用方識別，除其圍遂仍經文，其爲方圍字屬創格。篇中亦解釋附文，圍字曰其爲人也欽敬，附於文章外著，而書思也盛實了然無爲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

兒其恭也，允乎其恭也；其讓也，真克讓也；其光被於四表，猶言四極，格至于上天下地作，亦大率若斯，蓋識乾所訓蒙之本，非學者治經之書。然每篇之後附錄古義，具載異文舊說，以備參考，亦頗不隨則■，非三村家學究所可及■

尚書小札二卷 寶樹堂遺書本

清郭夢星撰。夢星字西垣，山東濰人。以舉人養親不仕，好讀書■。是編於尚書今古文不甚區別，然亦頗疑晚出古文，如大禹謨，則謂典冊也，所以記事；謨謀也，所以記言。帝爲典，臣爲謨。大禹謨篇末及於巽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體。且虞書成於夏史，禹乃夏之先王也，列其王於謨體，毋有不安乎？武成則謂武成一篇不足取信者多矣，不第血流漂杵一語也。周官則謂治神人，治以上馭下之辭，神人曰治，似未允協。且釋六官命名之義，惟冢宰、宗伯不言司，冢宰統百

尚書小札

官，所理者衆，不能名司；宗伯所典，無非天地宗朝祭祀之事，不敢言司也。不敢言司而言治，此後出古文之雜，以盡信處，是皆能獨抒己見。又謂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爲人主御下之柄，然愈福者福之，愈威者威之，仍視其人之自取，人主何敢自作威福哉，因對臣無有作而言，故曰惟辟作也。無逸以萬民惟正之供，蔡傳謂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列春秋貢霸主庸有送使之制爲證，義恐未確。庶邦當是小國屬周附庸者，僅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方伯代達，文王則年歛其正供，不受私遺也。若謂諸侯於方伯例有常

供是以大臣受小臣之賂遺與近世之陋規相差
文文必不出此其說趍正惟於時則有若保衡
列顧炎武云尹在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
始為此官謂太甲篇首即言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說命之言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先王
格成湯也顧說恐未確太甲說命皆晚出
此則仍未能無惑於東晉古文也

尚書札

尚書逸湯誓考六卷 同治壬申刊 西洋堂刻本

清徐時棟撰時棟字同叔浙江鄞人道光
間舉人是書為烟嶼樓經學之一大旨以
為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第一篇其文首尾
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他說乃周秦人
所引湯誓皆散有出今文外者其為別自一
篇而非今湯誓中佚語概可知也蓋今湯誓
為伐桀之文逸湯誓則為禱旱之詞荀子墨子
大略篇湯旱而禱何以六事自責逸與墨子所
引未知得罪於上下句相呼應自論語堯曰
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國語周語上篇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

尚書逸湯誓考

方有罪在余一人及墨子兼愛篇尸子綽子篇呂
氏順民篇凡五見不守後之讀論語者無不以
予小子履節為商湯伐桀告天之辭此其謬
誤實始於孔安國論語注然從但謂此伐桀告
天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皇侃義疏乃謂
伐桀告天是墨子所言則墨書具在何可誣也邪
易緯則曰湯誓與此異而不知湯誓是另人偽
作其辭甚為明析又謂伐桀誓辭稱
夏罪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聖人所
天下為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往正其罪所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之舉全為
討罪起見今此誓未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

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躬乎。此語辭順，足息群喙。更按禮記坊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勝不勝爲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也。歸罪於己無傷人矣。是亦快論。至因惠棟九經古義以論語予小子云爲成湯大旱禱辭，并以今所傳古人湯誥如敢用玄牡等語，乃大旱禱祠之文，皆以偽中所論合遂誦以時論漢學者必以定宇爲巨擘，則亦書同之是孫未足爲定評歟

尚書逸湯誓考

禹貢章句四卷 [illegible]全書本

清譚澐撰。澐字[illegible]，湖南湘潭人。是編據卷首自序，蓋成於咸豐己未。其謂參考眾說，綜輯群書，推表山川，支分節解，而訓詁之，然後此書首尾條理，分析脈絡，貫通州域山川，皆昭然可見云云，頗自矜詡。顧所取非博，以采胡渭錐指爲最多，雖間有駮正，仍不免沿誤。禹貢水道之大者，莫如三江九江。此編中三江則本之夫之說，據國語及漢志，以蕪湖東北之水及震澤下流之婁江爲中江東江，爲南江，而今之大江爲北江。此所指北江中江，與導漾導江經文不合。九江則取錐指引山海經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以爲九江在洞庭之證。然郭璞傳謂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則洞庭非九江明矣。又謂東迆北會于匯之匯當作漢，蓋以東陵在今武昌府嘉魚縣，遂欲以漢爲東陵之誤耳。至其辨錐指言嵎夷在漢樂浪之說，謂嵎夷即青州萊夷，嵎夷路嵎則朝鮮亦爲要誤。國禹時齊未有境在青域，謂禹貢於冀州特書島夷皮服，可知遼東朝鮮不屬青州。遼東朝鮮與青州隔越巨海，在禹貢斷無合於青州之理，安得以朝鮮之地當青州之

㟭夷乎又辨鈔指以積石在西羌塞外謂
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
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菖海與積石通
流其言甚正觀鄭康成云三危山在鳥鼠之
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是漢人以積
石在河關不在塞外凡此皆胡氏之失城
確有依據云



## 尚書周誥考辨二卷 張翊上齋鈔本

清黃謙存撰謙存字　安徽銅陵人是
書考召誥洛誥而作以宋朱熹呂祖謙蔡沈
疑辨而晦亂之又迄無定論乃反覆尋繹本
伏傳鄭注證之以伏傳四年建侯衛鄭注
居攝四年亦作新邑之解作爲根據謂經文
凡曰大邑者指王都凡曰新邑者指下都王都起
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
於六年召誥越若來三月丙午朏即康誥之
三月哉生魄也五年追叙四年之文此皆史家
叙事之義錯綜處然非伏生分年之確讀儒說
經之精亦無由研窮及此又謂召誥言來者二



足證七五年在洛故曰來也洛誥言來者七足
證五六年在洛皆在洛之事設王不在洛不得言
來矣其說並俱有見至以康誥乃冀見勤爲
周公自稱與洛誥須政不暇諸意正同是難不
爲無理但傳以寫見指武王固自可通似不必
易義謂洛誥朕復子明辟復白也明子辟
法也將以明堂之法白之王也下言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鄭氏以文祖爲明堂諸中所陳
皆明堂之大法此其發端也康書正義引鄭
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度錫瑞書疏之曰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尚
書帝命驗緯書髋與今文義合然亦所解竟

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受虞曰文祖，
周曰明堂，亦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
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經文義論之，與明堂
無涉，其說是也。且復子明辟，又曰其基子作
民明辟，如之作民明堂之法，得無甚不詞邪。漢
儒古義謂釋復子明辟爲復政，或以復爲復命
已非，斯更創解，愈失之矣





## 尚書故三卷 桐城吳氏全書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
治四年進士，官直隸冀州直隸州。光緒
中自請開缺，聘爲保定蓮池書院院長。旋
以京師創設大學堂，給五品卿銜充總教習。
汝綸嘗從曾國藩學，故治經亦以訓詁爲重，
是書亦釋卿士師師非度，謂廣雅師師，
衆也；漢書敘傳高手師師，則非衆義，顓孫
師字子張，是師師有張修之義也。釋非我
一人奉德不康寧，謂廣雅奉，持也，奉德猶
云執德，此皆較舊注爲長。其議論尤有極
通者，如以史記與尚書字異，峄縣父曰或史公
所見別本不同，或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詁
言之，有今所改者，讀之當有辨。漢書言史公
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段玉裁乃云
文字仍依今文，陳壽祺又云今文中有古文說，
段氏以方爲古文，易爲今文，與儀推不合，此皆
強生分別。今之文已多矣，古書多異字，鄭君所云
一經之學，數家競爽，不專是今古文異也。且如
漢書所載史記之文亦多異同，豈史漢亦有今古
文邪。是說一出，可省無數糾轕。篇中[illegible]亦
可得而言其詳。欽明文思安安，欽聰穆通而傑，
欽明，書序作聰明，子云美新亦欽明，而古人以
欽爲聰也。今[illegible]此與易順鼎任義遵稽說合

然子更美新不足據後漢書陳寵傳李撰
注引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並可爲證然馮衍傳注引考靈燿仍作欽明
也輯後漢書言誤師此是斯異同校勘志云言此
禹通假詩眷言顧之荀子引之言作禹[illegible]
案吾謂與禹通禹言[illegible]是上文此若作斯汝昌
禹思不成文理無禹字此引史記無禮字棄道
謂說文豊行禮之器禮從豊會意此經以豊
爲禮自傳寫者誤作豊而說文之豊遂不見
經典矣無豊字棄道戒近小人也此說非是
史記殷本紀常祀毋豊于棄道索隱云祭祀
有常無爲豊敬之禮於是以棄常道則史



記固作豊不作豐也思曰睿謂繁露說苑
作容者睿之誤殊非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篇引思曰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也
說苑君道篇亦引云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其
非誤字曉然我則鳴鳥不聞謂鳴[illegible]不聞者
甚言無人也謂無友聲之可求也詩伐木之說與
猶此矣是尤失之孔子亦嘗言鳳鳥不至若云
無友聲之可求將何以處君爽邪汝綸以古
文名家而說經若此是亦雜糅矣

禹貢正解不分卷 光緒刻本
清朱鎮撰鎮字 江蘇華亭人是編采
用之書僅三十餘種於有數說互異者祇擇
定一說以解者約而便於學者而不害其博
搜精擇要未易言耳其凡例有云篇中注
釋多本前人然如冀揚之鳥夷荊之三邦揚
之沂澤孟豬梁之和夷冀沂雍之黑水崑崙漆沮之
東陵多就地勢疏證不襲舊說今檢其書
以鳥夷皮服海曲曰島皮字也貂鼯之屬衣
之夷者也東北島夷捕貂爲業而獻皮服以
自效也島夷今吉林額勒河上貢貂爲族所居
在渤海之中有庫葉島即島夷衣皮故[illegible]申皮



服史記夏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靺鞨國
古肅慎也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
處山林土氣極寒常穴居以深爲貴大林春
冢食肉衣其皮是於鳥夷在吉林者屬者擇
貂鼯及庫葉島之說則兼且冀州無貢遂也
文夷氏本非州內不制其貢此言貢貂乃近世事
似非禹時所有以荊之三邦爲三苗之邦三
苗國名不得曰三邦以東陵爲今巴陵磯在
臨湘縣城陵司則緣謂九江今湘江九水所
合故云然至其以遵漆沮導江皆多未言
可疑然仍隨文爲解不敢創異則尚不失愼重

詩問一卷 [illegible]

清汪琬撰。琬字苕文，號鈍■，又號堯峯，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戶部■■十七年■博學鴻■，授■■院編修。有堯峯文鈔，詩四卷，已著錄。琬平生肆力古文辭，雖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然終以文名於世。是書■風雅正變，謂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葉菁傷夫有德；疾則是二南不得為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為正雅也。然考之於禮，鹿鳴、魚麗，歌詩鄉飲酒、鄉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大射所用以為節也。使詩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所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要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特說也。其說於毛氏有所通焉，然於二南則謂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蓋嘗辨之：文王在上而繫之於召，是以子而擇父之美，以臣而擇君之美也，必非聖人意也。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其正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此其去取俱非無見。至謂孔子未嘗刪詩，則未免尊信之詳矣。其辨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當肆夏、樊遏、渠，謂孔子、子夏不言，儀禮、左氏傳不言，後人何從知之，魯亦何從信之，自是正論。惟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有聲無辭翻得舊說，然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所以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既名之詩，其有辭可知矣。此篇亦不以考據見長，乃知論詩教則美温柔敦厚，而不引孔子興觀群怨及授之以政之言；論聖人錄經詩，則第云或以為懲，而不引孔子思無邪之語。是其治經不免疏略太甚矣。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 光緒三年重刻本

清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等，四庫總目已著錄。其所著書除所傳外十六種外，尚有讀易偶筆、讀尚書偶筆。是編為其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男維利付，當日即本無多流傳。至廣先緒初南海馮焌光乃取桐城蕭敬孚手抄本重刻。其中議論頗多醇正，亦往往有不合事理者。如燕燕先君之思，謂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篤則憂之深，以莊姜之賢進戴嬀，相信之久，而其別也猶勉以先君之思，若擢於歸送之不終者，是之至也。不知莊姜本以思先君之故，勉戴嬀



以討賊復仇，不曰勗仲氏而曰勗寡人，此自立言之妙，豈有戴嬀之於莊姜，尚懼其婦道之不終者乎。載馳控于大邦，謂許大夫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為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畢何所因，何所至乎。爾無我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不知控于大邦者，許夫人之志也。大邦而齊，令欲赴告齊，因以為衛難，弭其亂之何畏其禍之何以甚于大夫君子，毋以我行為過，不如我所思往，以控于大邦為許人之所思，失其義矣。事其大旨頗云首尊朱，然於遵大路、有女同車、風雨諸篇皆取小序。又集傳從劉歆、鄭樵

以笙詩六篇為有聲無辭，方則云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辭則聲無所附，不能成樂調。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笙而曰歌，有辭明矣。春秋傳宋公享叔孫婼賦新宮，新宮亦笙詩也，若無辭則何以云賦。其論甚確，足正朱子，補其所以作補正之微[illegible]也歟。

詩陸氏疏疏二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焦循撰　循有詩經補疏毛詩物名釋已見前　是書蓋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刻於陶宗儀說郛　一刻於陳繼儒之眉公秘笈　一刻於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　案而核之　諸外相承　次序淩雜　此係後人摭拾之本　非璣之原書也　特據毛晉所刻之本參以諸書而考訂之　篇中如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謂陸氏名其書曰義疏　所以疏毛義也　故毛訓荇為接余　則自接余為疏　汲古閣刻本加荇一名接余五字於首　失陸氏本義　今刪去之　其他鞋析　多類此　又謂陸氏為

詩陸氏疏疏

毛詩学　故於各篇末叙述毛詩本末　文雖殘闕呂氏讀詩記所錄　尚可見其一二　今汲古閣本卷末列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四篇　其魯齊韓三篇別無可考　大抵鈔襲漢書及釋文序錄而毛詩一篇係述顯然　特九江謝曼卿至作毛詩不立博士至皆鈔襲後漢書儒林傳文璣吳人　有鈔范氏書之理耶　其辨甚明　洵無媿有功古人　有益後學焉

詩音表一卷　錢氏四種本

清錢坫撰　坫字獻之　江蘇嘉定人　乾隆三十九年副貢　官陝西乾州直隸州州判　少詹事大昕兄子　江寧府教授塘弟　是編凡表二十有一　其自序曰　詩序云　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　聲謂之成文者　宮商角徵羽也　鄭氏以為宮商上下相應　單出為聲　雜比為音　音之諧律　則律亂　律不正　樂之詩即樂也　故言詩者必攷律　而言律者必正音　正音者何　先識聲　識聲者何　兒聲也　凡古人之以兩字相續者　非有所本　古人皆以音近　或以其形　或以其事　或以其聲為用之耳　故兒者　意也　取其意之近

詩音表

似也　又曰熙熙之言如也　亦近似之辭也　凡古人言然如[illegible]皆兒聲　兒聲既著　究出送收聲之始發為出　從為送　終為收　五聲各有出各有從各有收　則有三類　是為三聲　又古人讀聲同透定同　穿牀同　牀審亦同　古人因其同而[illegible]聲以之重焉　紐如鄉女之通　通矣　三聲既著　實通聲　通聲者侯　侯何以謂通聲　侯者出聲之母　諸聲為子　母以統子也　故大為侯音　大之言化　聲從此而化也　故金為牙音　木為齒音　土為舌音　水為齒音　四者必主字於侯者　猶人有五藏　皆主字於心　心居中央為大也　何以通之　出與送收皆協　故通於侯　無出送收者

凡天下之舉相似者僅而已矣吾嘗南北至
僅而通人辨音函有物或無之僅則劬然人
亦無異焉通音既著究本類聲宮商角徵
羽分隸為其類也本類聲既著究未音來者
聲之歸宿凡人生而有聲僅音即具而歸宿必
於來來又聲之所自生也此其所論不可謂不
精矣雖然古音之變由來已久詩人之音皆
本自然易嘗有後世■字母在其音中哉以
六朝以後之音讀上紀周代焉見其能盡合
邪詩音之正既未易言而欲因以求三代之雅
樂思終■夢想矣

詩音表

毛詩天文考一卷　廣雅書局刊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稚存號更生江蘇
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以一甲二名及第
授翰林院編修是編考毛詩天文如三五
在東毛鄭皆云三心五噣今本書中謂今西士以
星外又增三星窺以天文之學古不如今緣
無窮觀天之遠鏡故不見心三星外之三星
識無足怪又謂元命苞以柳為五星天文
志星經皆言柳八星後之附屬者皆以
元命苞為非天文志星經為是此則甚謬三
五不合至云或謂心之東是其次相連者亢氐
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十有
五故曰三五此釋三五為十有五說雖異亦可
通其於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謂董
仲舒劉向於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甚殊
不知春秋閒係亦有史失其官而漢儒之占
驗何能焉劉向無論矣仲舒稱漢醇儒仍無
端妄說伏後世司天家奉為典籍豈不甚悖焉
謂仲舒洪範災異等傳甚可廢也是尤快
論若其北鄘衛之域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商之謠具列分野諸星其原雖古然以今考之環
海之洲除中國皆無與分野寧有是理乎盜可
二南書釋天亦言分野並無取焉

毛詩馬王微四卷 嘉慶十一年刻本

清臧庸撰。庸有韓詩遺說，已見前。是書
名曰馬王微者，馬謂馬融，王謂王肅也。其書
馬說僅見釋文者七事，見正義王肅引者
一事，其餘皆王肅說，間附孫毓。毛詩評故
孫馮翼以為其家著述，亟援之梓，而庸承
其高祖父琳學，治經尊鄭黜王，此編自序
乃曰毛傳簡質，鄭君申述，其有不得備者，
東漢之際，能備通古今文學者，馬季長、鄭康
成、王子雍三人而已，特肅嫉鄭名高，欲掩其上，
唯恐不勝，故為時異，又造孔子家語及聖證論
以難之，故不足取耳，試平論之，肅之學不傳於何
休、趙岐、何晏、王弼、杜預、范寧諸人，邪此猶其
所著拜經日記，不無自相矛盾，然實不失為公
論。又曰題曰臧氏，不名者，古人謙抑，稱氏以別
他族，而不敢顯然自標其名。如文書稱孔氏詩，稱
毛氏詩箋，稽經稱鄭氏，春秋左傳稱杜氏，公
羊稱何氏，此其比也。是則自欲妄擬先儒，謬
為之說耳

毛詩馬王微

經部 詩書類提要十五種 共二十四頁

壬申十月以漸

洪範原數一卷 叢書本

清吳調陽撰。調陽字 四川彭縣人。是
編題曰原數，寥寥闡發，篇中謂洛書
自伏羲時有之，八卦五行之圖，又皆禹所祖
述，云天錫者，如傳言天誘其衷之意。範
金在鎔，似水也，洪範書數內外皆象也，九
疇象井田也，其釋天錫經甚正，以洪範書
數內外皆象坎九疇象井田，殆不免望
文生義。又謂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
一五行九疇之目，皆禹所敘也。五行五事之
敷，言皆禹所演也。五皇極此下五而其子之
言也。類皆人所共知，無待煩述，至解者終命
以考者，傳續之義尤屬牽強，無稽之舉，僅
鯤洪範圖說相較，難同一言，數似尚彼善
於此焉

洪範原數

韓詩外傳校注■卷附補逸一卷 蠶績叢書本

清吳棠輯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

光　年舉人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

是書原題新安周廷寀校注然中有武

進趙懷玉校語周趙二書之出雖先後一

年實兩不相見蓋由吳氏輯入故改題焉

周氏以大戴禮記呂氏春秋列女傳說苑新

序等書校本文間用己意疏之趙氏復刺

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援引本文者條

補其闕略正其訛謬其有功外傳殆遜在周

氏之上也吳氏以編次周氏本為主采趙氏

校語臚列於下字句之異同考證之詳略均



兩載之不加論斷然有周趙俱失者若舉

其一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

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周氏引毛詩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作詩以絕之按傳則與毛詩同義也此語殊

誤蓋所稱衛女者許穆夫人非共姜也故下

文即引載馳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不臧我思不遠是其明證趙氏校語謂今孟

子外書為正篇載之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

所引載馳不可謂即指此其說亦非列女傳

仁智篇云許穆夫人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

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

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

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

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

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其

後翟人攻衛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

侯因作載馳之詩高子謂嫁娶非己所自

親且指此何疑耶諸四庫所收外傳之通

行本不免譌脫且無補逸故讀外傳者當

以此三益齋本吳氏原刊為最善焉

## 詩經協韻考異一卷 畢沅輯編本

宋輔廣撰。廣有詩童子問，錄四庫總目已著錄。是編蓋即多寡集傳作其閒雖左右采之，謂采舊叶此褆反，永嘉陳埴器之云：協褆當作犝古音謂褆為履，所謂褆者履也。吳氏用古音，今韻書褆履不同韻，若用褆字，恐[illegible]人作此音讀，即與友字音不叶，不若用履字之為分曉。篇中於協韻多從陳氏說，不必盡是也。何彼襛矣讀古詩本作襛，從衣，陸音說文衣厚貌，一音不同。騶虞壹發五豝，謂注豝牡豕，牝曰豝，恐當作牝。溱洧方秉蕑兮，謂采蘭水上，韓詩注

詩律協韻考異

采作秉。南有嘉魚，魚謂鯉質鱒鱮肌肉甚美，陸說作鱒鱮肥而美，此其引集傳固時有謂正，似乎暖暖姝姝孝子先生之言者。四庫總目詩童子問提要頗引此書，夷山下則獨美詩以識之，毋乃過歟。

## 讀詩拙言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明陳第撰。第有毛詩古音考，錄四庫總目已著錄。第之論古音實開顧炎武江永之先，雖後來愈精愈密，而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是編雖題曰讀詩拙言，所說皆近膚廓，如曰詩三百篇，宇宙天地囊括古今，而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寬大，廉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賅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云云。歷舉詩篇，亦類此種，以虛言無實義。其十仍以論音為長，然如謂自周至後漢音已轉移，其大要者實具異音說文諸以

讀詩拙言

今得聲，福以偪得聲，斯以其既以先多以即湊臻先秦閒填者讀旅溱讀矣，治讀田均讀乜，又我讀俄也，故義有俄音而儀義因之得聲矣，且以義娥蛾鵝嬰莪我識之類例之，我可讀平也，奚疑乎可讀阿也，故奇有何音而犄錡因之得聲矣，且以何河柯軻坷妸苛訶之類例之，可可讀平聲也，奚疑乎凡此皆毛詩音也，說文之音讀多追時書，然後講中了斷矣。是獨取之以讀詩，豈偶也哉。此言立，今日國人所未聞，若當明時，詎易得手。詳見毛詩古音考者，茲不贅述焉。

毛詩證讀不分卷　稿本

清戚學標撰。學標字鶴泉，安徽太平人。以舉人官河南涉縣知縣。學標著有漢學諧聲，是編論音亦以諧聲為主，遵用漢儒讀若之法，仿有其例，大旨取譬況。卷首列讀詩或問，有曰：詩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即今所謂韻。古人為詩，音以聲成；後人為詩，聲為韻限。又曰：揆之三百篇無不同者，音之一定不得而岐也；揆之三百篇時不同者，音之非一定不可得而執也。十五國之風，千百年之久，欲以一讀定之，亦論古者之未通於方音。其說[■]主[■]明通。篇中如鄭風柳釋棚，忌抑爵弓[忌]

謂古人無所為韻；顧炎武唐韻正東蒸之辨，失之太拘；周頌烈文辟公惠我無疆，謂顧氏以疆為自為韻，歌詩音節既欲就彼，又欲就此，恐無是理；魯頌閟宮未牽，謂[■]韻陌鐸昔藥四部分隸，音讀錯雜，後人展轉通叶，蓋諧聲之學自魏晉後失傳久矣。均極有見。至其言古音大與近儒異者，如風親結其儀，九十其儀，謂此兩音讀轉相近，儀字从今讀亦合，後世韻書支歌分隸，識多事在。又缺我錡，四國是吪，亦我之嘉，謂釋文錡或作奇，則吪亦可讀儀嘉讀姬，此可助閻若璩潛邱劄記謂相鼠詩

儀與皮為叶，東山詩儀與禢叶，斯干詩儀與議叶，若讀為迎知切，似可為不可之論。小雅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謂地裼今從本讀，此可釋顧氏唐韻正謂斯干無韻、裼不入韻之惑。商頌景員維河，受命咸宜，百祿是[■]，謂河有袁音，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列女傳魯秋胡婦以河入之微韻，與宜何字並可叶，讀从祈，此亦可為儀字从今讀之證。但其以漢廣不可休息，水經注司馬縣主莽之息吾也，息音司，可與思叶，不必改字，則殊未然。雖息與思通，惠棟九經古義已言之，考[■]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孔疏甚確。且王應麟詩考韓詩正作休思，陸德明釋文謂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非也。又齊風盧重環注正作鋂，亦誤。雖白孔六帖引詩作鋂，說文金部無鋂字，惟玉篇[金部]云胡關切，初無訓，蓋俗體也。此書凡例稱詩無達詁，尚有所見，錄於上方，今上方無錄，殆[■]刪之歟。

毛詩名物圖說九卷 乾隆辛卯坊刻本

清徐鼎撰鼎字實夫號雪樵江蘇吳人

是編所輯名物真圖於上分别注釋於下

有一物重出不復圖說有同物異名者如蒼

庚黃鳥東山言倉庚周南葛覃言黃鳥斯

螽無圖而有說即附其末有同名異物者如鵲

巢之鳩爲鳲鳩祝之鳩爲鵻鳩將仲子之

杞爲杞柳南山有杞在彼杞棘爲梓杞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爲枸檵湛湛彼

之蒲爲蒲草揚之水不流束蒲爲蒲柳入

木類各分圖說大率據山海經爾雅宋本

草有或未備考州郡圖志諏之土人其用力

不可謂不勤然如鳳麟騶虞要覩其狀

雖有流傳終疑據信葛覃黃鳥可云倉

庚而伐木鳥鳴嚶嚶箋注言鳥鳴未必定是

黃鳥旄丘流離[illegible]鳥也陸璣謂之流離大

則食其母今俗呼鳥爲貓頭鳥圖殊不似

野有死麕之虎大言多毛者也盧令令之盧田

犬也異名同物殆近重出若何彼穠矣唐棣

之華謂據者混唐棣爲常棣考誤且謹常

棣爲棠棣者則又誤矣其說亦不盡從爾雅

釋木唐棣栘郭璞注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

栘說文木部栘棠棣也則詩以唐棣爲棠

棣蓺文類聚引詩夫栘燕之華也閱管

蔡之失道夫栘之華萼不韡韡出當本三家

蓋以常棣[illegible]故李善文選注引詩

常棣棠棣非誤讀也要其部分班列使

於觀覽見圖可爲多識之一助焉爾

詩志八卷 嘉慶五年家刻本

清牛運震撰運震字 山東滋陽人是書卷首其子鈞例言有云詩之章法句法難有孫月峯鍾伯敬諸評本猶非因文見義也此編於詩之章句間會其語妙若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又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今閱其書實則仍不脫明人孫鑛鍾惺個習何嘗能得詩人之志耶其於經文每加旁圈尤乖說經之體篇中如謂以物荒淑女二語已足使極正大經義不必更加奉神靈正綱紀等語甚則何勞筆勢一颺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令人躊躇消魂

詩志

又謂葛覃章三句寫葛覃盛蔚在目後三句婉娩充悅害澣害否二句另換一韻一開一收風調高絕備辭而婉寧作結尤為洽葛點染生色係後迴照者不即不離之妙即此閱雎葛覃二篇可概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所謂於前注正未安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無手不可得也

毛詩補禮六卷 自刻本

清朱濂撰濂字理堂安徽歙人道光世業著有毛詩禮徵凡分四十二類是書成於道光十七年在其後故卷首王蔭森序亦稱及世業之書此編係詩疏序說之大抵根據毛鄭亦不能無誤如鄭風縞衣綦巾云係今衣今巾者言緣亦自有禮制為前人已以按語而議性情誤矣今更申其義以為姪娣二[illegible]貴賤之次怨愈非矣小雅[illegible][illegible]傳婦人五日一御因謂此所五日一御通及庶人所以證禮其實此詩當以鄭說為長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

毛詩補禮

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故朱集傳亦云去時之約再傳既失之而孔疏且符經於天子諸侯大夫進御之同異抑何可笑乎瓠葉傳幡幡瓠葉親庶人之菜也特極言其物之微薄何害以全詩為言庶人之禮鄭箋說於傳未以君子為庶人之有賢行者實與序思古意不合今乃謂此所庶人之禮亦[illegible]家取以補禮用瓠葉係也寬至於另畫備酬酢之儀物係而禮重[illegible]夫豈其然魏源詩古微據後漢書劉昆傳以此詩為古人燕射之樂章雖屬難信古者禮不下庶人其非言庶人之禮

則斷可[illegible]矣大雅文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
[illegible]時仕者世祿所以澄[illegible]世卿自
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譏世卿者乃公羊
之非春秋本指是也[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見世卿國自古
如此而譏世卿者[illegible]春秋之微言大義皆儒
鳥足以知之公劉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語此所新國殺禮饗燕羣臣牲用豕
爵用匏取以補禮[illegible]焉豫侯傳箋通釋曰
說文禱告祭也造字疑禱之假借案慧琳音義引詩造作告
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禱廣雅禱祭
箱禱豕祭也廣韻禱祭豕先此詩或即
禱之省然則古有祭豕先之禮可補者在此而

毛詩補禮

不在彼也又如鄭風子衿青青子衿傳青衿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此言學校學子之服
可以補禮大雅韓奕韓侯顧之傳顧之
曲顧道義也此言親迎曲顧之義可以補
禮乃曰遺之何邪

詩氏族考六卷 別下齋校本

清李超孫撰超孫字奉峰號引樹浙江
嘉興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會稽縣教諭
是書以詩之為經草木鳥獸則有疏名物
則有解地理則有考而詩中所稱之人則未
有纂輯成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經
史諸子以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伯[illegible]其
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薈萃俾讀詩者知其人美刺之
意惜蓋可得而觀感焉然其中亦不無可議
處如謂關雎后妃太姒也詩者好逑蓋
思得[illegible]女以為后妃之助為以淑女為后妃君
子為文王則失之矣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詩氏族考

前[illegible]已有伯邑考計文王未取后妃之時年尚
幼沖宮中乃先有琴瑟鍾鼓與夫宮妾之盛
且思其配至于展轉反側毋乃迂乎蓋本鄭
氏致辨之最為確當此說蓋出于鄭箋不
知關雎言夫婦不言嫡妾且未必定指文王
太姒也即以文王論之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
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今考史記管蔡世家武王
同母弟十人克殷封母弟康叔冉季皆少未得
封是太姒之生伯邑考武王雖生康叔冉季相
距乃五六十年焉有是理乎禮記文王世子言文王
九十七年而終武王九十三年而終其說亦不可信
金履祥通鑑引竹書武王崩年五十四則克商

時年五十有八矣逸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旦
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今六十年以是推
之可證竹書非謬郝敬之疑不辨自明矣又齊
侯之子引申椊說簡兮引于貢傳雖亦云信書
不足據而仍采之何也牆有茨公子頑載鄭
箋宣公卒惠公幼[illegible]頑烝于[illegible]母生
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箋
說蓋本閔二年左傳然錢大昕潛研堂文
集嘗據漢書古今人表以戴公爲黔牟子
文公爲戴公弟作衛文公非宣姜子辨其
論至確山有扶蘇子都子充引孟氏紡謂子
都乃公孫閼字子充乃瑕叔盈字皆世族之

詩氏族考

賢者謂孟坊傳說雖不足據然考隱十一年左
傳則子充與子都皆鄭卿之勇而有材略者
以是斥昭公之狂狡而思見此兩人其說似相脗
合此亦深信孟坊[illegible]大惑不解子都爲公
孫閼字子都者有杜注可憑瑕叔盈之字子充有
何左證且子都忌穎考叔先登自下射之顛
可謂賢乎可謂勇而有將略乎出車南仲
謂毛傳以殷王南仲文王之屬鄭箋西伯以
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其非宣王時將甚
著桑南仲爲宣王時將不第漢書古今人表
作南仲鼎銘與召虎方叔同列史記匈奴傳及杜
寬錄後公爾雅以出車六月爲宣王時詩後

漢書馬融上疏亦云獫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
之功赫赫南仲載在周詩焦山無專鼎有司
徒南中之文羅士琳據銘首唯九月既望甲
戌七字推得在宣王之世皆其顯證某謂常
武南仲太祖以宣王時太師皇父已子南仲稱
太祖安得爲宣王時將毛誤解太祖爲命將
于太祖之廟故致紛紜其實鄭箋逕由不
如毛傳之正白虎通義爵篇曰爵人于朝者
示不私人以爲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于廟者示
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
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焉詩曰王命卿士南仲
太祖從記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

詩氏族考

君降立于阼階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
之班義當本三家孔疏申鄭引孫毓異同評
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
者然隱十一年左傳鄭伯授兵于大宮杜預注
大宮鄭祖廟安見命將必于禰廟乎商頌那
正考父謂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正考[illegible]既生孔
父嘉爲督所殺無慮四五十年矣自殤至
襄又歷七十之年之久正考父是時當存已
百有餘歲安得至是而作頌此駁未允君
以壽至九十餘實公年百八十歲烏知正考
父不如是耶凡此之類雖屬考證要其大致
實備足爲讀詩者論世知人之助焉

有裨詩教

詩緯集證四卷 小嫏嬛館本

清陳喬樅撰　喬樅有三家詩遺說考已見前　是書意在尋齊詩之墜緒　成於所著齊詩翼氏學後　以漢儒翼奉郎顗之說詩多出於緯　此蓋齊詩所本故也　隋書經籍志載詩緯十八卷　魏博士宋均注　梁十卷　又稱其目曰推度災曰氾歷樞曰含神務　喬樅序謂隋火之餘　詩緯湮沒　間有存者　或與雜讖比例齊觀　學者弃置勿道　書遂盡亡　所採數寬　頗逸緯爲古微書　謂推度災諸篇皆讖類　而不知隋志所錄　又有詩雜讖圖　區別而爲二也　近世陸明睿訂殷元正集緯　於三篇外列含文候之目　而後不知路史注所引　即爲含神霧之譌也　然考今詩緯中　如云白之亡柤矢流柤矢流　天降表亂　蒼之亡[illegible]出　房彗星守咮南越　將爲亂　若此等語　皆係占驗　與詩何涉　謂之非讖類可乎　至云風后黃帝師　又化爲老父　以書授張良[illegible]　其爲漢人所附會　尤屬顯然　第此編網羅散佚　視各家輯本增十之三　而引證亦詳　其於後之言齊詩者　固不爲無裨矣

韓詩不分卷 觀壽堂叢書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　是書缺題　因首條爲韓詩　遂以名之耳　其中如詩從古訓一條　齊風還篇[illegible]釋文還音旋　韓詩作嫙　嫙好貌　揖我謂我儇兮　釋文儇韓詩作嬛　音權　好貌　以爲毛傳例不改字　故隨文釋之　再以傳注證之　說文嫙好也　[illegible]雅嬛好也　嬛好也　古訓相承　並未有白[illegible]　韓曰聿通用一條　見睍曰消　箋以曰爲人之言　釋文曰韓詩作聿　劉向同　則謂曰聿辭也　當從韓詩　緋縷一條　小雅采菽篇緋緋爲之　以釋文[illegible]韓詩曰繼　緋也　箋音才各反　因[illegible]說文笮笑也　笑竹索也　[illegible]緪索也　釋名引舟者曰笮　笮爲證　謂繹與緋同　緋緋皆緪索之名　可以引舟　可以維舟　韓詩訓義是也　由此言之　似以韓詩爲主而[illegible]　中谷有蓷一條　又謂此詩由說[illegible]　[illegible]乾字　又以暵爲乾貌　遂疑傳說不可通矣　非暴溢毛傳不能明也　暵其乾矣　毛傳暵[illegible]貌　說文灘水濡而乾也　與易莫熯乎火異義　以暵訓乾　且暵於乾　七言萬物[illegible]　也　釋文脩本作修[illegible]　釋名[illegible]　脩苗　說文脩苗也　苗蓨也　苗音徒歷切　又他六切　蓨音條　又式竹切　與[illegible]數[illegible]爲蓨苗

蘋皆草也蔦與之名三章傳雖異邊水則
涇傳＝于非執涇之涇＝者與也言邊水則與
耳方言陵夏也秦晉之間凡遠而不得欲而不
獲謂之陵失而不已謂之涇或謂之愍方言
又與共趣思也轉相訓則涇亦與也
文選涇曲涇也出涇遠涇同義而與與也無疑言萬與之歡人之欲而不得
謂之涇則物之與而不遂者亦謂之涇詩人以草
之不遂其生興人之不遂其室三章一意後儒誤
執說文曠執之訓以疑毛傳又因之來涇字晦
嫡傷水之說故前後窒礙此其蔽明毛傳孫
為詳確[illegible]非偏為韓詩從可知矣他如魯頌
書隸考辨一條[illegible]隸為二物義本爾雅
洵非無據邊鷺出谷一條謂鷺嚶鳥註一字
詩辭鳥鳴嚶嚶當作嚶嚶鳥鳴嚶嚶或即作鶯字
而嚶其鳴矣當作鶯鳴字因上文嚶嚶之字而
作嚶耳胧改經文不可為訓又舉張衡東
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歸田賦王睢鼓翼
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為鶯嚶嚶
之證亦屬参合蓋東京歸田二賦皆本從
舉鳥聲註非分屬二鳥不然揚雄羽獵賦
何又稱鴻雁嚶嚶邪生民詩美嫄生后稷
釋故前後云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
鄭注謂周人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
是以特立廟而祭之其言是也毛詩傳義曰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經首二句特著之曰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是后稷生於姜嫄姜嫄
更無所妃后稷之上更無祖是以周祖后稷
推事后稷之義以事先妣其義已昭昭如揭
日月矣是說極為精當其後雖反復辨
論而後帝武敏歆從毛傳且云感跡吞卵
經文所無許儒信緯故聚訟紛紛依傳釋經
是為傳之而仍無辭於稷之名棄之故也
事所言周家篤興之跡若在神話
時代周自后稷以上反無可推姜嫄之事蓋
相傳如此[illegible]故魯頌閟宮首
詩其德不回即繼以上帝是依經文具在似
未可信毛而疑鄭也

## 毛詩國風定本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案舊唐書太宗本紀曰：貞觀七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顏籀傳曰：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新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大略相同。孔穎達所稱定本即指此也。是編蓋據正義所引定本輯為一書，其中頗多遺漏。如

毛詩國風定本

采蘩箋云主婦髲鬄也，正義本作髲鬄，故正義曰：定本作髲鬄，與俗本不同。山有樞傳■考擊也，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之字。■是正義本考下有亦字。大田傳：渰，雲興貌。正義曰：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靈臺傳：鏞，大鍾也。論，思也。正義曰：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不知是也。且正義定本互有短長，若不加考證，■何取為之耶。

## 詩說一卷 借月山房叢書本

清陶正靖撰。正靖字稚東，江蘇常熟人。是書多不以毛序、朱集傳為然，但仍是空言說經。如謂關雎、國風，然以為民俗之歌謠，則義無可通者；必歸于后妃定為宮人所作，后妃所作，則穆穆而不可通者多矣。又謂葛覃、卷耳，朱子以為后妃自作，蓋以親執之禮，故傳會耶。刈葛于中谷，采卷耳于周行，以后妃之貴，持其筐傾倚往耶？抑徒行巷宿與民間女子不殊耶？序以其不可通也，則以為在父母家所為。噫，大邦有子，託體之尊矣，窈窕書生家法，恐未可以度量宮闈也。其說

詩說

窮似是而非。關雎之鐘鼓，卷耳之金罍，是豈尋常民間所宜有？至於刈葛采卷耳，特詩人託以起興，不必真有其事。且古之后妃，亦未可以後世宮闈之嚴量之。其辭皆牽■謂集傳以為淫奔之詞，固非。舊說莊公以許祭仲而陽拒之，恐亦■然。■此詩乃叔段所愛善者諷止反謀，善救叔諫其子，比也。不曰叔而曰仲，釋其詞亦以所有先也。但以此誠不根之論。又解生民謂后稷之致棄，經國所言之。經曰：先生如達。羊子之生，胞衣完具，墮地而後母為破之，故其生也易。稷生如

達蓋藏于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啼聲
及轉從數處鳥去而啼蓋至是始離于胞
在既生數日之後也然則前此之疑可棄之
乃人之常情■何怪乎是殆與經不合經
曰居然生子在誕寘之隘巷之前則明已
是子非胞猶未破可知后稷何以致棄恐劉
向列女傳及鄭箋之說無以易矣惠周惕詩
說亦不信姜嫄無夫生子然取二書相比固
■樾應潘岱秩之別焉

詩說

詩傳補義三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安徽
桐城人咸豐　年舉人官直隸棗強
縣知縣宗誠本以道學自居故治經不尚
考據是編亦以義理為主■所謂讀十三
國風無重學校者惟魯頌有思樂泮水
之一篇然鄭風子衿刺學校廢非重學校乎
雖朱集傳以為淫奔之詩其作白鹿洞賦
則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固
未嘗不從序說也且其中有甚不可者如以
蟋蟀詩為樂有節（字旁中注）可以為法山有樞
則近乎曠達後世如太白詩多本此意然足以
開放肆縱欲敗度之風不可為法此則鄭於王柏之
疑經矣果若所言關雎之展轉反側不亦開
沈迷女色之風乎惟其於毛序朱集傳無
所偏袒較之尊朱攟毛一味空言者尚
覺差優耳

詩傳補義

七月漫錄二卷 家刻本

清郭柏蒼撰柏蒼字蒹葭福建侯官人是編專說豳風七月之詩間有闡明如謂毛氏以豳土為晚寒其說太泥下文九月肅霜又何嘗晚乎又一之日于貉辨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之非謂貉狐貍同是三種獸各為經云于貉明是于貆之意且一之日于貉文法與上亦同于貉猶言于狩也猶今之獵獸者言打虎弋鳥者言射雕也孰敢為獸中之一物以為獵射之■名陳氏一生專駁朱子此亦祖漢之偏也其言曰是至謂周禮稱豳詩者係國不得有雅頌也又稱豳雅豳頌者明周家之卒土天下也至孔子刪詩或以係國不得有雅頌故存豳詩而刪豳雅豳頌不然豳雅豳頌何獨無傳邪蘧欽豳雅欽豳頌僅見周禮春官籥章鄭注是亦承其類蓋強為之辭若果有豳雅豳頌孔子必不刪之詩本無此說存而不論可也上入執宮公謂今本亦作功誤也采藝文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公事也箋云治宮中之事疏云經當云執於宮公今定本執宮功不為公事據孔說是功當作公今本仍製唐定本之誤可見亦失之阮元校勘記曰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illegible]上載傳武功傳

七月漫錄

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為長若郭氏時阮書已行何以竟未寓目故治經者非博覽衆說焉可以輕言有所著述哉

七月漫錄

詩序議六卷　觀象廬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有洪範原數已見前

是書於詩有從毛說者有從朱說者有毛朱俱不從而自創爲新說者如云蓼莪刺公子頑也干旄美使臣也遵大路諷莊公也有女同車睦于齊也山有扶蘇刺陳侯也蘀兮憂王室也狡童思睦陳也褰裳諫成子陳也丰陳人來請成也東門之墠許陳成也風雨陳人來蒞盟也揚之水輸平于魯也出其東門忽辭昏于齊也子衿之閒趙宣子思靈輒也菁莪思遠賢也何人斯南考新有也東門之池勸許鄭平也東門之楊鄭人責言也凡此之類無非逞臆至其以芣苢逸書之名解作釋茲實似李食之宜子今本釋誤爲桴李誤李後儒遂爲木名作釋作李不知所據何本又以睍睆當作晛者規矩之規晛睆環睍也此更不詳所出然其謂采薇出車杕杜三篇皆宣王時詩文王雖有伐大戎之事而獫狁無聞文且文武成康亦皆無戎狄之患而詩中所稱南仲者與宣武之詩合班固人表宣王臣有南中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之文中仲古字通南宮或止稱南如南宮适字子容論語止作南容是也茲其考證亦自詳明抑詩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今考國語楚語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注曰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然則武公年老始作抑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武公和元年宣王之十六年其去厲王已遠抑詩作於晚歲則去厲王更遠矣孔疏疑爲追刺亦遷就詩序之辭武公嘗自目擊幽王失德何必追取厲王而刺之乎篇中題曰刺幽王尤爲有識使能盡去不根之論斯無愧善說詩者矣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壬申十一月江瀚

詩經說鈴十二卷 同治壬戌刻本

清潘克溥撰。克溥字澤農，山東夏津人，官湖北知縣。是編卷首自序云：漁獵前代之經訓，檢集先儒之緒論，其說詩精核者為正說，其近說相發明者為輔說，其經義可以備參證者可以有取者則為案說，至唐宋以後不經見之說，本擬不錄，或曰擇其近情者載之，識以多見而廣思，以相引而伸，未始非參悟之益也，因別為異說，他若遺句遺篇句讀異同可備參訂者則別為附說。蓋以是為說鈴而已。案揚雄法言吾子篇曰：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注：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茲輯漢宋先儒之說而題曰說鈴，得毋妄乎？其中每篇正說多列其序，凡例以為其書近古，當有師承，可為典據，然齊魯韓三家遺說，固未嘗不近古，亦未嘗無師承，而概屏為異說，何其偏也。乃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明豐坊僞書，亦為經采入，下至胡文英分年定相諸說，大都以文士義勝，遂■備錄之，非莊周所謂大惑不解者歟。

詩細十卷續一卷 自刻本

清趙佑撰。佑有尚書質疑，已見前。是書蓋因後漢書儒林趙曄傳曰：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竊取其意以名焉。今編中立說不主一家，如謂有女同車以下四序，古定獄也，鄭忽本正，但弱耳，非有大惡，何致屢譏詆而反致爾乎？突如傳至以接壹所擇則尤甚矣，宜朱子之棄而不用，而概謂之淫，則又難免於惑，此不拘毛亦不徇朱，洵為持平之論。然其■有女同車之疾忽也，山有扶蘇刺莊公任謀之不臧也，以釋兮明公失辟也，狡童刺祭仲也義，雖不為迂，後所說則推謂世儒勤好得異釋，相鼠以為禮鼠，釋碩鼠以為鼷鼠，或見之亦非之大率無備之擾也，詩人取喻何必不恆見。勃亦以人家常■碩，則其中大者而相乃訓視漢儒簡質，不似後世繁縟，故可貴也，是儒所是珠草，又謂疏有足以補注未及者，亦有過於阿注而失之者，然矣，甚於椒聊疏如稻米實朋傳朋比也，亦肅孫疏並謂無比例也，發則作比周之比，謂桓叔之德平均■朋，書無孫疏非之正義乃為之辨云，此言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不不修何退邑，傾宗為桓叔罪，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郡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書義若此，斯尤

有識全祖望經史問答曰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歷七十年十力而得晉，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其詩序史記之言[illegible]頗。魏源詩古微亦曰此詩彼其之子美謂大宗五正之徒，皆忠晉以拒沃，翼人誠一君後立一君，去其抱狀，今大節無用言之私，有能為之也也。其說均允。魏又備毛李箋疏於鄭忽晉昭周而唯忽不深於桓叔武公，翼傳唯詔不力。今考箋疏實如所[illegible]出由難[illegible]成敗論人，報致於歎

詩細

# 詩疑筆記七卷 嘉慶甲戌梅花書屋刻本

清夏味堂撰。味堂字澹人，江蘇高郵人。是書疏宗毛傳，往往有不得毛之意處，如關雎淑女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宜為君子之好逑，此明以淑女為后妃，乃以為說未分明，而謂大序之說為允，不知此序上下不相應，其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此淑女自指后妃，即繼之云憂在進賢，則謂后妃求淑女，淑女當指嬪御，於義不貫，魏源詩古微疑為衛宏所附益，良有以也。山有樞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謂毛傳為誤，婁與曳相反見義，曳為舒而引

詩疑筆記

之，婁者斂而攝之，爾雅釋詁婁斂聚也，小雅角弓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不知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傳訓婁為曳，是婁即摟之省，傳玉篇引詩婁亦作摟，若諸不得毛意者。其辭伯兮為王前驅，謂鄭箋指從王伐鄭之事，核之地勢，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自伯之東乎？然錢澄之田閒詩學曰周家東遷，天下稱為東周，之東猶言之周，則可釋斯惑。乃因此遂以詩中之字不必定指天子，於是北門之王事適我，王事敦我，鴇羽之王事靡盬，無衣之王于興師，皆以王為君上通稱，謂之王猶本屬天子，周自平桓

以後天子與其列國等王可得而為風則諸
侯可邇而稱王且援左氏傳春秋楚子也
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
亦不能獨異以是為證謬已甚矣楚及齊梁
之君雖僭稱王若衛若齊若秦當時何嘗
僭稱王邪其它訓詁亦多未安如鶉之奔之事康
監謂皆無善字通用詩意蓋謂王事不暇
惮勞雖無所苦其身不能力田以養父母何
義困而有遁不善王引之經義述聞以息訓監
之為長也生民載震載夙謂夙肅也其實
肅肅然敬鶉惮破風為肅雖本鄭箋但肅無
警惮之義再至其以羔羊五紽五緎五總皆

## 詩類筆記

莫飾之似緣者采芑其車三千謂車之所
數稱師非稱車俱有依據可備一解蓋味
書生當漢學極盛之時再稱日染究與
空言說經者異也

## 三百篇原聲七卷 梅花書屋刻本

清夏味堂撰其書總論一聲爾通說二三百
篇聲證三周頌聲說四三百篇字代聲說
五疊韵證六毛傳證七其總論有曰說詩
者欲求合從古謂不善是則聲不諧不知詩所
以歌也以三百篇與唐宋詩例觀則不諧可
之於歌則無不諧矣文字後起而聲居最先
故曰必求其原又曰三百篇聲可以類求不可
以部分此其全書之大旨也阮元序雖稱
其剖析入微真有吹律胸肌調鐘序吻
之妙然復云書有異稟幾神悟者莫能窺
解余不敢以鈍根謬附知音之列王引之答

三百篇原聲

書亦稱其統今聲音均之一貫自是以後今
韵之異於古者不得概挽而兼古韵之異部
而為韵者亦不至駭且怪矣然復云引於所
由之趣未之尋討直標其平生構昧之見以從積
儒之說十分而得其一二固未能盡識也阮王
所此論似均有微辭今錄其書以待後之
精於聲音者論定焉

毛詩說三十卷　嘉慶二十年自刻本

清孫壽祺撰。壽祺字景桑，浙江平湖人。是書蓋欲為毛氏作[illegible]可，其自序稱至改易鄭箋處時有難之，語非增鄭也，以為不如是則毛義不明也。乃開卷說關雎篇即大失傳意，不審[illegible]毛而申鄭，何耶？關雎首二句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好匹。毛蓋以后妃當

毛詩說

淑女，其為言夫婦，非言嫡妾，昭然可見。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鄭說與傳旨迥異。注謂后妃如是，則幽閒之善女配得君子無不安也，安則好陰匹陽，故稱好匹，匹者非儀之匹敵，妻進御于君所，即女匹男、陰匹陽，或作止。后妃可匹天王，妾卑不得匹君者，非此詁。[illegible]毛而申鄭乎？抑又有傳無所文而曲為之說者。鄭風有女同車傳第曰親迎同車也，初未[illegible]。注乃謂[illegible]彼美孟姜，彼者別指之辭，此同車指陳女可知。今改鄭以子忽逆婦嬀，在春秋隱八年，夫人嬀氏至自齊，在桓三年。齊侯欲以文姜妻之，自必在前，及敗戎師，又請妻之，則在桓六年，距鄭莊之卒當隔五年。若國人當忽不昏于齊之時，即知其將致見逐而先刺之，恐無此理；[illegible]逐後刺之，於事何濟？此李本[illegible]疑說進答於前娶之不當，不足遠於人情乎？其它大都順釋傳義，罕所發明，殊無可取也。

毛詩說

詩雙聲疊韻譜不分卷 道光十八年廣州自刻本

清鄧廷楨撰。廷楨字嶰筠，江蘇江寧人。嘉慶六年進士，進〻士授編修，官兩廣總督，奪職戍伊犁，尋旋起為甘肅布政使，再授陝西巡撫。是書成於任粵督時。在安邱王筠毛詩雙聲疊韻說前。自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古音大明。江〻戴〻孔〻段〻王〻諸儒繼起，益暢厥旨。顧皆言古音而不及古言雙聲疊韻。惟王引之經義述聞偁古詩往往有韻首言有連陽通為一類，所謂通為一類者即疊韻也。雙聲之義則尤罕及。雙聲之說人皆懵然。然錢大昕嘗譏沈休文不識雙



聲，其義新錄中嘗以古人名及草木蟲魚之名多取雙聲而撮舉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多備以雙聲為訓詁者，第不專言詩。廷楨之意，則以為讀詩知疊韻易，知雙聲難。言韻而不知雙聲則無以通古今[illegible]聲易之故。讀詩而不知雙聲則無以見詩人詞錘之精。然則欲知雙聲於何求之？亦仍於詩求之而已。因創為此譜，條分件繫，其目有四。曰錯綜，如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丁城曰韻，罝夫問韻，兔武韻，丁韻見罝武夫又皆雙聲，肅赳句首疊韻是也。[illegible]曰對待，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參差雙聲，窈窕疊韻是也。曰累句，如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illegible]葭菼揭揭，庶姜孽孽，活活濊濊發發揭揭孽孽[illegible]疊韻是也。曰單辭，如關關睢鳩，關關疊韻是也。王說有雙聲在二四者，在一三者，又有以雙聲字分用於兩章者，疊韻亦有在二四、在一三者，又有以疊韻分用於兩句者，中則皆統於錯綜一類。其於詩家之說，互有異同。度之就侯不从韻而从江妻之韻，室不从段而从孔，韎為膝軌，具有苦心，蓋非徒鈔撮纂句焉爾。

讀詩劄記八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又字弢甫，安徽當塗人。道光五年舉人，官婺源縣教諭。炘学宗朱子，故以景紫名其堂。是書雖攻詩序，而頗右毛傳，[illegible]稱孔子不刪詩，[illegible]何以有逸？大抵詩逸之故有三：一則九夏之笙詩篇諸作，書於樂人，本不入三百篇中，樂崩詩從而亡，而遂逸之也；一則或喪亂之後，失其全篇，單章碎句，國史不能載入詩中，而遂逸之也；又如尚書所引，或孔子以後傷者之篇章，流傳人口，實非三百篇以前之詩也。必以為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或又以為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竊以為皆非也。是

讀詩劄記

說極允。至論三家詩，以匡衡於成帝初年上疏，詩之釋足與毛氏闡明傳相表裏，著望之在宣帝時之議，及賈奉上元帝疏，皆精美純粹，可為法戒，精當遠過毛穀梁，然此則未免以偏。如劉向傳魯詩，其條與異說事，所輯詩說指斥時[illegible]，志愛之情，溢乎簡表，詎匡衡所可及邪？他若王吉[illegible]能以詩諫，亦何愧於蕭望之也？其於朱集傳者，辨之精詳，然於廢序則不置論，蓋炘本不信詩序故也。鄭風柏舟序言仁而不遇，集傳不從其說，疑為莊姜之詩，乃孟子集注則謂鄭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集傳成於淳熙四年，集注成於淳熙十六年，是朱晚年固以序為未盡可去也。炘於朱学於此似猶失考。又於常武篇南仲太祖[illegible]，毛傳謂未古未達，以南仲皇父為一人，必有所本，據古書剛無後能明其說，不知[illegible]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雖俱篇[illegible]以南仲為宣王時人，機未寓目，疏已甚矣。然如齊風甘與子同夢，謂夢[illegible]為視天夢夢之夢，引說文夢不明也為[illegible]；風自我人居居，謂說文居居與子几部居處也，乃部居踞也，據本說文以申毛義，確有依據，不同[illegible]說。而魯頌駉篇謂心者萬事之綱，未有心之不正而能成事者也，考牧何與於心？然美衛文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頌魯僖則曰思無邪，斯馬斯徂，能盡物之性，必先自盡其性，如此傳者無心外之學，亦無心外之治。史克作頌，雖溢美，然克亦必與聞聖賢之道者，故其言之精美若是，斯則於宋儒之濡未必[illegible]人，果有[illegible]違耳。

# 詩章句攷一卷 兼葭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章句之儒恆為世輕然欲治經則不可不明章句孔穎達謂古詩以口相傳未有章句是殆不然左氏傳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言即句也則春秋時詩已有章句矣說文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樂竟為一章是詩之有章以節樂也句古音鉤自漢以來讀九遇切說文體下云讀如章句之句斯其證[illegible]編攷詩之章句頗采取諸儒之說間附己意其中如鄭風緇衣顧炎武曰緇衣之詩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今依顧說謂當作三章章六句經中一字為句者甚多況詩以節樂樂之節奏章疊歌詠反覆唱歎何一字不可為句魏風陟岵章因舊曰父曰母曰兄曰嗟至行役為句而予季予弟為句半為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為詩也擊壤歌帝何力於我哉與上息食為韻與此正同今斷章說謂詩以句為韻者其字多如有瀰濟盈有鷕雉鳴之類悉數難終而此篇實不可援以為例嗟予子韻已止嗟予季韻[illegible]嗟予弟韻偶不上五字句下止字句何當以半句為韻此其一徑一違俱極允當其它攷定大率遵朱集傳者[illegible]眾固非無見然[illegible]集傳於毛鄭時有參易其妙有如化工之造物蔑以加矣僅所謂舉一反三或過其實者與

詩樂存亡譜一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是編大旨以為詩有歌有賦有奏
有■有管有籥之不同。歌誦之詩須在學官
學士以時肄業，故至於今不廢。奏籥之詩與人
職之，不須在學，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
詩亦與之俱亡。備檢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凡曰
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籥曰歙曰管之
詩無不亡。騶虞采蘋采蘩所以不亡者，其詩
列二南，又中二南者，房中作歌之詩也。若貍首則
亡之矣。新宮所以不存，其詩亦於下管笙所職之
雖宋公享晉侯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
明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刪詩，笙詩本無詞。

詩樂存亡譜

豳詩雅頌自有其詩，非七月之所能分，亦非
楚茨載芟之所能假，是說殊有見地。譜中
所載賦詩見左傳者五十四篇，新宮本管
詩，茅鴟衛之柔矣不可考，其餘無一篇亡者。
笙管詩見儀禮禮記者凡八篇，今無一篇存
者。籥詩見于周禮者凡三篇，今無一篇存者。由
此觀之，其言不信而■徵乎。雖然，詩存而樂
則亡之久矣。宋書樂志稱騶虞文王伐檀四
曲至魏代尚存，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三曲
琴笙勸鼓，除鹿鳴舊歌，并更古樂，遂已亡矣。
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雅詩六、風詩六，
宋趙彥肅所傳風雅十二詩譜云即開元遺
聲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曰：古樂有倡有
歎，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
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
曲既失其傳，而世莫補為此，故也。若但如趙譜
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
之嘆矣。夫豈其然。■疑極是。近代瀏陽邱穀
士■著樂譜，專名孔廟祀典，禮樂與詩儀
禮所用諸詩，然亦以一聲叶一字，恐仍落趙
譜耳。陳澧東塾讀書記考慨世無成於樂
之學，深以左荀為衆，據此卷能無興憂
感乎

詩樂存亡譜

詩經集傳校勘記一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朱子集傳一書，誠有如宋王應麟所稱，閎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者。且訓詁多依毛鄭，每有勝傳箋處。是編卷首識語以說詩集大成推之，亦似太過，然若陳啟源之肆意駁斥，尤不免妄誕之譏。其所舉不能哀夜、家伯冢宰、昊天泰憮、奚其適歸、天降慆德、降于卿士之類，詩篇中既一一辨之。又稱朱子集傳有所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毛傳本作思（棄此據孔穎達正義），朱子從毛訓思，在漢有游女上，又引吳氏曰韓詩作思，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而未嘗改經文。謂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二詩而改之？其說可謂明析矣。今考吳壽暘拜經題跋記，嘗見宋本詩集傳，經文悉與毛詩經同，此更可為夏說之一證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二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輯。是編卷首自識曰：廿二部集說者，萃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慎修）、金壇段氏（若膺）、高郵王氏（懷祖）、歙江君（晉三）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庠分古韻為詩六部，後顧氏一人知其梗概而已。顧氏博考為編，釐正古韻，撰音學五書，遂為言韻者之大宗。嗣後江氏、段氏精益求精，并補顧說之所未備。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學之大成矣。是書酌王氏、江君之說，定為二十二部，竊謂增之無可復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于五先生之說者，皆異說也。篇中卷上凡五表：一宋鄭氏六部表，二崑山顧氏十部表，三婺源江氏十三部表，四金壇段氏十七部表，五歙江君二十一部表，又高郵王氏析脂部去入之至霽質櫛等韻為一部。說卷下則列之部、幽部、宵部、侯部、魚部、歌部、支部、脂部、至部、祭部、元部、文部、真部、耕部、陽部、東部、中部、蒸部、侵部、談部、葉部、緝部二十二部表。其謂增無可復增，容或有之；減不能復減，誠恐未然。蓋謂凡自別于五先生之說者皆異說，則非。斷五人者固已說各不同，江慎修謂顧氏音學五書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頗緩不煩改字之說，故有古音表分十部，雖今處當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段若膺謂顧氏合

僕於魚為一部江氏又誤合僕於尤為一部皆
攷之未精戴東原■段氏書謂支脂之有別
此足下卓識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鎋薛
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
之就叙者頗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斟酌焉
炘亦謂段氏於其師之曲說無不如響斯應如
言理則宗孟子字義疏證言轉注則宗互訓之
類是也獨此分祭泰以下九韻為一部援據■
確至當不易之論反不能從尚不可解■王氏
江君未之能從也是諸儒如此尚能啟後人之
綫無歧異邪且■■■亦以僕未
者之細加研究可否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

# 詩本誼一卷 半厂叢書本

清龔橙撰橙字孝拱又字公襄浙江仁
和人禮部主客司主事鞏祚子是■之
旨見其自序蓋以為有作詩之誼有讀詩
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用詩
為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
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
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讀詩者自當先求作詩
之心以通其詞而後知有太師與用詩孔子之用
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淆無分別今以三家
之序與毛所傳事義比觀之始知三家多說
本■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誼今日三

詩本誼

家既亡本誼蓋晦因用諸家所輯三家遺說
正其世次為詩本誼涵泳詩詞以補其闕而
附以樂章之用其所徵引略注于下讓未闕
之備說之章句盡治訓詁者未暇也其言如此
鼓與魏源詩古微相出入不及其詳耳如論
周南云關雎思得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
先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
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為風始此誠詩之本誼
樛其也仍多牽變如謂樛木婦人樂得配
君子不云文王寡婦賦注二章之說樛木喻
婦人之說夫家毛序后妃逮下緣序逮下而
無嫉妒然非詩誼此說義既可通所見亦正

然謂見豈歸人美夫也不至此詩即標木之
箋解 左傳子尚夫也之意則太遠矣至其
謂遵大路淫女見棄之詩也女曰雞鳴淫女
思有家也有女同車說人也山有扶蘇淫女之
詞蘀兮感時相親也狡童淫女見棄也褰裳
棄淫女之詞丰歸人思改適也東門之墠思
奔風雨思人也子衿淫女思士也此又從朱
集傳大略相同然朱傳於女曰雞鳴者
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並以為淫女
思有家蓋更而加厲矣檢韓詩三家然
明毛本者甚衆不似魏源欲盡廢之殆亦
其失而然也



山中學詩記五卷 光緒戊寅西河別墅學齋刻本

清徐時棟撰時棟有尚書逸湯誓考已
見前是書不拘漢宋諸儒之說務在暢發
已見故議論頗傷於繁其中如斥
莊姜戴媯謂激陳桓以討州吁約二千餘
言雞鳴求其牡辨改牡為牝之非反覆言以
今尤有韻合今音者屋沃韻約二千餘言
辨崧高甫申朱集傳說以為武王宰文王之詩
則至四千餘言何其也其辭圓風我躬
不閱恤我後謂集傳曰自恩我身且不見容
何恤我已去之後我絕之之辭也詩不若是
其薄詩以敦厚為教豈有割情斷義悍
然決絕至於如此且小弁之詩孟子所謂仁人
怨慕之詩也而其卒之四言全與此同豈孝
慮思長歌當哭作不顧其後之詩並謂孝
子之心竟其怨耶蓋遑者暇也言有暇之日
遑而可解為何暇者也此非言辭寧為不
為豈不可例也飲其寫之美歡哉皇甚暇
自謂其暇皇遑也暇哉之不暇皇遑也其義暇
遑不暇遑也是猶曰何暇暇也乃至杕杜之征夫
遑止何人斯之遑脂爾車此與小弁之遑恤我
後則遑而已矣遑止遑脂之如不可解為何暇
而獨於遑恤有異解耶夫詩人既怨君子之棄我
而復誄之於其詩詩然字語之曰爾則忘我去矣

四牡采薇不遑啟處
也采薇其華之不遑啟處
啟處也四牡之不遑將父
不遑將母也小弁之不遑假
寐也何人斯之不遑舍
彼之不遑稽不遑安
不遑從也是不遑也者猶
曰何暇也

我不忍以垂成之家室坐為後來人所據壁
之捕魚慎無去我所築之魚梁而發我所設之
魚笱我身雖不容於爾我則望爾之爰我
去後事也蓋其念其時夫婦創造之艱今雖
義絕猶必為君子三致意焉以冀後來者之
知其艱難而共為勉勉也惓惓深義之盡忠者
之至也表記引此風曰我今不閱遑恤我後終身
之仁也義解遑為何暇而可誦之仁字哉是說作
終長人類多之意化人讀詩之心其有裨於
詩教豈淺鮮哉又解邶風之卒章亦然
若此類者固當表而出之其義亦烏可沒乎

山中學詩記

# 詩序辨正八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大任撰大任字西受號益其浙江
錢塘人是書專信詩序以前序為真出
子夏後序則衛弘所續此固前人所已言
其要序之首句亦不盡可據也如卷中謂有
女同車之[illegible]序之意頗自正大本無可疑
子盡改為淫奔之詩則是自始至末凡十三
篇皆淫詩也夫淫亂之事言之污口聽之污
耳而夫子乃偏取之獨不污簡牘乎此亦亂聖
經壞名教之大者其責亦甚峻[illegible]辨中
詩[illegible]宋儒[illegible]者不勝枚舉如論關雎
一詩反覆形容后妃之德只是窈窕淑女四字

詩序辨正

等得一言蔽之曰無欲而已窈窕者無欲之象
也淑者無欲之名而渾然至善也此所謂聖德
也無欲故宋儒恆言淑可訓善而善非無欲
之謂又稱用以取此以為全詩用以風天下正夫婦
者其言以為夫婦之際生民之始禮教之原其亂
令[illegible]於天理之正非人欲之私也而世情動流
蕩流為淫艷而夫婦之道失其正矣夫婦之
道失其正則已德不修而推之事父事君與
凡家國天下之際皆失其道而不可行故閨門之
修乃君子立命之基而存理遏欲之始事也謹
此以盡其旨則無欲不循而可至於聖賢從此
以及其餘則無欲不長矣而將入于人禽獸云云

是直一篇性理論矣他如凱風美孝子也
謂此詩美七子之作非七子自作也人子之於
親善則揚之惡則隱之至其母欲改志失
節則其中心恥之而不欲人知尤甚今乃發諸
篇什形為咏歌使是詩之作者果為七子為
某事而作則是七子名為自責而反以暴親之過
揚己之名焉得謂之孝乎此又誤信後序承
詩無此一則曰母氏聖善再則曰莫慰母
心其為七子自作甚明大戴禮曾子立孝篇
小弁詩曰子之辭也■有文同卑剌
怨也謂怨而辭皆子之辭其義甚正而皆非
其本旨怨乎蓋與前輩之說亢儷甚焉而不



可別娶故而為辭昏時傳說于正論以絕之詩人
揭其微而為是詩以刺之蓋怨所要代園之女
怨愛之情甚之同乘同行則是情既之私而
無男女之別也且悅其色而不知其無德以辨
其辭華朝聞暮為而不足責也獨翔翔
游戲無愛也佩玉瓊琚服飾盛而德者
不足稱也如是則修身齊家之義何在乎此不
惟全篇無揚且譏陳女之無德者尚未之言刺
忽之所刺何事前為曲伸後序者此不免
自相違戾矣無衣美晉武公也謂朱子反後
辨之不知非序之誤乃衛弘後世諸家反
史記之誤也因謂武公無賜王請命之事以武

■公之力圖之此自僕而非天子之所能制且先
時晉之土地人民久已歸沃又非人心不服必
假王寵以鎮壓之乃賜其服命而武公能順
受之終身不敢有加則并存宗國雖為不義
而此一節猶其尊王命圖王室之世之所有而可為偽
僕法者也序之所謂美■公者蓋以是耳不
知美晉武公前本明監本毛本美皆作刺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作美且美之
作詩者美之非序詩者美之也何為以過譏
小序而■■其■乎凡是之類皆其失之顯
著者也

詩經異文補釋十四卷　薆園叢書本

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淑威，號芋圃，四川成都人，原籍江蘇陽■湖。是書自序後又記併初名詩攷異，後讀李富孫詩經異文釋體例相似，因復編次易以今名。一每條所標經文悉以阮刻注疏本為準，條與阮本異者采洪於下。一徵引羣籍異文，李書有者仍之，誤者正之，闕者補之，按語則一一簡括，不尚博辯，不襲李楙。然篇中頗亦正誤補闕者，殊不多見。按語雖一一簡括，往往有李釋已引其朔而又引其後以為證者，殆不免屋下架屋之譏。如集于灌木，謂爾雅釋木釋文出作櫂，云字又作灌，



其實並未引詩，故李書不以為異文，非遺之也。胡不佽焉，謂集韻佽通作次，則李書此條載正義曰佽古次字，在集韻前。又自詒伊阻，謂李殘本玉篇堅字下引詩自詒堅阻，云今或為堅字■阻。李殘本玉篇載詩異文甚多，此外悉未徵引，實未見其書。無與士耽，謂耽當為媅，而不知慧琳音義引詩正作媅，逢此百罹，謂罹羅與羅古通用，而不知希麟續音義引詩正作羅，此■由未見其書，不足怪也。老夫灌灌，謂毛傳灌灌猶款款也，款即灌也，知灌為懽之假字，說文懽喜款也。今攷段玉裁說文心部懽下注曰懽懽即大雅之老夫灌灌，張說本此。春秋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新出土魏石經殘石作陳侯鄦卒，說文鄦字下云春秋鄦讙許作鄦，三傳皆作讙，讙款懽聲通，斯尤的證。經字尚若是，況■義之廣絕手。此編前為富順宋育仁序，有余修同文解字，從許書所存古文為主，方將刊於複體，刪存秦篆以上殆古文，合韻制作之精，為五洲同文之備等語，已屬荒誕，天閣復為井研廖平言詩有微言大義二派，其深微者惟與天道，不可得聞，聖門如子夏子貢始可與言詩，則其餘不可與言。所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故詩為賢諸鬼神參贊化育，統諸道釋各教，非數千萬年



後為書世界既已統一，不能見諸實行，此更令人茫然莫測。大抵蜀人為學，性喜好高騖遠，如慎儀之樸實說經■，可多得■。

經部詩類撰要十五種共二十八頁

壬申十二月　江瀚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叙錄一卷 光緒乙巳年虛草堂本

清姚永樸撰。永樸字仲實，安徽桐城人。是書只載今文二十八篇，而所采衆說，不分漢宋，且多取方苞、姚鼐、戴鈞衡、吳汝綸、馬其昶之論，皆桐城人也。其中所錄，如釋孥，下引申鑒為主之制，非古及商迺書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不免失之於泛。類此者殆難枚舉。三江說入謂郭璞言岷江即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為北江，與經導漾東為北江、導江東為中江之文不合。九江孔殷，引馬其昶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間，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歆以為湖漢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尋陽南得通稱九江矣。是則意主調停，近於騎墻。我舊云刻子，亦引馬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社。今攻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馬融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馬氏以為太師言我舊時留言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亦顛隕也，於辭為順。若釋刻子作責以圖存宗社，則與王子弗出句語氣不貫矣。惟文侯之命，謂左傳哉命仇辭云「與鄭夾輔周室，無廢天命」，此篇無之，於所命為重，其證甚確，為前人所未發。又於叙錄說曰書序當信，又曰可疑，後曰折中之論，於古文尚書亦然，能涉獵移而用心，亦良苦矣。

方舟經說六卷 劉卞齋校本

宋李石撰。石鄉貫出處未詳。是書清四庫總目未著錄，通志堂經解亦未收。其周易十例略云：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夫子主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始，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曰元亨例、利有攸往例、孚例、悔吝例、屬例、心情例、取象例、貞悔例、卦名例、繫辭例。然如吉凶屬見於經，顧乃遺之，其略可知矣。周易互體例謂：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其說甚是。實則易有互體，明著經文。歸妹兌下震上，震長兌少為歸妹，六五曰帝乙歸妹；泰卦震兌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故亦曰帝乙歸妹，此其顯證。朱子易本義不言互體，然於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无悔，獨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非互體而何？來知德易注，當時推為絕學，而所說中爻之象，即漢以來互體之法。則互體洵易之要義。其編諸例，亦以此為最善也。它如左氏卦例、左氏詩如例，凡所持論，皆不失乎正。宋人經說流傳無多，宜表章俾不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方舟經說

升菴經說十四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書未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升菴經說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李調元函海據舊鈔十四卷刊本重刻，蓋完書也。慎才雄學富，為有明一代之冠，雖譏評者眾，然其博洽終不可掩也。篇中如帝乙歸妹一條謂帝乙殷之賢君，古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是說極為正大，惟好詆朱熹，頗與毛奇齡相似。終朝三褫一條謂鄭康成古本褫作拕，晁以道云拕與拖紳之拖。蓋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以誇於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專此於義理通，但朱褫訓奪，蓋依程傳，且陸德明釋文王肅曰褫解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褫解也，解猶脫也。奪義近為誘，注淮南子曰拖奪也，由是而言，則程朱以奪解之，亦本古義，似未可非。擧此以概其餘。東陵西陵一條謂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達士，欲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彼憑據以濟其姦盜之地，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蔡沈九江不在潯陽，又從朱熹用胡旦之說，其釋東陵以盜跖實之，尤謬。陸德明莊子釋文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南北懸絕，烏可牽合耶。其於訓詁亦有可哂者，睿作聖一條謂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此真所謂望文生義，鄉壁虛造者矣。然披沙揀金，亦往往見寶，夢而不見一條謂揚雄方言注引作夢，其說曰夢猶瞢也，謂蔽瞢也，則陳奐詩毛氏傳疏說同。往近王舅一條謂近與近相似而誤，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按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曰辭者，謂語助辭也，則段玉裁詩小箋說同，劉敬畦將業齋大也。一條謂郭璞云劉義未聞，慎按詩傳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則郝懿行爾雅義疏說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升菴經說

皆不知慎之先言之又文英辭引吾書樂軍論語
駁曰燕齋謂勉强為文英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英
強也凡勞而勉者云努力者謂之侔英則劉台拱采
入所著論語駢枝中今以此編為明人經說之翹楚
夫何疑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升菴經說

易堂問目四卷 乾隆刻本

清吳鼎撰鼎字尊彝江蘇無錫人乾隆九年舉
人以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擢侍講學士是
書蓋其為諸生時所作以六經疑義集為二禮
為甚因每經擇其尤難者條舉數大事設為問
難有經語儒論定者即引其說斷之有未定即附己
見共分十三門首列郊社禘祫時享廟制律呂五門其
次乃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諸經八門■其於郊
社禘祫多■主朱子不以楊復陳祥道之說■■毛必果為
論定也篇中既非鄭注以天不信緯說而禮有祭
於北郊之文無祭地北郊之文又謂據圜丘在南郊
則方丘在北郊無疑孝經緯祭地于北郊正可補經
文所不及則固信緯書矣詩有五際■以應卯■五
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釋為是並錄御
批於其後云所見甚正今攷漢書翼奉傳曰易有
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
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五際與陰陽災異同稱其
不如應說可知有義雖正而無取者此類是也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堂問目

與顧棟高同纂經學春秋門中嘗引顧復初曰則春秋大事表當刊行在先然顧書頗爲世重此編則鮮知之者矣



## 助字辨略五卷　海源閣本

清劉淇撰淇字武仲　衛園　號南泉河南確山人是編蓋著在王引之經傳釋詞前其類凡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語曰斷辭曰疑辭曰詠歎辭曰急辭曰緩辭曰發語辭曰語已辭曰設辭曰別異之辭曰繼事之辭曰或然之辭曰原起之辭曰終竟之辭曰頓挫之辭曰承上曰轉下曰語辭曰通用曰專辭曰僅辭曰歎辭曰幾辭曰極辭曰總括之辭曰方言曰倒文曰實字虛用其訓釋凡六曰正訓曰反訓曰通訓曰借訓曰互訓曰轉訓其書刊於康熙五十年海城盧承琰撰序謂所著尚有周易通說禹貢說據陸燿切問齋文鈔更有堂邑志及衛園集續四庫總目俱未著錄惟此書幸尚流傳雖訓詁精審或遜引之而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 經考五卷 刊齋叢書本

清戴震撰。震有毛鄭詩考正，已見前。是■編南陵徐氏段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付刻，卷尾有李文藻記，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經餘姚邵二雲手校一過，無甚譌錯矣。今觀其書，大都鈔撮舊說，棄而不斷，其中尤多引朱子及顧炎武之說，至■考古文尚書則多載閻若璩疏證，亦不著議論，惟於卦變偁江春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云云，其按語有曰：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皆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子瞻、朱子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言之。象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所主反對，則不免害辭也。大致繫辭所偁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此所偁江先生者，謂永也。震嘗師永，故尊之。其辨反對於義為長。震之治經於易發明較少，今表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考

六九齋饌述稾四卷　原刻本

清陳瑑撰。瑑字　江蘇嘉定人。瑑長子

故是書卷一釋農釋草釋蕁釋附釋醫

諸闡詁訓。卷二則以其曾有說文引經攷之作，

以說文偁經之書，近日作者不一家，誼多雷同。

轉錄雜因簡為說文引經異文　凡易　書詩

春秋傳禮五篇，類為　　核卷三　為春秋

算例、夏虞三代歲星異例　　專門之學。卷四

以　錢大昕嘗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

篆文句讀之例，因作說文舉例，又有代（？）之義

五十音義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　文釋

量諸條。其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釋量皆

算　之聲音，則謂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

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

用，特取錢大昕之說彙為一　篇，而已。說文則謂先

儒訓釋，傳疏而後人疏據諸家，傳注以正實事，取

是先儒可作，亦當抱膺許為諍友，而決不為攻武

之護前也。故此條於說文芔字藥字羅頹爾雅



翼、邢昺、郭璞爾雅疏注承許誤，皆為辨正。又若火

部之𤇾燎𤇾從火而燎又從火，肉部之脊膌

脊既從肉，而膌又從肉，手部　收𢺜而收掖又山部收嶧，陽孤桐之嶧，上

當作繹。此說文俗字之可議者也。大抵此編多言

小學，至於經義　者，所闡發云。

九經學三卷 何祖手史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

清王聘珍撰聘珍字貞吾號實齋江西南城人是書原題卷數當八九十蓋其殘稿僅周禮二儀禮一似應列禮類但趙之謙刻入叢書仍題曰九經學故歸之羣經總義類聘珍所著大戴禮解詁謹守師法不妄改字不輕立異最為篤實此編亦然如周禮夏官大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為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軹或讀為簪笄之笄謂說文玉篇皆無軒字諸家亦惟劉昌宗音軒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為說然近儒因大馭注中軒字欲盡改考工記轂末之軹為軒謂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此說蓋猶大戴禮注不主改易經字又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謂據魏高堂隆議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升堂以下則位于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今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儀禮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肫胳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謂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案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其說是也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胳即注膊胳後脛二骨也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案肫胳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二條具見讀注疏之精聘珍治經無門戶無平心研究其斯為真學人與

質疑一卷 何鶴千七百二十 大鶴齋叢書本

清任泰撰泰字[illegible]江蘇荊溪人是編卷首自識云經術有淺深無是非也必謂此是彼非非面質聖人何以知之故於古人傳注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其謂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是也若以經術為無是非則非六經中每每有以經證經而其義曙然無疑者爲漫無是非則任擇一家之說從之可矣又何必孜孜矻矻反復研究之乎如公羊何休注謂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謂惠公



之母范注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謚疏云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公既是僖公之母此又無後正同是此經的解不煩曲說矣乃又范注又云仲子卒於孝公時夫使卒於孝公時聞惠公一世至隱元年始來歸賵其說雖通而范氏必為此說者特泥於妾不爲君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則不稱謚仲子不稱謚故創為是說不知妾母用夫人之禮自成風以下成風以前妾子即爲君生不夫人死亦不謚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一也豈必卒於孝公之時始不稱謚哉由[illegible]是而言則經術異無是非耶殆不然矣又謂歐公之疑繫辭特識也易者寡象舉其象與辭而一一可見諸行事今必推之未畫純卦之前曰四象兩儀太極毋乃空談乎凡言易爲卜筮之書亦棄書時詩文注家必信此書爲孔子作因以筮爲開物成務之要及至言數之文則詩言炎術不敢用五行家言則亦跟深奧其義以異人今乎聖人弘深之旨真所謂郢書燕說賢聲或由此起而其實屬非書之是則疑繫辭而信五行雜說更蹈輕疑輕信之失矣

經義圖說八卷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清吳寶謨撰。寶謨字[illegible]，安徽桐城人。是編卷首例言云，嘗見六經圖拓本，[illegible]相傳朱子所訂，不知石碣藏於何地。後至京師，忽於書肆見宋時版本，載宋紹興布衣楊甲撰，乾道年間陳大夫森序。學教授苗昌言校刻，苗昌言與文公同時，則是圖不成於文公手可知矣。蓋本采錄頗多，更正亦復不少。恐學者尊奉朱子，必誦全圖之多與朱子背也。因辨及之。蓋朱子居當時，功令所重，故其言如此。例言又謂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至懿王乃立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乃於武周之世執言九廟，誤矣。姜嫄配地為王莽之邪說，圜丘配嚳又康成之訛言，尤所當深辨者。是書雖略，固非淺學所能通。其為圖說凡二百八十有一，亦詳矣哉。雖不皆可據要，足以備參考矣。依陳鑑衡序，係自得此書後二十餘載，終不見有他本，詢之桐城人，並無有孰其姓氏者。是非特其書不傳，而其名亦不傳，則夫世之苦心一志數十年，枯槁寂寞，而卒湮沒無有者，何可勝道。若吳君者，亦其可扼腕者也。余故校而刻之，以廣其傳焉。嗟乎，若鑑衡之用心，詎非仁人乎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圖說

鳳氏經說三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鳳韶撰。韶字德隆，江蘇江陰人，歲貢生。是書卷首有李兆洛序，據稱其經說盈箱，皆隨手條記，雜糅無次。第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所說涉四子書者為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名曰讀書瑣記，僅數條。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皆畧之；瑣記則併入焉。韶于三禮用力甚勤，故此編占二卷之多，雖鄉居教授，於近儒說禮之書未能徧覯而盡識，然于彰告獨造，所得殆不相讓。其說詩如麟之趾一條，夏炘讀詩劄記嘗引之，曰：公族集傳云：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據古人同高祖謂族，族者屬也，衰服緦麻章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云：族曾祖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族父母者，高祖之孫。然則同高祖謂族明矣。集傳之說本此，今本編中蓋引注而誤。炘節錄之，并補其未備，且謂其解經有心得，蓋愛護之甚至。又著一條云：著宁字通，左傳曰所立處也。綜核經傳言宁者，乃有禮事立此以待之通名，惟王侯宁門有屏，故宁以門屏連言，而惟屏蔽門者，門內亦得宁立此待事，同也。此詩所云著是也。俟於著，揖婦延之進也。既則前導之庭西階之前也。又俟揖婦延之升也。既又先升焉，堂室戶外也。又俟揖而延婦入也。昏禮升階不言揖，升堂不言入室，有文。集傳呂氏引昏禮俟于門外，婦至，揖入，證詩第一俟非也。著在寢門內，昏禮門外乃大門外也。詩正以俟于寢門見其非御輪步時俟于大門外者也。又引昏禮及寢門揖入，證第二俟亦非也。夫寢門也，安得曰庭？又引昏禮升自西階，證第三俟，然婿方在階下揖婦升，則不得云堂。此駁呂氏讀詩記其說良允，實由韶深于禮經故耳。

養志居僅存稾八卷經遺說一卷 光緒乙酉刊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字敬庭，號叔度，江蘇丹徒人。道光五年拔貢生。是書兼采漢宋，不持門户之見。易說謂大壯虞氏注陽息泰也，離亦四陽之卦，蒙屬離宮，故曰息卦在寅；比屬坤宮，坤自乾來，不取爻義也。无妄虞氏注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睽虞氏注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於此二條可得虞氏卦變之通例，張惠言六十四卦消息不足信也。近代言虞氏易者必首推惠氏，茲獨非之，可謂不苟同矣。又謂帝乙歸妹，白虎通姓名篇云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荀爽傳易曰帝乙歸妹，歸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注云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之名天乙也，此則失之。偁湯為帝乙別無左證，史記殷本紀云帝乙立，殷益衰，是帝乙非令主。書酒誥曰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信史固不如信經也。若夫書說禋于六宗，久成聚訟，以未有經文可據，故迄無定論，是殆如鄭人爭年，當以後息為勝耳。詩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謂周鄭君因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平王義當取此，若依是說，則襛詩作於靈王之後，轉不若以平王為宣臼之直截矣。然大明篇會朝清明，傳會甲也，謂此三字殊不辭。說文會從亼會合，亼亦合也，毛傳當本是會亼也，故鄭箋以會合也申之。以篆文甲作宁形與亼近，作字者誤以亼下作下注形，遂成宁爾。其說是也。禮說亦多可取，如謂鄉黨儀制，江氏慎修詳考禮經為之圖說，其言深衣裳制所可疑者，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此是六幅皆斜分有殺。且裳本六幅，如江氏說則以兩幅斜裁可矣，其四幅正身之衣，何取先裁之而又縫之乎，仍當闕疑，未可遽信也。此誠有見，雖不從舊說，而絕無叫囂之習，蓋其說經審慎，猶有先儒遺風云爾。

# 彊識編四卷續一卷 同治元年刻本

清朱士端撰。士端字銓甫，江蘇寶應人。道光

年舉人。士端嘗假館王引之宅，得親炙

其父念孫，飫聞王氏父子之論，故於聲音訓詁

之學具有心得。是書屢引其說，大旨亦與經義

述聞相近，而精則不逮。如釋載驅齊子豈弟，因

馮某解春集主鄭箋說，更即其義而引伸之，其實

非也。萍鄉文廷式嘗言豈弟、發夕，豈弟雙聲

字，發夕疊韻字，皆由聲得義，與下文翱翔同一例，



是解至確。■勝鄭義。新序述韓詩，謂新序雜事

篇、說苑君道篇引詩與韓詩外傳同，據此則謂

劉向述韓詩信矣。此亦臆度魯韓容有相合，不必

定述韓詩也。士端要為長於小學，爾雅佻佻契契，

愈遐急也，謂此文上下多用職韻，急■本緝韻，蓋古音

相出入。江氏古韻標準、顧氏詩本音俱未細審爾

雅緝職二韻通轉之文，與戒急棘古音通假之例。

戴氏聲類表並文集皆云戒備也，義便於急，不特

於韻得也。是戴氏亦未知古音戒急棘通假之例。

篇中屢引經傳為證，既詳且析。其阮氏釋心補

義■不以阮說為然而補之，故引孔子曰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謂用字所包甚廣，所推甚大，說文

用訓可施行也云云。竊意阮釋純謬，不知即以其

說正之。阮氏引釋名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

謂此訓最合本義，蓋纖■者皆可名曰心，但

言心而纖銳纖細之意見矣。後援虞翻易注以為

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即心也。夫

一字恆兼數義，焉得執一義以概之？纖微可云尖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彊識編

無物不貫■亦尖刺之謂■？證之孝經除所引詩

棘心、松柏有心外，罕有合者。如易彖辭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豈曰復其見天地之尖刺者，成何語■

所謂無物不貫者，即士端所謂所包甚廣所推

甚大是■。阮特以宋儒好言心，矯為此釋，而不

知義之難通也。■卷多係雜考，殆成書未矣。

通介堂經說三十七卷　學壽堂叢書本

清徐灝撰。灝字子遠，浙江錢塘人。是書治經按音聲以定訓詁，一循漢學家塗軌，然於乾嘉諸儒之說，顧頗多異趣。其虞氏易論謂自惠定宇、張皋文發明虞氏易義，其後學者多宗之，獨王伯申謂其之正之說違失經義。余究心此經有年，亦嘗從事於仲翔之學，見其支離穿鑿，多有可疑。循其法而求之，而體例參差，無從一定，兹摘其說卦體之陰陽說爻象之謬。又因爻象之變，而旁及於象，且於文言繫辭之無所取象者，無不以變例釋之，了與經義無關，而其言龐雜淆亂，真所謂賊經害道者矣。蓋灝之惡虞易若此，同時陳澧東塾讀書記亦有駁正虞義之語，此則其辭較峻矣。又說箕子之明夷，惠氏周易述曰：箕子，蜀才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為說，其與荄茲文異而音義同。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云云，謂箕子之為此說，蓋以卦爻辭非文王作，與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謂之為夏后氏，岐山為冀州之地，周志象傳所有箕子以之之文，以經證經，則爻辭必為箕子，本無疑義。蜀才從古文作其子，據說文其箕本是一字。劉向所云今易作荄茲，即趙賓之飾說，而荀爽誤據之。後儒正當據象傳以糾其失，乃反以合於象傳者斥為俗儒之說，而漢代諸儒所所不信者，顧篤信之，何其傎乎？且惠氏深信荄茲，別無左證，不過謂箕子為臣，不當居君位。五為易之主爻，在一卦為最尊，而取象者不同，協於王者之義，則為君位，非六十四卦之五爻皆言天子事也。此皆學人好奇之過，固墨守膠說，遂以臆見雜詆先儒，其失之甚矣。信如斯言，則將並象傳改之而後可，是誠不可以不辨也。其說甚允。惠所著九經古義亦存之，惟異是尚，不顧其安，承學之士當知所擇焉。此編亦有其不薄宋儒，尤與陳澧相近。如謂書曰若稽古，鄭以論語有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以稽古為同天，然偽傳合皋陶謨亦云曰若稽古皋陶，不可訓為同天，乃馬注及傳皆云順考古道，訓若為順，亦尚未確。蔡仲默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此諸得之，近人講漢學者不復理會宋注，其實儘有是處，不宜存門戶之見也。是洵持平之論。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通介堂經說

慈銘越縵堂日記嘗云甯氏總合諸義博觀會通于惠一失豈能畢照書注既亡出於劉拾又不能無所纂亂使鄭君生於今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王氏江氏之摶也徐君守古訓古音古義而不廢宋儒乃真能尊漢學扶鄭義者觀此可見是書之足重矣



## 經句說十卷 自刻本

清吳英撰英字蘭舟江蘇吳縣人是編卷首其自叙有曰下資之春愚病難之嬴孫豈敢妄為於經義僅乃句說以成書故其書上不得附於書籍卷冊之末退而與童子訓蒙講章為類者也刻梨印紙急以便蒙也旁加圈點亦以便蒙也其言質要固與一知半解輒自欺欺人者異矣是以編中時有疏舛亦不欲苛求獨惜其生當乾嘉之際又在吳門經學極盛之鄉而不克追隨同里諸儒昌明古義乃甘為一書自比於訓蒙講章之類不亦深可慨歎哉但其采摭殊為不陋如顧炎武陳啟源馬驌錢時惠棟毛奇齡戴震徐文靖閻若璩臧琳方苞馮景翟灝梁玉繩汪中錢塘王鳴盛[illegible]之書俱經偁引其用力之勤亦自不易得爾

述春樓讀經筆存二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科爵撰。科爵字荔裳，浙江錢塘人，官江西蓮花廳同知。是書蓋其手於考訂，其中如荀爽易列穎達之之疏，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其王宗得之於心，謂荀悅漢紀，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荀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備之文，解說經意，則馬融、荀爽考象數之學，述之所儕荀者非荀爽明矣；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與叔欽歸常侍易十卷，荀煇所著，意者煇亦述王弼之學，故附之穎氏所指殆謂是歟。此雖無關經義，亦足見其究心考證矣。然於經之淺如謂五典當以為子孫之五禮，宜從孔穎達凶軍賓嘉之說，恐虞庭時五典未必指五倫，五禮亦未必是吉凶軍賓嘉也（蔡五典五祀又其皋陶謨五典惇言典禮之禮而五典五禮自是皋陶謨同不當例說）。惟謂蠶桑之利九州俱興，據禹貢獨兗州記桑土既蠶，外此無聞，遂以蠶桑為古兗州者非也。今江浙古揚州之地，蠶桑之盛為兗州所不及，何反不言蠶桑？豬謂蠶喜燥而桑喜溼，當九河未道之時，兗地卑，衍水患尤甚，迨河之後土可樹桑而飼蠶，故經曰既蠶。蓋兗州成功最後，兗既蠶而徐州可知矣。其論甚為通。又謂小弁宜從小序劉向趙岐王充之說，皆謬，亦不為無見。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末云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可見小弁一詩有關君國，非士大夫一人一家之私事，故孟子曰親之過大也。至謂周禮分野星有九州，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三州，故七星本九州也。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極狹，徒以相傳古說，其源不可得聞。分野或有妖祥，為占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是則牽於舊聞，未免寡識。古之聖哲猶夫人耳，[■]顛囈之言惡足信哉。

經部孝經總義類提要十五種共三十頁

癸酉一月江瀚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蘇齋叢書本 著錄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諸四庫全書總
目列朱彝尊經義考於史部目錄類殊屬不
倫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於經部總義類較為
妥協方綱是書今從之經義考第一卷易以
連山冠其首實有未安初不置辨何也蓋北史
隋書經籍志但要之
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
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則此為偽書史有明文不必再議乃只言朱氏
誤云司馬貞注當刪正不亦舉其細而遺其鉅與



他如魏氏徵周易義六卷通志周易義六卷魏徵
撰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撰又周易口訣六卷史文徵
撰據此則周易義與周易口訣為二書魏氏口訣與史
氏口訣又為二書矣而晁公武讀書志云周易口訣義六
卷唐史徵撰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據此則七
卷與六卷之歧出口訣義與周易義書名之同異朱
氏皆未之析也案馬貴與文獻通考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

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此皆失引又清四庫
總目提要云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徽蓋以徽徵二
字相近而譌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譌
耳今定為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為唐人從朱彝尊經
義考也朱周未之析翁亦何當析乎李氏鼎祚周
易集解謂李鼎祚集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
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
一卷瓶子記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蓋唐志總其生平
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



臨李燾之徒或以為集注內亡失七卷或以為後
人所併皆未之深考耳案是說亦非李集解自序
有云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
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然則集解
外尚有索隱此所以共成十七卷烏得以瓶子記等書
當之耶劉氏牧易數鉤隱圖宋志一卷謂書錄解
題作二卷案通考劉長民易解十五卷田況為序又
鉤隱圖三卷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宋志載牧新注
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其注

今不傳惟園書在卷數與晁氏本同此皆未詳曾氏穜大易粹言宋志十卷或作七十卷謂此條下又引趙希弁董真卿並云七十二卷朱氏未之辨正[illegible]四庫總目提要云大易粹言十卷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為郡博士時溫陵曾穜守舒州命聞一輯為是書舊本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宋志之誤以為穜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皆各為一篇不相聯屬故從其分卷偏之數稱七十有五數宋刻所標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由是而言卷數不符者其小焉者而撰人姓名乖錯辨正莫先於此矣僅就易論之其疏已如此又方綱酷信東晉古文尚書故於此編亦暢發之其言曰夫以涉於後世之詞不可假借古經則如禮察篇保傅篇之語雜周秦公冠篇之詞及漢昭不聞有專著一書以辨大戴記之非經者至如周書佐篇言舜之君臣未嘗相弒則顯與春秋相悖不聞有專著一書以駁小戴記之宜刪去某某篇者乃獨於大禹謨危微精一之十六字過加糾摘夫以子朱子援



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而後世為考證之學者猶不憚於過加糾摘如此後來以考證篤守此典其所著復初齋文集古文尚書條辨序大旨略同所爭僅在危微精一十六字蓋且見又出毛奇齡下矣

傳經表一卷附通經表一卷　洪北江全集本　著錄

清洪亮吉撰。亮吉有毛詩天文考，已見前。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六年，亮吉在陝西巡撫畢沅幕府時，蓋畢屬代撰，故原敘即署畢名，而章氏式訓堂叢書遂題為畢沅撰，非也。今從本集。傳經表分易、書、詩、春秋、禮五類，易表[illegible]主父偃。表主父偃，據漢書主父偃傳，晚通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初未傳經，只合載通經表中。魯詩表列孔子、子夏、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孫卿，此乃陸德明釋文序錄毛詩一云之文，今以浮邱伯故移之魯詩，似亦未安。齊詩表列樂恢[illegible]，後漢書本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並未言其[illegible]齊詩。而儒林傳稱任末少習齊詩，景鸞能理齊詩，顧轉[illegible]遺之，何邪？又儒林傳後漢習韓詩者有召馴、楊仁，韓詩表亦未載，可謂疏矣。毛詩表鄭玄上出張恭祖，注云習齊詩，今考鄭玄傳曰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是張恭祖傳韓詩，非傳毛詩。至云習齊詩，更不[illegible]何據。春秋表賈誼下注引梁書武帝答劉之遴詔云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則誼左傳亦淵源於荀卿，疑即張蒼所授，不知釋文序錄固已明言蒼傳賈誼矣。又劉歆下田終術注云翟方進授，殆亦失之。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雖授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然則終術從方進受星曆，不受春秋明矣。凡斯之類，要有關於經學授受之原，特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傳經表

## 經書算學天文攷不分卷 手稿本

清陳懋齡撰懋齡字 江蘇上元人副貢生
張之洞書目答問姓名略算學家列懋齡於
兼用中西法是書卷首其自識有曰算法至今
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禮致日等項
為測算之根漢儒擬於根據之途營造渾天儀
因夫子有北辰居其所之句至孟子言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其自羲和假據周髀蓋可攷而知五經
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議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國之
制開方魯論乘馬詳哉言之然職方鄭注迂誕至
制步畝乘達魯論千乘畔要雖合讀其書者卒難
了然于心口今依恒星東行詳攷歲差以弧三角視法圖
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攷詩書及於魯隱若
為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云云實其詳明勝覲繹也
未遂矣今係之如為書要以中星攷冬夏致日攷渾儀攷
周禮職方封國攷 從以制開方攷魯論千乘開方攷
魯論北辰北極攷無不言之鑿鑿明白曉暢洵屬兼
通中西之法足為初學之先導焉



## 鄭志攷證不分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成蓉鏡撰蓉鏡有禹貢班義述已見前是編
僅三十條本非完書其冷剛問大畜之四童牛之
梏之告一條謂鄭君先通京氏易後從馬季長乃
傳費氏易據說文述孟氏易作告則京氏易亦或作
告鄭本作梏知非用京氏易其為費氏易無疑又桑
鄭志易義之條皆答冷剛語而他經亦無冷剛問是剛固
傳鄭君易學者也此雖推測得之於理或然書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一條謂稷下者稷山之
下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也書贊作棘下
者稷棘古字通棘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誤證矣棘下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
君云齊人號之[illegible]棘下生亦無常人是其義矣說頗詳核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一條謂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
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云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

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為毛公以前師朱子家法分別未晰其駁經義者是也但於仲梁子仍未詳今攷韓非子顯學篇云儒分為八有仲良氏之儒梁良古通桓六年左傳季梁漢書古今人表作季良仲梁子其即仲良氏歟序長發大禘也一條謂故鄭答云探意太過得無誣乎以下佚故皮錫瑞後有鄭志疏證之作較為審備然亦多采此編云



陔園經說三卷 鵠壽堂叢書本 [illegible]錄

清宋綿初撰綿初有韓詩內傳徵已見前是書以說易為最善其謂自古言易者無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學乃陳邵諸子一家之言非大易之通義又謂王輔嗣忘象之說後儒以為一埽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而不知非聖人作易之指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先是象數之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誠哉其言也焦氏易略例又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踰彌甚愚以為此誠有之然互體卦變固易中之一義不可廢也其說均極允當其說卦兌為妾為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焦氏經義述聞云羔為羊字之誤書傳無訓女使羔當為恙字之誤也前謂以羔為恙解義猶回書傳亦無確證恙從羊聲養亦從羊聲謂恙為養之誤字不如釋羔為養之脫文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合養字脫文成羔羔古當作養

則形聲較為切近與女使之義為合而公羊注所謂炊烹者曰饔漢書注所謂饔主給烹炊朱震易傳所引鄭本陽謂為養注徐亮之向之者皆為切證又蹇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王氏經義述聞云義善也字通作儀爾雅儀義也義謂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蹇而義謂性發蹇而又合宜也如子路問強夫子教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所謂蹇而義也以義訓善未免蹈虛此駁經義述聞所見亦是推■字晝寢取韓■愈論語筆解晝當為畫之說以為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春秋譏丹楹刻桷論語譏山節藻棁左傳言孟獻子有令聞而美其室彼皆君卿大夫猶以為非禮宰予在庶位而有畫寢之事故夫子切責之雕刻畫也圬采飾也二語極言畫寢之■非非比譬語且明夫之宰予嘗言力不足故有畫寢之事禮云君子不晝居於內若晝居於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畫寢邪夫子故切責以激厲之若畫寢則僭禮甚矣豈宰予所得為乎且既畫



矣猶曰不可雕不可圬■似殊弗類然劉寶楠正義■謂其於義亦得通固不獨錦初信之耳

古今天象攷十二卷附圖誌一卷 聚學齋叢書本 著錄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介菴，直隸通州人。是書以自漢以後禹貢之山川、儀禮之宮室、春秋左氏傳之國邑皆有成書，而言天者獨略，甄鸞之五經算術止計九章之應，隸之六經天文編不無疏漏，■是篇分類記述，爲八篇：曰原始，觀象，循斗，定法，治曆，布憲，述微，演緒，分四紀十二卷，附圖說一卷。其中如原始篇之始，引易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文言繫辭曰乾知大始，及易有大極，謂元者理氣合一之稱也，



元爲天之始，亦即天之德。聖人設教不以不可見者示人，故易言萬物之始以元，統天是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而捨天之鴻濛開轉亦無以見天也。伏羲之畫卦始於乾之奇畫，而乾元大始即統寓於中，所謂太乙太極也。又謂莊列之徒於天元■前強爲區別，或又謂元爲玄爲虛，異端乃秦之窺，秦漢以後或專謂爲理爲氣，而以太乙太極爲天地未判之名，要而論之，皆非經義矣。其說正當確乎可從。觀象上天極謂璿璣，即北辰玉衡即北斗。此虞夏以來相傳古義，當緯書未出以前無不作如是解者。蓋天之有璣衡，猶國之有君相，天懸象而斗建，猶之君建極而相贊治，其理一也。太史公作天官書首■中宮，獨詳北辰北斗，其近于辰斗者止略及之，即虞舜在璣衡之遺義，自漢之後士罔作渾儀，用之當時有效，於是緯書之生，乃附會之以機巧之制。上疑古聖之經謂書之璣衡即儀象之器，此之董誣虞帝矣。是則由昧古義以辨注疏相承之誤，當有魏時馬鄭之說已出，魏志魏王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



又曾寧傳之基著寧曰上正璇璣，協和皇極，而斗極爲璣衡之義猶相沿用，亦足見其不可易也。其它■可類推矣。

漢碑徵經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著錄

清朱百度撰百度字年橋江蘇寶應人是書大旨以為秦焚簡策古文散軼漢興以昌明經學其後經師相承轉寫譌謬不無差異傳流至今不變者惟漢碑為最古因即隸釋隸辨所載漢碑中有合經文者節次於篇魏晉去漢未遠其有可發明者亦備載之並旁搜金石之文以補洪顧之闕又復參以近書佐以成訓以宋文字以察訓詁其用功甚勤但其編僅周易一卷非完書也且漢碑中如孔宙碑於亓時雍亓即今亓字弁之變體徵特為堯典之異文註可明顧命率循大亓北堂書鈔引亓作弁古義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亦引是碑謂亓即變字循順同為假借循變即節哀順變之意其說甚是又衛方碑悼蓼儀之劬勞孔耽神祠碑惟蓼儀以恰恨乎郙斯君碑蓼蓼者儀尤足為古書兩書■之證■補而成之■其有裨經學豈淺鮮哉



儒林傳經表二卷 乾隆辛亥[illegible]道堂刻本 著錄

清周廷寀撰廷寀字贊■年安徽新安人是編刊於乾隆五十六年洪亮吉■傳經表已先成殆未見其書也易家第一自商瞿一傳至衛戚十二傳易家第二自費直一傳至毋將永二傳書家第三自伏生一傳至馮賓九傳皆今文也書家第四自孔安國一傳至桑欽七傳皆古文也詩家第五自申公一傳至龔舍五傳皆魯也詩家第六自轅固傳至皮容六傳皆齊也詩家第七自韓嬰一傳至髮福六傳皆韓也詩家第八自毛公一傳至陳俠五傳皆毛也禮家第九自高堂生■傳至慶咸七傳春秋家第十自董仲舒一傳至老咸六傳皆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一自胡母生一傳至公孫宏二傳亦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二自江公一傳至蕭秉五傳皆穀梁也春秋家第十三自賈誼一傳至陳欽八傳皆左氏也其中不無小誤如書家歐陽高為歐陽生曾孫歐陽生字受書兒寬列四傳為當列■六傳今列五傳非也詩家■齊詩有蕭望之而無白奇然尚見於注中春秋家左氏

有貫誼而無張蒼則遺其本矣



傳經表補正十三卷附經傳建立博士表一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汪大鈞撰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唐人是編蓋為補正洪亮吉傳經表而作以朱彝尊謂經義攷載承師一門實洪表所本而詳核則過之今為小變其例經自為表以便省覽而以通經諸儒散附各經之下間有補正者加案語又增家數與考授受無考兩格尤為詳備其所補者如易表孔子之次即列子夏注云子夏易傳雖出依託然必有所本應於言子弓子夏門人亦可為傳經之證[illegible]

歐陽生[illegible]漢書儒林傳兒寬[illegible]歐陽生[illegible]世世相傳至[illegible]書表

曾孫高為博士釋文敘錄云寬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洪表誤以世為歐陽生子名所見僅允詩表列張恭祖於韓詩亦迮洪表之誤惟齊詩有任末而無景鸞鸞當係偶奪耳春秋表胡毋生董仲舒注云公羊疏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戴宏序謂胡毋生與董仲舒嘗見于圖讖史漢儒林傳釋文戴宏序六藝論並云言嬴公諸人為胡毋生弟子其胡毋生弟子可考者僅

公孫宏丁人惟漢書有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一語洪表以嬴公褚大段仲呂步舒為胡毋生授而於褚大下云此下三人皆董仲舒下又於後另列仲舒吾邱壽王呂步舒睢宏鮑敞五人似未安今考[illegible]儒林傳言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段仲溫呂步舒並無嬴公漢書儒林胡毋生傳說云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傳乃云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則似以此諸人為胡毋生弟子疑義所也安知褚人非同貢為從嬴公後兼事睢孟耶況如仲舒弟子呂步舒至不知師書以為下愚更何責乎有此弟子也



經說管窺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著錄

清王士濂撰士濂字　江蘇高郵人鶴壽堂叢書即所刻也是編平所闡發如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案楚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注女嬃屈原姊又說文嬃女字楚謂姊為嬃嬃蓋姊之通稱也今考陸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見周易義海撮要似即或曰所本也鄭志答泠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漢書高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嬃此俱失引書盈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案禹謂予乘舟車四載隨山刊木即辛壬癸甲四載也此為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謂娶於塗山生子後辛壬癸甲四載嘗過門不入也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正以兗州一州之賦言之是禹盡力溝洫之事非謂禹治水十三年也孟子八年三過亦約略其詞可是尤新而不矯四載訓四歲其史記尸子呂覽諸書俱不合鯀湮洪水為歷九載禹平水土乃僅四載

此理然其謂禮少儀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櫝與劍焉廣雅袟櫝袟劍衣也袟櫝係一物袟是衣前襟係類篇劍衣取繫襟旁之義故以袟櫝名袟戰國策及史記皆作袟謂衣韣纏也則此當為袟櫝句袟劍衣也猶言衣韣纏劍衣也又謂春秋閔元年經曰季子來歸杜元凱釋經文云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不知季友非魯之忠臣也魯國之亂實季友啟之春秋何以書曰季子來歸此特冀倖之辭若謂魯難未已今幸有賢者來歸而可以諱難矣故書字以嘉之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於其來歸也有善辭書過望者然不料其後弒前轍也一考物一衡人俱卓有見地是亦足以存矣



苦岑經義鈔六卷 秋樹根齋本 著錄

清張鴻楠輯鴻楠字晉柯浙江鎮海人是編首列授受系表所循徵君黃先生者定海黃式三也其下子二以愚以周孫三家辰家岱家橋并及門與再傳三[redacted](傳)弟子暨私淑以一家授受彙所撰經說為一編自式三以周父子而外大都罕所流傳其中如張桂風連山歸藏用易無義極辨孔穎達以代號為言之非[redacted](劉芳)亨頗有據辭力正杜預以耶禮享君夫人用璧琮不用璋遂破享為饗之誤



[redacted]又張壽榮說文學見辨誤蓋胡秉虔此書雖於說文有所發明然其疏舛處正自不少今辨誤四則頗為碻切[redacted](詳)餘多應課舍課之作雖間有可采本非著述而皆出一師承卻諸近世固亦不易得焉

##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娛術堂集本 著錄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浙江蕭山人是編蓋為有清諸儒見於學海堂經解者錄其師承所自實則有清諸儒類多能自得師不比漢儒傳經確有授受且其中所載不無疏失如謂毛奇齡之學原於其兄錫齡案清四庫總目提要易類仲氏易云或傳此書蓋奇齡假歸之後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八十四日而書成蓋以其兄為辭究奇齡所自解今以為先仲氏者所家學非也溯其淵源惟援以大學古



本之尚書傳平恐亦奇齡所臆造也李惠周惕之受業於汪琬王鳴盛之師沈德潛則韓愈師說所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斯之謂與而臧庸學於盧文弨凌廷堪慕其鄉江戴之學後從翁方綱阮元游錄皆弟及何耶又若邵晉涵為錢大昕曲試浙江所取士孫星衍[illegible]則大昕主講鍾山書院門人焦循亦從阮元游且為其女夫似均其淵源所在也

## 皇清經解提要二卷 娛術堂集本 著錄

清沈豫撰是書之外尚有羣書提要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二書乃未成之書其意本欲仿困學紀聞日知錄之例蒐釋羣言勒成一書以老病而未克竟或當然也篇中論斷不免失實如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大要以傳箋為本而出入於大全集傳之間不泥古不悖古周禮所謂調人可約略其旨趣矣但於陳書為欠詳審稽古編多指擊朱集傳調人云乎哉清四庫提要謂



其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未免或有所偏較為得之[illegible]然所[illegible]特毛鄭孔齊魯韓三家詎非漢學何嘗不排之乎謂杭世駿經史質疑雅確淳實[illegible]世駿此書蓋錄其主講書院時與門人問答之語間既膚淺參亦無甚深義其經學固遠不逮其史學也至謂惠棟周易述為漢易之淵藪虞鄭易居十之六而總以李鼎祚集解為藍本旁通曲證四聖人不言之妙發揮殆盡矣此尤阿其所好周易述易微言高談玄妙居然窮神知化實則雜引

諸子支離傅會其末言生安之学乃謂後人讀孔
學者止及困勉之學而未及生安六經之書生安之学
為多讀困勉之学未嘗不親切而有味以示学者則善
以之訓詁六經則難矣斯則視六經如天書不切人事亦
何貴有此学耶若其易漢学則陳壽祺私記嘗議
其規模畧具考覈實疏已糾摘之矣且如錢大昕淹
通經史卓然一代鉅儒其所著十駕齋養新錄亦
既博且精鑽研靡盡顧僅謂其於石经宋元刊刻
及海外珍藏各本俱能窮搜源流真賞鑒之鍵錧也



以此循錢殆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矣孔廣森
春秋公羊通義於何休解詁頗多辨正然以新田新鄭
證新周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又不用科旨别以天
理王法人情為三科近於俗說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
譏孔於公羊學尚淺■無具■蘇乃謂其邃精為公羊
功臣抑且為注疏之聖哲二論正相反大抵讀書考
古見地各有不同學其■概以侍學者之折衷■矣

## 博約齋經說三卷 光緒甲午廣山潘氏叢書本

清潘任撰任字　江蘇常熟人是書雖分上中
下三卷實止經說十篇每篇之下往往附有評語或
黃元同先生曰或俞曲園先生曰疑亦書院應課之
作也篇中如申鄭君注經引緯書謂讀鄭君詩
箋禮注觀其所引緯書類皆精理名言合於經傳
者可知鄭君之精於緯書故能分別精粗擇其是而
舉其要至于怪誕不經之事非經傳之所載非聖賢
之所道鄭君亦何嘗偶引以釋經哉賈孔諸儒撰疏



經義疏時時援引緯書已失之雜然孔沖遠云緯文鄙陋
不可全信孔氏亦有所區別也其說■尚允當所述鄭注
數條亦見緯之可以輔經洵■為高密■又鄭注以
經改經說謂鄭君注三禮每多改字處或通古音以
易其字或據古字以定其誤易一字必體會上下文
融貫經傳非若宋元明儒者徒憑臆見妄改經文凡
所舉證皆頗確實周南召南說排斥眾說獨主鄭
義五祀說則■欽本北堂書鈔禮儀部祭祀總上孟
冬祀行引禮記鄭注云冬陰中於氣盛寒於外祀

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據此是鄭注本作寒於外不作寒於水寒於外與行字及辟除之義皆可相通今注疏本作寒於水乃外字譌也若是則五祀之當有行此其明證可正金鶚禮說依陳氏禮書謂冬祀井而不祀行之非其訂鄭注為功不小任自言服膺鄭學信非虛語矣



## 經義懸解五卷 光緒十三年[illegible]刊辨齋集本 存目

清徐壽基撰壽基字桂珠江蘇武進人是編雖似趣重考訂而疏畧甚多如晝寢一條謂朱注以為當晝而寢故終不如古訓作畫繪之畫為長但云古訓作畫而不知出韓愈李翱論語筆解然筆解謂舊文畫作晝字初不詳所本唐李匡乂資暇錄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畫字言其繡畫寢室是梁時字仍作晝特梁武讀為胡卦反耳必也正名乎一條謂[illegible]名之字說失之鑿朱注以名與實對言與指實言所謂名今之稱謂也出公以祖為禰名不正孰大於是故夫子以正名為先今考趙岐無論語注謂名正書字也古曰名今世曰字者鄭注論語也見儀禮聘禮記賈公彥疏而荀子正名篇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此似朱注所本至以祖禰之名[illegible]則公羊傳所謂以王父命辭父命[illegible]固不足據以拒蒯聵者何嘗不正祖禰之[illegible]名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一條謂壹為專一純一之義壹是即中庸所謂不貳不忒言道衰於一是而皆以修身為本也案禮記大學注云

壹是專行是也蓋鄭氏先言之矣段干木一條謂魏文侯言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據此則當以段為姓干木為名故風俗通姓名注以為姓段名干木此亦未確依史記老子列傳段干明是魏邑名因邑為[illegible]姓故魏世家既有段干木又有段干子田完世家復有段干朋段干朋戰國策[illegible]策作段干綸高誘注段干姓綸名也竊疑呂氏春秋之稱干木猶後世稱司馬遷為馬遷行文取便爾應殆失之其形渥一條謂渥讀如其字不勝其任而汗顏也晁氏作刑剭謂重刑也非是此解亦舊說程頤易傳曰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何以合龔程傳而不知鄭玄渥作剭見陸德明釋文不始晁氏乃并釋文亦不寓目陋已甚矣麟之定一條謂北人謂髯為定不遵雅訓而取俚語殊為乖謬按畀有北一條謂[illegible]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言蓋本於此是乃拾遺記本詩非詩本拾遺記也倒因為果抑何



可笑如斯之類更不足道矣

經部羣經總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七頁

癸酉二月江瀚

禹貢正字一卷　道光己酉自刻本　著錄

清王筠撰。筠字菉友，號貫山，山東安邱人。自唐玄宗改尚書，又令衛包改之，於是孝經所無之俗字多見於此經，其字既改，其義即別，是經義亦自此而繆矣。是編以漢書地理志為主，兼采他書，雖未必盡復古文之舊，而要為人之隨處參考，洗擴其謬。編題之貢與篇中之貢大小迥別，不可合為一也。說文曰：貢，獻功也。又曰：貢，功也。曲禮曰：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



據此三事推之，知題曰禹貢者，謂禹獻其治水之功於堯也。篇末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即篇題禹貢二字之正解，是經以禹敷土三句總冒，下以告厥成功總結之，而安得以儕於厥田厥賦厥篚厥包厥名之厥貢為一篇命名之本義乎？禹之自道其功也，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即本篇之旨，何嘗計及貢賦之多寡者乎？其辭甚辨，然以備一解則可，非篤論也。案古書大傳云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稱

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皆不以貢訓作功。況經明言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何嘗不計及貢賦乎？然如蔡沈書傳從林少穎說，謂夏之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為一代取民之總名，故以名篇，則其言非是。夏后有天下之後，始定五十而貢之制，禹貢作於虞時，烏得以後世定制名篇耶？至於泲河維沇州，謂泲依周禮爾雅漢志改，據說文泲為四



瀆之一，濟水則出贊皇山，為禹貢所無之水。雍沮會同，謂雍與漢同，然當作雝，雍則隸字也。職方氏沇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即引雷夏既澤以證，是人改雍為灉非也，說文云河灉水在宋。艸木蔪苞，謂依說文引改，其說曰艸相蔪苞也，則二字一義，但言艸艸者以字從艸也。蜀都賦曰：柯葉漸苞。注曰：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即引禹貢以證。是知字即作漸，仍同許義，非如偽孔曰漸進長苞叢生，截然分為兩義。此正經字俱雖當不移，蓋由是本

深於小學故也



詩經原始十八卷 雲南叢書本 著錄

清方玉潤撰玉潤字黝石號鴻濛雲南寶寧人是書不惟議論多宗姚際恒其旁批圈點亦效詩經通論為之然如開卷首列思無邪太極圖則固姚所未有而凡例中且謂姚氏其排傳也甚於排序所論又未能盡與古合故自序[redacted]謂其不足以鍼膏起廢因作原始一書蓋欲原詩人始意[redacted]志誠亦美豈易言哉又意夫子當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知何時失去今古序既已不得不本孟子以意逆志之訓而作事或當然之想是以後為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頌謂關雎是君君妃必以頌雒蓋周邑之詠初為者篇章此采之民間[redacted]雖然鍾鼓非周邑之樂師氏豈民間之制邪至辨兔罝一詩以為當閔夭太顛不可謂之糾糾武夫要之墨子只言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之中初未及太公況古時文武本不分途詩稱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太公之武猛固有勝文矣其謂芣苢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鬯也江干樵唱驗德化之廣被

也又未嘗不依傍序意而小變其辭諸如此類殊難
傍揣其謂靜女為刺宣公納伋妻也以城隅即新臺
地因無左證而言姜寧足當靜女乎二子乘舟謂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此詩爲以新序說伋傅母恐
其死也閔而作詩較與經合且於諷意遠行意亦相近
乃斥其造偽序與詩人何邪鄭風將仲子不用
序說[■]謂不出序範圍惟易序風揚之水爲諷昭
公以備曲沃椒聊爲憂沃盛而晉微寡勝小序然
於蟋蟀曰唐人歲暮述懷也則直近世詩題矣抑又



有大不可者豳風七月詆周禮爲偽書本不足信此猶
本姚際恆之說至於鴟鴞謂金縢亦偽書
其可疑者三則未敢之詞言其條稱名繁瑣(?)詩多悖
禮傷德之事又可勿論其毀經也甚矣至於釋生民
云姜以二三年居然生子及屢棄實違庇護眾牛羊
禽鳥亦腓字而覆翼之則後人之擬似非厘誕善
毛傳云姜嫄出祀郊禖後帝嚳之後而行將事
齊敬則尤不通之說蓋從祀郊禖者必有子也求子
而得子又反棄之尚是理乎凡此皆見禋見祀以

弗無子之文有未通而詩言禋祀不過禳(?)以致祭
未言郊禖也以弗云者以其弗嫄未字於人也無子
者以其未字於人故為無子也下乃云履帝武敏歆
是僥然有感而心動故下文云居然生子而棄實之
文氣本自相貫其奈說儒不細心領會何哉實則斯亦
得失參半之論據劉向列女傳棄母姜嫄者
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之跡好而履之歸而
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
子以為不祥云云 由是而言似魯詩訓禋祀二句在



履帝武敏歆下因履帝之迹有娠禋祀以求無子依此
解之經義乃明矣此編雖瑕瑜互見要不為無取
[■]且其詞宋儒從讀鄭聲淫一語凡鄭詩悉指為
淫奔之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盡受奇冤負屈於
數千百載上而無人昭雪之者[■]自尊之過清儒
如朱鶴齡詩經通義[■]駁序之誤陳啓源毛
詩稽古編尤據數多朱集傳緻之義見而駁之
此篇通之者於集傳所謂淫詩[■]痛切辯之玉潤
[■]載詩序中何亦不加省伐[■]獨居昭雪之功與

書經恆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是書以義理為主，亦兼考訂，不非孔傳及蔡傳。開卷辨正書序，謂孔子序詩書不過刪訂之後敘其篇次，以明是非去取大意，非必自為之序。此蓋秦漢之閒儒者以己意撰成，孔氏之藏書者未加別擇，與孔子之書並藏之。孔安國又不詳其義類，以之各冠其篇首，而史遷乎之搜羅亦不能抉擇其是非，於是遂相傳述，篤信其為孔子作矣。蔡仲默既辨其非，而後今序為百篇以附卷末，疏其可疑者十之七，甚善。今亦仍其例而更為條辨之，蓋其旨善此。故雖謂古文非偽，又言其中或有後人增入者，要以義理斷之，亦必求其可信而後信，不敢人云亦云。觀乎此，今書之大意可知矣。篇中今堯典、舜典為一，而姚方興所得大航頭二十八字則竟去之，其見最卓。惟謂大禹謨歷來疑其偽者甚多，然詞義粹美，非後人所能偽造，斯則失之。夫偽書之詞義粹美者，豈特此一篇哉？偽書之所以不能遽廢者，正以其掇拾經傳，詞義多粹美故也。解禹貢三江，謂鄭康成曰北江、南江、中江也，東坡沿鄭說，蔡氏力排之，而謂三江在震澤之下流。然經文明言三江既入，震澤乃底定，敘三江于震澤之上，文義顯然。且諸家言婁江、松江、東江者，在後世雖有可指，而禹貢本文無之。鄭康成所言，據前後經文，自不可易。或疑南江究屬添設，然經既有北江、中江，則南江不言而已具此中。[illegible]（鄭注）尤為明析。解蔡蒙旅平，謂邛州蘆山、雅安者蒙山也，自大渡水以外皆蔡山也。經以二山該西南諸山，旅行旅言蔡蒙諸山之險奧者皆可通行旅而平夷也。是說雖新，亦不為無見。其論泰誓三篇，則斥為文義悖謬，多不類乎聖人之言，且舉其上下文意不甚連貫者，詞義多淺補綴顯然者，[illegible]斷其必非當年真書。於武成亦以為義多乖舛，詞氣誇張。善是者洵不愧也。其可信而

後信之言金縢謂居東即東征武庚也鴟鴞之詩託為鳥言善文王詒然以告成王使念骨肉之凋殘勿以戡亂為喜而以先王為念其解頗善蜀人說經往往好新奇如沅者抑可謂拔乎其萃者矣



## 僞齊錄二卷 藕香簃叢書本　著錄

宋不著撰人名氏江陰繆荃孫據北監舊編題為從政郎楊堯弼撰謂係南宋時人撰中有趙構汪捗斥御名四字可證也（秉錄載為書者上件奏自趙失道趙下亦注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諱）宋史劉豫在叛臣傳中是書載偽齊事頗有為宋史遺者如謂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俾除道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及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陳馨宋六便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獻收復山東之計皆宋史所無又金進封豫曹王具載金進封豫曹王冊暨豫謝進封曹王表其表有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之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召其子之來歸詩曰盜言孔甘此尤無恥之極者矣

國初羣雄事略十二卷 適園叢書本 著錄

清錢謙益編。謙益字牧齋，江蘇常熟人。明萬曆庚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弘光時禮部尚書，入清朝仍為禮部侍郎。事蹟具貳臣傳。是書即其選史長編，首宋小明王韓林兒，次進封滁陽王郭子興，次天完徐壽輝，次漢陳友諒，次夏明玉珍，次東莞伯何真，次周張士誠，次方谷真，次擴廓帖木兒，次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次海西侯納哈出，次陳友定。蓋謙益本欲以史事自見，此雖博采諸書，而纖悉處不改定，參差處不畫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刊定之書。且如王保保者，元亡猶志圖恢復，屢敗不渝，明祖亦深重其人，似不應與羣雄為伍。陳友定亦然。解縉月山叢談稱元末起義諸人，獨陳友定始終盡節，為無愧。自是公論。郭造卿傳贊謂友定起布衣，以累功而受職，視谷真輩不同，既為平章，據全閩郡縣，不服則征之，其時既亂，不得不以便宜從事耳。承可述室璵實輩，多元死節之臣，倘友定果跋扈竊據，則等耳輩必先死之，安肯與亂臣同事哉。斯尤破的之言。至謙益自序，以為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徒以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令柄塗，政出姦侫，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為之委替。汾河之潰師，蓋以億萬，而敗將歸路■臺諫為鄰之國寇，功在漏刻，而大軍辛卸■城下，省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于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嬖林之干戈相尋於閫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出奉而彼格，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梼燕南，後之人主，當以庚申為殷鑒云云。追觀明清鼎變，轍大率如斯，謙益人雖不足取，其言寧可廢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國初羣雄事略

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 日本明治刻本 著錄

安南吳士連撰。清四庫總目有闕名越史略三卷，紀安南國事。上卷曰國初沿革，曰歷代守任，曰吳紀，曰丁紀，曰黎紀。中卷、下卷皆曰阮紀。總目謂其以李公蘊後得國，諱之為阮紀，與史不合。按黎崩，安南志略稱陳氏代立，凡李氏宗族及齊民姓李者，皆令改為阮，以絕民望，則此書當為陳氏之臣所作。是編後出，紀述特詳。計外紀全書五卷，本紀全書九卷，本紀實錄六卷，本紀續編三卷，續編追加一卷。其外紀全書卷一鴻厖紀、蜀紀，卷二趙紀，卷三■（徵）紀、屬西漢；士紀、屬東漢；卷四前李紀、趙越紀、後李紀、屬吳晉宋齊梁；卷五南北分爭紀、吳紀、屬隋唐。本紀全書卷一丁紀、黎紀，卷二李紀之一，卷三李紀之二，卷四李紀之三，卷五陳紀之一，卷六陳紀之二，卷七陳紀之三，卷八陳紀之四，卷九後陳紀、屬明。本紀實錄卷一黎紀之一，卷二黎紀之二，卷三黎紀之三，卷四黎紀之四，卷五黎紀之五，卷六黎紀之六。本紀續編卷一黎紀之七，卷二黎紀之八，卷三黎紀之九。續編追加黎紀之十（終於黎[illegible]十[illegible]年）。蓋其全書雖出吳士連，實取材於前黎文休大越史記、潘孚先續編，而外紀則創於武瓊，本紀實錄、續編則成於范公著（續編追加則楊成黎僖）。中李紀太祖皇帝即李■（薩）。此其優於越史略者也。又越史略自陳日煚以下紀年而不備，但錄所僭號改元，而不具事蹟。此則臚載至四五卷之多。言安南國事者，固無踰是書矣。

## 吳越春秋校勘記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字尚之，江蘇金山人。清四庫總目載吳越春秋十卷，蓋即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本。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書。觀光所校勘不言是何本。闔閭內傳曰：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注云：大德本脫吳市下十七字，今本有。又文選舞鶴賦注、事類賦注十八，還並作遂。據此則元大德本亦非善也。內傳又曰：願王戮臣妻子，焚之吳市，飛其灰，賜臣千金與百里之邑。注云：御覽引如此，今本云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按斷手事不見下文，且要離方欲刺慶忌而先斷右手，計亦左矣。呂氏春秋亦云執其妻子，焚之而揚其灰，此校甚核。其他多類是。末附吳越春秋逸文共三十一條云。



## 華陽國志校勘記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里貫見前。晉常璩華陽國志，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清四庫總目謂是書於殘闕之餘，李𡌴為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𡌴刻本世亦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明人刻書好以意為刊削，新本既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覿云云。今顧所校勘，不知所據何本，篇中有曰原本者，曰舊本者，曰廖刻本者，曰宋本者，曰俗本者，要李調元函海所刻華陽國志，蓋[illegible]依影寫李𡌴本，故殷迮貞敦等字皆避宋諱闕畫。疑顧所稱宋本，當指李𡌴本[illegible]。如巴志迮於秦帝注云：迮原誤起，宋本不誤，而函海本[illegible]作起。前徒倒戈注云：原脫前徒二字，而函海本作殷人倒戈，是以前徒為殷人，並無脫字，則似所稱宋本別為一本。然如竹木之貴者注云：宋本貴作璝，而函海本正作璝。今閱今𡌴注

云宋本閒作問而函海本正作問■。■分其地爲三十縣注云宋本脫去三十二字俗本改一爲二廖校遂欲刪去此字皆失考也今依路史太昊記注補正而函海本實脫去二字則■所稱宋本即李壁本也(無疑)且更有脫著李壁者目後除民羅朴督(郭)度夕龔七牲注云廖云蜀都賦注引風俗通龔其作龔裴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楯傳作龔其蓋李壁依彼改■(有)函海本作龔其亦其一證也



著錄

## 越南輯略二卷 光緒三年刻本

清徐延旭撰延旭字曉山山東臨清人庚申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書堯典曰宅南交伏生大傳云堯南撫交阯■(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蓋交阯之屬中國其所從來遠矣漢置九郡其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即今越南北圻地也唐初改爲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於是始有安南之名清嘉慶七年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並言其國本越裳之地今兼併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此越南所由名也是編分二卷第一卷爲地圖世系沿革歷代年號國朝貢品朝儀賜予迎送市易禁令道路越南合併各國中外交界各隘卡第二卷爲越南古地名山川風俗前朝貢品古蹟名宦人物文學土産雜記其中以地圖及世系沿革爲尤詳核交界各隘卡爲較有用文學選詩雖多殊乏佳製轉不如

其四字經之可誦，雜記後阮登楷奏疏，頗有
關係，惟附勞崇光唱和詩，係手遠文行摘
稿，識無取耳。



蒙古家譜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羅密撰。其書首有蒙古博爾濟錦氏
族譜序，末題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都統
裔孫羅密謹序。「稱博爾濟錦」，篇中則
云博爾濟根，據序下注云：錦根、清文有阿爾
長短之分，故易誤。今世族通譜，更有吉忒之別，
未知何因而起，今既欽定，固不可改，惟我族人，知
其本源可也。至其載博爾濟錦之先，自天竺國
嘛哈薩嘛諦汗，迄大查蘇阿爾瀨三援里圖
汗，年代悠遠，茫忽難徵。[illegible]元史太
祖紀，祇言其十世祖勃端察爾，母曰阿倫果
斡，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長曰布固哈塔吉，
次曰博克多薩勒濟固，既而夫亡，阿倫果斡
寡居，夜寢，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
來趨臥榻，阿倫果斡驚覺，遂有娠，產一
子，即勃端察爾。此編則云多波墨爾根生
二子，布古哈他吉，布古齊薩爾齊，多波墨
爾根既沒後，其妻阿倫瓜夜夢白光透體，有

娠，生子曰博丹察爾孟哈克，後博丹察爾之子孫遂因博丹察爾之名，即以博爾濟根為姓焉。其大世孫趙齊奇爾嘛虎，後人因奇爾嘛虎之名〻其骨，原注骨即氏族之類曰郤忒。原注奇渥溫其謂博丹察爾與又而生，與元史同。元史太祖紀本作姓奇渥溫氏，欽定元史依蒙古源流易曰姓郤特氏，不知名其骨曰郤忒者，奇爾嘛虎後也。元太祖自姓博爾濟根，羅啓為其裔孫，所言當可信。況支派分明，井然不紊。



未，又自順帝捷懽忒睦爾烏哈〻圖汗出塞，仍擁有蒙古部落，居之相傳十餘世，乃服屬於清。其紀載亦較明史韃靼傳為詳。惟稱順帝避位出京時，弘吉喇氏哈吞合猝遺失，藏匿覆甕中，為明洪武所獲，時哈吞懷妊已三月矣。默祝曰：彌月而產，勢難留也，惟天眷佑。至十三月而生，乃得保全。後果至十三月生一子，洪武以為己子，育之，是即明之永樂也。原注後紀以碩為姓云棄此真無稽之談。明史成祖紀崩年六十有五，元

亡於戊申，成祖崩於甲辰，當元之亡，成祖已九歲。其誣不辨自明。殆因有永樂為碽妃所生之說，而附會之耶。如謂厄僧即也先自稱太師，率蒙古威勒忒之衆伐明，自大同入，大敗明師，獲其君正統以歸，付阿蘇忒阿裡嘛丞相監守焉。阿裡嘛丞相名正統為穆呼兒小廝，配以女名穆魯了頭，生一子，名大哥子，迨後正統回國，留其子於威勒忒，今阿蘇忒佗爾拜■佗布囊鑲黃旗蒙古旗下阿達哈〻番班珠爾塞楞等，即其後也。是說與明史瓦剌傳言也先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益敬服正相反。然就蒙古旗下某〻為其後觀之，則似尚非鑿空耳。

琉球國志略十六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周煌撰。煌字景垣，四川涪人。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五十年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尋卒，進太傅，諡文恭。琉球國於元延祐間曾分為三，遂以中山自別於山南山北。明洪武初，三王並封，至永樂中尚巴志復合為一，似宜改稱，而相沿不察。自清順治十一年以來，凡賜琉球詔敕，皆曰琉球國中山王。故汪楫所著中山沿革志、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仍以中山冠其書名也。是編題曰琉球國志略者，則以康熙元年頒賜王印，印文止琉球國王之印六字，及清篆告成，另鑄新印，頒給印文如前，此蓋恪遵印文，抑亦從實之意焉。卷首於凡例、書目、圖繪外，首列御書詔敕諭祭文，次則星野、國統、封貢、輿地、山川、府署、祠廟、勝蹟、爵秩、賦役、典禮、兵制、人物、物產、藝文、志餘，為目十有六，分為十六卷。較汪、徐二書，實為賅備。其國



統後云汪楫錄據世纘圖，尚清王謂為天纘王之第五子，徐葆光錄則云中山王無稱天纘王者，直謂為尚真第五子，然中山亦無有他號者。天纘得無亦係尚真之別稱歟？今考明陳侃使琉球錄，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子尚清表請襲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達于勳戚，同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尚真之冢嗣，立為世子有年，具文申部。宗伯韙之，是當時因鄭重其事，詳加考詢，然後定其為真之冢嗣，許其紹封。陳前徐錄焉無清為天纘王子之說，且徐周出使俱未見世纘圖一書，尤屬可疑。即徐謂清為真第五子，亦不知何據。從來歷史多異說，況琉球海外小邦，■紀載闕如邪。

土默特志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土默特奄有五廳地、元屬大同路、明宣德初築玉林雲川等城、設兵戍守、後為韃靼所據、嘉[illegible]靖間諳達由河套徙豐州灘、築城架屋居之、曰拜甡、明史訛為板升者也、是為西土默特、隆慶時封諳達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至今仍之、清天聰六年、太宗親征察哈爾、遂駐蹕歸化城、土默特部落悉降、編為二旗、乾隆四年、於歸化城之東北築綏遠城、移鎮守將軍駐劄城中、二十六年分設清水河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城通判、與歸化綏遠二同知、共屬歸綏道、以隸於山西省、其土默特編分旗地如故、是志作於光緒季年、凡為六類、曰輿地、而疆界圖考、疆界圖、沿革、城池、山川屬焉、曰封建、而源流世系屬焉、曰法守、而年班升轉、城垣衙署、官吏、國書、學制、學業[illegible]武備、差役、台站、要隘、倉庫、戶口、賦稅、祀典、理藩則例屬焉、曰風[illegible]土而食貨風俗屬焉、



曰職官、而職官考職官表屬焉、曰人物、而忠節義行、烈婦節婦屬焉、其中於風俗引遼史云、風氣剛勁、狃習勞苦、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今則民生凋敝、戎備無聞、荒而不治、危機四伏、撫茲輿圖、能勿觸目驚心乎、

渤海國志四卷 求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唐晏撰。晏字元素，滿洲旗人。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靺鞨，本粟末靺鞨附高麗，姓大氏。有舍利乞乞仲象者，武后封為震國公，其子■（祚）榮乃建國，自號震國王。（案：舊唐書云聖曆中自立為振國王）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是書四卷，曰原■始，曰紀年，曰後紀年，凡為志者八，表二，列傳三，上溯肅慎之始，下迄金源滿洲，紀述頗詳，而地理志尤核。唐張建章有渤海國記三卷，見於唐志，久已失傳，渤海方域至五千里，祚國垂三百年，竟無臚陳渤海一國■（故）■（實）以為成書者，詎非■（闕）事，此編網羅放失，整比舊聞，■（俾後人得以細繹）其廢興存亡，以資鑒戒（者），洵為有功。雖史第篇中稱天成二年，遼兵圍忽汗城，王素服藁索牽羊率臣三百餘人出降，案遼史太祖紀天顯元年正月，圍忽汗城，渤海■大諲譔出降，天顯元年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列此於同光四年，亦■非，蓋誤以拔渤海在天顯二年，■遂至其論曰，仲象初封為震國公，帝出乎震，遂以肇完顏愛新之基，天命所歸，於茲兆矣，斯殆不免傅會者歟。

使琉球錄不分卷 紀錄彙編本 存目

明陳侃撰。侃四庫總目史部雜史類存目，明郭世霖使琉球錄云，萬曆中蕭崇業使琉球錄稱陳侃郭世霖二錄。初嘉靖十三年命吏部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冊封中山王尚清。侃述其事為琉球錄，自為之序。至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與行人司行人李際春冊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因取侃舊本，綴輯成編。然此則侃之原書也。侃序謂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逸，罔可據依，因與高君日紀聞見，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野書燕說之類。篇中如辯一統志星槎勝覽及杜氏通典之說，皆足正訛。其末附夷語，分天文、地理、時令、花木、鳥獸、宮室、人物、人事、衣服、飲食、身體、珍寶、數目、通用凡十四門，並附夷字。世之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者，僅亦有取於斯。



庚寅十一月初旬始安事略一卷 荆駝逸史本 存目

明瞿元錫撰。元錫明大學士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是書紀庚寅十一月桂林始破，及式耜死難事。時清順治七年也。其中如言式耜與張同敞被拘別室，孔有德與式耜論答，有德曰：我先聖之■也，勢有所迫，已至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敞厲聲曰：爾無辱我先聖。爾為毛文龍之門子，而自以為先聖裔耶？此一段致有生氣。又于元■微服出走，甫至月城，遂為亂兵所殺。此二事皆明史式耜傳所無。明史列傳綜於何騰蛟、瞿式耜，贊曰：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前編雖紀一人一事，而亦有足重者歟。

續琉球國志略五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齊鯤、費錫章同輯。清嘉慶十三年，中山王世孫尚灝表請嗣封，特遣正使翰林院編修齊鯤、副使工科給事中費錫章賚詔往，因作是編，以其係續周煌琉球國志略，故將嘉慶五年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趙文楷、副使內閣中書李鼎元所賚封尚溫琉球國中山王敕，暨諭祭故王尚穆，與加封天后、諭祭天后南海神等文，一併補錄。十三年惟多一諭祭故世子追封國王尚成文而已。其與周書不同者，志略以請封謝封表疏附於封貢之後，以前封謝恩各表疏載入藝文，此則另列表奏一門。又志略有星野、輿地、山川、勝蹟、賦役各門，此皆無之，以避重複，而易爵秩為官制，兵刑為政刑，亦較妥協。所增學校、針路、靈蹟三門，志略無學校，實失之疏；針路則已見於圖繪，故不更出；靈蹟蓋本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天妃靈應記，徐且繪為圖，有天



妃像、鼓儀仗、直趨立雲端、跌浪策舳，周書去之，宜矣。

杜主開明前志五卷後志八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孫澍撰。澍字雨田，一字子皋，四川郫人。簡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曰：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于開明。開明位號曰叢帝。其事僅見於此，它無可考。澍以杜主開明之墓在郫，欲為建祠，因作是志。張大其詞，■（至引）宋張俞叢帝新廟碑，謂當望帝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蜀沈於海。望帝乃令鱉靈巫開三峽，決江沱，通綿雒，合漢沔，濟荊揚。是非獨與常志不合，且全乖事實。後志則其兄錤續輯，更無可取，不過以所撰像贊樂歌及士民陳請列入祀典之文，雜湊成書，每卷僅數葉，第八卷止四五百字，可謂無聊■也已。



東藩紀要十二卷 鉛印本 存目

清薛培榕撰。培榕字梅溪，浙江平湖人。光緒八年，培榕從吳長慶率師東渡，鎮朝鮮之亂，因得入其國都，詢其風土，覈其山川，訪其政事，考其兵制，稽其戶口，詳其物產，一一筆之於書。而又徵其史乘，搜其典籍，悉加考核，彙為一編，並參以水陸形勢，繪地圖十幅。其用力可謂勤矣。朝鮮世奉中國正朔，滿洲未入關前早經歸服，故曰藩也。篇中稱朝鮮京外水陸騎步各軍，總合九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六名，而食餉現兵猶不及十一。諸道兵艦總數，戰船九十一，防船四十八，兵船一百三十二，兔船十九，伺候船二百五十四，汲水船十四，船舶二十三，探船二，挾船二十，追捕船十八，小猛船一，海鶻船一，別小船一。然無國防，而兵單船窳，雖內亂不作，亦惡足以自存哉。



史部載記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五頁

甲戌八月江瀚

開國紀略不分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清於乾隆三十八年勅大學士阿桂等撰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是編殆不完備，然纂在未修方略以前。太祖高皇帝自癸未年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起，時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也。至遷都瀋陽止，太宗文皇帝自受尊號建國曰大清，改元崇德起，至七年繼於葉赫止。後載太祖太宗世祖聖訓若干條於後。似是未竟之本。篇中謂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李成梁攻古埒城，主阿太章京，景祖、顯祖往救，遂并遇害。太祖聞之大慟，詰明邊吏，歸二祖喪。此與明黃道周博物典彙所述大相乖異。典彙稱顯祖為建州督王杲部將，杲為邊患，是時李成梁為總鎮，誘降顯祖為嚮導，討杲往返八日，遂擒之。顯祖既有不貲之功，成梁相其為人有反狀，甚之



以大攻陰設反撲以樊之死時太祖甫四歲，成梁不能掩其功，哭之甚哀，撫太祖如其弟如子，十六歲猶出之建地云云。開國方略亦附載黃說，但易撫如子為李致餽養。是清國承認黃說矣。開國方略於發祥世紀則不能無諱，且設辭掩飾，殊不勢使然也。又此書繼於葉赫皇太子甫五[illegible]射中一存己，衆皆稱異事。攝政王多爾袞當時稱為九王子，茲以皇九子斥世祖，尤言[illegible]筆誤耳。

水西紀略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著錄

明李珍撰。珍字竹溪，江蘇崑山人。是書紀貴州水西宣慰司安位叛亂始末，歷述李檈之保守孤城，王三善之勘亂，蔡復一之勞，朱燮元之綏靖蠻疆，四人者，明史皆有傳。朱謚襄毅，此書之及其督蜀疏草十二卷、朱襄毅疏草十二卷、朱少師奏疏八卷，並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篇中亦有失實者，如謂秦良玉後殉張獻忠之難，不知良玉以壽終，并傳聞之誤也。至載衛千戶胡朝棟等因安位將執撫，遣其目把用世儒來議，先是王三善敗歿，實世儒陷之，黔人怨入骨，隨胡棟訴于燮元，請誅之，恐敗撫事，不許，于是舉國大譁，取世儒臠食之。燮元具疏以實聞，斬胡棟等，杖殺數人，輿論非之，謂以賴佩韋等之人之變縱歸，同一寬濫。其責燮元固亦有理，然又謂胡棟為厲鬼而弄服，則[illegible]矣。要之燮元絢無媿名臣，既勘安位之亂，因俗制宜，開屯設衛，而不亟亟焉郡縣其地，實



與後世喜事貪功者異趣，不亦賢乎。

**乙丙紀事一卷** 聽硯堂叢書本 著錄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明天啓五年乙丑夏六月，逮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下詔獄。六年丙寅春二月，逮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下獄。此是書乙丙紀事所由名也。奇逢少與定興鹿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及逆閹魏忠賢大興黨獄，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皆主鹿氏。善繼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者也。正與奇逢醵金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雖左魏杖斃，而遺有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奇逢及正、果中也。此編於正父子心醉神服，醇許其孫伏麟之意氣肝腸不媿祖父；又謂果中與其弟果正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劇孟家也。其書雖簡短，快當日情事生氣淋漓。且以奇逢之爲理學名儒，而乃俠骨烈心，急友人之難，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彼高談主靜存誠之學，而婞婞畏葸流於鄉愿者，聞奇逢之風，其亦少愧也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乙丙紀事

綏寇紀略補遺三卷 鉛印本 著錄

清吳偉業撰。清四庫總目綏寇紀略十二卷，云此本為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繼虞淵沈中下二卷，而朱彝尊所輯百六叢書，吾人佚失。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是編蓋嘉■間張海鵬從婁東得偉業手稿，尾葉之缺，又經黃廷鑑借許八兼家藏舊鈔，改正脫誤五十餘字，補尾葉脫文四百七十四字，乃成完書。其中述懷宗之事，較明史為詳。總目謂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恐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如此編謂廷儒攖仇嗣昌輩，語多迎合，又儇巧捷給，又謂嗣昌薦熊文燦，以偉解免遂，至誤國，後于左良玉擁兵南下，懷持兩端，則亦不盡回護之也。至論項煜，居家無循行，當以論所薦，在朝累以詭激市抗直聲，固深不取其人。其云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降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



其月可攷，據當時欲以污偽殺之，以彼棄妻與帑，弟死南還，從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而至，又有何地何日可以■賊？殆亦意在持平，排曲為開脫。其辨用錢，則以為才不足以副其名，為人乃友悌篤孝，不死實大負生平，乃元末紅巾克舜湯武等語，是載輟耕錄，遂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讒口嗷嗷，此何說乎？雖為申枉，仍惜其不死。且云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是說尤允。同在一時，見聞尚多訛謬，況其遠者，庸可輕信歟。

[illegible]

## 征西紀略一卷 明代叢書本 著錄

清陸楫撰。楫字紫宸，江蘇無錫人。是編紀吳三桂之亂。自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起，二十年十月世璠自殺，雲南平止。其中蓋以總督四川湖廣軍務鎮荊州蔡毓榮為主。三桂初反，密奏聞者即毓榮也。先是三桂反形未露，毓榮嘗奏設重兵于四川扼險要，因人心繪圖貼說，再三陳請，其灼見事勢，先機慮變，誠有足多者。至其援枹鼓冒矢石，踴躍百戰于彝陵、岳州間，猶其後焉者耳。三桂蹂躪數省，陵夷至七八年之久，其次第削平，固非一二人之力，而毓榮實始終其事。方三桂反時，甚毓榮甚謠諑流聞，反間壘至，誣以同逆，而朝廷不聞，推誠委任，卒收底定之功。楫為毓榮書記，是副既稿，紀載亦實，尚不至盡阿其府主也。



## 平定耿逆記一卷 荊駝逸史本 著錄

清李之芳撰。之芳有文襄奏疏十五卷，已見津四庫總目存目。之芳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冬十月抵浙江總督任。明年春，吳三桂據雲南叛，三月，福建耿精忠反。其經理征剿，疏稟具載集中。是記更詳其細目。據[illegible]稱二十七年七月奉旨班師，於八月初一日回浙江，計自十三年三月至本年八月，歷九年，身在行間，失事佈置機宜，調度剿撫，兼旋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克奏膚功，是殆不免自詡。然此一役，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實親視師。精忠所恃惟馬九玉、白顯忠、曾養性三人。迨三人或降或擒，精忠知勢已去，不得已遂降[illegible]於康親王，固不沒其功，而姚啟聖之拔石塘寨、楊梅岡，又擒曾養性於溫州，乃無一字提及，以非己所用，故不錄之耶。惟篇中有云：康親王自衢州統兵征閩，問予曰：此行若何？予曰：王但督其下，毋擄掠財物，歸人即揚旗入福州，兵不血刃矣。然則康親王之兵

在浙固據掠財物婦女矣之芳之獻規詛浙仁人之言哉



平苗紀略一卷　同治癸酉刻本　著錄

清方顯撰。顯字敬齋，湖南巴陵人，由湘鄉縣教諭官至四川巡撫。清雍正四年，貴州仲苗負險肆逆，議撫久無成，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世宗韙之，遂鑄〻有總督印付爾泰，實授總督。自丙戌用兵至庚戌，然後功成。據是書，則顯之計畫居多。蓋顯為貴州鎮遠郡守，目擊苗人殘忍，欲拔之而無策，適值爾泰總制三省，調顯赴滇，問苗疆應否開闢，顯請訓餘，開闢則利可興，苗[illegible]繁多，難於創始；苗性反覆，難於善後。畏葸不足以圖功，圖菁適足以僨事。勦撫二者不容偏廢，但須先撫後勦，勦手之後仍歸於撫。因上平苗事宜十六則，于是爾泰決計改流，遂以其事屬顯。顯於編中多自述其勦苗撫苗安定古州之功，所言殆不無粉飾。其書作於雍正十一年，任貴州按察使

時，篇末盜稱凡古未化外之地悉隸版圖，古未化外之民悉遵約束，既諛爾泰，亦自矜詡。然改流後，反者咸起，爾泰憤切，親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剖腸截脰，分掛崖樹多滿，見者股慄。其殘暴若是，抑豈仁者之所歟。



征緬紀略三卷征緬紀聞三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王昶撰。昶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江蘇青浦人。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官至刑部右侍郎。清高宗之征緬甸，初由雲貴總督楊應琚貪功啟釁，而誠嘉毅勇公明瑞戰歿，遂決計用兵，以大學士傅恆為經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阿里袞、兵部尚書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刑部尚書舒赫德為參贊大臣，各省屬兵購馬以待。逮傅恆至永昌，阿桂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恆亦至軍，抵哈坎，奪其樹柵，殲其頭目，緬兵大潰，乃命攻老官屯，相持日久，死傷者眾，多布拉莽僅因遣使乞罷兵，約以三事，俱聽命。適得旨以緬地瘴，姑緩軍討，而以其所進象送京師，於是命籌議善後事宜。恆先還京，昶以刑部郎中言而准提了事，不密，罷職，佐阿桂軍事，故征緬一役，皆其親歷。是書[illegible]自云仿李順之廣古戰功[illegible]欽詩[illegible]守其事，蹟委曲詳於紀略，而道里形勢多

具紀閩面書蓋相互備但紀閩海附唱和之詩體例■同異耳

黄備日記



平海紀略一卷 明代叢書本 著錄

清溫承志撰。承志字 山西太谷人，以道員從兩廣總督百齡辦賊，署按察使銜，官至何階未詳。是編紀百齡平海寇事，敘述詳贍。維時海寇眾至數萬，勢甚張者，名者六股，曰李尚清、吳保、吳知青、郭學顯、張保、麥有金，分東中西三路。嘉慶十四年百齡莅粵督任，簡閱軍實，船若干、礮若干、兵械若干，以為是區區者，曷不敵盜之什一，烏足以治盜哉！則前此之武備廢弛，因循敷衍可知矣。於是疏請添戰艦，備礮械，飛檄各州縣，凡盜平時所犯之境，樹木柵，築土壘，紳士咸踴躍捐輸，不數日而集事，壁壘為之一新，乃克辦東中二路，未幾吳保一隊滅，郭學顯已降，以功拔把總。百齡親臨張保所，反復開導，保亦降。其夥眾船礮兵械，數倍於學顯。此二路既平，遂辦西路。至高州督戰，賊竄儋州外洋，遇風散■溺，舟師追及，有金船，張保躍登其舟，大呼我

張保來，手刃賊數人，保也有全曰：「吾故勸汝降，汝不我聽，今復何言。」有全錯愕失刃，遂被擒。李為清失勢，允其意，偽吳知青等悉降，出師一月，而群寇[illegible]（夷）平。此雖跳梁小醜，然行賈居民不安業者垂二十年，次第[illegible]（勦撫），氣祲全銷，其功固足稱焉。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二卷 同治八年排印本 著錄

清杜文瀾撰。文瀾字小舫，浙江秀水人，以舉人官至江蘇按察使。文瀾有平定粵寇紀略十八卷，蓋大學士兩湖總督官文屬輯，是書則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屬輯也。先是粵寇踞江寧為偽都，而鎮江、揚州相繼陷，向榮以欽差大臣督兵從諸軍駐鍾山，琦善以欽差大臣駐揚州，所稱江南北兩大營者也。迨向榮卒於軍，以江南提督和春為欽差大臣，馳赴丹陽接統軍務，而以張國樑為幫辦，尋又以和春兼轄江北軍務。文瀾此編自識稱所述著足考信，於任事諸臣之功過咸以無所隱，如篇中謂初向大臣之從軍廣西也，和大臣以副將為翼長，張幫辦始以千總都司銜效力行間，至是為幫辦，而屬摧大敵，克堅城，聲名藉甚，東南軍民咸頌幫辦功，而幫辦事和大臣益謹，和以其名出己上，未能釋然，此似當為直筆之謂

和大臣之至句容督師也用人行軍思出己意以求勝於張帮辦後見帮辦之才每出己上且為軍心所歸凡事必諮而後行是則不免為和春迴護且每和春馳捷不曉事遂與國樑齟齬之國樑棄長圍困賊功垂成和春方以不破城不發餉激軍心屢謀不為動國樑跪而泣請弗聽於是賊犯鎮江國樑提兵親援賊乃猛攻鍾山營和春遁軍遂大潰篇中不言和春之逃但云



至常州收潰兵聞賊至猶迎敵受槍傷退許墅關嘔血死或云自伐非其真也和春之為欽差大臣■由大學士彭蘊章保■故吳人以為一言喪邦云

# 左氏始末十二卷 明刻本 存目

明唐順之撰順之明史有傳其荊川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宋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舊列經部四庫總目改隸史類今從之是編凡十二卷首后次宗次官次倖次奸次弒次逐次亂次盜次鎮次戰次名臣次從樂次方技后以周褒姒密康公母殺姜■嬖驪姬為一列褒姒事出西周與左氏無涉密康公見國語非后非嬖殊不倫類殺姜氏於驪姬



亦竝其稱周器且宗之中有周襄王敬王反在后下何亦未安名臣有晏平仲鮑叔牙而無管仲乃如晏子威不為君介之推不受祿亦竝列之名臣皆不可解至于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雖著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此存魯其術甚卑左氏不載殆未足信若范蠡則吾且不見於左氏何為攙入乎是特順之隨手抄撮以便觀覽初非有意著書迨其沒後門人輩掇集手稿重其

師而編次之耳。



明史紀事補遺十卷 原刻本 存目

舊題南沙三餘氏輯，不知何許人。是編卷首自序，其論懷宗，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閨之纖壁[illegible]婢妾賤人，感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復之至耳。究何以謝天下哉。夫以國君死社稷，而比之婢妾賤人之自殺，其亦苛而不當於理矣。至斥江南實奴隸之質，閩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自破，雖仍落號，究類流人，不知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於南都既陷乃書明亡，而魯桂二王亦仍存其王號，初未擯同篡竊。又謂人心忘漢，天不祚明，早將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太祖嗜殺之流毒遠也。雖然，明祖之嗜殺固已，而永樂殘尤過之。故康王謂國家元氣之斲，由於靖難，命從臣追復建文年號，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于階下。顧天不佑明，如暴秦亡於二世

乃延其祚幾三百年，抑又何說乎。且此書自福王始，應以桂王縊死、李定國卒於軍終，而乃殿以吳三桂進爵為王，殊無筆故。言播修舊制，及陳圓圓辭王妃，請為女道士等事，非其倫也。



## 平吳事略一卷 別號遺史本

存目

舊題南園嘯客輯，不知何許人。其書起順治元年，而首書懷宗煤山殉國，及米脂令邊大綬掘李自成祖墓事，謂闖賊未破燕京先發掘擬逮。近中有句云：王非甚暗，孤立而煬蔽實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送臣周鍾等也。此真謂闖賊登極詔，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為周鍾者，蓋所傳聞異詞。其律業後寇紀聞所為之辨，係虞山人耳。寇志則謂龔鼎孳詞，為己作。沈元欽秋鐙錄又以為吳以友，謂非名筆不能，因疑出項煜。是擬刀何人，實無左證。項周輩一身一敗，眾惡所歸，亦可以為世鑒矣。又論中敘嘉興之破，有削髮為僧，避於佛寺者，有自係獄中，詭稱罪囚者，僅三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又云松江殺戮最慘，果攫屠城之禍。此編蓋明季遺民，念先皇殉難之烈，痛同胞被屠之慘，擇焉濡墨，輯為是編，殆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紀）

記之類耳，詎紀平吳乎。

史部紀事本末類廿五種計二十八篇

甲戌七月十日江瀚



新疆外藩紀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舊題椿園氏著，不知何許人。據自序稱，余生於燕，長宦於秦晉齊楚吳越之間，南及嶺表，東越醫無閭，渡遼水而游，壯年復西出陽關，逾河源三千餘里，是其宦迹甚廣，意必滿洲人也。是編上卷首哈薩克，次布魯特，次安集延，次博羅爾，次敖罕，次溫都斯坦，次克什米爾，次巴達克山，次退木爾沙，次沙闍記，次塞克，次鄂羅斯，次控噶爾，次郭罕，次退擺特，次轄里薩番斯，次哈替艮，次布哈拉，次哈密，次巴里坤，烏魯木齊，次伊犁，次捷拉巴哈臺，次闢展，次庫車，次葉爾羌，次喀什噶爾。此書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迨同光間左宗棠平定新疆，改置行省，而情形又一變矣。下卷則道里表及土爾扈特投誠紀略、與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布拉敦霍集占等叛亡紀略、鞋烏什叛亂紀略，而以回疆風土記雜錄殿焉。

粵匪紀略不分卷 坊刻本　存目

清姚憲之撰。憲之字滌山，浙江餘杭人。

清代紀粵匪之亂者，杜文瀾有平定粵■紀略十八卷，成於同治四年；奕訢等有奉敕撰勦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成於同治十二年。是編則始道光二十年楊秀清等結盟，而終於■豐五年羅澤南、李續賓克復通城、崇陽、德安、漢川、蒲圻一府四縣，并勦除咸甯、羊樓司、襄河等處各匪，蓋未完之稿也。他書述粵亂，多自道光三十年起，蓋星星之火，已自燎原，而不知其擾攘非一日矣。所稱中謂楊大朋者，湖南衡州府耒陽縣人也。道光二十五年，因犯案擬斬，已革某某捕其子秀清，同徐界秀清潛逃，廣東轉入廣西，逃匿桂林州邊境，與土匪蕭朝貴、馮雲山、韋振、石達開、李枝、侍黃生才七人結盟起事。秀清旋有宋日綱、胡以晄、陳承宗、李俊、韋羣、羅大■綱、韋[illegible]、淩書濱、何雲川、石大養、曾立論、蒙得恩、書



文元、林鳳祥、李開芳、許宗揚、陳世保、曾釗揚、勝孫、應山、王明成、張寬、賢俞、興發、石貞祥、石達英、韋得珍、陶八卯、傅學賢、韋成子、黃玉昆、吳如孝、何新金、李壽暉、鄭壽開、劉勝芳等，陸續入夥，立帮亡命，聯有千人，在紫荊林江濱上下劫掠，亦亦其所舉詐賊姓名。惟李振法早病故，其餘後多有王侯，及檢點、總制等要職。韋振即北王韋昌輝也。又謂洪秀泉廣東花縣人，先在■金山，繼至佛山鎮愛山寨。秀泉二十七年春，楊秀清、石達開二人潛赴愛山寨，商同謀反，秀清等仍回桂林相機起事。道光三十年八月，糾首隱平樂府，九月隱於安州，十一月秀清等率眾赴愛山寨，迎秀泉下山。此亦他書所未詳，可備參考焉。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十五種，計二十八葉。

甲戌七月江瀚

黑韃事略一卷附校記 東方學會刊本 著錄

宋徐霆撰。霆字長孺，永嘉人。是編作於宋理宗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也。據其自跋云：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敘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由是而下，則此書實出彭大雅，而霆但為之疏耳。至北征日記一書，殆已久佚。[illegible]霆至草地時，立金帳者，是為本朝皇帝。視諸使臣來，故云[illegible]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illegible]立。今攷宋史理宗紀[illegible]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二年[illegible]遣鄒伸之等復諸為使。是劉溥報謝，鄒奉使即鄒伸之。前此鄒之北使，實奉史嵩之之命，再使則奉朝命，霆故云然耳。大雅叙述簡賅，霆疏亦頗得事實，是以世重其書。近人吳縣曹元忠、長洲章鈺復為校記云。

黑韃事略札記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有朔方備乘札記，已見前。文田於光緒庚寅得此書於廠肆，說者藏書家所未有，題曰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證，因復為之札記。疏證謂霆在燕京，言德州見有曆書，亦即成冊，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札記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自稱移剌楚材，集中有進庚午元曆表，此在太祖伐西域時，未可謂其自算自印也。其辨甚核。疏證謂霆見忒沒真之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葬於此，未知果否。札記云此所云瀘溝河者，指漢南之驢駒河，元太祖諱鐵木真，葬起輦谷，今集起輦二字即祁連之對■漢書所云祁連山者也。此謂起輦即祁連，何所附會，考秘譯蒙古文史，稱成吉思汗葬於以牛車攆置，途過胡哥布爾地方，車停不前，侍從以可汗陵寢□之，遂即其地而葬之，胡哥布爾，與起輦谷是一是二，兩



待於蒙文蒙地者審之，不能臆斷也。■事略有云置蘸之法，札記以為蘸字之偽，考本偽占字，其後或作驛，或作站，皆俗字，斯則可斷其■不■者耳。

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清華學校研究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鬼方昆夷玁狁考，已見前。黑韃事略一書，顯於順德李文田所著札記，例不及是編之精■。是編中所謂凡此書中隨行小注，皆彭大雅自注，或認為徐霆所疏，非也。又謂彭氏所云按只斛與徐氏所云按只斛實非一人，至屋木即彭氏所謂闊除，徐作屋木，則又誤分為二人也。即此二條，已足見其讀書之細。書逕謂婦女美色用狨者異塗面，此紀蒙俗之異，致疑有誤字，引蒙韃備錄云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妝，蓋謂如唐人額黃也。■為緣飾，■實。又書逕謂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元史太宗紀七年乙未，中書省請契勘大明曆，從之。徐氏至宣德在丙申春夏間，則其所見曆書當係中書契勘頒行之本，是尤足補元李說。其他如彭云置蘸之法，蘸係傳音，徐云互相檢柅，柅為誤字，則以李



已辨■，故不復及，■非忽之也。

蒙韃備錄校注一卷 箋經室叢書本 著錄

宋孟珙撰。案宋史孟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也。清曹元忠校注。元忠字君直，江蘇吳人，光緒舉人，內閣中書。是錄首■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案羅密蒙古家譜及今人新譯蒙古逸史，俱云蒙古之先出印度，以為族出沙陀別種殆非。柯劭忞新元史序紀■言蒙古之先出於突厥，亦誤。王國維備錄箋證謂出沙陀別種者，白達達也。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系出沙陀雁門之後，其說是也。校■注引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云：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此亦較為得之。備錄又稱今成吉思■帝者甲戌生，與蒙古源流作生於壬午，屠寄蒙兀兒史、柯劭忞新元史作生於乙亥，皆不合，校注無說。備錄稱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校注蒙古源流云特穆津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蒙韃備錄校注

至二十八歲次己酉，於克魯倫河即汗位，前三日每清晨室前方石上有一五色鳥鳴云青吉■青吉■，叶其祥號，稱索多博克達青吉■汗。未詳青吉斯何義，觀叶其祥號云云，或與譯語天賜兩字相近。考蒙古■與備錄所謂五色鳥呼曰成吉思，成吉思遂取為立國之寶號，成吉思汗以應其兆。新元史乃謂國語成為氣力強固，吉思為多數，失其義矣。備錄稱二太主曰阿里■，方國俗曰必姬夫人。校注據駙馬忠獻王神道碑及元史■阿里■乃孛要合之母，孛要合所尚公主名阿剌海■吉，此錄以阿里黑為公主，似誤。屠寄蒙兀兒史以為曰此錄之阿里海必姬即阿剌海別吉，其辨甚明，確■■失之疏。然其於蒙古國語今者譯讀對音，殊有心得，類若人名地名諸書紀著文多名別，皆一一疏通證明，令閱者渙然疑釋，其長■可沒■

蒙韃備錄箋證一卷 清華大學研究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舊元忠公蒙韃備錄校注成於光緒辛丑，是編則成於乙丑，相距二十五年矣。其自跋據宋史賈涉傳及周密齋東野語嘉定辛巳使蒙古軍前者有趙珙，此書撰述歲月及稱名相同，則撰此書者即其人，後人不知其姓，誤以為孟珙耳。此辨甚核。宋史孟珙傳珙固未嘗使蒙古也。備錄稱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真，所總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箋證引元朝秘史■■額侖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又卷二帖木真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是成吉思兄弟共六人，此錄便古得那即別勒古台，忒沒葛真即帖木格，又即元史宗室世系表之鐵木哥斡赤斤者也。案今人新譯蒙古遊史云：訶額侖生四子，曰鐵木真，曰拙赤合撒兒，曰合赤溫，曰帖木格斡赤斤。其小妻速納錫生別克帖兒及別勒古台。是成吉思汗兄弟實六人，而便古得那則異母弟，非訶額侖所生也。備錄又稱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數人，乃庶出也。箋證引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次五兀魯赤，次六闊列堅太子。此約直即朮赤，阿戴即太宗窩闊台，天婁即拖雷，惟龍孫乃無此人。又朮赤、察合台諸人此時皆在西域，故此無察合台名。國維謂龍孫乃無此人，世系表中明有次五兀魯赤，非即龍孫耶？不免失之目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蒙韃備錄箋證

晉五胡指掌三卷 舊抄本 著錄

明張大齡撰。大齡字玄羽，四川眉人。是編每卷之首皆題有雲間陳繼儒眉公較。蓋明隆萬間人也。其總論二有云：晉讖石上馬之後有牛繼之。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帷薄不根於琅琊，曰牛金之子，不知拓跋之業始于什翼犍。犍者牛也。懷愍北行，什翼已立，桓玄謀逆，魏帝中原，馬後牛繼，此為證矣。是說正牛金之誣，洵為有識。然南北胡並立，初非相繼，讖固不足深辨也。所謂五胡者，匈奴也，羯也，鮮卑也，羌也，氐也。而索虜拓跋氏亦鮮卑別種也。篇中獨於匈奴劉氏有論說者，殆以夷狄而帝中國，自劉淵始。其謂世儒晞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其實此曹漸染華夏之風百來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來。況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執此論尤中肯綮。凡所叙次，亦頗簡括，名曰指掌，儻庶幾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晉五胡指掌

## 麗史提綱二十三卷 朝鮮刻本 著錄

明俞棨撰。棨，朝鮮人。是書作于崇禎時。卷首宋時烈序，謂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故棨病之，略依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書提要，而又分注以備事，名曰麗史提綱。今按其書始於後梁貞明四年，斷自高麗太祖王建即位之後，蓋以金富軾三國史所載頗涉荒誕，不足憑信，且世代遼遠，國政沿革，人物出處，無可考信故也。篇中如載後唐長興四年春三月，唐遣使冊高麗王建為高麗王，夫人柳氏為河東郡夫人。考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illegible]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舊史則云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而無冊夫人柳氏事，且並前一年事也。又載後唐清泰二年冬十一月，新羅降于高麗；後晉天福元年春三月，百濟將軍朴英規遣使請降于高麗；秋九月，王自將征百濟，大破之，百濟亡。新羅五代史四夷附錄



言自晉以後不復至，蓋不知其已亡也。舊史外國傳尤略，百濟見唐書東夷傳，新、舊二五代史俱無此二條，足補前史所遺。至載後晉開運二年以長公主妻弟昭，分注曰：自是厥後沿為家法，恬不為異，言之醜也。於是景宗立妃劉氏為后，后光宗之女景宗妹，從外姓稱劉氏，雖肅宗嘗禁近親婚嫁，娶小功以下所生者不許通仕路，其妃柳氏為門下侍郎珙之女，似亦兼以身作則，而其子睿宗納李氏為妃，乃[illegible]宗之女也，諱稱外姓，是明知其非而故蹈之，真禽獸之不若矣，孰謂高麗為禮教之邦哉。

臺灣外紀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江日昇撰。日昇字東旭，福建人。是書始於鄭芝龍為盜海上，踞臺灣，終於鄭克塽以臺灣降清，自明天啟元年辛酉迄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共六十三年。其中雖夾敘崇禎、弘光、隆武、永曆之事，實則表彰鄭成功一人，故於其卒而稱之曰：丁亥年二十以隻身奉故朔，海島屈雄，拱首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鏑，且當敗喘息，又能鎮定強戰，從而開闢乾坤，至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歲，屈指統眾共一十六載，以忠義自勵，嚴治軍旅，推心置腹，臨事身先，計策已決，賞罰無私，仇親兼用，亦可謂人傑矣。其推崇如此，誠非溢美。係亦作小腆紀年，多采取此編，如書唐王與曾后逃竄於汀州之府，書蓋從外紀，而不用諸書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為妃投九龍潭而死之說；書監國魯王次廈門，鄭成功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而不行航海遺聞謂成功相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之說。其載施琅入臺灣，刑牲告于延平王朱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侍入臺，臺地始有人，賜姓啟土，治為巖疆，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翦為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此亦本之外紀。然如外紀謂寧靖王術桂為宣宗九世孫，紀年則據臺灣府志正之，蓋傳聞之誤，固所不免也。惟每卷標題用章回體，而其敘鄭經與其四弟乳母陳氏私通，其言猥褻，尤落小說窠臼。但其成書在康熙甲申，距克塽之降僅二十一年，況以閩人言閩事，視他書所述，固較可依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臺灣外紀

十六國史略不分卷 舊鈔稾本 著錄

清王筠撰。筠有禹貢正字，已見經部書類。十六國爲趙者二，前趙劉淵稱漢，劉曜乃改號趙；爲燕者四，前燕、後燕、北燕、南燕；爲秦者三，前秦、後秦、西秦；爲涼者五，前涼、後涼、西涼、南涼、北涼；爲蜀、爲夏者各一。（雄初據成都，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沖據河房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譙縱據蜀稱成都王，事小年促，皆不在十六國之數。是編雖舉其大略，而分析頗確，不編不支，亦自可取。篇末既載司馬光通鑑總論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後自爲十六國總論，而歸本於立國之要在于得人，以爲五岳之下必有羣山，四海之外必有江河，若孤峰獨出，則終爲部婁而已；一源澄泓，則終爲溪澗而已。是雖書生之論，固古今不易之常經已。



蒙古逸史四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知撰人名氏，陳錦等譯，黃成埒口述。是書蓋中華民國六年陳錦充庫倫辦事大臣時，得於蒙人，家名曰保權，其書止于道光九年，是殆蒙人之有感於先烈盛權而作也。篇中分爲四章，實即四卷，第一爲蒙古之立國及其變遷，由其戴汗至孛端察爾也速該見兒記成吉思汗事略，第二爲內蒙古六盟歸附滿洲及其世系，第三爲外蒙古四部落歸附滿洲及其世系，第四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降生及滿洲對待外蒙政略。其言鐵木真生於壬午年五月，與蒙古源流合，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也。然考蒙兀兒史作乙亥生，與柯劭忞新元史同。又言成吉思汗殂於丁亥七月十二日，壽六十六歲，與蒙古源流同；舊史本紀亦作壽六十六。亥，宋理宗寶慶三年也。（元秘史作猪兒年）蒙兀兒史及新元史以生年各異，故皆云七十有三。然此編載成吉

思汗年二十八[illegible]歲乙酉即可汗位在位三十八年，壽六十六歲，以蒙人紀蒙事，當較可信也。至言鐵木真之姓孛兒吉斤，蒙文又稱為乞顏特，猶言天神與人間女子配合而生之也。乞顏之為義，言天上靈氣與人欲混合，特有相感之意。新元史本紀則直以為[illegible]顏特孛兒只斤氏，且云乞顏義為奔流急瀑，言其勇往邁眾，似之又譯為計牙特，亦譯為卻特，卻特者統類之詞也。此譯乞顏各持一義，未知孰是。孛



羅密蒙古家譜謂博丹察爾（此書作孛端察爾）之子孫遂因博丹察爾之名，即以博丹察爾根（此書作孛兒吉斤）為姓焉。（元秘史亦云孛端察兒，作孛兒只斤姓氏）其九世孫超齊奇爾嚕濟，後人因奇爾嚕濟之名，名其骨族曰却式。然則却式乃奇爾嚕濟之後，元太祖自姓孛兒吉斤明矣。羅密元裔，以說決無根據。其言元惠宗棄地出奔時，為在北京宮中遺一蒙妃，名撒吉拉他氏，已有身三月，為明太祖所納，蒙妃之子即永樂成祖。羅密家

諾亦有是語。惠宗棄大都北遁，成祖已年九歲，其為[illegible]之詞何疑。若其紀成吉思汗征布多爾古汗事蹟，尤離奇怪誕，不啻神話小說。蒙俗迷信，固無足怪。[illegible]所錄清代上諭，多為東華錄所未載，緣清例理藩院分行蒙古公牘，向用蒙文或滿文，至光緒初年始參用漢文故也。

皇明四夷考二卷北虜考一卷（稿本） 存目

明鄭曉撰。曉字□□，海鹽人。是考卷首自序云：四夷何以首女直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以[illegible]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弗我勝國也。此其所見。外國傳異。外國傳一朝鮮，二安南，三日本，四琉球。考則列日本於占城、真臘之間。又篇中有滿剌加而無佛郎機，[illegible]外國傳佛郎



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拒其請。然嘉靖已許互市。此書成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乃於滿剌加為佛郎機所[illegible]似[illegible]無聞，是見當時之閉塞也。至韃靼云：韃靼，北胡也，即夏獯鬻、周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殊失分明，不如明史曰：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尚為直截了當。後以韃靼種最多最狡，凶悍為中國患最甚，別為北虜考。其

述英宗北狩事云：也先桀驁不恭，嗾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陰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爺有子，請尚南朝公主。通事人誑曰：為爺奏皇帝，皇帝許尚矣。也先大喜，諭酋首曰：爺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入塞，分寇大同、宣府。與明史瓦剌傳謂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



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十四年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入寇。其言啟釁[illegible]有不同，似考為得實。其它亦多明史所未詳云。

國朝寶鑑八十二卷 朝鮮刻本 存目

朝鮮金尚喆等奉敕撰。朝鮮舊有三寶鑑：國朝寶鑑也，載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而止；宣廟寶鑑也；肅廟寶鑑也。嗣後有英廟寶鑑，蓋皆效宋之三朝寶訓、明之祖訓錄而作。其小異者，書諱及字與生卒年月耳。是編則彙纂輯十二朝可法之事，與三寶鑑、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并記言動兼該德業，將以揚先而裕後也。大都臚列虛辭，使與古帝王媲美，雖臣子之體宜爾，然非事實者多矣。朝鮮太祖李旦，原名成桂，初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子。顓既為權相李仁人所弒，仁人立禑，遣成桂攻遼，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王禑，諱遜位於其子昌。權國事成桂廢昌而立王瑤，旋即自立，遂有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紀中乃謂高麗政散民離，上勳德既隆，中外仰慕，人皆歸心。



侍中裴克廉遂率國人奉國寶詣潛邸。上閉門不納。至晚，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上固拒之，國人擁衛不聽，勸進益切，不獲已，即位于壽昌。猶曰：予為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職，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正焉可避？適今罹疾，手足不克自用，乃至於此。是豈當日真相？其為僞說[illegible]疑。成桂回軍，廢立任意，本國纂國議，朝為由此類推，其他亦焉可盡信乎。

小華外史八卷附別編二卷續編二卷 朝鮮刻本

舊題首陽逸民吳慶元編輯，吳顯相重校。慶元，朝鮮人，蓋以海州首陽山而得號，故自號首陽逸民。是書為序者四，吳熙常序稱崇禎紀元後四庚寅，金炳學序稱崇禎紀元後五戊辰，尹定鉉序稱皇明永曆後四戊辰。維時明亡久矣，而鮮人乃眷眷不忘如此。其總要通論曰：小華者，中國稱朝鮮為小中華，以其禮樂文物亞於中國也。又凡例曰：威化回軍，為我國尊王之始，賜號朝鮮，為皇明錫名之始，故此書起自康獻王開國之歲，止於崇禎後四甲申，以志太歲干支適符於烈皇帝殉社之年也。後於永曆之亡，論其後曰：今此中國之論為夷狄，天時之外也，尊周而攘夷，內華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曆壬寅，皇統雖絕，其後四年，已有我東建廟之議，遂設壇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於其乎乙酉之日月，後附于陽青邱，既絕之皇統，長存於千數人，皇壇則天意人心不歸於此而將奚適也。此書之作，將以講明大義云云。其著書大旨已自揭明矣。且篇中於清太祖■■曰奴■哈赤■■，似不知崇禎十年其國王已出降者，不亦異乎。別編大報壇志，蓋以明太祖錫號朝鮮，神宗出師再造，毅宗命將東援，皇壇之設，所以大報也，志則詳其祭祀之禮器、禮節並樂章、祝文。祝文有署崇禎一百二十年歲次己巳者，明何以得此於朝鮮哉。續編，主人姓名記，所記主人皆與朝鮮有關者，首載石星，則以壬辰倭大入朝鮮，星力排眾議出師援之，次則於李如松獨詳，亦以有平倭之寧績，又如松，成樑長子，其先即朝鮮理山郡人也。

三十國春秋輯本不分卷 廣雅叢書本 存目

清湯球輯。球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已見前。是編所輯皆史部久佚之書，共十有八種：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常璩蜀李書，一和苞漢趙記，一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田融趙書，一吳篤趙書，一王度二石傳，一范亨燕書，一車頻秦書，一劉昞燉煌實錄，一王景暉南燕書，一裴景仁秦記，一姚和都後秦記，一張諮涼記，一喻歸西河記，一段龜龍涼記，一張詮南燕書，一高閭燕志。其中如武敏之之三十國春秋一條，采自高氏家諜，是否出武敏之之書，尚在疑似之間。常璩華陽國志原有李特雄壽勢志，今所輯有已見常志者，兼著引異焉。趙書一條，僅十七字，王景暉南燕書亦只一條，雖愛好古人，廣為摭拾，而此二條或言珍異，或言祥瑞，實並無足輕重焉爾。



越事備考要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劉名譽撰。名譽字嘉樹，廣西桂林人。光緒九年，法蘭西與越南藉端開釁，二月始攻陷南定省，夏間再陷河陽省，其附近之廣安省、寧平省，悉為法等強佔，於是清廷乃有出師之舉。是編特紀其戰狀，首載關外隨營筆述，於當時情事言之歷歷，對其主帥亦有微詞，且云廣西提督黃桂蘭乃粵督姻親，信任，為庸無識，身統重兵，縱情聲色，迨棄地先逃，服毒自盡，而諒山李帳中猶有土妓十餘人也。類多直筆，故不著撰人名氏。其載張之洞奏疏，則誌馮子材、王孝祺、王德榜之勝，以見我軍之足用；其載何如璋、張佩綸奏疏，則著馬江之敗，以見二臣之無能。佩綸疏中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之語，驕慢故態猶可想見。至附劉永福並師文及與法人往還公牘，而殿以設訂條約，此所以名為要略也。觀其得失之迹，抑可為前車之鑒矣，豈特備考而已哉。

粵滇紀略八卷 舊抄本 著錄

原題燕錫九峯居士編輯，名氏未詳，疑清初人，其心不忘明室者也。是書始于丙戌粵中立永曆，終於己亥吳三桂收復雲南，永曆被執，首尾十四年。雜采衆說，間亦得諸口述，大抵出於粵事記、粵遊聞者居多，亦有全錄他人所著者，如武岡播遷始末下書黔陽郭象中，朱容藩僭亂本末下書西充陳景雲，安龍紀事下書安龍江之壽，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下書江津程瀚，孫可望齊封謀禪本末下書崇昌王遇。又如金聲桓赴水，則注云贛州人口述（當云書固守贛州則注云贛州人口述），逼表彭年守制，則注云府幕江陵黃中安口述。至鄭之珖傳本於錢邦芑，孫可望李定國搆隙本末本於龍慶閩，圈移續孫可望據黔貢事本於吳三桂記室馬玉，則當於附記見之。篇中有兩說並存疑而未決者，如李成棟斬丁魁楚，諸遺聞云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津朋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按



此則魁楚一忠臣矣，與粵事記大異。然余思清兵是時甚盛，而魁楚止千人，何能水陸設伏，且大戰乎？筆稱人之善惟恐或遺，故並錄之。胡匡湄李元胤，謂按劫存錄載李元胤事，言其留守肇慶時，兩謀叛將人情，情以爲安，及被執欽州，殉節不屈，似非如粵事記所言。蓋粵事記一書雖出自宦廣者，然作於明亡之後，其間敘事頗多傳訛，而其立言又務爲譏刺，似未可爲徵。者編輯，亦皆存以備參考耳。此二條立言忠厚，徇有史德。然如■張家玉沈江，乃云陳子壯潛身爲丐，後擁一村妓因而被擒，■蓋出粵事記，恐亦務爲譏刺之類，未足爲徵。至於堵胤錫始末，載其遺疏，有云擬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豈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咋感痛不重，一病不起，遂抉摩腹，臣但恨萬死不朽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牀席，是爲恨也。此其

處境之艱，貴壽沒良可哀已。又任學政時與姪書云：一腔血、七尺軀，時命所乘，大命以逝而已。茲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一旦不諱，斷斷不作逋逃客。蓋其堅貞之志，固定之早矣。瞿式耜殉節，亦載其[墨]形跡驛遺表，具述清兵入桂林，初五至十四十日情事，又載全保驛孔有德書，請葬式耜及張同敞遺骸，其文甚悽惻，皆足補明史本傳之遺也。



皇清藩部要略十八卷附世系表四卷　筠綠山房原刻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皋，山西壽陽人。乾隆中翰林。四十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韻士為檢黃冊外繹舌人，僅能通曉，久而後成。既進呈，為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其底冊數十帙，未經整訂，藏之家。後五十餘年，[墨]韻子寯藻視學江蘇，武進李兆洛見而好之，因屬寶山毛嶽生為參訂編輯，江陰宋景昌補表，成書二十二卷，題曰藩部要略，從西陲要略例也。越七年，乃定，張穆復為校補，訛脫乃登諸版。具見寯藻後跋。篇中蒙古要略首曰：其王默特右翼一旗，及歸化城之關散，稱國公皆元太祖十六世孫阿爾坦裔，其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鄂爾多斯、札嚕特、[墨]巴林克什克騰、喀爾喀，十部二十二旗，與外喀爾喀同祖，皆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裔也，皆姓博爾濟吉特。華陳錄新繹蒙古逸史云：喀爾喀四



著錄

部除額魯特而貝子旗外均為成吉思汗之子孫出於孛爾吉斤氏一姓云與此相合惟孛爾吉斤本書作博爾濟吉特不同攷元秘史云孛端察兒傚了孛兒只斤姓氏孛兒只斤即孛爾吉斤也羅密蒙古家譜又作博爾濟根譯文互異類此孔多又其附吳三桂與睿親王乞師書及睿王報書則以清軍入山海關敎漢部長班第巴林部長色布騰阿嚕科爾沁部長穆彰土默特部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札嚕特部杭胃赫四子部孫多爾拜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科爾沁諸部甥從吳三桂迎降故也其書翔實罔非稗販者可比焉



繹史摭遺四卷 活字本 著錄

清李瑤撰瑤字子玉江蘇吳人其書與馬驌繹史名同實異是蓋以溫睿臨南疆佚史卷中位號有不應書者事迹有不盡備者悉為攷證得失綴補用譯別署其名曰繹史勘本其係忠賢義烈與夫閨中方外之卓卓然有大節在人間世者則又作摭遺以附之此編是也所以仿繹為佚者以辨此為其尋繹諸史以成之書雖所紀事同而文



辭識見之與溫氏故不同也首為宮壹妃御列傳緣溫氏於閩粵諸妃大書■后故削之不曰后妃傳而曰宮壹妃御傳亦屬創見其於李王元妃曾氏謂妃先被執於塗舟次九瀧潭乘間投水死雖與通鑑輯覽合然江日昇臺灣外紀謂曾之與帝皆被難汀州府堂而徐鼒小腆紀年從之至謂福王鄭太后先於大軍進守皇城時毀容易服溷入城宮人中被驅以北及渡淮乃乘間墮水死監守者方知為太后馬士英所奉

以黄浙者乃贋也或者謂是南都老宫人受士英所指而然斯則疑以傳疑可矣其論楊文驄以為龍友頗曲奉准一時名士燮然■觀其設守金山非浸無計畫者果於附勢損厥清名遂至論入奸黨幸而死之猶得其所耳竊考文驄與士英同鄉姻戚特未能遠之非附勢也且初無為其鷹犬之事故明史本傳以之言文驄好交游于士英者多緣以進其為人豪侠自喜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何嘗以文驄為奸黨乎如瑶所云殆非略迹原心之論矣



繹史卹謚攷八卷 本 清字 著錄

清李瑶撰此與所著繹史摭遺並行而麗於摭遺之首蓋以其文宗諸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故也一尊謚諸臣二通謚南都諸臣三通謚閩疆諸臣四通謚浙中監國諸臣五通謚粤中諸臣六入祠職官七入祠士民上八入祠士民下既以表諸臣忠節亦以彰皇朝至德盛事謚諸臣中頗有業經隆武永曆予謚者似應附著其中如粤中諸臣沐天波云定遠人從桂王入緬緬人劫之不屈受極刑死案天波入緬後以咒水飲死受刑之說誤今攷通鑑輯覽亦以天波咒水飲死而摭遺乃云緬人以三千兵圍王既而有通事者引蔭守緬酋飛馬至呼曰勿傷皇帝與國公而沐國公已先過河死一人之書而說不合又林佳鼎云莆田人桂王立率兵拒車鍾戰海口不勝被殺攷粤滇紀略引粤事記曰紹武立掌臣林佳鼎任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向上三水縣欲侵肇慶瞿式

邦奉命出東峽，設炮禦馬，對陣一炮殲鼎，則又以為非永曆臣，乃紹武臣，未知孰是，附末之。事已悉難徵矣，其更遠者乎。



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清松筠撰。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官至東閣大學士，屢黜屢起，以都統銜休致，歿晉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予謚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是書嘉慶十三年筠在伊犁將軍任時，就知縣汪廷楷原纂未成之稿，屬郎中祁韻士重加排纂，一年編輯，用敘兵屯鎮撫之要，邊防形勢之宜，復親為釐定，並令城守尉



宗室富寧為繪輿圖。篇中如漢烏孫釋地、唐西突厥釋地、哈薩克馬說、渥洼馬辨，皆有考證，尚為詳核。而伊犁興屯書始尤行政之大者。伊犁遣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溉，雖肇於阿桂，而始得導水要領，則自松筠。嘉慶七年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達延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濬大渠，並前所濬之渠，通名

通惠渠並於其東河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巴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其留心實政施於邊方尤為殊得西門豹之治鄴不能專美於前矣表而出之以為內地有民社責者勸焉



平臺紀事本末不分卷 舊抄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臺灣在福建省東南海外康熙二十二年始入清版圖閩廣之人渡海謀生者趾相屬其分氣類睚眦之怨輒糾鄉眾持白梃以鬥好事輕生其習尚然也監司守令一不得人奸民往往蠢動自朱一貴吳福生之徒乘機竊發隨起隨滅而地大藏奸民變時聞是書蓋紀乾隆五十一年臺灣奸民林爽文作亂始末體仿康熙之廣右戰功錄而詳贍過之爽文初起僅五十餘人時出劫掠以其財招納亡命又創為邪說所為天地會者煽惑民心其始本易撲滅病在官吏不為民所與奸民皆通賊人無固志維時有浙人壽同春者募勇於臺集義民數千扼後彰化曾上書督撫曰惟揀選賢能之吏勇敢之將籌辦善後事宜振恤被難之戶收回逃亡之民剔除弊陋之規嚴禁要名之費撫綏安輯大法小廉培植元氣保此一方民命由是而言亂之由生亦可推見臺民之好亂或迫總

督常清勦辦無功，於是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率師渡臺，隨征樓船千艘，旌旗蔽海，大兵雲集，而林爽文乃就擒，抑可謂獅子搏兔矣。高宗嘉臺灣之功，勒為將軍福康安等建生祠於臺灣，以旌其勳，又圖畫平定臺灣內外功臣於紫光閣，親為製贊。此編■卯以是終焉。其大要已具國史，斯則於當日情狀特詳，固亦考臺事者所不可少之書也。



東牟守城紀略不分卷 同治八年刻本 著錄

清戴燮元撰。燮元字和甫，江蘇丹徒人。咸豐十一年，隨其父肇辰在登州府任。適值捻匪張樂行分股十數萬分擾曹沂泰濟青萊，且及於登。登警牒猝至，肇辰已奉母諱，候代，官紳咸請議城守，不得已素服視事。先是肇辰以捻氛相距不遠，亟為倡修郡城，後勸諭城鄉舉辦團練，并定分路扼要防堵章程，故得■於是，率僚屬紳士登陴守禦，凡四十餘日而賊始退。登州為海疆重鎮，而臨時無可調之兵，無可籌之餉，凡籌畫戰守，供億軍需，悉資地方之力。微肇辰平日居官深得民信，曷克若此。燮元是編，當其朝夕隨侍，目睹情形，故錄為一帙，以紀其實。夫亂之既作，固非武力不為功，若消患無形，綢繆未雨，擇吏顧不重哉。

英夷入粵紀略二卷 原稿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中有曰松按者，松當是其名，而姓仍未詳也。道光十九年，命兩湖總督林則徐為欽差來粵專辦烟土。英商義律既繳烟土二萬餘箱，旋以討烟價為名攻沙角大角礮臺，則徐革職，以琦善為欽差授兩廣總督，於是將礮臺後駐兵撤，釘樁盡行撤去，以致失守，英船遂直進省垣，因有入城之議。紀此事者不止一書，然於當日實情多多隱諱，是編則直書無忌。其載琦善語義律云打得快和得快，粵人無不知其語，無不切齒，當非傳聞過甚之言也。又稱大將軍奕山命廣州府余保純縋城說和，義律索銀六百萬，圍余不敢與爭，如數許賂和議，勘奕山、隆文、楊芳并各省來粵之兵俱要退出城四十里，然後夷船乃退出虎門。是以奕山、隆文往金山寺，惟楊芳仍在省城。復載枯楊詞十八首為楊芳作也，有云芳日芳菲得遇春，朱門依傍慣因人，如今老去當搖落，猶詠秋風百戰身。又云毒負盡虛和



殿上栽桑條不稱棟梁材，要知大樹將軍號，都歷蟠根錯節來。思遇春晴切昭勇侯思遇春，可謂娩而多諷。惟當時風氣閉塞，其中有可笑者，如謂余保純遇夷人，夷人揭帽，余亦揭帽，道路皆一時譁然，咸謂余以堂堂太守而用夷禮，反禮傷教，羞辱朝廷。又載道光二十一年■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擊碎夷船，並斬獲一事，以為此天亡夷之兆，不知其乃遭風■■鎮道貪功，與英人初無涉耳。至其謂庚子八月後啟明伏不見，至十有二月始見，農人咸云，蓋農人披星而出，飯而後田，恆視啟明為早晚之候，故備志啟明隱見。松按宋書天文志，晉孝懷帝永嘉元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為百官奔亡將流散之象。今啟明伏不見，當同此占。然按明史天文志，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辰星隱，至四月戊辰復見，時正當承平，宋志之占，恐未必然。此其史識殊遠在沈約上矣。

秦隴回務紀略八卷 光緒六年刻本 著錄

清余澍疇撰、澍疇字熙農、浙江山陰人、同治元年江皖髮捻及滇匪藍大順竄入秦中、陝省土民回文訌、由是逆回揭竿倡亂、徧地蹂躪、而鳳翔府地當衝要、爲隴蜀咽喉、東賊屢聚、日多西賊蜎附愈衆、彼來此往、悉以鳳翔爲淵藪、逆回窟巢備脇城郭、旦夕圍攻、經十有六月、撫綏防守、首知府張兆棟之功、澍疇從之治軍、因作是編、述其艱危困苦情形、皆所目擊、當此之時、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之勝保頓兵不進、固已貽誤於前、及其赴省、既失利於華州、後受挫於灞橋、乃仍高居八仙菴擁兵觀望、何有於鳳翔、迨多隆阿充欽差大臣、提師入潼關、首解同州之圍、一戰大捷、壘破賊巢、始分兵援鳳、而民慶更生矣、此書之成、兆棟方在廣東巡撫任、殆不免溢美、■要其防守孤城、支拄四百八十日、卒獲保全、不可不謂勞苦功高、縱不能遠比張巡之守睢陽、蔽遮江淮、關係大局、



然較近時沈葆楨之守廣信、何多讓焉、

邊事彙鈔十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朱克敬撰。克敬字瞑庵，甘肅皋蘭人，湖南候補典史。是編卷首載有湘陰郭嵩燾原札，似亦頗取此書，謂其持論未必脫前人窠臼，而精確處為多。又謂節節皆有議論，彙鈔字尚未甚妥，直須云邊防論。每卷其說尤中肯。克敬不從，未免護前■也。自序稱敵情戰地，今古不同，而交接之■理，強弱之■形，則千秋不易。國之強弱在人而不在法，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和之可否在我而不在敵，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得不為外人所竊笑乎。此以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與集中所以著外夷利器為誤同是一意。蓋當日湘中士夫多斥仿造船礮為無益，王闓運湘軍志即主是說，寧為只見一面之詞。晁錯言兵事書■引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豈真制梃可撻堅甲利兵耶。至謂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將為外人所竊笑，則至當之論也。其論宋高宗身歷艱難，自度



己之才具與東南之兵力財力皆不能抗金，決計求和，固非出一日。此時金人亦有厭兵之意，秦檜巧佞之士，善于揣摩，故以和說進，遂貴而得歸。以和說高宗而取富貴，不過適逢其適耳。其志本不在安宋（案此駁邵濟謂秦檜以和存宋）亦非其才能令兩國■之好也。後世以和罪檜，與以和稱檜皆屬夢夢。此說似創而實確。又謂贊和議不必皆小人，因秦檜而進則決非君子。人之賢否不在言和言戰，以和為能，藉此干進，則無所不至之鄙夫也。誠哉斯言，其為萬古之龜鑑也歟。

甲寅遇難錄一卷 原刻本 存目

原題生員朱鋐樂仲編並書，記清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軍入延平事。自三月十五日聞變起，至十二月初二日閩國山貝子寧海將軍真於省止。錄中歷叙耿軍來延平，加耗地丁錢糧每兩加耗五錢，倍派本色，捐索草料，各如正項倍征，及檄令富户助金，不從者上墩楷墩棲之制，以五柱一根、三尺柱一根，將人兩頭短鎖，如鞠躬狀，欲伸不得，欲俛不能，令助若干，上户加倍，方許贖■。窮者力役，不別士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為捍牧團，如避不前，立予鞭扑。又計丁給鹽二兩，拌以青灰，以呈戰稱每兩實價銀五錢，種種虐政，民不堪命，故曰遇難。至載清師將至，民眾恐以從逆被誅，咸禱于李先鋒廟。是夜神徧諭城示夢，謂前乘乃仁人之師，正為輯寧爾等，爾等當為馴良之民，毋為抗伐之頑梗。將白屠集石角橋，並述神夢，無異詞，其事甚怪。蓋當日有人造為此言以安眾心耳。李先鋒亦不知何許人也。



黔史四卷 原刻本 存目

清猶法賢撰。法賢字心魯，別字酉樵，貴州乾隆壬午副貢生。紀黔事者有黔書、續黔書、黔記，皆有關於黔之國聞，■則以所有■史，當有黔史，故輯用秦迄清嘉慶凡關於黔故者，以為是編。焉篇中如楚人莊蹻循沅水伐夜郎，注云凡言遣者不當遣也。元鼎五年秋，南粵反，叛，注云叛者背此附彼之謂，反則其勢大合境騷動，為大逆之名，此自歷其書法。然以楚人莊蹻遣伐夜郎，何以見其不當遣，反叛同義，叛何嘗非大逆之名。又延熙十有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叛，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注引晉志涪陵郡、袁思播黔費五州地是也。後引華陽國志鄧芝射黑猿事，則未免泛濫矣。至載洪武十有四年，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征雲南，由辰沅趨貴州，又普定、徐安、瑯嵌、寧蠻、關風嶺、貴州路通（沐英傳洪武十五年由楚雄……貴州……）

所引史貴州土司傳，洪武二十二年，越州叛苗阿資

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爲剽掠征南將軍傅友德擊走之旦諸軍門降遂設軍民府爲指揮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百夫長密即叛殺屯田官軍及驛丞試百戶調指揮張泰討之於盤江木窄闌官軍失利更調指揮蔣文統烏撒畢節永寧軍剿之乃遁此皆黔事應行補入者也惜尚有遺漏未及細檢耳



金陵癸甲紀事略不分卷　原刻本　標目

清謝介鶴撰原題姑孰謝介鶴記湘西載賡氏胡德璜評據德璜序稱介鶴於癸丑春爲賊虜至金陵糧館中曾與上元張炳元椿李金誼先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內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逸出依今觀察静山趙公於鳳山行館因悟陷賊時所見所聞筆之於書此編是也首爲目錄具載洪秀全以次姓名官職籍貫與張德堅賊情彙編頗有同異如云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足正彙編謂是廣西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之誤然以馮雲山爲潯州桂平人則與彙編同失今考光緒潯州府志云秀全廣東花縣人並記有桂平縣釋放馮雲山後有遣遞回花縣原籍則洪馮同縣此爲確證又韋昌輝桂平縣紫荊山下金田村人太平天國金田起事即在昌輝家前云桂平人不謬彙編以爲鬱林州博白縣人非也大抵當得之訪聞不免傳訛篇中極言

楊秀清之殘忍淫嗜殺及馮雲山之造偽書惑衆並十天條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後自稱天父第三子蓋以二人為首惡焉至謂石達開膽怯不知何以云然似非事實■所述張炳元諜內應事僅見於此若朱九妹擬妻楊秀清則它書亦載之洵一奇女子哉其他■於■賊之違天悖人窮凶極惡之狀類皆得之目擊不盡虛誣然非推崇太平天國者所樂聞矣



援守井研紀略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董貽清撰貽清字叔純江蘇陽湖人咸豐九年秋九月滇匪李永和藍大順自入川境連破筠連慶符高縣攻撲敘州府不克十一月竄至犍為之五通橋十年正月又竄至富順之自流井榮縣之貢井二月復竄回五通橋攻撲嘉定府官兵僅躡尾追其甚者賊將至輒先避徙他去以故賊鋒所至如入無人之境三月藍大順分股由嘉定上竄壘破青神彭山蒲江名山等縣其李永和大股仍據橋上而井研仁壽二邑四万條里仁壽無城恃井研為屏障自省帥以省垣為重各路官兵俱調回保省而井研緊要隘口並無一卒戍之縣令劉棣威屢次求救乃派珠江勇四百名前往防堵復令貽清親帶練勇前赴井研一路防勦上竄之賊此是編之所由作也以備中自是年三月初一日抵井研始逐日紀載至五月十九日貽清得家書母病請急止遂未續記蓋猶未竟之本■耳其中所稱

明都司耀光、劉守備友耕、後皆積功至提督、爲蜀名將、而欽差崇大人者、則成都▇將軍署四川總督、歿于盛京將軍任、謚文勤、完顏崇實是也、



# 馬邊公文四卷 原抄本 存目

清不著編輯人名氏、是編蓋光緒十三年屏山猓夷句結涼山野夷大股出巢滋擾馬邊屏山一帶、馬邊協副將會同馬邊廳同知先後稟報成都將軍四川總督堵擊情形、及續派兵勇勦辦、往來稟牘批示、彙爲四卷、題曰馬邊公文、此一役也、用兵將及半載、卒以夷性詭譎、倚恃山深林密、出沒靡常、迨及哨官軍則又深匿不出、我軍欲戰不得、進勦不能、而仍出於撫綏一策、方其就撫、甘願捆獻凶夷賠償房價、請繳雜民、先具投誠總木刻到營、然後公同盟誓、永來城關、度動血不過亦敷衍了事而已、至各篇中載調補武員請陞道員楚前藏達賴喇嘛遣使入貢等摺、皆邊務事、無關善奏報、令操者標官兵技藝▇會銜擇稱、據稱各兵操演新舊陣式、步伐整齊、旋放連環槍礮、聲響連貫、長矛籐牌、各技亦俱道退便捷、則直是楊清季綠營兵不可用、

春秋之操弛同兒戲，此在光緒十四年，尚守舊如是，國安得不弱哉。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七頁

甲戌九月江瀚



欽定安南紀略三十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寫本 著錄

清乾隆五十六年敕撰。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內訌不靖。次年六月，國王黎維祁為其臣阮岳、阮惠兄弟所逐，其母妻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至斗奧隘河邊叩關求救。經廣西巡撫孫永清、兩廣總督孫士毅先後奏聞，因先命妥為安置，並傳檄夷眾共維祁，在良才縣境招致義兵，候復黎氏，續命孫士毅率提督許世亨帶粵兵萬人出關聲討，又令雲南提督烏大經自馬白一路帶兵協力進攻。士毅至富良江，奪敵船，夜直衝彼岸，遂克黎城，後維祁封故。是編首載御製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後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誌喜詩，其序有曰：朕以名義所在，為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寧有之尺寸幅幀，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從資天朝覆冒之力，俾黎氏奉土，仰瞻知勸，懷保柔遠理，亦宜之。是其將大書功之意，情遙乎詞。然維祁本庸主，孤主無助。五十四年阮惠復奪，開

率餘黨傾國而來維祁阮惠至輒携家屬遁國內無主阮氏後立士毅上疏自劾以福康安代之阮氏求內附於是士毅與福康安奏黎氏替亂不堪立國阮光平恭順輸誠安南不必用兵狀卒從其議則詩序所稱興滅繼絕為萬世主君臣之極者徒虛語耳五十五年福康安遂偕安南國王阮光平朝於京師矣夫懷柔遠人事誠易言當全盛之日黎氏失位已不能救全鋪張何益而後世安南一國終為法蘭西所有且易其名曰印度支那又烏足怪耶



欽定巴勒布紀略二十六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寫本 著錄

清乾隆年敕撰巴勒布者附近西藏之一部落也乾隆五十六年以貿易搆釁遂奪據濟嚨聶拉木宗喀等處清高宗即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因令巴忠馳往查辦嗣經察實具奏果有抑勒買賣不接巴勒布奏書之事當將慶林等分別治罪復命四川總督鄂輝帶兵討之官兵收復宗喀之後旋因春雪連綿難以進取直至天晴由積雪徼等處開路深入將濟嚨聶拉木等處盡行收復而巴勒布已早遠竄及仲巴薩嘉兩呼圖克圖遣人往彼諭諭巴勒布頭人亦欲來藏畏罪願求歸附亦以雪山高大未能即至次年五月總兵穆克登阿張芝元率同西藏之噶布倫帶領巴勒布大頭目小頭人等前來環跪營門悔罪乞恩於是勘明邊界於濟嚨聶拉木宗喀要隘處所堆砌鄂博卡以定界限又令於佛座前頂經立誓並取

具永不滋事圖記結狀存案奏聞高宗以其畏威懷德實出誠心不值探穴擣巢以誇示威武俯如所請此事以完是編首載御製敕諭詩其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歸順實信詩注有云此事鄂輝等如早有識力彼頭目歸順之心亦當揚我兵威取彼附近部落數處使彼目覩天威方為攻心之策至于設誓表心豈堪深恃今既計不出此事亦不欲為其已甚此可見高宗晚年猶未厭兵也因知安南一役用兵不終者特徇福康安之請耳



賜姓始末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曰賜姓者謂鄭成功也成功芝龍子原名森年二十一於隆武初立入朝賜今姓名是為朱成功俾統禁旅以駙馬體行事封忠孝伯永曆元年封為延平■郡王其中所載與江日昇臺灣外紀互有詳略篇末史臣曰當世之尊乎成功者不過比之田橫徐市之閒而已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之後中原之統絕矣而成功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外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例之成功不可謂徒然矣其說甚允又曰獨怪吾君之子著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是則不免滋疑然當日遺臣多依成功於海外不聞有倡斯議者知非無故矣清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將

明室遺臣鄭成功，賜謚建廟，以作臺民忠義之氣，奉旨准行，遂於臺灣建立明賜姓延平郡王廟，至今臺灣雖非中國地，而廟貌猶巋然獨存，夫豈偶然哉。



四民月令一卷　任氏叢刻本　著錄

漢崔寔撰，清任兆麟輯。兆麟字文田，江蘇震澤人。是書為焦循舊藏，卷首有嘉慶八年四月廿八日江都焦循記。書凡八種，易名曰任氏叢刻，并有焦氏藏書、江都焦循里堂印章。案隋書經籍志，四民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原本久佚。兆麟據齊民要術、太平御覽所引，捃拾成書，仍為一卷。其篇中如云順易布惪，振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及順時令，勑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與舉之，以親疏貧富為差等語。兆麟謂可想見曩時人心風俗之厚，禮教之隆，其言是也。又其篇中云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則漢代教育之法亦可攷見焉。惟兆麟所采遺漏尚多，今攷唐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二引四民月令二月祠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下有前期齊饌掃滌，如正祀焉二百十三字，亟應補入。清蕭智漢

月日紀古引四民月令數條亦此編所無，雖不詳出何書，當非臆造。至顧祿清嘉錄引崔寔農家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引四民月令云六月初三起箇黃昏陣，七十二箇隔夜陣。又云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此既不言出何書，且吊類漢人語，殆未足信耳。



玉燭寶典七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隋杜臺卿撰。唐書藝文志子部農家類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是書蓋遵義黎庶昌由日本舊鈔卷子本影刻，原書十二卷，以一月為一卷，此存七卷，止於七月孟秋。因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有時令類，今從之。此編卷首序云爾雅四氣和為玉燭，周書武王說周公推道德以為寶典，將令此作義兼眾美，以玉燭寶典為名焉。篇中首載禮月令，而引蔡雍章句釋之，間采夏小正及淮南時則，其有可證經者，如卷二云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毛傳云蜴螈也，劉歆爾雅注蠑螈下云龍蠑康化為玄蚖，并引詩胡為蚖蜴，傳解既云蜴螈，明有單呼蚖者，便以上字為衍，劉向五行論云蠑康化為玄蚖，引詩惟虺惟蛇，案爾雅蠑螈蜥蜴為舍人注云蜴名蠑，今蜴也，李巡云蠑螈一名蜴，郭璞云蠑螈蜥蜴，便不相干，詩內虺字乃無虫旁加鬼，未詳劉氏據何文證歟

向父子舊有異同之論螅蚖二義莫知所從且余雅別有螅虺詩本悉作虺字不得強變為蚖今考王筠詩說文句讀嘗疑虺蚖即是一字郝懿行爾雅正義亦疑蚖即虺之或體得此為證益瞭然矣亦有不可從者如卷一乃擇元辰云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吉亥作吉辰與今詩經注疏本同誤卷二云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禮記昏義文非出周禮改御妻為御妾殊謬不知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曲禮有明文也又書名寶典頗多引佛經書為釋氏宣傳卷四云清淨法行經天竺東北真丹人民多未信罪吾今先遣弟子三聖悉是菩薩往彼示現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月明儒童彼号顏淵孔顏師諮講論五經詩傳禮曲威儀法則以漸誘化然後佛經當往彼所法沒盡經真丹國老子閔子大項菩薩等皆至我法其土人民生殺好祠迦葉菩薩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玉燭寶典

道德化以化路老子是也尋古來今刪正同異孔子是也幼而[illegible]悟大項是也然後佛經乃生信耳其[illegible]誕如是而乃錄之寶典何其[illegible]與

唐月令注一卷附考一卷　道光十四年梅瑞軒刻本　著錄

唐玄宗御刊定，清茆泮林輯。泮林字雪水，江蘇高郵人。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是編首載羣臣進注表，有云：呂氏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於是依據遵循，擿挺重有刪定。由是而言，誠亦持之有故。宋羅泌書唐月令，謂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也。雖宋大中祥符八年孫奭上言，宜依舊規，式昭先訓，而晁迥等議，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至景祐二年，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



以備四孟月宣讀。案自唐以來有宣讀月令之禮。是唐改本終未廢。其後朱晦菴作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鄭注，併附注唐改本於呂覽、淮南之次，且其中經文有依唐月令刪定者，況定立春為正月節，至今時憲相承不改乎。是編泮林自識，謂此書變亂禮經，不免為後人作偽。又謂首為注解者，如李再收弁章，杖杜尤早，鄙不足道[illegible]則稱之胡為邪。今考正月之節日在虛注，引春秋傳命有司與眾定期；引周禮遂人令國儺九門磔攘注，引洪範傳；初衣暑服注，引論語；其怪義其事之注，引洪範五行傳。凡此之類，悉有依據。至乃擇元辰注辰亥也，案禮月令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宋本、岳本、考文引古本皆同。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南齊書禮志載盧植說，闡此義至詳，而閩監本、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並作吉辰，失其旨矣。此獨不誤，亟應表而出之。惟迎春於東郊注

迎春為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則與鄭注作
蒼帝者異。攷唐書王璵傳，璵上言請築壇東
郊祀青帝，璵為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此
雖出於迎合，青帝見漢書郊祀志，
說當本，然則唐月令注一書以林甫一
人無學而概為卑鄙不足道，毋乃過歟。



唐月令注續補遺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著錄

清茆泮林輯。是書蓋泮林輯唐月令注既
成後，取內經王冰注校讎，同異別紙錄存，
以補唐注之遺。凡經文及注中小異，咸備載之，
以俟參考。併附辨臧琳經義雜記一條於後。
大旨謂經義雜記疑此為後世之書，蓋臧氏之
於唐月令固未深攷。云又續攷類皆辨明李
說，謂多出玉篇、廣雅，亦自原本漢魏，未可以
不學議之。至寶應成蓉鏡跋，殊罕闡發
其云此書經注非一時作，明皇刊定月令當成
於開元十三年以前，李林甫注當作於開元二
十二年以後。又云開元十年明皇御注孝經，其
刊定月令或即在御注孝經之後，皆援據確
鑿，是雖無關弘旨，亦足見考訂之勤焉。

足本歲時廣記四十一卷 歸安陸氏重刊本 著錄

宋陳元靚撰。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時令類著錄歲時廣記四卷，據稱此書宋志不著錄，惟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前列圖[illegible]說，分四時為四卷。今此本乃曹溶學海彙編所載，卷首並無圖說，蓋傳鈔者佚之。是編係陸心源從天一閣藏抄本傳錄，為是全書，但缺第六卷。然卷首圖說猶存，仍分春夏秋冬為四卷，而第五第六第七則為元旦上中下，惟第六元旦中原缺。第八為立春，第九為人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為上元上中下，第十三為正月晦日中和節，第十四為二社日，第十五第十六為寒食上下，第十七為清明，第十八第十九為上巳上下，第二十為佛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為端五上中下，第二十四為朝節天貺節，第二十五為三伏節、立秋，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為七夕上中下，第二十九第三十為[illegible]中元上下，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為中秋上中下，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為重九上中下，



第三十七為小春下元，第三十八為冬至，第三十九為臘日交年節，第四十為歲除，末卷總載。其中惟以夏至為朝節，十二月二十四日為交年節，近代所無。[illegible]注正月晦日之中和節，則唐貞元五年置，而六月六日之天貺節，則宋祥符四年置，以天書再降之故，尤不經之甚者也。總載殊無取，如[illegible]寅午戌月，正五九月，避三長月，五不祥日，十惡大敗之類，大抵皆世俗所忌，君子固無取焉。

戊申立春考證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著錄

原題明路士登訂。士登里貫未詳。是編首書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立春正月節。曆以洪武初欽天監監正元統大統曆法推之，天正冬至得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卯正初刻冬至，得歲前十二月二十日戊寅亥初三刻立春。考古時只云某日冬至日，無支刻之文。欲知支刻者，必以沈約宋書曆志為祖，蓋至是測算始漸密也。士登■考證有據，元郭守敬■說■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之機。其論曰：洪武初欽天監元統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算分，以為修改合天，擢為監正。監副李德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改，四準郭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今，失之愈遠，時人沼龍衣恬不為怪。又曰：夫曆從何來？從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己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臺臺案於日躔日度變，



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曾今年逮數盈歲差，天度失令，不考所差必甚，當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候等不知以為知，方詆之。然曰大統曆乃元統佛守敬法為之，準驗無差，必不可改，且詆余為妄議云云。事附見曆志，余第言大統推步悉本授時，惟去消長而已。初未辨其得失，亦不載茲事，蓋其疏也。

著錄

# 古今冬至表四卷 光緒戊寅刻本

清譚澐撰。澐字　湖南湘潭人。元史曆志有六曆冬至，間載魯獻公戊寅訖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〻〻刻之異同。清梅文鼎因之作春秋已來冬至表，删去獻公戊寅一事，各以其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江永復因之作冬至權度，於四十八事皆指陳其得失，而數仍未密。是編考古今冬至，自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至明懷宗崇禎十六年癸未，逐歲推其日名，定其時刻，考其月朔，作表以紀之。春秋之時不列表，則以已詳春秋日月█，仍補春秋以前日南至表。日南至即定冬至，不言冬至者，周正為春〻治，不為冬也。周正建子，日南至所在之月即為正月。澐謂疇當時曆法多疏，未能密與天合，如武王庚寅歲以正月為二月之類，而表中仍書正月不書二月，從其實也。又立冬至黃道宿度歲差表，蓋較梅江之書為愈推愈密，後來居上，固其理也。

東朝記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存目

原題海上王泌著，武林李孫枝閱。是編紀明懿文太子及建文帝始末。首言初太子讀書大本堂，故題以東朝。其載宋景濂因孫祚得罪連坐應死，高后遣使奏請免其死，上不允，太子泣諫亦不從，因恐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上乃釋景濂之松潘。案明史濂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其孫名異，亦無太子



計窮投金水河事。又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允炆為皇太孫詔，亦不見明史。又稱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玉於雪山，廣二尺，色青。先是上在宮儲時，嘗夢神啟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始應，命工琢為大璽，方八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曰凝命神寶。此亦明史所無。至謂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後謂正統時返京迎入大內供養之，是蓋由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

西，詭稱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聞於朝，按問乃鈞州人楊行祥，年已九十餘，下獄越四月死，同謀僧十二人皆戍遼東，事見明史本紀。此[illegible]因以附會。朱睦㮮革除逸史嘗載建文帝髮緇騰去及正統間迎入大內之說，乃好事者為之[illegible]。然伍大均金山口恭謁天下大師墓詩尚云讓帝飄零海嶠東，龍歸猶識未央宮，固仍以所傳為真，無可左證，姑存疑而已。

嘉定屠城紀略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首書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其事在南都破、弘光出亡之後。據稱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郡人周荃議益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俾降人黃家鼒佐荃單騎安撫吳中。所過郡降。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萬人入郡城，執家鼒等，戮於市。荃匿民間，免。閒行歸豫王。王以文驄襲殺家鼒等，始發兵入吳。三吳禍本實基於此云。觀其所言，蓋深不滿於文驄。又載黃淳耀同科李處、丹陽葛麟與淳耀同訪總兵官吳志葵于雲間，共論當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奮謎，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兄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為，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與圖。麟遂拂衣去，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矣。載侯峒曾臨難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根者，枉送一城百姓耳。其語尤痛。篇末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縉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李處、張錫眉，貢生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臨孝子義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尚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兵禍之烈，呼可畏哉。有條民之責者，抑可以鑒矣。

於淳耀有溢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嘉定屠城紀略

揚州十日記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原題江都王秀楚記。其書蓋叙乙酉（酉為清順治二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清兵入揚州，至五月五日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覩，慘酷之狀，殆不忍言。婦女所遭尤酷，有云卒害謂人曰：我等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其言至痛，然明代禮教猶存，亦復如是，今則打破禮教，婦女無所謂貞，設遇兵禍，其情形又當何如耶。清兵在揚，其未封刀以前，可謂橫暴極矣，而記中乃載有王姓將爵一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責殺人往往見阻，多所全活。當此亂時，仁心漸滅殆盡，猶有是人，斯蓋剝復之理，人類之不絶賴有此耳。至其謂後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知警惕，洵足發世■壽覺為不至作矣。



清嘉錄十二卷 道光庚寅刻本 存目

清顧祿撰。祿字鐵卿，江蘇吳人。其書蓋取陸機吳趨行土風清且嘉之句為名，以自夸其鄉里，則多屬陋俗也。如謂清明日官府至虎邱郡厲壇致祭無祀，遊人駢集山塘，號為三節會。會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奉侍香火者，是日各舁神像至壇，舊例除郡縣城隍及十鄉土穀諸神之外，如巡撫都土地諸神有祭事之責者皆得入壇，謂之督祭。凡土穀神又咸以手版謁城隍神，疑為傳詞通流，以之詢為地主，袍笏端莊，降階迎接。此所叙述，光宣之際尚相沿不改，惟謂土穀之神分配古賢名姓，塑象奉祀，如任彥昇、蔣子文、張輸、王珣之類皆是，則不盡同。任張之象似已不設，而撫署則奉春申君，藩署則奉梁鴻，府署則奉泰伯，織造署則奉張士誠，驛馬潘佑以梁伯鸞高士而儼然袍笏，且稱曰財帛司，最為可怪，而潘佑一隊，逐獵騎從，鮮明並盛，古玉器於……

盒扛以遊行、今蘇州已非省會、各四署只吳縣
僅行諸神無人奉祀、三卿会當亦減色矣



月日紀古十二卷　乾隆甲寅刻本　指目

清蕭智漢撰、智漢字雲澤號五江、湖南湘鄉人、是書以月為綱、析其節候、次即逐日紀之徵典、旁及不為肝說、其所取材、自正史稗官山經地志九流百氏之書、古今名人之集、齊諧不旁搜、博討據、其凡例自稱所載皆文人韵事、然時序宜況、擇其尤雅者而載之、其粗陋之事、未敢登錄、又稱引用書籍皆上冠各書名目、可以核對、其用意雖善、而考之實不盡然、如篇中屢引道經佛經、二氏之書、名目繁多、不言何經、殊欠明了、又崔寔四民月令原本久佚、自是從類書錄出、未經注及、亦其一失、且道釋書成多誕妄、如某月日天尊降、北斗降、某佛生、某菩薩出世、類皆不經、甚至謂孔子七月三十日於太上老君授三乘妙道之旨、其誣聖實甚、與所云擇其尤雅者、不大相剌謬乎、

岱史十八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查志隆撰。志隆字鳴治，浙江海昌人。是書卷前載岱史後移錯衛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濱樂分司同知查志隆，蓋奉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譚耀檄，令補續舊志，考搜遺考，纂輯成編。凡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為紀者四：曰狩典紀，曰祀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為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登覽志。香稅當時創設，舊志所無。每卷冠以小序，撮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全書頗饒取史家義例，故名曰岱史。然如圖考中五岳真形圖，既涉詭怪，而周明堂圖又屬無稽。其星野考謂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或主婁胃，或主虛危，靡所適從，以為史記天[illegible]書曰角亢氐兗州，泰山隸兗，主角何疑。夫以心房氐言岱，猶為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其實星野之說都不足憑，存而不論可也。又靈宇紀王之綱玉女傳云：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更名靈應，嘉靖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案宋濂詩有寶光長護碧霞宮之句，見本書登覽志，則碧霞宮之名非始於嘉靖矣。紀又載孔子[illegible]聖殿在嶽頂玉皇頂西稍下可半[illegible]里許，其地相傳為越觀峰，其下為孔子崖。據唐仲冕岱覽，岱頂下東為吳觀峰，勒孔子崖。嘉靖間朱右書衡建孔子廟，郡推官大獻修正殿三楹，緯垣南為門，譚侍御耀又侍御查運使志隆奉至聖銅像及四配，如學宮制，增修兩廡，置廟祝焉。[illegible]吳觀峰當即岱史所謂越觀峰。志隆二事合附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岱史

蓮峯志五卷 船山遺書本 著錄

明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蓮峯者，衡嶽七十二峯之一峯也。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云：蓮華峯下有方廣寺，八山四水，周圍環匝。昔人題詩略云：寺在蓮花裏，峯峯附花葉。又范寅亮一聯云：寺藏螺髻頂，人在藕花心。北有靈轍源車轍迹，記云昔羅漢召此鬼神運糧車轍道也。東西芭蕉庵，乃宋高僧宗炳修行之所。北有靈源塔。夫之此志有車轍亭而無靈轍源，有靈源閣而無靈源塔，亦無芭蕉庵，但引衡嶽志曰：蓮花峯，方廣寺居其下，四水縈繞，山如蓮瓣。蓋未見田夫書也。是編開卷即列明神宗諭勅壹道，附周怡原志序，其文蓋因晦菴、南軒兩先生祠在方廣寺，頗引以為重。夫之之為是志也，故分篇中有曰：山靈不以人哉，則朱張二夫子最矣。志首沿革，次形勝，次名蹟，次名游，次祀典，次禪宿，次物產，次序記，次詩，雖採摭非博，而體尚不失雅潔云。

廣雁蕩山志二十八卷 乾隆戊戌刻本 同治己巳補板 著錄

清曾唯撰。唯號近堂，浙江永嘉人。雁蕩山在浙江溫州府，跨樂清、平陽二縣，為山奇秀甲兩浙，顧自古圖牒無稱。明初僧永昇者始輯為雁山集一卷，嘉靖己亥朱諫因舊本搜討增為四卷，列三十二門。萬曆辛巳胡汝寧復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其後徐待聘又有雁山志勝四卷，並見清四庫全書存目。是書蓋就同時樂清教諭范鉞所纂雁蕩山志參互考訂，輯而成書，因名曰廣雁蕩山志。不獨體例較善，其勝於前人者有三事：一謂雁蕩之名實昉於唐，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又云龍湫雁蕩乃是佛弟子諾詎那尊者之化鄉也。貫休阿羅漢諾詎那讚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一行畫天下山川為兩戒，有南戒盡於雁蕩之語。第以僻處海陬，足跡不逮，宋室南遷，貴游漸盛，故沈括夢溪筆談指為宋開，而薛季宣賦所載開



山歲數，亦祇就宋時言之，均屬失考。一謂雁湖為山之主，大湫擅水之勝，舊志以湖在湫頂，湫從湖出，不知內外異谷，隔嶺。徐弘祖記大龍湫水出絶頂之南常雲峰之北夾塢中，即其源也。一謂謝靈運僅至筋竹澗，以山路險難行，即澗中亦未深入，舊志因有從筋竹澗越嶺縱行詩（靈運文選作斤竹澗），遂列為開山之首，非也。又指謝公嶺為康樂所經，那非。元李五峯十記有山嶺東謝家之說，舊有謝家嶼，適與字兒同聲耳。之三說亦咸見正誤。卷末附施元孚所著遊法，具詳登覽之次第，洵足為游人導先路焉。

虎丘山志十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湄撰。湄字伊人，江蘇太倉人。虎丘志[illegible]於明初王賓，已斷爛不復全，其後[illegible]文肇祉，尚有傳本，松陵周安期三修之，未及梓行於世。是書卷前有康熙丙辰徐乾學[illegible]序，將其舊志原序[illegible]篇悉錄入，首列巡幸，幸紀下署候補通判舊登封縣知縣張標敬識，次萬歲樓圖，下署候選訓導臣金之鏞敬識。其下乃為山志，雖本三家舊志，實[illegible]刪補無[illegible]剔[illegible]，多所折衷。一物一產，悉特書之。虎丘巷名，亦著舊志所載仕處多有者，概從芟削。一官吏之有功德於其者，郡人祇立生祠山中，今[illegible]不錄一人物。其舊志頗多泛濫，苟非史乘可考者，悉刪之。一一高僧傳，舊志但書名號，不為立傳，並其失也。簡周志訛引博采，一人或銘傳并存，其失也。緊今細加參核，事蹟在山中則詳，它處則略，[illegible]皆其勝舊志者也。篇中[illegible]間有考證，如謂劉夢得生公講堂當在金陵，與虎丘無涉，據李陽冰石刻，唐人止知有講臺，不聞有講堂。又謂可中亭，亦傳會劉夢得一輪明月可中亭之句，因名，據慧皎高僧傳，而其事當作日可中，非用可中也，並誤夢得書事矣。誤書仲光舊志，雖可中為可月，則更謬矣。甚見正前人[illegible]之承訛，非徒正舊志之失耳。

虎邱山志二十四卷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顧詒祿撰。詒祿字未詳，江蘇長洲人。是書首舊序、山圖，次巡幸，次宸翰，次山水、建置，次古蹟、寺宇，次溪橋、浜衖，次祠墓、坊局，次人物、流寓，次高僧、仙鬼，次雜志、物產，次碑刻、題名，次藝文。舊志只載虎邱，詒祿以名勝雖屬虎邱，而詞人學士遊春送別，必在山塘，山塘之景勢不可缺一。坊局、祠墓羅列山塘，皆關忠孝節義，衖衖浜池，經由脈絡，今並增入，此其不同舊志者也。舊志題詠記序，分注於山水、建置之下，詒祿以為重複割裂，今特編藝文十二卷，先詩後文，詩以時代為先後，文以門類為次序，其山塘讌集諸篇，亦為附入，此亦其不同舊志者也。然雖增輯山塘諸勝，而元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龍壽山房，竟失書，殊不可解。至於虎阜題名，尤多缺略。錢大昕虎邱詩云：題名多未俱，手錄補圖經。注曰：左旁崖石有淳祐辛亥四明程振父題名，右有淳祐癸卯長樂潘持等題名，德祐乙亥天台戴覺民等題名，又石觀音殿壁間有宣和六年胡少汲等題名，紹興八年向子諲題名，自來修山志者均未之載，是則不可獨責詒祿之疏矣。

# 金山志十卷 雅雨堂刊本　著録

清盧見曾撰。見曾字厚山，山東德人。乾隆進士，兩廣總督。是書蓋其官兩淮都轉鹽運使運使時作。九域志：唐時有裴頭陀卓錫於此，因斷手以建伽藍，忽一日於江際獲金數鎰。李錡鎮潤州，表聞，賜名金山。篇中謂唐建中間揚州陳少游以甲士臨江，韓滉書以兵臨金山，遂與少游會，則此山之名非自錡始。又梁天監四年，釋寶誌同僧祐建水陸大會於金山，則金山自昔已傳，非始於建中矣。然宋徐爰釋門略云：京東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謝公臺跡所棲，多在鍾山，即開水陸大會亦不出金陵，則所謂金山者，當即徐爰所釋之異名，而非京口之金山審矣。要之金山自頭陀斷手開林葉基，表[illegible]渡江者始以是為登臨之地，而題詠斯多，遂為東南之名勝。謝靈運有從遊京口北固應詔，顏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可見南朝時金山尚未著名也。此編首宸翰，因卷一山水，卷二禪刹，卷三方外，卷四雜識，卷五至藝文賦，卷六藝文詩一，卷七[illegible]藝文詩二，卷八藝文詩三，卷九藝文勅諭，卷十藝文序跋。其采輯頗精博，足以備覽。蔡居厚詩話云：潮水昔通揚子，自大曆後，潮汐始不通，今瓜洲寔與揚子相[illegible]連，揚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南則不復不至揚州，然並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予在[illegible]徒聞金山之南有漲沙者，安知異日金山不復與潤州為一耶。今[illegible]金山在岸矣。陵谷善變，而況朝市之轉移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山志

岱覽三十二卷　果克山房刻本　著錄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幕，號陶山，湖南長沙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其書作於為泰山書院山長時。卷前首編天章一、聖祖二、世宗三、高宗四、謁岱五、祀文六、儀注七、頌賜八另編。乃岱覽有嘉慶乙丑吳錫麒序、序、[…]一岱陽全圖、岱陰全圖、原岱上、卷第二總覽一、原岱下、卷第三總覽二、行宮圖、岱禮上、卷第四總覽二、岱禮中、卷第五總覽三、



岱禮下、卷第六總覽三、岱廟圖、岱廟上、卷第七總覽三、岱廟下、卷第八分覽一、岱頂圖、岱頂上、卷第九分覽一、岱頂中、卷第十分覽一、岱頂下、卷第十一分覽二、岱陽圖、岱陽上、卷第十二分覽二、岱陽中、卷第十三分覽二、岱陽下、卷第十四分覽三、岱陽之東圖、岱陽之東、卷第十五分覽四、岱陽之西圖、岱陽之西上、卷第十六分覽四、岱陽之西下、卷第十七分覽五、岱陰圖、岱陰卷第十八分覽六、岱陰之東圖、岱陰之東、卷第十九分覽七、岱陰之西圖、岱陰之西、卷第二十附覽一、岱麓諸山圖、岱麓、卷第二十一附覽二、大汶圖、岱山諸水、卷第二十二附覽三、徂徠山圖、徂徠山、卷第二十三附覽四、新甫山圖、新甫山、卷第二十四附覽五、靈巖圖、靈巖上、卷第二十五附覽五、靈巖中、卷第二十六附覽五、靈巖下、卷第二十七附覽六、琨瑞山圖、琨瑞山、卷第二十八博覽一、岳牧、卷第二十九博覽二、文獻、卷第三十博覽三、虞衡、卷第三十一博覽四、齊諧、卷第三十二敘覽、陶山圖、陶山而此[…]終焉。此編



敘岱所析，徵引博洽，固非所者之志隆岱史所[…]及。而亦有[…]者，如岱禮下皆帝王封禪望祀之事，乃將宋末真跡泰山秦篆諸搨入，殊不倫類。至其自敘，力摹班史，而文章高下，判若天淵矣。

泰山志三十卷 嘉慶辛酉刊本 光緒戊戌補板 著錄

清金棨撰。棨字戟門，安徽休寧人。是書卷前阮元序稱，前明汪子卿作志，既銓敘溷淆，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疏略淺陋，不足以紀泰山。此編窮圖經之幽邃，攬舊志之殘缺，本聶鈫■泰山道里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總爲二十卷。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於千古云云。推許甚至。今觀其書，實多本唐仲冕岱覽，如凡例云：一志支山，舊志如靈巖、琨瑞、新甫諸山，以爲非泰山所隸，刪而不書，蓋志泰山非志郡邑可比，茲特詳備。一舊志所載詩文，今悉歸山水名景之下。此二例岱覽已如此，踵治而非創。篇中每引岱覽，故知其多寫是此書也。又岱頂望吳峰，引圖志云：一曰孔子崖，在桃花洞西。漢官儀及泰山記曰：吳觀者望見會稽，即此。明建過化亭，



把秉。岱覽望吳峯有孔子廟，創於明代，乾隆三十五年改建舊基之南，距金修志時非遠，乃無一字及之，何耶。金棨成書之後，即付剞劂，又二三年以親老告養去，僑寓常州，移書常州守，請歸板於東省，板存縣庫。歷年已久，■漸多殘佚。光緒中仁壽毛澂令泰安，始訪求善本，訂訛補缺，未幾調任，李威泰應逵承其後，重加補輯，始還舊觀云。

## 桂鬱巖洞記一卷 明代叢書本 著錄

清胃敦臨撰。敦臨字青甫，一字恆石，浙江平湖人。是編題曰桂鬱巖洞記者，桂謂桂林府，鬱謂鬱林州也。然雖標名桂鬱，而興安之海陽山石乳洞、靈川之靈巖山華巖洞、陽朔之都勢山碧蓮峯、全州之湘山巖、梧州之大雲山、蒼梧之何侯山、平樂之紫山月巖、藤縣之李白巖南山，亦附見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亟稱桂林栖霞洞之勝，實未窮其奧，以燃炬息中止。其云洞深三十餘里，特想像之辭，蓋出入僅四五里耳。篇中隱山六洞，謂六洞小篆皆唐李渤所書。考唐太和二年十一月李渤留別南溪詩，此刻已是宋紹興間重摹。六洞小篆久已無存，惟嬰孫巖風洞尚有會昌五年五月李玨題名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桂鬱巖洞記

## 續金山志二卷 光緒庚子刊本 著錄

清釋秋崖撰。秋崖主金山江天寺住持。以盧氏之志輯於百年■前，而後漫漶消磨，癸經咸豐紅羊劫後，於今又四十年矣，失此不修，恐後來法嗣於代遠年湮後無以為考證之資，於是參究條目，爰謀修輯，時閱五載，而新志於此告成。上卷首形勝，次建置，次碑考，次殿宇，次領，次藏經，次詩文；下卷禪宗，自梁至明，下及清■，附考異舊■。志引元和郡縣志云：金山在縣西北七里，舊■破苻堅，獲氏停置此山■下，名獲苻之山■，其在肥水之戰相去甚遠，無論矣。卽云河連接，亦在盱眙左近，而吳之幽州本僑置今高郵州之地，晉獲苻堅反置于孤嶼也。其說甚屬支■。謂金山出自華嚴經，亦玉之名本自道書，而不引山海經。謂謂斯失之矣。此則務援合書■，重猶之俗見也。且彼所謂金山、所謂浮玉，安知非別一山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山志

雲南山川志一卷 玉海本

明楊慎撰。慎有丹鉛餘錄、續錄，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滇中僻在一隅，故六詔山川為前人所罕道。明世宗時，慎以爭大禮撼門大哭，下詔獄，廷杖，初復糾眾伏哭，乃再杖於廷，謫戍雲南永昌衛。明史本傳稱其謫久，廷和赴，獲歸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是編所志山川，如金馬碧雞、滇池、洱海之屬，皆近雲南府城；羅岷、哀牢、高黎共山之屬，皆近永昌戍所。大都其身親歷。其謂羅岷，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後人為之立祠祀之。山石不時崩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僧於石拋飛石。本山岩上野獸拋踏而下，此辯甚是。乃又謂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矣，斯則妄語矣。至云九隆山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壹，浣絮水中，見沈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沈木化為龍，眾子驚走，惟季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雲南山川志

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僰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以為酋長。是蓋蠻人■（尊）其酋，造為神異之說，■（讋）服■（愚）眾。又言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彌不經矣。

## 羅浮志十卷　嶺南遺書本　存目

明陳槤撰。槤字廷器，廣東東莞人。是書卷首自識云：羅浮志乃宋是菴王胄所輯，而後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卷帙參差，字多舛誤，幸而指書諸圖記猶在，有足徵者，遂為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卷。然今只有十卷，其卷十稱羅浮舊有題詠，余因掇其英華，芟其鄙俚，首紀神仙之詩，次錄唐宋諸作。顧此編中所載止于皮日休以後闕焉。如宋蘇東坡集，闕於羅浮者共有六詩，其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七古，及白水山佛跡巖五古，皆卓然名篇，足為羅浮生色，亦不錄入。且此編與一十五卷之數不符，殆非完書歟。



## 虎丘山志四卷　明刻本　存目

明文肇祉撰。肇祉字基聖，江蘇吳人。據篇中文翰林墓下注，余大父待詔公也，因知其為徵明孫。是書分十門，本志第一、泉石第二、寺宇第三、草木第四、流衍第五、人物第六、靈蹟第七、釋流第八、見聞第九、文辭第十。寺宇小吳軒在寺東南角，飛簷出盤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云天閣圖畫紀事者云：遇吳而不登虎丘，俗也；登虎丘而不登小吳軒，猶不登也。今軒已廢，吳人猶於寺之東南榜小吳軒三字，並錄其語。錢大昕詩云鄉情猶寺免要說虎丘山，此之謂也。又以陳顧野王虎丘山序冠其首，詩自陳張正見從永陽王游虎丘山詩至元周馳止，不錄明人，是亦具有別裁焉。

九疑山志四卷 嘉慶元年刻本 存目

清樊在廷撰。在廷字梅村，湖南寧遠人，官清泉縣訓導。〔清四庫全書存目內史部類又有此山志六卷〕[?]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又地理志零陵郡營道注云：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是仍作九疑，不作嶷。營道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在廷即其邑人，是編就舊志損益變易之。自序謂增其未備，去其過濫，正其所傳訛，似尚未細。篇中萬歲山云：昔傳有過其下聞山神呼萬歲者三，故名。蓋襲史記封禪書、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彼從官以欺漢武，此何為者？九疑山前九峯，四曰娥皇，六曰女英，雖其來已久，實皆後人妄名。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孔穎達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然則何以無癸比峯乎？凡此之類，何皆當釐正而未釐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疑山志

鼎湖山志八卷 康熙丁酉刻本 存目

清釋成鷲撰成鷲為廣東肇慶府高要縣鼎湖山慶雲寺住持高要山水以端溪七星巖為最著而鼎湖山則罕有知者據邑志鼎湖山一名頂湖一名天湖一名雲頂山在水坑都高千餘仞周百里屹然鼎峙為端州巨鎮山頂有湖四時不竭天將雨湖先出雲或云上有龍湫深不可測旱則禱之輒致雨云霧耳此山本名頂湖後乃作鼎湖於是遂以軒轅乘龍處附會之成鷲是志則以為黃帝盧祖會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然各師中所載詩文碑記皆始於明無一篇宋時人也道書書所載高要頂湖山為第十七福地而此獨遺之乃云鼎湖為端州名山道書所載洞天福地並無焉不知道書頂湖即鼎湖也至列慶雲十景曰湖山鼎峙峽水朝宗憩菴環翠心驗月峰方池月印曲徑雲封龍潭飛瀑鳳嶺跡鐘蓋擬夜雨撿院香風則此等風景在在有之不必定是鼎湖是矜地志附會相沿已久於成鷲奚責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鼎湖山志

史部地理類山水之屬

提要十五種計二十六頁

甲戌十月江瀚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附纂錄十卷 廣雅書局本

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球字伯玕安徽黟人球貴從同縣俞正燮文汪文臺游潛心經術多聞彊識魏書崔鴻傳子子元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作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隋書經籍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纂錄一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無纂錄唐書藝文志同崇文總目始不著錄蓋亡于北宋時四庫全書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提要云是本題崔鴻撰蓋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本也又有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載何鏜漢魏叢書中其書出在屠喬孫本之前提要以崇文總目有十六國春秋略二卷疑或唐後人節錄鴻書然未可定而球則謂鴻書百卷久已放佚惟纂錄本尚可據且漢



魏叢書本四庫總目以爲別本亦不免失檢因取與北齊修文殿御覽偏霸部互相校讐小有異同則加考訂補其脫誤使成完書故是編補輯即以爲原本多依晉書傳記錄補其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錄又不從載記而若緣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因以此爲前後爾其全書編纂體例不及屠詳而采集皆信而有徵至所引北齊修文殿御覽一書未見傳本嚴可均鐵橋漫稿云邢氏澍言漢中張姓藏有其書邢非謾言者余將老不無想望今去■文遠遭兵火豈復尚在人間歟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美蕖閣集本 著錄

清洪亮吉撰。亮吉傳經表已見經部群經總義類。是書自序有曰：十六國疆域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然志十六國之難，更難於東晉。其言是也。此編既以何鏜所刊崔鴻十六國春秋為偽，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所錄及諸輿地圖經所引，尚屬原書，而湯球十六國春秋補輯所稱北齊修文殿御覽則洪未之見也。十六國疆域往往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復有逞其私臆，務廣虛名，核之輿圖，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前燕標荊土之名，或僅得一城，或惟餘數縣，甚有指南為北，革舊標新，赫連以洪地為荊州，乞伏以湟川為益土，諸如此類，錯雜紛歧，備中其一一紀標形界限，至于王璘勇疑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咸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為作志，亦例得附書，莫不條理井然，勿相混[illegible]。蓋與所著東晉疆域志同為讀晉史者不可少



之書也

九國志十二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著錄

宋路振撰。振字子發，永州祁縣人，景德中官編修，同修起居注。宋史文苑傳稱其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徐無黨五代史吳世家注引九國志，可見書雖未成已行於世。歐陽修五代史以十國為世家，當即本於振書也。歐史吳世家言孫儒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閉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此書李神福傳則云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請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使前不得戰，退無歸糧，此送死之道。劉威傳亦云威曰：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敝。其載神福之諫較歐史為詳，且不出友規也。惟田頵傳云頵



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壓敵西壘不用田頵，恐非長策，行密遂復起之。是友規所言者不用田頵耳，歐或別有所據。志於吳國凡為傳四十有三，南唐僅周本一人，馬令南唐書全錄之，不易一字。據歐史云：徐昇將篡國，先廢臨江王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為其子弘祚所止，本曰：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又云：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今考陸游南唐書云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勸進表上之，本初不知，則其隨至金陵亦為其子及諸將所脅，晚恨而卒，是以自所作九國志自應列於吳將之中，乃載諸南唐，非激揚名教之義也。其它多足補五代史之遺。從第十二卷北楚即歐史南平世家，為宋張唐英補撰高氏四世五帥

外止李景威一傳耳此書阮氏四庫未收書目已撰有提要似太簡略故重補之



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十八卷文字四卷叢錄二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其書蓋效陸游南唐書而作叙事簡潔遠在游下後主紀載其挈波斯女不時游幸亦可見其荒淫而后妃傳乃又將波斯女列入諸雜猥褻殊污筆墨至如素馨離非女子正劉知幾史通所謂傳諸委巷之類祇可供詞人點綴風景何足入史耶考異謂南漢主國事勢略與南唐相似馬令撰南唐書烈祖以下稱某主書胡恢稱載記恢與令皆宋人自尊其本朝故異代進記者有別惟陸游書後出稱本紀其烈祖論謂史記秦莊襄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著於本紀自謂用史記法斥恢等之陋然劉知幾史通嘗稱莊襄以前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羽名曰西楚號止霸王以諸侯而稱本紀名實乖謬誠如史通所譏若五代國不如史通所譏名隸諸侯者比矣故十國春秋凡稱帝者皆曰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因未嘗議其義例之非今稱紀者從



著錄

游書及春秋也。此說雖辯，其實未是。考四庫全書提要於陸游南唐書有云：南唐之宗於周顯德五年即去帝號，稱江南國主，胡恢從其書之例，題曰載記，不為無理。又云：司馬遷之失，前人已深排之，游乃引以藉口，謬矣。得非以南漢偏安，事勢相近，有所左袒於其間乎？是提要所不以游書稱本紀為然，南唐如此，他國可知。故於吳任臣十國春秋不復議及者，以論已見前耳。其條考訂亦自詳核，文字之外，後附以叢錄，於南漢之事，抑可謂洪纖畢舉矣。



## 南漢紀五卷 原刻本

清吳蘭修撰。蘭修字石華，廣東嘉應人。是書卷首有道光十五年武進李兆洛序，大旨謂南漢地僻，胡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各書隨所見聞，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則又徒為裨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因謂李書義例深嚴，事亦翔實，別有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外金石志以校當時之軼聞，考詳而有體，核而不華。今細觀之，其言名非阿好。至評十國春秋則似貶之少過，然其櫽括雖富，而不注所出於何書，實一大病。其編蓋仿前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為五卷，而各注書名，以朅其失，既有考異，復有附錄，此尤特色，不獨稽覈精詳，非任臣所能及已也。

明氏實錄補注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 大鶴齋叢書本 著錄

清徐松撰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明楊學可明氏實錄已見清四庫存目中提要以其所述不無溢美而序次頗詳亦足與正史相參考今讀之實紀載寥寥故是編取明太祖實錄及大事記明史本傳諸書為之補注于下事蹟較備其中如拜牟圖南為丞相注云明太祖實錄作牟圖南為承旨按明史明玉珍此時未設丞相之官當以實錄為正二月初八日抵雲南屯兵金馬山鄒興不至梁王孛羅雲南省廉訪司官先二日已走注云元紀云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走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徹爾特穆爾等擊敗之捨明玉珍弟明二此錄不載敗還亦不言明二被擒遂在鋪張故以敗衄為諱也冬明命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注云平蜀記以為正月丁亥事明史明玉珍傳亦云四年正月是在辛亥春無疑而此錄繫于庚戌冬未知所據大明



封幼主為歸命侯彭后為王妃賜田第以居注云明太祖實錄授昇為歸義侯史修類稿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此皆補正楊書確有依據楊書不顯轉藉是注以傳矣

西夏書事四十二卷 道光六年刻本 著錄

清吳廣成撰。廣成字西齋，江蘇青浦人。西夏綿延五代，終始遼金，顧紀載闕如。其攻伐禮樂兵刑諸大務，僅散見於宋遼諸史及王偁東都事略、李燾通鑑長編。如孫與夏國樞要已入宋史傳中，劉溫潤西夏須知又只記於神宗之世，若曲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距夏未遠，而諸傳同異乖違已復不免，況曠隔數百載後，以一人之力網羅遺佚，其事愈難。是書乃彙唐以下正史野乘奏議誌銘博采事標，仿紫陽綱目，次第年月，使西夏[illegible]理亂興衰，如覩本末之在目，誠非近世一偉著哉。書中以梁末帝乾化三年封李仁福隴西郡王為李氏封王之始，謂新舊五代史乾化二年封高季興渤海郡王，是荊南受封先夏州一載，而後世史家頒以高氏備十國，置李氏不與何也。廣成以此詰難歐史，似未允。歐史依司馬遷例撰十國世家，其不列李氏者，實以其時十國[illegible]劃平而獨西夏一隅方抗衡中國，尚未能要其始終。且元昊夜郎自大，擯而不與，固其宜爾。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 明刻本 著錄

明嘉靖六年奉勑撰。初名大禮全書，世宗更定其名曰明倫大典，七年乃自為之序。斥楊廷和、毛澄等為罔奸，以張璁首倡大義，次則霍韜、桂萼、方獻夫云。其進明倫大典，表則由楊一清、張璁、翟鑾領銜。初璁執主議，具論世宗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上疏謂宜為興獻王別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揆諸當日情事，此議固未可厚非。迨袁府東陽楊樾上疏，謂孝宗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於是武宗亦稱皇兄矣。以向所居事而伯之兄之，可曰名正言順乎。其後何淵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張璁、桂萼等上疏，璁曰：何淵所請，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論，天下萬世之公議也。萼亦曰：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奸邪之術。是璁、萼二人猶欲



持正也。嘉靖十七年，遂上獻皇帝廟號睿宗，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之上，璁、萼所及料哉。清段玉裁經韻樓集有明世宗非禮論九篇，大抵援公羊為人後者為之子，與臣子一例為說，斯固非明之君臣所知者矣。

東林本末三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著錄

明吴應箕撰。荊駝逸史有此書，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東林本末序下注云：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案朱彝尊明詩綜吴次尾小傳所著有東林本末六卷，卷數相合。與此本只上中下三卷，或删或併，皆不可知。又應箕樓山堂集中有國事論一卷，是編之七論皆在焉。序中並載東林本末序，則書出應箕無疑。更據後陳定生書，己卯之春書以原稿寄定生授梓，越五年遂遭鼎革，故此稿仍存維崧家也。同治甲子當塗夏燮校訂之，光緒甲午貴池劉世珩重刊之，視逸史為完善矣。應箕序稱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illegible]之別號。東林爭言真僞，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僞者反至負東林。蓋起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其[illegible]言至允。明史顧憲成傳贊曰：憲成諸人，清名姱修，為士林標準，雖其黨激揚標榜，列君子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為重，獵時譽者，藉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亦不失為持平之論。而魏源古微堂外集乃有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之語（書宋名臣言行錄後），亦以明之亡國歸獄東林，不甚慎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林本末

朔方備乘八十卷 光緒七年刻本 著錄

清何秋濤撰。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秋濤始為北徼彙編六卷，嘗刻於京師，即是書底稿。咸豐■年，秋濤繕兵部尚書陳孚恩保奏，■以此書進呈，賜名朔方備乘，著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升補，並著在懋勤殿行走。書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繕進，又燬於火。其後秋濤之子芳徠乃奉其殘稿謁北洋大臣李鴻章，篇帙不完，塗乙幾徧。鴻章因屬編修黃彭年與畿輔志局諸人為之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刊成，全書次第亦符。剞劂歷十寒暑始竣。蓋書之幸存，其艱若此。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為夸誕，傅會寡多；游歷所紀，半屬傳聞，諸說曼出，又或展轉以譯，名稱互歧，競尚瑣聞，無關體要，以云徵信，蓋亦難之。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清聖祖整旅北徼，設界碑於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



諸地，著錄之■家，雖有纂述，者少專書。秋濤此編本當代官書以正傳誌，據舊聞正史以證古蹟，通中外輿圖以訂山川，蒐稗官外紀以資考覈。■諸書有如文偉略、職方外紀，張鵬翮使俄羅斯行程錄，圖理琛異域錄，方式濟龍沙紀略，松筠綏服紀略，俞正燮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張穆俄羅斯事補輯，厚齋叢記，西洋人俄羅斯總記，魏源俄羅斯盟聘記、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姚瑩康輶紀行。其辨正諸書有如七十一西域聞見錄，趙翼簷曝雜記，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繼畬瀛寰志略。此外更有辨書正誤，凡為考、為傳、為紀事，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清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為之說，雖地以一隅，不無疏舛，其為力之勤，為用之切，固世儒所公認也已。

朔方備乘札記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字若農又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十年以一甲三名及第授編修官至工部侍郎文田精究朔方輿乘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錄注是書蓋其讀朔方備乘即據注於書眉及旁注者其門人元和江標最而錄之刻入叢書何秋濤謂俄羅斯即烏孫之音轉知其轉而不知對音論中[illegible]自失



必兒種以爾李云失必兒即鮮卑二字之對音今俄羅斯錫伯利亞此失必兒之對音也孫可勒河李云元秘史之桑沽[illegible]河即此對音鄂爾順河李云元秘史作兀兒失溫河即鄂爾順對音類此葛眾皆足補正何書大食傳其姓大食氏噉密莫末膩李云噉密即馬哈默亦即穆罕默德末膩即牟尼亦即末膩此即天主教之主也末尼蓋教主之稱猶曰和尚耳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設

摩尼寺即末膩對音案宋史外國傳大食國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謂末尼猶曰和尚此其證杭大宗續景教考以摩尼為回教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以為其說良是俱與此異其實景教者猶太教非回教也元諸王朕忽傳次年乃歸土拉河地在金山之北李云禎船以土拉河有二其說娱一可聽以予攷之則非也前後之土拉河皆有黑林二字黑林即和林本王罕舊居時已有此號也安得有土拉河乎此正何書之誤最為詳核何書謂尼布湖尼樸處諸名皆尼布楚之譯異或分為兩地尤滋疑惑[illegible]於此可見朔方輿乘之難言矣

多爾袞攝政日記一卷 文獻叢書本 著錄

清李善琳等撰。多爾袞攝政日記，為清內閣大庫舊藏，宣統初清理庫檔，流落於外，後歸寶應劉氏食舊德齋，由故宮博物院刊行，列為文獻叢書第十五種。原卷起五月廿九日，訖七月初九日，而不紀年，因中有閏六月，檢勘舊書及實錄，知為順治二年。是編初無名稱，每日記事後均書記者銜名，與清起居注體例略同。故劉氏於其所錄副本題曰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攷清起居注【墨塊】康熙間始置，當順治時尚無其制，故故宮博物院改題今名，較為合宜。篇中所載，多足為後世法戒者，如王云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云予在東邊時，每見明朝報下，以此蒙上上的【墨塊】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經不看了。夫當日上下相蒙，致騰笑敵國，而明之君臣猶逞事粉飾，諱而不言焉，可得哉。又載王云明朝宮女數千，要的人該往前朝宮女一條，極述莊烈帝之奢侈，如宮中日食三千金，一宴用十萬金，每月金銀大爐以數千計之類。清四庫存目提要以為似非實錄，然既有宮女數千，則日食三千金自是事實，特舊制相沿，匪自莊烈帝始耳。至于述洪承疇錦州戰事及松山之役，俱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多爾袞攝政日記

## 采石瓜洲斃亮記一卷 壽青齋叢書本 存目

宋蹇駒撰。駒，潼川人，虞允文門下士也。宋史允文本傳論曰：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于此。然允文采石一捷，於南宋偏安誠不為功，亦適值金世宗即位遼陽，數海陵過惡數十事，軍心不固，故致失利，其中蓋有天幸焉。金史本紀言亮未遇弒之先，猶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設使完顏元宜等軍不反，其事者不可知。駒之是記，感於師誼鄉情，敘述未免鋪張。且亮本自斃，而題曰斃亮，已失其實矣。雖然允文之趣李顯忠交軍，々人大書生，能一戰而勝，其功固不可沒也。



## 召對紀實一卷 西泠印社活字本 存目

明楊山松撰。山松為嗣昌之子，據稱此事係戊寅六月十八、七月初四兩番召對，諸本混而為一，先人奈有日曆所錄較真。案明史黃道周傳：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又攷黃漳浦集有烈皇召對記：明崇禎十一年六月十有八日，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要，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其明史本傳所載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自是兩番召對，何得山松言。山松是書[redacted]意在為父辯冤，而攻擊道周，殊為偏激。其謂[redacted]異為綱書，起見不紉先人起復司馬初入國門之時，而言之於愛主之後，此衷雖問，即百喙難名解免。文引吳偉業綏寇紀略云：使黃公果重國事，於己進退固弗恤，則有疏即上，焉必元飈安排，使所知日守之而久不發，手惟可使所知日守之而不發，且曰公得政所挽

頁注書寫在嗣
自之人品

因者大半非覬覦一相之得失係此疏之上否乎
是梅村業已為石齋描寫不俟從旁推敲
矣無論偉業之言得諸傳聞（以上據郭氏嘗見）未足深信即使果
然究何解於嗣昌之人品與失機誤國之罪耶[■]
清四庫[■]（總目提要）自謂綏寇紀略其面護楊嗣昌左
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本書某）沈山松此[■]編乎（題中 僅月）
皇勤政仙蘭楊嗣昌者命勤戰而斬失早被生
仰日誦華嚴經終以自死其斯罔或謝接此



西北域記一卷 梅山莊雜著本 存目

清謝濟世撰濟世有四書經學攷已見經
部四書類是編蓋作於戍所多紀山川物產
言蒙古事者八條亦只道其風俗開卷首
列青[■]冢撩稱以四月至冢草果青然是時
塞外草皆不白以八月恐此冢亦不能獨青也
此等傳說徒供詩料不待目驗知其非實矣又
言蒙古人極信喇嘛輪迴之說雍正癸卯春格
耿奉國支國平寧爾喀汗疑殁第鴨之搆不服



既而曰妝余之侯格耿再生問為千境內三
歲兒自稱格耿者四汗不能決遣使如烏[■]思
藏正於第七代達賴喇嘛初第五代達賴喇
嘛卒烏思亂第六代達賴立逐我聖祖既
平藏綏遠繼統聞聖裡江巴噶十歲兒自稱
第五代達賴後身姑立之命格耿之從孫四額
駙等以兵送至烏思四兒者額駙之孫子在
馬達賴謂使者曰此是也由是稍疑之此亦
其欲破除迷信者也至其所稱達山（原注今名岡底斯山）

爲崑崙謂元人以積石爲崑崙是崑崙反在析支之下誤矣今地志以星宿海西南之阿爾坦河爲河源其上巴顏喀喇山爲崑崙亦誤爲貢言導河積石不言導河崑崙山海經言崑崙之邱黑水所出不言黃河所出原不必合而爲一其論皆確具見其精於輿地之學而此之當列於史部地理類可無疑也



史部 載記 紀事本末 類 程要共十三種計二十八頁

甲戌三月紅[illegible]

平定交南錄一卷 道光[illegible]氏刻本 著錄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illegible]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諡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讀四庫[illegible]總目已著錄是書當係張輔子姓請濬爲之以表揚輔者錄中稱輔爲王蓋以輔平進封定興王故也其言季犛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明史張輔傳外國安南傳俱無是語明史張輔傳載簡定僭稱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皇此云簡定自稱陳姓僞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又云土人擒簡定于美利柵之山明年二月王還胡朱無簡定徐堂陳季擴復僭號季瓥僭稱重光年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虜而立季擴定毀潛遣竄閣王班師復遣陳景異等同反明史安南傳亦謂阮帥等推簡定爲太上皇別立陳[illegible]季擴爲帝紀元重光權

阮師作阮帥異耳，陳柔異亦作鄭柔異，是輔傳誤也。其敘戰事，■則較史為詳云。



靖海紀略四卷 別下齋校本 著錄

明曹履泰撰。履泰字大來，雲南人。天啟五年■進士。是書■乃其出宰同安時，海氛不靖，鄭芝龍出沒海島，兵將股慄，同安一邑，為海之喉吭，岌岌有不能旦夕保者，履泰■以一身力支危局，獎率閭井保甲，俾成精卒，鳩集漁舟賈船，藉充戰艦。此編皆其與道撫言事書牘，及曉諭約束之文。其諭鄭芝龍云：屢閱來揭，爾為命總兵所激，亦已詳悉。爾果實心効用，芟除夷寇，地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事有可為有不可為者，如爾所稱水操游擊，此朝廷遴拔之官，非撫按所得而主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自求，而興兩禍一路，疑動然有害於輿事之百姓，無益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為爾之計，只宜解散立功，將來前程，自不可量。其言剴切，卒以操縱得宜，芝龍就撫，同時李魁奇、鍾斌以叛，或被擒，或投水死，海患遂息。

履泰所見異傳，據蔣先煦跋稱，後擢吏科給事，以參李希捴名大瑞羅織受謫，戍嶺南，入閩授太常少卿，清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黃岩，兵潰，擲身巖下，氣絕，後蘇還，而偕携至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浙之歸，疽發背卒。卷首倪元璐序謂激才久不出，其求不如求過，赦魏當蓋作於履泰以讒去之日也。



袁督師斬毛文龍始末一卷 荊駝逸史本 著錄

明李清撰。清爲遼東督師袁崇煥客，是編自崇禎二年五月崇煥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在津江者給賞登舟，六月十二日過江進城畢，其中敘斬毛文龍事，崇煥詰責文龍與明史袁崇煥傳大概相同，但無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之語，過所史所載十二罪，係崇煥專殺後奏報之詞，非事實也。史稱崇煥既斬文龍，以其狀上聞，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後日崇煥之誅，伏於此矣。況又有兵減餉增之疑乎。詳見明史本傳考今人所輯滿洲老檔，有天聰二年毛文龍前後來書，其第四書云：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第五書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大事成後，方見我心，是時非僅輸誠，通好已也，降之罪，請之邪，而滿洲終疑之，故第七書云：信以斯詐見

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文龍誠正則然
要煥亦主和議，天聰三年與滿洲書
載老稽惟插詞書已大不似文龍語，秘而弗據
李遜之啟禎朝紀事，則謂文龍■與滿洲通
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捷後功
已成，約矣，未幾崇煥以督師出，及文龍復任，覘毛有成
約，陰遣喇嘛僧喚以勇利，冀解毛約以就素滿
最重者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
龍，在彼亦為有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
為名，直造皮島云云，由是觀之，則袁之斬毛
純出私意，又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極稱
文龍有牽制之功，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崇
煥所知之而故悖之，其禍真自取矣，■崇煥罪惡遂
東此書■於■而可見當日議論之一班焉。



庭聞錄六卷（豫章叢書本）著錄

清劉健述，健字汝嘉，江西南昌人，是書紀吳三桂始末，卷一乞師逐寇，卷二鎮秦蜀，卷三收滇入緬，卷四開藩專制，卷五稱兵滅族，卷六雜錄備遺附錄，平定緬甸，其曰庭聞錄者，蓋健之父名崑，字西來，順治十六年進士，三桂時官于南同知，府之陞，不與剃髮，遁居寶臺山，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書，稿失，僅存十之一，健因舉所聞，附補記憶者筆之于冊，自序稱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之談，竊自以為有間，且事多其父口述，崑本節義之士，宜其言之足以徵信也，書成于康熙五十八年，距滇變四十餘載耳，篇中言三桂謁帝之情詞悲切，聲淚俱下，一軍為之動容，三桂即壁中薙髮與審王鑽刀定盟而返，今人所刺瑞安黃壯猷等記載三桂上帝康熙帝書痛論大王子嘗盟其言當非虛造也，雜錄云偽宮財物充斥，籍沒裁紙折疊小刀多至於數庫，足証非胡

掫八百石之類矣



臨清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俞蛟撰。蛟字青源，浙江山陰人。王倫，陽穀人，嘗為縣役，因事責斥，無以為生，遂鈔撮方書，為人治癰瘍，頗驗，擇受病男女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為義兒義女以報德。又詭稱遇異人，授符籙，能召鬼神諸邪法以惑愚民，復自稱清水教主，言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為清水教。積十餘年，而教書王倫黨已遂起事，連陷陽穀、壽張、堂邑，圍臨清。清廷命大■學■舒赫德■督師，旋即平定。王倫黨羽既盡，勢不可支，因縱火自焚。蛟躬臨其壘，目擊情形，特紀是編，述其顛末。其■云：王倫踞汪氏室，侍衛英齊圖與拖總、仙鶴林，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倫安在。倫出應，鶴林即前擒其辮，濟圖扭其臂，群賊盡力搶奪，兵丁搏鶴林，濟圖猶與王倫臥地上扭結不可解。一賊以短刀刺濟圖，中其喉，濟圖遂釋手，王倫從此不復見矣。則王倫係自焚死，當日奏報，而今以此為得

真。若篇中謂以妓女上城，解其褻衣，破妖術，是則齊東野人之語矣。



平定教匪紀事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勒保撰。勒保字宜軒，滿洲人，官四川總督，一等威勤伯。是編蓋勒保於教匪平定後追述其六年中督戰之勞，與諸將帥奮身克敵之狀，敘爲一編，以誌始末，並將各路殲擒賊首姓名，注明在何年何月何地，另列於後。其詳於四川而略於陝楚者，則以其親歷之境，故言之鑿鑿也。文筆亦簡淨不支。篇中稱六月白號王三槐、冷添祿等，踞雲陽之安樂坪，臣督兵圍剿，八月生擒王三槐，則非其實矣。案不知撰人勘靖教匪述編云，總統勒保遣都司馬龍偕墊縣貢生劉星渠入安樂坪賊壘，勸之降。於是二人留賊中，而說王三槐入大營見總統。已縱之去，後令小軍二人往質，給三槐來再議，至則擒之。二小軍死於賊，而冷添祿遂代領三槐之衆。是三槐乃計誘，非陣擒也。又李元度先正事略劉清事略云，川督勒保令公赴賊營招撫。時公已由南充令擢遷建昌道，賞孔雀翎矣。

三槐侍前此出入大營[塗黑]無忌約重質始出勒公令前隨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戮大捷星渠趁亂眾中逃出其說雖微異然三槐就擒實由計誘因無疑也惟事略謂劉清是時已遷建昌道則殊舛謬仁宗之知清以三槐俘京廷訊時言四川好官祇有劉青天乃膺殊擢三槐未俘仍令南充亟特詔廷不知清而勒保亦不知清也元度事略欽定與其原文首段已相矛盾其為失檢已不待深辯耳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著錄

清文慶等纂輯書成於咸豐六年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至二十九年英夷不進粵城通商要挾止先後十四年凡上諭廷寄及中外臣工之摺奏下至華夷往來之照會書札其有涉於夷務而未盡載入實錄者悉編年紀月按日詳載洵論外交者得失之林也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以



貨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兩有奇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其論殊為有見故而兩廣總督鄧廷楨等覆奏[塗黑]亦贊成之[塗黑]御史袁玉麟則謂弛禁之議關於是非者有三關於利害者有六仍請嚴申厲禁之法給事中黎攀鏐則稱應責成該省督撫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而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以為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今欲加重罪名

必先重治吸食，當日因始於將湘南常以書諍，見文經精文鈔大旨以斷種煙為說，與許乃濟疏同。然疆臣疏入，多主嚴禁議，十八年遂命兩江總督林則徐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迨焚毀煙土，義律不服，騷擾海疆，一誤於琦善之再誤於耆英，五口通商，白門之約成矣，此中國對外失敗之始也。而諸臣奏疏，猶以款撫為順為辭，不亦重可哀乎。方林則徐[illegible]在粵尚有疏云：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已徵鈔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形棘手。殊批：一片胡言。當開光閩之關運作湘軍志者，不以製礮造船為然，如宣宗之責林，固無怪焉。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著錄

清賈楨等纂輯。書成於同治六年，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豐十一年七月止，體例仍如前書。英人欲入粵東省城之議，始於道光二十九年，迄今數載，議仍不決，兩廣總督葉名琛[illegible]兼無新署，咸豐六年九月因水師在划艇內緝獲盜匪，英領事官巴夏禮[illegible]藉端起釁，攻擊城垣，事機已迫，名琛猶迷信乩語，謂不出一月必可了事，七年十一月英兵入城，遂擄劫名琛而去，遂釀有清二百年來未有之恥。迨英夷船闖入大沽口，礮臺被占，僧格林沁敗，朝議紛紜，尤多可笑，如廣東廉兆綸奏宜令廣東義勇搗香港以牽其援，兵登州水師合旅順以截其歸路，殷兆鏞奏夷匪大黑猛烈，擬一破之之法，令軍中多採舊絮，被愈舊愈妙，以水濡透，橫張為蔽，諸如此類，直同囈語。道光時有謂洋人腿足纏直不能登陸者，此次勝保奏猶一一言其腿足屈強，未能乘便騎

馬亦未能利捷，并此不知，而況其國情乎。旋經英俄提出四款，要求定約，仍以帶兵千名駐京，又親遞國書二條，堅執不允，幸致乘輿幸熱，園庭被焚，城下之盟，辱莫大焉。至俄羅斯分界一事，亦相持日久，終歸失敗。語曰：弱國無外交，信非虛云。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一百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著錄

清寶鋆等奉敕纂輯，書成於光緒六年，自咸豐十一年七月起，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止。體例仍如前書。前書於海外國名人名，咸加口旁，此編則噗英、咈夷，亦改稱英國、法國矣。同治初大難未平，英法皆願助戰，不惟戈登屢克名城，其功尤著，而華爾、卜羅德、勒伯勒東等，且俱臨陣捐軀。五年，總稅務司赫德著局外旁觀論，英公使威妥瑪[illegible]著新議略論，皆極言內政外交之失，首倡借新法自強之議。於是京師開同文館，其後遂派學生出洋，江南設製造總局，製造大器，福建創立船政局，造輪船，習駕駛，從前守舊之風氣乃稍變矣。其中最困難者，莫若天津市民毆斃法領事及焚燬教堂一事。九年五月，天津民教搆釁，眾百姓毆斃法國領事，並將教堂焚燬，殺害二十餘命，并將其仁慈堂內貞女焚斃。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來津查辦，而法國公使羅淑

亞屬次照會總理衙門，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一面以兵船恫喝，勢將決裂。國藩不得已，請以府縣交刑部治罪，國瑞遂負謗聲。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傳聞該大臣奏辦[■]情節，多有參差，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涉吹求，妥嚴迴護之失。論奏曾國藩亦通自稱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而議者亦歸咎於曾國藩，謂其始終貽誤，亦無辭以自解。其實既欲善全和局，又思曲徇民情，設身處地，勢誠兩難，況津民羣毆，豈大業外出殺害二十多人，置之不問，詎可謂平？蓋[■]事[■]辦夷之[■]流深入人心，故是書猶以籌辦夷務為名，爽于義和團之亂，其所從來遠矣。



綱目志疑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華湛恩撰。湛恩字孟起，江蘇金匱人。宋朱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惟凡例出於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間有疏失，固所不免，況商輅等之續編，舛謬愈滋乎。湛恩是書以汪克寬所著考異參互比校，謹嚴精當，誠綱目之功臣。惜其所考未備，遺漏尚多，又續綱目書晚出，汪氏不及見，故於汪氏考異之外[■]有所得，錄而次之。其中如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謂蔡字疑當作藺，今一統志山西永寧州有漢藺縣故城，在州西，又有皋狼故城，在州西北，永寧州在春秋屬晉，在戰國屬趙，與求地于趙襄子似相脗合。又秦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謂重字疑當作垂，春秋時有二垂丘，一晉地，一齊地，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泚水又西，

濕水注之水北出無邱山南入于淄水 呂氏春秋 集解注邱川

二者重邱即茈邱之誤二條俱確然如史趙李牧代燕取武遂方城分注句次亦入律北以數十人委之謂十字疑當作千史記作數十人通鑑與今注同皆作數十人亦穗屢數十年不足以銷兩取也似當從史記此說非也史記李牧傳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云謂棄之以惑其殺略也棄數千人以惑其殺略恐無是理當以通鑑為正劉備自立為漢中王分注費詩謂關侯曰今立以一



時之功隆崇漢室（室字疑當作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謂漢室二字無着落考是時關侯聞黃忠位與己並故不肯受拜而費詩諫之也則室字當作升字黃忠字漢升隆崇漢升與上下意方聯絡案蜀志費詩傳詩謂羽曰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蓋就漢王言非指黃忠也此引詩傳隆崇於漢室為一於字遂失語氣矣

大義覺迷錄四卷 原刊本 存目

清世宗勅撰雍正中湖南靖州諸生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其謀反鍾琪立擒以聞遂命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日記諸叛逆語狀卒宥靜而戮留良等乃將前後諭旨暨曾靜供詞并所撰歸仁說勒為一編世宗之旨欲辨明者即在靜所其弒兄屠弟等讒譏乃誠無據而仇視諸弟至易以阿其那塞思黑



之醜名雖曲自解釋其如事實具在乎厥後高宗嗣位乃復其名不稱是子亦不能為之諱也又謂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為至卑至陋之見此論亦未然華夷之說豈始於晉宋六朝乎甚至謂曾靜譏中謂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顯[illegible]

成[illegible]清與泰西諸國交涉又以待泰西諸國生爾

反爾。卒以排滿而至祚移，夫豈世宗所及料者哉。



## 勘靖教匪述編十二卷　京師琉璃廠刊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但署石香村居士編輯，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卷首自序，稱推欽定平定教匪紀略之義而演述之。首紀蜀者，非獨為父母之邦，抑以其遭賊較甚於陝甘楚豫，故舉而先之，而次以四省焉。又次以雜記附紀焉。編中分年紀月，敘述尤為詳明。其於婦女之殉節者，尤力為表彰。惟云一少婦遇賊，縛馬上，夜釋而迫之。婦曰：我良家女，必欲見辱，則請別居靜室，梳收成禮。賊喜從之。婦從容收畢，喚賊就視，身甫近，遽以梳抵其喉，立斃。乃互易其服飾，翦髮貼賊首，臥之榻上，自效男子冠履而出。明日辰刻，賊入觀，以為婦已死於榻也。此則無稽傳說，不應載入。竊攷教匪之亂，擾攘至者連綿九年。川督勒保嘗奏稱賊勢散漫，奔竄無常。此賊未除，他賊又熾，調兵未到，而兵已疲。是識當日實情。足見勘定之不易。其雜記於劉之協、齊王氏、徐添德、羅其明諸匪事跡，言

之纂詳。附記載介州知州龔榮瀚堅璧清野並招撫議，尤為剴切。末錄張問陶寶雞縣題壁十八首，則畫蛇添足矣。



平定猺匪述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周存義撰。存義字空亭，里貫未詳。官湖北黃州府通判。道光十二年湖南猺匪趙金隴作亂，湖廣總督盧坤親往督師。時湖南提督海陵阿未諳險要，輕於進兵，墜馬傷亡。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奏羅之政調鎮筸苗疆兵，謀定後戰奏，此盧坤之功也。存義參其軍幕，故是編多歸美之辭。然於湖北提督羅思舉之戰績，敘述亦甚詳明。迨[?]部為書請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二日已奏捷矣。下卷則述廣東連州過山猺趙子青之叛，及廣西逆猺盤均華起事，與連山黃瓜寨排猺煽亂，請恩瑚松額、盧坤會同勦平之事。存義身在行間，其言固可信云。

東槎紀略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存目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瑩嘗任福建臺灣縣知縣，攝噶瑪蘭廳同知，署知全臺大勢，作東槎紀略五卷。是編為沈懋悳摘錄其紀事六篇，刻入昭代叢書。一平定許楊二逆，二噶瑪蘭原始，三噶瑪蘭入籍，四西勢社番，五東勢社番，六陳周全之亂。於陳周全事紀之尤詳。周全同安人，生長臺灣，詭言為地朱一貴之後，其黨皆以朱為號，連陷鹿港、彰化。其後周全南逃至埔心莊，為鄉民陳祈莊南光誘執之以獻，各路旋平。是役與勇成功微，無關大旨。今臺灣一省，久非中國有，其事更不足道矣。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 何視手定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 存目

清七絃河上釣叟記。釣叟不知何許人。其書自道光十三年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元，定和約五年而一易始，至咸豐九年葉名琛在孟喀喇大里恩寺地方花園樓上病死止。記末記者曰：漢陽高語鎮靜，矜氣驕志，坐誤事機，然[illegible]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為懦柔猬葸，無足為我梗，直若觀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為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以為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所以敗也。奪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是則誠然。又引文宗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實則愎而已矣，自用而已矣，何剛之有。當英人攻擊城垣，名琛日事扶乩，冀得神佑，此見於駱秉章奏疏者也。是記言其將行海外，猶求呂祖經一冊，在孟喀剌日惟蚤起誦呂祖經，蓋其頑鈍無恥如此。先是廣州城陷，番禺縣知縣李福泰、繼室朱氏盛

服自縊死。其視總督之靦顏苟活，不甚賢乎。溫江王再成紀事詩云：那有朱游能進藥，更無庄子賦懷沙。為名琛作也。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十五種計二十八頁

甲戌四月江瀚



**昭代武功編十卷** 明刻本 著錄

明范景文撰。景文字夢章，吳橋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贈太傅，謚文貞，清賜謚文忠。是書為其崇禎十一年官南京兵部尚書時作。自高皇帝征偽漢起，至李司馬征楊應龍止。每篇之末皆系以贊。自序有曰：祖宗之朝，固無日不用兵也。盜賊夷狄之禍，亦未有減於今也。注意將相，羅而致之者不加多；取務兵精，頗而收之者非加盛。雖有蠢動，民不知兵者，抑又何哉。劉安曰：用兵者必先廟戰，廟戰勝斯塞戰勝矣。豈遽遽遣將調兵之已事，遂足建功集事，制平存國也乎。觀其所言，感慨深矣。篇中敘述戰績，與明史無甚差異。惟邢司馬征平秀吉止此一卷中，實與邢司馬無涉。案明史神宗[■]紀：萬曆二十年八月己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冬十一

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二十一年四月癸卯倭棄王京遁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是年李如松攻倭一勝於平壤一敗於碧蹄館皆宋應昌為經略也紀又云二十五年三月己未兵部侍郎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治■相隔數年■似不應渾題邢司馬總之是役實無武功可言明史日本傳曰自關白侵東



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嗚呼斯為篤論矣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 傳鈔本 著錄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天啟二年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明史附王洽傳是書紀遼事甚詳所謂三朝者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也編中多載其自上



章奏雖意存表襮而規畫殊多中肯其才固不可沒也惟每不滿於孫承宗甚至以其請寬熊經略之死亦謂乃以遂其私也於是閣臣韓爌遂楊漣左光斗死而東林之被禍慘矣何深文周內乃爾■鄙舉明史孫承宗傳云在晉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承宗以為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畫杞藩籬

東其有寧宇乎，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袁崇煥主守寧遠，在晉持不可，承宗知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罷還朝，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此在晉之所以怨承宗也。其責承宗力求卸擔，未奉明旨，各存罷還，而擅離信地，亦非事實。據承宗傳，九月馬世龍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其非擅離信地明矣。傳又云，莊烈帝即位，在晉入為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樂毅趙括輔壞遼事，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卒之承宗困一代完人，而世龍亦立功寧夏，威名震西塞。見明史本傳。在晉固有罪，且人格所已，於承宗何損哉。此編所錄言事之疏，其最可取者，如御史張銓奏國家之禍皆起於民窮財盡，復畝加賦，亡羞未已，而大聲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丘壤，而發帑之請叫閽不應，而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為



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宜收拾人心為吃緊實著，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禦勝制虜者也。兩疏皆探本之論，故表而出之，以為有國者鑒焉。

崇禎朝紀事四卷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刻本 著錄

[illegible]明李遜之撰。遜之字膚公，江蘇武進人。遜之為明李應昇之子。應昇守家學，隱居沒世。所著有李忠毅公家譜，見魏叔子文集。是書嘗載於荊駝逸史，此編亦嘗係之，蓋逸史係刪節本，此則全本也。崇禎一朝十七年中易五十[illegible]相，急於求治，昧於用人，以溫體仁之姦邪，獨居位八年，歿猶謚曰文忠，其亡國非不幸哉。明季議論最為紛淆，遜之紀事乃兼持平，



無所偏倚。其論宜興與涿州同年相得，當涿州附奄附相時，宜興正身直存義，未嘗附之；升庸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難者，宜興力為救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號稱之。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云云。此似左袒周延儒，寔亦就事論事，非徇鄉情，曲為迴護。故於延儒獲罪，部院看議云：周延儒本起田間，陞以卿僚，所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蠲租起廢解網肆赦



請大政，故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精白，仰贊宸猷。乃防閑疏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之倖寵日甚，孤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噬臍何及矣。遜之以為部院看語，寧中桂罪，受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要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之案，有識者俱不以為然也。此亦平情之論也。

平定浙東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有可考者，自耿精忠於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耀兵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寧海將軍奉命來討逆賊。師次杭州。至九月，貝子統兵親征台州。逆為取溫入閩計。此上為名自遠亭子題者所記。貝子將至嵊縣以下，皆其子易續成，姓仍不詳。然備中叙姚啟聖楓橋之捷，云啟聖孤軍力戰，左右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將士效命，亦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橋，斬獲不可勝計。此為啟聖立功之始，而康親王傑書之知人善任，亦有足多者。然啟聖之討耿逆，其功為小，[illegible]續請閩疆，及其薦施琅平臺，厥功為大。或云啟聖擒曾養性於溫州，是編言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先命其子以偏迎王師，遂歸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未知孰是，待考焉。



欽定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奕訢等奉敕撰。是書自咸豐元年迄同治七年，凡關於平捻之諭旨章奏，靡不畢錄。首載咸豐元年二月十四日都察院奏，據河南紳士王正誼以捻匪窩藏勒贖，冒官搶劫等詞，赴臣衙門具控云云。蓋其事甚微，州縣得人，何致蔓延。凡亂之興，方其萌蘖，一牧令制之而有餘；及其鴟張，萃數省兵力滅之而不足。整飭吏治，詎非當務之急哉。捻匪倡亂十有餘年，雖亦多擄城池，其攻守亦不及粵匪，而剽悍善戰實過之。且其飄忽披猖，甚於明季闖獻及川楚教匪，故平之也難。至於李鴻章之戰績，則又有周世澄之淮軍平捻記十二卷在，可參考焉。

# 淮軍平捻記十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周世澄撰。世澄爵里未詳。其書前有陽湖趙烈文序，序首載同治四年三月，捻逆張總愚合粵逆賴汶洸、竄捻任柱、牛老紅後竄海贛、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派張樹聲、督同張樹珊統帶松字八營赴徐州，暨劉文撳，調劉銘傳會同周盛波等，統率所部，渡江徑赴徐宿一帶防剿，此為淮軍平捻肇軔之始也。先是同治三年六月，楚軍復江寧、浙江，大江以南軍事■漸舒。時大學士曾國藩督兩江，與鴻章會議以楚軍厭戰六年，因於行陣，東南軍事告竣，北捻未平，淮軍舊部在鄉，曾國練，書屬捻逆所畏，因屬鴻章暫留淮■備中原剿捻，蓋淮軍平捻已基於此矣。捻逆之平，勞似無功，然四鎮之設，屢次窮追，亦為諸截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辦捻以來，自是乃漸有綱紀，故鴻章平捻竟全功，然猶疏稱曾國藩接辦一年，有條謀定，後戰成效偶稽，而長牆圍制之策，已得平賊要領，劉乃能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論跡實自國藩開之，是固當日之公論也。雖然，阻要隘、築牆堡之舉，地方當局初不便之，此合圍客主之軍，號令不一，是以一潰於賈魯河、沙河，再潰於運防，三潰於膠萊。非鴻章之忠於謀國，百折不回，■烏能底於成■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淮軍平捻記

勘定新疆記八卷 光緒己亥刻本 著錄

清魏光燾撰。光燾字午莊，湖南邵陽人，官至閩浙總督，諡[illegible]。是書繼王定[illegible]關隴之[illegible]而作，記新疆之亂述於平定，卷武功紀兵事者凡後四卷，因事命篇，備述轉餉、分界四篇。首著[illegible]後諸事，自清高宗平回準，版圖開拓二萬餘里，旋起旋平。嘉道間屢有西域四省之議，未之施行。迨咸豐以東西回逆起，構陷四城，而西北控邊之臣後失於防制，於是新疆逆回全相陷，綠安集延頭目阿古柏同時構亂，關內悍回白彥虎各[illegible]二部，平甲[illegible]慶陽，髮逆削平，左宗棠建議收復，故北命東鈞[illegible]有以海防為急者，[illegible]後顧之棄地，宗棠抗疏力爭，乃移得勝之師西向，擊討一[illegible]之全，積堡再挂之於肅州，草薙禽獮，[illegible]撫並用，然後秦隴肅清，盡逆回叛亂前後十[illegible]年，而官軍三載克之，建設行省，勞徠安集又八年而後定，亦艱矣。前人經營締造，不遠[illegible]後人當可視同敝屣，而不思殫精竭慮以保守之，讀斯記者，且亦將有感於中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勘定新疆記

粵東勦匪紀略五卷 同治年未刻本 著錄

清陳坤撰。坤字子厚，浙江錢塘人。是書自道光三十年正月靈山等縣李士奎方晚同時作亂起，至同治五年二月靈山縣馮詢等進逼匪巢西鄉肅清止，專紀粵東土匪攻陷州縣，蹂躪村鎮之事。粵地背山面海，以強悍之俗，處沃饒之土，生齒日殷，財賦繁殖，內則重山錯峙，伏莽潛滋，外則巨浸汪洋，納汙藏垢，加之黎猺雜處，土客紛爭，貧者當貧殘[illegible]利若[illegible]鶩，輕生好鬭，自昔已然。當洪楊倡亂時，郡縣聞風揭竿，跳梁者瀕海一帶，或有竊發，則廣惠潮高廉雷瓊七郡，與呉聚；廣西有警，則肇羅高廉陷處堪虞；江西有故，則南韶嘉惠均屬毗連；湖南有急，則韶連在在堪防；福建有變，則潮嘉又其衝要。故徵兵籌餉，萬分困難。歷三朝十有七年，乃克平之。坤宦粵日久，四州九府，足跡幾徧，勦匪情形，多所目擊，復旋文報案牘中，摩考搜採，以補其遺漏，是以無經



緯，纖細畢存，雖事只一隅，亦固未可蔑視也。

東方兵事紀略五卷 光緒丁酉刻本 著錄

清姚錫光撰。錫光字石荃，江蘇丹徒人。以舉人官兵部侍郎。光緒甲午乙未中東之役，錫光曾于役天津，後佐山東戎幕，往來遼碣登萊，於前敵勝負之數，並夫公文軍電、僚友私函，及更番將吏、被兵城邑、內渡鄉民口述戰狀，凡耳聞目見，悉蒐錄成冊，參以中外人士紀載諸書，考覈而輯之，首以釁始，終以臺灣，共為卷者十，分卷五[illegible]。此編是也。表一、圖一未刊。錫光自序：中東一役，乃封疆之吏、將帥之臣，內無懲罪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之節，遂貽憂君父，上累朝謨。其言固是，而不知禍機寔伏於光緒八年。方朝鮮亂兵入王宮，並劫日本使館，其公使走回長崎。時北洋大臣李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理，經駐日公使黎庶昌聞日本當以兵攻，再假電郵趣中國，疾以兵往。於是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親援，先日人至，幸平朝鮮亂黨，執其倡亂者以歸。是時修撰張謇，謇在長慶幕，目覩其狀，故輕日人。迨二十年釁啟，翁同龢當國，同龢為謇座師，因以東事詢謇，謇狃於壬午之役，以為我軍敵韓而不足抗日本，有條，遂決計主戰，而國威從此不振矣。夫日本以十二年中經營，勤進一日千里，而中國故步自封，泄沓如故，號為老於兵事者，猶且以抬槍自雄，焉得而不敗乎。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鴻章之不欲戰，其知之矣。

平原拳匪紀事一卷 原刊本 著錄

清蔣楷撰。楷字 湖北荊門人。光緒 年拔貢，官學部員外郎，記名御史。初楷需次山東，由莒州調署平原，時恩縣四境盛行義和拳，平原去恩縣城僅二十五里，以馬頰河為界，故平原亦有拳匪，又名大刀會。楷以其徒眾治病，與漢張角同，其與教民為讎，為熒惑人心計耳。齊魯間多邪教，白蓮、聞香屢起迭作，自古無邪教能成事者，亦無邪教不滋事者。上稟請示禁，以杜他族之口，而定斯民之心，而不知巡撫毓賢寬縱之，遲之又久，撫批下，有義和拳即是保拳會，係會首郡玉環自江南傳來等語。視義和拳若赤子待之，良民何敢更奉拳匪■大刀匪朱紅燈如神明，卒之楷出捕匪撤任，於勍罪之罪，且拳匪始末不言，但云民仇教，楷辦理■現，是以釀成禍變，詞是編具詳其事，信而有徵。追毓賢調任，袁世凱署理，乃出示緝匪，懸賞購從而拳匪以淨，山東



之民舉安矣。夫拳匪星星之火，幾致燎原，袁世凱撫齊而亂不作，裕祿督直而■發始張，安危之機，詎不以人哉。

松山戰事文不分卷 原刻本 存目

清仁宗御撰。其書為內府原刻，後附滿文。篇末稱予小子於乙卯秋九月三日蒙恩冊封皇太子，丙辰元旦授璽太和。文（未書撰文年月）以己未歲太祖薩爾滸一戰而王基開，辛巳歲太宗松山一戰而帝業定。案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七月洪承疇援師錦州，駐兵松山。十五年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三月祖大壽以錦州降。與文言承疇、大壽同就擒者微有不合，且戰在壬午，非



辛巳也。文又多爾袞攝政日記云：王因言及昔年大兵攻錦州時，洪軍門於南山向北放砲，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砲，我兵存身無地，神器實為凶險。後破錦州，以此言語大壽，大壽張惶失驚云：果有此事，如彼時砲中王馬，為之奈何。王笑謂大學士等云：彼時兩雄相敵，惟恐不中，大壽言不由中，誠為可笑。然則松山之戰，滿洲初亦未利，其成功殆有天幸焉。

粵氛紀事十三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謝山居士輯。謝山不知何許人。是書所紀自咸豐元年起至十年止。每卷題以四字：曰粵西起事，曰兩楚被兵，曰潯皖失援，曰長江挺險，曰北路奏膚，曰西江反噬，曰全楚歸氛，曰江北阻流，曰皖南踰嶺，曰江右運兵，曰七閩用兵，曰兩浙致寇，曰東門無限。其粵西起事，備綜核其起事之始末，殊未可專諉之鄭夢白、閔正鳳輩，而徐仲升得馬非福，養虎貽患，督師數年，



任張大其擒滅艇匪各逆之功，而於賀逆揚[illegible]之大盜，被其織縢而出者，掩耳咋舌，莫敢誰何。秉國成者，咎將誰諉哉。此其實有[illegible]鄭祖琛而嚴責粵督徐廣縉，自是正論，並非深文。第於全楚歸氛，雖叙塔齊布、羅澤南兩軍攻岳州克之，而不言塔、湘潭之捷，不知次高山嶺（王闓運夜雪集作鴨婆嶺）一戰為官兵與賊初次短兵相接，且湘軍之敢戰實自斯役始。王闓運湘軍志及夜雪集言之甚詳。此戰

極有關係何未可忽請



# 武昌紀事不分卷 雲南刻本 存目

清陳徽言撰。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清代洪楊之變，[illegible]蔓延十六省，擾攘十六年，其陷省城自武昌始，武昌屢失守，其初次被禍則為咸豐二年也。徽言因客省城，目覩亂狀，是書所紀多為事實。前有江忠源、吳嘉賓兩序，嘉賓序云：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者，守至數月，卒賴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旬。論者謂常中丞撫湖，江之防專事閉門登陴，以致城外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為責。然當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僉書生，茫不知兵，豈獨一常大淳？而大淳尚能知城亡與亡之義，以身殉難，子亦同死，可不謂賢乎？篇末附雜論，其謂賊眾日暮夕讚美耶穌，七日禮拜，與西洋天主教無異，以為論之外，[illegible]之貽禍烈矣哉。後引吳德芝天主教書事、張希周歷門圖說，深言傳教之害，此足以啟長沙周漢一派仇教排洋之先路。又謂賊專以邪說

煽惑人無他幻術惟挾人矢骸取其製藥用之攻城則毒甚是又後來取人眼珠謠言即由此等訛傳演出者歟



## 普法戰紀輯要四卷 樗園叢書本 存目

清李光庭刪纂。光庭字佑垣，廣東南海人。其書原為南海張宗良譯、吳郡王韜撰，蓋全採日報中各種議論，是為書目往往凌亂，無總敘可稽，行文又重複，如聖堅田之失、紐布里薩之失，皆前後重見，譯名之參錯，如稚吳河為來氏河，又為來因河，窩但為瓦頓，烏爲安爲來昂，阿里安為阿連，諸如此類，光庭皆為釐正。又卷刪其篇，篇刪其句，句刪其字，或以正文而為小注，或移其後而置其前，所存僅四分之一。其有雜事可采者，別為附錄，以資談助。蓋與原書面目大為改觀。然譯者之要不僅，姑取其可為鑒戒耳，窮務以普魯士之敗於法也，國幾不國，而普君民上下，卒能如句踐之生聚教訓，發憤雪恥，而法亦能治兵修政，終不失為大邦，勝敗何常，禍福倚伏，一國之盛衰強弱，何莫非人事使然哉。

嘉應平寇紀略一卷 光緒丙年刻本 存目

清謝國珍撰。國珍字 廣東嘉應人。同治三年，金陵克復，粵逆老巢已覆，偽侍王諸魂死灰欲熾，是以南竄閩廣，為苟延殘喘之計。遂由漳州而鎮平而連平，時江西湖南皆有重兵扼守，既不得竄，而廣州又無隙可乘，乃後折而東旋。四年冬十月，李世賢、汪海洋遂陷嘉應。署州事程持霖棄城遁，游擊李英秀死之。未幾，大兵四集，一鼓蕩平。是編則將咸豐九年賊目石正紀初陷嘉應事，併敘入。蓋俱得之當日聞見，而參以陳氏粵東剿逆紀略、朱氏廣信、徐謙楊氏平浙紀略、錢氏吳中平寇記諸書。惟未見平定粵逆紀略，或與官書不無差異耳。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六種，計二十六頁

甲戌五月 紅媚



書說二卷 郝氏書本

清郝懿行撰。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嘉慶四年進士，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懿行於漢學專門經學家，殆據爾雅義疏一書云然。是編卷上首引朱子曰：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人解書，又卻須要解盡。又曰：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間卻云：果是有難通處。又云：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矣。懿行注其下云：朱子所論荊公、東萊二條，不獨書也，凡讀他經者宜識此意。程子有言：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觀程朱所論，可以讀經矣。又謂古文之爭，尚論朱子雖嘗疑之，未以為偽作，獨吳棫、吳澄議為偽書，悉竊以為過矣。由此觀之，則懿行固服膺宋儒，與當時考據諸先異趣，故篇中數數稱引東晉古文█以伏生書二典，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之文，亦曰堯典，可

知古無舜典[illegible]固與祖篆古文者不倖矣至[illegible]
論用宜一篇亦辨及古文尚書謂或以其書晚
出殘缺散軼不無後人之潤色誠不可知或疑
出於梅賾之補輯亦非也此亦惜不知書者不知
賾矣[illegible]則更何未見閻若璩疏證殊屬可怪
其書純是宋元人說經家法所采取[illegible]亦不出
蘇軾東坡書傳蔡沈書集傳金履祥尚
書表注陳櫟尚書集傳纂疏等書[illegible]院
元王先謙兩經解皆不收入[illegible]書纂疏故[illegible]耳

書說

禹貢山川考二卷 稿本

清李學陞撰學陞字孟聞江西萬載人據
胡思敬[illegible]豫章叢書李氏四種跋僻學陞
嘗以進士服官雲南其著述[illegible]未刊
者藏於家而稿本塗乙增補有夾鐵多淺
亂思敬蓋擇其整理精定者刊之然此編
疑亦未完之書故禹貢山川澗者甚衆也
其考碣石河源最為詳[illegible]泗水改道考歷引
郡書之事徽漢汝濟與經無涉排淮泗辭
曰孟子本文三字不在決汝漢下而誤也考傳爲
家也曰汝有二禹貢無汝名用始有之則與漢合
流者也漢以東所稱之汝入于淮者也以漢後之
汝釋孟子則汝與漢本不通不得並舉且亦無
南與淮穫舉其為與漢合流之汝可知也知汝
漢為汪江之專水則排淮泗應與九河瀹濟漯
自北而南同為注海之水而於江無與此三字當為
瀹濟漯下淮泗之南為江江以為當舉注江於注
海之後則不必後言海而海並受之可知矣[illegible]諸家不
[illegible]傳寫有乙而轉疵之由讀之者誤矣其言之甚辨
[illegible]錄之以備[illegible]究心地理者參證焉

△花

黑水攷證四卷書本

清李紫陞撰是[illegible]閱卷即彙錄山海經之稱黑水者蓋以山海雖[illegible]而作亦不知有禹貢然其流傳固出于夏世海水名並者相同於以證經宜莫之先但[illegible]中未安實在[illegible]幾緯儀書[illegible]大志以為春漢之來說地者家者有數方有錯誤禹貢梁州之黑水者本末無繆儀始搜證其處此於偽傳等書屢審遂絕宋儒以地隔方理未能深究遠清聖祖山川地名之上諭出然後知禹貢黑水界在緬陽其駮胡渭禹貢錐指[illegible]脇所以河例黑水謂為改徙殊河徙而水[illegible]是存無積滅也胡氏所稱改徙之黑水何徙乎又謂河故瀆已為陸今自大清河以北至天津其跡未世黑水之故瀆何存乎夫西南諸大川不患其穩固無遷患其多而難於載取為樊氏以下衆說紛紛叶一然實確有其求胡氏概誣為鑿空風捕影而置之橫攔一淫涸之是禁後人不得復論且云雖後遣使亦何所得其天地間本無此水而禹貢爲之曲載者豈真誣經亦誣天地寧甚有學識固如是乎此其足使明氏無可置喙又云脇所辯梁雍黑水三條其紙二十四頁約萬五千言今注禹貢者無考是其富又其歸則以江源為梁界黑水而雍界及導水則付之湮涸於經文無片言之中雖多異為斯豈獨胡氏為然哉抑可以為世儒鑒矣

黑水攷證

毛詩草木疏校正二卷

清趙佑撰。佑字啟人，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編修，官左都御史。清四庫總目提要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璣去古未遠，所言尤不甚失真，諸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是書蓋據元陶宗儀說郛所刊、毛晉津逮秘書所刻陸疏，取二本異同，校以諸家別錄，而是正之。大率以詩爾雅疏釋文為之主，并擊■之輿■經丁杰孫志祖■參證。誠陸疏善本也。陸疏末附四家詩源流，四家而毛詩特詳。

毛詩草木疏校正

佑謂徐整亦吳太常，與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而毛公之名則徐整未能詳，序錄亦第於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世但言其是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夫謂陸去漢甚近，鄭玄生在漢季者不知毛公名萇惟徐整，至璣云著仰校毛亨尤可疑。考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即包丘子，包浮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包丘子與李斯俱事孫卿，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則■家■荀卿，故洪亮吉通經表於魯詩稱荀卿列入，毛同出荀卿，何以二家之說各異，猶如此，而況草木鳥獸者，今名稱不同，寧可盡信■。

毛詩草木疏校正

詩說二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光緒八年兼管順天府府尹畢道遠、順天府府尹周家楣進呈懿行遺書，謂以詩說、詩問為懿行妻福山王照圓著。南青房輯林覽是書，屢稱瑞玉者，瑞玉，照圓字也。卷上首列程子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必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朱子曰：「細思之，小序絕是去他不得。」是謂朱子辨序、存序並行不悖，後儒自生騰葛耳。此段與所著書說引程朱之言用意相同，然其為說亦不盡宗序。如謂兔罝詩全仁山據墨子言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據此釋經，非同穿鑿，是也。又以齊風後數篇，如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並冊詳魯事，此史家互見法，魯無風，得此堪為補之，其言亦正。至論生民姜嫄履武，據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即姜嫄也，不知其妣是以特享，蘭而祭之。觀此詩及閟宮皆止稱姜嫄，蓋謂其人高辛之妃，其子孫烏得舍先祖而獨享先妣邪？且上古鴻濛，天人感通，尤不相遠，異迹奇形，靡可殫述，不得盡謂讖緯之說例不足信也。（彙此說補況姜嫄履武，毛傳鄭箋皆因不知其配而生子，故託為神異。）蘇老泉乃謂聖人無異於眾，庶且謂後儒誣聖人。詩問不坼不副，牛羊腓字，飛鳥覆翼，周公亦為自誣其祖乎？此■釋惠周惕詩說之惑。惟韓奕韓侯顧之一條，引楊升菴曰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則儀禮士昏禮無下車曲顧之文，當援列女傳貞順篇及白虎通嫁娶篇、淮南子氾論訓以證明毛傳曲顧道義之義，■蓋為楊慎所誤，■致此疏失耳。

詩問七卷 鄭氏述 書本

津郝懿行撰是書卷首有懿行自序云詩問凡錄余與瑞玉問荅之辭非注詩也以其為讀詩設題以詩問爾故又附瑞玉詩說小記序於後瑞玉者懿行之妻王照圓字也女子吟詩者多治經者少如照圓者豈易得哉又自序有云獲牟氏詩之意得摘若干條牟氏●名廷相字默人亦籍棲霞所著詩切每改詩者為之說有極異者可笑者不知●詩切何如也今舉所列其桃夭篇曰灼灼其華壽且之

詩問

此桃樹下人他日于歸真雀歸也說麟趾篇曰當時周國麟至國人聚觀寺與詩說麟狀振衆也衆公子皆率觀詞嗟歎不審所以采之甚[illegible]書詩以[illegible]者如周頌酌篇遵養時晦謂武王之師陳於商郊其時雨甚寔晦武王猶養而俟之甲子昧爽而止而時大清明矣[illegible]之讀魯頌實指商蒙商頌升者楊氏云古本作歌商訓●福字義明人不明訓詩說文武滅也詩●過周室之業之興初甚之言福商武滅說今書反覆觀之惟秦風揚之水篇論沃人憂亂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沃沃強晉弱其黨潘父等助之欲傾宗國有密謀君子微洩其事風昭侯甚沃能戒之椒聊篇謂晉人憂亂也揚之水沃人作故攜沃之我椒聊晉人作故斥沃為彼蓋志於晉而不貴於沃者也此二說皆較序者長特表而出之

詩問

## 詩經拾遺一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是書其自序有云：刪詩之說出於史記，竊謂不然。孔子但云三百，不云三千，安得古人之文如彼其多。又云古文尚書未出時，服、鄭諸儒於經傳引用，並云逸書，其零篇今百篇中所有，詩猶是也。其言甚正。今篇中載舜南風之詩，謂陶姚以前時代荒渺，葛天八闋既亡其辭，惟有皇娥白帝二歌載在拾遺，然係王嘉僞撰，其事近誣，故以南風詩始，謹遵孔子刪書之例。然南風之歌固已有疑其非真者，而麥秀之詩則史記以為箕子，尚書大傳以為微子作，而亦復兩歧；采薇更不類殷末人之詩，且其事之有無尚不可知也。今乃備錄，為商詩補亡，其足信乎。至穆天子傳黃竹詩三章，則亦皇娥白帝之類。若呂氏春秋指歌毀之，必畫巢之擬歌語之，必高舉之則襲者子諸，非詩也。此宜正其名曰古詩拾遺，而曰詩經拾遺，殆近誣矣。

詩經拾遺

## 毛詩通攷三十卷 修本堂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一字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改就教職，選授德慶州學正。是書雖名毛詩通攷，實則[illegible]攷鄭箋異義，可傳箋不同，大抵[illegible]皆申毛義。自謂兼采鄭箋，不失家法，殆亦近之。其中如鄭風山有扶蘇，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謂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以非毛意，實覈兩章文義並同，不應異訓，且傳[illegible]和無謂其臣之意。又蘀兮序曰不倡而和，謂君未倡繇，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不知鄭謂君臣各失其禮，其義正大，專責臣自行其意，乃一偏之辭，且與序之言刺忽不合。然此特失之小者。其謂秦風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又云怨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又謂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違，恐是後人所增益也，未

毛詩通攷

誤疑小本并毛傳亦誤解矣考史記秦本紀衛鞅說孝公变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商君列傳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故又云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是■蓋以法驅之豈民之好攻戰哉此其事在秦孝公之後考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斯固事實自古以来民未有不惡兵而好戰者毛傳謂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言秦■誤鄭箋因之一可議此詩以為責秦公負是正論而亦非之得毋

毛詩通攷

為殘氏以遷者所藉口與殷之閒書目答問載■伯桐詩攷補遺二卷補遺一卷注修本堂本今修本堂叢書無■椽修本堂稱樹番男縣志藝文略未刻者有毛詩傳例二卷特附誌之

毛詩識小三十卷 修本堂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是書名曰識小而關卷周南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作色荒則一家之人不得其所其心易睽是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序言先王以是經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義也又曰文王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刑于之化大略可想不獨聖王春秋之奠缺後漢之梁鴻嘗欲使其妻起敬亦必有以致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教之失也更於邶風誰能亨魚言吾養民尤教民於豳風伐柯匪斧不克言以禮治天下是皆統係大義而曰識小不免與書名相違矣其■女北風■謂序父母終三字據惠周惕詩說當是後人妄增者又謂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亦曰是後人妄增寧稱謂蓋當據文有言歸寧者得異議惠氏以為古無國君夫人歸寧之禮實無據證春秋穀梁傳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莊公五年夏夫人如齊師十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莒傳註同蓋諸侯之女
姜氏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無傳可見穀梁本有
為而言不得據此以斷古之諸侯夫人必無歸寧之
禮疑周本有是禮春秋猶然厥後因諸侯夫
人放恣遂廢此制猶之禮記所載以陽侯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因是遂
左師觸龍之言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祭祀必祝祝之曰必勿使反是戰國時實屢
行之 秦風終南有紀有堂從
王引之經義述聞謂紀堂假借字當依白帖作

毛詩識小

杞宋全詩之例凡首章之言草木者二三四章
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 不然
兩句相連而不相類
小雅菁菁者莪前三章俱言莪末章又言舟
何當如是拘乎佰桐此編蓋在所著毛詩通
攷下矣

毛詩讀三十卷 自刊本

請之勸撰勸所著尚書後案既正已見前
此編大之以為子夏序詩毛公作故訓傳諸
者備賢才所匡正之其春秋相表裏其
於二南篇中發之而要謂之文離
云稱其自為夫人作經傳為諸侯之喻序以為
教對 王者配偶當有其德即為之所
謂本也為宰輔為諸侯宰輔之
則以后妃之諸侯之其國於夫人見之此周南召
南之別也 采蘩之採閱雖以進賢

毛詩讀

也又以見夫人寓言國君猶淵女寓言王臣也羔羊
羔羊之大夫為寓言大夫可相因見義矣此其
創解前此未聞又於摽有梅篇云此詩序將仕
者託閨序推觀之以為未仕之賢才得以及時登
又推言文王化被益及南諸侯遂作人令事也風雅
一貫小雅之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大雅之
既醉太平鳧鷖守成美非本於關雎麟趾而
旨則鵲巢德如尸鳩平均如一以為豈弟作人者
故周南爰文王而言后妃召南爰文王而言夫人終必
借證文王之道化必待其人況賢才得以及時尤

非文王之遐不作人不及此此為詩教所最重尤

雅所以傳文王之立臣道之極也是尤誤得看飛之

舞其如非詩之旨何至論文王受命作周謂文王

詩於帝紂命之名周文王所得 [illegible] 詩殊無

稱其辭在帝左右者 [illegible] 文王何不愧天偏不作

人故帝紂亦左右以之也蓋因古有文王受命稱

王之說特爰更舊例以明臣道而不知其辭獲

不合經 [illegible] 刊行恐 [illegible] 供人覆瓿爾

毛詩讀

# 讀詩傳諺三十卷

清韓怡撰怡字　江蘇丹徒人是編

卷之首皆題有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纂

總纂完則例館纂修官韓怡一行蓋刻

於嘉慶之末也其書多守孝說經文字體

亦以說文為準毛傳鄭箋皆不甚采取訓

釋先儒爾雅有爾雅所未備者始以己說參之

篇中如關雎窈窕淑女引爾雅釋言窕閒也

注云窈窕閒隙一曰窕肆也肆力也注釋窕者好

放肆肆極力也夫釋窕好放肆而可謂之淑女乎

讀詩傳諺

汝讀父母孔邇謂此詩君子當指文王父母當

指紂詩書所載父母 [illegible] 惟係天子文王非元后非

天子也是說殊謬南山有臺民之父母此父母

乃氏況之詞上文君子始指人君至於將仲子畏

我父母杕杜憂我父母則皆謂其父母 [illegible]

[illegible] 義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東京古文泰誓之有元后作民父母之語

是其所據然亦非以父母指天子若書曰百民

猶以紂為父母則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illegible] 虛語

又 [illegible] 何彼穠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顧炎武日

知錄斷以桓王之女平王之孫且云東周之後

其詩可持二南之遺者既入附之于篇與文侯之
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詩三百篇皆稱文
王不應此獨另稱平王不見他經傳
惟欲從毛傳乃所為者最不精
肆詩無忌抑已過矣其尤不可解者鄭風雞鳴
篇既敢我子無毀我室以為吾弟以雞鳴喻
武承有何可謂何以金縢所載公乃為詩以詒
王而曰王亦未敢誚公耶其曰未敢誚是顯然有
所謂矣傳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亦
惟諱收傳諱而已詩意既不明析而謂諱以傳

讀詩傳詩說

詩且以傳詩名其書豈三百五篇盡傳詩耶
未證實亦多疏大雅韓奕篇韓侯顧之
謂曲顧禮儀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則
顧為儀禮昏禮壻御婦車無下車則顧之文
禮記昏義三周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
周并無斯語蓋此當引白虎通義嫁娶篇云
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及列
女傳貞順篇淮南子氾論訓皆曲顧之義禮經
不著疑有闕文焉

# 詩經通論十八卷

清姚際恆撰際恆字首源安徽新安人是編
作於康熙十四年至道光十七年韓城王篤始
刻於四川成都其書毛詩
朱集傳世儒多以毛鄭序集傳為
考則謂遵毛鄭者集傳此是非彼亦
一是非其斯之謂與甚且鄭玄詩固非長禮亦
何長之有而于毛傳猶取之謂其
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然甚中雖
不無和誘然自為三百篇不可少之書說詩

詩經通論

通迂相反大都不論訓詁而論詩旨其最失
者如野有死麕為才憶士誘者及時也有士
王女之相當也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
帨感犬吠亦惟欲之感所不諱者作藝誤
殊乖經皇矣篇帝謂文王文王為西伯
紂使之伯代時援猶跋扈也猶觀觀也無
然謂無侵且
上帝帝上帝此帝為紂
謂獨夫紂此時尊紂帝恐無是理至其
議論鄭風為偽末子路漢宋而不

詩

回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必欲爲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之儒者不則且爲明之重坊何樣也吾不敢也故寧甚善昧所不得辭又玄鳥■■呂覽創爲異說以爲吞鳦卵而生而史記承之詩緯書亦並爲其言鄭氏乃以之說經令人居千載下■從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謂稷之而生不必爲之辭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不必爲之好異也此二條所見甚正洵無媿通論之■名焉

詩經通論

毛詩古音參義五卷 自刊本

清潘相撰相字經葊湖南安鄉人官雲南昆陽州知州是編首即論古多本音朱子傳毛詩古音考顧炎武■之說其謂從古叶則不當叶從今韻則不必叶何故徒亂人意述人目又謂以通叶通詩經不如以古音讀詩經以論經逢詩經所■■擬參■每出■結實多未安如以周南卷耳爲后妃欲赴文王之難而作召南摽有梅爲鄉大夫賓賢能之所作邶風北門爲大夫困於內外之詩疑並在左公子洩者

毛詩古音參義

子職遂遭患之時年諸侯伐之王人子突救衛之時又於朱集傳凡衛鄭之詩斥爲淫奔者悉易■作妖女且爲之辭曰桑間濮上妖女期會之詩今曹濮之地土民猶多富娼妓不以爲醜其遺風也蓋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後世極衰亂之時猶未見此乃何從用之士大夫乎東門之墠似鄭國近市東門外城行列人家皆爲邶鄘之妓院矣一時妓女靚妝彈琴鼓瑟其聲自淫非四民之家其風多淫也蓋雅主朱注傳而又小變其說也其釋小雅十月之交豔妻煽

方庭謂舊說鹽書指蠹如前人疑之蓋疑於雜讀爭亦用此二字故以爲足文等物也如宋華督之言美而豔者近是又蓋本之傲上捷子則鹽之寵孌故足文之愛豔書此殊以[■]世奏疏體式妄疑經文矣



# 詩攷異字箋餘十四卷 原刊本

清周邵蓮撰邵蓮字 江西奉新人是書卷首有翁方綱序稱其虛懷審慎不執一說不偏一家其間實難以斷定者則以俟善學者加詳焉今讀之信然其中如[■]移差荇菜[■]十一部之支者正字也荇或字也然移字注引詩則但作荇不作莕㳊苑家相三家詩猺遠竟謂說文作莕亦未安窮稿謂字異如齊魯韓三家尚矣而後來詩家博出亦有因字以致義或足資參考者然或竟專求異征是亦某本作某便欣然收之實則未揜本書體甚然否此亦為可食之戒耳又言采葑采菲下云惠棟聚玉篇菲為鳥葵之傳引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菲為緇左傳緇酒說文引作菁其菲用不得訓為鳥葵部蓮謂郭忠恕汗簡雜采七十家事蹟然其中所載字頗有不具出處者其有數字同一出處者則注曰並見某書此菲字不雖注緇字亦言所出何書至此行末等字注云並見尚書是專指此等字見古文尚書何嘗謂菲即緇字見尚書哉此惠氏誤讀汗簡以下條之注連合上條之注遂執以

爲古文尚書云爾，可謂扣槃捫籥以爲日者矣。
言皆切要，可爲後學龜鑒。其它亦多所闡
發，獨持己見，不同販賣也。

詩攷異字箋餘

說詩循序不分卷 家刊本

清許致和撰。致和字　　山東日照人。是編
□言以爲古者書皆有序，序者次也，次其世
并次其作，爲不可以紊也。李光地嘗曰：周自營洛
之後，分爲東西二都，各有歌詠，盛衰之詩，鹿
鳴以下盛時詩，六月以下宣王之詩，節南山以下
幽王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西都盛衰之序也。
楚茨以下盛時詩，車舝以下厲王之詩，采菽宣王
詩，角弓以下幽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東都
盛衰之序也。致和本其說而小變之，謂楚茨
說詩循序
四詩義從思古，仍殿西都，其東都之詩，自瞻洛
始，地與說合，序亦秩然。蓋光地謂楚茨以下
盛時詩，說本朱集傳；致和謂楚茨四詩
義從思古，則本小序也。作詩或無序，編詩自有
序，所謂循序，然固未可非，以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而各
得其序，則一爲正樂，一爲說詩，恐不無區別
云爾。

## 毛詩通說三十卷補遺一卷 刊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武承人。是書簡端題曰受廬錢竹汀師鑒定。其自序則稱游於大木彭先生之門，聞以學詩爲讀先生言詩之處，教深奧微，奧領略者特由門而入，則必以序爲宗，爲其近古而可徵也。故其言詩多主序說，蓋守其師傳。如關雎，◯按云周康夫人誦之以諷也，亦如召穆補常棣，爾遂敘魯詩史公之異說，是其所證然。芣苢◯云宋女◯自◯之採，亦后妃之化之被也。列女傳所紀周南申女先正考敬之，此何獨不可據乎，則又何不專主序說，且每篇備列諸儒之論，而實事所闡明。其謂淇奧正心修身之賢君也，定之方中中興之令辟也，考槃隱世無悶之君子也，北門盡職安貧之忠臣也，又謂文王諸篇匪止戒論成王也，俾啟後人，咸正無缺之意，亦在其中矣。人臣之功莫大於成就君德，此伊尹周公所以爲萬世臣道之則。是則空言說經，殊不賴游衍堂弟子矣。

## 毛詩傳箋異義解十六卷 咸豐元刊本

清沈鎬撰。鎬字蒿亭，江蘇震澤人。咸豐 年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以序義爲主，◯參以詩說，而爲之解。有從傳者，有從箋者，有傳箋本同，因正義歧之，而今之爲之者，有傳箋本異，◯正義混之而析之者。雖亦必折衷盡當，而講求有據，實多可采。如考槃篇，謂葛舞者，指干舞而言，說乎畏邪，謂甘棠召伯所說，傳箋舍也。定之方中及此詩均無傳解，箋兄惟其中有◯◯◯，毛意蓋同◯◯◯◯◯◯。

◯杕杜棠，杞棠條梅常木名。◯◯◯毛先通路就矣，◯可小雅南有嘉魚◯。詩三章章言樛木，首章次章俱言之，而末章又言雖無言者，義詩前三章俱言葉，末章又言其舟，以爲一章言木，未必全詩盡言木之證實。始蘭閼一條，謂傳蘭齋也，箋蘭斷也，而鎮釋言劑蘭齋也，故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惠棟九經古義謂太王遷岐，稍稍光復祖宗修稍貢之職，勤勞王家，此於太王身

分別[illegible]而於經旨則未之合陳奐補毛詩傳箋中傳齊為正謂周室有正兩室之功義更懸而無薄之二說者尤為有功毛傳惟謂羔羊篇委蛇委蛇沈重讀委委蛇蛇此因鄭箋偕老委委佗佗自而誤然不得以彼例此以易經文孔氏以沈為誤讀是也此則[illegible]未盡蓋古人重文從於字下作二經文委蛇不作重文以注兩之於其下而讀者因之各別耳非沈誤也又謂雄雉伯自詒伊阻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文緊語氣一曰是也蠶無羊意字仍作伊為正者唐本殘卷

毛詩傳箋異義解

言部緊是也引詩自詒緊阻楊雄方言數緊然也則緊蓋緊之偽耳小有疏失固不足累其全書也

## 詩管見七卷 自刻本

清尹繼美撰繼美字湜軒江西永新人是書之旨蓋在會傳而尊經不強經以就傳不苟於從同亦不苟於立異必曰若是取意當夫豈易言宋蘇轍詩集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弘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illegible]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此分首序不序以別從違蓋祖其說也第一卷總論論風雅無正變論詩樂論三百篇為樂府之祖第七卷餘論論詩序采集傳異同論三家詩異同雖多前人所已言而詩較詳析其說鄘風載馳謂序說為是然據劉向列女傳仁智篇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則戴公非其兄也韓詩外傳稱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此衛女即夫人也外傳亦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當衛之亡許不救詩所謂控于大邦者夫人欲赴告齊國故也卒由夫人往赴是以齊使公子無虧戍曹傳之年遂城楚丘而封衛衛之不亡夫人之力也篇中於王風大車既據列女傳以辨息夫人之誣

詩稼夫人事實尤確而[illegible]毋乃疏乎其若
姜嫄生稷之事不信緯書乃信列子不信史記鄭
箋自謂一以經文為斷然后稷之生無人道則不
在見棄於非寶隘巷數句經無以錄乃引以張數循
因知記云后稷之所以見棄者主必有奇形怪狀可駭
可疑矣鄭其為禎為妖故為置之荒地以驗之[illegible]真
無稽之談而謂足以為前異之傳之說殊屬[illegible]至
釋鄭風有女同車謂首章第二章云刺忽無得其求
可知下序謂刺忽不昏於齊則失矣蓋下章亦多
是毛氏衛弘輩所接益毛傳訓同車為親迎故

詩古微

傳會其說如此親迎之禮壻自御輪三周而已不
與女同車也邀風狼跋公孫碩膚謂公孫不當
從毛訓成王又不當從鄭訓公遜公之子稱公子
[illegible]公之孫稱公孫周公公季之孫故稱公孫
時進之之禮未行也所論皆不為無見類此者
尚多足存[illegible]善說詩者矣

# 詩義求經二十卷 本

清文暘撰暘字巫雲江西東鄉人暘嘗序
尹繼美詩管見云吾儕今如君子陽之論詩豈
有一字之義即二南之南字亦自漢至今無人認
得非曰南國即曰化南此次大如此繼美請詩管
見引呂覽塗山氏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
為周南召南謂南者樂名二南以音別不以地別
者謂周召各有此岐南東則為周之岐南西則為
召之岐南繫南以其地繫周召以別南也

詩義求經

其餘諸國之詩但可徒歌不可入樂南自為南不
得謂之國風即邶鄘衛以下諸國詩但繫以地亦不
謂之風又謂以諸國詩為風蓋由左傳是其衛風
泱泱大風之語而附會之其後漢儒作禮表記中
引邶詩[illegible]詩遂而有國風之稱至以二南為國風
則以左傳風有采蘩采蘋二詩考之他經南之入
樂但名南不名風[illegible]考之孔子[illegible]前其見於經
者但有各詩地名未聞有國風之名也[illegible]襄二十九年左傳時言吳公子札來

聘詩觀於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自鄶以下無譏焉非即諸國詩入樂之證乎（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禮王制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非即國風之所由名乎然既■以禮表記為■非則王制亦所不取矣■云孝之他經及孝之孔子以前其見於經者誠不測其為何經也篇中如謂論語兩及關雎者合著舉卷耳三篇言之所謂關雎之亂也則已見劉台拱論語駢枝謂若茲美舉士也簡兮

漢書藝文志……表記緇衣……

## 讀詩義求經

思齊王也君子陽陽美興學也俱出臆見惟謂小雅民勞為召穆公誨太子諫以下四篇大抵皆屬之厲王時定為太子召穆及師傅作識太子之詩雖亦懸揣較為可通耳暢與繼美同時同治詩經其書似不如繼美之善也

# 毛詩周■韻誦法十卷 自刊本

清汪灼撰灼字漁村安徽歙人是編其自序云曰古今多韻書名為韻實類其書也凡字一出頓住曰音字終而音嫋嫋者所歸曰韻惟周氏德清中原十九韻雖然劉淵陰時夫先等併韻同病而其吐字歸音之法實千載所指斷云云此即周韻之名所由來也其書釋■張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齒唇牙五音此則吾用中夫齒之處脣之喉牙之張九之吐嘬鼻之分出口之有張撮平揭

## 毛詩周韻誦法

全開半開之別僅照康熙字典初未有類其先三韻為吐字訣而假其蹉跎嗟呀見窠抵舌抵腭直音無收過舌入鼻閉口以作收為歸音訣分析愈細標準愈難且祇是供詞曲家之研究論詩者固無需此又書中往往古音叶音一篇混見尤屬不合

詩經補箋二十卷

清王闓運撰。闓運所著尚書今古文注已見前。闓運治經好為異說，是書亦不免此病。如齊風南山篇謂文姜齊襄公女，檀弓曰齊襄夫人魯莊外祖母，雖文章灼而左氏傳遂為不根之詞，直以公羊同非寄子而影附之，鳥獸之說不知所自，夫齊為於因堯殺伊尹之類耳。案檀弓下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注曰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正義曰莊元年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鄭孔據喪服[■]賊正棲瑀不移，未審何憂於齊襄，而斥左氏為誣，比之於因堯殺伊尹之類乎。又大雅生民篇謂稷本帝子而不得為帝子，故謂之民也。司馬遷說姜嫄帝嚳之元妃，是姑為帝妃，以孕見出棄，不得以嚳為父。此以姜嫄為被出，真造為不根之詞矣。然亦有說雖新而義較可通者。其釋周南芣苢篇云禮含文嘉夏姒氏以薏苡生，許慎字書薏苡者

後薏苡，芣苢亦今字，更遠說以為薏苡當是也。周書王會解康民貢芣苢，芣苢其實如李，今人宜子，為夏后氏得姓之祥，如鳦為殷子之祥，故以芣苢喻宜禮也。言采采者，重其事也。六采者，六禮也。言采之者，昏禮最先納采也。又以王風丘中有麻篇為思鄭桓武之賢，而周鄭交惡，以至於俱務留子。鄭武公也為王官，故稱子。春秋傳曰昔者鄭國處于留，在何線之間。彼留子嗟者，楞其功也。彼留子國者，幾內乃留子之國。彼留之子者，以喻鄭子孫。亦條雖鳥創解，尚有以據。他若辨邶風旄丘序謂



此衛臣之作，欲以禦狄，辨[■][illegible]今序謂賢者為仕而反刺君，何視與之輕。辨北門序謂不擇主而仕，安貧而怨天，何得為忠，皆自有理。[■]讀者慎擇[■]焉可矣。

毛詩異文箋十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陳玉樹撰。玉樹字[illegible]號[illegible]，江蘇鹽城人。近代

言毛詩異文者，以[illegible]詩經異文釋、陳喬

樅四家詩異文攷爲最著。若嚴杰經義叢

鈔所載王述曾毛詩異字攷，則疏脫謬誤等

諸自鄶矣。是書以經字爲類，不以篇什爲次，

且重於訓同文異者，箋之。毛傳無訓，或鄭箋

申毛，鄭箋改毛，或釋文以義申毛，但是同訓，皆

爲異文。毛詩假借，如葛覃傳謂害爲曷，汝墳

傳調朝也，謂調即朝之假借，害調古文，曷朝今文。



此類[illegible]的爲異文。又訓有似異實同者，如桃夭傳

蓁々至盛貌，無羊傳溱々衆也，衆亦盛也。竹

竿傳滺々流貌，黍稷傳悠々行貌，流亦行也。此

類亦爲異文。此其與李陳二書不同者也。篇

中謂睍睆黃鳥傳訓好，當是婉之聲借字。特

嗟猗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鄭風清揚婉兮傳

婉然美也，美亦好也，眉目好謂之婉，故俗改從目。此

睆婉字通之證。斯干無非無儀傳質無威儀，正

義質少文飾，非蓋斐之假借，衛風有匪君子傳匪

文章貌，釋文匪本亦作斐。斐之與匪皆從非，故亦通作

非。無斐則無文，故毛以質字釋經無非，今人非讀

如字，鄭義非毛義也。此二條皆可喜，釋無非

尤足發明傳義焉。

詩經申義十卷 本 自刊

清吳士模撰。士模字晉望，江蘇武進人。諸生。是編因舊說者訂而詳於引申，大抵以孝為宗，而旁采李光地詩所[illegible]卷首李光地序稱其於性情之學尤所篤志，故於程朱而出入於諸家，一以躬行為本。其自序謂讀詩經申義探諸家之說以求其是，所不通則自出所見，皆原本聖賢之意，和平其性情，詩淺其言而釋於道德之源、性命之微，尤三致意焉。觀此[illegible]知其說經固循宋儒軌轍，不得以漢學家言繩之也。然如關雎謂詩言后妃性情深[illegible]得不自以為配，而思淑女以為君子之配，乃念見賢之願，以為淑所施於嬪御也。夫后妃不自以為配而思淑女以為君子之配，雖曰后已以妻為妻，可乎？況經文明以君子淑女相對，言夫[illegible]不言嫡妾，此固無待考證而義已顯然者矣。魏源詩古微謂序夏至進賢以下為衛弘所附益，似不為無見也。又謂節其文之取才之盡也，有女同車，勸好德也，義謂正大，惡近臆說。

詩經申義

嚴氏詩緝補義八卷 本 自刊

清劉燦撰。燦字星[illegible]，浙江鎮海人。姚際恒詩經通論疊詆朱集傳、歐陽詩本義、蘇詩傳、呂詩記，並謂崑山新刊宋元人詩解約十餘種，李山當務通志堂經解竟少推者，似亦不必列也。惟稱嚴粲詩緝以為宋人說詩第一。是書以詩緝於時令地理頗有失實，且首篇關雎一指后妃，一指嬪御，未近穩實，於小序甚確，或疑其誤且衍，故采擇舊聞，正其誤者八十三條，餘皆補其所未備，或申明其說。其大旨仍以序為主，采考蒐朱子詩義補正者特多，所列諸說亦意在取盈卷帙，不免於濫。如陳啟源載素文曰：世有嬌揚細兒之語，觀此詩所云，不獨今人無笑，以等語道之入經說中乎。其自棄大雅崧高，維近王舅一條，謂近乃語詞，本作迎，後人以形類近而致誤。其辯李黃諸謂程保南土，王舅是近，方是溪謂申伯[illegible]國之期，既近諸生文生義，未語古訓，較為切實，餘則雜多而寡言矣。

嚴氏詩緝補義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illegible]刻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所著尚書孔傳參正已見前。是書搜輯三家遺說，誠[illegible]卓然可傳。其書例先謂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為獨得之奇。其言似亦稍過。使無毛詩，則三家之說，除其傳記外，并其經文作何字[illegible]亦不可知，安得遽為定稱耶。[illegible]三家[illegible]詩[illegible]無說者甚[illegible]衆，故先謙之書仍不能不采取序說及毛傳鄭箋。其於三家無說，引序傳[illegible]下，輒注云三家無異義。然非三家之說[illegible]佚，知其無異義，此亦可曰無聞，不可竟決其無異義也。至引魏源詩古微云，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者，則同出一原，安得別有規矩。則綦然如邶風柏舟，列女傳貞順篇以為衛宣夫人作，焦贛易林則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不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處。與序言仁而不遇義同。黍離，依韓詩說則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事此見太平御覽引韓詩，引曹植令禽惡鳥論文），而新序節士篇又言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相異者，是先謙引韓說於正文，而抑魯說於疏中，且引胡承珙後箋傳駁新序之說，謂其不足據，然則漢儒之言，抑有不可盡信者矣。乃如周南漢廣，劉向列仙傳[illegible]江妃二女，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韓詩內傳[illegible]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此非詩怪乎，於義何取。竊謂三家遺說，以今見存[illegible]考，固儒者事，若必類已守殘[illegible]，則亦非通人所宜出此爾。

右經部 書 詩類提要共二十五種，計四十三頁。

壬申一月 江瀚

經義雜記三十卷

清臧琳撰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生是

書嘉慶己未阮元刻於南海錢大昕潛研

堂文集有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是此書原

名經義雜識不名雜記也錢氏序備其實事

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程諛先哲

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者推挹甚至惟

段玉裁李謂其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

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慎摩疑則殊未盡然

如卷中所舉承天之寵也犧尊象尊衰窈

窕南風之詩中春會男女好是家嗇諸條皆

申鄭抑王其實類多王是而鄭非者子雍因

亦有依據康成豈豪無疏失知臧於詩亦雅

維此王季條下大暢發此旨謂王肅注毛詩亦

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

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與

識者是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左傳合鄭箋

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秦以來無疑

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倡言之臧氏此說雖阮

元采入所著毛詩校勘記而陳啟源毛詩稽



古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

陳奐詩毛氏傳疏咸云當以作文王爲正況禮

記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注曰言文王

之德皆能如此是鄭所見本亦作文王何得因

惡肅而遂一槩抹殺乎夫經義深廣非一人

所能盡說之同異舉不妨各尊所聞是在

學者平心審擇善而從正不必存門戶之

見袒分左右也

通藝錄四十二卷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人。[illegible]
官太倉州學正。瑤田治經自信[illegible]故雖多
精核，亦時參以臆說。是書為阮元刻入皇
清經解者凡十有三種，首宗法小記。宗法之廢
久矣，近世[illegible]立宗祠於其鄉，雖亦陰寓收族合
族之意，而其制亦不盡合。瑤田是記，黃元同禮
書[illegible]其申崔[illegible]祖士不祭寄主之說，又謂
其拘執大傳文，總稱者為小宗，餘皆大宗，亦非
是。而[illegible]正其喪服足徵記，尤實事有徒，如駁
鄭注如惟子不報及妾不體君二條，則陳立句溪
雜著辨之，亦孫之中殤一條，則凌曙禮論辨之，
而鄭珍儀禮私箋[illegible]攻瑤田之失，持多說斥其
力伸己說，至禮經鄭不可信，又詆其說經之私，殆不
可深問，是皆由其好與鄭注為難，語多凌厲，有
以取之也。釋宮小記首述棟梁本義，全許鄭之
雅訓，而取莊子之單辭，亦為事意鉅越纏，實[illegible]
記所譏。創物小記尤為鄭珍輪輿私箋屢駁
其說，然如此記謂輪人賢軹轂飾名軹乃軹之
誤，段玉裁說文注以為其說最確，於古書最合。

[illegible]則辨之云，飾即幬，革約轂與幬革是兩事。幬
革者除置幅處，通輹之所以固轂，因以為飾。凡
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其說約幬之不可混，足正
程誤。然用官巾車士乘棧車，鄭注士棧車為木
車，純無得謂幬，無貴賤之別，以其篤守鄭注，乃
於此獨異之故，黃元同禮書又議其後，則甚矣
考據之不易也。其磬折古義，解車人之事，又訂
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則陳澧東塾讀書記
稱為最精，使久晦古義得著發矇。至溝洫疆理
小記，井田之制久湮，後人惟就考工記為之推測，初非
目驗，亦考其所考而已。瑤田亦非鄭，云顧於三江
考則不以鄭道元水經注，全祖望經史問答之論
三江為然，而力主書正義，徐堅初學記所引鄭注。
此與水地小記謂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難主一說
者，但依經釋之，蓋亦聖人多聞闕疑[illegible]
[illegible]論之大樂篇詳，然欲持其說
以難鄭注，則不可。因錄鄭注且為圖以明之，由是而
言，程之為學，固與專以媢嫉為能者異矣。其九穀
考最備詳博，王念孫廣雅疏證釋穀謂稱引
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之說，以為[illegible]

郅爲精卓窮物之情後經之舊段玉裁說文注稷
下亦云九穀考至爲精析學者必讀此而後能正名
其言然是書以高粱爲稷以黄小米爲粱今北方
人皆以小米爲常食色黄而粘細入口疏糯高粱粒大
而色紅非稷可知且古人以粱爲精鑿則粱非小黄
米明然無疑又黍之黄者曰黄黍粱之黄者曰黄粱黄
粱見禮記内則注篇中謂黍無黄者
蓋失考西所據方俗之言更多附會古今名稱不同
固有難於臆斷者他若解字小記家之倫無所闡
發釋名小記雖徵引[■]而釋其緣考注攷據

通藝錄

花故事殊屬無[■]取釋蟲小記頌蛙蛉螺蠃細腰
之有子是卵非化以定古舊說之譌要之其書淹博
[■]於不爲無補焉

# 五經小學述二卷

清莊述祖撰是書在述祖著[■]中較爲[■]
如[■]禮少儀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
如歸往之往正義皇氏云心所繫往謂說文云睢
光美也釋詁云睢睢皇皇美也鄭以上言語之美
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睢睢故讀如歸往之
往非必取義心有所繫往也自不明人書有諸聲
臺以會意釋之字形鑿附會之病固非獨是書有
字說爲然矣又内則擇於諸母[■]可者注諸母
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謂可作阿讀烏何反

五經小學述

說文云娿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從
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姆諸御妾也其說甚允至
其[■]書顧命之方爲文成顯訟故即同瑁之異文
而推衍之尤爲詳析惟[■]詩大雅生民先生如
達謂說文羍小羊也讀若達羍七月生羔也后
稷蓋七月而生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以其不及
月而生故羍之此則亦見達[■]膝[■]弗信後述
之說則何[■]羍[■]別爲之解耶

經義知新記一卷

清汪中撰。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中所著述學雖卷帙無多，而精卓為一時冠，今入集部。是編蓋其筆記，殊足可采。如謂東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孝考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何休注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又魏都賦張載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故白虎通亦曰：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班固此書多援公羊春秋韓詩說，則東都賦非用詩序明矣。

經義知新記

至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注云：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謂孝氏傳在喪而莞當時猶以為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然孟子欲令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由是而言，則注非無據。他如論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韓非備內篇杌昧即曖昧，荀子王制篇注嗟奈何，嗟緩讀即奈何，後漢書光武紀下逗古住字，四條皆與經義無涉，[illegible]手[illegible]刪定之書也。

羣經識小八卷

清李惇撰。惇字成格，一字孝臣，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注選知縣。惇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麻算，得宣城梅文鼎書，盡通其術。所著見於江藩漢學師承記者多已散佚，惟是書尚傳於世。其中如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由此生，未嘗以為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更添上無極，則大畏辭說。邵子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又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之，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邪？即謂易從圖出，而說者以圖不足言，因鳥跡而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存鳥跡之書中，可乎？此雖非宋儒，而[illegible]宅，如言浮于淮泗，達于荷，乃荷誤為河，雷夏不得分為二

羣經識小

地六卿卽六軍之將非六卿之卿寺人卽是巷伯
鄭箋以爲二人似太拘紱不從卞紼當作沬及
賜杜注左傳以孔父爲名而定爲賜亦俱確當惟
疑姜嫄事與楚子文之母相類少儀越禮長而
恊之因而諱之説爲神異之説以奇其子則未免
臆爲推測輕於立論然文云帝王之興每傳符
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説相傳已久非詩
人之迷爲詭異也斯則得之矣



經學卮言六卷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號顨
軒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官檢討少受經於戴震爲三禮及公羊
春秋之學時律算尤工駢體文是書雖不逮
所著禮學卮言精要亦多名解如則不疑其
所行也一條言古文偏旁多省不疑其所行爲言
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也他
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
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享于岐山順
事也既濟象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
也不但文義當訓爲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
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
是疑惑之疑 此予亦念天即於殷大戾肆不正一
條謂古有訓肆爲大者肆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
再成可訓爲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爲不正故肆
伐之也予推準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
同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變文理概以肆爲
故乎三説皆極明通又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一條
言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

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
蓋滔滔洸洸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
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癸後學
漫以爲轉寫[illegible]誤特按而申之此尤足以[illegible]之
引之經義述聞據風俗通義改易經文之非
至其深斥天帝即上帝之說謂讀者將維天
其有之益信是則其泥守鄭學之失耳

經學卮言

經讀考異十二卷補經讀考異一卷句讀叙述二卷
清武億撰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
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學記一
年視離經辨志注離經斷句絕也是學者先
辨經讀自周已然陸德明釋文序錄曰漢承秦
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
踳駁滋一蓋漢代諸儒分章析句各自名業其
於經讀必由師傳授受轉多異同陸氏釋文
略存梗槩或一句離爲二三或二句併[illegible]一讀又
或一字上承句末亦可屬文下屬句首義亦兩通

經讀考異

兼收並采意至善也俗流[illegible]堅執一讀不能兼通
他讀於是屬轉遂易剽致古訓沈沒詎不惜哉
是編爲億按校諸經時[illegible]著識以爲學之所先事
其中如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謂近讀皆以夕惕
若爲句厲一讀无咎一讀故漢唐舊讀並連夕
惕若厲爲句又書休屬惟屬是爲句並同古
讀似可依又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謂史記爲本
紀從暨字斷句今尚書從暨聲教斷句攷後
漢書林爲傳朔南暨聲訖及東記東晉司徒後漢紀亦云北盡朔南南暨聲教
據此則漢人已以暨聲[illegible]孔傳讀當有所據近胡朏

所謂裴駰史記集解其注本經一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唐數儒下句此殆疑孔傳係託宜從舊讀者是然不知孔傳已有所讀蓋非可盡置也二條俱指明此可概其餘至句讀敘述則與此書■相爲表裏故附著焉

經讀考異

拜經日記十二卷

清臧庸撰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江蘇武進人庸嘗於盧文弨其治經專精似不及其高祖琳也是書十二卷嘗爲堂本止八卷皆經說爲論詩周南實游實畏婦寧父母正女子在家時務自當其親重之宜以爲他日見當於君子之具爲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此說殊非魏源詩古微曰孟子直於傳不合於經不詞且與序義文子配去之義殊而后妃之志荒矣又論十月之交鄭以此詩爲刺厲王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據緯候之文王肅皇甫謐亦經不予之賊也其高祖琳之緒論其言多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爲刺幽王名雖從毛實叛異鄭再是猶失之■此詩■幽王時已有鐵證阮元學經室集有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庸嘗客元幕故未之聞邪至其論孟子■齊伐燕有二事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爲不悉今猶足定千古之聚訟又論戴震毛鄭詩考正好逞臆說以奪舊學及惠棟私■李鼎祚

拜經日記

周易集解之非俱漢學家所肄言視指崇
戴惠無有曲相袒護希其識趣相去遠矣



注疏考證六卷

清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illegible]息園浙江天台人以副貢召試博學鴻詞乾隆元年授庶吉士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凡經傳五一尚書二禮記三春秋左傳四春秋公羊傳五春秋穀梁傳召南寶綸堂文集有進呈尚書禮記左傳公穀諸序故原附殿本注疏之後召南長於史與地尤精經學似較遜如尚書考證謂思曰睿睿字今古文所同不知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劉向說苑君道篇引洪範皆作思曰容蓋睿古文容今文也又漢書五行志引作容說文叡古文作睿又璿字从睿而古文作璿似[illegible]睿是一字安得謂睿字今古文所同乎禮記考證謂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薊即燕黃帝之後即召公陸德明云義之說甚確然史記五帝本紀備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蓋本帝繫黃帝之後多矣特誰封乎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白虎通不易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即此都不可信周召分陝召公在文

文王時已受采，武王朝為毛，及下車而汲汲封之
邪此亦其可議者唯於左傳考證所得特多而
春秋微旨終莫之覩如公羊傳孰謂〻文王
也何以不稱時王而稱文王蓋不託諸文王則無
以譏貶周之天子故傳於毛伯來求金云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
譏之也此正發明謂文王之義歷而下為迂曲矣
之疏矣穀梁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考證
謂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案淮南子氾
論訓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

注疏考證

於今為笑召南之論殆所謂於今為笑惡得以
後世嗜殺情事漫疑古義公羊大宋襄之不
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古之傳所以昭
我國古代之特色即近世號為人道主義者也
焉可輕譏哉又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
聵于戚傳其稱受尊王父也考證謂其有
傷名教蓋未審輒之立由靈公斯時年尚少
蒯聵有殺母之罪南子在堂必不許之入非輒
所得專拒不受姑受命靈公為父拒子非
為子拒父也孰輒言則為尊王父就不受姑

言則為尊君善悖靈公之命而迎被殺母之
名以出義不當立之蒯聵其有傷名教又為
何如故先儒嘗言非義精仁熟不能治春秋
有以也夫

注疏考證

经義叢鈔不分卷

清嚴杰編杰浙江錢塘人阮元在粵督任立
學海堂(原本摸刊)皇清經解即由杰編次是書首
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非其完書故王先
謙後刊入經解續編中他如詁經精舍文集
學海堂文集皆自課卷選本初非著述至王昶
蜀石經毛詩殘字顧千里爭復古編序更
可不錄清家積浙江即岷江非浙江者謂浙
既與岷江合入海之處當從大名稷契非帝
嚳子說謂周以大德學以木德亦從所生也

經義叢鈔

商人禘舜 桑此本 周人禘嚳即祀感生之義 簡
召公是黃帝後其說並不足據張
之洞書目答問以此編體例未協中有精粹
處則體例誠為未協而精粹殊不多見也

经傳考證 卷

清朱彬撰彬字郁甫江蘇寶應人是書雖
志循漢學家法經義軌然頗不以 漢
學 為然故於未濟象小狐汔濟濡其尾下
既引秦策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
尾又引班史劉向傳彭宣傳謂此西漢人之
言易而後人絶無稱述之者復引荀子呂覽
淮南子春秋繁露劉向說苑列女傳王充論衡
徐幹中論以為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文與
商其意旨可知為書洛誥王肇稱殷禮謂稱

經傳考證

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說甚迂曲
此蓋因孔傳言王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
邑 遂并鄭注非之經咸秩無文即不殷禮殷禮
質故無文詩大雅桑柔倉兄填兮謂倉兄
韵即倉皇也不知倉皇始見于趙宋人書考以前
皆作蒼黃胡鳴玉訂譌雜錄亦有辨之論語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條謂此言孝弟為仁
之本仁即人也論語仁人多不分專其義殊通然管
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即仁之本此
仁字似不作人解其從考證 瑕固不

掩其瑜也

經傳考證

左海經辨二卷

清陳壽祺撰是書固有得亦若無失自秦火而後學者不[illegible]全經各持所見以爲說此辨論所以日滋也其中如今文尚書有序說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言立十七證以明之與王引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以大誓當其一亦發十二證其說正相反殆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又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謂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

左海經辨

服爲一等注中而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illegible]傳寫誤與傳亂耳[illegible]謂傳不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爲鄭注是矣然爲未知傳文嫁者其嫁于大夫四句亦係後人羼入其說詳見鄭珍巢經巢經說[illegible]又有取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女子決無逆降之辨鄭亦駁之經義深[illegible]非一人所能盡[illegible]思明辨[illegible]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

清陳壽祺撰。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嘉慶四年進士，授編修，記名御史。父殁奔喪，服除乙養，有密薦於朝者，辭不出。後漢書許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illegible]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鄭玄傳載玄所著有駁許慎五經異義。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而不及鄭玄之駁[illegible]。舊唐書經籍志則有五經異義十卷，鄭玄駁。新唐書藝文志同。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矣。

〈五經異義疏證〉

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始從諸書采綴而成，乃有武英殿聚珍本，自是而後，更有秀水王復本、武進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昕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皆擷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雖條理差優，然欲強還十卷之舊，終不可能也。壽祺蓋取[illegible]本而參訂之，每事所徵錄大詳者善文多，差互則兩載之，其不爲題可考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第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

發[illegible]以資務衆數，間附己意疏通證明[illegible]。[illegible]案許慎受業賈逵，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鄭玄囊括網羅，意在弘通，故兼從今文家說[illegible]，瑞於六宗之議則[illegible]疑。其所深得[illegible]閎之旨，而於禘祫辟，故所著新義則援據該詳，許鄭均一代大儒，其稽攷異守，具有本原，循是討論，亦可窺[illegible]之門徑矣。

〈五經異義疏證〉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

清王引之撰引之字伯申江蘇高郵人嘉慶
四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官至
禮部尚書謚文簡其父念孫精於訓詁之學
引之幼承庭訓故名其書曰述聞篇中論易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一條最為明通以爲虞
注曰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故輿尸凶矣此謂師
與同人旁通也案同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
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
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

經義述聞

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之
本即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
卦而取於旁通剛叉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辭不啻
以淆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説易動輒支離
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此正虞失識王肅矣
然引之説經每據傳記之文以改本經得毋與
舍本卦而取於旁通相類似乎如秦風有杞
有棠依白帖作杞棠則黄巖周經説辨之甚
非大雅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從風俗通山澤篇作
江漢陶陶謂陶陶與滔古字通不知陶與浮古字

亦通且孔廣森經學巵言已恐後學漫以爲轉寫
之誤特拈而申之矣至於諸經訓釋一字恆兼
數義舊説可通矣必［改易］而以書堯典光被四
表言之今以光格對文鄭康成訓光為光耀於
義爲疏而主戴震謂取光充也之訓竊考漢書
蕭望之傳載黄霸于定國議曰聖德充塞
天地光被四表則光不作充解此其顯證黄霸傳
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從不舉劾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此論當亦大夏侯今文説又大戴禮
循其灌莿謂灌當爲濯與桃古字通其説是也然
又以而民棄惡也如灌謂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

經義述聞

濯字之誤也其實灌［即］有濯義集韻灌與盥同
澡手也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行王冰注曰灌
謂灌洗是無須改字文義自明矣引之此書盛
行於代後生小子推達之亦不讀全經但披系詁
一知半解輒竊前［修］風氣所趨荒經是懼名
不爲主敢爲有志樸學者告焉

安甫遺學三卷

清江承之撰。承之字安甫，安徽歙人。其著虞氏易，發表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而承之殁，其師張惠言補之，定為二卷，■附刻於所■周易虞氏易後。今南菁書院刊入叢書下卷，為周易文義、讀易條記、禮記條記，■易仍本師說，禮經疏於鄭學者未能深造，而校正疏說具有條理。惜年十八遽卒，使不夭折，其造詣可量哉。惠言為刊文編有安甫遺學序云：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以為未也。

安甫遺學

其志以為易之於虞，禮之於鄭，求其教而千年，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千年之間，天下學者溺漢學而異說行之，而偏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於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合，雖余之說不敢信，爭之而斷，盡得乃已。其自期要孔以下蔑如也。此雖■揚承之■，摘當時為漢學者之病，乃精■一章子發之，其辭亦譎矣哉。

經傳釋詞十卷

清王引之撰。是書大意以為自漢已來，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著之，而語詞之例或略而弗究，往往即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引之因撰為此編，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漢之書，凡語助之文，編為搜討，分字編次，得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此與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皆為有益於學者，為近世不可少之書也。漢代通儒如鄭，玄亦有不明語詞而失之者，如禮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若夫言若欲為丈夫也。不知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戴記僅取若夫二句入禮記，鄭遂失其義矣。詩小雅遐不眉壽，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殊不辭，公而中遐瑕二字，下引此詩曰遐不謂何不也。然朱集傳亦言遐何通矣。宋儒辯而未可■非與。

經傳釋詞

揅戭齋遺書不分卷

清吳禮耕撰 禮耕字申季 江蘇元和人 [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疑諸書院應試之作 其易書帝乙考謂周易泰之五歸妹之五兩言帝乙歸妹 周書酒誥多士並言自成湯至于帝乙 而文皆周公作 兩書亦周公作 是易之帝乙即書之帝乙 本無可疑 緯候之書好爲奇異 故合所有帝乙之名而一謂天乙 一謂祖乙 後儒據以釋經 而異說自此興矣

文祖藝祖辨謂虞書之中兩言文祖 中間特變文曰藝祖 是文祖與藝祖不當合一 所甚史記五帝本紀



曰文祖者堯太祖也 而格于藝祖作至于祖禰 翦司馬合文祖藝祖爲一 所中至當 最爲有據 蓋受終即位皆非常之事 故必告于太祖 若歲時巡狩不過告曲告于祖禰足矣 二說均極允愜 推經論或作經論辨主惠棟[illegible]周易述之說 以作經論爲是 然[illegible]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 而[illegible]劉表鄭玄作論 則其他皆作綸不作論可知 宋翔鳳過庭錄周易考異乃曰說文無綸字 凡經傳中經綸之字皆當從言作論 斯尤臆說 文系部實有綸字 柳何失考之甚耶 又眾維魚矣解引盧文弨鍾山札記載丁希曾之說 乃以眾字爲衍 謂此說確不可易 亦非魚子變[illegible][illegible]毛傳言陰陽和則[illegible]義自通 何必破字逞世說經往往喜新厭舊 書院[illegible]試 此風尤熾也

六藝論疏證一卷

津皮錫瑞撰 錫瑞自序有云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孔通本先今而後古著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據緯當在已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載稽歲月猶可徵明此其論鄭學先後及著書次序大概得之葉德輝偁是書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實無一字不徵諸實求允愜矣六藝論中毒言瑞命之事其謂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雖易亦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要是古代神話無關人事存而不論可也錫瑞自命深於漢學偏乃[■]埋今文讖信機祥此亦其蔽也夫

六藝論疏證

鄭志疏證八卷

津皮錫瑞撰 後漢書鄭玄本傳稱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而隋書經籍志則作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與本傳[■]異李經[■]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為述所言及為問答編錄其[■]謂之鄭記史通所說異同惟更為問答作更不同答新舊兩志二書並載然鄭志止九卷已佚其二矣考諸經正義及水經注南齊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玉海小學紺珠王圻謚法通考諸書所引作鄭志者皆云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記通典御覽所引作鄭記者皆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獨禮記正義所引間有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詞亦引作鄭志者或疑無識之徒因劉知幾更不問答之說遂改鄭記為鄭志耳今鄭志有嚴本孔本袁本本素鈞本最後出依經類次附裨問凡八篇鄭記一篇參勝頗難禮一篇通而出之各[■]異以稍見當日之舊錫瑞是書即據

鄭志疏證

未輯本為之疏證實應成茗錢當作鄭志攷證未畢僅三十條紙列入南菁書院叢書此編於成所攷證具列簡端其未及者則補之鄭學弘博先通今文後通古文故先所著書多今文說後所著書多古文說當時弟子蓋以參差致惑鄭之自為解釋之孔穎達等不明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篇中略疏通證明其於鄭氏之學亦有所補矣

## 鄭志疏證

## 聖證論補評二卷

湛皮錫瑞撰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鄭玄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舊有書久佚冲傳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又云王肅攷鄭六十條今聖證論已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約二十條尚得其半比王謨漢魏遺書鈔所輯為備是編據其本更加校定采取先儒申鄭之說為之補評寄稱以鄭兼通今古於許慎何休寄難互有異義或從或駁箴青起廢入室操戈王肅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是亦兼通今古文者洗濡禮以駁說辨論大儒生之常詩一書據禮樂記孔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則非盡僞造可知評者定王之無取偏執之詞至於六宗之說經無明文鄭王各可備一互朔之朔之異或殷言或周言之各有所如王之釋將期則有詩可證釋喪月有禮可證似校鄭義為長此殆可與無成見者言難為有爭氣辯也

經學通論五卷

清皮錫瑞撰。是編分易書詩禮春秋為五卷。
易論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為
孔子所作又論卦辭爻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說
於古無徵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
陰陽術數論陰陽災異皆易之別傳論孟氏為
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闌出道家論言鄭以十
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
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
人復理焦京之緒又生一障所論皆甚正當惟論焦

經學通論

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則殊失當
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殽
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于驪氏
疾據咎犯趙衰介之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于
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
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
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
有也此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焦氏以為可悟
易辭比例引申之妙然蒺藜木名困于為卦故下文上
坎于木為堅多心蒺藜之象蓋以疾釋不知蒺藜
又作何解依此望文生義援例推補恐文難通
全經將為支亂矣書論辨偽古今文一面而持論
尚屬圓通然因洪範天錫一語遂謂三國魏時
張揖猶不有斗馬之形及大誥有言遂見緯異
之兆有未可據理以斷而興者信為真其未免
可笑詩論以毛義不及三家亦是尊今文之意
其論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論緯說云不信
亦非惡信亦非善鄭樵攻毛序而以己意為序則
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

經學通論

己意補之為序是鄭樵之類也又論毛序本不知
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
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弘其實皆無明文
三家既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即謂序出衛弘在
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尊崇為古義不
必爭論為何人也是尤不愧通人之論禮論三禮
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
注篇中謂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審則治儀禮周
禮何獨不然王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
之制則襲今人說未足深信春秋論論春秋是作

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
淳啖之甚所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変法損益三代
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即此意之二說者詢足
發明孔子作春秋之[illegible]旨則直如安有所謂斷爛
朝報矣錫瑞著述周當以此書為最云

經學通論

經學歷史不分卷

清皮錫瑞撰此編分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
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經學中衰時代經學分立
時代經學變古時代經學積衰時代經學復盛時
代五時代皆有論說其謂經傳當分別不得以
傳記概稱為經所見甚卓又謂治經必宗漢學
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
雜古文專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
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經學之所
以分也其說亦是惟謂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
博將欲通經致用[illegible]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
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
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
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為劉歆所譏則後
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此似為乾嘉考據
諸儒言頗為中肯惟以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
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
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
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
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

經學歷史

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術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近西法入中國日食星變皆可預測信之者以爲附會災祥然則孔子所書日食星變豈無意乎亦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是論則殊未確孔子之時天算未明春秋之書日食星變固無足怪若漢人之說則■龍異珍異■注子屏■所云甚經無其說而附於經謂以禪（？）梓慎之言爲經因以陳五行福證上帝爲說經者奈何復揚其波乎其尤可怪者以爲如小夏侯者（小夏侯說其放棄（？）而難傳）皆不當立學今小夏侯之書久亡當廢當立烏乎定之斯正錫瑞所謂輕議古人者矣

經學歷史

經部羣經總義類提要十二種共三十八頁

壬申二月江瀚

羣經義證八卷 ■■本

清武億撰是書論語二卷孟子一卷詩一卷（書）卷春秋左氏傳三卷公穀一卷卷末先謹經解續編本以書居首論孟列公穀後編次稍異三禮則別有三禮義證一書茲羣經獨無易耳篇中論書無逸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孔疏述欲扶孔抑鄭其說標舉殊爲失之考漢書韋玄成傳■■子劉歆議曰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illegible]）爲書有太宗之宗王劉說（[illegible]）甲則傳疏固自有據不應歸獄王肅也其論（[illegible]）氏世祀引證特詳然於史記管晏列傳則不免誤解傳云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illegible]）以鮑叔進賢而又以身下之以其世祿（[illegible]）驗之蓋謂管仲手至於（[illegible]）■■姓之女

不如朱子義為長孟子黃氏猶有覆舉之稱謂註言私取未畢其人實之覆舉當是其名春秋之季以逮戰國時人號名率取諸此朱子說孟子疏乃郤武子之作不辨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著覆其舉華來攻之證直書其證驗矣其說皆善又謂舉之太子州蒲以為是蒲字為滿字形之說也覆舉舊名諱議可據定本作蒲誤近年武丘土漢石經公羊春秋殘碑正作州蒲足見考據之[illegible]證[illegible]安得[illegible]釋此的證邪 書

孝經集證

# 孝經宮室圖二卷 焦氏述 書本

清焦循撰室重覈江慎修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戶牖之繁參修廣之數眾說清條蔡德晉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李謐用近人文詩多傅會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寓之九室之制是近人文不同也蔡李兩說茲同大戴盛德文[illegible]述儒惠棟宗蔡邕說作明堂大道錄[illegible]殊不足信其書據禮月令五大廟之文以[illegible]解近人五室左右个為太廟之左右偏非別有陽室[illegible]義似較通明堂小於路寢之故亦言之甚詳其它如謂有四榮

孝經宮室圖

必有四霤惟南北有檐東西無檐兩頭為起之檐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無東霤可乎又[illegible]禮布席于門中闑西[illegible]闑外謂是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所論俱核至闈門[illegible]參異說考士冠禮適東壁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以[illegible]入左祖右社明之則宗廟在室之東婦人由寢入廟之闈門當在廟西張惠言[illegible]注戴震[illegible]疑圖闈門於東墉孔廣森則圖在北墉金鶚且云四周皆有闈門此獨不誤惟[illegible]述夾室

黄以周禮故書議非而旅論東西堂下有未合，蓋誤以東堂西堂連讀。禮經所言多是朝制，廟寢東西墉則東西堂必南鄉，而非東鄉無疑，失未足為病矣。

考經室圖

詩書古訓十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道光二十九年以重赴鹿鳴，加太傅銜，謚文達。清二百年來，達官貴仕喜提倡經古學者，無出元之右。撫浙則立詁經精舍，督粵則立學海堂，登高之呼，一時風靡。曾國藩、馮桂芬、陳澧其文中屢稱儀徵鉅儒，頗為講宋學者所不滿云。是書疑不出元手，蓋

詩書古訓

其經籍纂詁同係幕賓編錄，篇中兩見光琦謹案，即其證。其書首書逸文，次專論正義載鄭注與賈，列伊訓曰載孚在亳征自三朡，泰誓正義載馬融書序引泰誓書曰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僞失採綴，又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既孔叢子論書以祖甲為太甲，而漢書韋玄成傳王舜劉歆議謂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何獨逸之畢命，雜別卿還乃取忠經辨忠章，不知此忠經非漢馬融作據

丁晏尚書餘論則以馬融為序時尚未撰錄
叢經者故其序云臣融嚴[illegible]之士且其書宋
藝文志始著錄斯言當不誣也惟其博徵
古訓不加論斷以俟讀者自得焉較之惠棟
九經古義非曲徇古人不免稍執即參從臆
說失之附會穿鑿事半而效倍之矣

詩書古訓

# 經傳小記三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 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 台拱
世祖永澄以學行於劉宗周以躬行實踐
為王守仁傳故台拱深研程朱之學以聖賢
之道自繩其中述學則錄有與劉端臨書云
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為恨然其解經則專主訓
詁一本漢學篇中如謂尚書惟天陰騭下民陰
騭也猶云定也陰古陰字騭下者猶言陰降也
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

經傳小記

義周禮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中車
張三侯量人巾車二職皆不見張侯之事鄭則
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三乃可與通古儀禮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凡言拜者皆再拜
也此篇言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禮記曲禮食
饗不為槩祭器當有定制食饗之等言賓客
故不為槩凡此諸條雖皆釋經文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謂禮經簡奧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
張子以為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傳曰

亦知之既抱子，子生三月，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於此更可見其雖習宋儒，而說經初不曲徇，蓋其所以為通人與。

## 經傳小記

## 十三經詁答問六卷 經解續編本

津馮登府撰。是書作在錢大昕潛研堂集答問之後，其精粹遠不[illegible]也。篇中於鄭風旋丘瑣兮尾兮，亦引錢說，其謂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時相先後，書傳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為漢之臨淮也。今攷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注，近儒已證其偽，蓋亦東晉之孔安國耶。顧命率循大卞，謂李遇孫引孔宙碑於卞時雍，卞即弁字，不知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已有是說，以循弁即節表順變之意。月令季夏以妨神農之事，命神農將巡功，謂不足釋詁神治也。此當訓治農之官，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亦謂治農，非炎帝也。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依此[illegible]月令可訓神為治，孟子則不可也。至其論古音，不以段玉裁以支佳一部，脂齊微灰一部，之咍一部，自宋不通用為然，謂古人支脂之多同用，他韻亦有類是者，其說未可盡憑。又謂執六朝之韻書以繩周秦之古文，固當知今而不知古，然必盡執古音而一一部分之，恐古人亦不

受此未傳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可耳斯尤
卑見而從事講音韻者所諱言者矣



隸經文四卷 粤雅堂叢書本

清江藩撰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是書
首即明堂議藩同里汪中嘗著明堂通釋
世人或愛其文而忘其說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中謂
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此之制度鄭
賈但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
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宫
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豈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
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此論至為明通藩
旨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又稱鄭君時人寸已不

隸經文

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
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然則藩之斯議不
過由余蕭客江聲之說亦安能盡當式廟制
然[illegible]王七廟有二祧見禮祭法而中庸亦曰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所謂先公非高祖之祖與父而何且春秋左氏傳
明有余敢忘高圉亞圉之文故秦蕙田五禮通考
全錄邢古錄禮說略駁鄭申[illegible]
之亂制之肅據以考定禮[illegible]豈非亂
臣賊子似亦誣之太過至斥[illegible]龍[illegible]龍者猶

言六陽也即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為龍此謂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為龍也解雅頌各得其所謂所即國語用語之三所夫子正樂之言使文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二說俱有見原名石而尤深得正名之旨其云後世名法合為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為酬支騰說[illegible]好胥舞文殺盜賊非殺人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焉可得乎是誠仁人之言有心經世者尚其留意焉

隸經文

## 周人經說八卷

功順堂叢書本

諸王紹蘭撰紹蘭字南陔浙江蕭山人是書卷首錄禮記經解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則深於春秋也一節為之敘而注其下曰經解所言詩書易禮樂春秋凡六經自禮之樂缺其六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存者唯易書詩春秋以經之四經漢經師雖有以解亦未必深合經恉因博采周人所說者得易說書說二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既成無叙為叙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周人經說

雖有作者吾不敢讀矣此編本八卷潘祖蔭刻入功順堂叢書已佚詩說三卷春秋說一卷[illegible]惟古傳記引經多會斷章取義詩尤甚亦多見周人所說盡深合經恉張■中間有案如分北三苗云說文𠤎部分解也𠤎即別字在冎部兆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字解故許鄭皆訓兆為別且引孝經說別為證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皆作分兆後人多見北寡見兆因改兆為北仲翔應識北字不識兆字并不識兆𠤎為一字故誤以鄭訓北猶別為違失可怪然鄭因作兆不

作北也[redacted]又如載馳云高子之問
孟子之答，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
彼傳云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大國，又衛量於
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意欲嫁齊，故高子謂嫁娶
非己所自親，衛女乃欲自主，因疑其屬以得編於詩
也。彼傳又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難，孰可
與慮社稷，是其意以安社稷為主意，故孟子云有
衛女之志則可，且詩以行中孝慮中聖，以為違
安所作，擬以當國事與所能識乎[redacted]二條俱
極分明，惜書不完，後儒有補輯周人遺說以成
全璧者歟。

周人經說

# 王氏經說六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王紹蘭撰，是書考訂經義，頗[redacted]有可取。其中
如共當逸一條，謂毛傳據內故為國策之說
文律外，故為方策國所據，內外異不並非方國
有異。子羔之難也，玄冕一條，鄭注玄冕大夫服，
未聞子羔何為龍衣之，謂大記衛世家仲由將入遇
子羔將出奔，解到西遇，曰子羔衛大夫高柴是子
羔當為大夫，故得龍衣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
未照。其說疏明確。鄭棄其師一條，謂經書鄭
所責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為首

王氏經說

惡，故稱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
傳稱惡其長也，為高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
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竊以為今春秋書鄭之義，鄭
風清人敘云刺文公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
專責文公同。言高克國之師，身在高克，而進退
高克不以禮，是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克國之師之本，
可見詩與春秋相為表裏，其義較之傳為長。此
論尤為中理，舉劉向說苑君道篇曰：夫天之生
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
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在

位之所以宜書也。如此者，春秋不予鄭君而衷狄之
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衷狄不君之辭。子
政傳穀梁學者，是必穀梁先師遺說。范甯集
解失其旨耳。至其辨公羊譏二名一條，則似未識
傳言傳以春秋文致太平，至是無可譏，乃譏
二名。■春秋時二名者固不止此二人，豈傳猶不知
之乎？必不然矣。

王氏經說

實事求是齋經義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朱大韶撰。大韶字仲鈞，江蘇婁人。是編辨
肅與肅拜及肅非揖，頗為詳核。其辨虞庠
非小學，尤足解段玉裁、顧廣圻兩家之爭。自孫
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以西郊當作四郊，而玉裁
力主其說，與廣圻為此一字反覆辨論，至于毒
詈醜詆。林■昌彝三禮通釋既申段駁顧，黃以
周禮書通故亦以段說為得。然如所云四郊皆有
虞庠為成均，何以周於虞學獨立四處，且既有鄉
學遂學，而又四郊分立四學，不嫌重複？況東郊南
郊北郊之學未嘗一見經傳。或謂虞庠大學也，在
國之西郊，王制字自作西不作四。四學小學也，在公
宮之左，祭義注自作四不作西。以虞庠為小學在四
郊，此鄭之誤，無當為鄭諱其說■極為允當。司馬法
非周制說者，訂亦確。明堂無五室說，駁斥傳通之
論定至。謂周官內宮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三夫人。
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
作昏義者以內外相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二十七、八十一耳。
又謂宮室之制中央為室，東西為房，大寢與小寢
制同，六寢每寢有九室以居九嬪，遂云九室蓋世婦

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此則真讀書得間之論也惟春秋不譏世卿說以為公羊所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春秋防微杜漸特譏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由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中若子皮子產子太叔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家此說耳是不特未達鄉里之微言亦昧於春秋之義矣若夫周官儀禮自述當時之制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是也春秋為萬世開太平其譏世卿正大道為公選賢與能之事豈公羊子之私言哉惜乎啓年二十餘歲大道為公一語經知之終未之行也

實事求是齋經義

# 毄經筆記一卷 叢書本

清陳偉撰偉字培之江蘇元和人偉案叢書長洲陳奐嘗為奐編訂公羊逸禮考徵生平著述經義居多遭逢寇難書付劫灰是書亦根仕一之存曾刊於京師後經吳縣朱記榮再刻入槐廬叢書蓋隨筆所記不類不次援據群經義雜記例也其中如九嬪以一條攷昏義謂進退秦其次序侍寢據內宰女祝遂定是以古者有分夕之制其實後宮百二十人注非周制故天官無此文且九嬪以

毄經筆記

教九御無同夕之詩傳一條謂周之先後夫人蹟商奉之先商吞玄鳥卵漢初儒者承本讖緯附會神奇以擬高祖交龍之異及緯書行於周末列子楚辭皆主感生帝之說毛公生當其時作詁訓傳據而弗取其識卓矣此論雖正然古者帝王之興每稱符瑞後之子孫追美其先王蓋周家相傳如此有清實錄亦言朱果發祥有天女佛庫倫不較姜嫄而更神異乎誠為附會但謂詩者不任其咎耳附書辟雍靈臺圖處是澤制一條謂蔡邕盧植穎子容為諸儒辟雍靈臺

讀太初曆書同在一處蓋因驗時之制而誤
以月令之明堂為國南之明堂張衡東京賦李
尤明堂銘所述皆後漢之制其言皆與續漢
志合蔡邕等亦猶是也而以之說周制則非矣
是固不為無見 [■] 明堂之說 [■] 紛
強經就我愈辯愈鑿 [■] 無徵不信
閱 [■] 蹟錄其為書矣

數經筆記

巢經巢經說一卷 刻本

清鄭珍撰。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
道光 [■] 年舉人，以大挑二等選荔波縣訓導，
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
分發江蘇補用，卒。珍崛起偏隅，名重海內，雖
與獨山莫友芝 [■] 稱莫鄭，而經術湛深，非莫
所可及也。其所著書，如輪輿私箋、儀禮私箋，
[■] 以高密為宗，是編亦猶此旨。喪服大功章大
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與不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丞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世儒

巢經巢經說

多從舊讀，而以鄭改讀為非，珍斥其非，經誣傳，大
違服例，斷不可憑。為之反覆辯證，明舊讀合為條
為一之誤，以著鄭改讀之由，無類有刪經就注
為疑者，而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則盛稱之，謂其
推明服制之微，以著人道之重，有功于聖經甚大，不
止為鄭學干城也。蓋李亦競宗鄭學，故其言如
此耳。其他如補正爾雅釋親宗族，辨日本國
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及禮記正義疑文，偽古文
尚書誤采 [■] 左傳諸條，辭皆精核，此雖短篇，不
同苟作也。

頑石廬經說十卷 經解續編本

清徐養原撰。養原字新田，浙江德清人。是編研究經義，考訂之力甚勤，然[■]亦見固，自不免。如易論引繫辭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讀易者兼此二法，要未有舍卜筮而言易者。又謂[■]其意蓋偏重卜筮，然卜筮人之書亦將就從而求之。[■]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易得以其[■]棄其三哉。[■]論[■]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謂孔子之言非歟。至其古

頑石廬經說

文尚書辨，謂東京古文非傳自杜林，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一卷，據古文尚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僅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於今經之授受可乎。又尚書論以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皆確論也。其中如明堂說以為明堂之制不明，由室之制不明。考工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室，十二堂二者之言各有所當，體異而不害其為同。自鄭氏不得其制而僞為之辭，且以九室為秦所增。蓋故論明堂先辨鄭氏之誤，鄭說既破，則明堂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為異而同者亦可得而見

禘祫辨則援禮大傳曾子問為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斜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俱不免勇於自信。[■]鼓之制，鄭君等就一面言之，於義似未協，以[?]瑤田說為發前人所未發，蓋其非難鄭學，存乎有之近儒鄭珍亦嘗著鳧氏為鍾圖說，申明鄭注之義，頗為中理，竊以鑿鑿一事，是非易曉，但經實驗即可論定矣。乃二千年來無姑試為之者，吾國士夫好空言，而[■]實際，此其

頑石廬經說

## 聞有益齋經說五卷 自刻本

清朱緒曾撰。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是編於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以正義引鄭注、釋文引馬注、王肅皆與鄭異，獨此五邦無異辭。孔沖遠為偽孔作疏，曲為之說，以駁馬鄭，因舉三不可從，以證馬鄭之不可易。然其說之同於馬鄭，則偽孔非出王手，斷可識矣。其中如謂凱風一詩為孔子孟子直揭孝子之心，孔孟所未言者，後人無庸贅說。又莒人滅鄫中公羊之義，謂鄫既不得立異姓，莒更不得以公子奪鄫祀，均罪也，而莒罪大矣，春秋所以書莒人滅鄫。所見俱正。然如岵屺及崔嵬無砠，爾雅毛傳所釋不同，初無顯證，判其■（孰義非也）瀾繇多矣。月令五藏分配五行，古尚書今尚書各執一說，許鄭復異義，其實皆憑臆（測），本無考之必要。于糾小白兄弟一條，則直是史論，匪說經體。至■綮■（肯）■考據家■通患。■引之經義述（聞其）■取重於世，未始非由文筆之■（雅）。學者不可不知也。

聞有益齋經說

## 通義堂集二卷 思賢講舍本

清劉毓崧撰。（毓崧字伯山）王先謙續編經解續編，有毓崧所著尚書舊疏考■（證）未收此書。光緒十六年始刊於長沙思賢講舍。是編雖名為集，其實皆說經之文，故不列集部而歸此類。其中如周易履霜復議、三禮解、其陸當作其睦解，俱分上下兩篇；大夫以上先朝見後成昏議，則分上下三篇，頗患詞繁。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殆遷就時制言之。一子兼祧定自前清，大抵■（不）（合），承繼財產，更是無所謂大宗小宗，以為合乎古義，夫豈其然。所■別■論■，以三國志諸葛喬之出繼叔父為小宗取嗣大宗之證，■屬■附■，兼祧一節，則假設之詞，何足為據。嫁殤非未婚守志辨，謂據經典所言，參以史傳，凡未婚守志死而合葬，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論亦正。■言釋一字說，蓋極精核，蓋於小學為最深云。

通義堂集

句溪雜著四卷　思賢講舍本

清陳立撰　立字卓人，江蘇句容人。王先謙經解續編已將立所著公羊義疏、白虎通疏證收入，尚遺此書，光緒十六年乃由長沙思賢講舍刊行。篇中如路寢孔碩解，謂注疏皆以路寢為君之正寢，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宮室。周禮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路寢有大訓，知路寢即大寢也，當為伯禽廟寢。此解甚確。為人後服其本親議駁段玉裁謂禮經

句溪雜著

為人後者為其本親之服四條，本親之服即盡於此，亦極允當。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解，謂王肅說禮多憑臆見，與鄭立異，惟此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則較勝於鄭，可謂惡而知其美■。異祭法七廟解，考證頗為詳覈。然鄭志以祭法為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此則以王制似周制，祭法則文似異代之禮■。至其云禮記雜出七十子之徒，以及秦漢間儒生各述所聞，往往彼此互異，蓋有不能強同者，自是通論。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登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服議，皆引申經傳，具有折衷。春秋王魯說，則尚嫌未瑩。王魯之論，倡於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絀夏，親周，故宋。至何休作公羊傳解詁，遂稱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王。其實春秋以侯禮責魯，譏獻六羽，作三軍■，王魯乎？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春秋託文王以立制，傳有明文，信董子不如信公羊也。

句溪雜著

群經平議三十五卷 春在堂叢書本

清俞樾撰。是書大旨以訓詁為主，所謂高郵王氏之學也。篇中如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疑天乃兀字之誤。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刖足曰兀，蓋即跀之省也。古文天作兀，見玉篇，故兀誤為天。此雖破字，實較虞注義長。甘誓「予則奴戮女」，謂奴當讀為孥，孥，拏也，引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捽引而戮女也。晨風「六駮」，謂此經六字殊不可曉，六疑當為圥，說文屮部「圥，菌圥，地蕈，叢生田中，从屮六聲」。駮蓋即釋草之[illegible]，亦叢生之物。六

群經平議

駮即其省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謂此王姬疑是齊僖公夫人，齊僖公名祿，穀與祿聲近義通，齊穀即齊祿父，亦猶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是皆不免牽強。又盤庚「先王有服」，引說文又部「𠬝，治也，从又从卪，卪，事之制也」。今經傳作服，鄭不制字，子服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竊疑以先王制五服，各有差等，且異服有禁，管子政篇亦曰衣服有制。子產治鄭，是猶行古之道，況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正對使上下有服而言，故以服為𠬝，可以釋盤庚，不可以釋左傳。至儒行「博學以知服」，陳澧東塾讀書記亟稱注疏精善，今亦以𠬝說之，失其旨。周大司樂「以享先妣」，謂姜嫄為帝嚳之妻，尤可謂好為異論。世室重屋明堂考，雖云依據考工記，其稱明堂為祀五帝之所，實本為書緯，非若五府之名，不見虞書，月令亦無祭五帝之文，周官大宗伯止云兆五帝於四郊，不言明堂祀五帝。且三代之制，漢儒已莫能詳，今去古愈遠，乃[illegible]語李虞其當可信乎。他如謂采苓為晉獻公廢太子申生之事，則范處義詩補

群經平議

傳已言之。謂誅以駁其過，誅，殺也，過當為禍，則劉敞七經小傳已言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嘗論此編以其左傳論語孟子便心者少，亦有強立新義而仍與舊說無大異者，又有經注極明哲無疑義而故求曲說者。然[illegible]依獨有心思，絲縷無本空談也。雖指其短，不沒其長，[illegible]足以[illegible]焉。

拳香室經說十六卷 自刻單行本

清俞樾撰。是書作在羣經平議之後，故於賁言小舊井元龠異州，既載皆更正平議之說。其論金縢[illegible]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謂穆乃昭穆之穆，二公欲爲王穆卜者，蓋以武王疾已不可爲，諱欲卜王後也。二公殆欲援殷家兄終弟及之例，傳之意周公，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禱於三王，請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爲王穆卜之意也。下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成王不數美其請以身代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泣且言者，蓋公將不利於孺子之

拳香室經說

言久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傳意周公，而周公尚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既立，而反包藏禍心，窺伺神器，謀爲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即出之於口，而史臣亦即載之於書，是說雖新，實能以意逆志，合於當日情事。大誥以于救寧武圖功，謂寧考寧王也，上文寧王遺我大寶龜，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下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曰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正義曰經言寧即文王，然則此言寧武，猶言文武耳，以經證經，其義甚確，然如

五日爲期，正義引周禮天官九嬪鄭注易傳，俞氏斥鄭說天子御女最爲無理，一夕而御九女，淫慾過度，康成道者，雖有鴆齊文之言，尚不至此，顧又因其說而小變之[illegible]五十步笑百步[illegible]空闇秘事，載籍無徵，創爲臆說，徒供嗢噱，是亦不可已乎。周禮天官內司服女御二人，謂此與下縫人之女御，蓋即次九嬪世婦下之女御也，女御有八十一人，其數既多，不可用於無事，故擇二人使主衣服，屬之內司服，又擇八人使裁縫之事者，屬之縫人，此二人八人即在八十一人之中，非在八十一人之外也，專此說非是，或義所云

拳香室經說

十一御妻，決非周制，周禮天官疏人雖有夫人不言三夫人，九嬪世婦皆宮卿之官，九嬪以教九御，名未必定是九人，[illegible]女御爲八十一人，見於周官，僅八人，豈其除七十三，獨可用於無事耶。且縫人云以役女御，[illegible]非天子後宮[illegible]證[illegible]至於謂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一文王也，孔子除暴姬之末運，建百王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傳以立王者之制，是文王爲有周一代之文，孔子爲繼周萬世之文王，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必孔門相傳之舊說，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斷

言頗為世駭，即廖平、康有為所稱素王改制是也。然公羊傳於毛伯來求金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所謂繼文王之體，此文王自是周之文王，則王者孰謂？謂文王當亦同。然孔子作春秋，託文王以立制，故孟子曰：天子之事，此章上言文王，謂周文王也；下言文，謂春秋也。惡有自命為萬世文王之理乎？世儒好異，故[■]辨之[■]其為周孔不作俑者

茶香室經說

隸經賸義一卷 經鈔錄稿本

清林兆豐撰。兆豐字玉如，浙江慈谿人。是書蓋其先世據其家藏稿本刻入經解續編[■]編中。如孔壁古文說，以惠棟、江聲諸儒謂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後得大誓，合為二十九篇，王引之經義述聞乃斷伏生為書二十九篇中有大誓，而以百篇冠每篇之首，併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羅列十二證，精確不可易。獨據以民間後得大誓為二劉傳聞之誤，且又較惠、江尤甚。二劉所言大誓後得，自是河內民間所得之古文，而古文二十九篇失得於孔



民壁中古文大誓三篇，或分作三篇，後得於河內民間。彼劉向別錄及漢劉歆傳等書，皆未是了。然不得誣二劉為傳聞之誤。然則孔壁古文二十九篇今書序為二十九篇，並無大誓一篇，灼然無可疑者。其說雖辨，但述聞是謂伏生二十九篇[■]大誓，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無此謂孔壁古文無大誓[■]二十九篇者，迥異陳壽祺左海經辨，又以今文尚書有序[■]列十二證，在此十五證。林氏未之見[■]說，考證甚詳。世儒以新莽故而疑周公不攝位，則曹丕受禪亦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詎唐虞之讓同一假託邪？其他如禹貢三

條四列說說文分部俱極明晳豐無當世名而說經硜硜儒風不墜於以■潛修獨學之士湮沒無傳者正不知凡幾也

羣經勝義

羣經說四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本名元同後改今名以元同為字浙江定海人同治九年優貢即於是科舉於鄉以教職用補分水縣訓導以學政奏加中書銜以教授升用旋選處州府教授是書為南菁書院■儆季雜著之■一其先刻經解■續編者別其經說略二卷非全書也其中如周書說易古義足正近儒拾漢人術數緯讖之惑讀王肅易注謂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衆家本而定其字者有衆家已無攷見而可以參存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衆家而不可信用者無所偏私胸虜平心之論讀月令以孫星衍平津館文稿有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撰之辨因其語之不詳特條舉注語辨而正之又稱桂馥釋孝辨孝與孝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由後人數見孝字而妄改之也其說甚當他如釋既補王引之經傳釋詞所遺釋曰補釋詞所未及並皆可取惟論皇皇者華謂左氏內外傳並詳其義今觀之詩旨乃殊王引之近之好古學者也乃謂此內外傳語多歧異不可比而同之斥鄭箋并

序毛傳甚矣索解人之難得也竊不謂然傳以懷和為每懷箋以懷私為每懷俱失之迂曲大雅蒸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句與此同可見本當時常語如內外傳所云非詩人之意矣要每猶數也懷思也慮也數慮無及即是當速行之義何必鑿之使深乎以周父式之其為學漢宋兼采此編說經雖依據古義初不以詆娸宋儒為能蓋其家學使然歟

月經說

## 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 師伏堂自刻本

清皮錫瑞撰是編為錫瑞主講經訓書院自課之文錫瑞治經尊信今文說故如觀兵伐紂年月攷之若曰孟侯解昊天有成命成王解三壽作朋解商頌美宋襄公攷證皆依據今文天子七廟二祧攷[illegible]大旨以鄭違有所據王肅不從鄭義乃以高祖之祖高祖之為二祧其說無徵又謂鄭注今文有不可解者蓋不特與鄭異亦與王異其分亦篇言之兼詳兄弟嗣制異昭穆攷以為兄弟當異昭穆之古

經訓書院自課文

左氏說不誤韋昭解國語亦不誤解公羊者則自董子已失之其見甚卓又謂兄弟相代嗣號但稱某之某公廟中稱謂但稱先之先公自稱嗣王某侯某天子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不得稱弟兄亦不得稱父子名正言順豈有父子兄弟改易稱謂之嫌哉此尤足以論者之惑其春秋黜周王魯解與陳立句溪穆若春秋王魯說略同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祇云王魯絀夏親周不言黜周夫春秋託文王以立制[illegible]王魯[illegible]細繹春秋公羊傳其義自明矣

經義蓮檯四卷 自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字仲實號湘累又號哭盦湖南漢壽人光緒元年舉人官廣西右江道被劾旋開復簡放廣東欽廉道署高雷陽道順鼎以詩名著海內尠有知其究心經學者是編光緒十年刻于京師時年甫二十七耳其中如[■]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陸乃階之誤當作鴻漸于階引後漢書蔡邕傳邕作釋誨其文有曰鴻漸盈階是易本作階之證又以揚雄倣易而作太玄其用韵亦最古禮之次四曰孔雁之儀利用登階文意全本此爻尤可相證君子遏惡揚善遏惡揚善即黜幽陟明遏之義爲遮止遏絕與訓爲遏者孔疏虛遏字訓以含就上注包容之說何斯違斯莫敢或皇何即猗字猗與依通猗斯違斯蓋謂依違不決之意漢書孔光傳猗違者連歲師古注猗違猶依違也是[■]違作猗違之證此數條[■]皆[■]至於謂克明俊德俊即帝嚳之名言堯能明其父帝俊之德則殊失之鑿大傳爲語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見王應麟困學紀聞 此俊字亦

經義蓮檯

可作如是解乎又[■]或曰外祖母也記者距春秋時甚近不應繆誤至斯其稱或人之言必有所據然檀弓一篇如記子夏喪明曾子責之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考其年代或已老死或尚幼齡安[■]其不失實也考據之學原不能無偏無蔽惜順鼎肆力於詩此事遂廢使[■]卒爲之寧非俞樾羣經平議之亞歟

經義蓮檯

## 讀經質記不分卷 自刻本

清易順鼎撰。是書附刊於所著經義莛撞後，似不及莛撞之善。且間有前人所已言者，如引張孝達云：書"率循大卞"，大卞即大變，謂循與順通，循大變即順大變，禮檀弓"君子節哀順變"，蓋古語也。[illegible]卅[illegible]為變者，黎氏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此[illegible]同。是條具見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蓋偶未檢。其謂說文後敘曰"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此即稽古同天之說，鄭義蓋同許君也。熙明似即欽明之異文，欽熙皆訓為興，義可通用。許君古文尚書之學存乎說文者三十一耳，此類皆可寶貴，亟宜表而出之。其說是也。又以伏生二十九篇有太誓無書序，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牧誓、粊誓、秦誓也，除太誓即不成六誓，是有太誓之證矣。大傳以桑穀生朝屬之武丁，書序所指為太戊事，伏生不知，是無書序之證矣。陳壽祺左海經辨謂今文尚書有序無太誓，惜不得起而質之。



## 經述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林頤山撰。頤山字晉霞，浙江慈谿人，光緒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是編凡釋井田三、釋賦稅二、釋王后首服七、釋王后六服三、釋祿、釋儀、儀釋遷主、釋師儒、釋奄、釋奴、釋酺醵、釋緆錫及五齊三酒、攷工圭測土深，攷二皆說周禮。槇釋楅衡，是詩。釋家、釋矣，是說文。大抵熟於經注，多所闡明。其釋井田三云：鄭君囊括網羅，事務弘通，本傳載其傳經條緒，兼通九章術，為後漢時所傑出。遂特方田等章，洞悉原委，即近今流質重學地面阻力水流速率，雖據大校而說亦早已略見[illegible]及此矣。方知中土人材固於不試，合古今而同慨，豈真遜於泰西之學邪？是尤有味乎其言之有慨乎其言之。王先謙提學江蘇，頤山客其幕，先謙刻經解續編，搜亦著述，此其未成之稿，亦被采入，非頤山意也。聞遺著頗多，尚待訪焉。



經部群經總義類提要二十三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三月江瀚

古本大學通解二卷 嘉慶本 自刊

清聶鎬敏撰。鎬敏字京圃，衡山人。是書雖名古本，而所采不出宋人，以大學之道至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凡二百零二字為經，謂子曰十目所視至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凡一千四百五十一字為傳。其解格物，既不用朱晦庵之說，亦不取王伯安之說，惟引程子曰格物莫善察之於身，得之尤切，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恐其如

古本大學通解

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謂其發明格物本義，深中肯綮，蓋不以新安之補格物為然也。其間卷經一章，有曰審諳界畫，細辨鑪錘，鍊字鍊句鍊局，都入化境。此豈說經之體[illegible]。而偏更有兩面融成一片，獨擅著書之無一漏義，無一賸字，錘鍊精湛，融液渾成等語，直是批評時文矣，[illegible]足厠著述之林乎。

四書稗疏二卷 船山遺書本

[illegible]明王夫之撰。夫之所著周易、書經、詩經、春秋[illegible]諸稗疏，清四庫總目已著錄，而尚遺此編，蓋未見是書也。其中如壹是一條，謂章句云一切也，以是訓切則以壹為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壹是猶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若以為一切，不辭。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三年之喪一條，謂三年之喪非即父母之喪，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為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illegible]也，故曰達

四書稗疏

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衎粥，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illegible]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遂為之說，惟不知[illegible]為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家展轉愈入於迷，此注足補先儒之闕。失明堂一條，謂明堂之說，古今聚訟，要出於呂覽之流，因緣呂不韋月令文，以陰陽術數妄為擬[illegible]，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論增飾支離，以致拓拔氏盈廷據摩，欲攀一示乏

不圖横斜空窗之屋而形模亦錯乃今匠石
無所施其繩削其駁詰衆説頗中肯綮然曰
析衷以事理之安而參攷之三禮以息群喙邪則
尚未能也蓋秦火之後殘籍久殘其制度誠不
盡可攷耳。



論語竢質三卷 琳琅秘室叢書本

清江聲撰。聲有尚書集注音疏已見前。是書成
於嘉慶四年，聲已年七十有九矣。聲於尚書經
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論者譏其好為新奇，此編亦
有是病，若思無邪思無作息，𢤦與遲與作𢤦
人焉廋哉廋作搜，八佾佾作溢，郁郁乎文哉郁
作馘文作文、犁牛之子騂作𤚩，我叩其兩端而
竭焉叩作扣端作耑竭作渴，狐貉之厚以居貉
作貈，子哭之慟慟作憧，夫子哂之哂作欵，羿善射
羿作芎，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荷作何蕢作臾，



且在邦域之中矣邦作垹，友便佞便作諞，著者偃
也偃作𨻶，不有博弈者乎博作簙弈作簙，遇丈人
以杖荷蓧蓧作筱作莜，殺鷄焉可誣也誣作憮，此皆所謂
通人所哂俗人所駭。其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一條，謂仁當為人，古字人仁通，其為仁之本正
應孝弟首其為人也孝弟之言，不知六書段借之
法，徒泥仁為仁義字，紛紛解從，終無當也。是雖
言之成理然[illegible]仁與遲問仁子曰愛人，
立愛自親始，故孝弟為仁之本，且管子戒篇
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非即仁之本邪，冉

伯牛有疾一條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
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
亡之命矣夫[illegible]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條謂堯時之民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擊壤
之歌以為于我何有是由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
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巧慧生而
爭詐百出而不可治矣斯論蓋本老子老子曰古之
善為[illegible]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又曰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是豈孔子之旨哉孔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俾民
不迷 案詳見韓詩外傳卷三 其曰不可使知之正將使之[illegible]自後
論語說質
儒誤解而治術亦不明矣至謂[illegible]
[illegible]
周有八士實南宮氏指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或云
成王時宣王時皆事有所據不敢信從[illegible]皆縱[illegible]
[illegible]求是[illegible]勝於空言者焉

# 論語補疏三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所著有易書詩禮記春秋左傳
補疏[illegible]經阮元之刻入皇清經解是書亦然篇
中於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儒猶士也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而孔注
未是焦引荀子勸學篇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
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
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論語補疏

禽犢此顯分君子小人之學似即可為是章注釋
故補疏於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亦引
荀子曰入乎耳著乎心為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為
人也然不如移以說此為尤確耳又無為而治
者其舜也與謂天之無為而成即聖人之無為
而治邪疏以無為為老氏之清淨全與經悖
可以羣謂孔[illegible]曰羣居相切磋詩教溫柔敦厚
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相切磋邪
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二條駁邪疏俱
允然精到處甚少在諸補疏似[illegible]遜也

論語補注二卷 同治戊辰劉氏重刻本

清劉開撰。開字明東，號孟塗，安徽桐城人。諸生。年十四即從同邑姚鼐游，故所學有本其師。是書自序云：士病於窮經久矣。四子之學弊益甚焉。言宋者流為空虛固陋之害，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注釋愈廣，義益離。夫經考證雖繁，無適於義。夫言以明道，不惟聖人之意是從，而惟門戶之是主，不亦惑乎？即此可概見矣。各篇中引大戴禮曾子事親篇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以明色難之義，

論語補注

其說甚善。而子張學干祿，謂學字為問字之誤，則不知二字古通用，禮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漢書公孫弘傳好學並作好問，即其證。又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篇，問入官與學干祿同，學干祿者問入官也，是尤確據，乃失之目睫。大抵桐城學者多研求義理，疏於考據，固無庸為之諱也。

論語偶記一卷 學海堂本

清方觀旭撰。觀旭字升卿，浙江錢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廣西武緣縣知縣。是編注重考訂，不尚空言。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以為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十卻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要之均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舊讀而從詩箋，違背儀禮，

論語偶記

而於上下文爭字亦并放空，似覺不可，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謂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之文為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誤說，遂解論語之禘為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指為非禮，謬矣。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直截，無魯禘本為非禮之義，其說皆是。惟以三歸當仍舊注為娶三姓女，則誤信毛奇齡論語稽

求篇攻朱集注之言其實娶之姓女是不知禮
非官事不攝之類也至云鄭注不可以作巫醫
曰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
易所不占乘此一經甚緇衣篇中明引惟此經巫
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與醫卜筮以治人之疾
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異義也以經解經頗自
明暢鄭注所以為勝楷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
矣句解了去轉引楊氏愈不明白此則集注之
失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補正云爾

論語偶記

# 鄉黨正義一卷 經解續編本

清金鶚撰鶚字秋史號誠齋浙江臨海人
江永鄉黨圖考最稱考訂精密是編後
出多所匡正如上大夫下大夫江[illegible]說
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攝行相事是相禮
之事以孔子為下大夫此則云侯國以司徒為相
然臧宣叔為司寇公羊傳曰宣叔者相也是
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然則夫子以司寇行
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為正司
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即云與聞國政

鄉黨正義

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為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
子初為司空小司空也既而為司寇則大司寇也
史記大字不錯毛氏江氏執周禮駁之泥矣據所
與立在右乎江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聘來
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
春秋此則云用賓主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
擯此言擯所與立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小聘
禮輕必不用交擯燦燦大曲而以小聘目之其謬甚
矣鄉黨不偏非皆孔子事必以為孔子事故不免
曲為之說且執圭節江謂孔子為大夫使於他國

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
條此則云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覿此節有
之明是大聘非小聘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
不以為褻服江以為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
曰袒服此則云其誤以六句皆深衣之制君子不
以紅紫為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為之者紅紫
色豔必服於外著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
即深衣可知也深衣之類有絅有褶有袍皆連衣
裳故宜於私居也深衣以白布為之末世有紅紫然
不敢以為朝祭之服惟深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

鄉黨正義

故雖褻服亦不用也時人亦尚紺緅紺緅皆赤黑間
色紫之類也時人或以紅紫為深衣因以紺緅為
飾即以白布為深衣亦或以紺緅為飾皆非先王
之法服君子所不為也凡此諸條皆確有依據
雞本精於禮經固非同影響■隸擬之学矣

論語魯讀■攷一卷 續經解編本

清徐養源撰養源字新田浙江德清人是編
取何晏集解陸德明釋文所載魯讀■攷其
異同附以石經殘碑其中如傳不習乎魯讀
傳為專謂說文專六寸簿也左傳衮冕黻珽
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今按笏與專其
用同而大小有別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專則
六寸而已有所聞見輒疏記之以備忽忘假則書
之於書時時省覽所謂習也此傳正如北史徐
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

論語魯讀攷

因曲為之解魯讀並無說安見其非以專為
傳之者文乎文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引惠
氏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為晚
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
夫孔子明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言學而不厭何
忽自謙如此考據諸儒每見■一異讀異字輒
務以標新欺愚眩俗此所以為世詬病也夫

論語正義二十三卷 江寧刻本

清劉寶楠撰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寶楠為國子監典簿履恂之子少受學於從叔丹徒縣學訓導台拱故其淵源有自子恭冕亦能世其學道光戊子應省試寶楠與儀徵劉文淇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相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寶楠發策得論語自是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為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既而作宰畿輔以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畀

論語正義

其子恭冕續成之迄咸豐乙卯書將成而寶楠不及見矣是編考據義理並重故於漢宋儒之說如德不孤必有鄰引張栻解云德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以為深合經旨然於吾道一以貫之謂焦循雕菰樓集王念孫廣雅疏證阮元揅經室集三家之說於經旨皆若合故並錄存之今致三家其說各異焦謂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此與皇侃疏貫訓統義相近之謂貫行也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禮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國家有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孔子言一以行之則所行者何意何未完阮謂貫行也事也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然云一以事之則不辭故又今訓以足成之殊為迂曲三家之釋一貫焦較優阮最下漫無區別何邪抑更有甚不可者子見南子章曰不稱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案劉向列女傳衛靈夫人在仁智傳南子在孽嬖傳當是二人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

論語正義

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為將絀身行道而於心不說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天命所厭也斯言得之若謂天即指南子殆誣孔子矣左隱十一年傳天而既厭周德矣是即天厭之明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

亦豈拘咸氏手、要其全書博洽周密、爲治論語之學所鑽研莫盡者爾、

## 論語正義

##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卷 經解續編本

清潘維城撰 維城字朗如、江蘇吳人、是書雖博采近儒之說、罕所發明、於義有不安者亦未及駁正、如傳不習乎、釋文鄭[illegible]注魯讀傳爲專、集箋引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此真浮論、傳從專得聲、故魯論借作專、專不習乎、殊不詞、且專門名家乃後世語、恐春秋時無之、又繪事後素、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

論語古注集箋

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箋引惠士奇禮說、錢坫論語後錄皆據[illegible]工記、以申鄭義、不知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質而後可文也、禮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禮不虛道、白受采即繪事後素之證、禮不虛道、即禮後之證、又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集解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集箋謂北堂書鈔引此作何邢注、案此注集解作馬曰、皇侃義疏作馬融曰、邢昺

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裴駰集解引作何晏曰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此蓋書鈔遂誤作何休曰而劉逢祿因妄斷何休有論語注於是作述何篇此載其說以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荀卿亦以為子夏之賤儒則似孔子所謂小人儒蓋指子夏而言可謂歧之中又有歧矣



論語說約二卷 自刻本

清蕭鎬敵撰是編輯滕所著大學通解其千乘之國說謂論語道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於馬氏包氏注義及司馬法而出車制見於經注者皆辨之尚詳又君子懷德章說謂君子小人分以位不分以品君子喻於義章說亦謂以職業分不以品之善惡邪正分所見俱是瑚璉說謂夏曰瑚殷曰璉集注乃沿包氏之舊邢疏引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觀此知古人講經不廢參致固未嘗專執一說也其論亦通惟有婦人焉說謂婦人二字蓋服殷二字之訛雖李翱等解以婦人為殷人字誤其舉膠鬲實之尚為直截此則牽強殊甚識如篇中所云或求其義而不得者姑闕之之為至當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 經解續編本

清劉恭冕撰。恭冕字叔俛，江蘇寶應人。自劉逢祿誤以何休有論語注，遂著論語述何以昌明之。於是宋翔鳳、戴望輩乃競以公羊傳注說論語，是編蓋承其學，然於何注與論語不合者，亦不皆附和。如謂論語言喪不祭，是有攝祭可知。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

何休注訓論語述

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與不祭同。就賈此疏引論語注繹之，所謂孔子仕爲大夫得使人攝祭也。今劭公引以證士禮（原注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皆用之），非論語之旨。斯言得之。以其所論皆甚少，人多忽視，故特錄[illegible]以表微焉。

論語鄭義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注論語者，以何晏集解所載孔安國注爲最古，然或疑其僞。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論語注十卷。故議者謂治論語之學，宜以鄭爲主。第自集解所採外，散佚實多。是編蓋就鄭詩箋、禮注及論語者，刺取之，以存鄭學。開卷之意，亦有[illegible]闡明。如禮記樂記篇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論語鄭義

所損益可知也。俞謂據此，禮樂之情同，說損益可知之義最爲得旨。蓋情猶實也，禮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宮室車服之等，拜跪揖讓之節，皆其文也，可損可益。若夫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此則禮之實也，雖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又詩瞻卬篇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俞謂據君子小人以位言，此是古義。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即此章確詁，其說皆甚當，惜未盡條證之耳。

## 論詩鄭義

## 續論語駢枝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是編雖云續論語駢枝，其實較劉氏之書[illegible]精，猶玉之與砥。篇中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及觀過斯知仁矣，以此仁字皆承上文而言，並當作人；而井有仁焉，則又以此章仁字不得為人之叚字，何以如是，蓋與朱集注立異耳。又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謂此章之旨本自明白，但學者不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為一句，五十為一句，以學易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蓋不敢必所假者為何年，故著二字，或五或十也。使足成其文曰：假我數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文義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不更出年。愚著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而省之例，可以讀此經也。是說殆非。[illegible] 蒙上文而[illegible]或五或十[illegible]

論語訓二卷 王闓運 全集本

、清王闓運撰。是書自敘有曰：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准的。其義多本於春秋，其言爲通於朱儒學既盛，傳注滋繁，然以詞句易昧，讀者忽之。蓋經所發實未達，修辭者亦鮮。罕知諸難言。昔人如識則思不暇詳，審故推求，猶有十蔽其辭。不避善也，故篇中每多好爲異說，實而掩之，仍無深意。如謂思無邪，邪係古今字，詩三百篇孔子所定，時有疑其少者，故明其思無條義，言人事，政王道備也。云一言蔽者，欲人思之也。是不推論無左證義，亦未安。又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在位者以道行人，小人亦士以下，章句文詞而已。雖君子小人，固有指朝野言[illegible]者，此恐未然。又謂子見南子，聘禮兄弟之國則聘，使問夫人。南子宋室女，於孔氏同姓，或有婚姻則又屬[illegible]至。以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不至句[illegible]於穀連下，謂三年者，國學考校之期，至謂入學也。世卿多恆肆業，故三年不至，世祿世[illegible]穀易得矣。而無學，仍不易得也。以爭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句絕，謂各得其所，言論學子各隨才質成學也。成章有裁狂狷，進止行，是謂各得所。若樂詩失次，編校之事，不足以自許。其說誠新，似猶不及舊注之善。闓運解經，本喜逞臆，此編殆又出所釋論經下矣。

中庸說約一卷孟子說約一卷　自刻本

清翁鎬敏撰。是編說中庸者十二，說孟子者五，故合刻之。戒懼慎獨說，慎獨字面始揭於夫子，其義則古昔先民之心傳，歷引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之惟一，太甲之辜予克誠，謂皆慎獨義。其說明行說知仁勇說明善誠身，大率空衍，無甚精到處。孟子說約自序有曰：予讀孟子，不偏直作古文讀，起伏頓挫曲盡其妙，則其於孟子本意固未之識矣。莊暴見孟子章說謂暴見孟子欲避諂臣媚子之名，故開口即曰王嘗語■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好樂者何制禮作樂之樂，乃古而無死爽鳩氏樂之樂，庚風慆悖之章之好樂也。注反切者即當注樂音洛也。又謂獨樂與人樂，與少樂與衆樂，四樂字皆當並注五教反，與上論、下樂水樂山不論之益者三樂。東趙岐章句以好樂為好音樂，陳善捫蝨新語云莊暴一章諸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從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陳說閻若璩四書釋地



又續已引之，且稱為真通人之言。翁與陳同，殆未見其書■。

孟子四考四卷 乾隆乙卯刻本

清周廣業撰。廣業字耕崖，浙江海寧人。是書題曰四考，蓋逸文考第一，異本考第二，古注考第三，出處時地考第四。不惟裒集逸文，具有甄別，異本、古注亦皆搜羅，而於出處時地■尤詳。其謂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云云，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云云，自威、宣、燕昭遣人入海云云，威、宣實一人，而兩謚，今則析兩謚為二王，蓋是時多複謚，或並稱，或約取而錯舉一字，則自周貞定王已然，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後宣尤易雜出。國策因分繫之，而世家遂斷為父子矣。此辨齊威即齊宣，又辨伐燕非湣王，及孟子不事湣王，俱極有見。卷末附糾王世貞妄論，洵有裨於世教人心，不僅為鄒嶧之功臣矣。

孟子四考

孟子正義三十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是書雖為趙岐章句作疏，然亦不盡從其說，如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趙注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數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不善也。此則引夏氏炘曰：戰國諸侯，重斂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

孟子正義

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亦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又小弁之怨親親也，趙注仍舊作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此則引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一語，據此■語可斷其為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

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奇耳何得云親之過
大哉又詩之辛曰蹶蹶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
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墨]衰微之意若尋
孝放于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是皆足補[墨]趙
注李善銘趙縵章日記[墨]曰趙注之可存者如
形色天性也以形謂君子體貌嚴尊色謂婦人
妖麗之容引詩曰顏如舜華下文但言踐形
不言色謂未名尊陽抑陰之義試思詩言不大
聲以色論語有容色孟子云發於聲徵於色而
後喻又云其色也睟然見於面何得以色專指婦



人焦氏之疏謂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
之案趙注以居訓踐女子有美色宜以正道居之乃以道
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
其曰未名者覃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則居
色之主名其覃女與玄尤可發笑此實經學之
蔽不可不知也其論甚當推謂說大人則藐之
趙訓爲輕藐焦謂爾雅藐藐遠也莊子藐姑射
之山引崔文注即以藐爲遠邈藐古通用說大人
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游說諸侯者
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

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文皆
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
所好是遠之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指
李[墨]匡正趙注似未[墨]毋視其
巍巍然自是輕藐之意荀子修身篇曰道義
重則輕王公即其義矣[墨]徧於經注寒寒所
闡[墨]偽孫奭疏所可同年而語哉

孟子學一卷（光緒五年重刊本）

清沈夢蘭撰。夢蘭字古香，浙江烏程人。是書爲所願學齋書鈔四種之一，其中語多陳因，惟言易耨即代田也。漢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三隴，歲代處，低爲甽，高爲隴，歲代處者，以今之歲之甽代爲來歲之隴，甽隴歲更易，故志云代田古法也。今之區田法，尚得其遺意云。又言周禮閭師之賦廛人之五布是也，故正布亦謂之征，廛無布謂之廛猶之關暴征其私田足貸，謂之征布，謂之廛猶之行稅畝



而公田謂之助，私田謂之稅，皆什而取一也。夫布閭師掌之，里布載師掌之，無夫里之布，及法而不廛者，旅師所謂使無征役者，所以任新氓者，皆周官之法也。如此之[illegible]稍見窺至謂古有世祿無世官，夫官[illegible]但不世，況世國乎？無有封而不告，封建云者，猶曰封樹曰封洫，正其經界焉耳，非賜鐵券，如授財帛然，使之世襲罔替也。其有罔替者，易曰幹蠱曰克家，書曰象賢曰率德，爲其遺跡自身，崇其學業舊業哉。春秋之世，王室陵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割其世守之所土而誰後內之，柳之事封建論以非聖人意爲之辭，夫聖人封建，寧如柳論云乎？我彼季之世，藩鎮又執封建之奇也。是說殊爲乖戾，果古無世官，孔子作春秋何爲譏世卿乎？易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諸侯之世其國，其所從來遠矣，若其所云，則論語稱興滅國，繼絕世，詎孔子之言亦非邪？卷末附原土五篇，雜之言在實行孟子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其第一第二兩篇所論，適足爲近世主張共產者之藉口，儒者立言，可勿慎與？

孟子音義攷證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蔣仁榮撰。仁榮字杉亭，浙江海寧人。是書攷以攷訂爲主，未盡精確，如鄒下引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云：史記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者，以卞、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鄒國之改爲鄒，處鄒國鄒邑，後人失攷，未或疑爲一，故葬親事大書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鄒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

孟子音義攷證

爲一，第說非也。鄒國與騶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郰，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史與孟子同傳者淳于髡，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即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即爲魯下邑耶？况孟祇云近聖人之居，不聖人之鄉，尤其切證。葬母於魯，用黃業生處時地，殊俱辨之特詳，篇中析枝下並嘗引黃業說，不知何以遺此，當由所見不同耳。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康熙刻本

在廷編次

清周在延編。在延河南祥符人。是書蓋其師石門呂留良評選歷科時藝，其論辯經義闡明章句之語，留良已前，及卷首有康熙二十三年虞山錢陸燦序云：文章之敝已百餘年，賴晚村豈覺悟一世，世既宗之矣，不幸而死，備假靈於我夫子而憑依於有德，德之在位者，人皆呂某書應經義，較正大全、表章章句，請敕著功令，下所司刷在朱子之書，詎知不數十年，遽興大獄，書既全燬，罪及枯骨，不亦悲乎。今篇中發明經旨，大率以朱

四書語錄

集注爲主，力闢俗學、異學，意謂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其於大學格物之義，尤顯攻王守仁，引朱子答陳齊仲書曰：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此論陽明尚屬中肯。至孟子夫子加齊之卿相章，謂陽明所爲皆爲且僥倖，不識無物亦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緒中胡攜奪下功

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驁敢善機械然所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是則不免逞其私見非公議也又論語學而章云若友黃余論集注曰學字被文公注錯了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誤耶余謂此節注參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憮然置去若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漫淫於良知之習以集注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注為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讀書講義為學識今細心讀集注章句豈敢

[闕] 四書講錄

為此誣罔之論哉所稱若友殆謂黃宗羲相傳黃呂因爭購書稍失歡故有是言亦足見立言之易而實踐難也

## 四書摭餘說七卷 嘉慶戊午曹氏家塾本

清曹之升撰之升字寅谷浙江蕭山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陝西醴泉縣知縣是書分論語三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illegible][■][illegible]稱其以和粹之識潛心探索或采眾說以定折衷或務心得以闡奧義平心言之不為偏激之說洵有合於漢人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推許甚至篇中如論詩傳止從辨閻若璩四書釋地之非執王亭林正江永鄉黨圖考之[■]並極允協論管仲不死謂程子見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

[闕] 四書摭餘說

引荀子[■]桓殺兄以返國語改兄字為弟子遂以糾為弟不知韋昭所注曰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夫欲滅仲之罪至以兄作弟論固未當而後人必以此極詆程子亦不然蓋義不可不死無論糾兄當死即糾弟亦當死義可以不死無論桓兄子必死即桓弟亦不必死論死不死而徒以兄弟爭抑末也所見尤卓其書雖尊信朱集注然其失處初不迴護如中庸郊社謂朱子取胡五峯說以為古無北郊止是祭社此考之未詳也[■]可[■]孟子年譜略與所纂孟子年譜大略相同惟此編成於乾隆二十年年譜則

成於嘉慶十年 書在其後耳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是書於閻若璩釋地之說多所匡正如首陽一條謂閻氏以王伯厚攷異孟子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按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為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天震地裁一條謂閻氏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阯為對文[illegible]大戴禮少閒篇漢書武帝紀北發的是國名置鄭



一條謂閻氏所引馬遷曰置步遷曰鄭見梅鼎祚字彙不足據君陳一條謂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為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為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為區別閻氏極毀東晉古文尚書此文乃為君陳篇所誤亦千慮之一失也凡此之類皆足為閻氏諍友而有宋存一條則不然閻氏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末言子思當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中庸易其文殆為宋諱乎其說頗近理此則以為中庸石篇言壽秩

之義也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
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
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
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為二王後故貶稱子
下存周宋為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鄭康
成答以春秋說論語又謂子思作中庸扶翼
春秋之指申明王魯之誼然中庸言吾學周禮
吾從周則與繼周王魯之說固於義難通矣



四書改錯平十四卷 光緒乙亥福州刻本

清楊希閔撰希閔字臥雲號鐵傭江西新城人
毛奇齡晚年著四書改錯二十二卷以攻擊章句
集注為二十二門計四百餘條於論語巧言令色
謂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左傳叔向引巧
言如流美師曠善諫三經所載並不害詞論語
乃有流弊是且駁難宣聖何有宋賢是書於奇
齡攻詆固有所確者而辭氣傲悍不遜無論
所得所失十常八九非解經之正亦非虛心為學
之道乃為疏通證明平心易氣是非壹準於理
欲學者不惑於洸洋之辯又得知攷證之長其
曰四書改錯平者蓋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也
篇中如敬事而信三句謂毛氏駁議全不通觀上
下文義何嘗如所云所事廣功乎用道當清班古
官主敬一大流毒指為聖學之禍與解此章者何
涉解書便解書豈可傍書肆擾罵乎此尤攜出毛
氏大病又夫子溫良朱注良易直毛氏以說文訓善
為無訓良為易直者樂記以易直良三字並出假
如所注則記曰良良意良一連三良非成話乎謂毛
氏此駁乃真笑話也注是詁義非改本文用曰

庠孟子解之曰庠者養也故毛氏駁之得讀孟子改
讀周曰庠之此乃真笑話也至朱子訓良爲易直
恐即本樂記易直子諒之文互相爲訓古人自有複語
耳然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朱註性即理也毛氏曰
性即理古無此訓易言窮理盡性明分兩層[illegible]
[illegible]但引李光地之論恐未足服毛秉學記曰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鄭注理猶性也非即性猶理之訓
乎然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射不主皮子華使
齊仲子之父南容南宮适左邱明子華伯子及
孟子禹吏乘田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皆謂毛說

四書改錯平

爲最紛不迴護朱註則信乎其爲平也

經部四書類二十四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五月江瀚

# 大學古義說二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　年
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題曰古義說者蓋對朱
熹大學章句言之也其於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言事爲之事也爲之之事五德遞嬗終而
後始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作終始大聖之篇自衍以及秦漢司馬
遷並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爲以母傳子終而復
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明明德而有天下探命曆之去
就以終始說僞闡于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

大學古義說

因本之得溯夫論衍裁圖伏羲以來十一代五行
相嬗之數以明之此誠漢人古義然孔子時未
有此義大學中亦無此義也又致知在格物謂
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
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以是格物者誠正修齊治平
之效驗也故言在而不言先其效驗無往不在天
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
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
可俯而闚此格物之謂也不獨非經旨亦並鄭注
之意武至並言修身誠意則皆已出當不支推引

老子載營魄抱一然無離釋慎獨似少失之
其他所說固亦多可節取焉

大學古義攷

論語駢枝一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
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是書雖辨說
無多而持論精核台拱本家傳程朱之學而
此編之首於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即謂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已精益精之
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瑳喻可也磋磨喻未甚比
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伸何足發告往
知來之歎爾雅舊義恐不可易此雖迂正朱
注而平心易氣言之足徵學養其釋子曰關雎樂

論語駢枝

而不淫哀而不傷謂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
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肄夏
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
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
樂章之通例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執關雎一詩
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
而不傷者卷耳也又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
者摳衣也謂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
即齊也即齊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於升堂之時言摳
衣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曰暑毋褰裳

辟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為敬乎攝斂也整也筆及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二條俱至當筆此以概其餘焉

論詩賸校

論語述何　卷　學海堂本

清劉逢祿撰有古今文尚書集解已見前是書卷末逢祿敘曰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語惟唐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今攷何晏論語集解女為君子儒章載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皇侃義疏作馬融曰邢昺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裴駰集解引作何晏曰則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

論語述何

北堂書鈔[illegible]誤作何休逢祿[illegible]晏[illegible]何休有論語注因撰述何自謂微言所在不知鄭書無說根本先錯矣篇中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謂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解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謂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謂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類皆強為附會似是而非且風一開而宋翔鳳戴望輩遂競以春秋說論語矣

論語說義十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

■翔鳳承其舅氏莊述祖之學專為公羊家言故是書亦多牽引公羊家說實不免支離傅會如顏淵問為邦一章以為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又謂論語一書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尊王字所見下篇曰吾見百國春秋歷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然此當可云國魯史之名加之又考晉語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曰教之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曰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明在孔子作春秋前即此不可據宋氏篤信公羊公羊莊七年傳明有不修春秋之名何休注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則春秋非自孔子乃名之斷可識矣是蓋欲尊春秋而不知所以尊也其尤可怪者五十而知天命謂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有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此謂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殊屬不經實則知天命之命即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耳至以文美為勉強則劉台拱論語駢枝引明楊慎丹鉛雜錄已有是說善其疑陽貨即楊朱以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子居合言為朱虞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為陽貨字其為虎或為貨或為朱蓋雙聲名如范蠡然雖言之鑿鑿然孟子書中有陽貨有楊朱若是一人詎容不知■楊朱為戰國時人嘗以列子楊朱篇張湛注較為得實徒好新奇於經何益■如樊遲請學稼章謂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為稼五畝之宅所以為圃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命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藺閭之故聖人已知不可易者其學校乎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生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敢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為紡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為世世通行者也此條所見甚卓一洗封建

案劉逢祿論語述何曰五十而

井之迂論學者分別觀之可矣

論語述義

戴氏注論語二十卷釋 本 單行

清戴望撰。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國子監

典籍銜，候選訓導。望少習諸業，於陳奐專功

於考據訓詁，最後乃留意古人微言大義，

旨相近，是亦多本論語述何

論語發微之說，惟以其書大都約舉，不列事由，

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雖欲隱括春

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邵公所

傳，然往往失之穿鑿，且與經文詞意不甚符合，

望乃自稱有私大體，前賢以為事出舊學鄙

戴氏論語注

之後不為野言所奪，得無過與。如篇中有聆

且極，當言悟，敬也，謂敬聽上命，寢不言

引書曰高宗三年不言義，俱未安。至若

溫故

錄自備執其手，謂但從備執其手為切脈也，

則見江聲論語俟質，風乎舞雩，詠而饋，謂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

之從水中出，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

饋，祭也，則錄王充論衡明雩篇，宰我問三年

之喪，謂魯先君無行三年之喪，宰我心非之，故發

間以臆義言妄者亦隱其■而反言之決是非
夫子則用皇侃義疏繆■說此書實無可取
王先謙不肯收入經解續編良有以也

戴氏論語注

論語孔注辨偽二卷 道光刻本

清沈濤撰濤字西雍浙江嘉興人丁晏嘗
注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謂今所傳孔氏書傳
係王肅依託為之而論語孔注亦係偽書同出
王肅之手考魏志王肅本傳肅斥晏等為
弘恭石顯之屬晏肅同時若孔注果肅所作
晏豈無聞濤以孔注散見於集解中■■為
多所偽撰雖較近理亦是臆斷至其■
■以偽■無■然其中有義
本可通者亦必強為辨駁殊■乎允如謂司

論語孔注辨偽

馬遷書從安國問故宜其師說不應歧異則
史記當書已不盡係古文何有於論語乎又謂
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
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
以欺天下後世此武子所謂罪浮桀紂也蓋所其
一端斯言尤過范寧之罪王何以其■■
豈謂是哉且晏■司馬懿誅族亦魏室忠臣魏
志魏略之言俱屬誣詞魏末傳云晏取同母
妹為妻非裴松之注■為辨之其餘■實可概
見況■者不止晏一人■皇侃義疏載

奏進論語集解序共有孫邕鄭沖曹羲荀
顗何晏五人之名今以晏思難鄭而偽撰孔注
故又人羅謂此又一寬獄乎

論語孔注辨偽

孟子述義二卷 自刻本

清單秀鎔撰秀鎔字伯平山東高密人是編
頗近講章體其引李光地張汝王步青何焯
諸說皆自論時文中來初非講經講學也然
謂寡人願安承教章云觀此章知孟子文章皆
是善於用喻將因其所明而喻之末二節使之置
身局外而喻之後來昌黎東坡皆得此法尤臨
川人陋習又與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姚江之學
似出于此章竟不知王伯安之講良知良知即本孟
子何其疏耶 [illegible] 孟子見梁惠王據去齊章千里

孟子述義

而見之及自范之齊爲先齊後梁之證蓋鄒去臨
菑不及千里梁去臨菑則千里餘梁之齊路出於
范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一條據檀弓春秋
公羊傳謂魯自閔公始不行三年之喪稍有考
訂而於陽貨欲見孔子節 [illegible] 之獨詳大爲何爲 [illegible]
子所引大夫有賜於士云云 [illegible] 王若謂大夫親賜
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之禮而此賜字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酒肉
言大夫士字不必泥蓋舉大夫賜士以概敵者之相
賜惟其是酒肉則雖士於大夫而可得受於其家
亦不再往拜而況於敵者惟其不得受於其家士於

大夫固必往拜其門即敵者亦必拜於其室也此
論甚是實足補全祖望經史問答趙佑溫故錄
所未盡云

孟子述義

讀孟質疑二卷 自訂本

清施彥士撰彥士字樸齋江蘇崇明人以舉
人官直隸萬全縣知縣是書詳於事蹟如
江永羣經補義■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
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篇中據外書
性善辨第一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
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
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輒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謂孔子至子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值而於上文
五世之澤語尤親切此引外書例亦近理惟終

讀孟質疑

以史記列傳謂受業子思之門人較為得實至
其游梁歲月續考云閻百詩過信史記年次
因以南辱於■楚為不可考祇宜闕疑其力詆集
注之誤以為孟子適梁的在乙酉當容預及十
三年後事殊不知惠王非預及之乃追敘之孟
子至魏斷在後元十六年戊戌後也間不過一
年惠卒襄立而去則南辱於楚說非無據而
孟子游梁歲月亦概可知矣百詩乃以惠王改後
元為不足信而獨從史記乙酉至梁之說毋乃不
信其斷而信其不可信歟此■駁釋地繞

孟子前後事以徵之似非無見以待好古者覆
按焉

讀孟質疑

# 孟子事略一卷 稿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震澤人。是書
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卒於赧王四十六年，
蓋本孟[illegible]譜[illegible]所敘。孟子之事，謂孟子
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者，[illegible]山
堂肆考[illegible]載孔孟生卒，稱孟子生於周定王
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
五日[illegible]，不知其何據也。閻若璩孟子
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
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
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
卒當是赧王之世，初不言生卒在何年，以其無
可考故耳。儒者著書審慎，固應如是。孟氏譜
者，偽書，及其言，烏可信耶？此編謂
孟子書中齊王不紀謚者為湣王，無疑。且觀
其語以遜德自居，年方四十餘，則大不
可通。[illegible]至引陸仲生廣輿記曰：孟
母故宅在太原榆次，孟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illegible]又引桂含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
東隅，有曝書臺[illegible]附會錄之，編中反[illegible]

書累矣。

孟子外書事略

#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是書補正趙岐章句，多所發明。

其[illegible]於孟子見梁惠王，謂游梁斷在游齊前，孟子實未嘗有，趙說不可從。然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則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編年之次，非游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考趙注，見其履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應聘之時，是說與宋迥異，似於義為長也。又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注即謂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子自知修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僅十世邾卿。此注已見理矣。宋所著論語說義於五十而知天命，亦稱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謬與此同。孔子素王受命乃說春秋者推尊之辭，孔子何嘗以素王自居乎？翔鳳斯論殆近於誣矣。但此編考訂詳明，固未可以眚掩也。

孟子趙注補正

孟子外書集證五卷 嘉慶丙子自刻本

清施彥士撰。孟子外書，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宋書藝文志俱不載，然風俗通窮通篇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案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是孟子實有外書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illegible]苑建本論引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其田，莫過利苗；糞其心，莫過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風俗通正失篇引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子、劉向、桓寬、揚雄並在岐前，所引孟子今皆見外書，然則外書雖或出後世依放，然亦真有孟子本文，固未可輕廢矣。是編蓋據吳省蘭藝海珠塵本爲之集證，其在四篇外者，得逸文一卷附之。篇中於孟子所[illegible]傳引韓詩外傳、[illegible]列女傳，於篇證之，否則安知孟子何以疑之，孟子又何以稱之耶。



四書是訓十五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劉逢祿撰。是編卷末有嘉慶八年平恕後序曰：校舍先生逢祿以文獻舊傳服鄭彝訓，以爲四子之書爲不可該備六經之理，然入室而研尋六經，或才力之未勝，乃以四書列於群經而成誦，謹用鋒鍔六經中，審斷之文，載之四子書曲鼓之說，依年次綜以義類。又曰：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謹取經語用識編首，爰題曰四書是訓。則其書蓋藉以逢時，無關著述。卷首書目大書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御纂周易述義、御纂書義折中、御纂春秋直解，頗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逢祿承其外祖莊存與之學，存與當時人人誦古文尚書，遂著尚書既見，以固翻案，欲翻案而不能，則借口於上書房講授以爲說。逢祿武師其智，然而陋矣。

四書[illegible]異七十二卷

清翟灝撰。灝字晴江，浙江仁和人，[illegible]教授。是書原刻本有總考三十六卷，學海堂止條考三十六卷，其援輯[illegible]博，而於辨公山弗擾以費畔及孟子勸齊伐燕二條，尤有關係。論象日以殺舜為事，謂堯之天下豈容有殺兄之事，亦所聞謬也。其言甚正，然知家語之僞而不知東晉古文尚書泰誓之僞。於中庸述武王太王王季一條，載鄭中庸解言武王追王之文，[illegible]援泰誓言武成為證，既未正之，又後於孟子太誓曰條下引趙岐章句論之曰：趙氏時惟河內女子獻偽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中所有多云逸篇，此注明其有古文，仍疑而虛測之也。依其說是直以梅賾古文尚書之泰誓為真出孔壁古文矣，不已謬乎。其[illegible]可取者，劉寶楠論語正義[illegible]采入之，則[illegible]之有裨經義可知也。

四書拾義五卷 道光甲午自刻本

清胡紹勳撰。紹勳字文甫，安徽績溪人。是書大都即訓詁聲音以析之，今之異義[illegible]絕無好為攻擊駁難之習，如[illegible]雍也可使南面，引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謂南面當指卿大夫之位而言，此論似創而實確。又啟予足啟予手，謂論衡四諱篇引作開予足開予手，文不成義，必待注補出今義字視字，恐古人文義不如是曲折，啟當讀為𢼸，說文𢼸省視也，啟予手足者，視予手足也，其說尤[illegible]。又孟子慢其經界，引方言廣雅訓為敗其經界。所存者神，引爾雅訓為所存者治，夫既或治之，引左傳夫不惡女乎，謂夫非虛字，即指王驩，註精當不易推翻。[illegible]論語如其仁如其仁，據廣雅訓如為均，則不如陳奐謂古如與若同義，如猶是也，是其仁是其[illegible]，即所不以兵車一事言，胡錄陳說，蓋亦然之，是足見其虛心矣。

四書經學考十一卷 乾隆十八年刻本

清謝濟世輯。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以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觸世宗怒，疑為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奏，上議大辟，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後以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被[■]坐諷刺朝政，下獄擬刑，獲赦。乾隆元年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旋以事解任，得雪，改授驛鹽道，未幾以老病休致。是書卷[■]題全州王罕皆撰輯，梅莊謝濟世原本，其下復署徐邦佐孟起父采輯[■]所作凡例，乃若此編悉出其手，無一語及濟世。步青然濟世自序猶存，謂若薛文宗四書人物考，足徵文獻，而於所引經文缺如也，闡討其意，彙為一書，其為濟世原本何疑。王步青序[■]稱濟世纂魯鄒之待徵者，溯以六經之考，淵反博以約道曠於簡，初不言其更加增輯，邦佐為何采輯之有，直妄人而已矣。

四書考輯要二十卷 桂林陳氏家刻本

清陳宏謀[■]輯。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太傅，謚文恭。是書蓋乾隆二十四年宏謀任大學士時，令其長孫蘭孫輯坊間四書舊本詳加參核，輯其要略，增以注釋，有疑異者仲以按語。雖經宏謀閱定，然年已七十有五，距其薨僅兩歲，故不無疏忽。如九州山川總圖誤列青於兗之界，考史記夏本紀[■][■]維青州集解云鄭玄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云按舜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以今地約言之，蓋在今山東青登萊三府地，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皆青州域也。第宏謀之輯此編，欲俾窮鄉初學每讀四書一章，即從此考究一章之典制人物，觸類引伸，漸得經文貫通，其用意至善，足見當時雖以舉業教子弟，尚勖以根柢，不似咸同以降，士皆束書不讀，剽竊襲近科墨卷數十篇，即可睥睨一切，掇取巍科，歷仕而有餘[■]人才而國亦隨之日替矣。

四書益智錄二十卷 光緒壬午金陵刻本

清桂含章撰。含章字鑑亭，號坤三，安徽石棣人。乾隆元年以諸生召試博學鴻詞科，因疾未覆試。是編有近講章者，有類詩錄者，如大學詩云瞻彼淇澳節，謂瞻彼二句須從文之入，武公出淇竹便下意俱在離而間，所謂齊其家節謂上五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末二句即換上意詠歎之，非謂辟於不知也。觀故字可見。堯舜帥天下以仁節，謂仁暴俱從家說，堯舜桀紂四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二句。其所令二句亦只引起是故君子數句來。

四書益智錄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章，謂此夫子遡思昔德之代，即一射以寄慨。首句引禮文，下釋其意而謹之，須重發言之道。句凡此皆近講章者也。大甲節，顧諟天之明命，此章之迴見正照，非以目顧而心顧也，非見天在天，乃天乃見在心之，即天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謂君子以片念握民物消隆之樞，深見得殷周宇宙之主用之精神要到處是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無用之之極也。用此心之極，即是宇宙之極。凡此皆類詩錄者也。大抵近講章者流於淺陋，類詩錄者隱於玄虛。轉不[illegible]若其論詩章曰：看章

引外國人利瑪竇說，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尚較切實。卷首有金椒薛時雨、金壇馮煦序二：一工詩，一工駢文及詞，皆善制舉業，而不知學據。徐執璐所撰含章[illegible]傳，固敦行君子，然惡得重其人而併重其書乎。

四書益智錄

## 四書繹註 卷

康熙丙子刻本

清王鈇撰。鈇字一雪，河南柘城人。據陳鍈序，稱其夙號名儒，偶出而膺民社，未幾挂冠。代中浦，考其官江蘇知縣，其科名待攷。是編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皆分章而不分節。鈇自序云：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註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定矣。近者石門呂晚邨先生註時文之語，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能於朱子之註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



然鈇雖云發明乎人之身心性命之理，其實仍為制舉業所取資。名中[illegible]者，推呂留良、陸隴其而已。此書刻於康熙丙子，尚在[illegible]留良獄未興之前，[illegible]免[illegible]燬[illegible]，亦罪其名而幸不幸歟。

## 四書經註集證十九卷

嘉慶三年江都汪氏刻本

清[illegible]昌宗撰。昌宗字文園，江蘇吳人。是[illegible]編大學中庸[illegible]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為其子天佑官六安學正時，[illegible]汪廷機取以鋟板緝揚。其書雖一遵朱子集註，然亦間採異義，於名物訓詁之學亦所不廢，引顧炎武、閻若璩、江永之說特衆。其有好事新奇、自立己意以樹幟者，概不錄入，至為審慎。又倣元詹道傳四書纂箋之例，凡朱註所用成語，悉證其所出處，及所引史傳，亦各具其本末，尤便初學。故卷首阮



元序稱其意以矯義理空疎之失，而為講故實者息穿鑿攻擊之私，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昧其緣者比比也，則是書之為功豈淺鮮哉。蓋其見許於名儒，洵非偶然也。

四書圖考十三卷 道光七年家刻本

清杜炳撰。炳字雪巖，安徽太平人。是編蓋倣江永鄉黨圖考而廣其義例，圖畫以先之，紀載以證之，其用力不可謂不勤矣。然如鄭承恩所云稱名取類，自細不遺，扶輿正誤，是非立判，豈易言哉。[redacted]天文圖考如風雨雪雷霆屬於地，猶可謂為新說，而代冰年餘用不足之決非天文家矣。地輿圖考風舞雩似宜去風字，止釋舞雩。與點更無關地輿。佛肸與中牟，時亦宜止釋中牟，乃牽涉時及堅白磷淄屬不合。典籍圖考有學易無大過、盡信書二考，同一空言無徵。其他若宗廟、朝聘、禮射、冠昏、樂、井田、武備、宮室、器用、衣服等考，凡支離衍曼，概從芟夷，頗為井井有條，大致確實，與彼專為供制藝之用者相去遠矣。

四書圖考

四書字詁七十八卷 道光己酉長沙刻本

清段廷謂撰。廷謂字訒菴，湖南黔陽人，歲貢生。是編原名十三經集字音訓，蓋取坊刻十三經集字加以音訓也。道光丁未寧鄉黃本驥官黔陽教諭，始分四書一類為七十八卷，易其目曰四書字詁，凡二千一百九十二字。據本驥序稱為之刪其煩冗，正其訛誤，今編中徵引仍有煩冗之意，不知所刪者更作何語也。若且以大學之道在明德[redacted]字論之，大下引風俗通大庭氏之後，後引漢制皇帝稱朝，皇太子稱祖，母稱大皇太后，母曰皇太后，今并作太學下引漢書學官朱子小學[redacted]于下引漢紀之眾山，後引人名自王義之以次，道下引韓愈原道，後引漢書樓道閣道甬道，唐書道州十道及革名當道，在下引漢[redacted][illegible]在又姓，署汝南太守在有，明下引漢志唐漢郡縣明，復引姓氏急就篇明氏，及鳥有神鳥發明，藥有草決明、石決明[illegible]，德下引漢志填星一名德星，後引唐德州[redacted]，如此類，與四書何關，是數典非解字矣。殆於著書體例，猶有未諳耶。

四書字詁

四書纂言四十卷 岸崖山房

清宋翔鳳輯。是編翔鳳自記有云，吾非敢
與宋儒之書背而馳也，將使知古人之說有如
是之不同也，亦非敢謂經傳之文可傳以私見
也，將使知周秦兩漢之學嗜孔孟之支裔也。其
用意未始不善。又據天津邵某記，[illegible]翔鳳於
嘉慶壬戌歲始事編輯，閱四十餘年而成。此
稿本自謂周而不備，且襍錄典故，類兔園冊子，
非著書之體，則亦有自知之[illegible]。今按[illegible]多引
所撰過庭錄及論語發微二書為[illegible]

四書纂言

北方之強過庭錄以老子為南方之強，墨子為
北方強；論語亦以君子矣[illegible]微謂禮運記[illegible]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孔子以素王當之，有
受命之徵，故亦繼君子之號。其說皆未免支離。或
問禘之說謂魯之郊禘非禮，故禮運孔子曰吾
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illegible]周公其衰矣，固與集注大略相同，管氏
有三歸謂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為是，則朱
集注亦正如此說[illegible]素輕集注竟未一覽
其書邪，古說未必皆是，宋儒抑豈盡非與。

四書地理攷十五卷 光緒[illegible]刊 靜齋重校本

清王瑬撰。瑬原名仲瀛，字亮生，江蘇吳人。
近代言四書地理者，以閻若璩四書釋地
最為精[illegible]，然亦不無可議者，非惟清四庫
總目提要所譏，以鄭君假館為曹國復封，
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而已。如中牟
以為無攷，有庫未能審。指滄浪謂是洲名，闞
里云在滋陽，論者亦病其疏。是書載洪亮吉說
以中牟在今[illegible]彰德府湯陰縣，援管子韓
非子之言為證，似尚可信。然以有庫在今[illegible]

四書地理攷

[illegible]趙州隆平縣，則於古無徵，路史太平寰宇
記等書未足依據。謂滄浪水名非地名，書禹
貢滄浪之水是其證。又謂闕里即闕黨，引新
序雜事第一孔子在州里篤行孝弟居於闕
黨之[illegible]胡氏[illegible]之誤，[illegible]
唐人所銘隨室隨字本非著名，其不在曲阜可[illegible]無
[illegible]疑。但今所[illegible]稱[illegible]顏子舊居[illegible]川上之
地[illegible]難確定。夫子所至之邦，類似泗水泉林
寺者，不知有安河南輝縣蘇門山亦有一碑
題曰孔子歎逝川處，豈川上又在百泉乎。舜

并其有一處皆將事者■之，更無論矣。會多務博，同著書之通■也。

經部四書類共二十三種三十四頁

壬申四月江瀚

四書地理攷

禹貢川澤攷二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文燦為番禺陳澧弟子，是書亦本其師說，以乾隆地圖及齊召南水道提綱為據，參以澧所著漢書地理水道圖說，復考尋書集增之。其始于弱水，終于洛水，入河者附■河，入江者附江河。北者次于河，江北次于江，恪守本經，謹循其序。於職方、爾雅、山經、漢志、說文、水經則備錄其文，餘皆從略。其自序謂非敢存郤下無譏之見，不敢持揚前人也。篇中以禹貢弱水存今山丹、張掖二縣北，高臺縣東南綿延約二百里，今並家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地，自漢至今皆為徼外，殆禹迹所不至也。特觀弱水北流入于沙漠之中，故經曰入于流沙。古文家不知此，故以弱水實入居延澤，遂以居延澤為流沙；再地記以為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水經又以流沙為地名，並失之。輿流沙陳澧云今並家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袁博鄂模，此謂流沙，非地名，蓋與其師說不合也。又以經曰東別為沱，必大江正流在西，江沱在東也。漢志、水經並言江沱在郫縣西，則大江正流必在郫縣以東。若然，經當曰西別為沱也，何云東別為沱耶？■灌縣以南支渠交錯，其水

極小以此當禹貢江沱似不若以縣尾湔水當
禹貢江沱為得其實也棄水道提綱沱水自
灌口東分為三渠西自灌口東徑郫縣之北新
繁縣之南成都府治華陽縣之北新都縣金堂
縣之南前後支流[■]沱江也亦曰湔江亦曰郫江
經簡州資陽資縣內江富順而至瀘州與
大江合於州東此所謂縣尾湔水也包其中
[■]州為之說乎

（禹貢川澤攷）

尚書今文新義二十九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原名登廷字季平四川井研
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龍安府教授湘
潭王闓運之講成都尊經書院平親受
業於門其為學實與王氏異平初治春
秋穀梁傳後治公羊傳頗有心得自謂所
學凡五變其作地球新義已為世駭晚乃高
談天人之學益不可究詰矣是書又曰孔道編
分書為書中候為二以帝典記微子為古
書義取法古寓託古之帝王以為世則全
勝記秦誓為中候義本書緯候與候同
中篇所謂百世俟聖待人而行又以漢所以
書二十八篇象列宿史儒林傳伏生二十九
篇王充論衡謂夫之北斗是古本二十九篇
法斗以為列宿之綱[■]宿以喻出春華之
傳統當之因取堯典乃命羲和至鳥獸
氄毛一段別題皇矣篇以冠其首可謂
師心自用矣於篇中雖以皇帝王伯為標目然
其凡例有五書中帝王年號如傀儡登場
不過裝飾儀式傳以王名堯舜禹湯文武[■]
云成康不知有其人西故學經中之皇帝王伯
皆如六書假借之例男女所言則書直述謠
先經蔑古莫此為甚至以堯典暘谷昧谷柳
穀幽都即青陽明堂總章玄堂觀廟製

子二女二女郎十二女為十二■州牧之二與周
禮職方舉幽并爾雅舉幽營相合此每創
解尚書小疵耳

尚書今文新義

# 韓詩內傳徵四卷 積學齋叢書本

清宋緜初撰 緜初字守端江蘇高郵人乾
隆四十二年拔貢 是書蓋因宋王應麟詩
考所輯韓詩尚多遺略特為搜補以漢志
韓詩凡四種隋志止有內外傳內傳為此
薛氏章句為二十二卷今書載薛注甚
多而統曰韓詩從隋志也其中如■■和
樂且耽釋文韓詩曰耽樂之甚也案慧琳一
切經音義■韓詩無與士耽又引韓詩云
媅樂之甚者也是毛詩作耽韓詩作媅華子

韓詩內傳徵

如隤文選陸機歎逝賦注薛君章句曰隤猶
遺也案此與馮登府三家異文疏證同考本
玉篇零卷阜部引韓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
隤隤遺也是韓詩此字屬雲漢不屬谷風又有
兩說並存者如汝墳後漢書周磐傳注韓詩曰薛
家也處大中思親之詩雞鳴太平御覽引韓詩曰
讒人也玉海韓詩章句曰說人也亭之歧異
必有一誤至采舊文選劉峻辯命論注薛君
曰芣苢澤舄也芣苢臭惡之菜說文繫傳通
釋韓詩曰芣苢木名實似李此似文選注是

而說文繫傳非燕燕李黃集解韓詩曰衛
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范處義補傳衛自定
姜歸其婦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篇衛姑定姜曰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乃賦詩云云禮記坊記鄭注解之以為衛夫人定姜之詩而說又小異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注坊記時韓詩[illegible]不能非也 此似補傳是而集解
非■不若一語何也惟謂御覽引韓詩簡簡黃
鳥哉羽其音簡簡與睍同部字其下字當必係
睍睆字同部與簡字疑是御覽■宋本但有
簡字無簡字重文第二字空白知其不作簡簡明
矣但未審當係何字錄存其文以待再考是則
得之[illegible] 韓詩內傳徵 以為■作簡斤簡斤為聲
陳喬樅又謂斤字乃反之誤韓詩作簡版轉
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為反字皆強為之辭
不如闕疑之為當也

毛詩明辨錄十卷 乾隆戊辰刻本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艮思號寓舟浙江秀
水人據卷末毛德基跋蓋嘗官河南巡道
其科第待考青崖於易詩春秋三傳各有
明辨錄沈德潛序稱是書夫子折衷集
傳而博采眾說以廣異聞未嘗墨守一家
其研究古韻並補才老之闕者辨析名物大
類鄭州之翼雅琦真能參互尋繹深有
得於詩無達詁之意而卓然為善說者已
今觀篇中專以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為
宗沈本不無溢美首卷綱領論采詩稱子
夏申培皆列魯風於二南後當是雅頌之末
毛詩明辨錄
得其所也不知詩序並無魯風之說申培詩
說則明豐坊僞撰論說詩謂今書傳所載
逸詩何可數以詩譜推之知孔子三千不知
孔子世家之言孔穎達正義已疑之朱彝
尊經義考辨之尤詳■叶韻則於古韻
通用及古音本同似尚未盡瞭然論比興分
賦而比賦而興比而興之而比賦似比賦似興
比似賦比似興之似賦興似比淋漓轇轕其
於關雎葛覃皆主集傳而於柏舟則主思
婦孤臣同一哀怨詩序以為仁人不遇朱子
定為婦人不得於夫試將此二意各讀一過
無不合者以是知詩人之語妙也讀十九首

亦不可泥定何況[illegible]經此雖意在調人亦有
有理至謂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班固以
為多妻諫夫之詩不如申培以為刺三叔是
又惑於偽書矣與引偽子貢傳說鴟鴞同
一無識采薇王命南仲申集傳云周王也
之義而不引史記匈奴傳及桓寬鹽鐵
論[illegible]以出車六月為宣王時詩證明其說
不已疏[illegible]又謂雝相予肆祀綏予孝子此
兩予字乃廟中有司自稱猶言我之祭主
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有司徹告
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多祝祭
主之詞其說非也予既為有司自稱而皇考

毛詩明辨錄

烈考非亦有司所稱乎必不然矣相予[illegible]予
蓋與閔予[illegible]維予[illegible]一例說經者株守
陳言[illegible]固屬[illegible]若違背傳注
好作新解尤學者之大病也

## 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 鄧案四 稿本

清王筠撰是編於雙聲疊韻論之極詳
其言曰同母謂之雙聲同韻謂之疊韻詩學
之小節也而學者往往不知三百篇者詩之精與
也今取以明之雖讀成周之詩不可拘以沈韻
原注沈韻不傳久矣此從其朔命之而書之流變率由雙聲疊
韻轉也即以委蛇言之讀何駝今讀威宣然老
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知春秋時音已漸
變而阿與威駝與宣何異雙聲字亦讀如俄
與駝又是疊韻也今取為發蒙亦不必察古
以居今矣[illegible]主取為發蒙之資其意甚是不
然雙聲疊韻六朝人推發之秦漢時所未

雙聲疊韻說

有也故毛公作傳亦不識此卷耳我馬玄黃
傳玄馬病則黃即其證故或疑爾雅非周公
作釋詁曰虺隤玄黃病也蓋爾雅[illegible]毛傳秦
漢時尚無此說況成周之世乎然[illegible]則不
可不知字無假借不可成文前無雙聲疊韻
無以成為假借殆不僅詩學之小節也此編
就毛詩條分縷析有正例變例又有雙聲
在二四者在一三者更有以雙聲字分用於
兩章者疊韻有在二四在一三者更有以疊
韻分用於兩句者後更為人事類物類天地類
可謂備矣學者觀其會通引申觸類其於此
道不已思過半乎

## 毛詩重言一卷 劉寫四種本

清王筠撰筠字菉友號貫山山東安邱人是書大旨謂毛重言視他經為多而重言不敢義為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同而義則然附此其正例款類為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為重則一也故輯為中篇其或單詞即同重言者此雖他經所有其詩例未有如詩者特採傳箋正義亦或以例推之故輯為下篇上篇凡二百二十一重言中篇凡■百三十二重言下篇凡當重而不重者二百八事不必重而重者一十五事篇中於經文重言下每

（毛詩重言）

載■異文如甚伯緝緝翩翩緝緝非說文作咠咠翩翩但云別見中下篇要參本上篇字參卷系部緝下略主參韓詩緝緝續續慧琳一切經音義同是翩翩韓詩作續續也以言蛇蛇碩言引陳碩甫曰蛇蛇與謳謳通參上篇度下卷言部謳下云孟子爲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之聲既已知之矣劉■■曰訑訑自得兒也廣蒼詩云訑訑碩言[illegible]蛇字在它部主未是可補所未備又杕杜有睆其實謂傳睆實兒釋文作皖以從日為非似誤此以目之圓況實之圓睆彼牽牛則以目之明況星之明也是說尤深得傳意■其於詩訓即此可見矣

## 毛詩釋地六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是編謂詩之江沱與沱漾並言而曰有沱有渚有沱在詩人之意亦未嘗切指其處與禹貢梁荊分紀異也必系其地以實之鑿已此誠通論確論然有中往往有自蹈其失者如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曰洲朱集傳河北方流水之通名（索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正申毛意今謂河南陝州之北西臨大河則經云河洲乃大河之洲或以為北方流水之通名殆非也■旋丘■宮後下曰旋丘朱集傳沿之今乃引寰宇記旋丘在澶州臨河縣東宋事在■遠樂史之言恐不足據

（毛詩釋地）

景山■景大也非山名■通此詩景當為憬毛詩水傳憬遠行兒與上升堅下降觀相屬為義亦可備一解今乃引西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水經注河水分濟此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皆後人附會之名未可證經至其謂黎侯寓于衛漢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為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與黎陽屬魏郡為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之東即開州之西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非黎縣是也孟康謂黎陽即黎縣失之至鄆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為漢東郡壽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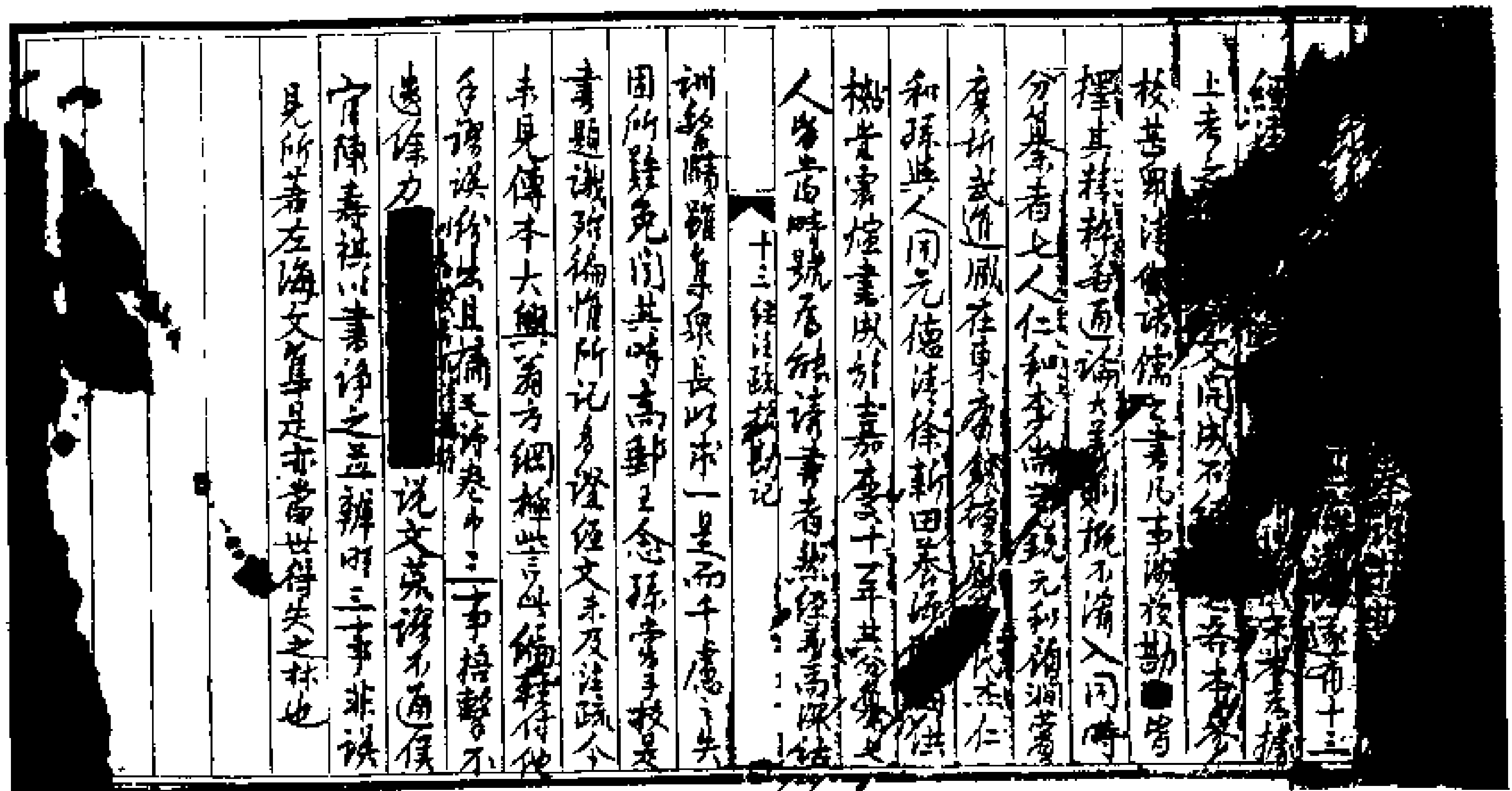
縣地春秋時爲魯國西境此別是一黎非黎所寓之地郡縣志說尤失之■條者爲■核朱右曾詩地理徵但詳黎國而不及寓衛之地較此爲疏矣

毛詩釋地

## 鄭氏詩箋禮注異義攷一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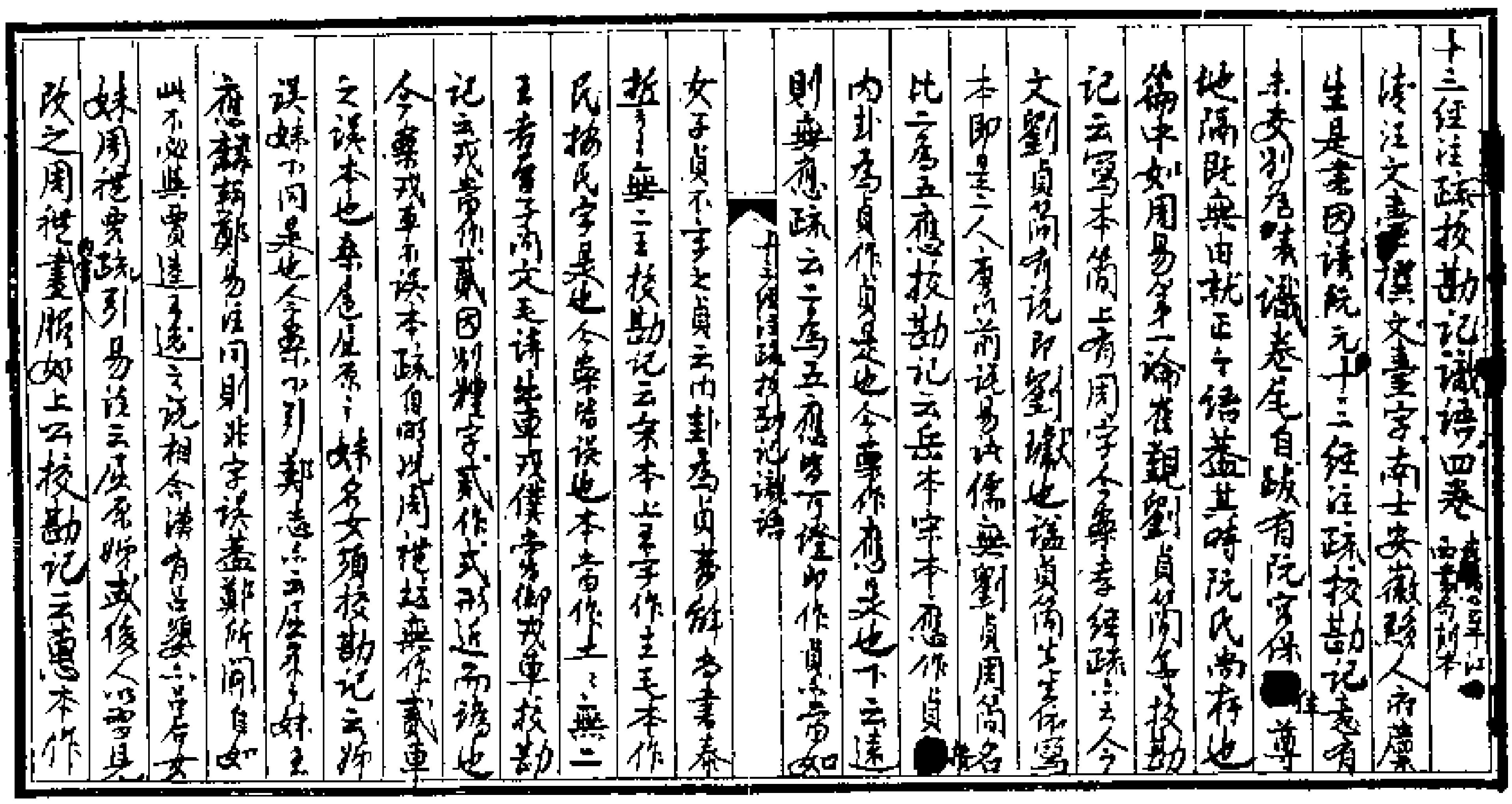
清桂文燦撰是編意在明鄭學大旨以箋宋王應麟詩攷謂鄭君先通韓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後儒遂奉爲本傳孔疏賈疏兹同此說桂則謂鄭二禮注與箋異者固多詩說亦兼齊魯禮記緇衣引詩都人士■注謂二家則亡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景衣朱綃皆其所述其說是也今篇中以詩箋爲長禮注爲短者■二十五條以禮注爲長詩箋爲短者■十五條又有箋注文義本無可異而疏誤釋者二條箋注文義俱異而固可通者三條其於鄭氏箋注異義可謂吾心分明矣惟燕燕正義引鄭志云注記時就盧君■亦然此先師當屬張恭祖今以爲先師謂馬融融注毛詩亦先述魯詩恐非是又文王有聲謂太王實始勤商則沿閻茶司之謬論不知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固已駮之矣

鄭氏詩箋禮注異義攷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 原刻單行本

清阮元撰先是元嘗奉詔校勘石經成儀禮石經校勘記迨巡撫浙江遂有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作大抵所校以宋本爲據上考之經典釋文開成石經其它各本參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四卷

清汪文臺撰文臺字南士安徽黟人府

生是書因讀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志有

車服今巾車注亦畫蓋誤今并據以訂
改非也賈本自作畫服疏內凡七見止云畫
服哀為是也古者衣畫而裳繡凡斯之類
皆鄭確然可據人分纂一書而不免疏失
況一人之力乎姚爾序金榜禮箋云古人
不能無待於今今亦不能無待於後世者
誠非通人之論與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

介菴經說十卷 鐵輯叢書本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 號介菴順天通州人
瞻之洞書目答問推爲列學淇於漢宋
兼采經學家是書雖不得曰博綜衆說確
有心得然就此人言之其經學實在翁方綱
上（案方綱蓋金石專門家書目答問列之漢學專門經學家似非）翁中丞[illegible]學書
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氏說之謂
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亡
[illegible]謂此說亞誤漢書費直亦無章句以大傳
十篇說經未嘗雜入書志所載四卷即是解
經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謂以為之章句今凡專
易書如釋文正義所解無有引費說者則書
志之誤可知彖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
誣費其說良是謂堯典之麻考書象為羅始
於南宋晁景及北宋以前無此說此書典之瑕名
儀衛為信始於緯書周秦及西漢之初無此[illegible]
[illegible]於圖讖乃秦漢人所增改竄者謂之節
堯字舜字夏封商均實之而不臣使用其先
代之禮樂故有此文作祭法者疑虞之禘未嘗
傳子守舜之文而合故易之為郊譽宗堯至
春析春昭王宗夜有等疑去桃為壇去墠為
[illegible]等文以及春屬公屬等說於經傳無所
徵不知何所據而為此亦俱有見其論[illegible]氏之
制田於授田論井牧之法論軍賦軍糧之制

論五岳論章服考孟子生卒年歲及先聖
先賢後至齋與齋之交三代燕寢頗詳核惟
謂孔子未嘗刪詩則未免尊經義考已
先辨之謂闕睢當從序說若未審大序
[illegible] 又云晏在進
賢是淑女又指嫡御與王■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相悉且闕睢言夫婦不言嫡妾史
記外戚傳及漢書匡衡杜欽傳具有明
證序說可疑又以七月一詩備風雅頌三體■
徇鄭箋此■小失■大體推善■不易
及也

介菴經說

## 五經讀法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徐與喬撰與喬字退山江蘇崑山人是
編所采四人讀說以郝京山為最多其餘
如包鳩窮集孫偕張西崖朱康流張元岵
程君華陳君華董鼎薛方山類皆寥寥注
論寧寬經旨初無所謂讀法也其中如引
鄭氏與論鄭氏通志序及朱子張子之言
直若鳳毛麟角矣崑山為顧亭林之鄉博
學於文實事求是蔚然一代師表與喬生
同里閈胡竟未聞其風乎標揭後有跋稱
其經史辨體一書評點皆具有眼經部前
者載讀法數十則蓋此編即從經史辨體錄
■本隨書也後書乃點為此本然自異俗等
當同今覽者如擂中而觀書矣細經義
所創見又曰涵泳地步亦是乎往是直畫人
妄謂徒為識者笑耳

五經讀法

今古學攷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有古書今文新義已見前是編蓋其所著書中最為平正者也大旨以禮記王制為根據今者今學不合者古學其言曰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不假手自訂其意以救弊補偏所至以心之欲為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所謂因革繼周者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為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蓋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從周為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又曰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為殷周異制



亦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為今古派者緣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為今學之祖故許君以為單胡時為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為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為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之文大法非一代所專此其主張太過處植謂王制孝文博士所作即不可信亦孰見孔子手訂此書乎然其以禮制分今古不以文字分今古實為特見其謂尚書一經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illegible]異[illegible]不務師古專拾掇僻以矜雅博夫文人製詞多用通假既取辭藻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雜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為據況乃遠及

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僻殺窮鑿附會為錄滿書摭其半引用經語異文異[illegible]強分此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絕且今古之分不在異文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方足為據如左傳之改逆為送改尹為君改伯為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為異不然則單錄異同亦但取淫染無論城發前人所未發後之學者必將有取焉

古學攷不分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是編卷首自記曰：丙戌刊今古學攷，求正師友。當時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將所聞，錄為此冊，以古學為目，先明古學之偽，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今攷所及，易者如舊，以儀禮經為古學，記為今學，前則以為皆今學；舊以孝經為古學，論語為今古皆有，今則定孝經、論語、周為今學；舊以詩三家為為後人今學，齊韓為參用古學，今則以其時尚無古學，何緣參之？蓋參左文見義，不外乎之遺，穀梁亦同。此所又備經為孔子所傳，凡經皆今學，周禮本為傳記，今彙經者，然其原本今學，不過劉歆所改，數條乃為異耳。此學其小處，前說為也。篇中攻擊劉歆則較前為烈，謂古學至東漢始成，經學真傳，由歆一人而斷。所指左傳、周禮，又為亂於歆說。東漢以來，學者莫其欺，甚且助虐，自西漢以傳，六經分裂不能相通。經禮則行，往往斷訟，今欲從千餘年謬說，不能不首重正斷，醒其罪狀，甚天下後世共證之。因廖氏斯言，廖有為遂作新學偽經考（專見廖所著經話）。又謂歆撰博士以尚書為備■言經者不全而深■，有為經今之說，孤亦一偏之見也。其■學者劉歆以後僅尚書尤近武斷，歆之為人固無足取，若斥其濫亂周禮迎合莽之恐亦未然。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莽之假六藝以文姦言，莫銳於此。豈尚書、春秋、論語之文亦劉歆偽造以迎合莽意耶？試更以廖所指二事■之。功顯君死，歆與博士等議，據周禮以明因監。然其議功顯君服，則引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實出儀禮喪服傳。其引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則本天子為諸侯服為。以為迎合莽意，則喪服後出歆手耶？至莽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則惑於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之言，史有明文，非關周禮。似■概歸獄劉歆也。

群經凡例不分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是編共百十有八首，即王制義證凡例。蓋其說經主旨，謂王即素王，此為備素王改制之書，本為春秋而作，故全與春秋名物制度相合也。然又以今學禮多與王制不合者，以為采用古學。平作古學考，謂古學始於劉歆，而今學自胡母生、董仲舒、著於竹帛，武帝時已立博士，何由采用古學。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今本詩經古義疏證凡例，亦以詩本託興，專主素王分三統，今詩從屬見例，直同春秋，是也，然好異而不顧其安。今文尚書要義凡例，以古今之分在禮制，不在文字，所有今古文字異同，許、鄭家已詳，非閱要義者不錄。今以禮制古說為主，尤無甚高論。

群經凡例

公羊春秋補證凡例，則皆經本其所長，故較可取。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不用左經，離例以王制為準，而參取先師舊說，從劉氏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要為疏之。廖氏兼述，推此特為詳審。春秋古經左氏說後義補證凡例，兩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多以傳為劉歆附益，劉逢祿有攷證一卷。廖作今古學攷亦謂[illegible]左傳[illegible]書蓋出天漢以後，綱目張之，則專信左傳。在粵督任時，屬其門人纂左傳長編，遂變其說，當時傳以為笑。禮經凡例及兩戴記凡例，除本王制外，別無新義。周官攷徵凡例，謂漢藝文志有周禮說四篇，今與此書相傳，蓋已附入經文之中，以外皆屬古經，亦如左傳，並無劉歆羼補，從新發異同，後人因其說解，遂攷及經文，今則別其說解，乃中經義，以還舊觀，此亦其失後有相違異者也。易經新義疏證凡例，謂六爻分配六經，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伯五十六卒正，隨字鑿臺而不常理論。詩彙解凡例，以為凡論詩所說，皆本子後進錄，非經傳之要例，則制作之大綱，決不容空言義理。晚近世家訓勸善之書所見，要大文語志論大家極盡論議說，以聖人為大無所不包，枝葉雖分，其源可溯，要為所述前之宗。

群經凡例

儒者所宗，形法既有明文，坐但是所託，祖由從質而微。慕墨因言，詩流而縱橫雜家小說，亦莫外焉。一語之微，蔓延成宗派，乃知聖無量宣，精總通而應，所以一致也。是真目光如炬，一掃稽儒[illegible]之蔽矣。新奇要尤晚好學深思[illegible]閱者所得而識矣。

經部　羣經凡例　類共十五種二十五頁

壬申七月江瀚

詩辨說一卷 槐廬叢書本

宋趙悳撰悳字鐵峯為宋宗室子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是編諸四庫總目未著錄納蘭氏通志堂經解亦未收道光間海寧蔣氏刊入別下齋叢書自經兵燹版已無存光緒中朱記榮復刻入槐廬叢書篇中間有采章如愚山堂考索呂祖謙家塾讀詩記者皆注明於其下其論變風變雅云風雅之詩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體則一而已美謂二南多美列國多刺則可矣謂有正變則不可夫既謂之變風而■以淇澳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鄭衛二公之德亦有此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歧今其序以小雅為刺幽王大雅為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則幽王之失獨為小乎宣王中興而征北戎而有車攻之作猶為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王聖主周公聖臣而豳風猶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此駁詩序尚為■持■又謂殷武奮伐荊

詩辨說

楚荊楚即昆吾史記楚世家曰陸終生■人其■曰昆吾索隱引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則易■之高宗伐鬼方者以鬼方乃荊楚之助惡也足見顓講宋學不廢考訂 世烏有治經而不讀書者乎

詩辨說

詩譜補亡後訂三卷　拜經樓叢書本

清吳騫撰騫字槎客浙江海寧人是■書專本宋歐陽修詩譜補亡就休寧戴震所攷正而重加校定篇中如謂鄭詩譜云陶唐之末中葉疑作夏之中葉以劉李云夏之始衰以劉見追遠遠於幽蓋太康之後也善正義之說定稱所本要又以鄭譜謂當共和時秦之變風始作故毛詩集解及繹史皆列蟋蟀於共和之時歐補謂變風作於宣王之時故蟋蟀列於宣王攷晉世家僖侯在位凡十八年在共和時十



四年而宣王時僅四年然蟋蟀詩意諄諄以逸養爲箴參之又謂有究其死矣之憂則歐氏列於宣王時是也又謂歐譜候人以下三詩列於頃王即序所謂其詩不知早晚則列於最後者也然攷共公立於惠王末年卒於頃王元年秋其在襄王時三十餘年不應無一詩而在頃王時半歲御有三詩且如序所云近小人侵刻下民等亦不必定在臨卒之數月此其所論俱極有見至歐補之頌皆無圖亦從馬戴諸本補■頌圖於十五國風之次以備參■清代攷訂凡有數



書如騫此編抑可謂盡心鄭學矣

## 學詩堂經解二十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李宗棠撰。宗棠字蔭伯，貴徽穎上人，嘗以道員官江蘇。是書一篇之中往往自相矛盾。如既於關雎下言關雎為后妃自作，又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言樂不淫哀不傷，惟儒之宮人乃可。若謂后妃自作，則多有說不通者矣。何彼穠矣既謂非東遷後之詩，又於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下又謂春秋莊十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桓者謂之共姬，近於肅雍之德，故夫子特為之以附召南之末。如此之類，為病非小。其他若季女條謂季女之為季蘭，則見於魏源詩古微。吉士誘之一條謂況於懷春，可見懷春非美名，宜乎吉士挑誘之，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卿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則見於胡承珙毛詩後箋。終風且暴一條謂終猶既也，則見於王引之經義述聞，皆不標明，亦其失也。

學詩堂經解

## 九經考異九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illegible]名氏。四庫總目未著錄。每卷之首有孔繼涵印、考孟子間[illegible]摘語云洪武時上覽孟子土芥寇讎之說，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於此知其為明人。又詩經開章按語云嘉靖中子豐道生以其先世所傳魯詩世學[illegible]於世，謂是石經中虞翻奉詔摹石於此。知其為鄞縣人。顧炎武日知錄嘗曰明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頒之學宮，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又曰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illegible]亡。故有明一代說經之書無甚可觀。是編[illegible]具有條理，不肆不支。其謂魯詩世學為豐坊私撰，並稱近有刻詩說者，其體與毛詩小序相類，云是申公所著，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稍異，考漢志有魯說二十八卷，既與今詩說卷數不合，而唐人言魯詩亡已亡，則安得復有是書，蓋又依倣豐氏而為之。此其不為偽書所惑，在明儒中尤為難得矣。

九經考異

十三經客難五十五卷 江西刻本

清龔元玠撰。元玠字璩山，一字畏齋，江西南昌人。舉博學鴻詞，再舉經學，皆報罷。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貴州銅仁縣知縣，降改教職，補撫州府教授。是書名爲十三經，實止十經，大學中庸本在禮記內，而孝經稿失故也。周易客難謂後天八卦定於伏羲，文言爲周公所作，乃其創解。又喜以史事證易，如謂初九般桓利居貞利建侯，漢高帝爲天子[illegible]之前象；居類此。六三即鹿无虞，象類項羽，皆不甚合。書經客難謂序不

十三經客難

載外丙仲壬，決非孔子作。又據經辨太甲之非放，以爲尤有關君臣之大防。然於外丙仲壬則信孟子，此獨何以不信孟子乎？其論東晉古文之僞，固爲有識，而偏信竹書紀年，亦失之過。詩經客難於衛風、鄭風頗匡正朱集傳[illegible]生民先生如達，爲形似羊，故悉而棄之，殊屬臆說。春秋客難自謂釋事則據左傳，釋義則自公穀以至漢、唐、宋、元、明諸家，其實非特不采公穀[illegible]凡與左傳異義者，皆所弗取也。禮記客難、儀禮客難，俱罕所闡發。周禮客難謂後世法壞，取民無制，出賦者苦，而君富不及三代；三代法良，取民有制，出賦者樂，而君富過於後世。賦稅總論且曰寸地尺天皆入貢者，惟三代乃足以當此也。是語流弊尤大。孟子言文王之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詎其說非邪？其軍將師旅師卒長兩司馬伍長總論云周制造士、選士之法，未有不嫻于武事[illegible]而能登仕籍者。蓋自其入小學也，十三舞勺，舞象成童，學射御；其入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由大樂正而升諸司馬也，司馬辨正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而後官之。凡試於武事不中司

十三經客難

馬之選者，樂正必不升於司馬，司馬必不以告於王而官之矣。以此見周之人才，文武止是一途，所爲登仕之後，無事則公卿大夫士各供其職，有事則隨其高下爲軍將師帥以至伍長，無所施而不可也。此誠發前人所未發。大學客難、中庸客難多空言無實。論語客難自牖執其手，謂診脈候息，於脈息知其必亡，故嘆之，與江聲論語質說同。子見南子，謂集注言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未詳所本，傳記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詁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左傳成公十六年，叔孫僑如舍齊，齊聲孟子通焉

使立於高國之間，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昔人據祭祀不能相避之說得之。泰伯三以天下讓，謂諸樊兄弟將讓季札，釀成亂禍，正與其祖泰伯相反，夫子蓋感其事而有此言，二條俱不為無見。孟子客難子產聽鄭國之政章，謂子產不過偶有橋梁未成，適見寒涉心惻，暫了為之，非必常如此也。事與田單解裘衣涉淄者同，戰國時或以此稱子產，孟子借之立論，以備王政之一，并歸重於平政耳。不然，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豈徒杠輿梁之切於民者而反不知乎？是說亦允。爾雅客難僅釋訓、釋地、釋畜各一事，疑尚未成書也。

## 十三經客難

## 考信錄三十六卷 東壁遺書本

清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進士，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是書獨據己見，不主故常。其上古考信錄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詞，不可為事實。此雖疑古，自是正論。唐虞考信錄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為據？則殊不然。論語天之歷數，猶書臯陶謨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何言哉，亦以人事定之耳。至夏商考信錄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偽孔傳削去外丙仲壬而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豐鎬考信錄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

故好采異端雜說與學者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姜母之類俱精確不移其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在故論文武者但問審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莽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說蓋與夏商考信錄言湯未嘗立於桀之朝意同是殆踏儒之見欲立君臣之大防也呂氏春秋順民覽曰文王處岐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祭

豐 考信錄

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案史記周本紀曰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非獻地也乃辭地也此較得實）是文王稱西伯亦紂所命安得云與商無涉故齊宣之問武王伐紂有以臣弒君之疑而孟子第言聞誅一夫紂初不辨其有無君臣之分也春秋傳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禮大學亦曰辟則爲天下僇矣此湯武革命所由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又以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是不足以難儀禮妻喪期年與父在爲母服同且必三年然後娶故亦可稱三年之喪洙泗考信錄深惡張禹以爲但知媚王氏取富貴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前依所說過滋疑經流弊謂左傳言孔子相魯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爲相國之相案孔子相魯見於晏子春秋荀子諸書不止史記云然即以左傳考之正義引釋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

豐 考信錄

考侵田拒齊之事在壇坫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勇也云云前豈相禮而然乎孟子事實錄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王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君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務而妄議也斯論與宋羅璧識遺稱孟子以王道曉諸侯爲明時周一有識視李覯常語之詆譏孟子輒曰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九經說十七卷 惜抱軒全集本

清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主事官刑部郎中是書序目後有陶定申記曰夫子嘗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之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之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此其持論名通洵可為後學圭臬然此編易說則專以程朱為宗如論音登于天說謂程子謂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雞曰翰音之如雞欲登天也鼐竊意程子說是案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曰巽為雞應在震震為音翰高也巽為高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此即程傳朱本義所從出苟不讀古傳注雖程朱之說亦何能盡了解乎姚氏本講宋學而尚書說以今所傳古文尚書朱子首覺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贓證是非大明



顯然之不為過不當列之學於是乃為宋學家所詬病矣總之治經不分門戶寧其所長篇中如關雎說謂朱子集傳以為宮人美后妃之詩確不可易而蕩蕩上帝說則謂朱子不用舊說然甚似迂曲又進詩言不費不善毛詩說之安庶子王亦如之說謂儒者為禘之說多矣惟王子邕之言正而篤公子有宗道說又謂鄭氏說經所得其義而為義疏者不能詳後之舍鄭而為說者皆易也是真能擇善而從踐其所言焉

七經精義三十卷　本　自新

清黃淦撰淦字緯文又字綺霞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是編蓋爲科舉文字而作初刻止易書詩禮記春秋後乃益以周禮儀禮概顏之曰精義■中除采■人■外皆■宋元明清諸家之說■參己意易則取胡炳文本義通釋居多詩似不知有齊魯韓三家尚書■不■今文古文■記以大學中庸註列四子不復刪之禮■■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以凶禮無關舉業屏之惟曾子問喪服小記喪服四制畧存數條而已春秋以左傳爲主多涉議論罕明經旨周禮儀禮更非所習矣其詩經精義自序謂今鄉塾讀本宗集傳而遠序說亦稍以古人說詩各有其解渙貫之可爲制義推波助瀾■其用意■不在經亦何必深求乎

七經精義

遂雅堂學古錄■卷　本　家刻

清姚文田撰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四年舉人獻賦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僖是書卷一爲學易討原凡十二原其原圖原書皆本於數原筮法■或疑左氏多出傅會愚謂事之有無數千載後不敢臆定然古無是法左氏斷鑿空爲之乎且後世如管輅郭璞輩尚能極知未來之代以法求之謂必無是人愚未敢遽信況左氏於梓慎裨竈言水言火皆特著其不驗豈爲任數而好奇哉此其持論甚爲明通卷二爲顓頊曆學卷三爲夏殷曆學合表卷四爲周初年月日歲星考卷五爲春秋經傳閏朔表卷端有云予既深知杜預二家之失幸賴傳之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據此以爲本推算前後長至爲定準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誤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之曆法燦然復明亦寸今之一大快事矣蓋其自信如此表後又云以上經傳月

遂雅堂學古錄

日有確知其誤者已分繫於今年之下其或由
三正不同或由傳寫錯誤今更不能臆定備
錄於後俟考凡四十七條則又未嘗不闕疑
也不自信何[■]者書不闕疑[■]致迷古學者於
此當所從事矣

遺稿堂學古錄

肖巖經說十九卷 嘉慶十四年家刻本

清趙良㶕撰良㶕字肖巖里居俟考[■]於
讀春秋卷尾有兄子紹祖跋云叔猶冠畢於
鄉試中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於廣東即
移疾歸其為何年進士仍未之詳是書讀春
秋二卷讀詩經四卷讀禮記十二卷讀易經止
乾一卦蓋其絕筆也春秋尹氏卒謂尹氏春秋
既不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以著子朝之亂所本
也而傳以為君氏隱公之母聲子公羊為聲子云隱
不敢僭用夫人之禮史亦當書公母某氏今書曰

肖巖經說

君氏亦無[■]從者之文此駁左傳則是論尹氏
則非宋人執鄭祭仲謂經不名仲而書行以尊
王命所以誅權臣也亦近臆說詩經大旨宗朱
集傳不信毛序故關雎即以為作自
宮人之美后妃而於木瓜則云朱子偶疑為男
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虛辭欺後世
也衛為狄滅而後復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
戴文乃桓甫歿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立孝
据之報何存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第據經
以立義則轂旋之務從其季男女也而寧不可通

于君臣朋友之相與式是訪覧集傳義有未
安而為之彌縫耳禮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以鄭注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
處該其分晰説者謂府以藏物為名庫亦其藏
之之地無論與鄭注不合亦顯與經文両言之者
背矣又天子之縣內謂古無以王畿為縣者秦
稱服所謂狒成五服是也周語有曰邦內甸服又曰
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皆似禹貢五百里甸服之文也
鄭以縣為夏制果何據乎一從一違皆不為無見

肯嶽經說

至於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
虞夏皆出黃帝黃帝孫曰顓頊顓頊生窮蟬歷
六世而有舜則舜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黃帝于顓頊
之廟於禮爲宜嚳則之嘗之孫於黃帝為曾孫
而顓頊之族子也去舜遠矣乃舜以受堯之天下
遂郊配嚳而宗祀堯則知為人後者為之子凡
以嚳支入承大統者不得復顧私親也安溪法鄭
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
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依此則虞
之郊嚳宗堯非為受堯之天下而然也此又徐
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神 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

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
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於史記五帝本
紀大戴■帝繫系僅無可疑 梁大戴禮作句芒 且不言出
自黃帝其曰舜祖幕幕與左傳史趙曰自虞
幕至于瞽叟無違命合然則舜祖乃虞幕
非顓頊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鄭注尚德亦臆度之詞若為良霄所
言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堯舜之禪讓直同五季
郭之傳柴矣焉■不然文將何說邪
無徵正不必強作解■也

肯嶽經說

## 七經讀法不分卷　道光五年刻本

清孫喬年撰喬年有尚書古文證疑已見前
是編有其子全嚴附記稱喬年於七經皆有
著述凡釋詁文論文講明義理博引群儒總
計數百萬言此特其七經卷首讀法統綱領
全書而待梓也其讀周易謂當以朱子本義
為主而讀毛詩則兼取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不
以集傳為然讀禮記謂周禮醇疵參半儀禮枝
葉繁[illegible]未甚切日用惟禮記多名言微理故三禮
並行而獨以記為粹然周禮醇疵固有難言儀禮
豈可繁瑣譏之韓愈讀儀禮雖言沿襲不同
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固未嘗不慕其進
退揖讓[illegible]盛是則可謂知儀禮矣喬年既以記為
粹又云文多雜錄非出一手真贋相搀瑕瑜互
見得無自相衝突乎其[illegible]檀弓純講論文法
論語孟子亦復如是蓋制義之流毒也惟讀春
秋論胡傳之失較為中肯耳

## 緇經堂經說一卷　緇經堂類叢本

清陳慶鏞撰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福建
晉江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以主事用官工科給事中諫奏議左遷
光祿寺署正以大臣薦仍授御史旋因事辭
理本省團練歿賜光祿寺卿銜是編本在籀
經堂集中慶鏞以疏劾貴近直聲震天下
而世尠知其經術之湛深也今編中如生民首章
魯毛異同解云使姜嫄為嚳妃稷為嚳子則
周魯何以特立姜嫄不聞別立嚳廟又何以云即
有邰家室故但以有邰氏之女訓之於經脗合說
詩者當以魯為優是可謂要言不煩矣宗廟之
事如會同諸章甫解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見於天子
是為會同故在邦畿而君相見祇諸侯自相見是
為會同則在朝而君相見禮其所謂章甫自是上介
服而亦言小相者謙退未敢當一耳實君之相如此
主君之相亦如此所謂端章甫者並為當君擯相之
服無疑矣其辨甚析[illegible]他如釋蟹釋
豐釋楢釋瘥意旨其小學之精可概見矣

十三經拾遺十六卷 嘉慶五年刻本

清■朝渠撰朝渠字達泉江西萬年縣人是書自序云朱彝尊經義考專逸經三卷■取以相校見其春秋祇左傳一條周官周經曲三則諸經散逸之文置咸多整理采擇裒成一書意識■善然其中如夏商二易遺文■引帝王世紀李淳風乙巳占李昉太平御覽羅泌路史之隨玉海黃氏六藝流別及董斯張之說抑不可據而乙巳占所述姮娥竊不死之藥以奔月蹶史所載其工人面蛇身朱髮鍾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尤涉荒誕詩逸篇所錄文王成王穆王之歌詩雖見於琴操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諸書顧其詩與三百篇絕不相類以■是補經誼非貂不足狗尾續之謂與朝渠所著李石經考正較此爲優合附誌之庶不沒其善云

十三經拾遺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 道光十年南海刻本

清李式穀輯式穀字海匏浙江仁和人科第官職未詳是編爲南海葉夢龍付梓吳榮光名之曰五經衷要其纂止五經者以科舉功令所定也榮光序稱於五經擇其理之精與說之歧出者悉衷以御定經義然於書則不辨今文古■及伏鄭異同於詩則并召南行露野有死麕二什亦置不議如衛風鄭風朱集傳所謂淫奔之詩更無論矣禮記中凡屬凶禮若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篇概屏不錄蓋本初五禮儀注吉凶畢舉李義府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刪去國恤一篇此爲科舉起見尤而相效要閱經學姑存其目焉

五經衷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１
作者＝
页数＝７８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